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二四冊目次

朱子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 （宋）朱熹撰 清康熙禦兒呂氏寶誥堂刻朱子遺書本 〇〇一
周易參同契解三卷 （宋）陳顯微撰 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〇一七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 （宋）俞琰撰 元刻本 〇五四
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三卷 （元）陳致虚撰 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一三五
新鋟抱朴子内篇四卷外篇四卷 （晉）葛洪撰 明萬曆十二年慎懋官刻本 一八八
真誥二十卷 （梁）陶弘景撰 明萬曆二十八年刻本 三九八

朱子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

（宋）朱熹撰

清康熙禦兒呂氏寶誥堂刻朱子遺書本

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朱子以參同契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因合諸本，更相讎正。朱子自跋亦稱，凡諸同異，悉存之，以備考證，故以考異爲名。今案書中註明同異者，惟天下然後治之治字，云或作理。威光鼎乃熺之熺字，云本作熹，一作熺。參證他本者不過二處。又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鉛字疑作飴，與字疑作爲之類，朱子所自校者，亦祇六七處。其餘每節之下，隨文詮釋，實皆箋注之體，不盡訂正文字。乃以考異爲名，未喻其旨。跋末自署空同道士鄒訢，蓋以鄒本邾國，其後去邑而爲朱，故以寓姓。禮記鄭氏註謂訢當作熹，又集韻熹虛其切，訢亦虛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故託諸廋辭歟。考朱子語錄，論參同契諸條頗爲詳盡。年譜亦載有慶元三年蔡元定將編管道州，與朱子會宿寒泉精舍，夜論參同契一事。文集又有蔡季通書曰，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望他日爲劉安之雞犬耳云云。蓋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韓愈謫潮州時邀大顛同游之意相類。故黃瑞節附錄謂其師弟子有脫屣世外之意，深得其情。黃震日鈔乃曰參同契者，上虞人魏伯陽作，其說出神仙，不足憑。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而晦菴與之游，因爲校正。其書頗行於世，而求其義則絕無之云云。其持論固正，然未喻有託而逃之意也。

讚序

參同契者詞隱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為政不至太平服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于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經為證用意健矣故為立法以傳後賢惟曉大象必得長生強已益身為此道者重加意焉

此似註序後人所作今注亡而序存耳立法即立注字轉寫誤耳

附朱子曰或云後序或云魏君讚詞其文意乃是注之後序彭曉序云魏君密示青州徐從事令箋注徐隱名而注之恐此是徐君語也其注則不復存矣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讐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附按鄒訢二字朱子借之託名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記天地訢合鄭氏註云訢當作熹

附朱子曰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日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于易以為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于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illegible]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又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遂意此書大要在于坎離二字若于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為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故今推得策數一法

似亦整齊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為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卦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二十二策陽即注意流行陰即放[illegible]冥寂一爻已足即一關[illegible]氣其休息之十二卦周即為一日之功周即為一歲之運反覆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其圖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

附按朱子于昔所著書成家者未嘗隨聲附影輕附于聖人之徒如麻衣易以為戴師愈所作關子明易以為阮逸偽作其重于傳信如此獨于參同

契無一語疑似且其解易得于邵子爲多而其言曰邵子得于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是以從上處之也嘗曰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又曰今始識頭緒未得其作料孔穴慶元丁巳季通編置道州將別留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嗚呼是師是弟子處憂患不亂如此而獨于參同拳拳焉脫屣世外之意決矣明年季通卒又得所謂策數之法恨不得與季通講之又二年而先生卒矣然則參同陰符二書自其師弟子始而二書不戾于聖人可信故成書以之列太極先天之後豈有二乎哉

朱子周易參同契考異

廬陵黃瑞節附錄

五代彭曉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眞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詞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譔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敘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于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明周易參同契云

【節】按參同契注本凡一十九部三十一卷其目載夾漈鄭氏藝文略彭曉本最傳然分三卷爲九十章以應陽九之數歌鼎器一篇以應水一之數其傳會類如此蓋敘河上公分老子爲上經下經八十一章而其實非也鮑氏云彭本爲近世淺學妄更秘館所藏民間所錄差誤衍脫莫知適從朱子考辨正文引證依據其本始定今不敢又贅附諸說云

【附】朱子曰參同契本不爲明易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

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于火珠林者是其遺法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則亦無害于易○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此自其源流○先天圖與納音相應蔡季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復之間爲晦震爲初三一陽生八日爲兌月上弦十五日爲乾十八日爲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爲艮月下弦坎離爲日月故不用參同以坎離爲藥餘者以爲火候○邵子發明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

漢之能文者爲之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爲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須溪劉氏曰古書惟參同契似先秦文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

乾坤以字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萬物終始皆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終始皆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凡言易者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人則所謂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爐鼎歟

坎離匡郭運轂正軸

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于其間所謂易也先天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是也故其象如垣郭之形其升降則如車軸之貫轂以運輪一下而一上也轂車輪之心外實而持輻內空以受軸者也軸車下橫木兩頭貫轂而受轄者也

牝牡四卦以爲橐籥

牝牡謂配合之四卦震兌巽艮是也橐鞴囊籥其管也蓋納甲之法乾爲望坤爲晦而坎離升降于其間震爲生明而兌爲上弦巽爲生魄而艮爲下弦如鼓鞴之有緩急也

附朱子曰邵子云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參同契首卦位鋪排都只一般

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執銜轡準繩墨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歷紀

此言人心能統陰陽運轂軸以成丹也銜轡謂所以使陰陽者繩墨謂火候軌轍指其升降之所由中謂心外謂氣數即下文六十卦之火候也

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並爲六十剛柔有表裏

月以五日爲一節六節爲一周兼晝夜爲六十以配六十卦晝剛夜柔剛裏柔表蓋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爲爐竈丹藥所用以爲火候者止六十卦也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

此六十卦之爬例一月而一周蓋逐日用功時刻之早晚也

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

既未謂晦日之卦朝既濟莫未濟也爽謂生明之時

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春夏謂朝秋冬爲莫內體謂前卦外用謂後卦此亦六十卦之爬例後篇也以子申蒙用寅戌乃以納甲之法蓋發之大率一日所用子午卯酉四時而已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

此言朝暮用功有不同之處未詳其說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也設位者列陰

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

此引易而釋之以明乾坤坎離之用言乾上而坤下離降而坎升也乾坤二用謂乾用九坤用六九老陽六老陰也

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升降于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亾

乾坤二卦六爻九六各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定位而六爻之九六即此九六之周流升降也納甲之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艮納丙兌納丁皆有定位而坎納戊離納己無定位蓋六卦之陰陽即坎離中爻之周流升降也故以此之無制彼之有知器有形而其用乃在其形之空處蓋用老子所謂挻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之語也消息謂自坤之息歷震兌而極于乾自乾而消歷巽艮而極于坤也沒亾謂無位也後章用九翩翩爲易宗祖一節亦是此意也

附朱子曰或問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曰不然蓋是後人見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此經大槩皆是檃括參同之語而爲之也其間有說錯了處如二用云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卽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牽合亾字來說

附按彭氏以爲魏公得古文龍虎經而誤參同契朱子以爲經乃後人僞作今考參同契中有古文記龍虎之文往往古有其文如火記之類特恐非今所傳者耳鮑氏云此乃三墳書孤首經之比未可知也

附又按金碧古文龍虎上經差僞于參同契然其語次布置與契不甚相遠而加整焉末云火記不虛作亦契中語也然則火記又參同之所出歟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効按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徵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

此以造字之法明坎月離日之合而爲易也蓋坎戊離

巳皆居中宮土位而四方四行皆稟其氣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湊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此總明日月爲易之意下乃詳言其法與一月之火候

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蠕動莫不由于是仲尼讚洪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稱元皇關雎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信以應時

此書之法以一月爲六節分屬六卦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爲一節故言朔旦則震始用事而

爲日月陰陽交感之初于是加修煉之功如聖人之作六經皆有所托始也此實一篇之要言而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又一節之要處他皆以明此耳

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

此又以一月爲十二節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爲序每二日半爲一節復卽前六節震卦之內體也長子震也父乾也母坤也下章云朔旦爲復

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

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于西方庚地也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蓋受二陽之光而昏見于南方丁地也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于東方之甲地也

蟾蜍與兎魄日月无雙明蟾蜍眡卦節兎者吐生光

此言望夕之月全受日光而借蟾爲照借兎爲吐也

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

七八謂十五日也十六日謂第四節之始也始生下一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于西方辛地也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于南方丙地也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

伏于東北借易朋字作明字也一月六節既盡而禪于後月長子繼父復生震卦壬配甲癸配乙皆屬乾坤括十日之始終自晦至朔旦至此一月之火候也

附朱子曰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沉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

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

索盡也

八卦列布曜運移不失中玄精眇難覩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參

同考三才動則循卦節靜則因彖辭乾坤用施行天下然
後治
此用乾坤用九天下治也之語上言乾坤用卽用九用
六也治或作理蓋避唐諱此下至國無害道皆以國政
爲喩
可不慎乎御政之首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
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
侈離俯仰文昌總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日合
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原始要終
存亡之緒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
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移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
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此皆取譬之言然其間亦有可許味者
內以養己安靜虛无元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
靈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
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未可持一者以掩蔽世
人莫知之
此乃以內事言之于經中最爲要切而三光陸沉溫養
子珠之言又要切之要切者前所謂御政之首魁柄
綱紐正謂此也初正幹立原始而言也終修末持要終
而言也一者以掩蔽言其造端之處隱而不章者也
上德无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
閉則稱无无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
相胥

此下漸漸通曉今略以意釋之上德卽上文所謂雖陰
化黃包三光陸沉下文所謂求白爲流珠青龍與之俱
所謂流珠水之母者正思慮所不及也下德卽上文所
謂雄陽播玄施溫養子珠下文所謂白虎爲熬樞黃土
金之父者正着意用力處也閉則皆失其所宜矣下不
可無故無者以奉上神德謂微妙處龍虎紐作上有青
能居金氣卽謂雄陽白虎也大率陽既下卽陰自上交
所謂孔穴者此也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此亦至要
之言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
名一
白謂水黑爲鉛金精言其生于鉛水基能生水也白黑

名一而水爲道樞所謂神德者也
陰陽之始玄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
玄含黃芽水中有土靜而有意也北方河車黑而生水
也以下文考之正謂鉛耳
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
鉛卽上文所謂金氣
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
此卽上文知白守黑之意
眞人至妙若有若无彷彿大淵乍沉乍浮退而分布各守
境隅
此所謂溫養子珠者也
采之類白造之則朱鍊爲表衛白裏眞居方圓徑寸混而

相拘先入地中魏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
四通踟躕守禦密固閼絕姦邪曲閣相通以戒不虞
從寸即所謂子珠者垣闕疑即下文所謂情主營外垣
爲城闕者耶皆未詳其何說
可以无思難以愁勞神氣滿堂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
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是非歷臟法内視有所思羅行
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
胃吐正吸新邪晝夜不臥寤晦朔未嘗休身體以疲倦恍
惚狀若癡百脈鼎沸馳不得清澄累土立壇宇朝暮敬
祭祠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懽意喜悦自謂必延期
遽以夭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
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卻違黄老曲折戾九都

言此道與諸旁門小法之不同不能詳辨
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服食三載
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
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昇膺籙受圖
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汞日
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
八下弦亦如之
偃月鑪前下圓後上缺狀如偃月也白虎鉛也火也氣
也西也魄也陽也爲熬樞言下奔而致汞潤上行也汞
日精也青龍水也東也魂也陰也上弦陽也下弦陰也
[illegible]

山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八日爲兌上弦又進八日乃成乾體二十二日爲巽下
弦又退八日乃成坤體一本注云銖有三百八十四亦
應爻之數蓋一斤之銖數也自震而起至乾而滿歷巽
而消至坤而盡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
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歸其
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郭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
光鼎乃熺
金即鉛也金歸其母復其故性謂斂藏不用自不照月
純坤卦也熺字本作喜一本作僖今按皆無理案說文
熺炎也後漢多用此字

子午數合三戊己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
相貪欲佇思爲夫婦黄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爲
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勝火消滅俱
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
子水一午火二數合三也戊己土其數五三五合而爲
八八石象也然其實但水火二物而以土爲主耳土居
脾即意謂以意使火下而水上相呼吸也金即火也
朱雀亦指心而言又意之土也此火字與前章熬字意
不同別是一火也執平謂既衡謂夏也此皆言意大抵
爲以火烹水以水滅火亦如前章月受日光反歸其母
之意也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

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士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
內霧散若風雨重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更生黑齒
落出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
真人

此言內丹而言入口未詳其旨餘見後章馳入赤色門
下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冰雪得温湯解釋成太玄金以
砂為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

此皆以同類相變為譬也

欲作服食僊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粟覆雞用其子以類
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
從事乖不成寶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

上火動不潤下

又以異類不能相成反覆明之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值耗火亡貨財據按
依文說妄以意為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羌石
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治鼓下五石銅以
之為輔樞雜性不同種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
成癡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
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

此言為外丹者與非同類不能成寶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畫八卦效天圖文王帝之宗結體演
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
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銖有形

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世定詩書素無前識
資因師覺悟之皓若褰帷帳瞋目登高臺

言三聖迭興事有優劣皆伏羲法天文王踵羲夫子踵
文有形者易制無形者難及也因自言因師以悟此理
也詩書兩句未詳

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
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為賢者談曷敢輕為書結舌欲不
語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恐泄天之符猶豫增歎息俛
仰綴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忍悉陳敷略述其綱紀枝條見
扶疏

火記六百篇蓋古書今亡未可知

以金為隄防水火乃優游金數十有五水數亦如之臨爐

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
入水二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
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

此言丹之第一變也金水並見上入一作火據下文三
物抑當作火然又云下有太陽氣則似只是二物恐當
作人而二亦當作二耳此是金水數皆十五而五分其
水只用其三蓋十五之六也其三則十五之九也水二
一作火二與上水火下二物相應但上無火之銖兩下
又有太陽字則又未必然也二物相含受即陰陽坎離
之交三物之誤甚明

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窗塵

此是第二變也

循治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為神

此第二變也循治并合此當別有所作用赤色門謂口也液凝於上理須自見荒吐出而鍊治之復吞納也炎火即所謂太陽氣聲正勤從氣亦言敷吸聲正息如嬰兒慕母是也修從作循字唐人兩字多互見氣索命絕又是前章火滅金復之意粉提刀圭未詳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煩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榮日月相激薄常存晦朔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

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此解上文還丹得名之義因火滅而金復也

呂不敢虛說放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鍊秋石王陽加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中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玄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此與上篇首章相表裏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日也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介不正悔吝為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霰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涌沸山崩地裂天見其怪群異旁出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覆

此與上篇論屯蒙朝暮內體外用相表裏蓋能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庚巽辛坎戊離己艮丙兌丁也屯卦之法乾下三爻納甲子寅辰上三爻納壬午申戌坤下三爻納乙未巳卯上三爻納癸丑亥酉震下三爻納庚子寅辰上三爻納庚午申戌巽下三爻納辛丑亥酉上三爻納辛未巳卯坎下三爻納戊寅辰午上三爻納戊申戌子離下三爻納己卯丑亥上三爻納己酉未巳艮下三爻納丙辰午申上三爻納丙戌子寅兌下三爻納丁巳卯丑上三爻納丁亥酉未而屯體從子至辰巳卯用從午訖戌亥故朝也則初九庚子之爻當子時六四戊申之爻當卯時暮當則初六戊寅之爻當午時為四戊戌之爻當酉時餘六十卦各以此法推之此兩言一日之

火候也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渾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靈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乎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象發散精光昴畢之上☳震出爲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故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進止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爲類母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上九亢龍戰德於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得察睹故無常位爲易宗祖

此再以納甲言一月之火候也又以乾六爻納於其間以明陽氣之消息其中但言東北畢昴但言正西借天之四方以言月之四方斗井謂天之東北西方也六五恐是廿六字廿音入即二十字二十六日以後坤卦用事也用九以下與上篇乾坤二用處相表裏

朔旦爲䷗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姤始紀緒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蕤賓賓服於陰陰爲主人䷠遯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寅䷋否閉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詘沒陽姓名䷓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蘖因冒以生䷖剝爛支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窮則反歸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宜玄遠眇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原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爲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始復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秋常存

此以十二卦細分一月之火候亦通一歲之火候也一月之法二日半爲一卦復爲震之坤臨爲兌之坤泰爲乾之坤大壯爲乾之震夬爲乾之兌乾爲乾之乾姤爲乾之巽遯爲乾之艮否爲乾之坤觀爲坤之巽剝爲坤之艮坤爲坤之坤臨爲復震大壯爲復兌乾爲復乾遯爲復巽觀爲復艮坤爲復坤其推演之例以卦名律名辰名三者而言蟠湊即太簇俠列即夾鍾洗濯即姑洗中即中呂味賓即林仲即中任蓄即南閡即亥應即應鍾大率傅會假托不足深究也後爲主君篇亦說易而後得主爲何其謬久矣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禀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托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于斯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
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
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眞一難圖變而
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黑白相扶縱橫一寸以爲始初
四肢五藏筋骨乃具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
若鉛

此與上篇知白相表裏言人之始生亦以陰陽交合而
成今欲爲丹亦由是也凡言道者皆丹之託名鉛疑是
鉛字以似而誤也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
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
月水火爲效徵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揚眞人潛深淵浮

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覽開闔皆合同爲己之樞轄動靜不
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以鴻
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證難
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顏容浸以
潤骨節益堅強辟卻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
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
上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
芸鋤宿汚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此一節乃兩養本原工夫尤爲要切

附 氣字同離氣內營衛見前篇等內養精其說是也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闕不通猶盲
者不任杖聾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
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欲知服食法
事約而不煩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
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倡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闌
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育養孝
子報恩嚴父施令教勅子孫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
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
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定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
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嚥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
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鸇各有其
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
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
殊如審遵述眇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五行相克更

爲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
泄得爲成道

言卒小術者勞而無功得此法者約而不煩太陽以下
與前篇知白然樞眞與等章相表裏五行相生母子之
恩也火金相克嚴父之令也三五謂火金木五皆稟土
氣也一說謂三五即前篇子午戊己也一未詳所指或
曰與當作舉下篇三五并與一亦放此東疑當作左此
言陰陽定位也龍虎六句丹子之恩也熒惑太白以下
八句嚴父之令也不得其理廣求名藥爲外丹者也以
類相況如前篇言八石正綱紀之類也

定卒見形可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
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之時雖周文揲蓍孔

丘古蒙扁鵲操鍼巫咸叩鼓安能令蘇復起馳走河上姹
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
欲制之黃芽為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原牝雞自卵其雛不
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
地自然猶火動而炎上水流而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者
資始統政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
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
軀稟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
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制始先坎男為
月離女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體不虧傷陽
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包陽消其形陰凌災
生男女相須含吐以滋雄雌交雜以類相求金化為水水

性周章火化為土水不得行故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
過節為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進退合時
各得其和俱吐證符

以毒藥能殺人為黃芽能制姹女之變外丹即謂丹砂
此亦許何所指也物無陰陽以下皆物理明為此法者
當陰陽交合為本也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混沌列為
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為子
脾黃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剛柔迭興更歷分部龍西
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
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為
綱紀九一之數終則復始含元抱真播精於子門闢頭鳩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
龜蛇蟠虯相扶以明牝牡竟相行假使二女共室顏色
甚姝令蘇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
諧使為夫妻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
分刻參差失其紀綱雖黃帝臨爐太乙降坐八公擣鍊淮
南調合立宇崇壇玉為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神
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妄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硇塗
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即上章姹女黃芽之意心赤脾黃
二章皆本無之本詳乾是龍虎子午交錯方位關鬪以
下又以二女明藥物之非種

下篇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服鍊九鼎化跡隱淪含精養神通德
三元精液湊理筋骨緻堅眾邪辟除正氣常存累積長久
化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為
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石覆謬眾文
學者得之韞櫝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
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
傷之定錄斯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煩披列其條核實可觀
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為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以意
參焉

言昔之仙者著書示人而不明言其事託名諸石為身
內陰陽之說故學者多失其指今將此書省約易曉仍
恐漏泄故多設亂之辭而孔竅其門也其下亂辭又㨿

一書大指云 附 按書說如醫醫之亂也下文可見
扶桑莫大乎天地兮並滿數為畢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影妄前卻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關鍵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於海

此一節言水溢之咎王者能自改則害氣息而水土平

天文 溝盖謂天漢河鼓星名星紀丑位未詳其說九年謂洪水關鍵低昂謂陰陽升降也害氣災害之氣以人身取譬而言亦為水火不既濟之象

附 朱子曰玄溝舊本恐未是謹人身為喻是說如督之辭正王者傳曰害氣將竟象畫上文謂此水言火災王者能改設實氣去而水平也言贊作周文武作圖後人遂妄以為精而增而字皆非是恐經別字

可見玆為寓言之意讀文皆相似也

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于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液和於后

附 朱子曰虎一作彪一作雄按字皆假名但下句三龍虎即是合作朱雀而言青龍之文即作為牝叔乃句又朱鳥又再見三皆名位執此當之虎亦變當為龍與翟尊翁部前此當黃坡下文二首於以即此似皆無不倚之物作龍虎為主也此之前又是以火文水紅水滅大金水相合在還本初

朱鳥翱翔戲兮飛揚色五采遭遇網羅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龍鱗狎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拒

形如仲冬冰兮闌干吐鍾乳崔嵬以雜廁兮交積相支柱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自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為三五三五并與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黃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

此復申言上用之法擬其翻覆於下謂丑卯寅申謂坎離升熬即所謂甑山也其名曰虎金者龍水木雀火以金生水水而滅火以成其形如此前所謂先液後凝為崔嵬闌干是也嗷嗷聲正悲亦前所謂晝夜聲正勤者陰陽得配淡泊相守即所謂各守境隅各自獨居者房東方七宿之中六其度數也昴七張二放此二物謂陰陽三五謂火金木皆與土氣也并與一詳其文意與似當作為二所取甫皆未詳其文義

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為雨泥竭乃成塵兮火滅自為土若檗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為膠兮麴櫱化為酒同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為巧

暨上來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代後兮昭然而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復視上下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言其旨指者明學者但能讀千周萬遍則當自曉悟如神明告之也前遇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又曰思之思

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
神之極也非妄語也

五相類

此篇五章一參同一太易二象彼兩數兩五數助

參同契者敷陳梗概不能純一纖微未備缺略髣髴今更
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意等齊所趣不悖
故復作此命五相類則太易之情性盡矣太易情性各如
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
俱出徑路枝莖華葉果實■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
所言審而不誤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
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無
形容虛寂不可覩匡郭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

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

此言晦朔之間渾沌鴻濛隱形而藏之時也太玄無形
容上善若水與一雖闇之象也四象未詳

鄣國部夫幽谷朽生

附朱子曰鄣書魏上虞人當作鄙會稽或是隱語作鄙

挾懷朴素不落權榮棲遲僻陋忽略令名執守恬淡希時
安平逍遙無門乃撰斯文歌敘太易三聖遺言察其所趣
一統共倫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
為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煩引內養性黃老自然
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舍可以
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功
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

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硌可觀使余敷偽却被贅愆
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托
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
遨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并柯葉
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

鼎器歌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尺厚薄勻腹三齊坐
垂溫

二尺或作尺二彭曉解作二尺三齊一作齊三按齊即
臍字

陰在上陽下奔

此二句是要法

首尾武中間文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贍理腦定
升玄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却歸
一還本原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極幽玄
若達此會乾坤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
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兮駕龍鱗遊太虛兮謁仙君
錄天圖兮號真人

周易參同契解三卷

（宋）陳顯微撰

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周易參同契解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陳顯微撰、顯微字宗道、自號抱一子、淮陽人。嘉定端平間臨安佑聖觀道士也。是書乃端平元年其弟子王夷所刊、顯微自爲序。書中次第悉依彭曉之本。其鼎器歌一首亦從彭本附於卷末。惟分上中下三篇而不分章、則從葛洪神仙傳之說、參彼仲冬節以下七十字、彭本陳致虛本俱在枝莖華葉之下、而是本移在太陽流珠一節之下。則顯微據經中別序四象之語、更其舊次也。蓋其時錯簡之說盛行、王相諸人遞相煽動、流波所汩、併及於方以外矣。以其詮釋詳明、在參同契諸註之中猶爲善本。故存備言內丹者之一家、猶經解之中錄吳澄諸書之意云爾。

周易參同契解序

夫物之麗乎形象者久則必毀而乾坤不毀物之象乎天者久則必散而日月不散物之麗乎木火土水者其質終壞而真金不壞物之屬乎沙石草木者其性可死而真丹不死然則乾坤也日月也真金也真丹也皆物之至神者爾是以仙家金丹之號皆若而取以序者象乾坤以為體法日月以為用乾坤吾身之天地也坎離吾身之日月也乾坤升降則有候坎離配合則有機至寶煉成一得永得此其所以不毀不散不壞不死微大矣哉金丹之道包空括塊越數超形非其他幻法三千六百門所可望洋矣先聖欽重道寶惜洩非人毋以心傳心不形於書後漢魏伯陽悼大道之幾於熄志之無師始以所得古文金碧龍虎經假象託詞演而伸之紓發丹秘曉諸未悟目之曰周易參同契其辭古意深人病難讀徐從事張隨彭真一皆嘗傳註今所見惟彭耳然文義雖詳而真機尚隱近時俗解類以傍門附會視彭益舛貽誤後學不足觀矣抱一先生陳君天稟夙穎洞明性命之宗篤定終未遇至人于之都梁盡得金丹真旨寶慶初來輦下以慈濟心將託後輩始得參同契讀之迎刃無留疑已而盡謝朋從入室修煉者逾年功益深而道益著於是以其親履實詣者筆諸訓解言入微而義釋辭不費而理彰猶參畢之辨神龍和氏之指真玉丹道有所恃賴矣昔伊川程子謂世有至難者三事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三者其功則一皆可以奪造化今先生之道非但養形而已也後學能熟味此編深求而自得之然後知先生之所謂道者非言語文字之所能及者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僕洗耳先生造極之論終名且預聞著述之意於是乎書先生名顯微字宗道後隱以火微名維陽人也號抱一子有立聖篇及顯微危言並抱一子書傳行于世云有宋端平改元夏五朔旦叅華洞元天璧靈道人鄭伯謙拜手謹序

天道大矣哉造化不能違也神聖不能測也天地賴之以生聖人不得而名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以性會之猶隔天淵況以情求之者乎及乎道生一也一生而後道可得而神明矣一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也大哉一乎天地之母造化之本萬物之祖也萬物莫不皆具此一而卒未能長存也關令尹子曰天地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是則一物一身各有一乾坤也凡人之一身陰陽性命魂魄龍虎

動靜。生死之類。皆二也。各具之一。果安在哉。老子曰。了
得一。萬事畢。一者。金丹也。金丹者。返本還元。歸根復命
之妙道也。丹者。會乾坤交姤。离坎陰陽。男女。使二者
復變而為一。以至九宮。八卦。七政。六位。五行。四象。三才
之生於二者。莫不皆歸於一。然後謂之丹。金者。五行之
極。五行相生。至金而極。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
土。土生金。金最後生。備五行之氣。造化之功。用全矣。金
之為質。鎔之得水。擊之得火。其柔象木。其色象土。水火
土木四性俱備。歷萬年而不朽。經百鍊而愈堅。實剛從
純陽之至寶也。天得純陽。故曰乾為金。一得純陽。故曰

金丹。神得純陽。故曰金仙。其揆一也。釋氏以地水火風
四大假合。修證金身。得無量壽。地水火風。即土水火木。
四者不堅。所以易壞。惟一堅金身。乃金剛不壞。亦斯道
也。丹以金為名者此也。聖人知夫二可以返一。一可以
返道。故得九還七返。八歸六居。攢五簇四。會三合二之
理。廣而至於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八宿。七十二候
十二分野。八節四時。凡造化之所有者。無不會合此金
丹之用。非天下至神至聖。孰得而知之。然天機雖秘。代
不乏人。任夫一念之精微。可以感天動地。若人善根純
熟。好道心切。捨人間事。求出世因。研究道真。孜孜玄學。

玩仙經。窮聖典。假心訪友。下意求師。必遇至人。授之口
訣。志道而不遇者有矣。無志而遇者未之有也。真仙上
聖。多述經書。開示後學。惟東漢魏真人。准易作參同契
三篇。獨發玄秘。述至道之血脈。叙大丹之骨髓。近世學
道之士。眾見古文。今得是書。可謂丹經之祖矣。[illegible]
備而多隱。天機具有至微而顯陳法象。是經既作。[illegible]
然[illegible]皆未明魏君之本旨。所以張紫陽[illegible]
後世迷[illegible]將先聖真教。妄行[illegible]
書之謬也。嗟夫。金丹大藥。難遇難遇。非世間[illegible]
述至深至秘。非世間法。苟未遇至真。未達淵奧。[illegible]

眩妄釋聖經。豈不褻瀆高真。迷誤後學。而招[illegible]之愆
耶。愚遇道真人。積有歲月。每覽是書。愛其[illegible]
入室辦大事之後。遊歷人間。以訪[illegible]
愚[illegible]察邪[illegible]偏傷[illegible]得道者稀。悟真者[illegible]
天機亦未易會解。二三道友聞是而勸愚注之。且曰是
書之旨。眛千載矣。諸家之註。既不足觀。道者之人。又不
時見。今君不註。則魏君之道將誰發明。愚應之曰。魏君
不言乎。讀千周萬遍。神明自能告人。在學者精勤耳。
何待[illegible]況愚[illegible]元元。懶散度時。豈暇[illegible]
見而後二三道友。[illegible]相會。談道之[illegible]一二。以求釋

其旨在錢塘八九年間口釋是書不覺將盡一旦録以示愚惟欠數段求足成全文且請爲序愚因喜之信手補註就序金丹之所以云端平改元二月圓日抱一子陳顯微序。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解序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解目録

抱一子陳顯微序

卷上

上篇

卷中

中篇

卷下

下篇

法象圖

寅申陰陽出入圖

五行相得而各有合圖

鼎器歌

希微子王夷後序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解目録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解卷上

抱一子陳顯微道注解

紫霞山人涵蟾子編輯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

金丹經曰神室者丹之樞紐衆石之父母。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其義一也。非神室則無以成丹非乾坤則無以見易乾坤純體之卦也六子破純體而為卦也麻衣曰乾坤錯雜乃生六子。六子即是乾坤破體是則六子因乾坤而生而六十四卦亦莫不出於乾坤。故曰衆卦之父母。父母之體本是純陰純陽自六子之生而純陽純陰之體破矣烏可復純乎。陳希夷曰破體煉之純體乃成是知破體煉之可返純体而入道衆石煉之可歸神室而成丹然而衆石非外物也吾身中之衆卦也神室亦非外物也吾身中之乾坤也欲煉大丹。先設乾坤為神室神室既設而變化在乎其中矣。

坎離匡廓運轂正軸。

乾坤既設陰陽自交乾下交坤而為坎坤上交乾而為離。坎離成而變化又在乎其中矣。陳希夷曰。日為天氣自西而下以交於地月為地氣自東而上以交於天男女交精之象也。日月往來寒暑生焉。四時成焉晝夜分焉陰陽定焉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為寒暑。天地不能四時也。以日月南北而為四時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出沒而為晝夜。天地不能晦明也。以日月交會而為晦明。陰陽雖妙不外乎日月造化雖大。不外乎坎離。是故衆卦之變雖不齊。而不出坎離之中交關流乎六位也猶車輻之設雖不一。而不出乎一轂之運居其中也坎離中交謂坎中之一陽離中之二陰。上下往來六爻之內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達者得其道而運身中之日月常人昧其理而逆造化之陰陽則未免有復墜之虞脫輻之咎。其於匡廓正軸果何有哉。

牝牡四卦以為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

乾者純陽牡卦也坤者純陰牝卦也。坎者陰中有陽。離者陽中有陰牝牡相交之卦也。故謂之牝牡四卦。其他六十卦。或偏陰在上。或偏陽在下。或偏

陽在上或偏陰在下陰陽不純牝牡不交不可謂之牝牡惟此四卦覆冒陰陽之道以爲爐鼎藥物中者爐鼎之體坎離者藥物之用知四卦體用則猶工者准繩墨而就規矩御者執轡策而循軌轍處其理於中制其刻於外爐鼎藥物無不成動合自然也。

數在律曆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爲六十剛柔有表裏。

律曆之中一月三十日而牝牡四卦之餘道有六十卦以卦奉日一日兩卦一卦爲經一卦爲緯朝屯暮蒙朝需暮訟以至既濟未濟而卦象內外剛柔之體朝在上而暮在下剛在表而柔在裏並前四卦則周易六十四卦皆爲吾用是則大丹之道可以參諸易而參同契之所以作也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

麻衣曰消息晝象雖卦上於辭之間內外見意方審易道又曰卦有反對後爲顛從反體既深對體尤妙三也卦也返之爲三蒙卦也自需訟以下皆以倒体爲爻如頤小過之類不可返者則以對体次之故三順卦則以三大過卦次之此對体也自朔旦用屯蒙至晦既未用既未晦朔循環終而復始可見朝陽則暮陰晝動則夜靜親疏迴互主客遍分消息盈虛進退就生殺進火忌斯須之謬退符防毫髮之差抽添須辨浮沉運用當知昏曉學者因象而求意得意而忘象可也須其篇詩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謾役情是也。

春夏據內體從子至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卦有內外二體內卦三爻法一年之春夏一日之子後午前外卦三爻法一歲之秋冬一日之午後子前內卦法陽外卦法陰乾坤交泰之象春夏養陽秋冬養陰子後進火午後退符其理一致。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賞爲陽罰爲陰仁爲陽義爲陰喜爲陽怒爲陰朝則行陽以應春夏暮則行陰以應秋冬苟能應四時之宜自然得五行之理非區區行賞行罰汲汲爲仁爲義與夫作喜作怒也魏君假是以喻陰陽生殺云耳況丹者至陽之精倘有纖毫陰氣煅煉未盡終未成就修真之士動靜語默之間可不謹

歟至如好生利物仁慈寬恕忠信和義清淨
真實不妄之類皆陽也好殺害物殘忍嫉妒貪慳
凌侮驕傲狠愎淫慾[illegible]不實之類皆陰也戒除
修陽陰將自己陰[illegible]自然成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
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
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来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
淪匿[illegible]中包囊萬物為道紀綱
此段魏君自解以乾坤為神室列陰陽配合之位
使坎離交於其中以成變化之功易謂坎離者曰
日月為易也日月乃天地之易坎離即人身中之易
乾坤其体也坎離其用也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
虛往来不定上下無常幽潛莫測淪匿難尋而變
化於中生成至寶猶陰陽交感化生萬物而為道
之紀綱也
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
金碧經曰以無御有制朱雀炎空紫華耀日砂汞沒
亡獨君之言蓋發明金碧經之旨也其旨蓋以性
火真空制命水至實火体本空遇物而見而虛明
無我者皆火德也及乎運火於太虛器之中使

弥天紫焰遍界紅光金宮玉殿變現千端神變[illegible]
龍虎勝[illegible]也亦[illegible]也固非無也然亡
用既已果[illegible]故消息坎離沒亡
言采藥造命不在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
理為證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旺
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
功
易卦納甲法坎納六戊離納六己[illegible]為日
故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illegible]字故
曰推類結字是也原理為證而非[illegible]論也易
既不外乎日月豈不本乎坎離然坎之與離皆
存戊己古人云鄞鄂彼此懷真土[illegible]金丹有返
還況七旺四季羅絡始終求火木[illegible]各居一方
而皆稟中宮土德也張紫陽詩云四象五行全藉
土土德之功大矣哉蓋土者金丹之[illegible]知五行之俱
歸於土則知五行之俱變為金然後[illegible]會造化於
中宮種黃芽於后土矣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
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金碧經曰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窮神以任化陽

動則陰消魄君以易駁爵木之然大

於日月大丹之道著明於金火金火即坎離也故金精盛則玉兔增輝火德旺而金烏倍烈學者既窮其神而知其化使陽往而陰來輻輳而輪轉遞互出入相爲卷舒取大易爻象而爲節符象日月昏明而行火候自然奪天地之機盜造化之妙矣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蠕動莫不由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爻有三百八十四銖二十四銖爲一兩三百八十四銖爲十六兩即二八之數據爻象陰陽升降之理摘卦爲符而視符行火符即爻畫非別有符也據易言之謂之卦據丹言之謂之符故曰符謂六十四卦也卦當陽生之震爲火進一陽之符當斯之時神室煉其精金火相遇雄雄陽龍也雌陰虎也播玄施者龍勝玄天於降雨也化黃包者虎入后土而產金也上天入地混沌交接之象也於是權輿而立其根基經營而養其鄞鄂其神既凝其軀自成充大而天地絪縕也

動有形有氣者莫不由是而出惟產此一點於外乃降本流末爲生生無窮之道產此一點於內乃返本還源長生超脫之道也

於是仲尼讚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初冠婚炁相紐元年乃芽滋

形炁未具曰鴻濛具而未離曰渾淪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謂鴻濛也太極猶渾淪也乾坤者太極之變也合之爲太極分之爲乾坤故合乾坤而言之謂之渾淪分乾坤而言之謂之天地仲尼讚易首陳乾坤爲易之門戶以乾坤洞虛之德而蘊鴻濛之易也關雎之詩冠婚之義取二炁相紐而言也乾坤未分則謂之渾淪陰陽相紐則謂之始初列子曰太初炁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故曰關雎建始初也金丹者太乙元君取乾坤未分陰陽未離之炁化爲真汞煉作真丹故曰先天一炁混元至精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金碧經曰元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其旨在此元年者首年也修煉之初首初一年滋生黃芽金丹成矣學者當觀時節因緣下手用功採取至寶以結丹頭丹頭既得自然默會天機而

立[illegible]地也人迷時不曉天機妄以私意測度或
錯認邪蹊或誤求外物又豈知神丹本實生於虛
無者哉蓋乾坤未分陰陽未判自有其時也學道
之士切在至誠專心歸向道真一旦遇師授之口
訣或經詩[illegible]則自能洞悟其時洞悟
其時方能採[illegible]以虛無[illegible]物於恍惚[illegible]以
虛無恍惚之[illegible]物邪[illegible]不見陽燧取火
方諸取水[illegible]而生但人不知[illegible]之
中自有天然神道妙用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
不得者耳。

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
易統天心。
顯天符者日月也日月有進退屈伸與易卦陰陽
升降往來代謝之理相應故知易統天心而作易
聖人有功於人德於天下以應時也哉。
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鐘律
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
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
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魄吐生光七八道已訖
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
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
與繼體復生龍。
大道形乎造化而造化至難窮測也苟能窮造化
而測其機則能探道妙而盜其用非真仙上聖疇
克爾哉古之聖真仁天下之心不可思議也既測
造化之機而利諸己復明造化之妙而利諸人在
己者固可以心知意會而示人者非假象託文將
何以發明使人默而識之乎於是仰觀俯察於天
地之間而顯造化之妙用者莫大乎日月旁求於
經書之中而載造化之妙理者莫出於易卦爻將

日月往來盈虧之迹按易卦爻畫變動之理莫不
相參而一致是則參同契之所由作也謂參太易
之理同造化之妙契大丹之道也今觀乎一陽初
生其卦為復震下坤上震為長男坤為母乾為父
復卦本是純坤一陽自乾來變下為震故曰因母
立兆其震乃乾体而微然積漸二陽以至三陽則
乾体成矣故曰長子繼父体消息應鐘律者一月
增一爻也據斗樞者一時進一爻也每月初三日
月現微明於西方庚位應震之一陽初生而周易
納甲法震卦納六庚其造化之理參合如此初八

日月現上弦於南方丁位應兌卦二陽生而納甲
法則兌納六丁以至十五日月滿於東方甲位則
乾卦又納六甲其時卦備三陽兔蟾俱盛蟾蜍本
金氣之精故視卦節而漸旺玉兔乃卯木之魄故
望太陽而吐光七八者十五也三五之道已終則
滿者虧而伸者屈高者低而升者降至十六日一
陰生而當陰用事月於平旦現在西方辛位以應
巽卦納辛至二十三日月於平旦現南方丙位應
艮卦納丙至三十日月沒東方乙位應坤卦納乙
節盡則又相禪與陽復用事繼体生龍龍者震也
八卦之中獨坎離二卦不與者往來升降於六卦
即坎離之二用也坎離之用大矣哉

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
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

乾納六甲六壬坤納六乙六癸八卦之中惟乾坤
納二幹餘卦只納一幹故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
始終以顯乾坤之中皆有真水也少陽數七少陰
數八合之得十五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合之得十
五四者合之得三十應一月之數七八九六者四
象也大易之理與造化之理莫不一致也至三十
日月沒之際陽氣索然滅藏過是則一陽又復生
矣究軌循環終而復始運移不失其中則準造化
而無差應卦爻而不忒矣

元精耿難覩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
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察
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循
卦節靜以因彖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理可以不慎
乎

元精者至靈至神之至寶也生於虛無無形象之
可覩隱於耿惚無蹤跡之可求將欲採之必洞曉
陰陽深達造化推其符證効其法度居則觀象而
準擬其形容動則立表以占候其吉凶上察天文
下觀潮候中稽人心更須循卦節而行陽則動勿
失爻象變動之時体彖辭而行陰則靜不失至柔
含光之理如是則乾坤之用在我施行而靈神之
精可得而採取矣況八風調則甘露降陰陽泰則
醴泉生是皆天地治也和則致祥邪則致厲可得
不謹歟

御政之首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爻
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誃離

俯仰

用功之初循御政之首須當遏絕凶淫屏出嗜慾管括元氣使微密堅固無走泄之虞行然布實於金胎生神於玉室若毫髮差殊則如政事錯謬應時感動天變乖離其要在乎運火候於精微体斗杓之運轉文象內動吉凶外興五緯或差列宿隨戾矣。

文昌統録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

丹居神室猶人君之立國而人君之立國宜取於天象有三台公輔之位有文昌統録之司台輔之職則坐而論道調燮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故詰責在台輔也統録之司則揆量人材黜陟賢否使百官各盡其能故統録在文昌也百官有司各稱其職則民物安妥而天下太平衆卦火符不失其度則萬化流通而聖胎增長然治國者在一人之所招修丹者在一心之所感而已。

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溢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剌譏詰過貽主。

此段五六以明水土之用也土數五日之數五而五行之數亦五也水數六月之數六而六律之數亦六也自甲至癸十幹謂之十日而五幹剛五幹柔此日之數五也月律十二而六律六呂此月之數六也五其六而為三十度度竟復更始者晦朔循環也金火二物互相存亡於晦朔之間或君驕溢亢滿違道者上數多而分兩違也或臣邪佞行不順軌者水銖不定也分兩盈縮則乖變凶咎不當責火過在土也金碧經曰非火之咎譴責于土蓋謂此也。

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

丹居神室猶北辰在上以正衆星人君布政以臨萬國中正而不動則森羅順泰端拱而無為則天下和平是則為政法天而丹法為政也則當隱藏其明田光內照無為靜默固蒂深根日月數餘象俱沉使光耀之不露嬰兒北玄珠增長本溫養之無虧無為功果見神功非有相中生實相視之不可見聽之那得聞然近而易求非從外得在學者陰功普行如何耳。

衣中斷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

黃者中宮之色。丹者中宮之寶。周易坤卦六五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而況身有大丹。懷藏至寶。則其精神異常。肌膚潤澤可知矣。大抵欲為神仙。先為君子。德行或慊於君子。則人道猶未充。況仙道乎。故魏君取易居中履正之辭。以發明有中形外之理。使上根之士聞之則積行累功而登仙。中士聞之亦不失為善人君子也。

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經曰。了得一。萬事畢。而一之妙理。豈易知之者耶。苟知是一。而後可以得是一。如是之一。真一之一也。非數之一也。真一之一。自道而生。而數之一則天一生水之一也。知一自道生。則大丹之道無餘蘊矣。故曰。一者以掩蔽。但世人莫能知之耳。

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上行而卑帝坤道上行。而其体本靜。靜則無為而不可以察求。乾道下濟。而其体常動。動則有為而行。強不息。上閉稱有者。坤道上行。閉之則有水而水有形。下閉稱無者。乾道下濟。閉之則有火而火無迹。無者以奉上者。乾可以索坤而上行也。上有神德居者。坤則含真一之寶也。乾下濟則能生坤之氣。坤上行則能生乾之金。其要在乾坤二數互相為用。上下交泰則金多而氣白。生氣多而金自盛。是則金之與氣。實相須此乾坤一妙用也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

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為狂夫。

白者銀也。黑者鉛也。知白守黑。謂煉銀於鉛也。煉銀於鉛。則神明自生。陰為金之精。鉛為水之基。五行之中。惟獨水之數一。合道之樞。而為陰陽之始也。雖非真一之一。而得真一之用。故真一之道。先取金子為黃芽之根。金子即水也。欲合萬殊而為一。必先於萬殊之中。求其一者。而為基也。此金丹之法。有取於用鉛者。其理如此。所以謂水為道樞也。論至於此。始明水得真一之用。而未是真一之一也。水之生數一。水之成數六。以成數六言之。則

水一含土五也故鉛外黑內含金華而有玄含黃
芽之妙用焉水者五行之始鉛者五金之母水本
居北搬運而南使水日下火炎上河車之
運故曰河車以黃雜黑故曰被褐懷玉賊也
而白銀在內故曰懷玉謂至寶真藏也抱造化
之理莫不以賤護貴以晦養明以卑保尊以任眷
聖雖外視任夫而內懷至寶可見纖毫不露良賈
深藏豈可躁急於人知者同日而語哉猶太之
旨雖本在鉛而義亦兩及之。

金為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若

有若無髣髴大淵乍沉乍浮進退分布各守境隅。
銀是金鉛是水金是水故金為水母水者金子。鉛
藏銀故母隱子胎子藏母胞金胎處鉛中即是真
人在淵內或見或隱乍沉乍浮及乎用鉛既已水
退淵澄真人出見則又各守境隅矣金碧經曰灰
池炎灼鉛沉銀浮其旨同此。

採之類白造之則朱煉為表衛白裹真居方圓徑寸混
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
採之類白者採浮銀至寶於西方造之則朱者結
金丹聖胎於南室丹成顯象如混沌鷄子白裹真

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拘此魏君顯示先天之法象
也[illegible]生於天地之先其巍巍尊高豈可思議。

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踟躕守禦固密閼
絕姦邪曲閣相通以戒不虞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炁
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
俱。
神室之中法象既具中界成立外輪在外垣闕
之間通世界居中同蓬壺之象蔚然山峻之姿
密則使關絕姦邪以無虞防備至閣之四通則可
遊戲神通而無礙當是時也可以無思難以愁勞。

保[illegible]太和如持滿器一念動止則法身隨焉神炁
究身至難保護守之則昌失之則亡學者勉之哉
是非歷臧法內視有所思履斗步罡宿六甲以日辰陰
道厭九一濁亂元胞食炁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
不臥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脈鼎
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
象夢寐感慨之心歡喜意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
腐露其形骸
條有所犯為[illegible]前卻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illegible]旁門決行不可勝計[illegible]諸法[illegible]首明辨邪

正審察是非而已。如閉目內視，而照五臟之精光；步斗而行，以取天罡之正炁；指日辰而祭甲，厭九一以行陰，吐正氣以吸邪，濁元炁而服炁，浸夜不卧，睹朔無休，身體日疲，精神恍惚，或立壇而祠衆，或感夢以祈神，諸術雖多，皆非正法，將期延壽，又更夭亡，徒勞形骸，枉傷天命，誠可悲嘆。又豈知金液還丹，配與父母肉身變化，而飛騰者哉。如前所述諸法，皆違背黃帝老君之道，觀其衆措，反獲戾於九都之府矣。

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昇，膺籙受圖。

世之明斯道者，行魏君所述之旨，知所以修煉之由，勤而行之，夙夜無替，不踰三年，丹道成就，便可出水入火，輕舉遠遊，變化靈通，逍遙自在，然道成德就，須當潛伏人間，積功累行，以待太乙元君之召，然後移居中州，膺圖受籙，功滿上昇，身歸紫府，所謂功積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在功行之高下云何耳。

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為熬樞，汞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銖有三百八十四，亦應卦爻之數。古有丹書，述火候功用，謂之火記，凡六百篇，其旨不外乎周易，然火記之作，豈虛而無據耶，當演易以明之，可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即周天火候，上下二弦，二八一斤之數，一斤記三百八十四銖，適與卦爻相應，乾爻一百九十二，坤爻一百九十二，而乾坤之道備矣。偃月爐者，謂玄關一竅之體用也。其竅半白半黑，如半弦月，故曰偃月爐。如偃月為爐鼎，則大丹之道思過半矣。白虎在下，為發火之樞機；青龍居上，起騰雲之風浪。其間真汞變化流珠，是則東龍與西虎相交，陰魄與陽魂相制，運神功於金鼎，煅聖藥於玉爐，倒造化之機，翻乾坤之用，非天下之至通，其孰克如此哉。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沈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熺。

日月與金最爲長久自開天闢地以來日月之形
如常而未常虧明真金之寶如初而未常奪色蓋
三者一体也人徒見金精盛而月倍明以知金自
月生而不知月之明本生於日也故會合之際月
稟其明况金涸屈以受日化乃能生金而金猶含
出於日故其堅剛重實具太陽之色具太陽之體
也萬物遇火莫不銷壞惟金入火色不奪光經百
鍊而金質愈大冶而益赤蓋火乃太陽之氣金乃
太陰之精金入猛火乃復其故性是以出於爐火藏
則金色愈增而威光熠然可愛矣

子午數合三戊己數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
吸相含育佇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
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
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會合本性共宗祖
八石外藥也以三五譬之子水一午火二子午之
數合而成三也土數五故戊己稱五也三五和諧
水火土三者合會也三者相爲夫婦互作君臣如
八石之互相制度土生金故土爲金父土剋水故
土爲水鬼流珠汞也生於日而結爲金金生水故
流珠爲水母以水沃之則火不炎以土鎮之則水

不濫是則三物一家都歸戊己也水得土則消火
得土則息金得土乃歸其父也土爲金父則火爲
金祖故曰三性會合則本性共宗祖也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
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
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
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
厄號之曰真人
胡麻又名巨勝此凡藥也服之尚可延年况神丹
乃純陽之精其性如金剛之不壞而金在萬物之

中爲至貴之寶苟得服之壽命長久豈不萬倍於
凡藥乎辰戌丑未四方皆有土可見金木水火皆
資土而立而五臟之數五雖云金木水火其實而
資土五而榮也金者土之子真丹入腹而金氣入
於五臟之內則滇滃烟霧遍体薰蒸如陶冶之中
火正熾時而上水下施如烟如霧其時四肢百脈
渥渥若春澤薰蒸而流布自然回顏換骨返老還
嬰顏色光鮮精神悅澤髮白返黑齒落更生老翁
變作壯年耆嫗翻成姹女形体改換世厄自逃晝
夜清明神識不寐泳身與幻質皆老陰魄共陽神

供妙方可謂之真人矣當是時飾泥塵凡而不同
三界雖居濁世而莫測行藏欲去則直造蓬洲放

意則徑超象外矣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氷雪得温湯解釋成太玄金
以砂為主禀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
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黍覆雞用其子以類輔
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
從事乖不成寶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兎不乳馬水流不
炎上火動不潤下

物類相感有不期然而自不容不然者胡粉本鉛

燒就而再投火中則其色變壞復化為鉛氷雪本
水結成再得火氣則復化為水至寶之生本出乎
太陽真精結靈聚秀初結成硃砂則其中已有真
汞真汞離母則曰水銀水銀在大冶之中為太陽
所煉歲久凝為白銀白銀歷久始变黄金則是金
本以砂為主砂者神也故曰神砂汞者精也故曰
水銀今者煉丹之初先採陽精变化為砂次取水
銀與砂相合研和二物煅煉成金既已成金方用
鉛養盖真精生化出乎太陽本與太陰交合而生
須得真鉛始堪服食真鉛生於太陰故曰同類金

得真鉛如子得母以此相輔陶冶易成譬之以黍
植禾以雞抱卵同禀相感同氣相須也苟不知此
別求異類則徒勞心力枉費工夫猶燕雀不能生
鳳狐兎不能乳馬水不可以蒸物火不可以潤物
也知此理則砂汞合而精神生水火交而蒸潤得
是火居水下而可以遂炎上之功水居火上而可
以成潤下之德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哉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貨財據
按依文說妄以意為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
羗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黄燒豫章泥汞相鍊持鼓下五

石銅以之為輔樞雜性不同種安肯合体居千舉必萬
敗欲黠反成癡僥倖訖不遇聖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
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
以揆方来

金丹之理妙奪造化逈出思議之表不遇至人徒
勞測度若用外物尤其狂妄守邪背正又非賢才
私性學道之人不肯堅心尋師訪友若志勤求或
有始無終或狐疑中道蹉跎白首衰老無成是皆
以管窺天自高自滿者之過也然明明日月蕩蕩
乾坤寒暑往来朝昏相代無非大道古來之理不

遇至人，難以授度。學者宜先積行累德，以祈感遇。
切勿自欺，到此寶山空手歸去。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効法天地。文王帝之宗，
結体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
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
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世定
此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皓若褰帷帳，瞋目登高
臺。

魏君天資挺特，猶且因師覺悟，故歎金丹妙理，猶
有形有兆，實難忖難量，雖三聖寓是理於易經，而

八卦發玄機於造化，象指既形之妙，言彰可兆之
功。撥之參同，猶存世法。雖聖人審分銖而制作，使
學者探賾隱以推求，宗何旨歸，得中道於象外。參
同不作，其昧奚明？此魏君所以窮理盡性之書，
述超凡入聖之道，指玄左契，符懺本出陰符
作。前識是知天機，遠而人人有分，大道不隱
而世世得人。勿謂術可著求，當知但遊
背心，無不可者。斷覆教君前後，始知前五慈
悲之旨。

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
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為賢者談，曷敢輕為書。若遂
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
歎息，俛仰綴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忍悉陳敷。略述其綱
紀，枝條見扶疏。

世之學者見丹經載書火候之說，述進退文武之
功，有始終起止之異，不狐疑者鮮矣。所以諸經多
云有六百篇，以載火候功用，殊不知言殊旨一，体
異用同。既識朝屯暮蒙之返覆，則知晝姤夜復之
循環。如轉璇璣，如循軌轍，雖文辭之鄭重，實祝付
之勤渠。故彰六百篇，以周三百日，不出乎進退兩

卦。但在夫始終一誠，心志精專，絲毫不忒。噫，夫聖
言不隱世，不熟思，故魏君復叙三篇，無非一理，蓋
欲條析紀綱，陳敷法度，使後學易明，厥量大哉。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
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
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
陽炁，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歲月將欲
訖，毀性傷壽年。形体為灰土，狀若明窗塵。

欲煉大丹，先以純金修築城郭，周遭圍匝，然後取
真水入於其中，始無滲漏。或謂金隄或言城郭，皆

此意也。欲禁金隄，但知四象五行不離土之理，則
金自然生成矣。會用五行，其土能成五行，其金。蓋
土者金母也。既成五行，其金無能損五行，其水。蓋
水者金子也。水土金三物絪縕成乃五之形，而發
兌現象於其間矣。及夫運用上昇，則金光渙然騰
騰若車輪之行，故號黃輿也。但陰爐定，則令重不
過五分，放水多少不妨。其三不入火，二與其
木三火二也。火二與木三俱不入，知入之孤神本
自無体，寓物而現。修真之功，但煉水土金三物，三
物既結而成質，則魂神自然與之俱妙矣。水入

金既木是凝液，借太陽在下之氣伏蒸煅煉，變成
黃輿，火力既周，神功既足，則千變萬化，悉能車
皆是物也。及乎脫胎，則形体俱紫，如明窗日影射
塵之狀，此魏君顯露功成變化之象，奈何世人不
知，妄行忖測，曾未夢見，敢肆臆說，惟欲詐名，焉能知
之耳。

擣治并合之驗，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
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
加勤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相親，氣索命
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
丸，刀圭最為神。

此言運用之功，奪天地之造化，如擣治并合之宜，至
南方赤門，牢固閉而使水火際會，此功晝夜不絕
先以文升，次以武降，周旋十二時，一日既終，更宜
相親，至於烝已索，然命將垂絕，百脈歸根，萬竅俱
寂，非死也，猶死也，絕後重甦，金光轉紫，狀如紫粉，
一刀圭許，時時呈露，應見形變化不測，神妙不
可思議矣。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煩，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
月相激薄，常在晦朔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
相飲食，交感道自然。

若以五行較之，火見水則奄然滅光，然日月亦水
火也，每遇合朔，兩不相傷，何也？蓋天地陰陽交感
相食，自有定數定期，無水盛火衰之害，能竊其機
而盜用之，則宇宙在手，萬化在身，雖水火之相尅
而合為夫婦，金木之間隔而自然交通，然天下莫
能見而莫能知也，悲夫。

名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吾
不敢虛說，倣傚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
煉秋石，玉陽加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

由一。訣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
露昭昭不我欺。

此言還丹之所以稱還丹也還者以情言丹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者言金公本我性所生今使之復見其母還歸本初與姹女相合結成嬰兒故曰還丹紫陽詩曰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隣寄体生認得喚来歸舍養配将姹女結親情是也古今名稱雖不同其實一道也。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解卷上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解卷中

抱一子陳顯微宗道註解
紫霞山人涵蟾子編輯

中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炁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乾坤剛柔二者配合迺相包含則自然陽稟與而陰受藏也盖陽雄則播施陰雌則含受孤陽不生孤陰不育雄雌二者相須精炁舒布以成造化如人受胎莫不以陰陽相交為之造化故當以乾坤二卦為始今云坎離冠首者盖乾坤為天地坎離為日月天地定位不能合而為一而交於其中合而為一者日月也故乾坤為藥之体坎離為藥之用所以只言坎離冠首者以明大藥之用全在坎離也是則乾坤為鼎而坎離為藥爾然坎離之用即於乾坤二体之間上下往来飛潜不定豈易畫圖我聖人欲揆度其玄妙以告學者惟觀六十雖

卦之中。一陽畫一陰爻。或在上。或在下。玄冥難測。但當如明君之御時。而以六十卦為輿。泰然無為。以執轡。則可憂然而順坂。徐徐進道。雍容和易。穩路平驅。自始至終。周循諸卦。安有險阻之患。故曰和則隨從路平不邪。苟不從此。妄行邪徑。則有顛覆之憂。傾危之咎矣。劉海蟾云。莫教翻却紫河車。與此意同。蓋言路雖平夷。須防險阻。不可不謹也。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余六十卦。各自有日。

修丹之士。一年處室尤為艱難。所動雖小。所感甚大。如萬乘之君。深居九重。動止語默。關係天和。如易所謂君子居室。應在千里。正可為比。惟當順陰陽之降騰。以行德而進止。如懷至寶。如護目睛。如女養胎兒。如持滿器。俟時之至。不可違於卦月。出則自子至申。蒙則自寅至戌。其余諸卦。各自有時。蓋一日兩卦。一時六爻。欲識陰陽。須分晝夜。欲知晝夜。須分黑白。黑白既分。卦爻斯得。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寔此也。

聊陳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曆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夜。審察消息。纖介不正。悔吝為賊。

兩象者。已象也。未能究悉者。不敢盡泄火候天機也。學者遇師得旨。依時下手。結就丹頭。須當按乎曆法。至誠專密。謹候日夜。審察消息。遇陽則進。如當仁而施德。遇陰則退。如立義而設刑。順之者吉。逆之者凶。如其間毫髮不正。則有悔吝存乎其間。而為賊害。如苗中之草萊。鏡中之塵垢。且世人煉丹砂。猶恐水火差誤。況求金液大丹乎。

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湧沸。群異旁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已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中。由乎胸臆。

二至者。陰陽之始從出也。苟乖錯其用。則天變隨之見。雪叉。四災異斯滌。二分者。陰陽之所交分也。苟乖錯其用。則天變亦然。山崩地裂。水旱為災。不可勝言矣。此蓋運火之士。失時差誤。而真胎損害。世界崩摧。孝子喻真胎。皇極喻禍福。或致太平。或致兵革。或以招禍。或以招福。皆由運火之士。胸臆

所感召也。煉丹之法與世法無殊，然治世之所感
召，猶如影響。況奪天地之造化，而與天地合其德
同其運耶。
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
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覆。
火候禍福，既如前章，則當動靜有常，始循繩墨，不
可差四時之宜，自然與二炁相得，剛不侵逾柔，不
退縮，或屈或伸，或返或覆，五行周流，各守疆界，方
可無虞。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

化流通。天地神靈，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
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象，發散精
光。
至于晦朔之間，則當合符行中，如混沌鴻濛，不可
度量。蓋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之時也。豈
可用工乎。故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却自箕斗之鄉
嘔輪吐萌，發散輝光可也。寒山子詩云不得露其
根，根虛則子隧。蓋體用不同，施功亦異故也。
昴畢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
陰以八通，故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

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
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
危，☶艮主進止，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
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眾子，世為類
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陽數已訖，
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
納甲以一月之間月形圓缺，喻卦象進退，自初三
日為一陽，初八日為二陽，十五則三陽全而乾體
就，十六則一陰生，二十三則二陰生，三十日則三
陰全，而坤體成。昴畢在西方庚位，如上卷所云震

庚兌西方之意相同，余備述于前卷，魏君重復言
之，欲後人深明體用耳。
循據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覩，故無常位，為
易宗祖。
一日之間，火候周旋，如璇璣之運，自子升上至午
降下，周歷六爻，雖無形迹可觀，而默運造化，會之
於心。其時飛爍，隨日往來，升降上下，未嘗停止，豈
有常位，所以與大易陰陽升降之理一同也，所以為易
宗祖者，聖人先指金丹之理，以日月往來超凡入聖
而後述是理於易，以示後人，是知大易之作，本諸

大丹而大丹之道遁易之宗祖也。

朔旦爲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

半夜子時火候起緒也。一陽未生，火候未動，從陰消陽，一氣無緒。及乎火候既動，陽氣始通，從陰施和，陽氣□□，光明既兆，則爲萬化發生之主。是時修煉之士，便能默會進火之機，以微剛爲表裏，出入往來，收放無疾，自茲以往，漸漸增修，以至純乾，煅煉成寶。大凡初功，尤宜加謹。前輩詩云：夜寒宜向火，擁衾到天明。此即播施柔暖，黎蒸得常之義也。

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

丑時進二陽火候也。至是則光耀漸進，開玄路正光明也。陽自下生，當銳下結，其時用功正低，待過此一爻，漸以放仰，以隨化機，故曰結正低昂。

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

寅時進三陽火候也。至是則剛柔交分，陰陽各半。上水下火，是則精水上騰，神火下仰，仰將欲升騰者欲降，陰陽交接，小往大來，造化輻輳於此。

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

卯時進四陽沐浴之侯也。其時晝夜始分，生殺相半，萬物至春殺氣未盡，至是殺落，蓋榆莢應星，至晚隱以金丹與森羅萬象相參，而萬象森羅亦先於日月故也。

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辰時進五陽火候也。至是則□陽上升，水源□登，如禽出水，振洗羽翮，將欲奮飛爲沖天之□矣。

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

巳時進六陽火候也。至是則純乾体，弦月圓，水滿光盛，神盈正而不偏，圓而不缺，光被四表，明通上下矣。

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蕤賓，賓伏於陰，陰爲主人。

午時進一陰火候也。至是則陰爲主而陽爲客，當不識主中賓，賓中主，則差之毫釐，謬爲害不細，切以一陰初萌，未能爲害，奈何井底寒泉而履霜冰至。前輩所以切切論賓主之分者以此。

遯䷠世去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冥。
未時退二陰符候也。
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
申時退三陰符候也。
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蘗
因冒以生。
酉時退四陰符沐浴候也。薺麥應日，故至八月芽
蘗曰魂胎於酉也。木至是而胎藏，土至是而沐浴，
故酉為沐浴之候。
剝䷖爛肢体，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

戌時退五陰符候也。
道窮則返，歸乎坤䷁元，恆順地理，承天布宣。
亥時退六陰符候也。
玄幽遠眇，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源，寥廓恍惚，莫
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
更盛，消息相應，終坤始復，如循連環，帝王乘御，千載常
存。
磁石吸鐵，陽燧取火，方諸取水，皆陰陽相感，隔礙
相通之理，豈能測其端倪哉。修丹之功，始若迷昧，
及乎火候既終，丹力既熟，方知身為世尊，如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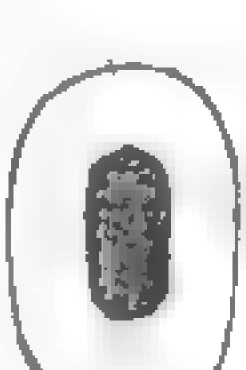
之乘御矣。此道豈外乎終坤始復之機哉。若壹
復言之，可謂明之尽矣。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体
本一無，元精雲布，因炁託初。
夫血氣之屬，各有性，而性未嘗不出於正也。而氣
之屬各有命，而命未嘗不出於情也。然性本正矣，
及乎迷失真性，而淪溺於邪蹊，甚至為凶人，為蛇
為蝎，為異類，變其性而為邪性者有矣。命本情矣，
及乎明心見性，了知一切眾生各因淫慾而生，斯
命於是煉精化炁，入聖超凡，變其命而為正命者

有矣。知性之本，然後能養；知命之正，然後能延。試
思夫人之始，初稟受形軀之時，本一正性也，而父
母交精元炁，雲布果出於正耶，果出於情耶。覺
經謂命因欲有，與此同旨。
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
為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
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炁布精
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
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
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

獨居。

夫情性生於魂魄。魂生於明，魄生於暗。明暗生乎日月。日月生於陰陽。聖人以乾坤剛柔動靜闔闢之機推測之。此大丹之道，所以契大易也。其要不出乎以陰陽為度也。故日出於卯則天明而魂盛，日入於酉則天暗而魄盛。魂為陽神，魄為陰神。魂以魄為宅，魄以魂為舍。其實不出乎明暗二機也。夫人晝則□用魂用神，而魂体本性也；夜寐則□精歸魄，精歸於命也。命生情，故以精魄為城郭；性生心，故存心神為鄞鄂城郭，固堅人物乃安。審斯之味以情營外，然後乾坤合而剛柔動靜闔闢之理得矣。於是一運之氣，周乎太空，升降混淪，俱化真土。九金八木七火六水，還返歸居，皆入於土矣。歸土則五行全，而萬物生其中。男兒白形，女兒赤色，蓋五行聚會，而金火相拘，火煉金而金積。水如湯在鼎，而玉鼎湯煎，如鼎在炉而金炉火熾。只言水金火三者，總在土中。言火則自然有木，造化既成，鉛凝汞結於鼎中，則水之為功，又在之上者也。至寶無瑕，至真難摸，火候既定，五行分布，則又名曰獨居而不相陵犯也。

類如雞子，黑白相扶，縱橫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捲，肉滑若鉛。



縱廣一寸，橫徵狹焉。法身在其中矣。前輩有云：爭如跳出珠光內，湧身直創紫微宮。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于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為效徵。

陽燧者，煉五色石作鏡，向日以艾取火。淮南子謂之火方諸，又有水方諸，以水晶為珠，向月取水。又謂之陰燧陽燧。方諸若不假日月，則不能生水取火。人身之中，陰陽升降，與天地造化同運，其間水火交通之理，亦豈外乎日月往來交會之機，以求証效哉。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

處空房，委志無念，以為常。證難以推
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容浸以潤，
骨節益堅強。排卻眾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
氣雲雨行。淫淫如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
復上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容中。返者道之驗，弱者德
之柄。耘鋤宿污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
明。

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營，口不言
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閉，則真人優游於其中。須用
無念無慮，不可愁勞委志。虛無心專，不逸緩。往處
空房者，無他意也。蓋欲人守雌抱一，緩弱其体，獨
處空房之中，寢寐則神相抱，覺寤則常候存亡。然
後排卻陰邪，純陽積聚，一身之中太和充溢，象解
冰之液液，如春澤之淫淫，庶氣雲行，如雨[illegible]上
下往來，從頭達足。修之不輟，污穢除，筋骨[illegible]
顏容光潤，骨節堅強，血化白膏，神形俱妙。但七門
既返，若亡若生，百脈俱沉，形氣消盡，力弱不支，昏
濁如醉，此乃道之驗，德之柄也。昏者明之基，濁者
清之源，自茲以往，圓明洞照，虛徹靈通，莫不自昏
濁始也。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閡不通。猶
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
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不見功。欲知服
食法，事約而不繁。

世人棄正從邪，嗜好小術，徒勞心力，至了無成焉，
知大道之妙至簡至易，約而不繁者哉。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
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琅玕，陽乃
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養育，孝子報
恩，嚴父施令，教敕子孫。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
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

人命在卯，日出於卯，而萬物仰之以生，是則萬物
皆借太陽之精以立命矣。太陽流珠者，命寶也。其
此命寶，屬神則營營而亂，[illegible]則逐物而遷化
矣。屬精則持盈而難保，難保則撓念欲泄，故曰
常欲去人。但世人之知是理者鮮矣。雖知之而能
存者又鮮矣。然太陽之寶，本木魂之精，若得金華
而制伏之，則化為白液，凝作黃芽，如馬齒琅玕之
狀，拘畜門而成變化。其法以五行吞啖之理，如
父驅子，如子接母，似母養育，似子報恩，故先用火

鍛金汝用金伐木如嚴父之驅子然後化為水
水者木之母也故曰母育復凝成金水者金之子
白子変母故曰報恩其要不出三五與一所謂三
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不過至人授
之口訣豈可輕易以文字窺測天機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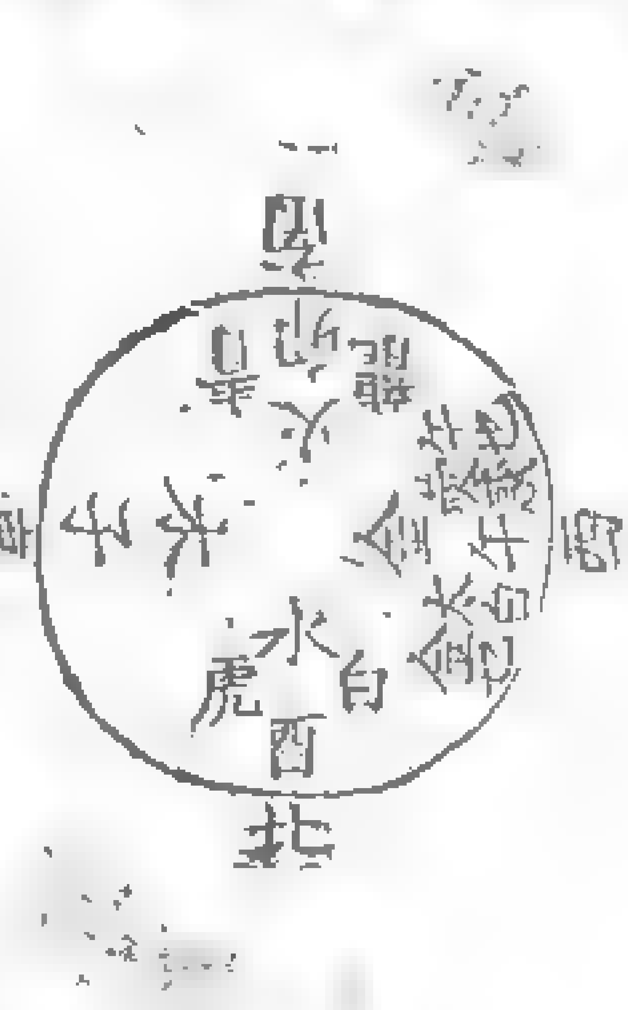
象彼仲冬節草木皆摧傷佐陽詰賈旅人君深自藏象
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
不可覩匡郭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
四象以曉後生盲

仲冬之節萬物歸根當斯之時造化難測觀夫天
道則閉塞不通浩廣而難知察彼太玄則虛寂隱
淪無形之可覩果何據而測造化之機耶故君別
序四象以示後來具于下章

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于虎虎
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并遂相啣嚥咀嚼相吞熒惑
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
鸇各得其功何敢有聲

子從右轉來東卯午從東旋來西酉皆越元轉也
如此則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熒惑守西而制
金太白經天而晝見矣自然龍呼於虎虎吸龍精
狸犬假虎威而制鳥雀望見而畏鸇各得其
功不敢出氣此皆五行相制之理而容不然者如
此

四象之圖



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
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如審
遭逢覩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

不得其理徒求外藥枉費資財一曰遭逢覩其端
緒則能奪天地之造化揆萬物之終始矣

五行相尅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
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為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
怪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
得俛仰當此之時雖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
咸扣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

夫人之命既可使之速死亦可使之長生壽藥入
口雖聖哲不能復避刀圭下咽雖鬼神不能強害
神靈之妙尽在虛明水五行變化之機貫大造孕
生之体故立竿見影皆神火之靈明而呼谷聞聲
亦神居之應響是金石雖朽木出於虛無而鉛汞至
靈實生於造化可謂恍惚中有物杳冥中有精非
天下之至神孰得而知之哉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
測所存欲將制之黃芽為根

北方正炁變為姹女見火則飛騰出沒隱匿無常
若煉就黃芽方能制伏如鬼子母入琉璃鉢中神
通無所施矣得吾道之高者自能知之

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
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猶火
動而炎上水流而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也資始統政
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姤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
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禀
乎胞胎受炁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
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

張紫陽詩云莫把孤陰謂有陽獨修一物轉羸尪

鍾離先生詩云莫謂此身云是道獨修一物是孤
陰須知一陰一陽之謂道男女姤精萬物化生而
後可語還丹矣若二物不合三五不交水火未濟
剛柔離分則陰陽隔絕天地閉塞所謂偏陰偏陽
謂之疾也

坎男為月離女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体
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
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須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
求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日月往來陰陽交會相資
以發光輝一絕失度則有薄蝕之患人之坎離猶
天地之日月也能以類盜天地之機乎

金化為水水性周章火化為土水不得行故男動外施
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為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淫奢不
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証符

此言金木為夫妻水火為配耦之妙金生水水性
濕蕩無土以制之則未免過溢之患木生火火生
土土生而後水不得行拘收藏蓄而與火為配耦
是則金木相剋得為夫婦者假火之力也水火相
剋而為配耦者假土之力也然後進退合時各得

其和而隨時變現俱此証符矣。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混沌列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為子脾黃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

金木申庚相資為用者復此懷真上也金四與水一合化土五木三與火二合化土五雖東木之龍西金之虎東三西四奇偶不齊及乎分作三家合成一合則都歸戊巳矣。

剛柔迭興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為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

自子至巳為乾自午至亥為坤未識此迭興之理則自然龍西虎東子南午北迭經卯酉生起殺伏互為綱紀各得時矣二月本生起而反酉臨之故榆死歸根八月本殺伏而東卯臨之故薺麥發生首西卯順行九轉然後見南方之子自東西逆行九轉然後見北方虛危此一九之數合元虛危播精於子者此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不孤居玄武龜蛇蟠虬相扶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令蘇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辭利舌奮舒矣推心調諧合為夫妻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刻參差失其紀綱雖黃帝臨爐太乙降坐八公擣煉淮南調合立宇崇壇玉為階陛脯鳳脂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硇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此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苟得其配不勞餘力自然交通以類聚若不得其配則徒勞萬般枉費神思終不可得。愈見乖張矣。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解卷中 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解卷下

抱一子陳顯微宗道註解
紫霄山人涵蟾子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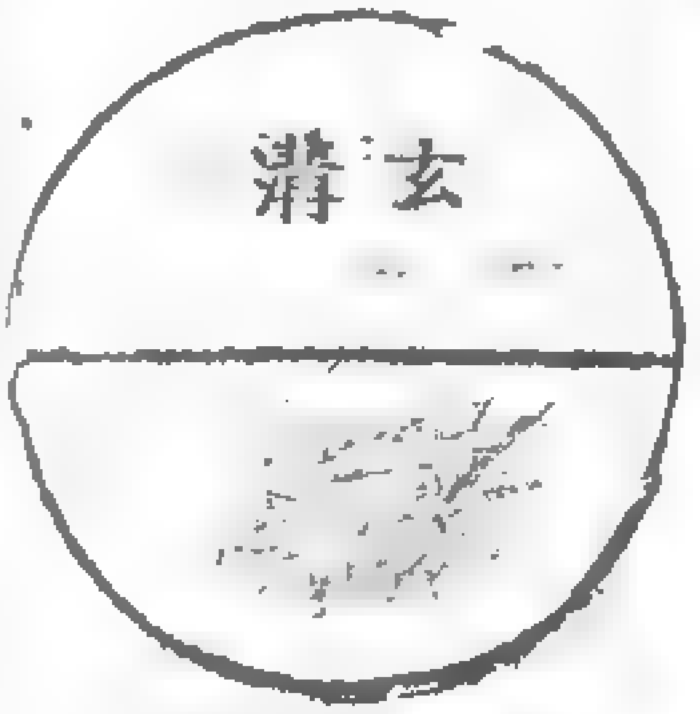
下篇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服煉九鼎化跡隱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光津液腠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常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今著爲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石覆謬衆文學者得之韞櫝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爲亂辭孔竅其門知者審思用意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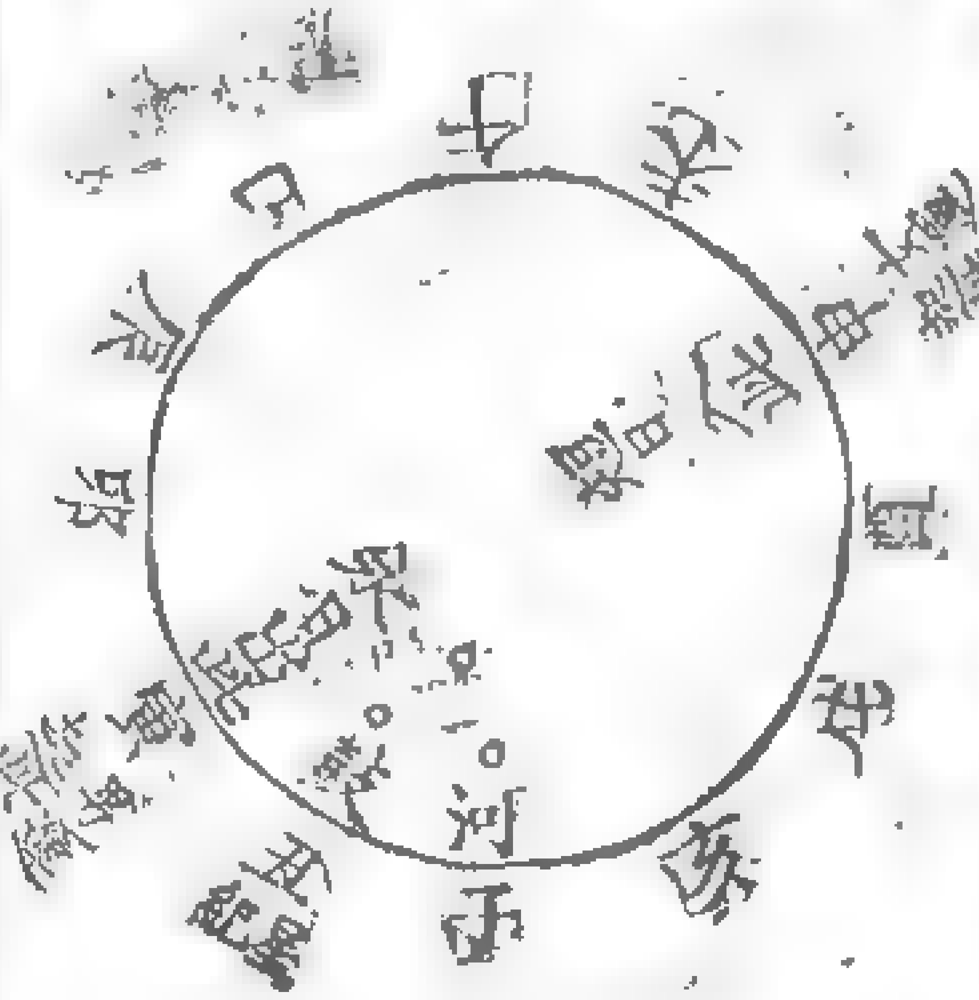
魏君慮世人不達其故又指古之聖賢懷玄抱真莫不服食九鼎通德三光故除邪存正化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流將仙經妄行箋註不惟自無見聞亦并與其子孫迷惑故甚傷之又述此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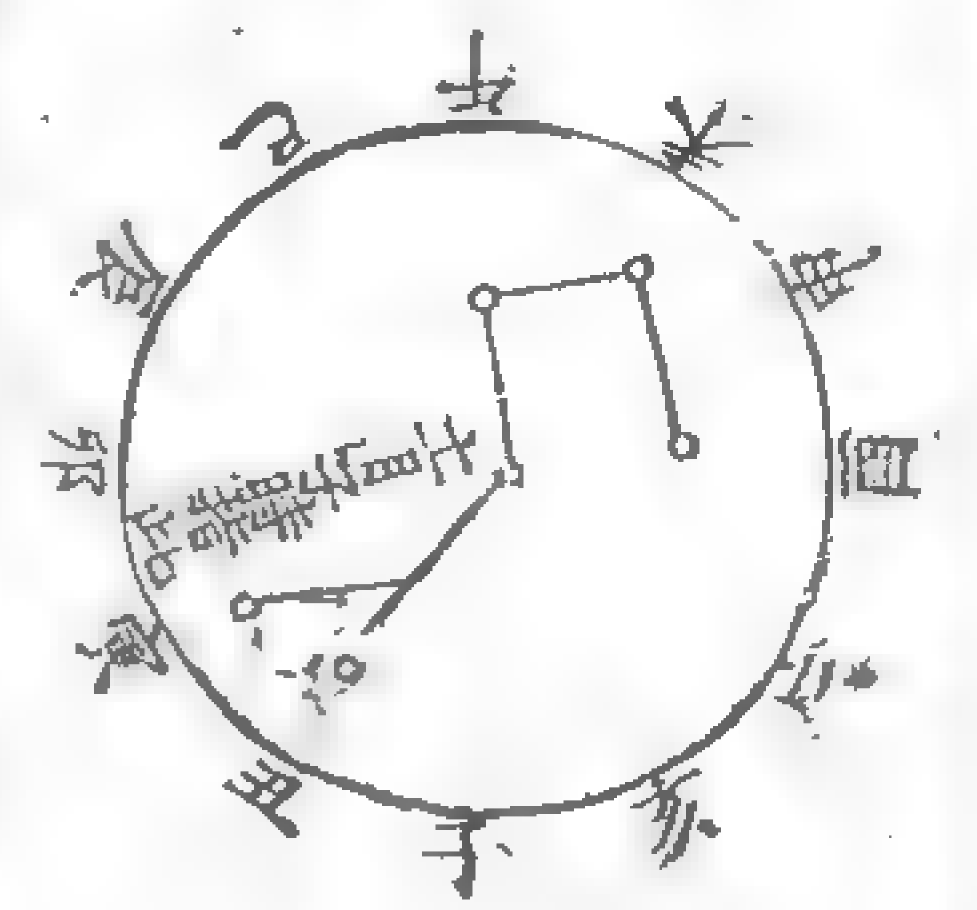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影妄前卻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後關鍵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

法象圖



寅申陰陽出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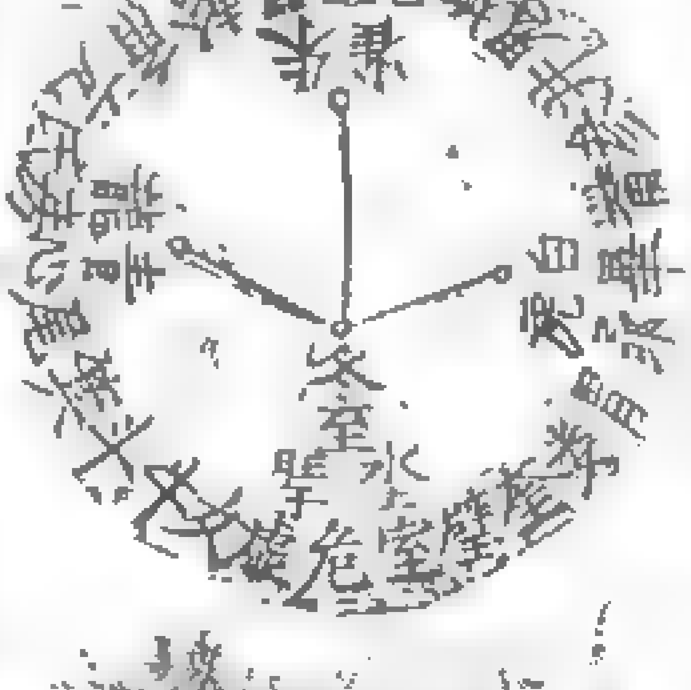


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液和於
後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兮壓之不
得舉嗷嗷声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
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鱗狎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
化無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涌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
犬牙相錯距形如仲冬冰兮瓓玕吐鍾乳崔嵬而雜厠
兮交積相支柱。

此段魏君全彰玄關法象以示人也。

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
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

以年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
為三五三五之與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
數亦取甫。



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
米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若山澤氣相烝兮興雲
而為雨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檗染為黃兮似
藍成綠組皮革煮成膠兮麴蘗化為酒同類易施功兮
非種難為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
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思之務令
熟兮反復視上下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睹神明或
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
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大丹九鼎者謂神州大九轉之功也此乃無上至

真超出三界之上聚丟於第一鼎之丹亦須小九轉之功足備方成黍米之狀此玄珠之象也其狀或白或黃或青或黑或赤初無定色又如真珠之狀古人謂之摩尼寶珠常現五色又曰体似真珠狀丹砂本非亦皆親詣之語其他妄言形狀指畫千般自誑何益雖其未識而妄言招過懇懇參師訪道必到親見之地然後立言亦未為晚從得之於身不立言亦何害魏君參勸來者宜熟讀是書千周萬遍至誠不怠感通神明古人或得心靈自悟自然探其端倪得其門戶所謂天道無適無莫常傳與賢者是也愚嘗述悟真篇首篇云大道無私感即來神仙此語豈虛哉尚非着志求鉛求爭悟大機脫聖胎亦此意也

參同契者敷陳梗概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意等齊所趨不悖故復作此命五相類則大易之情性明之盡矣

五行相得而各有合

乙浮左 丁炎 己物 辛鉛 癸鉛

三木 二火 五土 四金 一水

甲沉右 丙炎 戊藥 庚鉛 壬汞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術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

大矣哉道之為道也生育天地長養萬物造化不能逃聖人不能名從而因其度而作易黃老究其妙而得居無自然之理竊火盜其機而得燒金乾汞之方是皆仰觀俯察遂取迎用或寓於言或修於身或託於物雖分三道同歸一也

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

道不在言言猶枝葉華葉也因言會意猶果實也得意忘言猶根株也枝葉易見果實易

知而根株則難見顯知也言則易知危則易會

造道之妙者鮮矣然而根株雖隱終露枝葉天道幽玄發明於言語況魏君誠心之言絲而不詭在學者深造自得之耳。

會稽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平晏然閒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論。

魏君生於東漢會稽上虞人也挾朴懷素忽略利名隱居學道眷默修真不知師授誰氏深造道玄得太一火符金液九轉大還神丹之妙既以利己

又以利人乃撰斯文開示後學其功大矣其德厚矣而猶以鄙朽自牧至人謙晦如此哉此書與三聖所作大易意趣大統相合故命曰參同契云耳

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俗所珍。

讀是書者務在順大易相參之理近求諸己使其問所言神通變化之用歸之於精神心術之微則入神致用之妙得矣入神致用之妙得則仙道成矣豈惟學仙學道者賴是書哉序以御政則行不繁而四海平表以為曆則神化通而萬世法引內養性則合黃老自然之道含歸真返元之德配以服食則設雄雌制伏之事但世人不當認為外藥耳若妄認為外藥則武都雄黃四神八石之類煉而服之去道遠矣審其用而為爐火之術則能煉世銀而為黃金乾水銀而為白金亦可為世俗所珍也。

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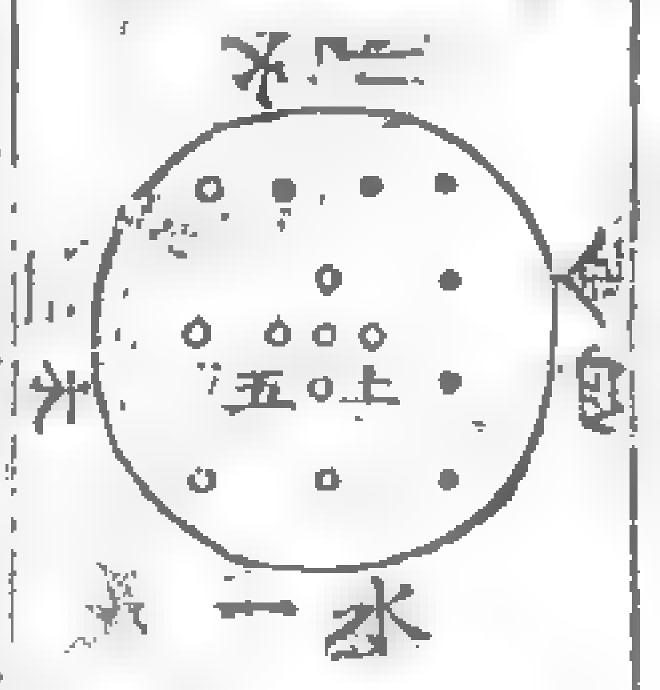
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硌可觀使予數偽却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隣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而下遨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古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

此書三篇大率首尾辭旨相似魏君發明丹道乎三數叙事復其言者蓋欲學者首尾相參易於曉會故其言謂此書三條枝莖相連非一辭曰雖取喻不同似出異路其實一門而已豈徒然諧偶累句以求美誦耶殆隱藏至理礫硌可觀因命曰參

同契者魏君自取其名也既以是書示後世則魏君自是隱矣遂變時去害依山托迹形化而仙至於百世之下遨遊人間游戲三界指示玄門濟度群品則未嘗不數陳羽翮借便於人也何異孔子十翼易經乎魏君豈一日忘天下乎然魏君之旨則在夫使東木南火西金三物歸於一家如前篇三者俱來朝之義使人尋文會旨也至於道成之後身外有身如吉人相乘負無往而不自由雖當堯之洪水湯之大旱萬物焦黄海變桑田而其一靈妙有乘真金法身往來自如出入無礙可謂安穩長生矣

鼎器歌

圖三五



鼎身周圍一尺五寸以象三五之數蓋圓十五則徑五寸也三五者謂東三南二一五也中五二五也北一西四三五也本一太極○之中而含三五之妙變五行為三五變三五為一○金丹之妙盡於是矣故鼎器象焉

寸一分

厚一寸一分

口四八

四象八卦合之十二也鼎口周圍一尺二寸以象一日十二時循環十二位而不出鼎口之義也

兩寸唇

鼎唇厚二寸如兩層之狀象乾坤兩儀[illegible]之形亦如人有重唇也

長尺二

鼎高一尺二寸象一年十二月表周年火候滿於一鼎自十一月鼎底陽生一寸至周歲則滿鼎矣

厚薄均

鼎上下厚薄均匀表安妥立鼎無偏頗不均之處

腹齊三

安置鼎器須要平正使鼎口齊鼎心鼎心齊鼎腹三者既齊始無傾側之患

坐丹溫。

鼎象人身，人象鼎，使口齊心，心齊腹，如是而坐丹溫者，用火不必猛，所謂溫溫鉛鼎是也。

陰在上，陽下奔。

首尾武，中間文。

進陽火則子丑寅為首，辰巳為尾；退陰符則午未申為首，戌亥為尾。首尾俱用武火，卯酉中宮沐浴則用文火也。

始七十，終三旬。

始終百日之功，聖胎已就矣。

二百六，須謹刻。

百日之後，更須謹護二百六十日，火候足成二百六十日，滿一周年之功也。

陰火白，黃芽鉛。

陰真君詩云：火候[illegible]陰[illegible]太白是也。[illegible]黑也，黑中用白，陰中用陽也。[illegible]

陰方[illegible]故也。

兩七聚，輔翼人。

陰真君神室歌曰：[illegible]生死[illegible]

之成數也。所貴生界亦用七，死界亦用七，故曰生死長七。於陰陽兩界用火不差，則兩火聚而自然輔翼其中之真人矣。

贍理腦，定昇玄，子處中，得安存。

嬰兒在鼎，戀玄而住，天玄在上，則嬰兒隨昇，恐獲安存，是若外境欲知端的，意此斗而南看。

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

閉固微密，使無漏泄之虞，則聖体漸大而情性愈純矣。

郤歸一，還本源。

聖胎既就，火候既終，則歸一還源也。

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

一年火候甚是辛勤，在修煉之士尤宜密加防護，惺惺不迷可也。

途路遠，復幽玄。

前真詩云：一粒還丹大似拳，時人[illegible]。數此子[illegible]縣絲隔阻，萬逢蓬萊路八千。

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淨魄魂。

修真至此，方能盡會乾坤之理，而盜天地之化[illegible]，曰飲刀圭使魂靈魄聖也。

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

是理不出乎五行。苟好道參玄尋其根源審五行之細微定銖分之輕重則默而識之不待口傳而自悟解在學者專心致意精思入神而已。

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其傳文。

學道之士苟能因文悟解則必傳諸文字漏泄天機切在隱秘深藏毋遺輕泄之譴。

御白鶴兮駕龍鱗遊太虛兮謁元君受天圖兮號真人

丹成之後白鶴龍鱗在我神通自能變化非出於外來也世有不知修煉積功累行可致神仙而妄想求真有晝夜翹思而待天詔者豈不謬哉至有為鬼神所迷妖怪所惑化作龍與鳳凰鸞鶴卒陷孤魅者多矣又豈知變化自我者為正自外來者莫始不出於邪怪也學者可不知之。

後序

丹經紫書行于世者多矣惟魏伯陽依金碧龍虎經託易象作參同契敷叙丹法最為精詳呂真人之歌嘗曰金碧參同不計年妙中妙兮玄中玄高象先詩亦云金碧龍虎參同契留為萬古丹中王蓋美之至也越郡舊有彭真一註本僕每得之玩讀無慮數過而辭深義隱遐不可窺竊訪諸江湖學仙之流亦莫不以是病祇嘆曰道淵乎哉歲在甲辰陽月下弦日天錫緣幸獲遇抱一先生陳君于山陰之大雲明年夏五圓日往過於在所之佑聖觀先生且語僕曰子志於道更當為道立功吾嘗衍文人之請作參同契解一編中所著辭率皆直指循路升秘訣無留機定欲開後學冥昧之途不敢為古言然深之言子能悉為傳行計善行豈小哉僕既受其書辭燦然靜詁玄玄之奧朗在目前不惟魏君本旨赫然彰明而著經者所秘而不敢言者且昭揭於此矣仰舉手讚曰吾先生可謂慈仁之至而是書可謂參同契者所謂也敢募諸有緣相與而鋟之梓所冀遍授受同志覽因文悟解立登真玄其或有未能盡悉精微循僕夫師之祝指者則亦未免為旁門邪徑殊術臆說似是而實非若亂惑也後之覽者願加之意淳祐乙巳仲秋望日門人天台　稽首謹題

又

曾聞先達高象先詩云金碧龍虎參同契留為萬古丹中王又古人論仙多尊參同契為丹法之祖蓋古有金碧龍虎經參同契意深世人莫曉至漢魏君伯陽演經為契魏君越之上虞人今越之公庫板行惟以彭曉箋義

明為書本。然世代遙遠，今所行者已非彭眞獨首叙與
明鈔圖得魏君之旨，至於諸家之註，皆以旁門附會，故
張平叔慨嘆世人將仙經妄行箋註者是也。抱一先生
陳君自淮游浙，學者以是書質其眞偽。蓋世之好異之
士，或以參同契為偽書，猶今所行麻衣之易也。然論事
抱一先生最久，觀問與論，謂魏君以伯陽自名，曾老氏
之化身也。而參同契辭章近古，全述眞機，實魏伯陽之言
非常人所可擬述也。猶麻衣之易，實陳希夷記錄麻衣
之言，非世儒可道，而或者妄傳以為己作，感誤後人，是
猶貪天之功，豈不獲罪於天耶。愚聞是語，心融意釋，因

請抱一先生為之註。然而先生冊心專事，不可以筆硯
浼。愚時以一二段求釋其旨，歲月既久，方成全編，敘命
梓工，以傳同志。噫！金碧經待參同而始顯，參同得先生
解而始明，是猶春秋之有左傳，又得杜預為之釋也。上
天憐愍學道者流，生先生於斯世，發明丹經之秘，與學
者秘而傳諸，毋貽輕泄漏慢之譴，不勝至禱。時端平改
元正旦，希微子王夷焚香再拜，謹心敬跋。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解卷下終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

（宋）俞琰撰

元刻本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俞琰撰。琰有周易集說、已著錄。是書以一身之水火陰陽發揮丹道。雖不及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三註爲道家專門之學、然取材甚博。其釋疑三篇、考校異同、較朱子本尤詳備。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謂二書共十四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則作十二卷。毛晉津逮祕書以琰註與曉等三家註合爲一編、已非其舊。又併其釋疑佚之。此本每卷俱有圖、乃至大三年嗣天師張與封所刻。實祇三卷、附以釋疑一卷。考琰易外別傳自序、亦稱丹道之口訣細微具載於參同契發揮三篇。白雲霽所記或併其他書數之。焦竑所記、悉輾轉販鬻於他書、往往譌謬、益不足據矣。

自參同契成書以來近世考亭
大儒亦復注腳今觀金陽子所
箸發揮研精覃思鉤深致遠
可謂羽翼是書矣然考亭當時
獨有願為劉安雞犬之望晚年
感興之作飄然有往從脫屣
意豈非有得於此書而然耶金
陽子亦曰功成蟬蛻從伯陽於
閬風玄圃間必相與曰是可以
參同契矣至大三年歲庚戌
嗣天師張與材題

周易參同契發揮序

神仙還丹之道至簡至易知此〇而已矣此〇者何易之太極是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乃造化之妙神之所為道之自然者也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千變萬化無往不可是故東漢魏伯陽假之以論作丹之意而歸其書為周易參同契也參也者參乎此〇也同也者同乎此〇也契也者契乎此〇也得師傳而與此參與此同與此契是為正道反是則為旁蹊曲徑之言皆屬不根之學旁門小法而已非吾之所謂道也夫是書所述皆寓言也以天道言則曰日月曰寒暑以地道言則曰山澤曰鉛汞以人道言則曰夫婦曰男女豈真有所謂日月寒暑山澤鉛汞夫婦男女哉無非譬喻也或言三五或言二八或言四象或言兩弦旁引曲喻名雖不同不過一陽☾一陰☽而已合陰陽◎而言之不過一太極〇而已散而成萬斂而成一渾乎闢乎其無窮乎與易之造化相通此其所以為周易參同契也僕初讀是書莫皆其說妄意揣度靡所不至或謂予曰子欲脩丹須得神仙口訣研窮紙上語而求長生徒自勞耳而僕也焉信此書終不忍去手昌魏公有千周萬遍神告心悟之說意者至人之言必不我欺於是憤悱研究矻矻者窮年忽一日果爾心靈自悟得其門而入自此沿流尋源則怡然理順若有神告之者然而求得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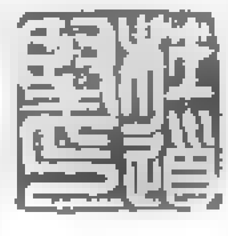
承捐弗敢違執為是冥搜暗索終夜忘寝信心愈篤遂
感異人指示先天真一◯之大要開説後天火候之細
微决破重玄洞無疑惑歸而再取是書讀之則勢如剖
竹迎刃而解又參以劉海蟾之還金張紫陽之悟真薛
紫賢之復命陳泥丸之翠虛但見觸處皆同而無有不
契者矣僕不揣凡骨致力於神仙之學竊亦自笑其愚
多幸夙有緣合得聞斯道之秘丹之真訣用是嘗試之
丹之真景象蓋嘗見之校之仙經若合符節回覩今之
學仙而不得正傳者往往偏執膠固不務理之貫通小
見自是不求道之大全竟甲以伐乙相左以攻右牽合
附會妄亂穿鑿以似是而飾真非竟不究古仙本旨非
惟自誤又以誤人僕用是不忍隱默敬為是書添一註
脚其間發泄真機並無靳惜凡論天地陰陽則參以先
儒之語述藥火造化則證以諸仙之言反覆辯論務欲
發明魏公本旨固不敢私立妙之機以絶人亦不敢雜
謬悠之語以惑人後之來者與我同志試留心玩誦此
書則斷斷有神告心悟之效無疑也雖然僕之言輒又
何足取信於人明達之士但以魏公之言為信而參其
動☾靜☽之機同其陰陽◎之運契其畫前◯未畫之
妙方表僕之所述果亦真有所見不妄乎無以先入之説為
主而遽謂參同契為紙上語矣至元甲申四月十四日
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玉吾父序

周易參同契發揮序

參同契乃萬古丹經之祖其辭古奥深微莫可測識然
亦未有真知實践得其正傳而不能通此若也若其論
議與之相反而曰我自有秘授焉用此為則亦妄人而
已昔者紫陽朱夫子嘗遊於淳熙慶元間旁通百氏有
異乎吾之説者未嘗隨聲附和而苟同也乃獨愛伯陽
之書為之精研熟究而不自以為癖有注釋存焉且
嘗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又曰眼中見
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又曰今始得頭緒未得其作
料孔穴及西山蔡先生編置道州夫子送之留寒泉精
舍相與訂正是書而竟夕不寐至西山卒又得所謂策
數之説恨不得與西山講之居無何而夫子卒矣是書
之注蓋行於西山既沒之後而一時門人亦未有及此
者故不復有所詢訪其間所未滿意者正不無也石潤
俞君玉吾所著發揮三篇蓋所以補空同道士之所不
足且以發明彭氏陳氏鄭氏王氏之所未發者旁搜博
取無所不至蓋得至人指授非區區訓詁者比予老矣
鼎器頹弊物耗竭無復有所望矣觀俞君之注釋是
書安得不重為之太息也嚴谷之士氣清神全有能得
是書以印正焉則於後天而老凋三光者其亦庶幾矣
乎遂為書其篇首而稽是以綴姓名於不朽云朝請郎
秘書監兼尚書左右司阮登炳七十七歲書

朱文公謂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根據古書，又謂其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相訂正，而為之解註。人見其解註之辭尚多闕疑而未詳，遂謂文公且然，寧復有詳於文公者？殊不知仙家丹書皆內景法象隱語，所謂口訣之秘，則有師授斷，非世儒訓詁之學所能臆解。夫文公之於是書，豈文義有所未究，蓋欠教外別傳一句耳。今觀金陽子之發揮，章剖句析，發前人之所未發，是得師授口訣而為之說者也。其語意直截，大類蕭了真議論，參衷且多引諸學者，試一覽之，不惟得以通此一書，又可以兼明悟真、翠虛諸書之旨。當塗南谷子杜道堅見其發露天機，略不吝惜，深服其用心之普，敬嘆不自休，遂為之序，又從而為之詞曰：

至道不遠兮，恒在目前。竊天地之機兮，修成胎仙。妙莫妙兮凝吾之神，安以待之兮，若存而綿綿。黃帝求玄珠兮，象罔乃得。此理可心會兮，非言辭之可傳。虛極靜篤兮，恍惚變化。絪縕蟠構兮，如烟雲之迴旋。飲冷冽肅兮，鉛汞交結。依時採取兮進火，烹煎鍛挂南宮兮，閉固神室。煉成五色石兮，補自身之虧。乃結胎片餉兮，運火一年。如靈雞之抱卵兮，心意俱指。轉天根月窟之關鍵兮，往來上下。融融液液兮，守其氣閒而手。三田勤而行之兮，勿計得。設累土成臺兮，積涓流而成川。機緣難得兮，時不待人。千手速修兮，毋待雪霜之滿顛。



周易參同契發揮

上篇　　松屋山人金陽子俞琰述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戶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乾坤所以為衆卦之父母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與天地同一陰陽也。人知此身與天地同一陰陽，則可與論還丹之道矣。

坎離匡郭，運轂正軸。

坎，月也；離，日也。日月行於黃道，晝夜往來，循環無窮，如匡郭之周遭也。轂猶身也，軸猶心也。欲轂之運，必正其軸；修還丹者，運吾身中之日月以與天地造化同途，不正其心可乎。

牝牡四卦，以為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執銜轡，有準繩，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曆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為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

乾純陽，牡卦也；坤純陰，牝卦也。坎陰中有陽，離陽中有陰，牝牡相交之卦也。丹法位乾坤於上下，列坎離於東西，而乾坤之闔闢，坎離之往來，儼如橐籥之狀，故曰牝牡四卦以為橐籥。橐籥若虛器也，橐即鞴囊，籥其管也。老子道德經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蓋太虛寥廓，猶橐籥之體；氣之闔闢往來，猶橐籥之用。知此則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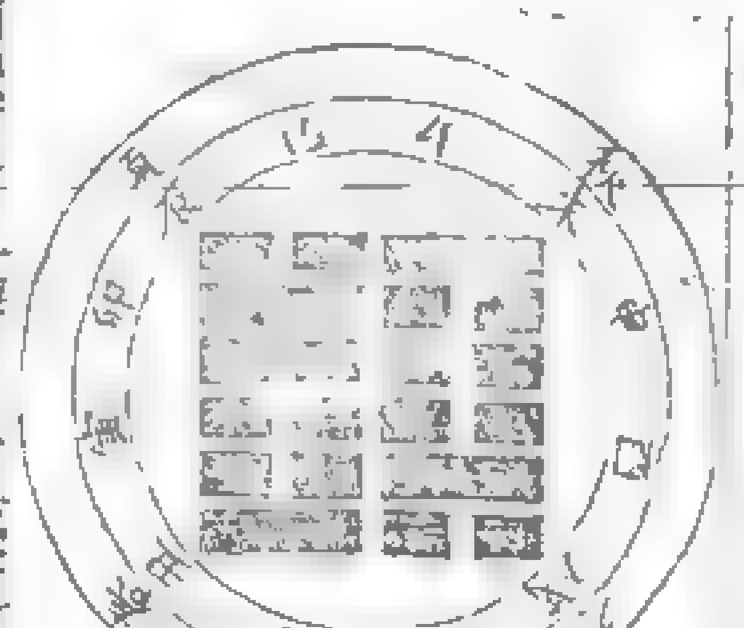
丹之道思過半矣然是道也操則存舍則亡故必慎汝內閉汝外有如列子冲虛至德真經所謂泰豆氏之御然後可以從事於此蓋泰豆氏之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煉丹之法亦猶是也數在律歷紀者巡行十二位應律之十二聲歷之十二月紀之十二年也月節有五六者以一月三十日分為六節也經乾坤為上之定位也緯坎離東西之妙用也奉日使者奉日之所使也其候與天同運隨日升沉無少異也兼并為六十者易有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四卦之外恰有六十卦一日十二時用兩卦直事每一爻當一時兩卦計十二爻應律曆紀之數以一月三十日并之其得六十卦也以六十卦布於一月三十日內則朔日朝為屯暮為蒙晝夜十二時恰應兩卦十二爻之數自此朝需暮訟朝師暮比依次而用以至晦日用既濟未濟晦朔循環周而復始其間卦象內外剛柔之體或反或對皆不必執泥也張紫陽悟真篇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羣爻漫役情蓋非真以六十卦布於一月三十日之內也或者不悟此理惟執泥卦象之說乃謂日用兩時為火候從而准則銖爻推測氣候汲汲焉日視十二辰晷刻漏豈不大謬哉

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

陳泥丸翠虛篇云天上分明十二形人皆分作煉丹程即日辰為期度之謂也日即火也辰即候也人能以天上之日辰反而求之吾身則日臨之位即時辰也悟真篇云煉藥須知昏曉即動靜有早晚之謂也動者日出而作也靜者日入而息也蓋吾一身之中自有日出日入之早晚其火候動靜一一暗合天度即非用天樞潮候而為下功之時也

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卦有六爻下三爻為內上三爻為外試即屯蒙二卦明之朝用屯陽火上升之候也而屯之初九正當身中之子由內而外故曰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暮用蒙陰符下降之候也而蒙之上九正當身中之午由外而內故曰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然所謂春夏秋冬子午巳亥與夫內體外用之說皆譬喻也乃若泥象執文而行卦氣則徒日勞若何益哉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

陽氣當春而發生陰氣當秋而肅殺丹法之賞罰亦猶是

也求日自寅而東出短日自申而西入丹法之昏明亦猶是也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者潛識飛躍進退加減各隨其時也蘇紫賢復命篇云火候抽添思絕塵一爻纔過一爻生陰文陽武依加減一顆還丹火裏成豈真有所謂卦爻哉他如賞罰昏明仁義喜怒與夫四時五行之說皆譬喻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一高一卑天地之位也一陰一陽天地之易也陽生於子自子丑寅卯而極於巳積一百八十日而陰又生陰生於午自午未申酉而極於亥積一百八十日而陽又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陰陽相生循環無窮是之謂易是易也天地有之人身亦有之豈不聞悟真篇云先把乾坤為鼎器次摶烏兎藥來烹此豈謂身外之乾坤身外之烏兎哉學者當求之於身中可也今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二氣則運行乎其中一升一降往來不窮猶橐籥也人受沖和之氣生於天地間與天地初無二體若能悟天地橐籥之妙此心沖虛湛寂自然一氣周流於上下開則氣出闔則氣入氣出則如地氣之上升氣入則如天氣之下降自可與天地齊其長久子華子云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蹊源以鮮真深居靜慮不為物攖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密其兑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泄泄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謂之久生捨此而曰我自有然雲捷法則是旁蹊曲學非吾大丹之道也

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无常

乾為天坤為地吾身之鼎器也離為日坎為月吾身之藥物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南北列天地配合之位東西分日月出入之門反而求之吾身其致一也乾坤其體也坎離其用也坎離二者周流升降於六虛往來上下蓋無爻位吾身之坎離運行乎鼎器之內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亦豈有爻位哉

幽潛淪匿變化於中

幽潛淪匿者神入氣中氣入臍中而沉歸海底也變化於中者時至氣自化靜極機自發而抱出日頭來也陳希夷指玄篇云蹤無蹤跡歸玄武潛有機關結聖胎此之謂也

包囊萬物為道紀綱

悟真篇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再合生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蓋金丹之母不過先天一氣而已裂而為二分而為三散而為萬皆自此一氣中來故曰包囊萬物為道紀綱

以無制有器用者空

道德經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林鬳齋註云轂車之容軸者也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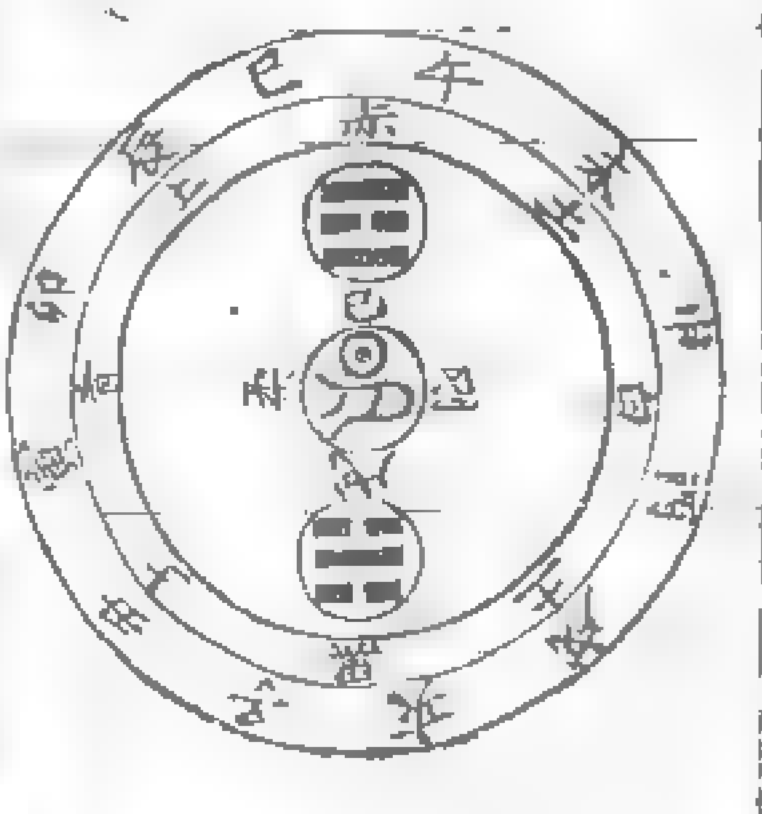
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冶之器也虛而圓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爲用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器爲室皆虛中之用令魏公謂以無制有器用者空實用老子之說蓋用法以太虛爲鼎爐而太虛之中自有天然妙用奇哉奇哉關尹子云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陳抱一註云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苟昧此而他求所謂鼎器則非虛無之道矣

故推消息坎離沒亡

息者進火之候坤三變而成乾也消者退符之候乾三變而成坤也今自朔旦震卦用事之後歷兌至乾望罷巽卦用事之後歷艮至坤其間不見坎離爻位是謂坎離沒亡魏曰坎離非沒亡也行乎六虛之間而往來不定爾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徵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

坎外陰而內陽月之象也離外陽而內陰日之象也坎納戊戊陽土也離納己己陰土也二土交合則陰陽相濟剛柔相當猶日月兩字合之而成易字也青赤白黑即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各居一方惟土居中央分旺辰戌丑未而羅絡一歲之始終是故木得之以旺火得之以息金得之以生水得之以止四者皆稟其功也然此土也遍滿乎宇內本無定位焉在坎則爲戊土在離則爲己土在中宮則爲戊己土在四季則爲辰戌丑未土均是物也旨哉悟真篇之詩有曰四象五行全藉土又曰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蓋非真土調和則陰陽否隔剛柔離分不能成丹也嗚呼魏公作是書以發明斯道之秘無非引驗見效親到實詣之說復恐其說未足以取信於後人遂又按度日月之神明以爲法推原易卦之道理以爲證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又豈肯符造無稽之言虛生無益之論以誑惑後之未者哉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易者象也即上文所謂日月爲易是也夫魏公之爲是

說也將以指陳身中之陰陽而身中之陰陽則無形可求百姓日用而不知苟非假象託物將何以發明而使人窮其神知其化哉於是仰觀俯察乎天地之間惟有日月之象顯然著明故以其顯然著明者示人使之洞見天地之陰陽而默識乎神化之妙則吾身之日用不知者自可以不言而諭也蓋日月往來乎黄道之上一出一入迭爲上下互爲卷舒晝夜循環猶如車輪之運轉無有窮已人能反身而思之觸類而長之則吾一身之中自有日月與天地亦無異矣韓逍遥内須通玄杺决云法輪運轉常須轉只在身中人不見駕動之時似日輪日輪向我身中轉又云法輪轉得莫停留念念不離輪自轉何用外求哉

爻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

一部全易計三百八十四爻一斤大藥計三百八十四銖此丹道易道之相通而參同契所以作也爻若卦畫也符若卦之合體也易有六十四卦丹法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藥物以其餘六十卦為火候今以乾坤觀之始於屯蒙終於既濟未濟其間反體對體無一不相合於此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古仙據爻摘符以比喻鼎器藥物火候可謂巧且備矣

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撢持

晦至朔旦者晦朔之間也震來受符者乾交於坤而成震身中之一陽生也斯時神與氣交氣與神合有如天地之構精日月之合璧故曰當斯之時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撢持天地即吾身之乾坤也日月即吾身之坎離也天地日月以時而相交故能陶鎔萬彙而成歲功乾坤坎離以時而相交故能奪造化而成聖胎魏公恐學者不明身中之陰陽造化遂借日月相交之時爲喻非曰一月止有晦朔之間可以用功也悟眞篇云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時易日法神功學者能知以時易日之妙則能竊天地之機而成大丹矣

雄陽播玄施雌陰統黄化

雄陽播玄施者天氣降而至於地也雌陰統黄化者地承天氣而生物也悟眞篇云甘露降須天地合黄芽生要坎離交蓋丹法之生藥與天地之生物相似皆不過陰陽二氣一施一化而玄黄相交爾

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

陰陽二氣上下交接混而爲一故謂之渾沌渾沌乃天地之郛郭萬物之胞胎也丹法以之爲權輿而樹立根基則天地萬物皆在吾身而不用求之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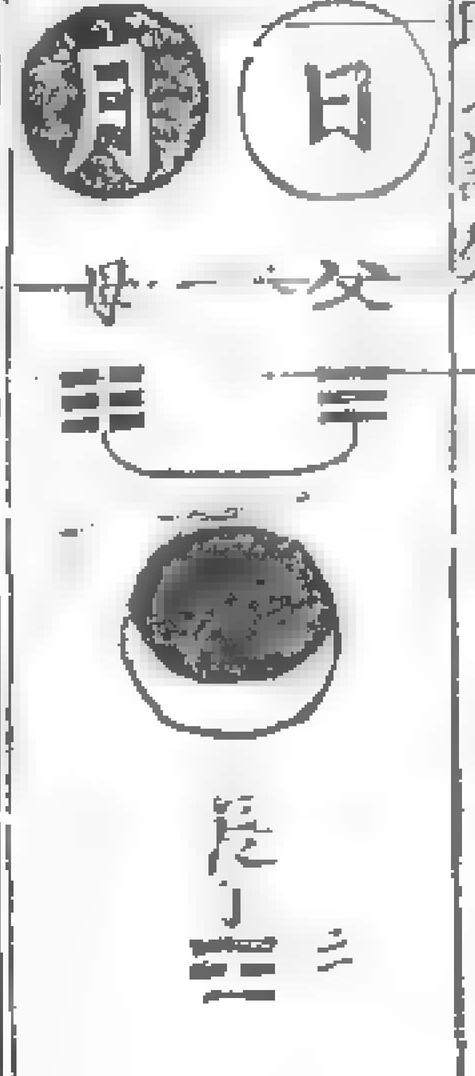
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

鄞鄂即根蒂也丹法經營於此而回光内照則神戀氣而凝氣戀神而住自然交結成胎如其神光内泄氣馳外則日月失道金汞異爐欲望成丹不亦遠乎白紫清珠玉集丹髓歌云昔日遇師親口訣只要凝神入氣穴此所以攝之爲神丹而號之曰神仙也

衆夫蹈以出蝡動莫不由

陰陽交接之道乃生生化化之源也不特人與禽獸由此而出雖蜎飛蠕動跂行喙息至微之類莫不皆然故曰衆

夫路以出蠕動莫不由是道也施之於人則生人存之於
已則生樂但有聖凡逆順之分爾
於是仲尼讚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初冠
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
故易首乾坤書稱稽古詩以關雎爲先禮以冠婚爲重
春秋以元年爲第一義是知聖人之作經皆有所託始也
煉丹而不究其始又安能洞曉陰陽浮達造化哉
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信以應時
符者合也月行於天一月一度與日交合故謂之天符天
符有進退屈信以應時若月自初一以後光漸進魂長魄
消陽伸陰屈象一日之子至巳十六以後光漸退魄長魂
消陰伸陽屈象一日之午至亥也古之至人觀天之道執
天之行遂借天符之進退陰陽之屈伸設爲火候法象以
示人蓋天地儼如一鼎器日月乃藥物也日月行乎天地
間往來出沒即火候也人能即此反求諸身自可黙會火
候進退之妙矣
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初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天心北方子之中也復十二月之
卦也復之爲卦正當北方子位之中氣應冬至邵康節擊
壤集冬至吟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是也朱晦庵以
爲康節此詩最好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
是十一月初冬至是十一月中小寒是十二月初大寒是
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
爲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
然數每從近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爲天心今魏公謂易
統天心復卦建始初若陽氣潛萌於亥冬純陰之月而始
於坤卦之下積成一畫之陽然後變爲復卦也人固知十
月爲坤至十一月則五陰之下變一陽畫而爲復殊不知
十一月冬至無緣平白便生一畫之陽須變爲復蓋十月小
雪坤下爻已有陽生其中但一日之内一月之間方長得
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至十一月冬至始滿一畫爲復
然此亦譬喻也年以冬至爲復月以朔旦爲復日以子時
爲復無非借以發明身中造化始不必泥於年月日時也
翠虛篇云一月三旬一日同修丹法象奪天功蓋年與月
同月與日同日與時同於是感年成月感月成日感日成
時一時之中自有一陽來復之機是機也不在冬至不在
朔旦亦不在子時非深達天地陰陽莫知玄機如是其秘也
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
乾父下交於坤母之初爻而成震震爲長男故曰長子繼
父體震自坤體而生猶嬰兒生於母腹中故曰因母立兆
基悟真篇云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與此同
旨知此則知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而不泥
乎年月日時之說矣



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

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消息應鍾律者鍾律於一歲十二月之內每月換一管一歲換盡十二律吾身火候之消息亦猶是也自下而上爲升自上而下爲降升降據斗樞者斗樞於一日十二時之內每時移一位一日移遍十二辰吾身火候之升降亦猶是也指玄篇云要知火候鍾管暗點長天運斗魁蓋不過取象比喻而已即非用律管之短長天罡之所指而爲期度也

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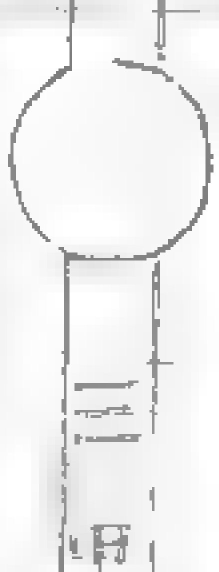
月三日哉生明昏在西方庚位其象如震應震卦之納庚若以吾身之火候言之則所謂河車不敢暫留停之時是也

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

月至八日爲上弦昏在南方丁位其象如兌應兌卦之納丁以喻吾身陽火上升之半也

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

月至十五與日相望昏在東方甲位其象如乾應乾卦之納甲以喻吾身陽火盛滿之候也



蟾蜍與兔魄日月無雙明

蟾蜍者月之精兔魄者日之光日月無雙明者日以晝爭晝月以夜爭夜日出則月沒月出則日沒晝夜遞炤而出入更無替也人之呼吸何異於是哉豈不見黃庭經云出日入月呼吸存蓋呼吸即日月也

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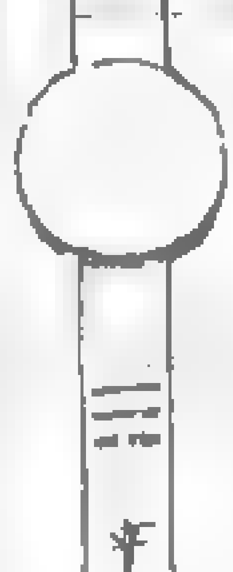
丹法以上半月爲陽屬震兌乾下半月爲陰屬巽艮坤故曰蟾蜍視卦節月爲太陰日爲太陽陽主吐陰主納月本無光受日之光而有故曰兔者吐生光

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

七八即十五也陽火自下而升至于十五純乾則已滿上半月之候其勢極矣其道危矣蓋不容不屈曲折旋而低降也陳泥丸玉芝書云九重城裏鍾發十二樓前虎氣回即此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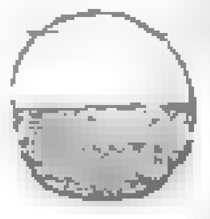
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

月至十六日既生魄晨在西方辛位明乍時其象如巽應巽卦之納辛以吾身火候言之則陰受陽禪革同時轉之時也



☶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

月至二十三日為下弦晨在南方丙位明半虧其象如艮應艮卦之納丙以喻吾身陰符下降之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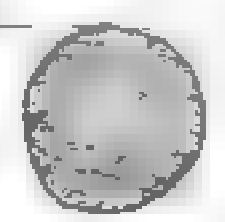


☶

丙

☷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

月至三十日為晦晨在東方乙位明盡喪其象如坤應坤卦之納乙以喻吾身陰符窮盡之候也



☷

乙

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

魏公以一月三十日分為六節自朔旦至五日為第一節屬震六日至十日為第二節屬兌十一日至十五日為第三節屬乾十六日至二十日為第四節屬巽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為第五節屬艮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為第六節屬坤六節既盡則日月合朔之後陽又受陰之禪復變為震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東北之下有動物豈非龍乎

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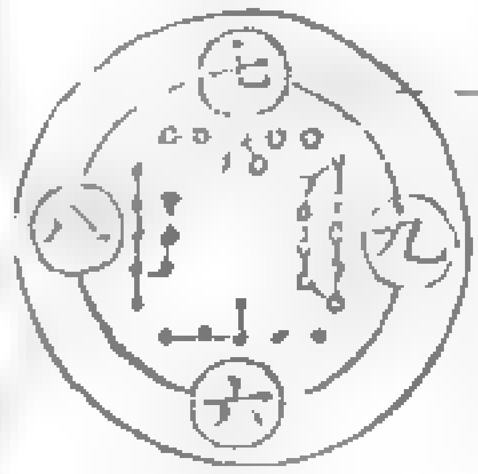
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故曰壬癸配甲乙十幹始於甲乙終於壬癸故曰乾坤括始終蓋納甲者火候之取象也火候之抽添與月之盈虧無異今以六卦布於一月則震象三日月出於庚兌象上弦月見於丁乾象望日月滿於甲巽象十六日月虧於辛艮象下弦月消於丙坤象晦日月沒於乙不過借此以論身中六卦火候之進退非真以為一月三十日也何以明之蓋參以歷法則晝夜有短長若晝短日沒於申則月合於申望於寅晝長日沒於戌則月合於戌望於辰上二月閏二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八日二十三日望晦未必盡在十五日三十日今魏公謂三日出為爽震受庚西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蓋指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姑以取象而已非真以月出庚之時進火月虧辛之時退符也學者但觀月體之盈虧反而求之吾身則身中一陽生即三日月生之震象也二陽長即八日月弦之兌象也三陽滿即十五日月圓之乾象也一陰生即十六日月虧之巽象也二陰長即二十三日月弦之艮象也三陰死即三十日月沒之坤象也豈可拘以月出沒之方位而律以卦體爻畫之數與夫歷家盈縮短長之法哉

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當四者合三十易象索滅藏

納甲圖

七火數也八木數也合之得十五九金數也六水數也合之亦得十五四者合之共得三十應一月三十日之數三十數終則日月合璧易象索然而滅藏也復命篇云一月一遷爲一轉一年九轉九還同此還二卦推刑德五六四歸戊己中五六即三十也

四象圖



象彼仲冬節草木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覩匡郭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

丹法所謂冬至所謂晦朔之間皆比喻陰極陽生之時也以一月言之則如月晦之夜月光索然而滅藏以一年言之則如仲冬之節草木索然而摧傷其義一也易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蓋安靜以養其動而俯順乎天道也然而天道甚浩廣真機在於頃刻之間太玄無形容以虛寂在於窈冥之內故當日中冬至之時必先閉塞其兌澄心守默使金汞同歸於鼎中如日月合璧之時陰藏其匡郭沉淪於洞虛則神凝氣聚金液乃結儻或忘其緘默任重樓浩浩而出則是自取其傷敗也

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

四象即七八九六也即上文所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當是也以七八九六合之則爲三十應一月三十日之數皆設象比喻也魏公恐學者不得其說以盲引盲妄認三十日之盈虛消息爲一月火候故又別序此七八九六之四象以曉其未曉者庶有以顯夫一月三十日之數皆譬喻而非真以月之三日進火月之十六退符也有如子午卯酉子申寅戌春夏秋冬分至啓閉晝夜晨昏返歸居皆此義也學者若知七八九六即一月三十日之數則其餘泛引曲喻皆可默而識之矣何必執文泥象哉

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

中者黃道也八方布以八卦周回列以二十八宿乃日月往來之行路也悟真篇云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靈丹不解生作丹之時但恐心猿奔逸於外爾苟能收視返聽凝神片時使二物歸於黃道而不失其中則氤氳交媾結成一滴露珠而飛落丹田中矣

元精眇難覩推度效符徵

元精生於窈冥眇不可覩道德經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蓋大丹之道與造化相符天信至則璇璣一扣玉洞雙開此其徵也古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升合爲一非洞曉天地之陰陽深達吾身之造化豈可億而度也

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

作丹之時當外立表漏以則天運之晷刻內修真一以驗

本身之刻漏庶不失天地之機然神定氣和則內外符合
神昏氣躁則時刻差互不可不定也
立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
大丹火候不用時辰何必立表占候哉所以立表占候者
恐失天人合發之機也若不會玄機而自朝至暮從事於
上圭刻漏以為火候則又謬之甚矣
發號順節令勿失爻動時
地雷震動巽門開龍向東潭踴躍來此身中一陽爻動之
時也此時暖氣沖融心覺恍惚便堪進火勿可緩也珠玉
集還源篇云萬籟風初起千山月乍圓急須行政令便可
運周天此之謂也指玄篇云藏礴光中扶赤子鼓鼓出聲雷
用將軍亦此之謂也

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
施栖真二住銘序云與日月而周回同天河而輪轉輪轉
無窮壽命無極謂大丹之道與天道相參合也施栖真靜
中吟云妙用如江河周流無窮已女養玄谷之津溉瑤池
水謂大丹之道與地道相參合也夫大丹之道所以與天
地相參合者何哉皆在乎此心默為之運用也古之修丹
者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中以稽於人心於是虛
吾心運吾神回天關轉地軸上應河漢之昭回下應海潮
之升降天地雖大造化雖妙而其日月星辰之若明五行
八卦之環列皆為吾擬入於一身之中或為吾之爐竈或
為吾之藥物或為吾之火候反身而觀三才皆備於我蓋
未嘗外吾身而求之他也鄞環集觀物吟云一物其來有

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
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
道不虛行只在人淵乎其有旨哉
動則依卦爻靜則循彖辭
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
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至矣哉此萬物之所
以復命也吾身之金丹大藥其胚胎於至靜之中而產於
陰極之時乎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
物德合無疆蓋坤為地純陰之卦也地能翕受天氣故百
昌皆產於土丹法含光返照之時潛神于內與純陰之月
閉塞成冬略無少異復命篇云受得真仙訣陰中煉至陽
蓋謂此也然靜極必有動以繼之頃之一陽動於六陰之

下一變而為復再變為臨三變為泰四變為大壯五變為
夬至六變為純乾則陽氣周遍於六虛而現出深潭日一
輪矣
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
乾坤之用坎離是也天地得坎離運用於其間所以陰陽
交泰而和氣致祥天地一日而非坎離則造化或幾乎熄
矣大丹妙用法乾坤安有異於乾坤者哉
可不慎乎御政之首
一陽纔動作丹時猶人君御政之首也發號施令可不慎
乎
管括微密闢舒布寶
管括微密者眼含其光耳凝其韻鼻調其息舌緘其氣疊

足端坐潛神內守不可一毫外用其心也蓋眼既不視魂自歸肝耳既不聽精自歸腎舌既不聲神自歸心鼻既不香魄自歸肺四肢既不動意自歸脾然後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五者皆無漏矣則精神魂魄意相與混融化為一氣而聚於丹田也迨夫一息撥舌吾心恍然則龍虎衝關大路開而一渠流轉八瓊將聚矣

要道樞杓統化綱紐

丹道之要全在乎斗斗者所以斡運一身之陰陽統攝一身之萬化猶綱之有綱衣之有紐也蓋人身三田分於三處若得斗柄之機斡運則真氣上下循環如天河之流轉

此之謂要道也若夫復命篇云驅回北斗轉天關手掘南辰入洞房是又要之又要者也

爻象內動吉凶外起

悟真篇云受氣之初容易得抽添運用切防危蓋一陽生于身內是謂受氣之初得之固易然於此時下手則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可毫髮差殊也

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誃離仰俯

五行要攢簇金火要同爐亦在人一念間返本還源倘否則鼎中列宿皆差違而天地懸隔矣

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

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今曰文昌統錄者緯宮天子統坤乾也人身之中安有所謂文昌者哉無

非譬喻也天有三台四輔丹有三龍四虎詰責台輔者甲乙無令失庚辛莫要差也天有眾星分野丹有眾卦火符百官有司各典所部者按一年二十四氣列周天二十八宿而鼎爐火候各推排也由是言之則天之萬象森羅皆在吾一身中矣

日含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

日有十幹五幹剛而五幹柔月有十二管六管陰而六管陽以丹道言之日即火也日含五行精者一物含五彩也月即藥也月受六律紀者乃金真六卦也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者太陽一日行一度行至三十度則又與太陰交合周而復始未嘗暫停也

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始月朔也終月晦也存亡之緒者晦朔之間陰將盡而猶未盡陽將生而猶生也然所謂晦朔乃譬喻非真謂一十日之終初一日之始也

或君驕溢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

君乃神也臣乃氣也作丹之時欲求歸土釜身心寂不動蓋身動則氣散心動則神散須是凝神聚氣心息相依然後靈胎可結不然則身中之弦望有盈縮而乖變凶咎矣推求其故蓋由心君放肆而違道於是氣亦邪佞而行不順軌故曰執法刺譏詰過貽主

辰極處正優游任下

復命篇云北斗南辰下眉毛眼睫邊凡心行水火定息採

眞銘又云精氣元爲本神靈共一家但能擒五賊自可結
三花當其含光默默之時要在綿綿若存任其自然不可
勞其神也
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史記天官書云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在人身則洞房
紫極靈門戶是也黃庭經云明堂金匱紫房間上清眞人
當吾前黃裳子丹氣頻煩借問何存而居端於此垂光下
照則猶人君坐明堂而布政而通道於九夷八蠻也復命
篇云洞門常寂照蓬島任長春與此同旨
內以養己安靜虛無
王重陽全眞集云玄關妙用不難窮只在無言靜默中蓋
心安而虛道自來居虛極靜篤則元陽眞氣自復也

原本隱明內照形軀
全眞集云如通須是搜元有要見還應向內觀蓋返本還
源回光內照乃修煉之大端先儒謂道家養生之法收視
返聽如金水潛光於内誠哉是言也
閉塞其兌築固靈株
兌口也靈株坎宮也閉塞其兌則上不泄築固靈株則下
不漏揚子太玄經云藏心于淵美厥靈根蓋神不外馳則
和氣充周美在其中也
三光陸沉溫養子珠
三光洞房之靈象也人能攝聚三光返照於其內則中央
正位產玄珠矣黃庭經云洞房靈象斗日月三光煥照入
子室明眼之士請試思之

視之不見近而易求
金丹大藥只在目前豈不近耶奈何視之不見搏之不得
雖近猶遠也若得法度求之則不過片餉功夫便有满目
黃華翻露夫何遠之有悟眞篇云功夫容易藥非遙說破
人須失笑笑也者笑其近而易求而人自索之於高遠也
復命篇云分明只在眼睛前自是時人不見天惟其不見
也於是舍內務外或採日精月華或煉金石草木或行房
中之術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悲夫
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
丹田有物而一氣流通則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
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
表端則影直源深則流長得其一則萬事畢矣

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大道之祖不出一氣而成變化析而爲黑白分而爲青黃
喻之曰日月名之曰龍虎有如許之紛紛是皆陰陽二字
也其實即一物也又如神水華池之名鉛爐土釜之號皆
一處也或曰冬至子時或曰晦朔之間人不知以爲一陽
來復又在冬至子時日月合璧必在晦朔之間於是總尋
曆日輪刻指時謬之甚矣抑能知攢年簇月攢月簇日攢
日簇時而一時之中自有一年一月之造化哉然一時即
一處也一處即一物也故凡冬夏二至春秋兩分卯酉甲庚
晦朔弦望子午巳亥子申寅戌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一年
交合一月周回離坎之時兔雞之月踞乾之兌二八之門
朝屯暮蒙晝姤夜復盡在此一中出悟眞篇云後來依舊

去參人斷破多少野狐精倘箇不知眞一處總是傍門不
是眞世之知此一者能有幾人哉
上德无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
道德經云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今口
上德無爲不以察求者神守於玄宮而嘿嘿無爲也下德
爲之其用不休者氣騰於牝府而綿綿不絕也蓋借老子
之說以發坎離兩孔之祕也
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无无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
穴法有无亦相須
上閉則稱有者離宮有象藏眞水也下閉則稱無者坎户
無形隱赤龍也无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者元神栖於本
宮則氣皆隨之而升上所以妙在八門牢鎖閉也[illegible]
云長男午飲西方酒少女初開北地花若使青娥相見後
一時關鎖住黃家黃家即上田元神所居之宮也此兩孔
穴法有無亦相須者下不閉則火不聚上不閉則藥不升
也悟眞篇云送歸土釜牢封閉次入流珠厮配當就必相
須而後可也何謂流珠上釜即坎離兩孔之異名也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
白者金也黑者水也丹法以水爲基而金精生於水中所
以知白者惟守其黑守黑則白自現也守之何如即如貓
之守鼠以待鼠至其身不動其目不瞬而此心惟鼠是務
更無他念也神明者天機也如欲盜其機必先定其心心
虛則神凝神凝則息定息定則兩畔同升共一斤而神明
自來也離騷遠遊篇云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
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與此同旨紫陽朱子
註云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
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
車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
水者道之樞陰陽之始也何者天一生水居五行之首也
水一加以土五是爲水之成數其玄含黃芽之象乎玄含
黃芽者水中產鉛也鉛爲五金之主在北方玄冥之內得
土而生黃芽黃芽即金華也金華乃鉛之精英故鉛體外
黑而金華隱於其中猶至寶藏於褐夫之懷也北方河車
即帝車也以其隨天河而輸轉故稱河車今夫眞鉛生於
水中得眞火煅煉而出則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峯
頂也
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
金生水故曰金爲水母水者金子水中有金故曰母隱子
胎子藏母胞學者若知水中金之義則知產藥之川源矣
眞人至妙若有若无髣髴大淵乍沉乍浮
眞人元神也若有若无者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髣髴大
淵乍沉乍浮言眞人往來於大淵微茫髣髴浮沉不定也
蕭紫虛金丹大成集云崑崙山上黃華路時引元神去復
還若大淵即崑崙也
進退分布各守境隅
丹法自子而進自午而退進退分布各守境界不相涉入
揭虛白金丹純粹吟云子午爐前分進退乾坤鼎內別浮
沉是也

採之類白造之則朱

白者白金也朱者朱汞也採之類白者採北方坎宮之白金以為丹母而白金與朱汞乃同類相從若也造之則朱者每日運火抽去鉛氣而添汞於其間也陳泥丸翠虛篇云内守河車居北闕由來天一水為先合符須得周天火立義還同渡江船般運有功連晝夜斡旋至妙體璣璇修丹上士如明此方識真鉛不用鉛世著徒知以鉛汞交結為祭而不知抽鉛添汞之火功則雖結丹頭不能免其不耗散也

煉為表衛白裏貞居

煉為表衛者真火運用於外爐也白裏貞居者金丹安處於内爐也内爐有丹須得外爐之火晝夜煉養然後成熟

十六

郝廣寧太古集云頂運靈珠光自現腹藏秘寶然安豈非火運於外而丹藏於内哉

方圓徑寸混而相扶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踟躕守禦固密閼絕妖邪曲閣相連以戒不虞

方圓徑寸謂泥丸宮也今人但謂心為方寸殊不知人身三田其中皆虛一寸而氣脉皆相通也混而相扶謂泥丸有九宮而泥丸居其中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是也先天地生謂泥丸一竅乃一身萬竅之祖竅此竅開則衆竅齊開也巍巍尊高謂泥丸宮在至高至峯頂乃元神所居之位上應玄都是萬神會集之鄉也旁有垣闕者七竅羅於其外而洞房黃闕皆在其前也狀似蓬壺者猶海上有三神山而蓬萊居其上也環匝關閉者收視返聽而謹守其兌也四通踟躕者元和内運一氣流通而未嘗壅塞也守禦固密者如龍養珠心不忘如雞抱卵氣不絕也閼絕妖邪者任從魔境侵但自運斤斧也曲閣相連以戒不虞者神若出便收來而[illegible]矣守洞門也

可以无思難以愁勞

譚長真水雲集云絲頭莫向靈臺掛内結神胎管得仙蓋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至寳結矣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是故可以無思不可以愁勞也

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

廿七

昌積力久太和充溢動靜休息常須謹守守之則昌失之則亡不可須臾離也

是非歷臟法内視有所思履斗步罡宿六甲次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脈鼎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祠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歡而意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三千六百法養命數十家泯泯勞勞不可枚舉有如閉目内視歷五臓以存思履斗步罡按日辰而祭甲是豈金丹之道哉又若行陰者以九淺一深爲火候而致元胞之糟

亂食氣若吹吐故納新為藥物而使腸胃之中偶生瘡瘍則苦自責夜不眠打勤勞則不顧身體遊從或拜頭搗腦提拳努力於是百脈沸馳而變出癰疽者有之或累土立壇朝祠暮祭於是夜夢鬼交而陷於妖魅者有之始焉此心喜悅自謂必可指期一旦中道夭亡不免形骸腐壞是皆操持悖謬明違黃帝之文舉措乖訛全失老君之旨執迷不悟以至於此其獲戾也又誰之咎歟是故王良器作破迷歌陳泥丸作羅浮吟歷舉世間旁門諸術之謬溺二三千言蓋恐後人不得正傳而錯行邪徑之失也今之學者更能以王陳二公之言過目一遍必當見其失而內自省矣

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

魏公作此參同契一書燦然如昏衢之燭照然如迷海之鍼蓋欲使後之明者因言會意曉然洞達知所以修煉之由也魏公此心可謂仁矣或者乃視之為紙上語而更不着眼是誠自暴自棄豈不惜哉

勤而行之夙夜不休

丘長春鳴道集云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蓋修煉九轉金液大丹與旁門小安樂法不同是必謝絕人事專心致志夜以繼日勤而行之乃能成功彭眞一不云乎志士又須撤聲色去嗜慾棄名利投靈山絕常交結仙友隱密潛修晝夜無怠方可希望或不如是則虛勞勤爾眞一此說厥亦明甚或者昧此惟欲以用兩時為火候間晉晝夜不休之說則莫不竊笑以為不勝其勞且煩蓋亦弗思甚矣

翠虛篇云執著之人得不眞朝行暮輟又非誠切不可輕信口用兩時為火候之說昔者皇甫履道見王三一置籌益問曰安用曰欲知子午二弦兩曰十二時中當無令間斷何止子午耶要之丹道與天道一也天道有一息不運乎天道無一息不運則丹道詎可有一息間斷哉馬丹陽新語集云師恩深重終難報誓死環墻煉至眞環墻者所以絕人往來而專心修煉也

服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昇膺籙受圖

修丹只是片餉功夫今曰服食三載何耶翠虛篇云片餉功夫修便現若成須是過三年蓋片餉功夫只是結丹之時而所謂三載者乃一證入室之後更須溫養不可遽然遠出也鍾離正陽指玄三十九章云孩兒幼小未成人須藉孃孃看合其說是已若過此三載以後則身如煙雲行步如飛可以輕舉可以遠遊大決於天而我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我不熱存亡在我而長樂無憂矣然溫養事畢更當潛伏人間積功累行以開度羣迷方可翩然而往是故朱雲飛鳴呂用履道接引後學金華洞仙戒楊虛白不得幽栖必功滿厚品乃仙去豈容獨善其身哉

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

古有火記六百篇何其多耶彭眞一還丹金鑰匙云火記六百篇篇篇相似然則所謂六百篇者亦猶六十卦也蓋火候之數小而言之則為六十卦演而伸之則為六百篇

六十卦為一月之候而六百篇者十簡月之候也故曰火
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
偃月作鼎爐白虎為熬樞汞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
合西魂魄自相拘
偃月爐鉛爐也其位在坎白虎者之流珠也汞鼎也其位
在離青龍居之白虎為熬樞者白虎陽丹由而火從臍下
發也青龍與之俱者騎青龍下就於白虎也東西即坎離
也魂魄即日月也龍虎之出處與鉛汞之所產初無兩途
王易玄赤龍大丹訣云若將龍隨虎須知汞在鉛學者若
知驅龍就虎之秘則知以汞投鉛之說矣復命篇云歸指
青龍汞配歸白虎鉛兩般俱會合水火煉經年又云龍虎
一交相眷戀坎離纔媾便成胎溶溶一物乾坤髓者意未

廿

他吸取來蓋丹法至簡至易但舉東方青龍之魂以合西
方白虎之魄則東西既得開闔自然龍虎交媾而魂魄相
投府紫金也金碧龍虎經王保義註疏云煉至藥不出水
火水火既交則鼎內龍虎之氣使和和合而成金液其說
明矣作丹之時苟能虛心靜默凝神入於氣穴則東西配
合金木交并南北混融水火既濟而四象五行會聚都在
一方凝結又何勞用力哉
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
一斤易道正不傾銖有三百八十四亦應卦爻之數
上弦之時兌卦用事月生一半之明故曰上弦兌數八下
弦之時艮卦用事月生一半之魄故曰下弦艮亦八合兩
弦而觀之則乾坤鼎器成立而藥物火候盡在其中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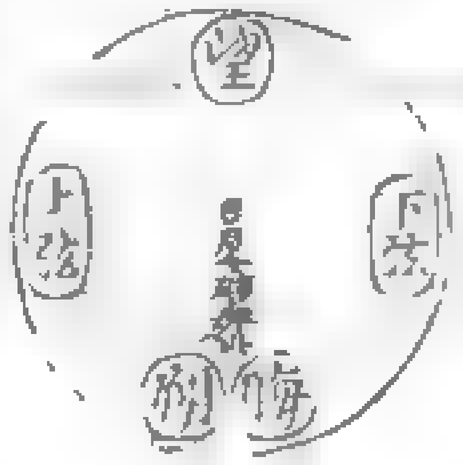
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者月有上下二弦上弦金半斤計
一百九十二銖下弦水半斤計一百九十二銖總而計之
共得三百八十四銖易有六十四卦卦有六爻陽爻一百
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總而計之共得三百八十四爻
魏公借此以論丹道之妙不過取其陰陽兩齊而配合相
當爾蓋非真有所謂三百八十四銖真有所謂三百八十
四爻也悟真篇云二八相當自合親陳泰陽至道篇云我
隱默中調二八蓋二八即是兩個八兩輕重均平不偏不
頗之義存焉則銖爻而手持念珠數呼吸此乃自取辛
苦豈至簡至易之道哉還若復命篇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兩畔同升共一斤金丹大成集云二八門中達者稀弦前
弦後正當時若還到身中巽門非此上弦八兩下弦八兩之

廿一

謂也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闢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
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金返歸其母月
晦日相包隱藏其匡郭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
熺
世間萬物入火皆壞惟真金不壞蓋五行相生至金而極
而金之為寶鉛之得水聲之得火其柔象木其色象土水
火木土四性俱備故真金經百煉而愈堅未嘗失其本體
之重自開天闢地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而日月之形如常
未嘗虧其明蓋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各得其所安故日月
之形萬古不變且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丹術著明莫大
乎金火金即月也火即日也今人但知金為月之光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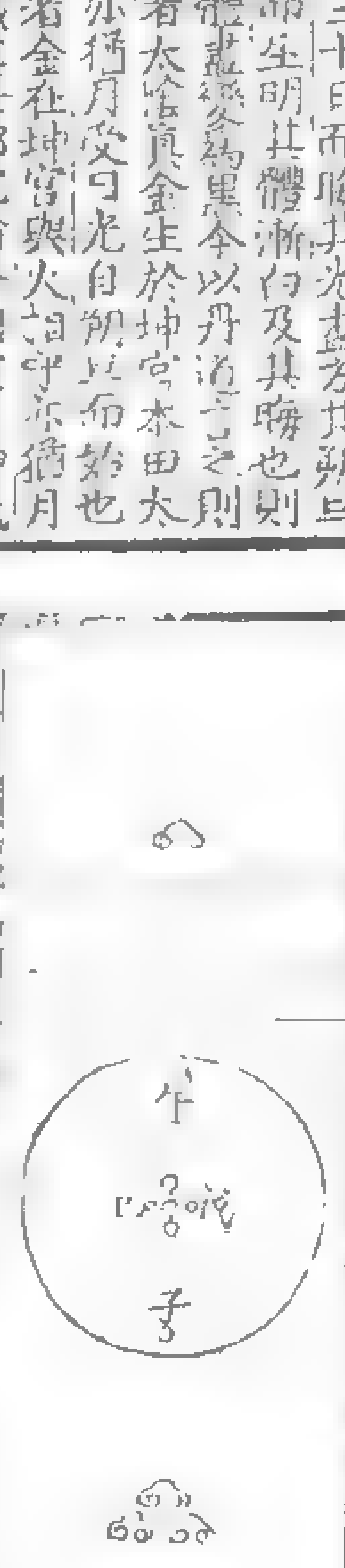
知月之光本生於日也夫月為太陰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二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方其朔旦之初與日相離受日之光而生明其體漸白及其晦也則與日相包魄存而光泯其體盡變為黑今以丹道言之則金本從日生朔旦受日符者太陰真金生於坤宮本由太陽真火所化其受氣之初亦猶月受日光自朔以前始也金返歸其母月晦日相包者金在坤宮與火詛呼亦猶月晦之夜日月相搏持也隱藏其匡郭沉淪於洞虛者神氣深入乎其根漸漸沉歸海底如月魄之不見也今從其故性威光鼎乃熺若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今烏與日相包而隱藏其匡郭則復其本體之黑矣但守其黑勿問其白守之之久神明自來旣須光芒透鼎火力熾盛則三日庚生兌戶開黑鉛杯出白銀來也

卌二



子午數合三戊已數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

子水一午火二子午之數合而成三土數五故云戊己稱五三與五併之則成八故云八石三五既和諧者水火土三者合為一也且土剋水水剋火豈和諧者今土為水火之媒在其間調停配合使水火結為夫婦所以和諧也八石正綱紀者水火土三者合為一則綱紀正萬目張矣



呼吸相含育佇息為夫婦

陽升陰降天地之呼吸也天地呼吸於其內是以長久人能效天地呼吸於其內亦可與天地同其長久金丹大成集云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呼吸風雲凝成金液莊蓋一氣自然之呼吸非口鼻之呼吸也李長源混元寶章云只就真人呼吸處放教姹女往來飛入能虛心凝神回光內照於真人呼吸處若存若亡順其自然而存之少焉呼吸相含育光然自然成一片結為夫婦也何謂真人呼吸處翠虛篇云前對臍輪後對腎中央有箇真金鼎即真人呼吸處也黃庭經云後有密戶前生門出日入月呼吸存人能念不到此故呼吸亦不在此莊子南華真經云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蓋在喉則近而短促其息淺接踵則長而綿其息深深修煉至於其息深深則我命在我不為大治陶鑄矣還源篇云心下腎

卌三

上應肝西肺左中非肝非肺胃腑一氣自流通如此明明在
指復何疑哉復何疑哉
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為鬼土填水不起朱雀為
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
性共宗祖
土居中央故稱黃土土生金故曰黃土金之父流珠乃汞
也以其走動不定故稱流珠流珠入於水中則結成真金
金生水故曰流珠水之母土本生金金本生水今也土入
於水中則水為土所制矣水為土所制則不能載金而升
上故曰水以土為鬼土填水不起若得南方朱雀之火猛
烹極煅之則火盛水沸其金隨水而上騰矣蓋朱雀乃南
方火精執衡司夏令坎水方為土鬼制伏火能烹而沸之

卅四

使之升上故曰朱雀為火精執平調勝負及夫水沸上騰
入於南方離宮則離火反為坎水所剋火為水剋而消滅
則水又不可太過不足又以土剋水水得土則止故曰水
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土水火遇此謂之三性三性既已會
合則混而為一俱歸於坤宮故曰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
祖也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寶術士服
食之壽命得長久
巨勝胡麻也服之尚能延年金液九轉太還丹乃金精壯
盛之時竊取天地正氣以結成聖胎豈不能長生歟又況
金性堅剛經萬年而不朽故為萬物中之至寶宜乎神仙
以此為重所以不曰水火木土之丹而獨名之曰金丹也

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
土無定位因流行於辰戌丑未之間在辰為季春在未為季
夏在戌為季秋在丑為季冬春夏秋冬皆是土遊之地故
曰土遊於四季土能制水滅火守於水則水不流守於火
則火不發今以之守於坤而採藥守於乾而運火故曰守
界定規矩
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
金砂之升[illegible]兩腎導入脊過心經入髓海循肺腧層
肝臟脾復[illegible]丹田當其升時渾然如雲霧之四塞颼然
如風雨之[illegible]然如[illegible]之初覺渙然如沉疴之脫體
精神爽快如夫婦之交接[illegible]和如深浴之方起是皆
真炁薰蒸也非[illegible]喻也復[illegible]不知將謂[illegible]得後自然真

卅五

為非親歷者莫能知之
炁散達四肢顏色悅澤好[illegible]黑[illegible]所謂老翁復
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
得丹之後[illegible]氣[illegible]於四肢自
然神[illegible]顏色悅[illegible]髮白變黑齒落更生老翁復為壯
夫老嫗又成姹女自此改形[illegible]出超凡號為真人焉
抑嘗論之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且與天地相為終始可
也今為天地無終窮而人之生年不滿百何耶蓋人在天
地間不過天地間一物爾以其囿於物故特謂之人豈能
與天地並哉若夫竊天地之機以修成金液大丹則與天
地相為終始乃謂之真人既為真人則超凡入聖無復向
來之形矣逍遙物外永謝塵世之厄矣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為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粟，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胡粉本黑鉛燒就，若投之火中則復還為鉛。冰雪乃陰氣結成，若沃以溫湯則解化為水。何者？返本還源，其理不容不然也。煉金之法以砂為主而和以水銀，蓋水銀生於砂中，與砂為同類之物，所以終始相因而成變化者，由其真也。悟真篇云：竹破須將竹補宜，抱雞當用卵為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若謂真汞得真鉛，則一陰一陽氣類相感，是為同類。雞猶植禾當以其粟，覆雞必用其卵，以類相從，則其道自然，不勞於力而成變化。若使舍其同類而別求他物，則猶魚目之不可為珠，蓬蒿之不能成檟。類既不同，安有變化？亦猶燕生燕，雀生雀，使之生鳳則不能生矣；狐乳狐，兔乳兔，使之乳馬則不能乳矣。火性炎上，使之潤下可乎？水性潤下，使之炎上可乎？所以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若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也。然吾身自有一天地，自有一陰陽，而還源篇乃云：奪它天地髓，交媾片時中。而必須竊取天地之氣，乃日月聖父靈母之氣也。身之氣乃骨血凡父母之氣，故以真父母之氣變化凡父母之身，為純陽真仙，則與天地同壽也。或人自昧，求同類不知自己本乾坤，却向身外覓同類，妄指童女為真鉛，遂託黃帝玄素之事，飾其邪說，以逢士夫之欲，於是富家貴宦行其術而往往陷於死亡者有之，蓋不特唐相國夏侯孜之一人也。是故葛稚川抱朴子以為冰盂盛湯，羽苞蓄火；陶隱居真誥以為抱玉赴火，金棺葬狗；調襁子目之為狗彘行狀；李玉谿稱之為地獄種子。古今丹書所以皆極口痛罵此術者，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南華真經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所謂御女之說。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誣汚前賢，迷誤後學，其旁門諸術中害道之最尤者也。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貨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為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羌石膽，雲母及礜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飛。鼓鑄五石銅，以之為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僥倖訖不遇，聖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

悟真篇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人莫強猜。只為丹經無口訣，教君何處結靈胎。蓋世間高才好學之士不為無人，而求其遇真師得正傳者或寡矣。彼有燒煉三黃四神之藥，妄意以為道在于是，殊不知五金八石乃世間有形有質之物，其種類不同，其性質各異，安肯合體而並居哉？故凡為此術者，莫不千舉萬敗，欲黠成癡。何則？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故也。指玄三十九章云：訪師求友學燒丹，精選朱砂作大還。將謂外丹化內藥，元來金石不相關。蓋神仙金液大還丹乃無中生有之至藥，而所謂朱砂水銀若不過設象比喻而已。柰何世人不識真鉛汞，將謂凡砂

及汞銀往往耗火費財卒無成功遂至皓首茫然反起虛無之嘆嗚呼真道簡而不繁至言淡而無味人誰信之人誰行之哉至得正傳而中道生疑於是出正入邪蹊者有矣内指通玄祕訣云多恃聰明強是非縱聞法要自相違之人也背大道而守迷路管窺天而不廣見爲是與論方來無窮之玄與哉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循而演爻辭夫子庶聖雄才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秉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銖

伏羲法天地而作易始畫八卦其先天一圖乾天在上坤地在下離日坎月則列於東西震雷巽風艮山兌澤則居於四偶是豈無所踵而然哉文王循卦體而演易乃作爻

辭其後天一圖震巽二木生離火繼以坤土藏之兌乾二金生坎水繼以艮土止之又豈無所踵而然哉孔子踵羲文而讚易遂作十翼在當時雖無帝王之位而萬世爲帝王之師是乃庶聖之雄者也是三君子皆古之大聖人也伏羲生於邃古文王生於商末孔子生於晚周迭興御時步驟雖有優劣而以功德較之則前聖後聖其歸一揆蓋不相殊也且如八卦之畫爻辭之演十翼之作蓋無閒言言無閒字推度重輕極爲詳審蓋其制作皆有所踵也今夫魏公作此參同契一書而必假易之卦象以發明其說可謂有所踵矣

有形易忖量无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爲世定此書素无前識資因師覺悟之皓若褰帷帳瞋目登高臺

事之有形有兆者可以忖量可以慮謀金液大丹乃無形無兆之事不可忖量不可慮謀也苟不示之以言則後世何所取法此參同契所以作也然參同契之作也豈魏公自出己見哉不過因師授之說而爲之爾西升經云學不得明師安能解此難益世間一法一術尚須磬折求師然後得其旨況此金液大丹乃長生超脫之道學者得不低心參訪以期感遇哉碧瓏川神仙傳云劉政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今之人果能如劉君之不恥下問則自有真仙踵門點破丹穴一旦得其口訣群疑盡釋皓若褰帷帳而撤其掩蔽豁如登高臺而眺乎曠遠心目爲之開明豈不大快也歟

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

悟真篇云契論經歌講至真不將火候著於文要知口訣通玄處須共神仙子細論後學不悟眞詮見有所謂火記六百篇之說則莫不憫然自失以爲火候如此其繁且難殊不知六百篇乃猶六十卦兩六十卦爲一月之候六百篇乃十箇月之候蓋一月六十卦卦卦一般十箇月六百篇篇篇相似故曰所趣等不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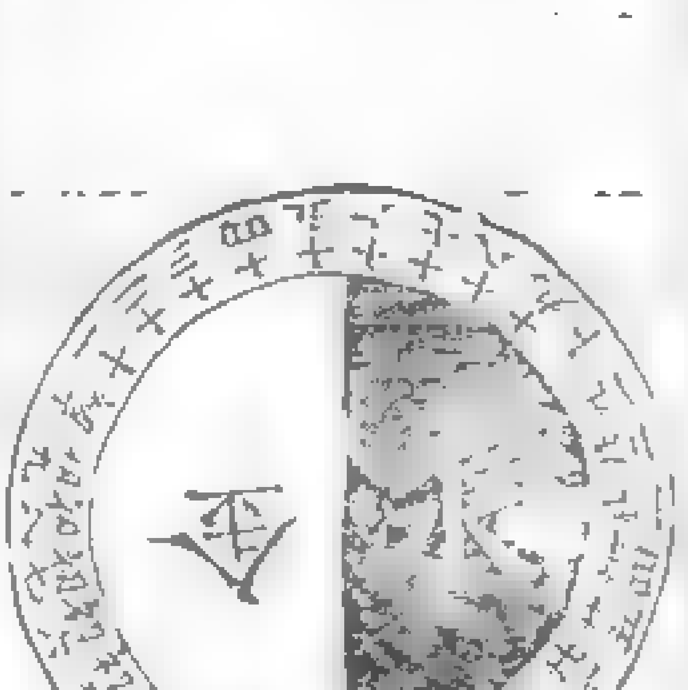
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爲賢者談曷敢輕爲書結舌欲不語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歎息俛仰輒思慮陶冶有法度未忍悉陳敷略述其綱紀枝條見扶疎

古今丹書汗牛充棟千名萬字引喻無窮得不謂之鄭重乎然而尋度其源流則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古仙皆倣此避股。以告世人而世人福緣淺薄自不暇孰思爾今夫魏公作此一書指陳鼎器之出處藥物之川源火候之法度與夫存亡有無主客先後之秘言足徵底字字着當蓋為世之賢者設豈肯輕為愚者述以鈎人虎髻耶當知書為賢者傳事為識者書豈得彰弓以驅烏雀豈得褒衣以爲新金丹大道惟賢者而後樂此匪我知者可多談哉太上玄科曰遇人不傳失天道妄傳非人泄天寶傳得其人身有功妄傳七祖受其考所以魏公將結舌而禁無一語則恐絕道脉而獲罪若寫情而著之竹帛則又恐泄天符而得譴於是猶豫增歎息俛仰輙思慮本欲明明直說以告學者當其不敢輕泄其機遂姑述藥物火候之大略以使後人因言而會意則庶乎此道不泯其所傳也既不敢明於言又不忍秘於默故未免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以陶冶法度散於三篇之中而有如枝條之扶疏也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土遂不入二者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者以上弦半斤金為外爐來南半壁之隄防然後下弦半斤水自西而下入於北方內爐則其勢不迫而優游自如也金計有十五者自初一至十五也即上弦金半斤之謂也水數亦如之者自十六至三十也即下弦水半斤之謂也丹法先以文升後以武降不如是則不能深達於九泉之下故曰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也夫金水各半入鼎成二八一斤之數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乃吾身之真陰陽也然水要半斤有餘金又不可虧其一斤之重故曰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也其土遂不入者周回鼎器閒只有上弦半斤金下弦半斤水而土則無位也其所謂不入非不入也土無定位無所往而不入也且如大地一十四位其間即無戊己豈果無戊己哉蓋自壬子至於乾亥往來不定上下無常無非戊己所游之地也二者與之俱者遍鼎器之閒皆土而金水二者與之偕行也金水與土偕行則三物互相含受變化而為一矣混而為一則縛住青山萬頃雲捻出碧潭一輪月而變化之狀如神矣至道篇云升降名為金水運胜巽曰真風易升者金也降者水也而所以為之升降者土也雖然金水土三物不過皆設象比喻爾究而言之大道從來絕名相真仙本自無花草何金水之有哉何土之有哉



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化液而後凝結曰黃輿焉

玉芝書曰凡煉丹隨子時陽氣而起火其火力方全餘外

別時起火其火不然蓋子時太陽在北方而人身氣到尾閭關於此時而起火則內外相合乃可以盜天地之機而成丹其初太陽在下水火交媾一氣絪縕而為液液則水中火發陽氣漸熾其液方凝於其中逼出金精是名真鉛及其運用而上升則騰騰若車轝行於黃道之上故號之曰黃轝焉

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

朓月三十日天運將周則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若以丹道言之則人身自有一周天與天地無以異也

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窗塵

右歌云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又云鉛為芽母芽為鉛子既得金華捨鉛不使其旨深矣人徒知子時陽氣生得火烹煉凝而成液遂認為此鉛而欲取以點化離宮之汞殊不思既成液矣則有形有質其體重濁安能逆流而升上神仙之作丹不過於此時發火於其下以感其氣爾火力既盛其氣滃然上騰與山川之雲起相似迨夫升入泥丸然後化為甘雨下入重樓蓋未嘗用其質也丹法所謂取清捨濁正謂此也清者浮而在上所謂狀若明窗塵是也濁者沉而在下所謂形體為灰土是也煉外丹者取其飛結於鼎蓋之上者號曰明窗塵魏公以此發明內丹欲學者觸類而長之也

擣治并合之馳入赤色門

擣治并合之者兩處擒來共一爐一泓神水結真酥也馳入赤色門者奪得先天精與髓急須收入鼎中燒成金丹大藥產在坤種在乾乾居上為鼎坤居下為爐非猛烹極煅則不能出爐非往行逆旋則不能升鼎悟真篇云兩手捉來令死鬭化成一塊紫金霜又云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峯頂蔡焉後天下手功夫與先天產藥之時不同其中復有觀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力者古仙往往秘而不言人誰知之或泥於下手之說從而按摩導引般運轆轤徒爾勞神用力又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鼓巽風以吸真神之妙用哉

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

金丹大成集云知時下手際將來固濟神爐勿輕泄又云搬歸頂上結三花牢閉玉關金鎖蓋金砂升鼎之時須是固濟謹密然後乃能完堅也

炎火張於下龍虎聲正勤

指玄三十九章云只消閉入華池鼎真火掀天煅一場漸悟集云因燒丹藥火炎下故使黃河水逆流此乃烹煉之火不得不炎也悟真篇云虎躍龍騰風浪粗中央正位產玄珠還源篇云龍吟虎嘯鉛汞交妁見黃芽并白雪盡丹田之火熾盛則雷轟霧湧泥丸風生而究有龍吟虎嘯聲也彭鶴林元樞歌云得訣歸來試煉看龍爭虎鬬片時間九華天上人知得一夜風雷撼萬山歷試者當自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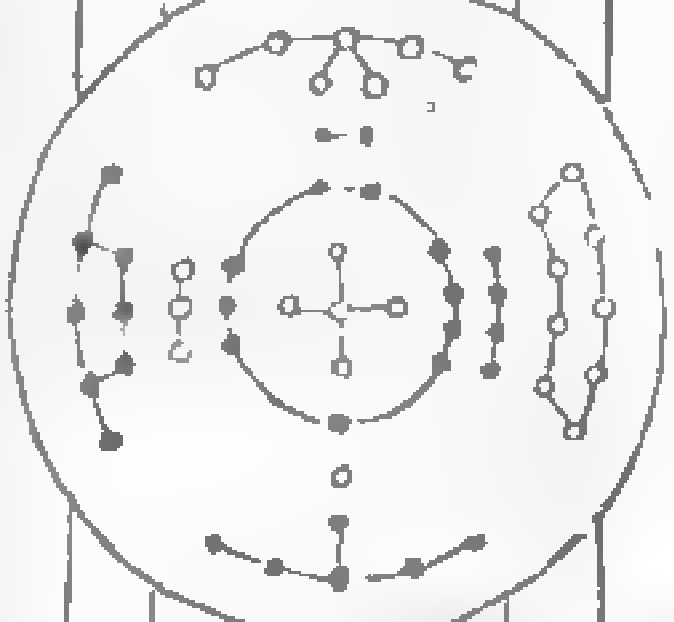
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

採藥之初凝神聚氣調勻鼻息呼吸應手迨夫神氣之入乎其根閉極則失於急縱放則失於蕩惟使其綿綿續續勿令間斷然後神久自凝息久自定少焉巽戶[illegible]龍騰

虎躍則騰回尾穴連空焰起入天衢直上奔也王保義云
文火乃綿延之火武火乃結實之火蓋始焉發生終而結
實始文終武不可以一途取也
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
候視加謹慎者塞兌垂簾含光默默候天地之氣將至然
後定息以採之聚火以烹之須當視其老嫩不可輕易也
悟眞篇云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豈可輕易
哉審察調寒溫者調停火力審察謹嚴以漸而搖不可荒
忙驟進也復命篇云火候直須窮密密吹噓全藉巽方風
豈可驟進哉
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
十二節乃周天十二辰在吾身則火候方位是也夫十二
節火候自子而升至午而降環循之外如天有十二辰
令焉十二節皆已行遍周天則天治復循於子故曰周旋十
二節節盡更親觀翠虛篇云震卦行歸西兌鄉三陽姹女
弄明璫巽風吹動珊瑚樹入艮歸坤又一陽與此同旨
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
夫修煉金丹將求長生今魏公乃謂氣索命將絕休死亡
魄魂何也翠虛篇云促將百脉盡歸源脉住氣停丹始結
蓋金液凝結之際璇璣玉衡一時停輪而日魂月魄皆沉
淪於北方海底而寂然滅藏故曰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
魂所謂死者非死也此時歸根復命神凝精結八脉俱住
呼吸俱無其氣寂然如絕也絕後重甦則上清集所謂這
回大死今方活是也嗚呼欲知火然結成時六脉都停氣

不馳此等景象苟不曾親歷烏能强言哉
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
翠虛篇云脫胎若紫因何事只為河車數轉深蓋九轉火
候數足則還丹赫然光明變化紫金之色也
服之以一丸刀圭最為神
翠虛篇云採之煉之未片餉一氣眇眇通三關三關來往
氣無窮一道白脉朝泥丸泥丸之上紫金鼎鼎中一塊紫
金團化為玉漿流入口香甜清爽遍舌端吞之服之入五
內臟腑暢甚身康泰蓋還丹入口如蜜之甘香爽徹之清
涼所謂刀圭者乃頭圭角些子爾及其成功則千變萬化
妙不可測非旁門小術可得而擬倫也稱之為神宜哉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
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乃五行生成數也子華子云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
乎五蓋五為之數位居中央合北方水一則成六合南方
火二則成七合東方木三則成八合西方金四則成九九
者數之極也天下之數至九而止以九數言之五居一二
三四六七八九之中實為中數也數本無十所謂上之成
數十者乃北方之一南方之二東方之三西方之四聚於
中央轉而成十也故以中央之五散於四方而成六七八
九則水火木金皆賴土而成若以四方之一二三四歸於
中央而成十則水火木金皆返本還源而會於土中也吁
玄哉悟眞篇云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央混元
寶策六四位分明顛倒川五行可起復同歸皆發明此義

夫五行生成之數雖三尺童子亦能通而知之然其義實
則幾人能知其落處也既不知其落處又安能得其實用
於此見道要玄微天機深遠達者惟簡惟易而迷者愈繁
愈難也



聚水以激火奄然成光明日月相薄蝕常在晦朔間水盛坎
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
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云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
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剋也今夫聚水以激火
則火為水所剋而火光奄然而成大陰掩大陽則陽為陰
所勝而陽光當晝而晦何者陰陽相交則必至相食此乃
道之自然也魏公借日月交食之機以明丹道之妙而又
舉水火相剋之說以互言之可謂詳矣雖然日月交食常
在晦朔之間煉金丹者盜天地奪造化得不求其所謂晦
朔之間乎
右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復命篇云一物分為二能知二者　二者即金木也金與

木本無二體故以金為名則以木為字以木為性則以金
為情其實即一物兩名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
生木可以稱還丹也惟以之與入於東陽造化爐中歸家
與青娥相見則產箇明珠似月圓乃得稱還丹也或曰寂
然不動而情復乎性故稱還丹是則是矣然非魏公此章
金情木性之本義也
右三不敢虛說倣倣聖人文右記紀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煉
秋石王陽加黃芽
右記之龍虎黃帝之金華淮南之秋石王陽之黃芽無非
託號以寓其微意而已今夫魏公之作是書豈皆鑿空篤
虛以肆其臆說蓋亦倣倣古人之微意也朱子謂其用字
皆根據古書誠非虛說

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
鬼谷子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業成而辭歸子華子戒
之曰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泛與
也恐汝之後失得者也其將有剗汝之外郛而自築之官
府者矣登汝之車所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汝之所
以為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惡於不傳也不傳
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傳也不得其所傳則病道今汝
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矣今魏公謂
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其慮亦深矣蓋不肖則以佻薄
佻薄則必輕義其不關自韓之弓者鮮矣復命篇云此道
至神至聖忌漏泄輕慢全遭禍行兩相宜語須防避
忌當知金丹大道惟可傳與賢者持行此人則不惟不可

與詩雖遠之可也嗚呼古今出世者傳載皆英傑控鶴御
煙霞固非愚與拙彼不肖者何足以知之
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講
了得一萬事畢大哉一乎其千經萬論之原不變萬化之
祖乎信矣哉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而萬卷仙經語總
同金丹即此是根宗也
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之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魏公謂學者能反覆玩味此書一旦心領神會則知予至
要之言未為甚露而昭昭然無一毫之欺隱也噫魏公接
引後學之心蓋切矣學者得不信受魏公此說誦持魏公
此書而留念深思之哉

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上

周易參同契發揮

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 述

中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

大哉人之有息也張横渠正蒙云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
乾坤闔闢之象也何謂息一呼一吸是也夫人一呼脉再
動氣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
寸一晝一夜百刻之中總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八百一
十丈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且人之未生也
居母之腹隨母呼吸無視無聽惟有一息存焉及其生也
翦去臍帶則一點真元之氣聚於臍下日復一日神出氣
移遂不復再守胎中之一息今夫神仙修煉之法使人回
光內照呼吸太和復其本返本還源而復歸於生身受氣之
初也許旌陽醉思仙歌云內外萬景和氣行呼吸自然造化返
童顏陳泥丸翠虛篇云千經萬論講玄微命蒂由來在真息
外此皆邪說旁行非真實自然之道也今魏公謂乾剛坤
柔配合相包言作丹之時以乾陽下交於坤陰使呼吸相
含剛柔相當結為夫婦打成一片則神氣歸根性命合一
而至藥將產其名也或名之曰龍虎交媾又曰金木交併
又曰龜蛇蟠虬又曰紅黑相投又曰天地交泰又曰玄黃
相雜又曰金土混融又曰金汞同鼎又曰金火同爐又曰
赤白相交又曰日月同宮又曰烏兔同穴又曰夫婦歡合
又曰牛女相逢又曰牝牡相從又曰魚兔相投又曰水火
同鄉究而言之不過心息相依而陰陽內感神氣交結爾

陽唱陰受雄雌相須

陽唱陰受者發蘖花發露珠綻花漸開花謝深也雄雌相須者甲龍庚虎頡頏相將鉛汞同爐始可為也所謂唱受所謂相須即交媾之謂也天地以陰陽交媾而生物丹法以陰陽交媾而生藥苟未有不交媾而可以成造化者也玉芝書云玄黃若也無交媾爭得陽從坎下飛是乃作丹之大端修仙之第一義也元陽子大道歌云玄天汪汪配地黃兩情和合入洞房是此義也還金篇云先將明汞洞丹臺旨幾度還為宿桂柯是此義也深元篇云西方金母最堅剛走入壬家水裏藏是此義也悟真篇云赤龍黑虎合西東四象交加戊己中是此義也三良若悟絕篇云好將兔魄硬陰盡變純陽是此義也復命篇云要知大道希奇理太陽移在月明中是此義也紫微篇云兩般靈物天然合些子神機造裏求是此義也上清集云別無定術只要神水入華池是此義也知此乃可以產藥乃可以結胎更得火候之訣煉之則天鼓鼕鼕震地來玉座修修景霞發而升入泥丸矣若僅知有此而不得火候之訣則惟可煉其下元耳非還丹也古歌云從紅入黑是真鉛黑裏入紅天仙已蓋丹法有先天後天無為有為之不同在先天則凝神入於坤臍而產藥至後天則移神入於乾頂而成丹先天則無為後天則有為不可以一律概也

借以造化精氣乃舒

翠虛篇云每當天地交合時奪取陰陽造化機是機即天人合發之機也夫人身中造化與天地造化相應今日借以造化者蓋其至妙全在天機與人機對舉人能虛心凝神與天地之機偕作則造化在吾掌握中矣天隱子云惟三百六十日內運自已之氣適合天地之真氣三兩次則日覺身體清和異於常時況久久習之精累氣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或曰要坐便坐何必辨川源識時日哉蓋不知有造化者耳未足與議也

坎離冠首光耀垂敷

坎離日月也丹法有內日月有外日月黃庭經云出日入月呼吸存此言內日月也又云三光煥照入子室此言外日月也二者蓋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指玄三十九章云外若交時內亦交三關通透不須勞作丹之時內日月交精於其內外日月交光於其外內外接續久而不散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窈窈冥冥其中有精而滿空白雪亂參差也矣日月之照於天地間螺蚌吸之則生珠頑石當之則變玉何況人身自有日月豈不能回光自照結自己之真珠產自己之真玉哉上清集云乾坤運用天都不過坎和離石裏緣何懷玉因甚珠藏蚌腹借此顯天機可謂道在眼前矣道在眼前而學者猶或未悟只緣天機太近故昧者往往當面蹉過而莫之能見也

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

赤龍大丹訣云有物號玄冥金丹向此生是物也寂兮寥兮眇不可測豈可得而畫圖哉然不可得而畫圖則惟可心知意會而已然在已者固可心知意會而示人者皆不假象託爻而使之默會其機乎聖人於是探賾索隱以發

明先天之極玄廣譬曲喻以參序金丹之元基此丹經子
言所以傳行千世而參同契所以明易而作也元基即根
基也悟真篇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蓋伏
鉛制汞全在玄牝所以玄牝為還丹之根基男子玄牝立
則精氣固女子玄牝立則月事絕修煉者不知此則藥材
從何而生還丹從何而結火候從何而運用哉
四者渾沌徑入虛無
四者即乾坤坎離也合而為一故曰渾沌指玄篇云岧岧
冥冥綿綿理南北東西自合來此乾坤坎離之所以合而
為一也合而為一則神氣歸根徑入虛無窈窈冥冥莫知
其所以然矣元原大道歌云混合為一復忘一可與化功
同出沒是也然而丹家所謂虛無非無心無念槁木死灰
之謂也文子通玄真經云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
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此蓋不可言傳之妙也或
者不悟乃認為禪家之寂滅則又差矣若使金丹同禪學
則徑自參禪可也何必從事乾坤坎離之多端而必須
洞曉陰陽深達造化然後為得哉
六十卦用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
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丹法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藥物[illegible]用其餘六十卦則自
屯蒙以至既濟未濟周回列於鼎外以為周天火候故曰
六十卦用張布為輿此輿張布則六十卦皆為所用而龍馬
歸吾駕御矣上清玉真胎息訣云吾以神為車以氣為馬
終日御之而不倦不倦即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不勤云
者亦非忘亦非守似有似無而不至于勤勞迫切也昔者
廣成子之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
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夫身猶國也心猶君也心定則神凝
氣和三宮自然升降百脈自然流通動而行之無有不仙
者谷神子了然論云治身之道以至神為本以至精為藥
以沖和為用以無為為治無為則神凝神凝則和氣所鍾
和氣所鍾則深根固柢深根固柢則長生久視之道成矣
若不由此即非金液大還丹之道也大抵氣血之寓於人
身貴乎不撓修煉之功至簡至易不過抱元守一專氣致
柔如嬰兒耳是故作丹之際亦無他術但虛心靜慮凝神
入於氣穴順其往來綿綿延延勿令間斷久之則神自凝
息自定息定而氣聚氣聚而丹成更不用按摩導引吐納
存想之勞也內指通玄秘訣云日往即往月來即來隨之
出入不離丹臺自今觀之大丹之道唯一味元和之氣以
成其變化餘無別徑也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
重之室發號施令順陰陽節
人君居萬乘之尊處九重之邃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
之修煉之士含光默默收視返聽內虛極靜篤則天地之氣
自然歸之何者此有感必應自然之理也發號施令
順陰陽節者古之聖王孟春則命相布德和令孟秋則命
將選士厲兵蓋亦依時順節而順夫天地之陰陽也治道
如此丹道當何如哉
藏器待時勿違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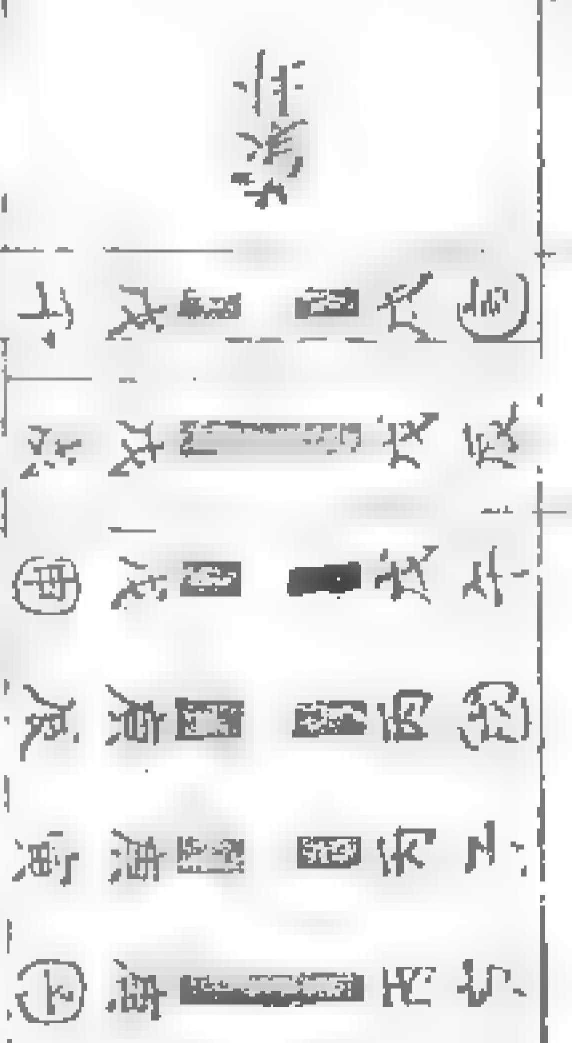
還金篇云莫教漏刻長在一陽中蓋煉丹之法先當知
時尤當待時時若未至則惟含光默默虛以待之而已不
可為之先也許旌陽三醉歌云存心絕念候晶凝指玄三
十九章云塞兌垂簾默默窺卽藏器待時之謂也嗚呼時
辰若至不勞心內自相交自結凝入室按所須等著一輪
黃湛自騰昇豈可為之先也哉

愚

屯以子申蒙用寅戌六十卦用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

屯下震而上坎也以子申者震之初九庚子爻坎之六四
戊申爻也蒙下坎而上艮蒙用寅戌者坎之初六戊寅爻
艮之六四丙戌爻也蓋子申寅戌卽子午卯酉也卽春夏
秋冬也卽金木水火也卽龜蛇龍虎也皆寓言也今以六
十卦觀之始於屯蒙終於旣濟未濟其間陰爻陽爻互相
交錯雖則各自不同而反體對體各自有合其實卦卦一
般而魏公謂聊陳兩象未能究悉者欲使學者細觀屯蒙
兩卦之象由此觸類而長之自可默會其餘諸卦之義也
蓋卦有六爻兩卦計十二爻應一日十二時之數六十卦
計二百六十爻應一月三百六十時之數魏公不過
借此以論吾身火候之分至啓閉而已如移之需訟則曰
需以子申訟用寅午移之師比則曰師以寅丑比用未申
他卦皆倣此故曰聊陳兩象未能究悉也悟真篇云南北
宗源翻卦象晨昏火候合天樞亦不過發明此義若使執
文泥象而必欲推算卦體之策數求合卦畫之陰陽吾恐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

哀聊



卦

在義設刑當仁施德

西方為義東方為仁刑主殺伏德主生起今曰在義設刑
者所以殺西方之鉛也當仁施德者所以㬉東方之汞也
鉛為金其性至剛藏於坎中非猛烹極煅則不能飛上故
用武火逼之而不可施以文汞屬木其性至柔隱於離中
一見真鉛則自然不動故用文火煉之而不可施以武崇
正篇云守城須假施文德野戰當先著武功作用兩般明
辨取順則得逆成凶此之謂也

按曆法令至誠專密

高象先仙謠云採有時取有日採兮取兮須謹密故必
按曆法令知下手之口訣至誠專密絕無繫累之雜想然後
神丹可結乃若一年處室自朝至暮心運意旋乃至誠
專密用志不分然後丹可成身可仙若將大道為兒戲而
輕易漏泄天機則朝行暮輟又非誠矣黃庭經云積功成
煉非自然是由精誠亦由專古今修丹之士固未有不誠
而得之者亦未有不專心致志而可以成事者也昔者弈
秋誨二人弈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
若之矣夫弈之為數小數也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況於
道乎司馬子微坐忘論云無事安閑方可修道安處者當
得清靜無為不可以一毫外物累其心若夫內接家事外
自羈外紛王事以雜役此亦道之不專也張無夢大道歌
云神馭氣氣留形不須雜術自長生術則易知道難遇縱
然遇了不專行所以千人萬人學畢竟終無一二成其說
信矣今之學者不知仙道由積累而成但欲以片餉功
夫戲而得之殊不思片餉乃結丹功夫而周年火候溫養
則一日之內行坐寢食總如如惟恐火冷丹力隨衰可須
臾間斷哉

謹候日辰審察消息

悟真篇云天地盈虛自有時審觀消息始知機又云月虧
盈應精神之衰盛日出沒合榮衛之興衰蓋一月有一月
之盈虛消息一日有一日之盈虛消息晦朔弦望一月之
盈虛消息也晝夜昏曉一日之盈虛消息也人身法天象
地其氣血之盈虛消息無不與天地造化同途素問云平旦
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又云
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
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故天地有晝
夜晨昏人身亦有晝夜晨昏天地有晦朔弦望人身亦有
晦朔弦望其間寒暑之推遷陰陽之代謝悉與天地相似
所以丹法以天為鼎以地為爐以月為藥之用而採取以
按月之盈虧以日為火之候而動靜必視日之出沒自始

至末無一不與天地合有如皇極經世書以寅為開物猶
歲之驚蟄數自此而始戌為閉物猶歲之立冬數至此而
止非丹法運火之候乎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不見
有數而不行其間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時是聖人所以
見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非
丹法採藥之時乎凡而抽添運用沐浴交結一一取法天
地造化而為之是以謂之不過若不依天地造化而別求
他法則是旁門小術偏陂之說非至道也淮南子云
蛤蟹珠龜與月盛衰又云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
大以至微之物尚或與天地造化相應而況於人乎於此
見修丹於月望則氣血滿而藥力全望後則氣血減而藥
力少所以翠虛篇謂月夜望中能採取天魂地魄結靈丹

而又謂望之加一八為丹母望之後則火候自是虛也又知悟真
篇云八月十五翫蟾輝正是金精壯盛時若到一陽纔起
復便宜進火莫延遲崇正篇云兌金居酉西成秋望中
秋倍採明使好煉頭就採取用功難得一陽生金丹大成
集云恰恰相當似絕奇中秋天上月圓時陽生急採無令
緩進火功夫要慮危即非以八月十五金精壯盛取譬亦
非只一年止有八月十五可以採取子者曰望中採蟾
皆謂八月十五夜子時入室蓋以八月十五晝夜均陰陽
分此時秋高氣清金精正旺不寒不暖最宜修煉古仙於
此時結胎所以盜天地之金精感天地之清氣也或者不
得其傳弗知其的惟於八月十五夜吸採月光是乃懸繩
以捕風捉繩以繫影者也豈足語至道哉抑又有說焉見

文元公隨因紀述云唐中岳隱士姍其子施肩吾述靈響詞其序中云偶覽三静經云夫修煉之士當須入三静關陶煉神氣補續年命大静三百日中静二百日小静一百日遂發奔魏止試小静即以開成三年戊午歲起自正月一日庚申閉户不交人事剋期百日方出静室未踰月而神光照日百靈集耳精爽不昧此三者皆應則知仙經秘典不虚設也今夫修煉大丹亦當如此蓋静久則神清氣和鼎器内究方可以修煉如終日汩没於塵緣勞其筋骨役其心志而遽欲於八月十五一夜成功亦幾乎難矣

纖芥不正悔吝爲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霰雪二分縱横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涌沸山崩地裂天見其怪羣異旁出

悟真篇云縱識朱砂及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閑大都今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所謂火者非存心想腎之火乃身中天然之真火也所謂候者非輪刻揚時之候乃身中天然之氣候也火之為過風則火過上則無用之不可大過亦不可不及今在其文武皆其寒温微以巽風吹之熾以坤土藏之使之得中而無太過不及之患則大小無傷兩國全而片餉之間見丹頭矣調停運用正謂此也儻毫髮差殊則二至改度分而南北一分縱横於東西隆冬變為大暑盛夏翻作霰雪而鉛不飛汞羣異旁出矣

君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已口遠流殊域

復命篇云一夫一婦齊天地三女三男合始終蓋乾生三男坤生三女總曰六子今乾父坤母位乎上下而六子渾用於其間往來上下一惟父母是從故名之曰孝子皇極者中央正位也周回八方會歸之所也孝子能用心而感動之則虎嘯一聲龍出窟鸞飛鳳舞入金城矣如其舉動悖亂不協于極則玄珠迸散靈汞走亡六子非孝子適丹道之逆賊者矣

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胷臆

悟真篇云火生於木本藏鋒不會鑽研莫強攻禍發總因斯害已要能制伏覓金公蓋有藥而行火候則金被火逼奔騰至於離宮化而為水反以剋火故火無炎上之患若無藥而行火候則虚陽上攻適所以自焚其軀此招禍致福之所由分也又云日月二氣一遇逢以時易日法神功守城野戰知凶吉增得靈砂滿鼎紅蓋真鉛生於坎宫獨而不定欲其歸制離宫之真汞當用武火猛烹極煅然後飛騰而上及其至於離宫與真水交結之後則宜守城沐浴更不可加以火此太平兵革之迥不同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其所以然者豈由他哉反求諸心而已矣

動静有常奉其繩墨

寂然不動反本復静坤之時也吾則静以待之静極而動陽氣潛萌於黄鍾之宫復之時也吾則動以應之故曰動静有常奉其繩墨也當動而動或雜之以静當静而或間之以動或助長於其先或忘失於其後則非奉其繩墨焉大而之至入其動也天行其静也淵默當動則動當静則静自

有常矣今之學者不知月法之動靜有常或專主乎動或
專主乎靜其所謂動者乃行氣之術其所謂靜者乃禪定
之靜二者胥失之矣指玄三十九章不云乎人人氣血本
通流紫術陰陽百刻周豈在閉門學行氣也如頭上又安
頭豈嘗以行氣為動哉翠虛篇不云乎惟此乾坤真運用
不必兀兀徒無言無心無念神已昏安得凝聚為胎仙又
豈以禪定為靜哉金丹大成集云陽主動陰主靜靜中還
動中求靜靜中有為動靜有作口口傳之學者殆未可以
管見輕議也

四時順宜迎氣相得

四時者身中之春夏秋冬也上下四方亦時時調停而順其宜
然後溫涼寒暑各得其所以能陰陽相濟水火均平方能成就

陰陽差互不成其功皆在乎調停也

剛柔斷矣不相涉入

剛陽也柔陰也剛柔斷矣不相涉入者謂陽用事則
一意在下不可涉於上也陰柔用事則一意在上不可涉
於下也張紫陽石橋歌云木生火火生水水火須分前後
除此之謂也

五行守界不妄盈縮

王良器天童經頌云金木中央并水火五般守定一丹田
既能不守而可得哉盈者五者散則周身為風痰則丹田
成其本以之凝然端守於丹田而不妄縮縮則相與混融
化為一氣而凝成金液矣盈者太過之謂也縮者不及之
謂也翠虛篇云靈丹通變化多只宜存守不宜過盈太

過則傷物不及又不能生物惟當綿綿若存以意守之
而已守之之久則時至氣化罐中必產神明當自來也

易行周流詘信反覆

易日月也日月行於黃道晝夜往來周流不息上半月陽
伸陰屈魂長魄消下半月陰伸陽屈魂消魄長循環反覆
無有窮已人身百脈而腹神儼如天地其二氣上升下降
亦如天地內指通玄秘訣云日月常行黃赤道衆真學此
作還丹其法即與天地無異然此所以效日月之運用與
天地以同功其要在乎任督二脈蓋任督二脈為一身陰
陽之海五氣真元此為機會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
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爲陰脈之海督脈者起於下
極之腧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巔循額至鼻柱屬陽

脈之海所以謂之任脈者女子得之以姙養也謂之督脈
者以其督領經脈之海也鹿壽者五百歲為白鹿千歲
為玄鹿能通督脈者也如龜鶴蛤蜂皆壽千歲蓋能
通其任脈者也南華真經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
全生人能通此二脈則百脈皆通自然周身流轉無有停
壅之患而長生久視之道斷在此矣內指通玄秘訣云法
水能朝有秘關道通日夜潛輪環於中無滯此諸仙之訣
通流便駐顏其是之謂乎又如問孫子詩云泥丸在上三
泥丸關節總通便駐顏又云常使氣衝關節透自然精滿
谷神存豈皆虛言哉陳希夷以為陰接腥肥氣脈行撥運
運以為轉輪總一月假與於中於若有作用實無作用似
乎靜定即非靜定豈可為上元君密傳以來遞相付屬造

至于今除此道外更無別道行[illegible]天者茲
蓋周身上下陰陽升降之正路也[illegible]不除此是
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illegible]不勤陰符
經云三反晝夜用師萬倍黃庭經云[illegible]道入經書
夜存之自長生度人經云旋斗歷箕[illegible]大洞經云
三宮升降上下往來無窮與已上[illegible]上至
泥丸下至命門二景相隨可採殘花[illegible]傳云擲神
上玄總氣下牝反覆運轉升降無窮[illegible]詩云
上有人谷下及陰端二景[illegible]道打成一塊[illegible]鏡云
歸根復命關貫尾閭通泥丸許旌陽[illegible]丹田內
轉長流而青白烏髭鬢童時[illegible]坎離返覆
顛倒與天地日月俱回旋指玄篇云一思[illegible]大變化六

龍長鎖口循環呂純陽詩云時人若要學長生[illegible]定[illegible]機
晝夜行蹲中吟云馳騁二分天地晝夜如車輪[illegible]金篇云默
運乾坤二合泰從他日月兩邊流[illegible]來轉西流入
莫測地騰天降果難知靈源大道歌云[illegible]和吟運即成真
呼吸外施終未了張[illegible]還元篇六十一時中子作頭無
流運用內得休悟真篇云五行妙用法乾坤乾坤運[illegible]
行分復命篇云必行十二位亦脚[illegible]尚法語六
神存生氣氣非口鼻陰降陽升[illegible]谷運丹篇
云下降上升循環[illegible]左旋右轉[illegible]篇云般運有
功運晝夜旋乎妙體璇璣[illegible]不知同乾
運六尺身中泥丸天宰虛篇云晝運[illegible]抽添運
用切防危險篇云[illegible]知運用大[illegible]上清集云

晝夜河車不輟停默契大造同運行金丹集云氣血轉流
運不滯漸悟集云斡運日月輪水雲集云常耕清靜田三
段定守無為登一關劉長生仙樂集云往行坐則運坎迎
離鳴道集云安閑自得長生道晝夜無停轉法輪王玉陽
雲光集云斡運內丹憑火候般般烏兔定璇輪大古集云
周天度數還知道關節重逢處處通不過皆是此道也或
謂之翻筋斗或謂之轉心輪一曰法天之[illegible]萬穗一
曰元和內運可保長生千經萬論無性不同引古證今若
合符節即非行氣即非存想亦非肘後飛金精亦非運心
思存骨髓盡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之道也柰何世之
學者每每悅難而不悅易求遠而不求近雖有道者欲與
開發號為之信內指通玄秘訣云世人不樂正法論東卻

樂說內藥非洞曉陰陽造化見得透徹莫之信也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

晦朔之間乃三十日半夜以前是也丹法以時易日則每
日亥子之交即晦朔之間也天地開闢於此時日月合璧
於此時草木萌蘗於此時人身之陰陽交會於此時神仙
於此時而行升則內真外應若合符節不先不後正當其
中在乾坤為貞元之間在十二卦為坤之末復之初乃
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

渾沌鴻濛牝牡相從

渾沌鴻濛者一氣未分之時也牝牡相從者陰陽謁於其
中而未相離也當其未相離也神凝氣聚混融為一內不
覺其一身外不知其宇宙與道冥一萬慮俱遣溟溟涬涬

不可得而名強名之曰太一含真氣或名之曰先天一氣
翠虛篇云大藥須憑神氣精採來一處結交成丹此只是
先天氣煉作黃芽發玉英蓋神仙之修煉別無他術只是
採取先天一氣以為金丹之母勤而行之指日可與鍾呂
並駕復命篇云採二儀未判之氣奪龍虎始媾之精閉入
黃房煅成至寶又云採取須教密誠心辨醜妍至難吾忘
脈容易失寒泉特恐學者執於有為而不明大道之旁天
泥於採取而不能尋其意脈爾崇正篇云寒淵萬丈睡驪
龍領下藏珠炯炯紅謹密不驚方採得更依時日法神功
盖採者以不採而採之取者以不取而取之在於靜定中
有非動作可為也昔黃帝遺其玄珠使知索使離朱索使
喫詬索之皆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象罔者忘形之

謂也必忘形罔象然後先天一氣可得擊壤集先天吟云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又云若問先天一字
無後天方要着功夫其說是已蓋太極未判陰陽未分此
天地之先天也以丹法言之則寂然不動反本復靜之時
是也混元寶章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窺見陰陽造化功信
乎寂然不動則心與天通而造化可奪也翠虛篇云莫向
腎中求造化却須心裏覓先天可謂深切著明矣擊壤集
思慮吟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還金篇云鬼神不見處能
虎定相尋先天大道須是致虛極守靜篤不可以一毫思
慮加乎其間當其寂然不動萬慮俱泯之時河海靜默山
岳藏烟日月停景璇璣不行八脈歸源呼吸俱無既深入
於窈冥之中並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亦不知世之有

人也之有我也而三宮氣滿機動籟鳴則一劍鑿開混沌
兩手擘裂鴻濛是謂無中生有為玄子詩云不在虛空不
在山直須求到窮冥端然並不信然哉今人不知大道之祖
或指真鉛為先天或指天一生水為先天或指兩腎中間
一點明為先天或指臍間為先天或指鼻祖為先天或指
□光為先天或指運氣為先天此皆尋枝摘葉之偏見非
人道之先天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大先
天而天弗違者純乎天理之自然雖天亦不能違也後天
而奉天時者天時之至吾當奉承之也非天下之至誠其
孰能與於此哉

溷沌潤澤施化流通

還丹篇云鴻濛中陰沉若烈火合九霄清徹露華凝黝矣哉其

陰陽之感之真景象然斯時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窅冥兮如煙嵐之罩山濛濛兮如霧
氣之籠水霏霏兮如冬雪之漸凝漸散沉沉兮如寒水之
漸舒漸清此乃身中之天地絪緼身中之男女構精也迨
夫時至氣化感而遂通則倏開八脈崩地脈悖然神瀵湧
山嶽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矣擊壤集恍惚吟云恍
惚陰陽初變化絪緼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
功夫入語言苟非親造實詣又安信有如此之真景象哉

天地神靈不可度量

陰陽相交而神煞藏沒此天地神靈之時也龍虎相交而
鬼神不知此吾身神靈之時也以吾身之神靈合天地之
神靈則內真外應開闔於定中豁開兩畔同升合為一

和

矣還元篇云只於罔象無形處得箇長生不死根亦乎惟
忘形罔象然後可得見也若使可以存想存思計較而
而得之則不謂之神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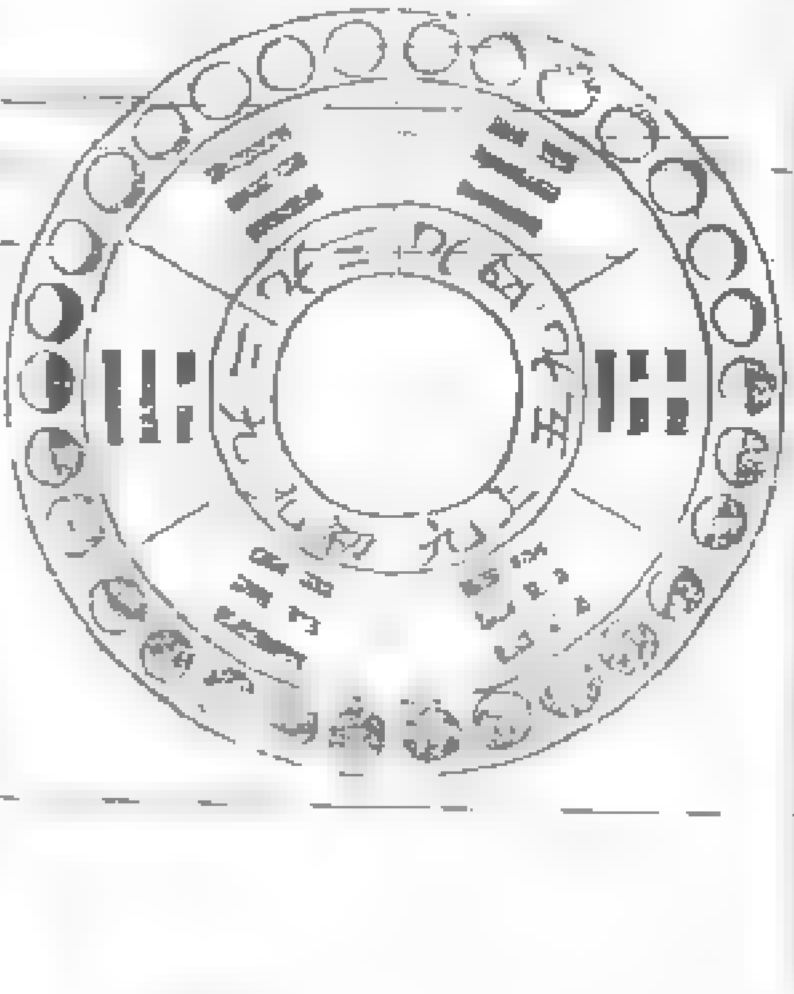
利用安身隱形而藏
晦朔之間日月合璧於北方元精隱而不[illegible]法以時功
日於半夜坤復六交震建始生如山石之不動口緘言默

如冬蛇之蟄伏此即利用安身隱形而藏也其時含光默
默返照於其內一呼一吸悠悠綿綿迴旋歸於命蒂又之
但覺窈窈冥冥如臨萬丈不測之淵澤此乃神[illegible]根身
心復命金液凝結之時也悟真篇云采入丹田[illegible]斯
時方曰結胎如牙如其心猿不定意馬四馳則神氣散亂於
外欲望結成還丹其可得乎
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潜潭見象發散
精光昴畢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潜龍陽以三
立陰以八通故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illegible]平有
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
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
艮主進止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

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為類母上九亢
龍戰德于野
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東北火候造端之地也昴畢之上
震出為徵震亦火候造端之卦也翠虛篇云有一子母
分胎路妙在尾箕斗牛女蓋謂此也此章引用先天六
卦及乾六爻以象月體之盈虧又雜以二十八宿月所
臨之位無非借喻也學者未得其訣而猶然論之其不
心目俱眩者鮮矣夫修丹火候與月之消長無異月三
日載生明蓋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至晚嘔輪
吐萌於西南昴畢之上其象如震以乾卦言則應乾之
初九此喻吾身陽火起緒之初也月初八上弦其光半
明其象如兌以乾卦言則應乾之九二此喻吾身陽火
用功之半也月三五十五與日相望魂盛光盈其象如
乾以乾卦言則應乾之九三此喻吾身陽火圓滿之時
也月十六望罷哉生魄其象如巽以乾卦言則應乾之
九四此喻吾身陰符繼統之始也月二十三下弦其光
半缺其象如艮以乾卦言則應乾之九五此喻吾身陰
符用功之半也月六五三十光盡泯其象如坤以乾卦
言則應乾之上九此喻吾身陰符結括之時也魏公以
六卦喻火候而又配以乾之六爻何也蓋月乃純陽之
寶乾乃純陽之卦也於六卦之中乾稱九二夕陽虧折
神符坤稱上九亢龍戰德于野又何也蓋守城於乾而
用文野戰於坤而用武皆防危慮險也

圖在左

用九翻翻為逍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移本性轉而相
與循據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以察觀故無常位為易
宗祖



九陽數也易曰叅天兩地而倚數蓋取五行之生數天一
天三天五叅天和倚而成九地二地四兩地相倚而成六
此坤之所以用六而乾之所以用九也丹法亦謂用九
乃刻中火候之九轉蓋法乾也用九翻翻為逍規矩陽數
已訖訖則復起者一爻纔過一爻又來而不致於參差殊
也復命篇云數中無定穴火候莫教差蓋謂此也情金情
也性木性也一物分二間陽東西若得斗柄之機斡運則
木性愛金金情戀木不間陽矣故曰推情合性轉而相與
循據璇璣升降上下也周流六爻難以察觀故無常位為
易宗祖者周流一身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如六爻之變動
也六爻謂前乾卦之六爻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為六
卦為六十卦其義一也還金篇云九轉秘玄機開蝣進火

飛蓋謂九轉功夫自鉛而起至成而止乃刻中火候之祕
訣其間有抽添進退之妙沐浴交結之與是故謂之極玄
修煉者下知此則雖得其藥安能成丹此魏公所以不敢
輕泄而姑借乾元用九之說以露其機也今觀之神仙
之還丹乃身中之易也火候之九轉乃身中之乾也身中
之乾無爻畫之可觀無象數之可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
不見其後又安有方體而得以察觀也哉

朔旦為䷗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兆
乃滋彰播施柔暖黎烝得常

復陽之卦也律應黃鍾以一日言之為夜半子以一月
言之為初一至初三半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子之月是
也此時陽氣始通於身中陽火發動之初其氣至微要在
不縱不拘不疾不徐從溫溫柔暖播施於鼎器間也崇正
篇云黃鍾為子一陽與交氣之初數未增用火溫溫無暇
制每恐龍弱虎強陵蓋初爻之運一陽始通正可輕輕地
默默聚未堪用力故曰出入無疾然又不可太柔要當撥
動頂門關捩微微達之故曰立表微剛須更火力熾盛逼
出真鉛至于斗之鄉則河車不敢暫停運入崑崙峯
頂也金丹大成集云復卦起潛龍成巳做調中攻九二
見龍臨卦手神通採此爐中次第紅泰卦以[illegible]火燒
乾精與風煉就黃芽并白雪奇功還返歸中道[illegible]火候
之口訣盡於此矣

䷒臨爐施條開路生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illegible]
正低昂

臨二陽之卦也律應大呂以一日言之爲雞鳴丑以一月言之爲初三半至初五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丑之月是也此時陽氣漸進喻身中陽火漸漸條暢而無滯漸漸開明故言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也

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進而趨時

泰三陽之卦也律應太簇以一日言之爲平旦寅以一月言之爲初六至初八半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寅之月是也此時陽氣出地喻身中三陽三升漸漸起漸漸仰當是解河車搬歸鼎內故言運而趨時也運而趨時者火候之運至此不可留停也然有一日之寅有一刻之寅朗然子詩云勸君律淺近千日長記存神聽五更此言一日之寅也金丹大成集云交得三陽逢泰卦便堪進火法神功此言一刻之寅也一日之寅固依天上之日辰以爲期度世固有知之者矣若夫一刻之寅乃身中火候之秘古今丹書皆不敢明言真所謂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者也玄哉玄哉

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

大壯四陽之卦也律應夾鍾以一日言之爲日出卯以一月言之爲初九半至初十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卯之月是也此時陰佐陽氣聚物而出喻身中陽火方半氣候停勻故言刑德相負晝夜始分然萬物莫不當春而發生而榆莢至是墮落何也蓋陽中有陰也

䷪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夬五陽之卦也律應姑洗以一日言之爲食時辰以一月言之爲十一至十三半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辰之月是也此時陽氣既盛逼近天際喻身中陽火升上故言陽升而前而又言洗濯羽翮振索宿塵者蓋大鵬將徙天池則水擊而上其勢當奮發也

䷀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

乾六陽之卦也律應中呂以一日言之爲禺中巳以一月言之爲十三半至十五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巳之月是也此時陽氣盛極周遍守內喻身中陽火圓滿而丹光發現山頭神漢分爲四將注於山下經營一國無不周徧故言廣被四鄰而又言陽終於巳中而相干者陽火數終則陰符用事也

䷫姤始紀緒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蕤賓賓服於陰陰爲主人

姤一陰之卦也律應蕤賓以一日言之爲日中午以一月言之爲十六至十八半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午之月是也此時陰氣方生喻身中陰符起緒之地靈丹既入口中回來却入寒泉當馴致其道送歸丹田不可荒忙急速故言履霜最先井底寒泉而又言賓服於陰陰爲主人者蓋一陰用事則純陽爲賓也賓者敬也防危慮險之謂也

䷠遯世去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栖遲昧冥

遯二陰之卦也律應林鍾以一日言之爲日昳未以一月言之爲十八半至二十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未之月是

也此時陰氣漸長喻身中陰符漸去午位收斂而降下如
賢者退隱俯處巖谷故言隱德俟時抽退休息也
䷋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信陽詘毀傷姓名
否三陰之卦也律應夷則以一日言之為晡時申以一月
言之為二十一至二十三半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申之
月是也此時陽氣漸衰喻身中陰符愈降愈下稍二陰故
殺之時草木黃落故言陰伸陽屈毀傷姓名也
䷓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蘖因
冒以生
觀四陰之卦也律應南呂以一日言之為日入酉以一月
言之為二十三半至二十五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酉之
月是也此時陰佐陽功物皆縮小而成喻身中陰符過半

降而入於丹田如木之斂花就實故言任蓄微稚然萬物
莫不逢秋而枯老而薺麥至此芽蘖者何也蓋陰中有陽
也
䷖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
剝五陰之卦也律應亡射以一日言之為黃昏戌以一月
言之為二十六至二十八半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戌之
月是也此時陽氣衰滅枝頭之果將次剝而墜於地喻身
中陰符將盡而神功無所施故言化氣既竭亡失至神也
夫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戌者閉物之時也一刻之火
候至此而畢事復命歸根謂東西動靜合朝昏是也一日之
火候亦至此而休功占純陽詩云日隨他出又沉是也
區區旁門小術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又安能究竟於此

道窮則反歸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玄幽遠眇隔
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原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
後為主君
坤六陰之卦也律應應鍾以一日言之為人定亥以一月
言之為二十八半至三十以一歲言之則斗杓建亥之月
是也此時純陰用事萬物至此皆歸根而復命喻身中陰
符窮極則寂然不動反本復靜故言道窮則反歸乎坤元
也恒順地理承天布宣與上篇金本從日生朔旦受日符
義同蓋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
光乃日之光也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
人身法天象地其間陰陽感合與天地無以異也還元篇
云以神歸氣內丹道自然成人能返觀內照凝神入於氣

穴則神存生氣凝成液迨夫天機一動則紅蓮含蕊露珠
凝碧飛落華池滴滴而丹田結聚作丹梔也玄幽遠眇隔
閡相連謂亥子之間乃陰陽交界之時當其六陰窮極一
陽未生寂寥杳冥猶如天地未判之初神仙作丹於此時
塞兌垂簾以神光下照於坎宮始若幽幽冥冥儼如寒潭
之浸月次則神與氣合隔閡潛通猶如磁石之吸鐵也應
度育種陰陽之原謂作丹之際正如亥月純坤用事之時
其時萬物歸根閉塞成冬冬雖主殺然一歲發育之功實
胚胎於此特閉藏無迹人不得而見爾而古人以此純陰
之月名為陽月者蓋小雪之日陽氣已生於六陰之下積
而至於冬至遂滿一畫之陽發為復卦也丹道亦然當夜
氣之未央但凝神聚氣端坐片時少焉神氣歸根自然無

中生有漸漸凝積成一點金精自然照耀篇云金精即是坤宮藥坤在西南為川源終日照耀川即此便是藥之根蓋一陽不生於復而生於坤坤雖至陰然陰極生陽實為產藥之川源也寥寥恍惚莫知上端皆修心復命之時神入寥廓與太虛一體但覺之氣似在心花發明三宮氣滿但覺恍恍惚惚莫知其所以然也蓋恍惚之中有其中有物窈窈冥冥其中有精乃修煉之要樞也之書云此四句古今口誦皆棄而明其理者能有幾人非根蒂實諸無由知也是故狀其窈冥則如昏默其恍惚則如晝夢初覺此乃真景象非譬喻也學者未嘗經歷不知窈冥恍惚乃吾身之真景象往往眾以虛文視之惜哉當知窈冥者寂然不動吾身天地未判之時也恍惚者感而遂通吾身天地將判之時也作丹之妙莫妙乎此豈可以虛文視之哉赤龍大丹訣云無人則恍惚惟我識朦朧信乎明此者鮮有其人也先迷失軌後得主君若其先昏昏默默深入乎窈冥之中俄頃陰極而陽生靜極而機發則兩門豁開虛空迸裂一段風光破寂寥而作樞紐乎內也魏公此章顯言產藥之川源又極論存亡有無主客先後之秘如此詳盡無以加矣還金篇云鄞鄂但將水裏月分明只採鏡中花蓋非深於道者不能識也

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始復如循連環帝王乘御千秋常存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此乃道之自然也丹法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亦出於自然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無非自然也夫金丹者身中之易也易窮則變變則通盛衰相禪消息相因蓋未有窮而不變變而不通者也陽始於復陰終於坤終始相接首尾相銜故曰終坤始復如循連環魏公以十二辟卦論火候又以律名辰名鋪敘而言皆譬喻也萌輻輳即太簇佚列即夾鍾洗濯即姑洗中即中呂栖即林鍾任即南呂傷即夷則亡即無射應即應鍾振即辰昧即未伸即申當即酉緘即戌閡即亥大率皆是假借蓋不必執文泥象而強生枝節也帝王乘御千秋常存謂君子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則真可以歷千秋而常存也矣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者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於元精流布因氣託初

人無愚智同此性也亦同此命也君子知性之不可戕賊
也於是存而養之知命之不可斷喪也於是保而延之雖
不假修煉未有不安其天年令終者況得修煉之法盜天地奪
造化煉魂魄而爲一合性命而雙修豈不能長生歟夫欲
求長生須求吾未生以前此身緣何而得然後可以論養
性延命之道故曰窮思後未嘗處其先蓋人之生也以父
母之氣交結而成形形乃受氣之本氣乃有形之根若氣
不得形則無因而立形不得氣則無由而成故凡人所稟
軀體不一無元精流布因氣託初今夫神仙之修丹以陰
陽而成神氣交結於無中生有與男女胎孕之理實同其
十月温養功夫真息綿綿晝夜如一亦與嬰兒未生以前
無異還源大道歌云但看嬰兒處胎時豈解將心潛算計

專氣致柔神久固從來真息自休休蓋嬰兒之在母胎也
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
氣之蒂也呂純陽公牝歌云窮取生身受氣初莫怪大機
都泄盡人能窮取一念生身之處返本還源回光內照探
蒂於西南坤腹根蒂之地而與當來受氣之初相似何用
他求柰何學者往往執文泥象各以己見爲是其好高者
則認金丹爲禪宗遂以宗性爲玄牝以念頭動處爲一陽
生以掃除妄念爲丹而竊笑延命之說爲偏體下光景
其卑下者則認金丹爲御女術遂以婦人爲鼎器以產門
爲生身處以穢物爲刀圭而反譏養性之說爲孤閨上枯
坐功夫一則淪於空寂一則陷於邪僻終身執而不悟哀哉
可爲之浩歎也

頭如剝子黑白相扶縱廣一寸以爲四肢五臟筋骨
其猶懸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黑白者陰陽二氣也凡人結胎之初由父精母血陰陽二
氣假合而成渾渾沌沌類乎雞子百日而男女分形然後
四肢五臟筋骨乃具及熟而育脫出其胞骨弱筋柔肌
肉滑名曰嬰兒煉金丹者修吾身之嬰兒亦當彌歷十月
翠虛篇云我昔功夫行一年六脈已息氣歸根有箇嬰兒
在丹田與我形貌亦如然蓋修煉聖胎未有不用十月功
夫而可以速成者也

陰陽爲度魂魄所居

天有黃道爲度三百六十五其渾轉也一日一周日月行
乎其間往來上下迭爲出入此所以分晝夜而定寒暑也

然天道浩蕩本無度數以日月經歷諸躔而爲行度日月
往來本無定居以出入之地而爲所居既乎此然後
知魏公所謂陰陽爲度魂魄所居矣夫人身亦有黃道陰
符陽火所行之處也即日月運行之方也吾能觀天
之道執天之行識陰陽之行度知魂魄之所居則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循環乎一息之頃而日月出入乎呼吸之機
呼爲陽吸爲陰與天道同一妙亦不必求之他也

陽神曰魂陰神曰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

古歌云日魂月魄若箇識識者便是真神仙子此所謂日魂
月魄非天地有形有象之日魂月魄乃無形無
象隱然之日魂月魄也不過與人夫日
爲太陽是以舒光故稱魂月爲太陰夜以合魂魄然

日魂者陽謂之陽神日不乃魄者陰謂之陰也可也豈
可以神言今皆謂之神者以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往來
既不定上下亦無常也魂東方木也魄西方金也金木本
交於一體東鄰即使是西家往來東西迭為出入故曰互
為室宅也

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為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
安乎斯之時情合乾坤

性之為言靜也性主處內者端坐正心向內觀也立置鄞
鄂者擬得金精作命基也情之為言動也情主營外者先
採藥機晝夜行也以為城郭者八方周匝龍行火也城郭
完全人物乃安者常使氣循關管運自然精滿谷神存也
當斯之時情合乾坤者晝夜河車不暫停默與大造同運
行也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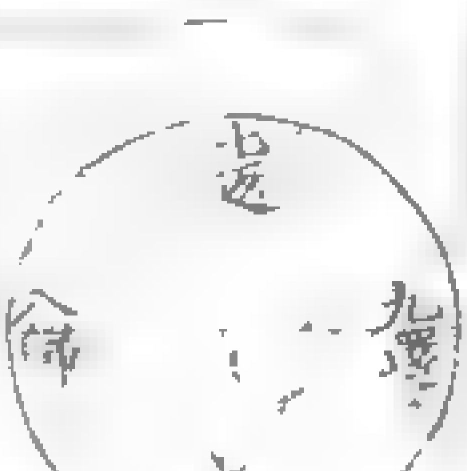
乾天也主乎動動而萬物而達於乎內故云直惟其動而直
也故使精氣流于而滿三宮而無所不至坤地也主乎靜
斂萬物而藏於土中故云翕惟其靜而翕也故使精氣歸
於元海而為道舍廬大抵守於乾則動動則氣布精流守
於坤則靜靜則氣聚精凝也

剛施而退柔化以滋

乾陽下濟於坤坤柔順而翕受之遂生藥既經起火烹煉
則剛施而退陰柔上行而作甘泉潤九坎矣

九還七返八歸六居

六十八九即水火木金也以其言為坎離震兌以方言為
東西南北以術言為虛房星昴以象言為龜蛇龍虎以時
言為春夏秋冬以辰言為子午卯酉皆是物也夫九曰還
七曰返八曰歸同一旨意而六獨曰居者北方坎位乃真
鉛所居之本鄉也真鉛居於此則九金八木七火三方之
正氣如輻之輳轂如水之朝宗皆聚於此也王保義註頗
金為龍虎經云日有三照月有三移日月出於東而光耀
於西則西方白虎金德之正氣入於玄冥之內化而為不
戊日月入於西而光耀於東則東方青龍木德之正氣入
於玄冥之內化而為六己日月居於午而光耀於北則南
方朱雀火德之正氣入於玄冥之內結土成形化而為黑
鉛常居窟其之中為天地造化之根本王君此說與魏公
之言同謂異世而同行矣



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水五行初

翠虛篇云怪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
自交結身裏夫妻是妙哉蓋金丹聖胎以陰陽內感神氣
交結而成曰男女曰赤白皆身中夫婦之異名也當其陰
陽內感之時神與氣交猶金火之相向金火相拘而止於
北方坎水之中則神凝氣聚其水自定水定則藥物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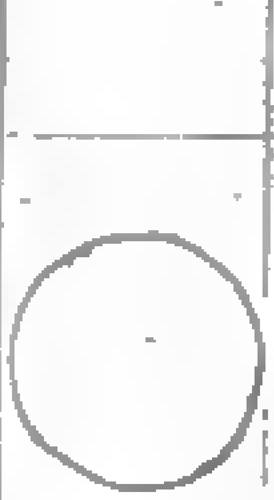
還金篇云水澄㨗琥珀是也水也者大丹之根源也天一生水其位在北其卦爲坎居五行之首乃吾身藥物所產之鄉也人能迴光返照於此注息微微入息綿綿勿令間斷則神氣歸根漸漸入而漸漸柔漸漸和而漸漸定定之之久則呼吸俱無藥物當自結也

上善若水清而無瑕

上善若水行其所無事金丹大道清靜無爲亦行其所無事焉丹陽語錄云學道人行住坐卧不得少項心不在道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卧則抱臍下之珠久而調習無有間斷而終日如愚方是端的功夫非干造作行持也丹陽此說豈非行其所無事耶悟真篇云謾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上清集云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可謂行其所無事矣大水之爲性靜定而府之則清動盪而汩之則濁金丹之妙全是靜定中來還源篇云能知藥與火定裏見丹成蓋未有不定而得之者也

道無形象真一難圖而分布各自居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故強字之曰道無形可求無象可見可得而畫圖哉昔廣成子之告黃帝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夫當其窈冥昏默之際一念不生萬慮俱泯渾渾淪淪如太極之未分溟溟涬涬如兩儀之未兆惟此一物湛然獨存如清淵之印月寂然不動如止水之無波不知孰爲鉛孰爲水夫是謂之真一迨夫待至氣化變而分布則輕清者騰而在上重濁者沉而在下於是坎宮有鉛離宮有汞而向之所謂渾渾淪淪溟溟涬涬者至此分而爲二而各自獨居矣復命篇云一物分爲二能知二者名鼎爐藏日月滴滴已三更蓋謂此也夫金丹大藥孕於先天產於後天其妙在乎太極將判未判之間靜已極而未至於動陽將復而未離乎陰於此合天地之機識結丹之處知下手之訣則恍惚之中尋有物窈冥之內吸其精方知大道於無中生有而真一之妙果不可以畫圖也然則真一之妙終無可以示人歟曰有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至懸遥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胷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

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向月則有水生且地之去天不知幾千萬里日月縣於空中去地亦不知幾千萬里而陽燧見日則得火方諸見月則得水其感化相通如此其速哉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胷身中自有水火心中自有藥材得不延光返照以求其感化之妙乎乃若八月十五月明之夜深山之兔結胎滄海之蚌結珠抑可爲感化相通如此其妙哉人生天地間爲萬物之靈反不能盜天地奪造

化胃龍蛇之不特仙者亦宜於此致意否乎大抵陰陽
得類自然感化今魏公以陽作火方諸取水為證欲使
學者潛心內觀於無中生有其感化亦如是也還丹篇云
二氣綿交甘由降而神相會其形未信有之矣夫鍋之與
珠皆光明發射之物表裏透徹細纖毫底故能拘日月
之光聚為一粟之明雖寥廓至遠頃刻下降然而定則聚
聚則有動則散散則無人能虛心凝神奉然內定無一毫之
雜想以合中也日月聚光不散久之氣定精正自有奇效
要之至道不遠恒在目前亦猶磁石吸鐵陰陽潛通極為
切近但世人迷而忘返不能求之於內關紫玄子詩云懃
懃好與師資論不在他途在目前又云當前一句師還得
審察更推子細看可謂切近之甚矣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揚

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何謂三要耳目口是也今
魏公以三要為三寶而曰閉塞勿發揚者欲修煉之士欲
耳口之聽明緘默者之氣盡收歸鼎不放出外如寶貝
之珍藏也豈不見釜甑炊米閉蓋於上薪火炊於下外
無纖毫之罅隙內有熱氣之熏蒸頃刻之間米皆為熟為
飯今夫入室修煉須是收視返聽閉口合津勿使纖毫耗
氣滿世然後至藥滋生大丹成熟若使耳為聲引目為色
牽重樓浩浩而出三者皆發揚而無餘何還丹之可求哉

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

真人即元神也深淵即太淵也其名級多今試舉而言之
曰泥丸宮流珠宮玉清宮紫微宮太微宮太一宮

玄關宮玄門玄宮玄室玄谷玄田砂田第一關都關天關
天門大谷天田天心天輪天軸大淵天也大根天堂大宮
乾宮乾家交感宮離宮神宮神宗神關神京神都玄都玄
都故鄉故丘故林故宮紫府紫庭紫金城紫金鼎朱砂鼎
汞鼎上島玉室王京玉宇瑤峯第一峯最高峯祝融峯崑
崙頂崆峒山蓬萊上島上京上宮上玄上元上谷上土釜
上丹田其名雖眾其實則一也翠虛篇云天有七星地七
寶人有七竅權歸一於太白集云金丹運至泥丸穴名姓先
將記玉都是故帝一回元之道泝流百脈上補泥丸腦實
則神全神全則形全今魏公謂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
中者謂真息之往來任其氣之升降所以至尊元神常棲
於泥丸也黃庭經云子欲不死修崑崙翠虛篇中吟云我修崑

崙得真息以復命篇云會向我家園裏去一畝天田還元
篇云恍惚之頃然明陰陽同陽端坐運天關乃至簡至易
之道但撥動頂門關捩而行得地默坐樂三宮自然升降
百骸萬竅自然通達有如流水順之舟而惟用一篙之木然
千鈞之勢而惟用一寸之機自是不費絲毫力但昧者自
不信爾或存老君在泥丸宮中而默朝之又甚非添足矣

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

皇極經世書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大哉人
之神發於目也生身處此物先天地生沒身處此物先天
地沒水火木金土之五行攢簇於此肝心脾肺腎之五者
鍾靈於此唾涕精津氣血液之七物結秀於此其大也天
地可容其小也纖塵不納茲非吾一身中之大寶也歟內

指通玄祕訣云分九便是長生藥變骨成金上品仙又云
攝歸鍊時須從此入可點金仙如此直指示人而學
者猶或未悟何之甚所蓋三宮升降上下往來無窮
無已猶車之有輪也其運用在心猶輪之有軸也其鈐鍵
在日猶軸之有轄也金華詩云仙童唯守洞門立三島真
人長往還其說是已

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二者既
閑揵綫體處空房

離氣內榮衛者收日內視而光不露也坎乃不用聰者返
耳內聽而聰不泄也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者安閑心
曲冷如灰默默無言護聖胎也三者既如此閑揵又當綫
體處於空房斯可以為修煉也綫體者舒徐容與無勞倦

口　廿六

形也處空房者入靜室也其中不着他物惟設一香一燈
一几一榻而已坐處不欲太明太明則傷魂不欲太暗太
暗則傷魄蓋魂好明魄好暗明屬陽暗屬陰是故翠虛篇
謂室宜向木對明陽兌有明燈對夕光而又謂莫息明燈
無百和也且夫入靜室修煉乃一至大因緣誠非細事豈
不見悟真篇云此道至神至聖憂君分薄難消受豈無德
行者所能妄說也哉然靜守亦不必拘以山林或在塵中
或居道鄉但得所託無往不可或疑悟真篇兇銷而邑大
都依賴有力者之語蓋以大藥未成難當寒暑於一年之
內四季更衣在氣未完而尚有飢渴於一日之內三餐要
食如伍達遇之得伋程三友張紫陽之得馬陸二公三沖
應之得曲韓公李長源之得筠陽親舊於是成底廢成敗

為周天火候須用一片功夫不可間斷必得同志有力者
為之保護供給服事俾免飢寒困苦之竊其氣乃可以專
志修煉也陰真君金液還丹歌云不得地莫妄為語云篇
云命寶不宜輕弄得斯道之正傳者當自知之

委志歸虛无念念以為常

委志歸虛无者心无雜念意不外遊所謂日號真空也念
念以為常者念念相續勿令間斷而長將氣度隨天道也
或疑此法與禪學寂同殊不知金丹於無中生有養就嬰
兒蓋非枯然而嵌槁木死灰之謂也白紫清語錄云修丹
口訣第一是聚氣凝神常常握固吸聚氣念念守默即凝
神與學者若徒知無心無念而不知聚氣凝神則墮於頑空
又安得胎仙之成也

中　卅七

證驗自推移心專不縱橫

修煉有三分功夫則有三分證驗有十分功夫則有十分
證驗若能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以至百日功靈則兩腎如
湯煎膀胱如火炎目有神光耳有靈響鼻有異香口有甘
津此身融融液液證驗逐日推移所貴乎心專而不可縱
橫者蓋恐爛理未透而於靜定中似夢非夢之際或為魔
境之所攝也指玄三十九章云不可着他境物去一心專
守虎龍蟠其說是已丁靈陽心性訣云若靜中抑按功深
或是忽見仙佛鬼神樓臺光彩一切境界見於目前大不
得起心生於情愛師父云自己性中空廓什性不變為化
大抵一心無動邪自退但心火不生則神氣相聚子母
相守然水火既濟水見火而自然化為氣上騰兼

寂無所不至，有欲百脉調暢，四大沖和，靜慎守之，道在我

契王栖雲山語錄云：修行之人，靜中境界甚有多般，皆由自己識神所化，因靜而現，誘引心君，豈不聞古人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心欲遣識，識神尚在，便化形象，神頭鬼面，或亂心主。若主不動，見如不見，體同虛空，無處投，自然消散。關尹子云：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歘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畏怖。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即此諸說觀之，是知魏公所謂心專不縱橫，識為修煉者之要端也

中　卅八

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

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須是行住坐卧，綿綿若存，如雞抱卵，溫溫不絕，方可謂之修煉。至於真積力久，功夫純熟，晝夜如一，更無夢覺之異，雖當寢寐之間，神亦不昧，而精生之時，神與天通，雖不待喚醒，亦自覺悟。夏雲峰云：自然打鼾夢裏也教知是也。今魏公謂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者，謂之七常惺惺也。蓋金丹大藥，自神氣交結而成，乃是結胎之始，然成聖能辛勤保護，十月如幼女之初懷孕，似小龍之乍養珠，蓋神氣始凝結，極易疎失，寢寐之際，須當與神相抱，切不可昏迷而沉於夢境。覺悟之後，惟恐火冷，而用力或遲，故必候其存亡，要在一日十二時中，無晝無夜，念茲在茲，然後功夫純粹而藥材不至沖耗，火候不乏，可須臾離哉

顏容寖以潤，骨節益堅強

顏容寖以潤，骨節益堅強者，金寶蘊於中，自然精華發於外，亦猶玉在山而木潤，珠生淵而崖不枯也

辟卻眾陰邪，然後立正陽

悟真篇云：群陰剝盡丹成熟，跳出樊籠壽萬年。大人之一身，徹上徹下，凡屬有形者，無非陰邪滓濁之物，神仙修煉之法，蓋是無中生有，奪天地一點真陽，結成丹頭，於是晝夜運火煉去陰氣，凍之十月而胎圓，三年而功成，然後體變純陽，化形而仙也

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谷中

中　卅九

內指通玄祕訣云：晝夜無休作，大丹精華透頂，百神攢益一年，虛室夜以繼日，功夫不輟，自然效驗發見，和氣周匝於一身，溶溶然如山雲之騰太虛，霏霏然似膏雨之遍原野，淫淫然若春水之滿四澤，液液然象河冰之將欲釋，往來上下，百脉沖融，被於谷中，暢於四肢，拍拍滿懷，都是春，而其狀如微醉也。入藥鏡云：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靈光集云：顛倒如環似醉人，不憂不喜內全真。是皆丹功之靈驗也。下離陽回光集云：若一念無生，則自然丹田氣海之內，太陰之精，潛過尾閭穴，把夾脊雙關，風府泥丸，返下明堂，鼻柱入於華池，化為甘津，蕭下重樓，流遞五臟六腑，至丹田，上下流轉，充盈四大，周而復始，任督不遍矣。如此朝行暮用，志非專，又安能進於是哉

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

反者反復也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蓋修丹效驗出乎虛之極靜之篤與天地冥合然後元氣從一陽而來復若使虛不極靜不篤則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從何而得効驗哉弱者柔弱也道德經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蓋修丹柔柄在乎持其志無暴其氣如嬰兒之柔弱方可若使志無所守氣無所養則所得未純然所從巳山崖將何以為本柄哉

芸鋤宿汙穢細微得調暢

諸慮既息則五臟俱理四氣消散則道氣常存從此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伸矣今夫神仙之修丹芸鋤宿穢盡其思尸安静六根空寂其五蘊於正念中清静光明虛白昇騰乃得五臟清涼六腑調泰三百六十骨節無有滯礙八萬四千毫竅皆通暢也

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器虛篇云精神冥合氣歸髓骨肉融和都不知當斯之時三田氣滿恍然如在醉夢中得不謂之昏濁乎學者到此境界一切不可放倒當知昏久則必明濁久則必清迨夫時至氣化而九天音信散脈躍則神寶湛然也靜向雪紛紛飛四山七寶樓臺十二層樓前黃花深可觀分分朗朗盡見於恍惚之間豈終於昏濁而已哉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闕不通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不見功

金丹大道以積精累氣而成斷不可以一蹴到也片餉結胎百日立基一年入室三年煉養自有節次功夫決無今日遇師明日便能升仙之理奈何世之學者往往惑於道聽塗說不審道之淺深不擇師之邪正務求速效惟好小術或知其一不知其二或得其體不得其用局於偏見自以為足甚至張皇邪說而反謗正道穿鑿經以取信末學妄以授妄迷以傳迷如此者多矣間有聰明之士則又不肯屈己參訪指鑿紙以自得悟何異盲者之不任杖哉其愚昧之人不通至理强以儗說紐合丹書何異聾者之聽宮商哉乃若以臍内為玄關此猶捕雉兔而入水者也以兩腎為華池此猶索魚龍而登山者也他如學採戰以望不死坐頑空而覬長生豈非植麥欲獲黍者乎運規以求方者乎是皆執迷不悟空費心力遂至皓首茫然迄無成效惜哉

知服食法至約而不煩

指玄二十九章云内裏明來是至真外邊入者即非親謂丹在身中不必求之外也今魏公乃有服食之說得非丹自外來而吞入口歟曰非也丹生於坎中因火逼而出位遍歷三宮降而入口故曰服食也至約而不煩者口訣至簡至易也夫既謂之至簡至易則參同契不作可也何為連篇累牘纍纍而不已耶又嘗見悟真篇云大丹之法至簡至易雖愚昧小人行之立超聖地而又云煉金丹若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何耶吁有説矣蓋慮夫小人心無忖量易於依傍豈有所遇則徑直奉行雖無講明亦可聰明

之士則不然身間既處處常多有一未明必欲窮究而
後已苟不使之洞究陰陽造化之原彼將中道生疑一爲
旁門近似之說所撼則未免援將下機而反謂吾道之不
眞矣此所以不得不爲之講明也然則魏公之作是書也
雖欲不鄭重其辭其可得乎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
堅
太陽流珠乃靈汞也靈源大道歌云此物何曾有定位隨
時變化因心意在體感熱則爲汗在鼻感風則爲涕在腎
感合則爲精在眼感悲則爲淚可見其常欲去人也金華
即眞鉛也汞得眞鉛則轉而相依自然不飛不走留戀于
內而化爲金液凝而至堅也

中 四二

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闌干陽乃往和情性自
然
眞鉛生於坎位先液而後凝凝作黃芽故有馬齒闌干之
喻翠虛篇云丹頭只是先天氣煉作黃芽發玉英是也夫
鉛乃君也汞乃臣也鉛先動汞應之猶君倡而臣和也鉛
屬金汞屬木木性愛金金情戀木陰陽得類自然感合也
迫促時陰拘畜禁門
迫促時陰者時節正時須急採也拘畜禁門者採得歸來
爐裏煅也還源篇云但要合天機誰識結丹處何謂合天
機迫促時陰是也何謂結丹處拘畜禁門是也法當迫近
陰極之時迎一陽初動之機以進火不可過之亦不可不
及此之謂迫促時陰也進火之際促百脈以歸源窮九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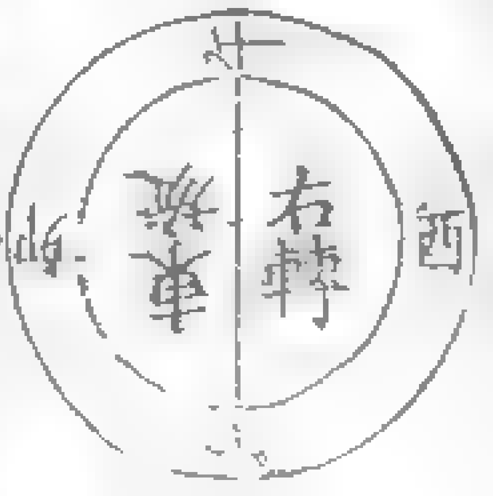
而徹底君火相火民火皆拘歸於黃宮而煅成至寶此之
謂拘畜禁門也入藥鏡云天地靈造化慳苟非迫促時陰
拘畜禁門安能盜其機哉
慈母育養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敕子
孫
眞鉛之生也孕於坤母之胞猶慈母之育養也迨夫飛上
乾宮擒制眞汞與眞汞交結而成丹則又復回於坤母之
舍此即孝子之報恩猶烏之反哺也然非炎火爲之猛烹
極煅則眞鉛不能飛起此嚴父所以施教敕之令也玉芝
書云鉛不得火則不飛汞不得鉛則不結甚矣細微之旨
豈可以容易言哉
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

中 四三

金生水木生火此常道之順五行也今以丹法言之則木
與火爲侶火反生木金與水合處水反生金故曰五行錯
王相據以生也火性銷金者運南方離宮之火以鍊北方
水中之金也金伐木榮者運北方水中之金以制南方火
中之木也
三五爲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
三者水火二合而成三也五者土也三五爲一者水火
土相與混融化爲一氣也斯時也玄黃相雜清濁未分循
如天地混沌之初少焉時至氣化無中生有則窈窈冥冥
生恍恍惚惚結成團而天地之至精孕於其中矣屈
突神和云若明三五一且作地行仙其妙須是口傳心授
難以書形之於紙墨也

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

子當右轉者，自西方轉於子位，而虎向水中生也；午乃東旋者，自東方轉於午位，而龍從火裏出也。子午即南北也，南北即水火也；卯酉即東西也，東西即金木也。右轉左旋，一伏一起，則水火相交，金木不間隔矣。還元篇云：輪迴玉兎與金雞，道在人身人自迷。滿目盡知調水火，到頭幾箇識東西。蓋東西之與卯酉，皆金木之異名，即非天地方位，亦非人身左右。然又不可舍吾身而求之他也。嗟夫！近來世上人多許，譏着布袍稱道者，問他金木是何般，噤口不言如害瘂。苟非遇師真指授，則徒自臆度而已，終亦莫能知也。



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併

龍即東方震龍也，虎北方坎虎也。作丹之時，驪龍呼於虎，虎乃吞吸龍精，一呼一吸，兩相飲食，於是併合為一。指玄三十九章云：若解相吞歸一處，神仙頃刻不勞功。其法至神且容易，但恐學者不識龍虎為何物爾。

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

熒惑守西者，火入金鄉也；太白經天者，金過南方午位而出現也。作丹之時，神火照入金鄉，金被火逼，遂飛騰而起，現於南方。還金篇云：況歸海底去，抱出日頭來是也。今即真鉛也。殺氣所臨，何有不傾者，真鉛飛上，擒真汞，汞出投真鉛，元陽子大道歌云：白虎白然相見後，流珠那肯不相從是也。

貍犬守鼠，鳥雀畏鸇，各得其性，何敢有聲

神入氣而為胎，如貍犬之守鼠，鼠潛藏而不敢出；丹成，如鳥雀之畏鸇，由其物類相制，一見則自然降伏，所以不敢作聲也。

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

還金篇云：不過陰陽相徒勞更費心。況不得其理，又安可以臆見妄為哉？夫自古及今，好者億人，廣求名藥，與江湖藝客往來，破蕩家財，使兄弟妻子飢嚴，乃至終身訖不諧遇，而舉世希有能成何也？蓋其入門差錯，而與道乖殊，不遇明師而不燭燐理故也。

如審遭逢，睹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

旁門小術，其法繁難易遇而難成；金丹大道，其法簡易難遇而易成。如審遭遇，睹其端緒，物類以相況，揆物理之終始，則天地之間，形生氣化，洪纖高下，有情無情，頭頭是道，皆可觸類而長之也。有如鶴鳴夜半，雞唱五更，其故何也？蓋與天地之氣相感通也。他如虎嘯之吸風，犀牛之望星，老蚌之含月，頑石之懷玉，蝶翅之開闔，螢焰之明滅，貓睛

之舒斂脩是之逆溜塞之納息然之射影風袋之鼓風水
酒之吸水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桔槔轆轤之運水菖
蒲桔花之凝露蚯蚓之入蟄魚之在水蟪蛄之轉丸蠮螉之
呪子雞之抱卵兔之懷胎牛之有黃龍之有珠梅核之生
仁甜瓜之臍帶與夫芭蕉春風之機梧桐秋雨之池磷潭
之夜月有之蓉霞無非金丹法象張紫陽謂煉金丹若
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豈不信哉

五行相剋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

丹法之要莫大乎五行五行之妙無出於坎離坎為水金
水合處而水中有金離為火木火為侶而火中有木是為
四象加以坎納戊上離納己土是為五行悟真篇云震龍
汞出自離鄉兌虎鉛生在坎方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

陰中 四六

要入中央又云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只緣
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此說明矣丹法以火煉金
以金伐木火盛則水涉之水盛則土遏之是謂五行相剋
金生水水乃金之子而水中生金木生火火乃木之子而
水中生人又畀之為父母父猶天也母猶地也天氣降而
至於地地受之而成生育之功故曰母含滋液父主而滋
赤龍火丹訣云妙在天交地功能返與還翠虛篇云父精
母血結胎成尚自他形似我形身內認吾眞父母方纔捉
得力行精修煉之不能以自己之天交自己之地以自己
之五行攢簇於其內則相吞相啗却和親始覺無中有孕
而結成聖胎也

凝精流形金石不朽

五行之精凝結於天地間或為金或為石歷千百載而不
朽人能反身而求之以吾自己五行之精凝結成質則將
與天地相為無窮金石奚足多哉

密要不泄得成正道

專者謝絕人事一心修煉念茲在茲而用志不分也不泄
者終日默默如雞抱卵神若出使收來常在腔子之內也
審如此則功夫純粹藥材不至錯耗火力不至間斷道乃
成矣昧者或於下術乃謂手按尾閭閉其淫泆感合之穢
物謂之不泄不思精雖不泄神氣蓋已去矣徒留其滓濁
損敗之物積於腔間以成奇僻之疾何其昧也如此楞嚴
經云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
只名熱沙況此金丹大道以性命兼修宜如何耶翠虛篇

四七

云若欲延年救老殘斷除淫慾行旁門果將留形永住世
除非運火煉神丹學者其審思之

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

立竿而影見呼谷而響傳蓋未有感而不應者也乃若日
月懸象於當天取火則火生取水則水至感應如此其速
豈不至靈也哉然天下莫不見而莫能知也翠虛篇云日
烏月兔兩輪圓根在先天採取難月夜望中能採取天氣
地魄結靈胎學者誠能盜天地之機於日月相望之夜以
自己日月交光於中央則內眞外應丹自來而和他日月
被吾煎矣

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俯仰當此之時雖
周文拱著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扣鼓安能令蘇復起哉

野葛巴豆草藥中之毒者也若以野葛啗至一寸巴豆服至一兩即時僵仆雖周文孔子為之按脈扁鵲為之成為之操鍼扣鼓亦不能使之復蘇矣然而今人但信毒藥入口能使人速死而不信靈丹入口能使人長生是何不思之甚歟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見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

真汞產於離離為女居午以分野言之午為三河故稱河上姹女究其所從來蓋由心生神而得之當自心中出是以謂之靈汞又謂之神汞其性猛烈見火則飛走無蹤猶如鬼隱龍匿莫知所存非用黃芽為根何以制之黃芽即真鉛也汞得真鉛擒制交結然後不能飛走此所以用之為金丹之根也

中 四八

物無陰陽違天背原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

一陰一陽謂之道偏陰偏陽謂之疾譬之牝雞不雄而自卵則其無雛必矣何者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也悟真篇云莫把孤陰為有陽獨修一物轉羸尪勞形按引已非道煉氣餐霞更是狂舉世漫求金汞伏何時得見虎龍降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源是藥王人能迴光返照以吾自己陰陽交媾於內則剛柔配合三五歸一何必他求還元篇云自家瓊理內陰陽玉芝書云陰陽須採他人物還丹篇云陰陽須採自家真豈可外吾身而求之他哉翠虛篇云寧可求師安樂法不可邪淫採精血古云天地悉皆歸須學無為清靜說蓋金丹者清靜無為之道也或若溺於邪僻之說以為金丹必用婦人惑之甚矣

施化之道天地自然猶火動而炎上水流而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者資始統政不可復改

天地之施化水火之炎潤此豈人力使之乃自然而然爾吾身自有天地自有水火其施化炎潤亦豈人力使之皆不過自然而然爾指玄篇云必知會合東西路切在沖和上下田蓋人之一身法天象地首即天也腹即地也但澄神內守而勿忘勿助調勻鼻息而勿縱勿拘自然一闔一闢一稟一受與天地施化之道無異若夫時至氣化機動籟鳴則火從臍下發水向頂中生其妙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初不任勞神用力而後得也是道也乃天造地設一定而不可易者也魏公恐學者不明身中之陰陽上下遂以天地之施化水火之炎潤為喻可謂詳且明矣

中 四九

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

全真集云氣神相定呼交媾翠虛篇云譬如夫婦交媾時一點精血結成嬰蓋金丹之所謂交媾乃陰陽內感神氣交結曰雌雄曰夫婦皆譬喻也還源篇云神氣歸根處身心復命時這般真孔竅料得少人知當其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得其節符自有剛柔相結而不可解之狀又豈有工巧以制御之但見其然而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妙哉妙哉

若男生而伏女偃其男首乎胞胎受氣之初非徒生時若而
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
制始先

儲華谷祛疑說云闢氣為男闔氣為女一闔一闢男女攸
分李玉谿註心印經云男女異受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
陰陽開蓋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生時必伏陰氣聚背故
女子背重生時必仰豈獨生時如然其死也亦然故男子
溺死必伏女子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此豈父母
教其若是蓋於受氣之初一闢一闔一先一後已定之也
今觀公讒明清靜之道乃及於男女之伏仰何也門無他
欲學者洞明吾身之陰陽上下而知造化自然之理而已

坎男為月離女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日改月化體不虧
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其形陰凌
生災

乾之中爻交於坤而成坎於是坎為中男坤之中爻交於
乾而成離於是離為中女然則離本乾體其中爻乃坤畫
陽中有陰故有日之象坎本坤體其中爻乃乾畫陰中有
陽故有月之象陰真人云離為日位反為女坎配蟾宮却
是男不會個中顛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此言身中之陰
陽顛倒學者誠未可以淺見窺也夫日以施德夫道也月
以舒光婦道也今以月為坎男則是婦為男矣以日為離
女則是夫為女矣此其為顛倒也而所以日改月化體不
虧傷者由陰陽之相資也夫日月之食數之交也日望月
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是故日食於朔月食於望然而行
食有不食者交有深淺則不食也今[illegible]日月二者
比喻丹道而拳拳於晦朔薄蝕其意蓋有[illegible]學者得不
回光返照於吾身中求吾身中之晦朔哉上清集
云因看斗柄運周天頓悟神仙妙訣一點真陽生坎位補
卻離宮之缺自[illegible]乾坤[illegible]戰離坎日日無休歇今年冬至
梅花依舊[illegible]月閉關不通來往皆屬[illegible]設物
物總合生成[illegible]初亥末造物無前水中起火妙在
虛危穴如今識破金[illegible]入蟾宮如此直指大機顯隱道
要其足[illegible]公之[illegible]乎不我欺也

男女知須令[illegible]以[illegible]雜以類相求

男女雌雄皆[illegible]陰陽一物也二[illegible]相得自然一
吐一含交結成胎上清集云自家身裏有夫妻說向時人
須笑殺是道也學者當以清靜為本之不可以邪見論
也

金化為水水[illegible]火化為土水不行行
金生於水[illegible]而[illegible]未化為水也因太陽真火[illegible]
於其下[illegible]化為水水性周流[illegible]能禦之然火勢既
極則又化而為土火化為土則土剋水水見土則止故不
得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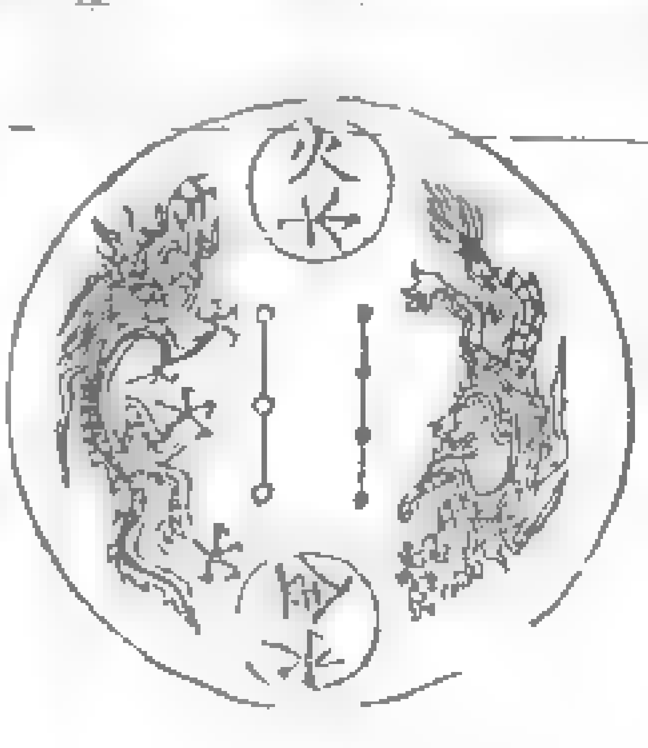
故男動外施女靜內[illegible]過節為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
淫奢

入藥鏡云水能流火能發在身中自可驗是故以和鉛汞
要成丹不可淫[illegible]過節今夫坎男動而施於外[illegible]女靜而
藏於內[illegible]過節則離女從而拘鈐之繇魂魄相

制而不致乎過奢也
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
採藥時調火功不得疾不得緩但欲其和平而交媾爾復
命篇云剛柔相會氣體勻妙在無傷分氣大要以和為貴
也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
元陽子大道歌云欲識月砂是木精移來西位與金并蓋
汞性飛走最難降伏惟投入於鉛爐之內與鉛相合然後
不飛不走也
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渾沌列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
耦
天一生水位居北其象為玄武地二生火位居南其象為

朱雀天三生木位居東其象為青龍地四生金位居西其
象為白虎四者各居一方各為一象本不相涉也今曰金
水合處木火為侶者陽龍元自離宮出陰虎還從坎位生
也夫既各為一象則當舉四象而並稱之今乃不言朱雀
玄武而獨以龍虎名之者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也夫所謂
金水合處者以西四白虎之金降入水中也木火為侶者
以東三青龍之木升入火中也此所以金不在西而與水
合處於北木不在東而與火為侶於南白虎變為黑虎青
龍化為赤龍也蓋金水木火之四者聚而為一則渾渾沌
沌如太極之未分列而為二則震龍木出自離鄉兌虎金
生在坎方張紫陽深得其旨遂一言以蔽之曰四象不離
二體後之學者不知四象果為何物或以眼耳鼻舌為四

象或以肝肺為龍虎體認既差源流益別又安識四象不
離二體之妙哉



肝青為父肺白為母心赤為女脾黃為祖腎黑為子子五行
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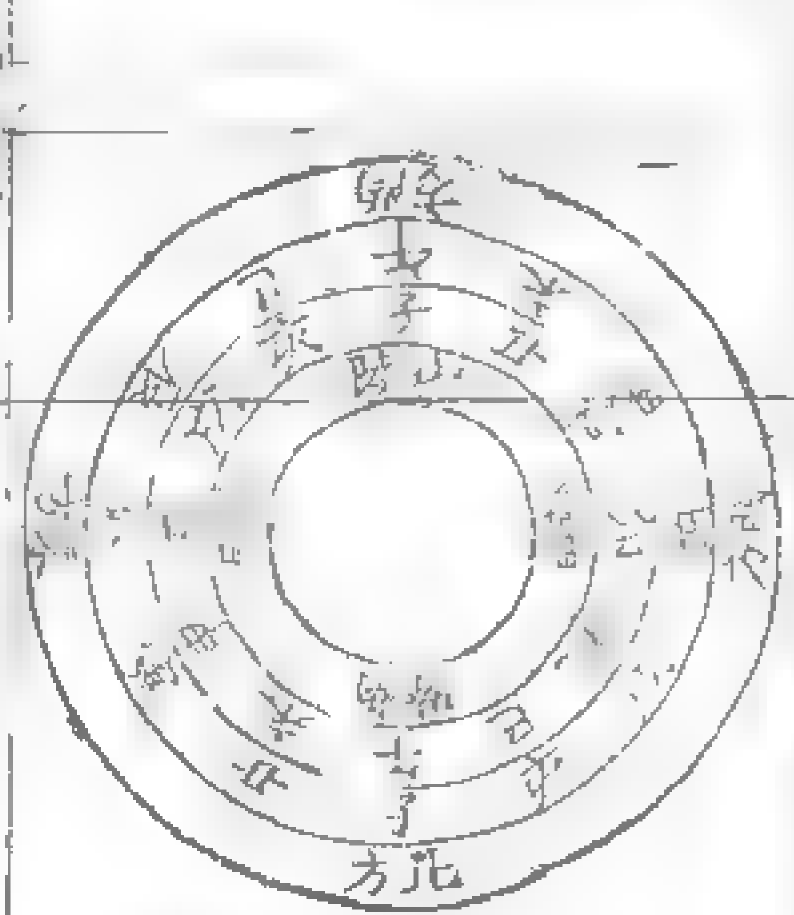
翠虛篇云肝心脾肺腎腸膽無是空屋舊藩籬唾涕精津
氣血液只可接助為階梯謂金丹乃無中生有之妙道非
有形有質之物所可為也今魏公乃以五臟言何也曰非
用五臟也特借五臟以比喻五行爾蓋肝青肺白言金木
也心赤腎黑言水火也金生水木生火故以肝肺為父母
心腎為子女而金木二者又從土中生故以脾為祖也夫
既腎為子矣而以為五行之始何也曰腎屬水水數一一
口之氣起於子生於腎然後傳及肝心脾肺也然而肝心
脾肺腎之五者不名為五臟而名為三物又何也曰金水
合處木火為侶與中央戊己之土合而成三也蓋四象五
行全藉土若無戊己不成丹此其所以三物一家都歸戊
己也

剛柔迭興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懽喜刑主殺伏德主生起二月榆死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

剛柔迭興者二氣相資運轉也更歷分部者周流經歷諸辰也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懽喜者象緯一動而卯酉相如金木不間隔也刑主殺伏者沉歸海底如秋氣肅殺斂萬物以入也德主生起者般上南濵如春氣發生暢萬物以出也二月榆死魁臨於卯者二月建卯而月將爲河魁河魁屬戌而戌中有辛榆死於此月由辛金之殺氣臨於卯也八月麥生天罡據酉者八月建酉而月將爲天罡天罡屬辰而辰中有乙麥生於此月由乙木之生氣據於酉也子南午北互爲綱紀者日行西陸謂之春而二月卯時西陸在東北陸在南日行東陸謂之秋而八月酉時東陸在西南陸在北也蓋南北爲天地之經東西爲天地之緯鼎中兒罡一轉則龍走西而虎走東子在南而午在北與二八月卯酉之造化無異故皆錯綜謂混雜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藥象之也象也者像此者也魏公設此象以示人其理儘自明白柰何執文泥象往往只就紙上搜索更不去身中尋思於是迷迷相引而無有出期殊不知魏公所謂龍西虎東子南午北即吾身之天地反覆也若能曉悟吾身天地反覆之妙則東西之所以建緯南北之所以互爲綱紀皆可默會其機矣又何用區區向外尋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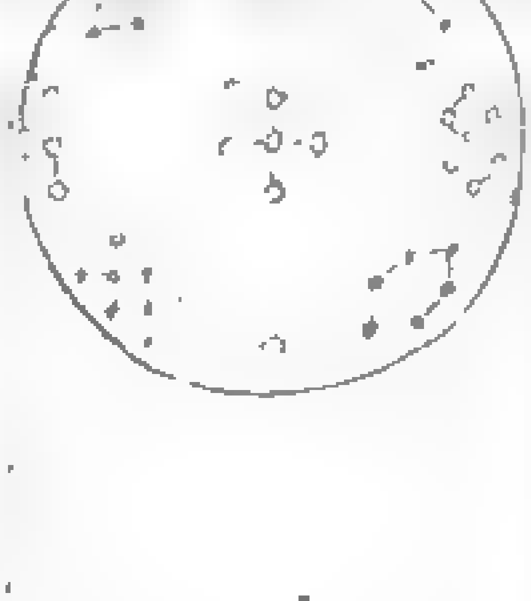
一九之數終而復始

一九之數即藏九復一之數也終而復始者自一而九自九而一往來上下周流不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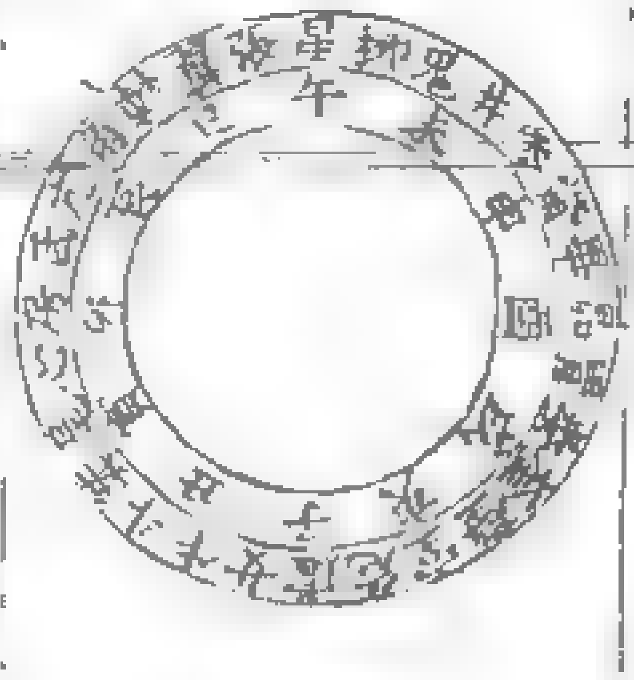


含元虛危播精於子

含元虛危者日到虛危夜夜同而元氣胚胎於此也播精於子者子時氣到尾閭關而真精至此而生也金丹之妙含元於先天播精於後天何謂先天寂然不動窈窈冥冥太極未判之時是也何謂後天感而遂通恍恍惚惚太極已判之時是也先天惟一氣爾後天然後化爲真精也



虛危云半斤真汞半斤鉛產在虛危太極先須趁子時當
採取煉成金液入丹田其說是已蓋所謂虛危者亥子之
間陰極陽生之時也子時者一陽動處是也過此以往則
有一子要分胎路妙在危箕牛斗女非洞曉吾身之陰陽
深達天地之造化疇克知此哉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
居玄武龜蛇蟠虬相扶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
顏色甚姝令蘇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
調諧合爲夫妻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
分劑參差失其紀綱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煉淮南
調合立宇崇壇玉爲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
哀諸鬼沐浴齋戒妄有所冀亦猶和膠補釜以硇塗瘡去冷
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金丹大道一陰一陽而已參之人事物理莫不皆然今魏
公取關雎淑女配君子之義以喻身中男女之相匹又取
玄武龜蛇蟠虬之義以喻身中牝牡之相須可謂詳盡曲
喻纖悉不遺矣且如兌女艮男上下感應以相與則謂之
咸離兌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則謂之睽以明陰陽貴乎
相得不可以一偏也乃若爐火煅煉之事亦必陰陽兩齊
儻藥物非其種類分兩失其紀綱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
八公淮南擣煉調合金土以爲壇陛麟鳳以爲脯腊齋戒
沐浴把籍長跪陳青詞拜朱章禱頌上下神祇吾見其
廢時亂日勞而無功猶如和膠泥以補破釜以硇砂而塗
惡瘡與夫去冷而加冰除熱而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矣或泥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之說謂修丹不用婦人則爲
寡陽遂妄引此章以證其邪僻之謬論而反笑正道之迂
闊多見其不知量也

右易外別傳一卷爲之圖爲之說披闡先天圖環中之極旨證以參同契陰符諸書參以伊洛橫渠諸儒之至論所以發朱子之所未發以推廣邵子言外之意愚雖非暇專志從事於斯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故敢直指方士之所祕以破學者之惑嘗慨夫世所傳丹家之書度辭隱語使覽者無鑄縫可入往往目眩心碎而掩卷長嘆矣如蔡季通袁機仲嘗與朱子共訂正參同契矣雖能考其字義然不得其的傳未免臆度而已愚今既得所傳又何忍緘嘿以自私乃述是書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而名之曰易外別傳蓋謂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也丹道之大綱要領予於是書言之悉矣丹道之口訣細微則具載於參同契發揮三篇茲不贅云林屋洞天石澗真逸俞琰玉吾叟書

周易參同契發揮

下篇

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述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廣成子之懷玄抱真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老子之懷玄抱真也乃若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此又列禦寇漆園吏之丹法也學者勿謂必有仙骨方可希求要之但辦肯心無不可者聖賢何人哉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志道之士誠能發勇猛心辦精進力勤而行之夙夜不休則時至而氣自化水到而渠自成又何患乎煑頑石之不爛磨鐵杵之不爲針也哉但恐學而不遇遇而不得雖得真訣復不能守朝爲而夕欲其成坐修而立望其效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核之探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如是則雖有廣成老子爲之師列子莊子爲之友亦末如之何也已矣馬丹陽金玉集云煉氣作生涯怡神爲日用常教龍虎調不使馬猿弄又云觀天行大道默默得交泰本師傳口訣無爲功最大蓋古之修丹者一念不生萬法俱忘澄澄湛湛惟道是從於靜定之中抱沖和之氣出息微微入息綿綿上至泥丸下至命門周流不已神氣無一刻之不相聚及其內丹將成則元氣兀然自住於丹田中與天地分一氣而治昔者黃帝閒居大庭之館三月內視蓋用此道也此道至簡至易於一日十二時中但使心長馭氣氣與神合形乃長存與日月而周回同天河而輪轉輪轉無窮

壽命無極指玄篇云但能息息皆相顧換盡形骸玉液流其說是已至若呼而不得神宰則一息不全吸而不得神宰亦一息不全要在心與息常相依神與氣常相守念念相續打成一片然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靈源大道歌云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仙樂集云氣神相見性討命定蓋不可斯須以離也常人則不然氣雖呼吸於內神常役於外自幼而壯自壯而老未嘗有一息駐於形中遂使神與氣各行而不相守卒之宅舍空虛墻壁頹毀而主人不能以自存此豈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哉失道而自逝也施肩吾鍾呂傳道集云所呼者自已之元氣從中而出所吸者天地之正氣自外而入若其根源牢固元氣不損則呼吸之間尚可奪天地之正氣苟或根源

不固精竭氣弱上則元氣已泄下則本宮無補所吸天地之正氣隨呼而出身中之元氣不為己之所有而反為天地之所奪是故仙人多云採鍊貴及時器一敗則不可救藥蘇子由晚年問養生之說於鄭仙姑仙姑曰君器敗矣難以成道蓋藥材貴乎早年修煉若至晚歲行持則老來精竭氣耗鉛枯汞少縱能用力惟可住世安樂爾翠虛篇云分明只在片言間老少殊途有易難蓋謂此也或曰呂純陽五十歲而始聞道焉白然劉翊然皆得道於六十四歲之後何也曰屋破修容易藥枯生不難但知歸復法金寶積如山鍾呂平日所養何如爾

服煉九鼎化跡隱淪

九鼎者火候之九轉也九轉火候數足則蛻化從跡以隱遁御

空而逍遙乎天地之間也呂純陽窯頭坏歌云九年火候都經過忽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來相賀此之謂也

含精養神通德三元

三元上中下之三田也含養之久力到功深則精神內藏和氣充周於一身而百骸萬竅無不貫通自然如天河之流轉混元寶章云歲久不勞施運用火輪水軸自迴環是也夫所謂含精養神者外不役其形骸內不勞其心志也蓋神太用則歇精太用則竭日復一日斵喪殆盡而與草木俱腐達不大可哀乎是故修丹者虛其心忘其形守其一抱其靈故能固其精保其氣全其神三田精滿五臟氣盈然後謂之丹成譚景升化書云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

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為此正必為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誡憤怒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為珠玉之房此至論也

精溢腠理筋骨緻堅

腠理皮膚之間也修煉至於精溢腠理則血皆化為膏矣翠虛篇云如今通身是白血已覺四季無寒熱蓋修煉之功莫大乎填腦腦者髓之海腦髓滿則純陽流溢詰髓皆滿然後骨實筋堅永無寒暑之憂也

衆邪辟除正氣常存

人之所以能修煉而長生者由其能盜天地之正氣也人之所以能盜天地之正氣者由其有呼吸也呼至於根吸

至於纔見以能盜天地之正氣歸之於丹田也人之呼吸猶天地之呼吸也皇極經世書云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張㟭物註云冬至之後陽長陰消舒萬物以明故為呼夏至之後陰長陽消斂萬物以入故為吸若自日言則子以後為呼午以後為吸天之一年一日僅如人之一息是以一元之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在大化中為一年而已今以丹道言之一日有一萬三千五百呼一萬三千五百吸一呼一吸為一息則一息之間潛奪天運一萬三千五百年之數一年三百六十日四百八十六萬息潛奪天運四百八十六萬年之數於是換盡穢濁之軀變成純陽之體始而易氣次而易血次而易脈次而易肉次而易髓次而易筋次而易骨次而易髮

四

次而易形積九年而閱九變然後陰盡陽純而與天地齊年茲其為長生超脫之道也今魏公謂辟邪除正氣常存若晝夜運火煉盡陰氣變為純陽而正氣常存乃能長生也翠虛篇云透體金光骨髓香金筋玉骨盡純陽煉教赤血流為白陰氣銷磨身自康甚純陽者為仙純陰者為鬼陰陽相半者為人人能煉陽以銷陰乃可以為純陽之仙若有纖毫陰氣煆煉未盡則不得謂之純陽也

累積長久化形而仙

大矣哉丹道之法天也難矣哉丹功之不息也何以言之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夫天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晝夜之運也人能觀天之道反而求之吾身亦如天道晝夜之運則長生久視之道實在於此捨此更無他

道也蓋晝夜之運即天之道也人以藐然六尺之軀乃能法天之道而與天道同其運則其為道也豈不大矣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子作象之意欲使知道君子象天行之健也天之所以常行而不已者以其健爾健則能行之無已君子欲其行之不息當法乾健以自強其志斯可矣蓋不息者人之所難也天道之運晝夜而不息人而象天法晝夜之運而不息豈不難矣哉然而天下之大事必作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其易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故聖人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亦在夫積久之功耳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乃成真故自片餉結胎之後百日而功靈十月而胎圓一年而小成三年而大成以

五

至九年功滿人事皆盡然後可以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蓋未有不自積累長久而得之者若曰不必積久功夫而可以平地登仙則猶一鍬而欲掘九仞之井一步而欲登億丈之城豈有是理哉通玄真經云寸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故夫人之學道不患不成唯患不勤不患不勤惟患無久遠之心蓋久遠之心最為難也吳宗玄玄綱論云知道者千而志道者一志道者千而專精者一專精者千而勤久者一是以學者衆而成者寡也若知者能立志立志者能絕俗絕俗者能專精專精者能勤久未有學而不得者也世降俗末去聖逾遠學者每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是以能相終夫既立志不堅行道不篤朝為

而夕改始勤而中輟恍於須臾厭於持久乃欲與天地齊年不亦愚乎內觀經云知道易信道難信道易行道難行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若使不難則滿市皆神仙矣安足為異耶呂純陽詩云三畝丹田無種種種時須假赤龍耕曾將此種教人種不解營治道不生茲豈道之遠人哉人自遠道爾人徒見悟真篇云赫赤金丹一日成古仙實語信堪聽若言九載三年者盡是推延欵日程遂執此以詆笑累積長久之說殊不究紫陽此詩蓋引用韓逍遥之語以曉夫世之不知有一日見效之妙而徒事三年九載之勤者爾非曰一日便可登仙更不用累積長久之功也嘗試論之上清集云教我行持片餉間骨毛寒心花結成一粒紅黍言即此是金丹又云開禧元年中秋夜焚香

下 六

跪地口相傳歸餉行持三兩日天地日月軟如綿又云縱使功夫未見鉛不知火候也徒然大都全藉周天火十月聖胎方始圓雖結丹頭終耗失要知火候始凝堅知此則金丹之小效固可以片餉見之而金丹之大功蓋不止於一日矣抑嘗以古人之說攷之如王易玄云九轉一年功壽可同天地又云火運經千日爐開見八瓊又如韓逍遥云十月滿足麗乎二儀又云三年法天行道求世無為金質王韓二公皆唐之得道真仙也肯妄言哉又如呂純陽云千日功夫不暫閑河車般載上崑山又云才得天符下玉都三千日裏積功夫又如劉海蟾云爐閉八關終九五鼎通七返是三年又云九轉功成千日候已知名姓列仙都夫洞賓之與海蟾乃列仙中之錚錚者肯妄言哉不特

此也又如陳朝元云含養胞胎須十月焚燒丹藥在三年又云九年還返無差錯煉取純陽作至真又如王良器云大將天法算千日恁時除假只留真又云靈芝種滿三丹田千日功夫延萬年又如薛紫賢云四象包含歸戊己精勤十月産嬰孩又云昇騰須假至三年携養殷勤變化又如劉虛谷云顏容可定因三住胎息成功合一周又云大功欲就三千日妙用無虧十二時又如陳默默云烝候簇成須百日功夫煉就是三年又如李長源云勿謂丹成消一日到頭須下數年功又如陳翠虛云片餉功夫修便現老成須是過三年又云千朝火候知時節必定芽成永自乾諸公之說豈皆謬為此論以誑惑後人者丘長春磻溪集云假使福輕魔障重挨排功到必周全吾黨其勉諸

下 七

使閔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為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衆文學者得之韞櫝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為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以意參焉

指玄三十九章云求仙不識真鉛汞閒讀丹書千萬篇蓋丹書所謂鉛汞皆比喻也在學者觸類而長之爾殆不可執文泥象舍吾身而求之外也哉惟古之聖賢垂憫後世有好道之士不得其說遂為之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為圖籍以開示之實欲使學者有可以為遡流尋源之地也然其著書立言往往隱藏本根不肯明言其事惟託五金

八石爲號以爲丹枝條而已後之得此書者不究其旨徒
爾錙揩終身以至子子孫孫世世迷惑悖謬朱永竟無所
得遂使在官者棄官服田者廢田商人失其本業志士無
以聊生其可傷也魏公傷其如是遂乃定錄此參同契一
書傳行於世其間分兩有數不妄發一句因而相銜不閑
着一字枝條一拔核實顯見可謂字約而易思事省而不
繁矣或者見其三篇之多疑其太繁殊不知三篇即一篇
也一篇即一句也以一句口訣散布於三篇之內所以錯
亂其辭孔竅其門者不敢成片漏泄也智者或能審而思
之以意參之又當自悟焉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

道之大無可得而形容者以欲形容此道則惟有天地而
已矣天地者法象之至大者也有玄溝焉自尾箕之間至
柳星之分界蹈天盤不知其幾萬里也修丹者誠能法天
象地反而求之吾身則身中自有一壺天方知魏公之所
謂玄溝者身亦自有之蓋不用求之於天也何謂玄溝天
河是也

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

河鼓天河邊之星也其位在斗牛之間星紀天盤之丑位
也河鼓臨星紀則驅回尾穴連空鼎趕入天衢直上奔正
當其斬關出路之時一身之人民豈不悚然驚駭是篇
云曲江之上金烏飛嫦娥已與十十歡即河鼓臨星紀之
謂也又云山河大地發猛火於中萬象生風雷即人民皆
驚駭之謂也

晷景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

晷景即火候也前却即進退也九年即九轉也以九年蹙
而小之則一月一還爲一轉翠虛篇謂九轉功夫月用九
是也更蹙而小之則一刻之中自有小九轉金丹大成集
謂九轉功夫在片時是也晷景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者
火候之進退不可毫髮差殊然後九轉之間穩乘黃牝馬
而可保無咎反是則九轉之間翻却緊河車而凶咎隨至
矣悟眞篇云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信不可
不慎也

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後

太上素靈經云人身有三一上一爲身之天帝中一爲絳
宮之丹皇下一爲黃庭之元王夫上一天帝即泥丸太一
一君也中一丹皇即絳宮天子也下一元王即丹田元陽君
也今魏公謂皇上覽視之者運神火照入坎中以驅逐坎
中之眞陽也王者退自後者眞陽因火逼而出位於坎也
於此駕動河車則眞陽飛騰而起以點化離宮之眞陰矣

關揵有低昂兮周天遂奔走

天形如彈丸晝夜運轉周迴無休其南北兩端一高一下
乃關揵也人身亦然天關在上地軸在下若能回天關轉
地軸上下相應則一息一周天也

江河無枯竭兮水流注於海

江河乃百川所歸之地江河之水所以注於海而無枯竭者
名山大川孔穴相通而往來相循環也人身亦然一氣流
通則八路之水皆逆流奔注於元海中也

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
午者天之中也子者地之中也子午為陰陽相交水火相會之地日月至此勢必徘徊令人以太陽當天謂之停午即徘徊之義也以丹道言之上升下降一起一伏亦徘徊於子午蓋與天地同途初無異也
寅申陰陽祖兮出入終復始
斗指寅而天下春陽氣自此而發生暢萬物以出斗指申而天下秋陰氣自此而肅殺斂萬物以入則知寅申者陰陽之祖萬物出入之門也以丹道言之自寅而出自申而入周而復始與天地豈有異哉
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
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

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又云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乎斗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今魏公謂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者注即之天罡所指起於子而周歷十二辰也夫斗居天之中猶心居人身之中是故天以斗為機人以心為機丹法以心運火候猶天以斗運十二辰也翠虛篇云奪取天機妙夜半看辰杓一些珠露阿誰運到稻花頭蓋謂此也
升熱於甑山兮炎火張於下白虎唱道前兮蒼龍和於後
甑山即崑崙山也藥升之時金爐火熾玉鼎湯煎虎先嘯龍後吟猶夫倡而婦隨也金丹大成集云夜深龍吟虎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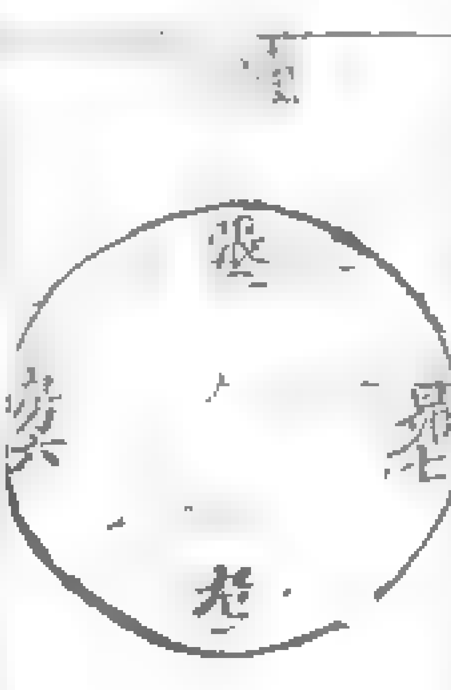
時急駕河車若暫歇須臾搬入泥丸頂進火玉爐烹似雪蓋發明此義也
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
朱雀火也顛倒運於鼎中驅趁五行閃成五彩翱翔于上為細羅所罩封風雲滯鼎鳴作嬰兒之聲也既被網羅壓止而不得飛舉遂斂身束羽伏於鼎中也赤龍大丹訣云朱烏變為飛蟒螉捉住伊號雖擒姹女啼不過嬰兒赫赫威從盛冥冥力漸衰即此說也元陽子大道歌云青龍逐虎虎隨龍赤禽交會聲嘔嘔調氣運火逐離宮丹砂入腹身自沖亦此義也
刻漏未過半兮龍鱗甲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无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兮闌干吐中乳崔嵬以雜廁兮交積相支柱

刻漏未過半兮龍鱗甲鬣起者採之未片餉一氣跳出通三關而黃金成即白羊成隊金錢金花金鑄紛紛而來也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者風搖寶樹花雨打壞花雨所以而形變紫霧現不一也潏潏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者丹田火熾泥丸風生而三宮氣沸有如飯甑蒸透之時鼎沸湧於金中也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兮闌干吐鍾乳崔嵬以雜廁兮交積相支拄者一抽一添漸凝漸聚浮浮黃芽出土而自然結藥復生英也翠虛篇云辛苦都來只十月漸漸採取漸凝結學者誠能潛心內煉其夜无懈則丹體逐時時不定火功

一夜々无差如上景象當一一自見之也
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自相守
悟真篇云陰陽同類歸交感二八相當自合親謂其見綿
綿勿令間斷則陰陽自得其配虛心凝神純一不雜則陰
陽自然相守也
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
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爲親侶本之
但二物兮末乃爲三五三五并危一兮都集歸一所治之如
上科兮日數亦取甫
周天二十八宿東方七宿謂之蒼龍西方七宿謂之白虎
周天十二次東方三次中間一次曰大火西方三次中間
一次曰大梁大火居東方三次之中在辰屬卯在卦屬震

在四時屬春在五行屬木而房五度又居大火之中故
曰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也大梁居西方三次之中
在辰屬酉在卦屬兌在四時屬秋在五行屬金而昴七度
又居大梁之中故曰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也朱雀
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者張乃南方之宿其象爲朱雀也
然張有十八度而特言其二者蓋以周天二百六十五度
自北方虛危之間平分天盤爲兩段而危初度正與南方
張二度相對也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爲親侶者青龍白虎
朱雀三方之正氣皆歸於玄武之位而房六昴七應水火
之成數張二危一又應水火之生數猶家屬之相親也本
之但二物兮末乃爲三五三五并危一兮都集歸一所者
遡原其本即是水火二物而已二物運於鼎中遂列爲三

五三五即房六昴七張二三三家相見并而歸於危一則
結成嬰兒也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者修煉大丹當
依上法度而行迎一陽之候以進火而妙用始於虛危也



先白而後黃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
先白而後黃者初如玉液飛空雪融見流金滿故爐也赤
色通表裏者磁光神焰燒天地風雷雲霧盈山川也名曰

第一鼎者以六轉火候言之此爲起初第一轉也食如大
黍米者丹頭穠方結就得如黍米之大也
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
金丹大道古仙往往以爲自然夫既曰自然則有何法度
有何口訣但付之自然足矣又安用師授爲哉曰非然也
大丹之法至簡至易其神機妙用不假作爲不因思想是
故謂之自然然要收視返聽潛神于內一呼一吸悠悠綿
綿不廢不續勿令間斷然後神歸氣中氣與神合交結成
胎豈非一味付之自然也金碧龍虎經云自然之要先存
後忘先存後忘者先存神入於氣沉而後與之相忘也
如是爲之則神自凝氣自聚息自定此非澄心入寂如槁
木死灰也蓋澄心入寂如槁木死灰以之入道則可以之

修真則未也悟玄篇云自然功績自然備說自然來不自然蓋謂此也乃若時至而氣化機動而籟鳴則於自然之中又有烹煉進火之訣存焉悟真篇云始於有作人爭見及至無為眾所知但見無為為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學者苟未知丹法之有作而便求無為自然是何異於不耕不耘而坐待豐稔者哉

若山澤氣蒸兮興雲而為雨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人皆知其然矣而不知在天之雨即山澤之氣所化蓋山澤之氣蒸而上升於天於是化而為雲由其陰陽和洽所以成雨及其成雨則又還降於地吾身之金丹作用與此更無少異魏公設此象以示後學可謂巧於譬喻矣

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

泥乃近水之土性本重滯而居下及曝而乾之則土性竭而爆裂化為埃塵矣火乃虛明之物因歷於木而有輝燿及燼消焰冷則火性滅而煨燼化為灰土矣知乎此然後可以論陰陽反覆之道

若檗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為膠兮麴糵化為酒同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為巧

悟真篇云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蓋其不得真鉛則氣類相感如合而凝猶夫婦之得親故謂之同類類同則如檗之染黃藍之染綠皮以為膠麴以為酒不勞於力自然成其若舍此而別求他物則非其種以徒費功夫爾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而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

世間旁門小術何啻三千六百家惟此一門乃天寶大羅飛仙金液九轉大還丹清靜無為之妙術其法至簡至易雖遇夫愚婦得而行之亦可以超凡入聖是以天戒至重不許輕授於非其人而世之參學者不有夙緣契合未易遭遇也今夫魏公不祕天寶作此三篇之書言言諦審字字清當煥若星之經漢昺如水之宗海其德代學仙者之龜鑑也指玄篇云多少經文句句真流傳只是接高人悟解篇云非干大道神仙惜自是凡流不志心或者乃信盲師之說而妄謂神仙誑語神仙方誑語耶夫古仙留丹書於世蓋將接引後學其間論議昭然可考夫遇者固可於此探討既悟者亦可於此印證古之得道者莫不皆然劉海蟾謂志遊洞府遍討仙經幸不違因果誰斯頗揚虛白謂名山異境歷十而靡不經遊祕訣神方閱奧而靡書紀呂陳默默謂歷覽群書參訪高士凡遇幾類雲水反而思之所得甚合聖賢之言蓋未有自執己見而不訪道友獨守師說而不讀丹書者也善乎施栖真之說曰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久以通參道友以道對言所參無異論以人念道所師無狂從後之學者豈可謂口訣不在紙上而竟不留心哉若曰我自有師傳密旨其言藥物火候乃古今丹書之所無亦參同契之所不言則亦妄人也已矣

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

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百遍且然況千遍萬遍哉是故誦之萬遍妙理自明縱未得師授口訣久之亦當自悟其悟多在夜深或靜坐得之蓋精思熟味反覆玩誦蓄積者多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之謂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也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此說是已近世張紫陽以悟真篇授扶風馬處厚侍郎且囑之曰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故其自序有云此悟真篇中所歌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備悉儻好事者夙有仙骨覩之則智慮自明可以尋文悟解其詳諄勉後學之辭與魏公同一意嚮蓋所謂神告心悟畢竟有此理也不然二公何苦立此空言以厚誣天下後世也哉

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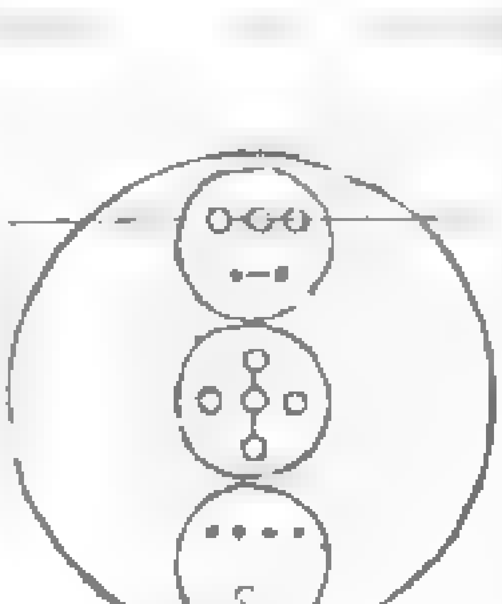
譚景升以化書授宋齊丘齊丘殺景升并竊其書自名之尋亦不得善終此傳非其人而彼此致禍者也吳世雲以道授許旌陽旌陽又得諶母之至道復授於吳然後皆得道成此傳得其人而彼此致福者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得無禍福於傳授賢否之間乎嗚呼世道不古愈降愈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鼎器歌

圍三五徑一分

圍三徑一此吾身之大寶鼎也三才位其中五行運其中鉛汞土居其中喉管經謂要有其器是生萬象即此物也

金丹種種玄妙皆不出乎此若曰不在吾身而在他人則非清淨之道矣



口四八兩寸脣

口四八者四象八卦皆在其中也兩寸脣者具兩儀上下之界分也

長尺二厚薄勻

鼎長一尺二寸以應一年十二月周天火候卧并身腹令上中下符均勻不可使之一偏也

腹齊正坐垂温

坐之時以眼對鼻以鼻對臍身要平正不可歆側閉眼須要半垂簾不可全開全閉則黑山鬼窟也氣從鼻裏通關竅不可息麁息麁則火燥火燥則藥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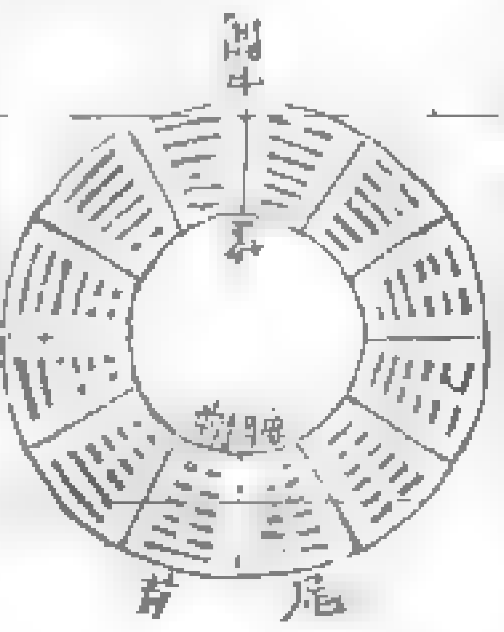
陰在上陽下奔

陰上陽下水火既濟也還源篇云坎離海中火崑崙山上波誰能知運用大意要黃婆向微黃婆運用之功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何由既濟哉

首尾武中間文

首尾晦朔也中間月望也晦朔乃陰極陽生之時故用武

火月望乃陽極陰生之時故用文火然所謂晦朔月望亦
譬喻耳却不可只就紙上推究也



始七十終三旬一百六善調匀
三旬即三十也七十三十與二百六十合之則二百六十
應一年周天數也修煉而至於百日數足則聖胎方成聖
胎既靈此後二百六十日善能調匀氣候常使暖氣不絕
則丹功自成翠虛篇云温養切須常固濟巽風常向坎中
吹行坐寢食揔如如惟恐火冷丹力遲他無艱辛也
陰火白黄芽鉛
自子至巳為陽火之候自午至亥為陰火之候酉居西方
西方屬金故曰陰火白悟真篇云蟾光終日照西川是也
土中產鉛鉛中產銀銀自鉛中煉出結成黃芽是為真鉛
金碧龍虎經云煉鉛以求黃色是也
兩七聚輔翼人
兩七東方蒼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也人中央人位也兩
七聚輔翼人者龍蟠虎蟠會聚於中央也若然則南海之
儵北海之忽相遇於渾沌之地矣此所以烹而成丹也悟
真篇云三家相見結嬰兒又曰五行全要入中央其斯之
謂歟
吸理腦定昇玄
腦為上田乃元神所居之宮人能握元神栖于本宮則真
氣自昇真息自定所謂一竅開而百竅齊開大關通而百
關盡通也作丹之時脫胎而入口功成之後脫胎而出殼
皆不外此靜中吟云我修真常得真訣每日修之無斷絕
一朝功滿人不知四面皆成夜光闕茲蓋修持日久功夫
贍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子處中得安存
嬰兒處於胎中得坤母撫育養則得以安存矣
來去遊不出門
門者玄牝之門也來去遊者呼吸之往來也往來不出乎
玄牝之門則陰陽氣足自通神也
漸成大情性純
行住坐臥綿綿若存則口復一口漸凝漸聚胎氣既凝嬰
兒顯相而情性愈純熟也
知歸一還本元
大丹之道抱元守一而已其始入也在乎陰陽五行其終
到也歸乎混沌無極此之謂歸一還元也
善愛敬如君臣
一年處室夕夜匪懈愛之敬之如臣子之事上也
至一周甚辛勤
還金篇云快活百千劫辛勤一二年自古蓋未有不辛勤
入室一年而能平地登仙者也靈源大道歌云他年功滿

乃逍遥初時修煉須勤苦勤苦之中又不勤閑閑只要在
元神其説有味哉有味哉
密防護莫迷昏
翠虛篇云晝運靈旗夜火芝抽添運用切防危若無囘志
相煅鍊時恐爐中火候地叢道高一寸魔高一尺百刻之
中切忌昏迷在修煉之士常惺惺耳
迷路遠極幽玄若達此會乾坤
運用於玄牝之間一日行八萬四千里之路豈不迷路遠
耶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豈
不極幽玄耶不能達此則可以驅馳造化顛倒陰陽會吾
身之乾坤矣
刀圭飡靜魄魂
刀圭丹頭也魂魄龍虎也運入崑崙峯頂而化爲玉漿流
入口則風恬浪靜虎伏龍降也
得長生居仙村
丹成之後散誕無拘繫倘然道轉高不問山林之與朝市
皆可以栖隱今魏公不曰在市居朝而曰居仙村若異京
山林是靜緣也
樂道者尋其根
根者天地之根也金丹之基也翠虛篇云一纔識破丹基
處放去收來總是伊似非至人指授莫有識之者樂道之
士有能尋而得此抑何其幸耶
審五行定銖分
五行順則生人逆則爲丹用法度不可不審也火數盛則
枯

水銖多則濫斤兩不可不定也
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
悟真篇云近來透體金光現不與凡人話此規靜而思之
此道乃千聖所秘得之者但藏之肺腑自受用足矣何乃
輕泄慢漏致致烏語人哉雖然自爲計則得矣其如天下
後世何此參同契所以作也
御白鶴兮駕龍鱗遊太虛兮謁仙君受圖籙兮號眞人
胎圓功成之後須當調神出殼或跨白鶴或乘火龍超度
三界難從上元始天自此逍遥快樂與天齊年號之曰眞
人雖然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何白鶴龍鱗之有哉若言他
是佛自已却成魔又奚仙君之有哉當知白鶴龍鱗皆自
我神通變化而仙君亦是自己三清何勞上望或者不達
此理乃晝夜妄想以待天詔至有爲黑虎所銜巨蟒所吞
者豈不痛哉宋人鑿井而得一人之力相傳以爲人自土
中出許旌陽舉家成道後人以爲拔宅屋入於雲中甚矣
世之好誕惑怪也然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其維哲人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吾安得六同機
之士而與之極論哉吁

序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闊略髣
髴今更撰録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意等齊所趣
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則大易之情性盡矣
參三也同和也契類也謂此書借大易以言黄老之學而
又與爐火之事相類三者之陰陽造化殆無異也魏公憫

後學之不悟於是作此一書以敷陳大道之梗槩然恐淵
泄玄機遂不敢成片數語未免傍引曲喻汪溢而說又恐
闊略多舉不能備悉纖微復述鼎器歌於後凡篇中文辭
之遺脫者皆於此歌補塞之義理之幽深者皆於此歌潤
色之使三篇之言鉤援相連旨意等齊庶發後之覽者便
得徑路不悖其所趣也翠虛篇云道要無中養就兒箇中
別有真端的都緣簡易妙天機散在丹書不肯泄今夫魏
公之所以敷陳不已至于再至于三其意不過亦如此不
然則大丹之要一言半句足矣又安用此纏繞為哉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
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

道無不在頭頭但是三聖如其度以作易黃老究其妙以
作丹爐火盜其機而為燒煉之術或著於言或修於身或
寓於物此皆仰觀俯察明陰陽配合之法遠取近用得造
化變通之理於是有此三道三道殊塗而同歸此其所以
為三相類

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
誤

道者萬物之本猶木之根株也發而為枝莖於是有三聖
之易散而為華葉於是有爐火之術至於結為果實而返
本還源此黃老之所以不失其素而修煉金液內丹養成
聖胎也魏公以此三者互相類之道鼎立而言皆故好為
此鄭重實欲使學者洞曉陰陽深達造化也其言出於誠
心厥亦審而不誤矣

鄶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略
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平宴然閒居乃撰斯文

魏公生於東漢名伯陽號雲牙子會稽上虞人也今言鄶
國者隱其辭也本高門之子世襲簪裾惟公不仕修真潛
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詞通諸緯候恬然守素惟道是從每
視軒裳為糠秕焉不知師授誰氏而得大丹之訣乃約周
易撰此參同契三篇又恐言之未盡復作鼎器歌以補塞
三篇之遺脫潤色三篇之幽深密示青州徐景休從事徐
乃隱名而註之至桓帝時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
世嗟夫是書闡明道要發露天機其體認真切如此其講
貫該博如此茲蓋并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而魏公猶以
鄙夫朽生自處至人之謙晦蓋如此

歌敘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所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宣耀精
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
不繁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
離已身抱一無舍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挺除武都
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
名皆由一門

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文王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
孔子又贊之以十翼蓋將順性命之理而彌綸天地之道
也是故表以為曆則坦然可循是為萬世法序以御政則
行之不繁是為百王之軌範易道可謂大矣黃帝觀天之
道而執天之行老子含德之厚而比於赤子陰符三百餘
字道德五千餘言反覆議論無非發明造化自然之妙是

故世之修丹者必以黄老爲宗黄老可謂至矣乃若服食之法得其陰陽配合之妙以制伏鉛汞則一藥之類先可掃除其餘衆石亦皆可棄審其用而煅煉之或爲黄或爲白則成物於天地間豈不爲世俗所珍爐火可謂奇異矣大易也黄老也爐火也三條羅列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

由一門此之謂三相類

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硌可觀使予敷僞却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道大後嗣宜遵

魏公作鼎器歌以繼於三篇之後其文字礫礫硌硌燦然可觀豈徒抽黄對白諧耦斯文以爲觀美哉殆有至真之理存乎其間也若謂以妄僞之説誑惑後人則稍知道者所不肯爲曾謂魏公爲之乎又况天鑒昭昭禍福不爽何苦以僞言誤天下後世而自取欺天之罪哉蓋鼎器歌之作所以補塞三篇之遺脱潤色三篇之幽深也其辭雖三字爲句似乎簡短其意則廣大無遺所不備其所謂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者也後學不於此而取信將安之焉

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化形爲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柯葉萎黄失其華榮各相乘負安穩長生

此乃魏伯陽三字隱語也委與鬼相乘負魏字也百之一下爲白白與人相乘負伯字也湯遭旱而無水爲昜阨之厄際爲卩卩與昜相乘負陽字也魏公用意可謂密矣元豐間吕吉甫守單州吕洞賓至天慶觀索筆書三詩其一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住宅父子生來只兩口多好歌而不好拍時吕守之客余中釋之曰天台客賓也石橋洞也兩口吕也歌而不拍乃吟詩也吟此詩者其吕洞賓乎是知古仙立言於世惟務發明斯道以接引後人初不欲彰己之名也

讚序

參同契者辭隱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爲政不至太平服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易爲證用意健矣故爲立注以傳後賢惟曉大象必得長生强已立身爲此道者重加意焉

此篇以讚序名乃後人讚序魏公此書之辭又曰故爲立注以傳後賢其非魏公本文也審矣朱晦菴云或云後序或云魏君讚詳其文意乃是注之後序彭曉云魏君密示青州徐從事令箋注徐隱名而注之至桓帝時復傳授於同郡淳于叔通因得行于世恐此是徐君語也其注則不復存矣彭真一云按諸道書或以真契三篇是魏公與徐從事淳于叔通三人各述一篇斯言甚誤且公於此再述云今更撰録補塞遺脱則公一人所撰明矣况唐蜀真人劉知古者因述日月玄樞論進于玄宗亦備言之則從事箋注淳于傳授之説更復奚疑愚皆紬繹是説竊歎世代寖遠無從審究是耶非耶皆不可知忽一夕於靜定中若有附耳者云魏伯陽作參同契徐從事箋注簡編錯亂故有四言五言散文之不同既而驚悟尋省其説蓋上篇有

乾坤坎離屯蒙中篇復有乾坤坎離屯蒙上篇有七八九六中篇復有七八九六上篇曰日辰爲期度中篇則曰謹候日辰上篇曰震受庚西方中篇則曰昴畢之上震出爲徵其間言戊己與渾沌若三言三五與晦朔若四文義重複如此竊意三人各述一篇之說未必不然而經註相雜則又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也愚欲以四言五言散文各從其類分而爲三庶經註不相混殺以便後學參究然書既成不復改作姑誦所聞於卷末以俟後之明者

周易參同契發揮下篇卷終

周易參同契釋疑

世傳周易參同契上中下三篇合而觀之其辭錯亂本不可以分章也彭真一因爲解註遂併魏公後序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外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前輩謂此書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彭公爲之分章解義誠可謂菇然真經矣然承誤註釋或取斷章大義雖明而古文闕裂如易紱天心可不慎乎之類皆合與下文連屬而彭本乃截爲上章不成文理意者彭義亦爲近世淺學妄更所以若是歟又有錯簡如象彼仲冬節一章不當在審而不誤之下類如雞子一章不當在各自獨居之下陳抱一當以象彼仲冬節一章移於子當右轉之前亦未爲得鄭虛一所校自謂詳備而亦有錯處如中而相干金水合處與鬼爲鄰之類蓋不當改而鄭乃改中爲午木爲本鬼爲仙去本義遠矣然晦爽定爲昧爽鼓下定爲鼓鑄粉提定爲服之厭亦當理愚嘗合諸本參訂之皆出於先正數君子編校而其間更有大段舛誤如三五併危一号都集歸一所蓋謂房六張二昴七一方之氣併在北方危一都會集而歸於一處也舊本乃以危一作爲一錄一作歸二非惟失魏公本旨於理亦自不通此無他蓋因危一訛作爲一遂疑其重複而誤改之耳至若補塞遺脫等語則魏公自序也所謂補塞遺脫廼指鼎器歌也魏公恐篇中所述尚有遺脫故復作此以補塞之如首尾武中間文贍理腦定昇玄

之訣篇中皆不曾顯言而此歌遂陳之也覆詳其
數句以姓名隱括於其間首初一句又拈出參同契者
四字蓋此章為魏公自序明矣按彭公註本此序置在
鼎器歌後彭公以鼎器歌辭理勾連字句零碎分章不
得遂移此序附於三篇之末分為九十章以應陽九之
數退鼎器歌獨存於後以應水一之數此例置之失實
自彭公始也五相類即非五相類乃三相類也三相類
者大易黃老爐火三者之陰陽造化互相似也所謂三
道由一俱出徑路又曰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
皆由一門是也外有讚序一篇或云後序或云魏公讚
後人莫知所從遂總名之曰讚序晦菴朱子詳其文意
以為註之後序註亡而序存耳近世注釋者皆祖朱子

此說因而判去不錄然舊本既載不容不存愚今併書
之以附于卷末蓋不欲棄其舊也嗚呼由魏公至于今
千有餘歲去古日益遠傳訛日益衆或有識者悼古文
之久翳而為之剔偽辯真衆必愕眙非詆而笑其僭妄
於是穿結舌不語而終莫敢著筆為是書任其責雖然
其如後人何此鄭虛一所以甚為是書惜也愚區區晚
學幸遇明師獲承斯道之正傳兼得是書之善本歷試
以還講明粗熟朞年而書成深恐推之未盡言之未詳
攷竄凡更三四藁又恐後人無以折衷遂合蜀本越本
吉本及錢唐諸家之本互相讎校以為定本其諸參錯
不齊則有朱子考異一書在茲不復贅云時五星聚丑
之年金精滿鼎之日林屋洞天紫霞真逸全陽子書

上篇釋疑　　全陽子俞琰

垣郭一本垣作恒陳拾一註本改為圓字避諱也
運轂正軸謂修丹當正其心猶運轂當正其軸也軸在
轂內以貫於轂輻則又在轂之外以輳於轂者也一
本軸作輻非是
牝牡四卦蓋繳上文乾坤門戶坎離[illegible]句總言之
也此四卦乃鼎器藥物後言六十卦乃火候也如中
篇謂四者混沌亦是繳上文乾門坤戶坎離冠首之
句後又曰六十卦用張布為輿輪成六十四卦六十
四卦皆為吾丹道之用此所以為周易參同契也一
本以牝牡四卦為震兌巽艮非是
以為[illegible]神于陳會真註本以作左

猶御者之執銜轡有準繩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
謂如御者處於車中而能制御馬之進退以合乎規
繩也蓋與中篇近馬就駕明君御時意同舊本猶御
者之執銜轡有準繩作猶工御者執銜轡準繩非
是前輩乃承誤注釋以為猶工者之於繩墨規矩御
者之於銜轡軌轍誤矣
兼并為六十謂日用兩卦一月三十日兼并為六十卦
也一本作兼并為六十四非是
用之依次序一本依作如
既未至昧爽即下文晦至朔旦之謂也一本昧作晦非
是蓋既未即月晦昧爽即月朔若以為既未至晦爽
則猶言晦至晦爽於文義大謬矣

卷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以用自午至戌亥蓋
以兩卦並言前一卦屬春夏自子至巳陽自下而升
也後一卦屬秋冬自午至亥陰自上而降也若只以
一卦言則一卦止有六爻以十二時配之恰欠其半
畢竟日用兩卦直事須當以兩卦並言
得其序一本序作理
變化於中晦菴朱子註本變化作升降一本作升降變
化於其中
包裹蓋用文子通玄真經語舊本作包褱非是
以無制有乃是制造之制非制御之制也大丹之法於
無中造出有來故曰以無制有如作制御之制經明
而以無爲神爲汞爲離以有爲氣爲鉛爲坎此亦是

一說然非魏公本旨恩嘗反覆考之蓋以龍虎經有
所謂有無相制朱雀炎空於是後人更不究上下文
之義竟以制造之制作制御之制說了又如中篇謂
剛柔斷矣不相涉入言剛柔不相侵陵也故繼之曰
五行守界不妄盈縮却與後章剛柔離分之義不同
或又泥乎龍虎經有所謂剛柔抗衡不相涉入非火
之咎譴責於土之說亦未免以剛柔雖分之義說了
今人相傳皆謂魏伯陽因龍虎經而作參同契故不
得不祖龍虎經之說殊不知龍虎經乃是隱括參同
契之語實出於魏公之後晦菴朱子云後人見魏伯
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此經大概皆是體參
同契而爲之其間蓋有說錯了處恩向者未得其說

亦未敢便以朱子此論爲然後來反覆玩味以參同
契相對互諸其說乃覺龍虎經之破綻旁出而直是
隱括參同契之語也蓋魏公之作參同契乃是假借
周易爻象發明作丹之秘後推廣龍虎經之說若果
推廣龍虎經之說則當曰龍虎參同契不得謂之周
易參同契也然而龍虎經亦是好文字矣故蔡季通
深喜其言如曰元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又曰自然
之要先存後亡誠爲至論但不是魏公以前之書耳
器用者空李抱素註本者作皆
爲徵一本徵作證
相當一本當作合非是
始終一本作終始非是

皆稟中宮一本稟作在一本作中宮所稟非是
之時一本時作際
紀黃化一本作化黃包
鄞鄂朱子考異作根鄞鄂即萼也詩云鄂不韡韡是也
鄞字或作垠堮或作圻堮或作圻鍔皆非是
稱元皇一本稱作當
元年一本年作始
乃芽滋一本芽乃生一本作乃牙滋
復卦建始初成疑與關雎建始初重複遂改初爲萌爾
子謂此乃不識古韻者妄改之也又如下文九六亦
相當或疑與剛柔相當重複而改當爲應皆非是
日月無雙明謂日出則月沒月出則日沒晝夜遞炤也

爲出没也一本無作炁非是蓋古先無字皆作无如
易所謂无咎无咎皆此无字一本作煥炳而成雙
兎者吐生光一本作兎魄吐精光一本作兎魂吐生光
東方喪其明舊本作東北喪其明蓋因易有東北喪朋
之語遂相承其誤習之而弗察也按坤卦云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蓋謂坤位西南而有兌離巽皆陰
卦也以陰從陰故云得朋若東北則震艮坎乾皆陽
卦也故云喪朋今魏公謂坤乙二十日東方喪其明
蓋言三十日之晨太陰没於東方乙位即非用此卦
東北喪朋之說何以明之蓋西方庚辛南方丙丁東
方甲乙乃一月六節内太陰昏見晨没之地王保義
所謂月有三移是也今夫月之三日昏見于西方庚
至十六則晨没于西方辛八日昏見于南方丁至二
十三則晨没于南方丙十五日昏見于東方甲至三
十則晨没于東方乙其理甚明然矣豈得以乙為東北
耶自古甲之與乙俱列于東方即不在東北今以乙
為東北則十五乾體就之時何不謂之盛滿甲東北
耶甲近東北且不謂之東北何況乙在甲之前而又
近東南其非東北也明矣
九六亦相當上文復卦建始初下已釋之
易象索藏藏謂三十日之夜日月之象俱沉於北方也
一本易象作陽炁非是
象彼仲冬節至以曉後生盲舊本錯於後序陳抱一移
置于當右轉之前皆非是按此章凡押兩傷字并上

文易象索滅迹之則又押此滅字蓋古人多用重
韻後人不曉往往妄爲更改遂使文意不連偶如上
文關睢建始初與復卦建始初又如剛柔相當與九
六亦相當皆重韻也豈可遽以重韻而亡其正文哉
商旅一本商作賈
浩廣一本廣作曠
眇難覩一本覩作覿
符徵一本徵作證
節令一本節作時
中稽於人心一本心作情
依卦變一本作循卦節
循彖辭一本循作因彖作象非是
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一本治作理一本作天下然
後治此二句似乎引用乾卦乾元用九天下治之文
然按上文坎離者乾坤二用則是坎離亦乾坤之用
非謂用九用六也如上文東方喪其明亦非用坤卦
東北喪朋之義蓋魏公之為是書大率皆是假借正
不必牽泥也
可不慎乎一本作可得不慎乎非是
魁杓一本杓作柄
誃離即別離也一本作移離一本作坎離
仰俯他本皆作俯仰朱子謂當作仰俯乃叶韻今從之
統錄一本統作總
日含五行精一本含作合非是

詿過貽土一本作結過移土
辰極處正一本起作受一本正作政
布政一本作政德非是
終脩一本脩作循一本作中美
以掩蔽一本以作已
有無亦相須謂水火二氣相資而成造化也有無或作
金丞或作吟烝皆非是
進退分布一本進退作退而非是
抹之類白一本抹作望一本作捶
曰裹一本作包裹
相扶一本扶作拘
相連一本連作通

是非歷藏法謂此道非歷五藏存思之法也若以是非
兩字作是是非非之義則誤矣
次日辰一本次作以非是
累土一本作周迴
而意悅一本作意悅喜
跨火不焦入水不濡道成之後法身自然若以血肉之
軀擬界水火則豈對往濡而已哉
移居一本居作名非是
功滿一本滿作成非是
偃月按下文曰承日則偃疑作鉛音聲相傳之訛耳
作鼎爐舊本作作法非是
良亦入一本作亦如之

盧明一本明作作
金本從日生朔旦受日符謂月之光從日而生每月朔
旦與日相合也蓋金火即日月也舊本日作月非是
若以爲金本從月生則猶曰月本從月生此何義理
數稱五一本數作號
含育一本作貪欲
符息謂凝符呼吸之息二者合而爲一如夫婦之交合
也一本息作思一本作恩皆非是
執平一本執作兼
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諸本皆在壽命得長久之下
惟鄭虛一本却在本性共宗祖之下
金以砂爲主禀和於水銀即是直指凡砂凡汞之造化

以礎以龍丹法之造化却非假借外一物以比並內一
物相對而言也
以黍一本黍作粟非是
其外一本外作子非是
泥汞一本汞作頑
煉飛一本飛作治一本作持
鼓鑄一本鑄作下非是
雜性不同類一本類作種
僥倖詭不遇理入獨知之朱子本無此十字
生狐疑一本生作坐
始畫八卦效法天地一本作始畫八卦象效法天地圖
一本作畫八卦效天圖皆非是

循而一本作結體
庶聖謂無位之聖人也孔子是已一本作聖者與非是
三君一本君作聖
令可法一本令作誠
為世定此書謂金丹大道無形無兆無以使後人取法
故定此參同契一書于世與中篇定錄擬文義同舊
本作為世定詩書非是
竊為一本為作待
輒思慮一本作綴斯思非是
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即前章所謂上弦兌數八下
弦艮亦八也蓋上弦金半斤下弦水半斤以兩弦相
合而觀之則成一月三十日之數却與水中金之義
不同一本金計有十五作金數十有五
其土遂不入二者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此
三物即是金水土三件金水二者與土合而為一故
曰三物相含受若又添水火言則成五物矣或以人一三
物為金火木以二者為水火況離殆其非至論也
本其土作共三二者作火二又作水二皆非是
鑄冶一本作鑄冶
致堅完一本致作緻
炎火張於下龍虎聲正勤與下篇升熬於甑山兮炎火
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龍和於後實同一義舊本
覩虎作晝夜非是
始文使可脩一本作始切文可修

親觀一本作相親一本作須親
服之一本作粉提一本作粉捏一本作提粉皆非是
一九一本九作元一本作粒皆非是
刀圭即是刀頭圭角些子而已言其不多也若以刀為
金圭為二土巧則巧矣然非魏公之本旨也
較約一本較作簡
光明一本明作榮非是
薄蝕一本作激薄
顯龍虎一本顯作題
嘉黃芽一本嘉作加
中篇釋疑
結以造化一本結作須一本作始
元基一本作玄基一本作元模
六十卦用張布為輿一本用作周非是
不邪一本邪作陂
傾危國家一本作家國傾危
卦日一本日作月
六十卦用各自有日一本六十卦用作餘六十卦非是
在義設刑舊本在作立
日辰一本辰作夜
用心本作逆賊一本作逆散
巳口本巳作鼎
之來一本來作中
剛柔斷矣下相涉入上篇以無制有下已釋之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至始於東北箕斗之鄉蓋晦朔之
間乃是亥後子前日月於此而隱藏箕斗之鄉乃是
艮後寅前日月自此而旋起以比喻丹法之妙與天
地日月同途也或者徑以艮後寅前為晦朔之間為
一陽生採藥之候則相去遠矣
旋而右轉嘔輪吐萌謂陽火自腰間旋斗歷箕上至玄
關則光耀透于簾帷之外也一本旋而作左旋
昴畢之上震出為徵蓋謂月初生見於西方其象如震
以喻身中火候也若以月出方位論先天八卦方位
則先天之震不在西火候之震亦不在西既不識其
落處徒見其說之相戾耳
和平一本和作初

其統一本其作陰
六五坤承謂六五三十日却非謂坤卦六五爻也
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諸本皆在為
道規矩之下惟朱子本在世為類母之下非是
周流六爻一本流作章非是
難以一本以作可
滋彰一本彰作亨
生光一本生作正非是
漸進一本漸作浸
成泰一本成作承
運而一本而作移
渝爽一本爽作[illegible]非是

推索一本索作京
陽終於巳中而紐于謂四月屬巳律應中呂也霞山子
詹谷註本中而作中呂一本中作午非是
午為蕤賓為一作主
遯世去位一本作遯去世位非是
其精一本其作真
陰伸陽屈毀傷姓名謂七月屬申律應夷則也伸即申
也傷即夷也舊本毀傷作沒陽一本作沒揚皆非是
消滅一本滅作息非是
至神一本至作其一本神作坤
衰威一本衰作更非是
承御一本承作求

千秋一本秋作載
無一本無作元非是
流布一本流作宣
類知雞子至肉滑若飴舊本差在後蓋疑其重韻而妄
擬之也今移正之類如一本類作狀相扶一本扶作
符乃具一本具作俱若飴舊本飴作鉛朱子本改正
作飴
斷鍔上篇已釋之
恒為一本作築固一本作築完一本作築垣
于斯之時情合乾坤一本作及初之時由乎乾坤
拘則水定水五行初一本作則水定火五行之初
道無形象一本無作之蓋古者無字是此无字之與无

草寫則相似故誤作之字也一本象作狀
真一難圖一本一作其
至懸一本作玄且非是
耳目口三寶一本作耳目巳之寶非是
發揚一本揚作通
視覽一本覽作聽
順鴻濛一本作順以鴻
念念舊本作無念
證驗白推移舊本作證難以推移非是
寢以一本作以浸
洞無極一本洞作潤非是
谷中一本作中宮一本作容中皆非是

十七

任杖一本作拄杖
沒水一本沒作投
獲黍一本獲作穫
不見功一本不作無
至絲一本至作事非是蓋草書至事之相似也
遂相銜嗌咀嚼相吞舊本彭長詩及紹興間甯永年
本皆在慈母育養孝子報恩之下朱子謂今按二句
自屬下文俱相貪併之下四句相承語意連屬不當
在此愚按此章以母子之情爲喻蓋所謂遂相銜嚥
口慈烏反哺之義正當在此今依舊本移正之
三五爲一即上篇子午數合三戊巳數稱五是也蓋與
悟眞篇三五一不同一本爲作與非是

子當右轉謂虎向水中生也午乃東旋謂龍從火裏出
也子午即水火也子當右轉者今求合處蓋從右轉
至於子也午乃東旋者木火爲侶乃自東旋至於午
也天道左旋右轉還丹之道與天道一同若曰子從
右轉而加酉午從東旋而加卯則是右旋左轉與天
道背馳矣東旋一本東作左
主客一本客作定
貪併一本併作便一本作榮皆非是
各得其性一本得作有性作功
如審一本審作有
得成正道一本作得爲成道
火主稟與一本主作生非是

十八

牝雞一本牝作肥
施化之道一本道作功一本作精非是
受氣之初一本之作元
日以月化蓋用莊子語一本作日受月化非是又疑曰
受月化礙理遂以爲月受日化亦非是
水性周章一本水性作季歇
木生爲侶謂龍從火裏出東南一同成五也金乘水合
處謂虎向水中生也西方共成之也張紫陽謂四
象不離二體正是此意或用先天離次加於後天震
兌以發明此說不惟失魏公本旨甚與身中造化大
段相反一本金水作金木木火作水火謬之甚矣
列爲一本列作合一本作引

以忘爲妄一本脱此四字
子五行始一本脱此四字一本子作居
建緯一本緯作位
虚危一本作抱真
執火一本作降坐
調合一本作執火
妄有所冀一本作冀有所望
以硇一本硇作尚

下篇釋疑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
指畫古文箸爲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
蓋謂古之聖賢既得此道以懷玄抱真憂憫後生
好道之士不得其說遂爲之隨傍風采以著古人之旨
爲圖籍以開示之又不敢直指故露見枝條而隱藏五金
八石而發明之也所謂著爲圖籍者開示之說謂知乃指古
之聖賢如此非謂後生好道之人如此也此章始終與
一陳抱一皆以此錯了惟朱子之說獨得其旨

三元一本元作光非是
精溢一本作津液非是
化形一本化作變
猶謬衆文謂反覆錯亂其文而不敢徑直而泄也一本
謬作昌非是
傳世一本傳作舉
不住一本住作逐

故爲亂辭一本爲作非非是
玄溝一本溝作
退自後舊本後作改非是
關楗有低昂兮周天遂奔走周天兩字舊本皆作周忝
朱子疑周忝無義理遂改爲害忝亦非是言字與周
字蓋相似忝字與天字頗相近也
江河無枯竭兮水流注於海舊本無作之非是之无之誤
中篇道無形象下已詳釋之一本河作淮
終復始一本作復終始一本作復更始
張於一本於作設
白虎一本虎作礬非是
蒼龍一本龍作液非是

十七

廢止一本止作之
龍鱗甲鬣一本龍作魚甲作押非是
接連一本作雜還　自相守一本自作而
房六一本六作七非是　陽一本陽作陰非是
三五并危一號都集歸一所蓋謂房六昴七張二二方
之氣并北方危一都會集而歸於一處也中間極者
造化蓋南北張危月也東方房卯日也危一合房六
則爲水之生成數張二合昴七則爲火之生成數房
六在東張二在南木火爲侶六與二合而成八昴七
在西危一在北金水合處七與一合而成八應二八
一斤之數所謂本之但二物若此也一本并危一作
并爲一又一本作之與一皆非是一本一所作二所

亦非是當知魏公之作是書無一語不合造化若以
爲三五之與一兮鄰集歸二所則造化何有哉又況
二所之說亢其大謬縱使果謂之二所則當言分不
當言集既謂之集則當言一所不當言二所也
取甫殷霞山註本作甫取
赤色通表裏一本作赤黑達表裏
黍米一本黍作稻非是
若山澤氣烝兮一本作山澤氣相烝兮非是　而可考一本而作自
德世一本世作代
心靈一本心作鬼　忽自悟一本忽作乍
受圖錄一本作錄天圖非是

鼎器歌釋疑

經一分舊[illegible]經作叶
長尺二一本尺二作二尺非是
腹臍正朱子云按齊即古臍字一本作腹五齊非是
首尾武中間文蓋謂晦朔爲首尾月望爲中間也首尾
即是一處中間亦即是一處若言巳爲陽子尾午爲
陰亥首巳午兩向爲中間則是兩箇首尾兩箇中間
矣一說以進陽火則子丑寅爲首辰巳爲尾退陰符
則午未申爲首戌亥爲尾中宮爲中間則是兩首兩
尾一中間其說皆未穩
兩七聚一本聚作叙非是
贍理腦一本贍作瞻一本作膽皆非是

序釋疑

三相類謂大易黃老爐火三者之陰陽造化互相似也
自彭真一以木三火二土五金四水一畫爲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之圖故後人皆祖彭氏此說竟以爲魏
公本文而並作五行之相類說了沿襲至今猶有辯
之者皆不思魏公所言相類者果爲何事深易所謂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蓋合五行之生成數今彭氏止
用生數爲得謂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爲本三
火二爲一五金四水一爲一五與中央土五共成三
五則猶可謂之三五相類今言五行之相類則木自
一數火自二數金木土之數各各不同安取其爲相
類哉一本作互相類似亦可取終不若三相類之說
爲甚明也蓋詳其下文有曰三道由一俱出徑路又

曰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其爲三
相類居然可見矣
鄶國鄙夫魏公自謂也魏公乃會稽上虞人今不曰會
稽而曰鄶國者不欲顯言其本貫也若直謂之會稽
則是後人改之之[illegible]非魏公本文也
挾懷朴素一本作懷朴抱素
不樂權榮謂不肯愛樂權勢榮耀也樂字當作去聲
本權作懽非是　利名一本利作令
晏然閒居一本作遠客燕閒　察其所趣一本所作旨
共倫一本倫作論　施化一本施作神
歸根一本根作思非是　我心一本心作形
八石一本八作五　成物一本物作功

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至各相乘負
安穩長生十六句乃是隱括魏伯陽三字各相乘負
若如委鬼相乘負爲魏人白相乘負爲伯阝易相乘
負爲陽是也一本鬼作仙晲作厄各相乘負安穩長
生作吉人相乘安隱長生又一本作吉人相乘負安
穩可長生皆非是又一本東西南傾作東西南北水
旱隔并作水旱兵革

讀序釋隷

立玫一本作御函

米鹽盖用史記天官書語米鹽分判猶言黑白分明也

一本米鹽作抉離非是

以易一本易作經

立注一本注作法非是

爲此一本此作吾

石澗炎生參同契釋疑卷終

參同契發揮三篇版既成中虛子張本長命工以釋
疑廿葉併刻之俾讀者有所攷焉沖虛可謂好道之
篤者矣之勇也

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三卷

（元）陳致虛撰

明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本

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陳致虛撰。致虛字觀吾、自號上陽子。年四十、始從趙友欽學道、講神仙煉養之術。其說以金丹之道當以陰符道德爲祖、金碧參同次之。又稱丹書多不可信、得眞訣者要必以參同契悟眞篇爲主。所作醒眼詩有云、端有長生不死方、常人緣淺豈承當。鉛銀砂汞分斤兩、德厚恩深魏伯陽。蓋於伯陽之書尤所研討也。此乃所作參同契註、凡分爲三十五章、與彭曉註本分九十章者不同。又謂曉以鼎器歌一篇移置於後爲非、仍依原本置之法象成功章之後。其所疏解、亦皆明白顯暢。近時李光地註參同契、謂諸本之中惟漢魏叢書所載朱長春本爲最得古意。今以朱本相勘、惟首篇乾坤者易之門戶云云、不立章名。故自乾坤設位以下祇分爲三十四章、視此較少一章。其餘章次悉與此本相同。蓋朱本卽鈔此本而去其註、光地未考其淵源也。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目錄

上篇一十五章

大易總叙章第一　乾坤設位章第二
日月懸象章第三　聖人上觀章第四
君臣御政章第五　煉巳立基章第六
明兩知竅章第七　明辯邪正章第八
龍虎兩弦章第九　金返歸性章第十
二土全功章第十一　同類合體章第十二
三聖前識章第十三　金丹刀圭章第十四
水火情性章第十五

中篇一十五章

陰陽精氣章第十六　君子居室章第十七
晦朔合符章第十八　爻變功用章第十九
養性立命章第二十　二氣感化章第二十一
關鍵三寶章第二十二　傍門無功章第二十三
流珠金華章第二十四　如審遭逢章第二十五
姹女黃芽章第二十六　男女相須章第二十七
四者混沌章第二十八　卯酉刑德章第二十九
君子好逑章第三十

下篇五章

聖賢伏煉章第三十一　法象成功章第三十二
鼎器妙用章第三十三　補塞遺脫章第三十四
自叙啓後章第三十五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目錄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卷之上

會稽 魏 伯陽 撰

廬陵 上陽子 註

紫霞山人 渉蟾子 編輯

大易總叙章第一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為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曆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為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月為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伏羲觀河圖始畫八卦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夏易歸藏以坤為首商曰連山以艮為首文王周易乾坤為首孔子翼曰乾坤其易之門戶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伯陽仙翁深得三聖人之旨作周易參同契上翼三聖之道下航萬世之人首句直指曰乾坤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上陽子曰夫乾之為物陽也故為易之戶坤之為物陰也故為易之門太極胚腪非得乾坤之門戶則天地何由而設位日月何由而光明人物何由而化生聖人何由而行其道哉是以乾動而直則陽太極而生陰坤動而闢則陰太極而生陽陰陽交錯而成離坎仲尼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乾之用九也初秉坤而成復復中姤震復而為師師中姤坎師而謙謙中姤艮謙而豫震生于豫豫而比坎生于比比而剝艮生于剝則震坎艮三男皆姤生于坤矣坤之用六也初秉乾而成姤姤中娠巽姤而同人同人娠離同人而履履中娠兌履而小畜小畜生巽小畜而大有大有生離大有而夬夬生兌則巽離兌三女皆娠生于乾矣雌雄錯雜以類相胥則乾再交坤而成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大壯而夬是陽之求乎陰也坤再感乾而成遯遯而否否而觀觀而剝是陰之感乎陽也斯為乾生三女坤生三男由此而往三男三女迭為夫妻而六十卦次第生矣此之謂乾坤為衆卦之

父母也。何謂坎離匡廓。蓋陽乘陰則乾中虛而為離。陰乘陽則坤腹實而為坎。故坎離繼乾坤之體而為陰陽之匡廓。比乾坤之於坎離。猶車輻之於轂軸。乾坤正坎離之輻。坎離轅乾坤之轂。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此大小伯陽之旨同也。牝牡者。牝乃畜之母。牡乃畜之父。故牝為陰物之通稱。牡為陽物之總名。合乾坤坎離言牝牡四卦。其以牝牡而為槖籥。猶用陰陽以為消息。槖象陰之門。籥類陽之戶。喻乾坤坎離。若天地間一槖籥耳。用槖籥之道而生物者。謂之物。用槖籥之道而生人者。謂

之人。用槖籥之道而超凡入聖者。謂之聖。聖人者善奪造化也。善用坎離也。善奪造化之道者。猶良工準繩墨而正規矩。何事不成。善用坎離之道者。猶執銜轡以循軌轍。何往不獲。聖人者。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也。聖人者。善處中以制外也。明律曆而知數也。律曆者。律應造化之候。曆紀周天之運。一陽初生。律應黃鍾。自子至亥。周天度始。故一歲既周。而陽復生于子也。月節有五六。月節者。兩節為一月。五六者。五日為一候。六候為一月。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兩卦十二爻。則一日兩

卦為之經緯。一月六十卦以為表裏也。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者。何謂也。蓋震下坎上為屯。震為長男。而能復坎中之陽。以施生育之德。故謂屯直事。又艮上坎下為蒙。艮為少男。而能聚坎中之陽。以行溫養之功。故謂蒙當受。晝夜各一卦。六十卦中皆有陰陽。至施生養也。晦朔為一月之始終。早晚謹一日之動靜。四時定一年之賞罰。濟其美者賞之。敗其事者罰之。不失仁義喜怒之正。要得四時五行之理。此章大義總叙參同契之統。指乾坤為易之門戶。非便言金丹藥物火候。此書解者百

有餘人。少能深造其奧。惟真一子彭曉。雖知藥火而欠次第。乃章章指為藥物火候。篇篇指為丹旨工夫。其中或恐後人附會。豈知仙翁述此一書。無重複語。上篇叙陰陽造化煉成大丹之旨。中篇又細議還返溫養防虞之用。下篇乃擬法象備露成丹之詳。上篇則次第而言。中篇復條例而布。何可淆混而不察。上陽子分而註之。分上篇為十五章。以應上弦得丹之義。中篇為十五章。以應下弦丹成之義。下篇為五章。以應五行之成數。所分之章。取其旨意同者以為一章。尋詳仙翁之本意次第

鋪陳說中借托玄言直指金丹藥火鼎器造化細密使後來人易於領悟遵而行之從凡入聖作佛成仙其心傳口授之秘又不敢施於筆者慮世人器德涼薄誹謗易生是以古聖大賢立言垂訓不泄天寶散布於經文王孔子相傳曰周易明此道也黃帝老子相傳曰金丹明此道也釋迦達磨相傳曰大乘明此道也聖人慈悲方便接引皆欲世人俱明此道實衆生之階彼為萬世之梯航豈謂後人各執異見不立苦志參訪真師不明陰陽同類相胥各尚所聞俞差愈遠彼見周易則指為卜

筮納甲之書又惡知同類得朋之道乎彼見鼎器之說則猜為金石爐火之事彼聞採取之說則猜為三峯採戰之術彼聞有為則疑是傍門邪徑彼聞無為則疑是打坐頑空彼聞大乘則執為禪宗空性惟資談論更不察聖人之道是用陰陽脩之以出陰陽用世間法修之以出世間凡此等輩烏足以談參同契中之妙語耶昔王沖熙得劉海蟾金丹之旨而成道乃嘆曰舉世道人無能達此惟張平叔一人而已平叔遇聖師於成都作悟真篇以訓于後首意詳切其玄言與語一與參同契合

上陽子自遇聖師而後遍遊江湖間廣參博採無非誑談泥丸翠虛篇云後來依傍去參禪勘破多少野狐精遍求豈惟無平叔一人只要如冲熙者何從而得然說禪說性是乾慧者比比皆是求其可入此門而聞聖人之道者億中無一則知冲熙之言為大悟而翠虛之語尤可憐古人謂談道者如牛毛明道者如兎角況求其行道之人乎先哲云愚人多不悅一聞便大笑上人心了了一聞便知竅今若有將此竅問是何物就指之曰竅是陰陽之門戶如此豈不愈動其猜疑哉

乾坤設位章第二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為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為證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黑白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

十翼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仙翁述曰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復自註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只言既詳其心大切豈謂世人信之不及愚而難悟覺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二用者乾用九坤用六有用而無位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者君子行道而德之不也用六利永貞者言坤之德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故坤之為用孤陰則無成是以用六從乾乃與類行也而乾用九配坤西南得朋也乾坤變化各正性命乾之太始用九乘坤陽含其

陰虛而成離坤之太一用六承乾陰含其陽實而成坎是坎離得專陰陽之體變易而用包囊生育無停機如天上之日月忽忽而弦望忽忽而晦朔即如人身之陰陽忽忽而太極忽忽而無常易道屢遷變動不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而逆行易之道也文王周易每卦六爻故曰六位成章又曰周流六虛其往來消息既不定而上下盈虛亦無常故乾初變姤累變至坤坤初變復累變至夬又有三男三女互相交變是六十卦皆有累變一卦暨遊魂歸魂共變八卦

又有積變是一卦積變至六十四卦而六十四卦積變至四千九十六卦復始互相背孕而各秉陰陽成天下之賾賾者皆此陰陽之道也夫此陰陽之道之為或幽潛於其身或淪匿於各體或變化居中而包囊萬物或慈施生殺而為道紀綱紀倘非乾坤二用紀綱妙道則道或幾乎息矣以無判有器用者空無與有為兩者何也太極之分有先后有後天何謂先天形而上者謂之道以有入無也何謂後天形而下者謂之器從無入有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海蟾云從無入有

皆如是從有入無能幾人推度坎離消息之功則後天者皆為器形滓質而有消息沒亡非若先天迺有久長之道可躋聖域也孔子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人惟順行後天之道故一生一死而輪轉不息聖人善逆用先天之道故致知格物正心脩身乃長存而不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故易之道逆數也言不苟造者蓋諸子百家之書隨才述作工拙何啻此為道之祖書不可妄置一語恐誤後人此所謂言不苟造也論不虛生者仙翁上法三聖推陰陽象日月況同類作此

世樹筏此謂論不處生也何謂引驗見效昔黃帝
上升巢許高顯老子化胡成佛淮南雞犬皆仙此
皆引驗見效也何謂校度神明如日月合璧癸[illegible]
于庚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推類結字者如用
從月生水象坎卦日月為易首之成道此結字也
原理為証者陰極而陽陽極而陰順行陰陽生人
生物逆用陰陽必成金丹此原理也坎戊月精者
北之正位為坎中有真土是為陽土女宿主事斷
潜陽精戊為之門月轂之地藏無角兔内白外黑
是為陰中之陽外雌而内雄也離巳日光者南之

正位為離中有真土是為陰土柳宿主事論匿陰
光巳為之戶日輪之所藏三足烏内黑外白是為
陽中之陰内雌而外雄也古人以日月為易字者
是易即陰陽也然言陰陽則不見易言易則不見
陰陽矣且萬物非土則不能萌孽而日月尤所以
孕乎土也故東遷則經氐土西度則經胃土南行
則經柳土北歸則經女土日月得土而生其明土
借日月以厚其德土之分王循環四季春生夏長
土之功也秋斂冬閉土之力也所以四時各有王
日長鎮中宮始終雜絡以就其功青赤白黑各

居於東西南北然皆乘于戊巳二七共成其德以
施神化也此章言陰陽分位各居凡所用者必藉
於土非有虎龍鉛汞金水採結之語故前則言列
陰陽配合之位後乃云各居一方其他辭者不述
仙翁本意無分條件紊亂互註使後之人難以當
者或言仙翁覼縷重言是不知妙語之有次序也

日月懸象章第三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
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
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

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撣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
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衆夫
蹈以出蜎動莫不由

孔子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仙翁更以明之引而信之此書法象日月以首陰
陽日月麗乎天而有朔望對合陰陽在乎世而有
順逆生成日乃純陽之孤謂之太陽月乃純陰之
精謂之太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每晝
夜天一周遺為一日太陽一日行一度行及三十
度為一月太陰一日行十三度有奇月一周天謂

之一月。日行一度謂之一日。何謂窮神以知化。神之為物。神莫神於天地化之為妙化莫化於陰陽天道左運。一日一周遭行五十五萬餘里地在其炁之中。如水上之浮板而不動。太陽之神。天地之元炁也。其體全璧。萬物皆其陽大赫赤之炁以生長成實。其體之徑闊八百四十五里差餘其行不由黃赤道乃出入於黃道內外。晝長在赤道北晝短在黃道南何云南北內外。蓋北有紫微垣帝座居之。故北曰內而南曰外。其神有不可得而窮極者。太陽之神也。太陰之神。天地之至精也。其體全

黑。萬物資其陰水運化之功。以孕產滋育。其體之徑闊六百七十里有奇。其行不由黃赤道貫黃道與赤道如兩環相交相距二十四度。月乃由中而行。距黃道約六度。其體雖黑。映日即明。緣督子以革象誨人。用黑漆毬於簷下映日。其毬受日之光遠射暗壁。月之圓體比黑漆毬有日映處則有光日映不到則無光。故常一邊光一邊暗。遇望日月相對。夜則月在天上。日在地下。所映之光全向人間。一邊暗處全向天。世所不見。晦則日月同經。月在日之下。月受日映。一邊光處全向天。一邊暗處

全向地。月離日二十五度。人間乃見月生微光。遂漸遠光漸多。月離日九十餘度。人見月光一半。故謂之弦。既望以後。光漸少耳。故月體本無圓缺。在乎受日光之多少矣。愚人或謂日月對望。為地所隔。彼豈知天之高遠。而陰陽之炁有隔礙滯之理。然月中似瑕者。即大地之影也。日體大。月體小。日距天遠。月距天又遠。而月之化有不可盡泄者。大陰之神也。此謂窮神以知化也。子為一陽之首。至巳而極。陽極則陰生。午為一陰之首。至亥而極。陰極則陽生。寒暑代謝。溫涼平分。陰極陽生。陽往

陰來。此陰之附陽。若輻之於輪。輻輳而輪轉。陰卷則陽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者。謂一卦有六爻。一爻有三符。一日兩卦。兩卦有三十六符陰陽相交。不用一時之久。不盡一爻之用。擋一時有三符。止用一符。一符之行。則一陽生於坤之下以成震。震者一陽蹄伏二陰也。故云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精。萬物憑虛而受生。日月撣持烏兔相結而莫解。陽雄而剛時舉玄而植化。陰雌而關化黃包。以含滋。杳冥混沌之中。兩相交接。權輿牝牡。初媾始樹根基。權輿者。始初之義。古人造衡

自推始。造車自輿始。此言造化之初辭也。又推者
暫也。輿者穩也。言暫時工用要最穩當而不僵路
也。經營一氣以養鄞鄂。凝布陽精以成形軀。此章
但言太極肇分之初。陰陽順行之始。而生人也。生
萬物也。故曰衆夫蹈以出。蠉動莫不由。世人不知
後天順行之道。亦借以屯暮蒙之爻亦有根基鄞
鄂之比。乃指為還丹鼎中造化非也。

聖人上觀章第四

於是仲尼讚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
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

天符有進退。屈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
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
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
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
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
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
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
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
滅藏。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覩。推度效符
證。居則觀其象。准擬其形容。立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

發號順時合。勿失爻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
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循卦節。靜則因彖辭。乾坤
用施行。天下然後治。一本云可得不慎乎非是
翼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仲尼讚鴻濛也。乾坤
之德。混沌虛妙。元皇為盤古開闢之初。是仲尼稽
古也。關雎者。男女人倫之正。夫婦冠婚之首。仲尼
定詩。先夫婦者。正陰陽無邪之道。仲尼翼易。先乾
坤者。明剛柔必配之理。是繫辭曰。易與天地準。故
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是知幽明之故。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何謂原

始。蓋順行陰陽之道。以生人物。故云冠婚氣相紐
也。逆之謂知死也。何謂返終。能逆行先天之道。超
凡入聖。故云元年乃芽滋。是之謂知死也。昔者子
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聖人好問好察。惜子
路當時不就問生死之說。以發露易之道。使後世
人知有順死逆生之理。知有和順道德之義。知有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道。是以聖人之降世也。仰
觀俯察。稽諧陰陽。以陰為符。以陽為命。何謂上觀
顯天符。蓋陰氣在天地間曰天符。陽氣在天地間
曰天命。陰氣在人身中曰火符。陽氣在人身中曰

性命若陰陽屈伸之時則符為進退之候符候準
乃不失時故易之道統乎天心天心乾之正位乎
為天心陽生之戶乾為陽物天符純陰乾陽初生
於二陰之下為震震為長子復生於坤復者一陽
伏五陰也坤為母故云因母立兆基也鍾律應斗
樞者黃鍾之律在子斗樞之運建子皆應一陽始
萌之特即於三日之晡月之微陽生於西南陽生
于月之下比震故云震庚受西方八日上弦兌受
丁火陽升至半其平如繩十五對望日西月東
乾盡吐其光陽滿卦體成乾十六平明巽見于辛

陰符包陽使無奔逸二十三日陰符半褭光止下
弦坤乙三十日月體全晦白盡黑純光向于天東
北喪朋東北為艮箕水之鄉艮為鬼路即於人身
癸滿經行喪損其氣節盡癸竭一陽復生故以壬
癸而配甲乙如乾始復七八九六數終三十終則
成坤真氣歸藏是知八卦乾坎居北艮震歸東巽
離返南坤兌還西交布列曜運用推移不失於中
中乃天心即太中極元精之物眇不可覩天生聖
人推考度量以效為驗以符為證觀日月之象擬
諸其形容若司天者立表測影以為楷範占知時

候參定吉凶若一發號必順時令然擬爻動則知
陽生上察河圖明乾象陰陽之交會下序地形詳
坤體金水之妙化中稽人心應時發號動循卦節
復歸從先靜因彖辭大哉乾元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含弘光大柔順利貞矣文既察地形已序人心
又正則乾坤之門施陰陽之道使天地人物皆得
自然之治矣此章引聖人稽古觀天之術明日月
之合體乾坤之用使世人辨陰陽識進退明造化
擬形容應符節謹動靜如是而已一身之天地治
矣非有龍虎爐中抽添之語

君臣御政章第五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
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
乖戾誃離俯仰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
部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
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
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辰極
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仙翁以修丹之難借喻御政則知亂民之難治亢
修丹則知意馬之難拴盤桓猿俗汚滅與繼新御

政之首也是謂鼎新也懲忿窒慾見善則遷修身之本也是謂革故也若為政若修身先從自己至微至密者首當管括而究治之則為政而政成賢身而身修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德之一事不但為政德乃百行之元修丹之士可無德乎且何謂德仁慈愛明誠上德之士也恭寬信敏惠人道之門也凡欲修丹當以惠敏為先惠則足以使人仙翁乃曰開舒布寶者外得民之歡心內寶己之真氣此為要道之魁柄若數布寶乃能統化其綱紐綱紐者執法之主善加

上陽子註金丹大要　卷上之　十七

統化則執法者不苦其法若爻象內動則吉凶外應亦猶五緯錯順吉凶應時感動謬離與此意同謬即政離猶移遷也言四七之星宿乖戾謬離眷皆俯仰文昌為太微主星即魁中戴筐六星號南極統星為人身朱雀之神錄人長生之籍虛精之星乃三台之綱紀統錄之星為三台之領袖在人身為明堂之主開化世人之德洞微隱光星是紫微輔弼即尊帝二星在人身為玄武之神若人見之壽可千歲其餘百節萬神各與所部修丹一事緊關造化故北御政為難復以星宿喻身日合五

行精者子丑寅月月日合五星于北卯辰巳月日合五星于西午未申月日合五星于南酉戌亥月日合五星于東堯時天心建子斗杓冬至日次虛鼠漢太初冬至日次牽牛唐太衍冬至日次東斗宋至今冬至日次南箕此謂歲差故太陽得火七益精光得金水愈炳彩月受大陰紀者律陽而呂陰一五一六而合三十三十度周日月再會故云度竟復更始日月循環往來而有依望晦朔也因弦望晦朔而有寒暑代謝人因寒暑代謝故有生老病死原其始則能長存要其終則能不亡或君乃

上陽子註金丹大要　卷上之十八

心也臣乃身也心即我也身即物也若我心驕亢或自滿溢或身物相競不順軌法則弦望乖變盈縮有凶咎致執法者刺譏詰過于其主矣辰極即前文昌星一曰南極辰極秉正而行優游以任其下明堂即台輔勤布其道政使國無乖戾國亦身也身安氣和則不害道此章喻人之修身煉丹亦猶人君之治國布政治國得其人行其政則天下平修身者正其心立其命則用道成矣他本御政之首下無此兩句故一句此書流傳已久從有不能曉此其玄言諸本多有差錯脫漏未嘗正數百字未

一能過善非遇聖師難分石玉。

煉己立基章第六

内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内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養己者終身煉己也孔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聖人忠慮之深備練人之情實一動一語一求三者乃入聖之至理真養己之要言實精裕氣養己也對境忘心煉己也常靜常應煉己也積德就功煉己也苦行其事云煉熟行其事云煉修丹之士必先煉己苦行忍辱然得入室之時六根大定方使純熟忘無可忘通能就事是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知人在止於至善既明德又知人止於至善正合煉己況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正合安靜虛無之要虛無者非空虛全無之謂仙師曰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是安靜虛無之至也原本者從自己生身處求之則知真精真氣為我身之本

隱明者世人多爲聰明所役耗其神氣大修行人黜聰明屏智慮内照形外忘我塞兌而築固靈株收視而溫養子珠如是方得黃中通理肌膚潤澤初正乃煉己之事終修乃臨爐之事幹立蓋煉己之道末持下入室之功一者己也戊也會此一字是參到伯陽心地上了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謂得一萬事畢釋氏云萬法歸一故天一生水者要知此水從一中而生中者坎之中爻也一者掩則聚精會神一者蔽則分靈布炁人能知一則宇宙在乎手也人若得一則萬化生乎身也一之爲妙非師莫明故云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亦云莫之知亦妙仙翁丹法要先築固靈株者煉己而凝神也溫養子珠者積精而累炁也煉己功純方可以煉還丹世人既不知煉己事大又妄行半時得藥之功希冀功成愚之甚也故清淨經曰内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惟見於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語到這裏常人看來豈非大休歇大解脫時也緣何下接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靜方能應物仔細看來行到真靜應物處方是初學底

事若論脩丹术要見在其常人也施一齋造一塔
或三峯採戰或枯坐誦經或無為或禱祀凡此等
以為向善則可若曰脩道當果得其門而入也故
養己之功欠一步不可是洞賓云七返還丹在人
先須煉己待時泥丸云言語不通非眷屬工夫不
到不方圓紫陽云若要脩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
聖聖相傳可不諦受太虛真人得黃房公旨保教
往武夷即謀就乃事初行煉己功每降魔百至太
虛卓然曰束送妖魔精斬𢧐六鬼鈴旋定息而坐
此念纔舉愛根斬然後學觀此煉己一事更宜三

思此章只言養己無金虎丹室之說若以三光即
陽火陰符金胎尤非也

明兩知竅章第七

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
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
氣亦相胥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
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
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為狂夫金為水
母母隱子胎水為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若有若無
髣髴太淵乍沉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採之類白造

之則朱煉為表衛白裹真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拘先天
地生巍巍高尊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踟
躕守御密固閼絕奸邪曲閣相通以戒不虞可以無思
難以愁勞神炁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
靜休息常與人俱

上德者體全德之人也無不為之士也男子當二
八之年其精全而欲泄全德之人則能保愛而渾
無虧又遇明師授以無為修攝之道以永其壽是
謂無不為之士是謂上德之全人也是即聖人行
無為之化是即大人成無為之功也下德者竊造

化之人也竊萬物之士也夫一切人年當二八真
精未泄謂之純乾逮夫情欲一動乾之中爻走入
坤宮乾不能純心虛為離由是而後有夜夢泄存
而有者幾何哉惟至人者不待其極乃行聖人
復全之道以仙其身是謂下德之士是竊造化之
人也是即聖人率性之道是即神人有為之功也
上德者無為而無不為也得太極全體成後天之
功是曰不以察求下德者有為而有以為也奪造
化之用成先天之功是曰其用不休仙師云始於
有作無人見及至無為眾始知但見無為為要妙

孰知有作是根基。大言道盡金丹之事非易也。至人不得已而行之。老子故曰。夫佳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蓋謂此也。上閉則稱有。上閉為坤。坤之為德。其靜也翕。有乃坎中之戊土。內有先天真一之炁。下閉則稱無。下閉為乾。乾之為德。其靜也專。無乃離中之己土也。藏後天自然之汞。到此雙明兩用之竅。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聖人無兩心。其玄言妙語。未嘗高遠。萬世莫能測其端倪。必要師授之。黃帝上聖。若不師廣

成子。豈能自明此道耶。只如此竅。聖人無可奈何。形容。直到了處。伏羲畫卦。首以乾坤兩象以定此竅。文王不隱。重而明之。孔子翼出乾直坤闢之義。老子乃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釋迦喻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此皆直指而可見矣。上士或能自明此竅。其中功用。非師莫明。無者以奉上。無言已性。有即戊情。若已之性。能奪戊之情。則情之義。肯戀性之仁矣。上有神德居。蓋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者。神之德也。仙翁直指曰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胥。兩句為參同契之關鍵。而世之下士。妄猜胡揣。不

能自通。要房翁曰。生我之門死我戶。幾箇醒醒幾箇悟。夜來鐵漢細思量。長生不死由人做。只那生我之門死我戶。豈非兩孔穴也。如前止陳乾坤日月造化之理。至此纔定玄關。便指金水二物。作著次第。不泛若此。修丹之士。既明此竅。且參金炁為何物。相胥為何用。深達洞曉。方可煉丹。知白守黑知其金之精純白而無污。是知白也。守其黑之基。待時而生水。是守黑也。水之初生。名為先天。以其至真。號曰神明。白黑相符。金水混旺。一遇土制水淘金。金水消盡。故曰神明自來。何謂水者道樞。

其數名一。蓋水從天一而生。故為陰陽之始。玄含黃芽者。真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即太玄為水。黃芽為丹。水中有丹。因喻之曰。玄含黃芽。黑鉛之中。內蘊白金。河車之中。內藏黃芽。亦猶土而懷毛。衣片破褐。則害不至。金為水母。蓋先金生坎水。而坎之中爻屬金。故云母隱子胎。水為金子。子隱於之水。自西而生。先之中爻。乃屬於坎。故云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者。真人即乾之体。乾之為物。至神至妙。其為形也。或有或無。大淵即坤之象。坤之為物能沉能浮。其為形也。莫見莫聞。故乾能變化坤德

資生既巳化生乾坤分布各守其境採之類白者。是鉛中有銀而白。造爲國丹則朱獨煉則成胡粉。其採外丹而煉亦類乎。是然外丹者。常須表衛外覩如朱之紅潤。内使不失其真白也。方圓徑寸。混而相拘者。蓋杳冥之中有物。則太極未分之時。爲先天地。内蘊先天真一之炁。居乎太極之前。乃象帝之先。故云巍巍尊高也。旁有垣闕。狀似蓬壺。乾之爲象。亦似垣闕。亦似蓬壺法象形容。一身一巳如上皆指鼎器而言。環匝關閉。即表衛也。四通踟蹰。密外護也。守禦密固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閑絶奸邪者。其出入以法度限内外使知懼。令白裹真居也。曲閣相通者。必置增墠精嚴以戒不虞之患。仙翁慈悲。自環匝關閉而下。歷歷指教。恐有不虞之害。又須無思無慮。不可憂愁勞役。故云可以無思。難以愁勞。俾神炁滿室而不致虧損。故云。守之者昌。失之者亡。若稍不固。便致傾危。是以動靜休息。頃刻不敢放恣而忽慢。則金鼎之炁彼我堅固而互相調伏。故云常與人俱。此章直指兩竅之體。發明金水之用。修行之人。看誦參同契到此方知入頭一着。便是難能之事。然下德之器修有爲之道。其功全資於煉巳也。煉巳稍欠。神明不來。

明辯邪正章第八

是非歷臟法。内觀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夜。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痴。百脉鼎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歡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輙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黄老。曲折戾九都。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升。膺籙受圖。

做修行人。須明大道之正。倘非陰陽配合。坎離施化。外則皆爲傍門左道。如内視五臟。存想呬呵外履斗宿。步罡握訣。或習房中之術。御女三峯。或行九一之道。劍法五事。對境接氣。濁亂元胞。是皆穢行。乃傍門之最下者。又如吐正吸邪。忍饑食氣。或論年打坐。晝夜不眠。或立壇祭神。鬼物見象。此又傍門之亂道者。是使精神恍惚。百脉沸馳。心意日

歡夢寐夜作。千蹊百徑然忽無功。既遇黃帝。老子之教言。不忝眞師陰陽之同類。曲折而抑九都之矣何由而結一黍之珠。本冀延年。故因從書若有明達之士復遇眞師之言。憤然行之。愈勤不怠。夙夜不休以求鍊者心伏食而密行。三載一往遂造九年足可輕舉積累一紀。水火不傷居洞府以無憂安瑤池而長樂。已成道則潛伏更積德以俟時三天有名。太乙乃召。渾司仙職移居中洲若又功高飛身三境。加封進級。膺籙受圖。如張葛旌陽浮丘鍾呂。列聖已然。後聖宜遵而行之也此章仙翁

力言一遂一明。一邪。一正。邪則九都譴矣。正則行滿飛升。理之必然無可積慮至於下手工夫次第在後。

龍虎兩弦章第九

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爐鼎。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仙翁鋪設到此。方言鼎爐龍虎弦氣。曰偃月爐。曰白虎。曰上弦。曰兌。曰魄。屬于西也。彼也。玉池也。曰汞日。曰流珠。曰青龍。曰下弦。曰艮。曰魂。屬于東也。我也。金鼎也。偃月爐者。即太乙神爐。是之謂陰爐也。以其偃仰似月初生之象。白虎乃西方兌宮之物。天地初分。元氣于彼。其虎之威。吼之則應。含弘光大。品物資生。雖能傷人殺人。却蘊大乘氣象。文王重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又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子曰。説而應乎乾。又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修丹之士。知畏此虎。要先降而伏之。既能伏之。則可爲熬之樞。而不咥人也。离爲日爲汞中有朱砂。名曰流珠。青龍乃東方震宮之物。劫運既固。元

氣于我此龍之勢。威能變化。感而遂通。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孔子曰。龍德而正中也。世人不悟此龍生生之功。每被其害。若人悟而畏之。調而降之。則能驅馳而用之矣。舉東以合西。則嘉會而合禮也。兌艮數各八。流戊而就己也。魂魄自相拘。金木不間隔也。兩弦合精。乾坤体成。易道不傾者。以二八相停而成一斤也。一斤指圓成之數。數乃積小以成大。故十粉曰丸。一丸如黍。一黍餘曰刀圭。六十四黍曰一圭。十黍爲累。十累爲銖。兩銖四累爲錙。十錙爲兩。八銖爲錙。

說文六銖為錙臨領八兩為錙二者皆偽三錙為
兩是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一斤斤有三百八十
四銖斤四兩為錙也古人分銖以應卦爻之數

金返歸性章第十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
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金返
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沉淪於洞虛金復其
故性威光鼎乃熺

仙翁無一泛言至此方指金之為用非金之功則
不成丹故云金丹卻非世上金玉之金非從土石
中出者乃天地造化五行顛倒之妙自乾坤大化
窟中而產者此金是也金之旨師但說金丹便自
慌忙不知所為何者口說修行又不得聞金丹之
名亦不究竟參同契中之語迺誑於世豈知仙翁
淵歷指示此金神化之用有輩驚人勿都是書不
察陰陽真金體用乃待為燒煉爐火等事情哉眛
哉若不與世露此消息則萬世之下此書愈高愈
遠人既不能窺其畔岸遂皆棄而不觀抑何從而
求修行之旨耶上根利器要知此金在鴻濛混沌
之先太極未判之始元屬於乾故謂之乾金大劫

欲交則謝報混沌之德者至見以乾初爻坤此金
顛蹶跡騾奔入坤宮謂之坤中金坤得此金內實
而為坎坤之三爻本皆中虛號曰坤上既得此金
以實其中而成坎象坎之正位居於北方癸水之
地是坎為水金藏其中故謂之水中金夫水中之
金為先天之寶不能久居於後天之坎因化為兌
兌或歸於北方之坎戶右居西天之西方則此金
日生夜長酉之正位屬兌是以此金主行丹道於
兌之中故謂之兌金也煉丹之士尋微索賾原始
要終格物致知探其源流窮其根苗若煉金丹必
求此金若求此金不求於乾不求於坤不求於坎
專求於兌兌之為物乃坤月同類是云同類易施
功非類難為巧兌之為妙故坤行道故煉金丹除
此兌金餘皆旁門不能成道黃帝老子從古聖仙
皆用此金方能了道文王重巽九五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仲尼贊巽兌柔皆順乎剛君子以申命行
事夫庚金也經云三日月出庚見也且釋迦假此
金以成佛故號金仙蓋兌中之金與天上太陰同
體而生明同時而生丹天上之月名曰太陰緣此
兌金同其功用遂亦名之曰少陰又云陰中之金

天上太陰其功接太陽之輝光以成終始分之少陰其道傳於大千世界化生人物仙翁參透前聖知此金之根源推此金之妙化單出此金之神變也彼世間金能與天地同久入火其色愈精久煉不失其重況此兌金是乾坤大化爐中之所產也月之光有虧盈兌之金有流轉故云形如常朔旦日月合璧月受日符現一陽之光于庚申之位此天上之太陰也而此兌金每應月之朔亦初三日生始陽之丹於混沌之位此人間之少陰也故云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何謂金返歸其母蓋金之舍曰兌兌之母曰坤兌不能久舍其金金亦因時而發用坤之翼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聖人之心妙在於此金既發用兌返母而包歸坤猶月晦而日相包何也晦日朔旦月之全體隱藏匿廓為日所覆一日二日三日運行其度輝光再吐也又如金返歸母金之真精充淪洞虛為世之用一生二二生三劫運再交金將復產也若此金復產必復其故性何也性為乾之用乾之貞也寄金于坤坤寄于坎坎寄于兌兌金舒情復其故性乃以此金還于乾宮乾之金焉復得其種煉成金丹是以此丹號金液還丹焉號威光金焉是云威光焉乃

燒者燒亦作熹亦作謂三才通郭火熾盛之義此燒金丹書日月星宿天龍真學造化神靈奇曾鑪暧敬之臥之

二土全功章第十一

子午數合三戊巳號稱丑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相含育佇思為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土為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為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寶術士伏食之壽命得長久上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

子居北北乃坎之正位其數一午居南南乃離之正位其數二坎中有土曰戊其數五離中有土曰巳其數五戊寓坎之門宮先天真一之氣巳寄離之宮精後天至真之汞若求先天之氣必通戊土而後得之將用後天之汞必伏巳土而後和之子午既澂而諧戊巳既和而合一五之精妙合而凝流戊就巳得中得類兩土相結因名曰圭入存之

坤乾坤為藥石之父母非坤則不得死之綱紀
息子午相呼及戊巳相合有鉛汞相交結而為夫
婦矣黃土者戊土也戊土能生死汞合故為金之
父流珠者木汞也鉛水能脊汞中之汞故流珠乃
水之子鉛水以戊土為鬼戊土一鎮中宮木不旋
流於外朱雀者離中之物是為火精心平氣和而
脉停可使調其勝負矣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四
者俱消其功歸于厚土厚土者巳土也三性者戊
金水也坎之門曰戊坎之中爻曰死金金生太乙
之水金既生水戊又制之是三性會合也木性四

巳土也離中之尸曰巳戊金水三者合木性之巳
木乃徐徐而尅之總變而為大丹故曰木性其宗
相巨勝者胡麻也胡麻若作飯常食之能延年况
還丹是金水戊巳煉成為天地間之至寶修行術
士伏而食之壽與日月同其長久伏者伏先天之
氣食者吞黍米之丹後人誤作服字是不知伏之
為妙也故仙師云伏炁不服氣服氣須伏炁服氣
不長生長生須伏炁只一伏字通用化機上遊於
四季四季者辰戌丑未也土各有王日每季月王
十八日謂之遊惟夏季火生土土德勝王金畏火

故入秋屬申月古人以水土俱生申者土因夏火
而生水到三垣而產水渺制火土乃生金故入秋
初土德先王九日而生庚金至戊止有九日而分
王也守界定規矩者東方有氐土能守青龍之界
西方有胃土能規白虎之威南有柳土能紀離火
之戶北有女土能定坎水之門是使制伏丹砂真
金之氣遂入五內其丹初至氣散如雲霧潤若雨
丹氣薰蒸遍達四肢神氣既全顏色悅好鬢生髮
黑返老還童改其枯萃之形永免世凡之厄形神
俱妙紫霞真人此章言欲下手煉丹先和戊巳二

土然後可採金水而成丹也

同類合體章第十二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
以砂為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
伏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覆雞用其卵以類輔
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
從事乖不成寶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
火動不潤下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材邂逅不遭遇耗
火亡資財據按依文說妄以言為之端緒無因緣度量
失操持擣治羌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

煉冶鼓下五石銅以之為輔樞襍性不同類安肯合體
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
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
胡粉黑鉛煉就也得火則還本性水雪寒水結成
也遇熱則歸本源黃金入水銀而變得火則回
其本色世人因將愁而亂性全性而可以長生何
謂金以砂為主何謂秉和於水銀修行之人明其
造化洞達陰陽欲煉金丹先精鍊己之性然後以和
玉池之水銀抽用坎中之水以濟離中之火水火
既濟金砂合形變化由同類之真終始因依此為
主所謂欲作伏食仙宜以同類者實為諦當如拉
不必種穀養雞須用卵欲作仙傭不得同類雖入
關白處打坐千年終落空亡者也不參同契行諸
旁門或房中御女或二峯採戰此皆邪從循認魚
目為珠蓬蒿為檟豈知變化由其真乎然龍水流鑰
也不能生鳳狐兔走獸也安能乳馬皆非其類水
之為化不能炎上火之為功不能潤下蓋以陰陽
往來必秉自然之道仙翁教人以求明師必參同
類必配陰陽方可言丹我紫瓊翁初受太虛真人
入室語首開參同契為明易耶為行易耶太虛曰

尸陰陽兩件物豈能明能行方為聖人故易曰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契曰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
寶先明之後行之聖人也豈謂後人或有尚妙之
良材不求真師依按古文妄意度量或以謂之石
膽煉金或用假之砂銀燒丹擣冶五金鍛煉八石
以三黃為同類爭赤銅為輔樞其石與金非我同
類安肯合我之氣而居我之身乎昔九江張相煉
丹服食洞賓憫其好道心切化一術士訪而救之
張自負恃服丹已久必可飛昇略不加禮洞賓頓
去但見壁間有詩云可惜九江張尚書服藥失明
神氣枯不思還丹本無質翻餌金石何太愚後果
雙目不見而終此輩皆負良才執滯不回甘受盲
師誤將金石指為同類耗亡資財服食燒煉或至
于終而不敢黜如彼等人以管窺天豈知天地間
而有真仙聖師耶世人紐於所學不自想等閒
不肯拔萃層參耳隨目任為是隱禍尚遂之事罪然
却乃昂藏稱大丈夫是皆空有負此妙之良材大矣
自恃自滿耳

三聖前識章第十三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

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
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
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世定
詩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皓若寐帷幌。瞑月登高
臺。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
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為賢者談。曷敢輕為書。若
遂結古舌。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
增歎息。俛仰綴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其
綱紀。枝條見扶疏。

八章言前却遠黃老者。黃帝老君二大聖。至此詳

明三聖人之立言垂訓。其尊崇前聖。後聖之意。同
視後之末學。總無所知。妄誕相高。開口謗毀者。其
罪當何如哉。經曰。若夫至聖。不過伏羲。伏羲亦作
庖犧。亦作伏戲。孔子翼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取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結體演爻辭。不西
南得朋之類。何謂十翼以輔之。易之書也。伏羲畫
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為二篇。曰。正經。仲尼於
正經之後。翼以十篇。曰上彖傳。下彖傳。大象傳。小

象傳。繫辭傳上。繫辭傳下。文言傳。說卦傳上中下。
十篇是為十翼。不釋易。乃不曰釋。而曰翼者。以輔
易之道也。聖人上祖下法。經自為經。翼自為翼。欲
使後之學者。知聖人不敢先於前聖。亦不紊亂正
經傳。自商瞿至於費孟梁丘。費之言曰。彖辭所以
斷經。乃分二翼於各卦之下。費之易行。聖經亂矣。
費直不明聖人不先不紊之意。若正經可紊。則仲
尼豈分而釋之矣。費傳至鄭康成。鄭主費也。鄭之
言曰。文言傳者。所以釋乾坤二卦。乃移於乾坤二
卦之後。至於王弼。王弼主費鄭。弼之言曰。象傳所

以釋爻。乃移於各爻辭之後。各添象曰彖曰字。數
百年間。已三紊亂。既亂正經。又失翼傳。費直作俑。
鄭王和之。今之易。非周易。乃王弼之易也。先賢欲
復周易之舊多矣。只如宋李燾晁說之歐陽脩諸
公。皆嘗校定周易。以為古易。燾曰。周易十二篇。始
紊於費鄭。大亂於王弼。乃復校定。名曰古易。校于
州學。晁說之再定古易。正經二篇。十翼十篇。已亡
說卦二篇。歐陽脩曰。秦火。易之正經以卜筮存。是
則十翼之書。散在人間。漢文帝廣求文字。十翼所
存。惟彖象繫辭文言。後至漢宣帝時。河上女子

掘冢得易全書。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如是則十翼果七二翼後人以序卦雜卦足十翼者非也其所謂膚淺後之儒者惟相附和獨程氏有卓然之見其遺書曰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後橫渠以大匠一斧辯之更非是惟程氏知亡二篇也朱震曰獨乾一卦是周易之本文猶不敢紊朱熹曰周易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今悉整而正之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以復孔氏之舊自熹到今已二百年竟不復舊者其有以夫易非十翼則易之道何以明言辭何以通變動何以識制器何以象為道而不適言辭則不得情性之感為道而不知變動則不得金水之化為道而不工制器則不得爐鼎之用為道而不達吉凶則不得逆順之理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夫幽深乃恍惚杳冥之謂君子有為有行必於恍惚杳冥之中而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仙翁謂十翼以輔之斯言盡矣聖人之用

功。治句後世。但恐學者無大福德無大智慧不足承當千般險阻無由見聞三聖迭興制作推廣萬世師法伏惟至道天生聖哲奚有自悟必資師授縱負聰明謀慮忖度如有所障若有仁賢研心究竟忽得師旨心胸豁然猶如室中暴去帷帳分明洞達一似瞑目上登高臺何所不見人不求師奚自覺悟倘有所師先以參同契一書辯之若句句能明章章洞曉方是真正苟有一句懞懶含糊使難信受若除此書謂別有途可成道者此大謊人何以故此書文王周公孔子祖述伏羲者也故仙翁曰夫子憑聖權萬世之下孰能超乎孔子也哉且黃帝陰符三百老子道德五千符合不差惟明此道是以老祖天師葛許淨立諸仙皆從此入又如紫陽悟真篇緣督子金丹難問等書皆祖參同也參之佛典與道經俱契于此若有人曰某師誰氏又復師誰其說如流問其參同多所不曉此皆地獄種子反謂至道不在文書誑妄旨引孰知此書參勘真實分可下手況乎火記六百時節文符洛言妙語從首至尾鄭重而說人不熟思求其源流以顯幽明共居之故此書為賢者設曷肯輕述果

北石結丹道竊乎傳盡密於希文泄天符猶豫增歎
息者猶乃獸名此獸多性疑居山間有聲則豫上
樹下上非一故不能自決者名之曰猶豫仙翁自
說趑趄涉川畏隣自增忿數俯仰再三綴說斯文
也然陶冶後來有隱露法度其口訣不可悉陳但
述綱紀畧見枝條耳。

金丹刀圭章第十四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
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
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
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歲月將欲
訖毀性傷壽年形體如灰土狀若明窗塵擣治并合之
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
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
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
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為
神。

仙翁鋪叙到此方言入室臨爐下手結丹以入門
也上根者當明是書最有次第而不汎參同一書
此章大有旨緊非此一章之訣後人如何下手修
丹之流未遇師旨不知是書隱然月與觀至此章
渾如嚼蠟無入頭處只得猜為五金八石煅煉之
事到底無功反怨聖師謾語誠為可憐今畧泄露
永釋後疑以金為隄防者大修行人參煉九還金
丹須明此金乃西方兌中之金也先辨真心求彼
兌金立置壇壚常加謹護隄防固濟以待此金之
生水也所生之水尤當推度而明辨之要知此水
是先天之水耶是後天之水耶若是後天則水濁
濁不可以煉還丹若是先天之水又待其水之清
而用之也詩曰涇清渭濁蓋涇水清而渭水濁也。
修丹者待其涇水之清優游防閑不可撓動是云
水入乃優游此水之清中有真金周興嗣曰金生
麗水清之至也且要知其斤兩輕重而後用之蓋
此兌金必約十五兩重者借近一斤之准則是云
金計有十五也金重到十五兩則能生麗水矣何
謂水數亦如之非言水亦十五兩要水與金相稱
如十五兩之金必能生多少之水故曰如之所以
仙翁叮嚀臨爐方定其銖兩若十五兩之金已生
到五分之水則水過餘而不可用是云五分水有
餘若此金初生水到二分時乃真可用是云二者

以爲眞即此二分之水必約十五兩之金是云金重如本初若水已到三分者亦不堪用是云其三遂不入若金水之數及時相等急以二分之火而合之是云火二與之俱金水火既以相合則又受金炁復得水制結成還丹乃能變化而狀若神矣下手臨爐之工莫此爲要是以聖人年中取月而置金月中測日而聽潮日中擇時而應爻時中定火而行符何謂行符古聖先賢以煉金丹爲一大件事也推度時節立攢簇法以一年七十二候簇於一日以三百六十爻攢於一月以三十六符計

一晝夜分隸十二時中是一時有六候比之求丹止用二候之久一時有一爻比之求丹不要半爻之頃一時有三符比之求丹止用一符之速所謂單符單决者此也所以黃帝言陰符者此也故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者此也修丹仙子於此一符之頃盛三千六百之正氣逆納胎中當斯之時奪天地之造化竊日月之精華地軸形心天關在手交龍虎兩弦之炁擒金水一體之眞龜蛇盤結於丹爐烏兎會行於黃道黑白交映剛柔迭興玉爐儲祥紫華映日熒惑守于西棲朱

雀炎于空中促水運金催火入鼎伏炁以太陽之炁結號黃輿之丹也夫初煉金水之府隄防以歲月而計至於合丹之際止用一符之工夫久則毀性而傷丹一虧則傷壽年矣是云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修丹一事本爲延壽叅眞若差一髮反傷壽矣故仙翁誨後學必要眞密明窗塵者此丹之至微也摶治者陰陽之交煉也持入者保而持之而收入也赤色門乃乾之戶丹從乾之戶而歸神室固塞者閉息也際會者九竅也皆要堅完而無所失炎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者蓋陽丹之初

到其中有信乍得離中之火晝夜周流一身百節萬神悉皆聽命正宜動勤內守使聲寂而意和炁勻而脉住丹始凝結始文使可修者煉丹之始用文火而修之其首尾則皆武火首用武火以煉已終用武火以溫養故鼎器歌曰首尾武中間文是也候視加謹愼者不可自取踈慢泥丸有云工夫不到不方圓是也審察調寒溫者勿爲人物所觸紫陽翁曰調停火候托陰陽是也周旋以十二節終而復始直待添汞抽鉛鉛將盡汞亦乾七魄已死魂亦變是炁索命將絕休死七魂魄也景象至

此其色轉為紫金赫赤之還丹也挮提以一丸刀
圭最為神者其小如一提之粉其小如一丸之藥
黍大曰丸其輕如刀圭之匕言至微也而其神妙
有不可述也此章備言下手之功然細微玄旨必
師口傳孰能依文而成事哉先賢朱文公欲聞至
道不得師傳酷好此書追衰病中答侍郎袁公書
曰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
寓其行持進退之候文公該博如此為無師指想
為納甲之法悉知此書直欲明周易之道故曰周
易參同契況丹道行持進退之候並不用納甲之

法也又書云近者道間不挾他書遂得熟玩參同
粗能曉其文義為尚來雖屢看卒以無味棄去今
乃始識頭緒然未得其作料孔穴夫玄言密旨不
可思議文公學以無味棄去旨師却要猜量又云
異時每欲學之不得其傳無下手處則聖賢非師
慧同孔孟矣自會耶今人自滿自足妄猜妄為若
視前賢其罪多矣使真得師指授共明聖人易道
必不固執為卜筮之書也

木火情性章第十五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
月相薄蝕常在朔望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
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
性初乃得稱還丹吾不敢虛說倣傚聖人文古記題龍
虎黃帝美金華淮南煉秋石王陽加黃芽賢者能持行
不肖毋與俱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
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五行數者金木水火土推而為三五一之數如煉
金丹則以鉛汞銀砂土為五行而配合陰陽故水
能滅火者謂陰能消陽日月薄蝕必在朔望陰陽
二者盛衰相侵若陰陽和兩相飲食則自然有交

感之道矣金與水同名曰情木與火同字曰性情
居西北性主東南東南曰我西北曰彼金水之情
自然外來而尅木火木火之性乃內還而結金丹
是之謂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是此二句為參
同之骨髓也吾不敢虛說倣傚聖人文者仙翁得
聖人之的旨復推古文龍虎經依法修煉而丹成
乃譔此書以訓于後因歷叙黃帝之丹成曰金華
淮南丹成曰秋石玉陽丹成曰黃芽丹成沖舉各
立一名無非是此還丹也無非是先天一氣也無
非同類之物也後人聞金華即猜為五金聞黃芽

即指為八石明秋石即指為便溺豈知古聖何嘗
方便立名。所煉之丹，實出陰陽之外，而別有路耶。
此道惟聖人為能勸行，自古迄今一道而已。三教
大聖，必須同類方可施功。故云古今道由一，對談
吐所謀。除此一途，更無他術。後之來者能力深思，
求師指示，則知是書昭昭盡露，不我欺矣。上陽子
曰：參同契三篇，體用不棵，功妙非常。參者，參天地
造化之體；同者，資同類生成之用；契者，合造化生
成之功。上篇敘煉丹之本末，中篇列細微之節次，
下篇補遺脫之法象。上篇與龍虎上經表裏參合，

世疑龍虎經必後人粗參同契上篇述以為經，亦
必有上中下三經也。若無中下經，則何以謂之上
經。聖人之心，衆人豈識。蓋上經者，皆經之義，此固
非凡可測。又況書中有古記題龍虎之句，以是明
之，則上古之文何疑。故云金碧古文。真人彭曉序
謂仙翁不知師授誰氏，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
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又云未盡纖微，復作補
塞遺脫一篇，繼演丹經之玄奧。蒸仙翁初授真人
陰長生之旨，後復師徐從事，由是備委微仙，像
載詳其一。又云□成密授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

而註之。是則源流真實，奚疑此書之註。何啻百餘
惟彭曉王道為優。如曉得師授受，觀其明鏡圖參
同序，方已詳明，而所註此書，尚自碎雜，故有吠澮
珠流妍媸互起之語。王道所釋，尤為曖昧。今許龍
虎經，言雖高古，不若參同契之明且訣也。其語幽
玄隱妙，非得聖師叮嚀下手之的，豈敢擬議。如金
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之下，便接吾不敢虛說，倣
倣聖人文，則知古聖大賢非有所師，寧敢虛說也。
非師豈成是書也。非師焉合造化也。留此書於世
者，聖心道眼也，天梯河筏也，修行人仰賴也。世無

此書，則皆趁傍門邪徑，使有師俗子，架空捏怪，粗
牽引動搖，入地獄兩世。非此書，則天地之間無修
行之旨，無聖人之道也。已欲成天下之覺歷者，其
何以哉。留念深思，惟仙翁其天矣。大凡註書誥者，
釋也。其書隱奧難見，解釋以曉後來，故必得一書
之本意，必超前人之心地，明徹洞達，所註過於所
作之書，方可註釋。否則彼處又不詳，此處又不解，
返誤卻後人智慧，低隱了方來。可曰：莫謂後之來
者不如今也。倘天生聖哲欲正救之，則被其溺亂，
而不得分其清，歸其正矣。其他經書尚可，如此書

者伯陽而非陰徐二真人至道之正。其高制雄辭幽藏奥旨。一字不苟。況以金丹之法之妙。鼎器之穴之用。何啻百倍。伯陽止以金來歸性初一語。皆盡宋儒未達。不肯明周易之道。總看為卜筮之書。暗藏卻羲文周孔神聖之心。瞞卻乾坤順逆造化之道。枉屈伯陽運製玄言之旨。今若不曉露。步孔竅則四聖人之心。萬世莫伸。大易之道。萬世莫明。豈知至要之言甚露。昭昭不我欺之切切也。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卷上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卷中

會稽魏伯陽撰

廬陵上陽子陳致虛註

紫霞山人涵蟾子編輯

陰陽精氣章第十六

乾坤剛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炁乃舒。坎離冠首。光映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上篇十五章。煉丹次第首尾已明。此篇重述細微。逐章條列。迺九還大丹之合用。後學之士。必須深造洞曉。不可依違苟且。恐差毫髮。則不成丹。上陽子分此中篇為十五章者。列其十五事也。此章獨明陰陽精炁四者。何謂乾剛坤柔。孔子翼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故夫乾之為德。剛健中正。純粹之精也。坤之為德。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是乾坤配合者。金丹之道也。惟君子為能攸行。小人反是。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

焉得剛剛之義大矣哉。小人強勉一時剛健，又豈能中正？既不得中正，又焉能純粹其精也？則剛之為物，乾也，動而直，故易知；柔之為物，坤也，動而闢，故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親則功成，可大可久，此聖賢之德業也。能成位乎剛柔之中者，其金丹之道乎。所以乾陽之德主乎秉與，坤陰之德專乎含受，二德雖 相須，德精氣，精氣舒布要雖翼以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為物者，順行而生生人生物也；為變者，逆用而成成佛成仙也。何謂坎離冠首？夫乾剛交坤，乾乃中虛而為離；坤柔承乾，坤

乃內實而為坎。是以坎離繼乾坤而冠陰陽之首。且得剛柔之正，離中日光，坎中月耀，垂輝于下，玄妙杳冥，難可測識，不可書圖，惟聖人為能揆度而參贊序述其元基。此義與前元精眇難覩、推度效符證同。何謂四者混沌？盖陰陽精氣四者包於虛無之竅，乃行六十卦，張布以為輿也。坤為牛為輿，乾為龍為馬，是乾坤合德而輿馬就駕，天下治平而明君御時。金液還丹與是同道何哉？蓋龍為東方木汞，馬即南方砂火，龍馬得西方之金虎，以生北方玄武之水，故凝精合氣而成形就駕矣。和

則隨從路至不邪者，明君之御政，指行於大路，不勞擾于民，和氣隨時應稱。有不由正路，或更邪徑，以殺賢嫉能，其國將危矣。故九齡進而國也進安，史始前秦擒用而后亂亡，廢興莫尚役正人力為國者。惟恐國之權不在君，小人只為身者，惟恐國之柄不偏己。居于小人無過，不有君子當和而容小人，小人宜隨行從君子，則誾然俱危而天下治矣。比之修煉，以和為貴，和則事皆隨心而應量口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事既和己，必正其心，以誠其意，必防其處，則無險阻而不傾覆。其丹是之差可

不慎乎。後二十八章重明四者之詳。

君子居室章第十七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氣，語候時分，遠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所陳有冬至之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法令至誠，審察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為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湧沸，群異旁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

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以太平或以造兵革四者之
來由乎胷臆動靜有常奉其樞機四時順宜與天相得
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
伸返覆。

此章最為入室之初防閑細密煉丹之難等等如
是聖人特以君子喻之聖之繫辭曰君子居其
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又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
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上陽子曰道本無言非言何
由顯道謂無言者有德之士言不可以不慎也況
行道修丹之士乎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是乾慧無所知者其發言論辯無非求知也真師
則能察其誑妄淺器必不輕論紫陽公云雖鏤
在前刀鋸加頸亦不敢言若是真實行道之器惡
可不言且入室採藥切忌輕言果若不言則何以
得其藥之真涯丸有云言語不通非眷屬工夫不
到不方圓仙翁乃引仙聖之言而又伸之此謂萬
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言求丹
必順陰陽節候即一陽來復之際微陽待時勿遽

卦月言採藥必待月現震生即三日出庚之時也
以子申乃水生旺之處蒙用寅戌乃火生庫之位
其六十卦各有其日聊陳二卦即屯蒙也未能究
悉者仙翁自謂未能盡究詳悉蓋玄奧要口授故
經云非世上之常辭上聖已成真人通玄究微能
悉其意此言未能究悉者世無上聖之資豈能行
此道而成真人哉立義設刑所以防其欺詐當仁
施德所以誘其歸心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依法
度履明號令用須至誠行宜專密也謹候日辰者
一年止在一月一月止有一日一日止在一時一
時止用一符審察消息者必要知其兌金所生之
水盾消分數倘毫釐有差纖芥不正必招責怪賊
害丹爐如此乖錯則陰陽差忒二至改度降冬反
為大暑盛夏而有嚴霜春秋二分以縱橫晨夜刻
漏而不應雨暘愆伏怪異多端如上咎徵皆喻臨
爐一差百錯總因煉己無功致斯乖變愚者不責
於己反怨丹經若是大根方寸真實自悔自悟誠
心愈勵精勤不退一念通天自有仙助臨事必成
亦猶孝子誠心方能感動皇極心者神之舍心實
則神明自來言乃心之聲言乎則情性相感語雖

近出己口聲傳遠播化方敗則招殃成則致福事
乖則或造兵革事齊則身樂太平成敗乖濟四者
皆由人心所為動靜不妄必依繩墨則四時應烝相
求剛柔和五行正大易之道周流反覆無不順矣如上
譬喻要修丹者專心致志慮其危殆而謹防之蓋此丹
道不特由我亦由乎天天者或遇當以財貨精誠感之
不可有逆天道能順天道金丹成矣故同人先號
咷而後笑翼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同人之卦者同心
之人也其卦一陰而五陽夫陰多陽少則陽為主
陽多陰少則陰為主是以同人以孤陰而同乎老陽
也故欲得乎同人之心必以利而斷之方得同人之
言也是以君子慎密委曲者惟不妄言而又托言
語以為之階成丹之道之難不可奉順而謹之乎

晦朔合符章第十八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
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
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象發散精
光昴畢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
陰以八通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

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
其初巽繼其統固際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進
止不得逾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
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為類母上九亢龍戰
德于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
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
覩故無常位為易宗祖

此章象一月之晦朔弦望以比煉丹之行交合符
蓋一年十二度晦朔弦望天上太陰有十二度與
太陽合璧人間少陰有十二度以隱形者經此陰
陽之正也惟少陰也溟涬杳冥不可度量聖人測
之優游太極方擬合符始可行中故號先天天上
之太陰每會太陽日月合符月在日之下日在月
之上月受正日之精光其光向天非人可見亦由
男女交合男在上女在下女為男覆而不可見當
此晦朔月在日之下輝光未分比人間之少陰也
太極混沌之時先天鴻濛之內經罷符至初三庚
方微陽將生陽牡陰牝相從配合其中滋液潤澤
自然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也夫大道者
非聖賢之所則不能運行翼曰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道性金丹之神妙，雖天地不能測度，雖神明不能猜量。何哉？金丹乃先天之炁，聖人善與天地合德，逆施造化，以生此炁也。聖人能與日月合明，顛倒用功，以行此炁也。聖人巧與四時合序，以用此炁而寒暑不相拘。聖人潛與鬼神合吉凶，以成此炁而鬼神界皆伏，故天地神明且不可度量，惟聖人為能也。利用安身，隱形而藏，此何謂也？坤道也，坤之為用，坤宮有三十制，坎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者，水之用也。聖人能逆用之，乃得水之利。易之用六，利用求

貞者，坤之德也。始於東北箕斗之鄉。何謂也？每朔月與日會，必於箕斗之鄉，箕斗為艮，艮之為卦，陰侵陽也，號曰鬼路。月每至此而失其明，故曰喪朋。有若世人順行五行，生老病死寒暑代謝也。旋而右轉者，天道左運，日月星辰悉皆右轉，月至此鄉必晦而合，如璧如書。一日二日，旋而右至于庚方，精光纔兆，魄乃生明，即合晨昏日，月借日光，光生于下，如乾陽初生坤之下，為震象，初三之夕，一陽二陰，乾之長男，得時行道。故三日震動也。初八上弦一陰二陽，坤之少女，兌受丁火，代坤行道，以主其

事，陰陽和平，神明乃生，故曰八日兌行也。三五為乾，月金陽輝，故曰三五德就，乾體乃成，如上交符。此丹鼎中已得金水，太陰映日而生精魄，人身象月而生金丹，鼎中有丹，夕惕若厲，滿則傾[illegible]，益則恐虧，惟聖人為能慎終如始，巽繼其統，固濟操持，徐運陰符，包裹陽炁，艮主進止，符滿下弦，漸結漸凝，火候加減，抽添鉛汞，鉛盡汞乾，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鉛汞俱化，金丹已成，雖以一月喻其行持，功要十月方擬成形，功滿則三年，功高則一紀，在人積行何如耳。若夫大聖人再造陰陽，推情合性，轉

而相與別立鼎爐，復造九鼎大丹，亦如造[illegible]乎？以十二爻周於一月，晦而至朔，則循環其初也。可動以符卦爻，故云欲無常位，為易宗祖也。

之變功用章第十九

朔旦為復，陽炁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被

四隣。陽終于巳。中而相干。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
泉。午為蕤賓。賓伏於陰。陰為主人。遯世去位。收斂其精。
懷德俟時。棲遲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
陽姓名。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復榮。薺麥
芽蘖。因冒以生。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
神。道窮則返。歸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玄幽遠眇。
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
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
相因。終坤復始。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

上章言一月晦朔弦望採煉成丹之象。此章比一

年十二月功行之象。其初得丹比為復卦。復者一
陽伏五陰也。聖賢依行此道則超凡入聖。邪人若
行此道則失命而喪身。文王故曰。朋來無咎。返復
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朋來者。有朋自遠方來
也。無咎者。有益而無損也。返復其道者。用易之道
也。顛倒而行也。七日來復者。月隱其光。七日再吐。
亦猶人也。經動七日而陽初生。利有攸往者。香進
而無失。東京賦云。日月會於龍獵者。獵音闕龍池謂陽
將復。孔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世人不知天地
之心。老子號此心為玄牝之門。雲房指此心為生

門死戶。易曰。雷在地中復。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雷乃剛陽。地乃柔陰。以剛陽在柔陰
之中。復彼先天之炁。先王至此日行此道。則閉關
而不省方。得專心而致志。商旅者。雜泛也。不行者
當絕其雜泛之事。專行其道。故象傳曰。不遠之復
以脩身也。又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朔旦為復。陽
炁始通者。聖人之心一也。復者先伏而後能復也。
陽之始炁。出入相通。且無疾害。立表微剛者。乾動
而直也。黃鍾之律。陽月建子。兆者衆庶也。始也。庶
物生此陽炁者。始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者。黎

蒸之衆。得復柔暖。一陽之炁。皆能復其常道也。上
陽子曰。作丹之妙。其要在此。切毋輕忽也。學道已
得師訣。須曉三關三候何也。預營輕舉。先採藥物。
既得藥物。出入相通。行煉已功。柔暖播施。微溫直
透。此為初關第一候也。臨馭丹爐。施條拔意闢開
道路。不僭不忒。分彩和光。愈依息下。大呂應丑。日
氣漸長。是為中關第二候也。大簇律臨卯。以成泰。
泰之為卦。地上于天。陰君居上。水能潤下。陽居于
下。火能照上。故成之。翼曰。柔上而剛下。二炁感應
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上。是以亨利貞。夫五行顛

倒大地成質柔施其前能化為主剛施於後我反為賓牡初小往牝乃大來金氣相胥陽全乾體此云剛柔並隆陰陽交接是為下關第三候也漸歷大壯結凝還丹陜列卯門榆莢歸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言丹之兆落在黃庭以防以養宜慎宜專火之為卦陰以决別陽為就回金丹懷孕乾健盛明金氣已純陽終于巳運行陰符姤承乍包陽無走逸陽復得陰陰為主人坤之為化初六履霜井底寒泉陰然下來六月為遁斂精俟時否屆七月陰陽不通陰伸陽屈陽然內明八月觀象坐察秋

情任畜微推若麥之蘗老枯復榮若蒜之芽化氣既竭剝消其形道窮則返歸乎坤元一來一往恒順承天此書譔作深有法度或序冒頭或括結尾無冒頭者結尾括之無結尾者冒頭總之即如此章是無冒頭而以結尾括之其首句曰朔旦為復復而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壯而夬夬而乾乾而姤姤而遯遯而否否而觀觀而剝剝而坤坤尾却結曰玄幽遠眇隔閡相連只此兩語最為簡易玄幽遠眇者陰陽二物至玄極幽不可摸捉至遠極眇不可思議而其造化可侔天地隔閡相連者二物間

隔動發萬里若得黃婆以媒合之則鉛汞逐而至近也是以兩物應度而育種為陰陽之元聖人用之而行其消寥廓恍惚而不可捉摸者不容度量聖人推之以逆其用也先迷失軌後為主君者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此十翼之辭也仙翁引而詳之中言陰為主人末曰後為主君皆坤之刊地之道也無平不陂道之自然水之至平瀦為淵陂畔岸不流陂若盈科則水自流以水喻道自然之理變易更盛循復至乾消息相因如姤至坤故云終坤復始如循連環也帝王承御

千載常存者若帝王能承御乾坤逆順之道則千載之壽亦未為多君功崇行著白日升天亦分內事昔黃帝一世為民修世間福再世乃得為臣復仙出世功德三世乃得為君遂揖天下離棄萬機尋山水幽絕處得鼎湖之君山煉此九還大丹丹成之後白日乘龍而上升也即洞庭湖湖中有山因黃帝煉丹號曰君山也

養性延命章第二十

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炁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陽神

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為室宅性主處內立宅鄞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則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炁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居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鉛

此章言人先須養性乃可修命且性者何也乾之物也人能養之則乾陽不虧精從內守炁自外生可以煉丹可以入聖世人莫知性命兩者為一何物或指性是靈明知覺或以性為肉團頑心或認思想識神為性或指不可捉摸為性或頑空為性或以命為命他豈知杳杳冥冥之物為命又焉知生生化化之門為命惟只言精炁和合達聖人之道哉黃帝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俟天命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聖人之道傳至孟子而殺分明矣曰昔者聖人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

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上仙云修性不修命如何能入聖修命先修性方入修行徑人言釋氏修性道家修命天下豈有二道哉是不爲孟子存心養性修身立命之道盡欲立命先養其性若不悟性焉能知命故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以聖人無兩心也此謂欲養性延命却期世人不知何者為養性洞賓乃以煉丹以既之不知何者為立命張許乃以煉丹以喻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養性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立命也積精累炁以養性也孤戊就己此立命也審思後來者人貪聰慧執僻不回謂有生必有死奚有長生也哉聖仙與佛皆天所生師豈能授人豈能為是不審思甘分守死當慮其先者慮即念也當念我身從何而有若云父母陰陽之炁所生則陰陽之炁必可延命必可成仙佛矣故修大丹與生身受炁之初渾無差別但有逆順耳仲尼曰未知生焉知死聖人明性命之所以死生示陰陽之道緣何逆順故順而生物者人也逆而生丹者聖也此之謂元精雲布因氣託初何謂陰陽為度魂魄所居蓋陰陽以

魂魄為體。魂魄就陰陽為舍，离為日魂，坎為月魄。魄乃陰中之陽，戊土寄之；魂乃陽中之陰，己土直之。魂魄互為室宅，陰陽兩相交通，性主處內，精立置鄞鄂。情主伏氣于外，築垣城廓。城廓者何也？承華之包也。處者何也？煉丹之室也。當斯之時，乾之性動而直，則精氣合體；坤之情靜而翕，為道舍廬。剛而直者一施，則退柔而化者布潤以滋，丹產于鼎。還返成功，所謂九還者，地四生金，天九成之，龍虎相交，金銀之氣，復還鼎中，故云九還。七返者，地二生火，天七成砂，魂魄相戀，砂火之精，返照鼎中，故云七返。八歸者，天三生木，地八成汞，戊己一合，木汞之真歸煉鼎中，故云八歸。六居者，天一生水，地六成鉛，情性相感，鉛汞之妙，回居鼎中，故云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男屬青龍之木，受兌金之氣，煉而返白。女屬白虎之金，被离火之精，煉而還赤也。則水定火者，瓊嬋猶嚴樂物，其正須，則其水之多少而抽添之，約其火之老嫩而烹煉之。此時為五行造化之初，上善若水者，水中有金，能生麗水，採其至清，全無撓動，無質無瑕，方能變化。是云上善。道之形象者，男女即道之形，乾坤乃象

之象。形與象之中，能生真一之氣，道不可以盡其形而圖其象也。設此形以象，任化機分布而居，秉生乘殺，甲乙自東而將庚辛自西而合，故云各自獨居也。類如雞子者，還丹有形也。黑白相符者，陰陽符正也。縱廣一寸者，丹結之初，來如黍米之微，漸覺一寸之廣，非但神室充裕，緼遍四肢潤澤五臟，筋骨一皆快暢。十月功滿，丹已成形，脫去其胞，號曰陽神。陽神之象，乃先天之氣結成，骨故可卷而軟，肉比鉛華而滑，非若後天之精血以成人物者，其骨重，肉澤，不能變化。肉滑若鉛，鉛猶鉛粉，亦曰鉛華，俗言水粉，潔白軟滑，女婦以此飾面，尚增光彩。況此陽神，乃先天真鉛之氣以凝結而成其形乎？此與第六章內以養己相應。

二氣感化章第二十一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為效徵。

陽燧者，陽之物也，其中有氣，故感日而能生火。方諸者，陰之物也，其中有精，故感月而能生水。日月在天之高遠，陽燧方諸之至微，陰陽二氣尚相感

化況乎人身真陰真陽切存心胸可親可密近而
易求安有相通而不感化哉緣以後之人不得其
道耳人身之陰陽以比天上之日月諸燧之水火
以驗人身之精然無情之物尚爾相通有情有靈
自然交感且天地間最靈者人也雖至賤至愚者
皆知陰陽化育之理不待教令而使之然一切愚
迷徇知順行以生人物至於逆用非師罔通盡逆
用陰陽之道乃煉精伏炁以成丹也此章單明陰
陽二氣以相通感而成造化也

關鍵三寶章第二十二

耳目口三寶閉塞無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
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炁
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
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證難以推
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
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
炁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
復上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
之柄耕耘宿污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
明

此章詳明煉丹入室之密旨學者得師口訣便須
誦此章萬遍句句熟玩字字尋詳勿輕易讀過去
一字不通不能成丹盖此一章乃參同契着緊合
尖處其中有不以語言泄露者皆天所寶也且夫
人生於世性無有不善及乎年既長非負上聖之
資介然自守者鮮潛朋妄友牽誘于外聲色嗜慾
迷惑于內六根門頭色色皆愛日用夜作件件戕
賊最苦毒者耳目口也耳聽乎聲目視乎色口嗜
乎味由此之故福從色敗害隨聲至病因口入夢
生醉死遞遞何窮學士多不能成道者皆被耳目

口三者隣朋互誘汨喪其真仙翁以耳目口為三
寶者蓋重而不敢輕放是用閉塞勿令發通入室
之際大用現前六根大定方可採煉真人即己土
也潛深淵者用己土去尅水以求丹浮游守規中
者規中名造化窟也若煉大丹於此一符之頃切
須慎密浮游者常靜而又常應暫時不離此用守
者勤勤內照誠有所待也此兩句又為參同契中
今尖處用一下大斧底工夫相似是以真仙聖師
所出玄言法語萬世莫能措之上陽子因盡泄之
者但願人人皆明此道而行之也旋曲以視聽者

悲蠢然之閉塞也內能旋曲委宛微偵而視聽之
使戊土之開闔不隱不瞞與己土以合同若吞若
啗己之為性頗蹶猖狂必得戊土為其樞轄是云
為己之樞轄何謂動靜不竭窮蓋己之為道其動
也直其靜也專若善用之不致窮竭離炁內營衛
目光內照也坎乃不用聰耳須內聽也兌合不以
談希言而調息以順鴻濛之施化惟此三者善於
關楗方可綏體處乎空房綏體者偃游而不勞空
房者嚴爭而不雜委志歸虛無盡虛無者炁之所
生處也是曰先天一炁自虛無中來要得此炁必
當委曲志慮以求之也無念以為常無念二字最
為受用真人潛深淵無念以應之浮游守規中無
念以候之呼吸相含育無念以致之三性既合會
無念以入之能應能候能致能入其功性多故以
為常也証難以推移者戊之為物號曰白虎虎之
為變易動難安若以己土會之切毋縱橫推移心
或不專恐生災異前云無念此又云心專不縱橫
可不諦思之乎寢寐神相抱者心不縱橫又不推
移於斯寢寐之頃神炁自相抱一又須常覺而常
悟候其一氣之存亡煉丹之功用力至此方自知

驗予往昔得師之旨此段以為甚難近從大羅山
之陰行此大功始覺易也大要修之而不輟休方
能成就其全功也故仙翁由明採取燒煉之時不
可毫髮差忒自顛色浸以潤而下句句緊用着無
一句放閑皆得丹之後有自然之效見種種之驗
凡修此道者居五濁惡世修出世間法人行之不
輟久則功必成勿因小魔障中道而棄之是云濁
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證聖成仙指日可冀功最
神速故名之曰神丹

傍門無功章第二十三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逕欲速閼不通猶
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
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欲知伏
食法事約而不繁

世人好小術小術不是道器局若淺小不可闚大
道道大包天地道深淵如海人固不可闚先被盲
師毒先入言為主正道無由聞傍門好採戰棄正
從邪逕服藥求輕舉欲速閼不通精竭不養性猶
盲不任杖借道盜諺譏如聾聽宮商沒水捕雉兔
何不象同類五行不顛倒登山索魚龍枯坐以求

仙。植麥欲獲黍，無為君辨道運規以求方。如上種種為錫力勞精神。若不遇聖師，終年無見功。欲知伏食法，古仙語不繁。伏炁不服氣，服氣須伏炁。服氣不長生，長生須伏炁。斯言真妙訣，以詔高上人。

流珠金華章第二十四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瑯玕，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養育，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勅子孫。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嚥，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鸇。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饑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

此章分明指示流珠金華為陰陽之二物，復示燒煉之密旨，其間透露大為詳切，至於口訣難以書傳是也。上陽子乃重宣此義而為偈言：太陽流珠離有日烏，離宮姹女非色非姝。太陽隱明，貴稱乾父，砂中有汞，汞為砂相。世人緣因，六賊引逼礦鑒。流珠或聚（言斯龍所吐涎也），或說金本居兌，寓坎生華。坎之真水，乃兌離砂，汞被金水制伏，轉變化為白液。凝時燒煉，金返居前，吐華先唱，真土云已。已須神王，巳曰地神，湧一玉局，陞于高座，暑寒變足，金華化水。有頃之間，色如馬齒，鍾乳瑯玕。乾陽為賓，往以求交。陽性陰情，諧（音脈，喚也）相婚糺。陰被陽迫，陽被陰促，彼促我迫，時陰拘畜，兩腎之中，號曰禁門。一陰一陽，一乾一坤。慈母云金，金生坎水，水即金公。水稱孝子，嚴父云木，木生砂汞。子又生孫，子繼孫踵，應不精專，嚴施號令。五行錯王，顛倒兌應，鉛汞砂銀，相據於土。火盛生土，土為金母，火王銷金，木畏金刑，金被火伐，木乃數榮。東南同五，木三火二，西北同五，水一金四，中央戊己，是曰三五。數一至萬兆，經歧補數，合天地藉（音壯，精也），感至精，此感彼合。口訣須明，子當右轉，若樂若遞，陽金生子，午乃東旋。陰汞生午，包固陽精，卯酉東西，主客二名。金木間隔，相去萬里，懷仁懷德。金順木喜，龍呼虎吸，金戀木仁，一主一賓，飲食相親，一烏一兔，俱相貪便，一男一女，遂相銜嚥，一龜一蛇，咀嚼相吞。南方赤

神。朱雀炎感，守占于西，煅煉金德。兌之殺方，悅毋
差忒。含儲生意，光曰太白。經行黃道，信歸位乎，孫
烝一臨，生死自布。猶貓捕鼠，似雀畏鸇，各得其功。
何敢有聲。不得已訣，奚可指言。枉耗家產，行諸旁
門邪蹊曲徑，採戰誤真，誤謬罪重，豈碩他貪。自古
及今，好者億人，不遇真師，希有能成。未明陰陽，豈
知同類，廣求名藥，愈耗真氣，金石草木，非類無情，
大道平夷，寥闊萬程，法則後學，按聚數陳，作明與
與得做仙真。

知審遭逢章第二十五

如審遭逢，覩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五行相尅，更
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
不泄，得為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
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
之時，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扣鼓，安能令
甦復起馳走。

此章乃謂人若遇師，先須審察，覩其端緒。見正是
邪，將此參同考勘。果是明師，問無不知，答無留滯。
若是盲師，十不知九，百端埋怪，引人落草，或以無
言是道，或性打坐觀空，而其砂汞虎龍，金木間隔

三日震象，逆用先天，不曉月經，啞口無對。世之愚
夫但聞何人打坐幾年，其人入關幾處，便紛言其
有道。他豈知馬祖南岳磨磚之謂乎，他豈知陰陽
否隔生殺之理乎。有華陽子畧記前人口滑口惺
說禪，斷樹撥論，喚作性宗，指此為道，以惑世人。尤
為可笑。彼焉知禪與性哉。何謂性，即乾用九爻動
也，直亢龍了也，則正法眼藏也。何謂禪，即坤用六，
共功以利者也，知之即涅槃妙心也。禪與性合，以
土制鉛，以金木相鼓，以鉛伏汞也。仁與義施，以直
養死也。故一陰一陽，易之道也。離宮修定，禪之宗

也。水府求玄，丹之府也。名雖分三，道惟一。爾觀其
三教修養之端緒，皆要同類，方能成功。此云以類
相況也。何謂揆物終始，當揆度其生人生物，陰陽
終始消息之因。是以五行相生相尅，一旺一衰，劫
劫更易，而為父母。上聖至人所行之道，陰陽而已。
其主含儲滋液之氣者，坤兌更易而為聖母也；其
主稟與生成之妙者，乾震更易而為靈父也。氣液
凝精流而成形，以結為丹，如金石之固而不朽也。
審察專一，方乃不泄，可以得成道。若立百尺之竿，而
見影，如呼千巖之谷而傳響。陰陽自然，影響交感，

最者感應以合天地造化之至象也野葛巴豆烏
情之草木尚能殺人文王大聖周公孔子為聖扁
鵲神醫巫咸賢師著書製講其毒烈不可療況乎
真陰真陽之氣同類有情之物以相匹配安有不
結靈丹者乎

姹女黃芽章第二十六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
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
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
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潤下非有師導

使其然也資始統正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姤之時剛
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
而伏女偃其軀稟乎胞胎受炁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
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姤
定置始先

河上乃燮河愁海之喻姹女即自己陰汞之精何
謂靈而最神以其功能生人亦能殺人又能合丹
當寂然不動之時一靈內蘊感而遂通之頃奔
騰如神境動情生福從色敗意欲縱起汞遂火飛
如埃與塵不可復拾鬼隱其精龍匿其形雲散天

空空即是色此與二十四章太陽流珠常欲去人
義同人讓爾看得過去放復到此引而伸之聖人
功無後世類多如此將欲制之黃芽為根即前卒
得金華轉而相因義同蓋如姹女因之順而易失
非彼黃芽之一陽不能制伏黃芽即先天之炁號
真一之鉛燒此鉛炁以為根基其汞自不奔逸何
哉陰陽配而使然若也物無陰陽是違造化之天
背其生物之元修丹者不離陰陽以立根基倘真
一之氣既還丹已成熟則方跳去陰陽之外世之
愚人不看丹經謂修行者必居深山必先孤處必

棄妻子必當存毅必合無為必要打坐以此為道
何其愚哉若也不用陰陽不究五行不辨金木不
知龍虎不識鉛汞不明坎離只以無言為可成道
是以此書力救其弊歷言陰陽匹配方謂之道只
如牝鷄不雄白卵覆雛不成為其孤陰無陽若欲
生雛當午盛水曝而溫之假借陽炁雛乃可全若
不溫之必不生也夫何故亦如造化配合未連二
五不交剛柔離分焉成生生之道是以女人之國
無男子若欲孕則必擇日一日三時俯觀井底亦
借真水之炁是觀井中之象以為交感方能懷姙

所謂陰陽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相感之道，若此火炎上，水潤下，非有師導以使其然。資始統正，一氣已定。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命巳正，安可復改。故曰觀夫雌雄交姤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制御。必男生而伏，女偃其軀，此皆極理之論，造化不能移易。豈但生乎，溺而死者亦必男伏女偃，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姤定置始先。俗眼看來，語似屑屑，本其著書之意，令人洞達陰陽之理，語故頻而不煩也。

男女相胥章第二十七

坎男為月，離女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胥，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金化為水，水性周章。火化為土，水不得行。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為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

坎為水，為月，為中男。離為火，為日，為中女。坎外陰而內陽，中有戊土，以儲金水，養其陰魄，為中情，為道之門，黑中之白也。離內陰而外陽，中有巳土，以居砂汞。汞其陽魂，為成性，為仁德之體，白中之黑也。月體不虧，受日之化，光彩復舒，而體不虧。陽失其契，契合也。陰侵陽明，薄蝕者，晦朔之間，月掩日光，正對的射，月體居上，月在日下，暫障日光，此謂陽消其形，陰凌災生。以此世人不能保守真陽，數為陰所凌爍者也。雌雄得類，顛倒相感，男女相胥，逆求化機，則其兌金化生坎水。非得真土，則坎之水周流汎濫。離中有火，火能生巳土，以制坎水，水不汎矣。是以男之為道，乾剛而外施；女之為德，坤靜而內藏。若乾外施溢度過節，則為坤女之所

拘制。魄以鈐魂，魄屬于兌，魂屬于震，震男兌女，陰陽相交，不得淫奢，必使一寒一暑，得其進退，和合有時，不愆不忒，則其雌雄各吐符證，乃可見其效驗者矣。此章大意在乎周章溢度，淫奢過節，則陰凌而災生，致仲冬行夏令，成隆暑；仲夏行令冬，反嚴寒。即男行而女不隨，陽唱而陰不和，陰陽乖錯，皆由周章而淫奢也。修丹不易，切毋自輕，皆是絕陽翁既得鍾離老仙之傳，及其入室，累次下工，以未盡善，不即成丹，復蒙玄元崔真人授以入藥鏡，方得洞達，乃作詩曰：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

分明歷後用功旋即成就。從之感人事。以無為複
空是道依稀處日。任生任死。此並為教中大罪人。
况敢言修行一事哉

四者混沌章第二十八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混沌列
為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
為子。離赤為女。脾黃為祖。子午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
已。

上陽子曰。夫人之身。最靈而至貴者。精與炁也。心
印經以為上藥。張紫陽以為命寶。似翁所謂之丹。

則有同而有異。何謂同。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
丹。此最簡而同也。何謂異。曰乾坤坎離。曰牝牡。曰參
籥。曰關。曰闔。曰無。曰有。曰陰陽。曰日月。曰玄牝。曰
戊已。曰剛柔。曰雌雄。曰斗樞。曰魁罡。曰烏兔。曰龜
鬼。曰金氣。曰神明。曰黃芽。曰河車。曰鉛銀。曰砂汞。
曰浮沉。曰白黑。曰鴻濛。曰恍惚。曰規中。曰樞轄。曰
虛無。曰杳冥。曰真人。曰大淵。曰坦關。曰逢壼。曰朱
雀。曰龜蛇。曰白虎。曰青龍。曰赦樞。曰流珠。曰金砂。
曰水銀。曰八石。曰黃土。曰兩孔穴。曰神德。曰偃
月爐。曰懸胎鼎。曰赤色門。曰明窗塵。曰上下弦。曰

文武火。曰丹砂木精。曰河上姹女。曰鄞鄂城郭。曰
馬齒瑯玕。曰禁門。曰刀圭。曰金華。曰秋石。曰情性。
曰主客。曰白雪。曰黃輿。曰玄溝。曰河鼓。曰甑山。曰
畧影。曰鍾乳。曰蒼液。曰三五。曰兩七。曰銖兩。曰文
符等等名色。如是一一。皆身中之實。或指門戶。或言
神室。或云鼎器。或譬體用。或雜形象。或比進退。故
易道以乾直坤闢為生死之門。丹法以鵲橋黃道
為往來之路。不離已身之精氣耳。此假名而異字。
故此章言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又合前太陽流珠
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之義同也。蓋謂流

珠謂姹女。謂丹砂。本皆有陰而無陽。以屬從天不
能成丹。金與黃芽金華。乃先天之鉛。可煉還丹。故
夫丹砂木精。即離中之汞。火火之父為東方甲乙
之木。以生真精。是謂中女。是以東方甲乙之木。與
南方丙丁之火。一父一女也。父與其女為陽中之
陰。則震木離火為之侶也。黃芽金液為坎中之鉛
水。水之母乃西方庚辛之金。以孕其液而為中男。
是以西方庚辛之金。與北方壬癸之水。一母一子
也。母與其子。為陰中之陽。則兌金坎水以合處也。
木火金水四者。混沌列為龍虎。一東一西。龍居東

其數三故云龍陽數奇。虎屬西其數四故云虎陰數偶。木火為侶者。龍從火裏出也。金水合處者虎向水中生也。肝青屬木為火之父。肺白屬金為水之母。腎黑屬水為金之子。離赤屬火為木之子。脾黃屬土。四者之祖。子居五行之始。故為一陽之首。金與水。木與火。龍與虎。是謂三物。若此三物交會而作一家。則必藉戊巳二土之力。方能成其功用也。

卯酉刑德章第二十九

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

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為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

青龍屬東。白虎屬西。此其正也。更歷分布者。青龍建緯于酉。白虎建緯于卯。是刑德並會。而龍虎歡喜。則例相見。故龍虎相見會合一處。則二物歡喜以上生為德。若龍東虎西。定位各居。自生自旺。則二物相競紛擾。以主殺為刑。刑者陰陽舛錯之義。雌雄相見之喻。刑者五行順行之謂。德者五行顛倒之謂。刑者陰消其陽。德者陽合乎陰。刑者陰多而陽少。德者陰少而陽多。且如四陽而二陰。二月之卦也。陽長陰退。其陽雖多而有餘陰。陽多為德。餘陰主殺。是以三春萬物並生而榆莢隋落者。一如人也年方及壯。一身之中陽多陰少。日壯一日。却於此時慾火大熾。其陽雖多。皆為陰消。縱有餘陽。不能主宰。百病來侵。將暨陽脫。猶復念念在於慾界。儘力求陰。餘陽遇陰悉皆消脫。卒然而終。此之謂德反為刑也。若是上智。乘其餘陽以為階梯。急行還丹之道。可復長生。是之謂刑德並會也。是為相見歡喜也。又如四陰而二陽。八月之卦也。陽

為陰消。其陰雖多。尚有餘陽。陰多為刑。餘陽主生。是以三秋萬物將零。而薺麥乃生。一如人也年將六十。一身之中。陰多陽少。日衰一日。若於此時。幸有餘陽而行金丹之道。能令陽復。是謂返老還童也。是謂長生久視也。是之謂刑反為德也。二月子時。斗之魁星臨於卯位。罡星指於巳上。位屬東南。主生為德。八月戌時。斗之罡星據於酉地。魁星歸於亥上。位次西北。主殺為刑。經云。罡星指丑。其身在未。所指者吉。所在者凶。餘位皆然。此喻煉丹之功也。子南午北者。顛倒五行也。仙聖云。五行顛

行法界火坑五行，飯假天地七寶，所以水火互爲綱紀，方能既濟也。陽生於一，成於九，陽數至九則極，極則復於一。此謂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者，丹之神功在此兩句。蓋虛危之次日月合璧之地，一陽初生之方，龜蛇蟠結之所，故太一所含先天之元炁，其真精遇子則播施，此復應前晉子午行始之義也。世人但聞卯酉爲沐浴，豈能明刑德之論？蓋德與生即半時得藥之比，刑與殺則須刻失喪之喻，是以入室之際，直須防危慮險，方可煉丹。仙翁比爲春旺之時，何物不生，而榆莢死者，德中防刑，生中防殺也。秋肅之候，何物不凋，而薺麥生者，刑中有德，殺中有生也。是書歷歷而論，種種而明者，其主意之妙，唯要得先天之炁爾。

君子好逑章第三十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不獨處，鳩不孤居，玄武龜蛇，蟠虬相扶，以明牝牡，意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顔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爲夫妻，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劑參差，失其綱紀，雖黄帝臨爐，太一執火，八公擣煉，淮南調合，立宇崇壇，玉爲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硇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仙翁直指金丹必須同類藥物，一陰一陽，必資交感，一牝一牡，方得化生。倘獨居孤處，安得化化之機？若夫衆雌無雄，豈有生生之道？欲煉還丹，必求先天一氣以成也。此章句語直露，不宜重求。蓋是書者，乃泄天地造化之機，侔乾坤生育之德，煥日月合明之理，濟陰陽逆施之功。易曰：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主此道者，聖人也；行此道者，神人也。此書在在處處，天地神祇，日月星辰，雷霆萬神，常切護衛。上賢敬受，誦至萬遍，仙真降庭，告以上道。若彼下愚，妄生謗毀，則有神鬼陰録其過，註于黑籍，小則惡病纏身，大則黑司促筭，徒爲幽陰之鬼，長淪苦海之中。福善禍淫，昭然毋忽。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卷中終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卷下

會稽魏伯陽　譔
廬陵上陽子　註
紫霞山人涵蟾子　編輯

聖賢伏煉章第三十一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伏煉九鼎，化迹隱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光，津液腠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長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為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衆文。學者得之，韞匵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為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用意參焉。

古聖大賢必明至道，故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皆言大道。陰符尚有其經三百一十五字，後人因不明道，亂猜其經，乃謂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者，戲矇一世，彼安足知聖人之道哉。蓋陰符自觀天之道百二十字，乃叙道之綱領；自天地萬物之盜九十一字，乃下手之用；自瞽者善聽一百四字，

乃成功之要。是以黃帝鼎湖伏煉九鼎大丹，乘龍上升，卻非燒煉金石草木之謂，乃伏先天之炁，以成丹爾。故云伏煉，非服煉也。所謂伏煉者，各有其事，如懷玄抱真，化迹隱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光，如上七者，首事先行，是云爐火，是之謂煉已。若能煉已，則真炁薰蒸，遍于一身，如爐中有火，暖炁似燒，故謂之爐火，故謂之煉已也。津液腠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長存，如上四者，是云伏炁，是之謂煉丹。蓋懷玄者，內懷玄一之炁；抱真者，負抱太乙之真；化迹者，韜光藏迹，使人不我知，故知我者稀，則識我者貴；隱淪者，沉隱淪匿，使人不可識，故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含精者，含真炁之精，以煉已；養神者，外養全體之神，以合炁。炁功至此，大要通德三光。德者，修行之上事，修道而不修德，是有陰而無陽，道德全修，陰陽自和。人之修德，自云有德而實無德，緣以妄想，德不成道。修行之士，德愈深厚，自不想德，天地神明日月星辰，德皆感徹，如響應聲，自積自修，必實圖驗，則為通德三光也。煉已既勤，積德通感，方可伏煉大丹。津液腠理者，津乃玉津，即白雪也；液乃金液，即黃

芽也。玉津金液，腠理於神室之中，則一身之筋骨緻堅，衆邪皆自散之。陰皆得群陰正氣，乃先天之陽。長存不壞，積累長久，變形而仙。黃帝伏煉九鼎大丹者，此之謂也。變會錄云：昔軒轅氏一世為民，再世為臣，三世為君，濟世積功，數盡升天。陰符而下，列聖相繼，載于經者，文王周易明乾坤共易之門，咸恒夫婦之道，孔子十翼，明乾動而直，坤靜而翕之義，道德五千，明有無玄牝之門，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養浩，又明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參同契老彭之比，列風莊鵬之喻，皆由聖賢以至仙也。其憂憫後學好道之士，遂其風采，指書者布圖籍，開示後昆，或露見枝條，隱藏本根，或託號以名，獲諸衆文，所謂露見者，露其大略，如乾坤共易之門耶是也。至有本根必資口授，故隱藏耳。所謂託號假名者，不可顯言，比方借喻，散于群書，以丙後之明眼者，既得其文，未遇其人，韞匱而終伴身。若是法器之子，公孫繼踵可也。有董學人雖知此文，未得師旨，遂以傳迷，引入邪途，竟無見聞，奔走旁門，陰陽不知，五行錯亂，卻乎後來修道之德，覩此文者，見無口訣，此難有志士嵗

工商失其本業，只如宦者求官無路以登仕版，農夫欲佃無地而可以耘鋤，工藝無術而莫施，商賈計利而亡本。即如學者雖有其文，未遇師訣，無下手處，諸猜妄行，焉能成道。仙翁憫假鉛汞治爐開廷，錄此文為億世法，字約而義易思，如真人潛深淵之句，事省而理不繁，有金來歸性初之語，披列其條者，即此上篇分十五章，披露陰陽造化，採丹首尾，中篇分十五章，詳列分兩符候，下篇五音法象成功，後人覩此所列之條，綜核其實，使於觀覽，其間數曰分兩，皆有法度，得師一指，依此循習，可以成丹。亂辭者，即託號假名之義，孔竅者包括玄妙之源，實大劫之梯航，為好術之智燭，後聖亞賢審思密用。伏惟大道，非聖莫明，非賢不語，故父不得傳于子，臣不得獻君，聖人之道，豈不傳耶，謂恐無德而難承當，或若輕言，後必顛躓，是云智者審思用意察焉。

法象成功章第三十二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影妄前卻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關鍵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

水流注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導唱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兮，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鱗狎鬣起。五色象炫耀兮，變化無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距。形似仲冬冰兮，瓓玕吐鍾乳。崔嵬而雜厠兮，交積相支柱。陰陽得其配兮，淡薄而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花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

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為三五。三五并與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為雨。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檗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成膠兮，麴糵化為酒。同類易施工兮，非種難為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白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

門戶。入道無適莫兮，常傳於賢者。

上陽子曰：聖人之道，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傳云至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道乃天所秘寶，不顯竹帛，惟只口口相傳。學人無可奈何，百般引喻，示後。黃帝岐伯之問，始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形不足者補之以氣，只此一語，盡露金丹。及文王重伏羲之易，曰西南得朋，此又露補氣之方。孔子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又指補氣之類。老子則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此却明補氣之門。參同契歷歷指示，藥物與爐，兩火候，金氣相資，其

人潛深淵之海，最明且切。復於下篇法象比喻，聖聖相傳，其揆一也。故金液九還大丹，無非補其一氣耳。然補陰必用陽，補陽必用陰，今乎太極之氣，借名金丹。何謂金？何謂丹？謂乾之金，謂坤始丹。乾初太極金附于坤，坤初太極氣化為丹，乾金布坤經，却流轉金隱于兌，兌金生水，水初生丹，丹在虎關。設虎向水中生，虎居于西。若要合丹，先降其龍。龍家于木，化既于離，離有陰火，故龍從火裏出。龍居東九氣之蒼天，青帝翕之以為真宰而生萬物。虎居西七氣之素天，白帝肅之以成造化而產

萬物自西至東數萬餘里今仙翁以天地而喻離
坎以金鼎而譬玄溝河鼓星紀以比會合畢影前
却而比乾龍居下覽視而比傾悟而明了關犍害
炁比救拾而閉塞以雌雄指子午以出入指寅申
甑山者杳冥之門招搖者恍惚之户白虎乃金之
物朱雀乃火之精雞豹喻下手也湯鑊比烹煉也
嗚沸暴湧炁之盛也接連重累足其藥添鉛汞鍾
乳乎肇形像雖則交積德合陰陽青龍處房入室
了事白虎在昴得藥歸爐朱雀在張神已合炁二
物即鉛汞也三五者簇五行也一者坎之水二者

離之爐先白而後黄者白乃金也黄乃土形亦黒
達表裏者亦乃火容黒乃鉛體五行全陰陽合名
爲一鼎其大如黍米經云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
米在空玄之中者此也自然之所爲非邪道也陰陽造
化自然感通之道也非有邪偽道者非方門採戰
左道邪術也山澤炁相蒸者喻金丹亦陰陽之炁
相蒸而成液渴遂成塵者比真炁入鼎遂結成丹
染黄用蘗染緑用藍者金液成膠麴成酒喻得金液必
成還丹也同類易施工者如乾以坤爲類震以兑
爲類則陰陽和而工易施非種難爲巧者如兑以

巽爲類所以雌雄種二女同居豈能成造化哉斯
之妙術明審諦當實非誑語傳於億世後著此書
此道如星之在天誰不可覩若水之宗海豈有異
流雖萬億世莫能離此道也詳玩熟思返覆萬遍
自感神明告人或心靈自悟也聖賢著書首尾必應
首此書上卷首章云乾坤易之門户至此末章乃
直白採端究其緒兮必得其門户是謂原始返終
天道無私常傳賢者學道之士宜諦思之

鼎器妙用章第三十三

此章原接法象之下緣鼎器亦法象耳彭真一謂

其辭理鈎連字句零碎置于後非也仙聖所述深
有法度不可輕移况句皆三字叶韻又一體法今
依原本正之於此也

圓三五寸一分

此詳明三五一之旨是書凡言三五者十一章三
五現和諧二十四章三五與一天地至精二十六
章三五不交剛柔離分三十二章本之但二物末
而爲三五此章以三五一爲首句者使人洞明三
五一之旨則知鼎器有三五之妙藥物有一寸之
真火候正一分之用圓者熟也若能圓明熟造三

五一之要可煉大丹世人不圓斯旨只泥鼎器方寸尺度又何淺哉仲尼曰三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悟真篇云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炁達者方能入聖機陰陽之數以炁為主五行之氣因數而生故東方青氣九元也仁也木德生數三剛也精也古文龍虎經曰變化為青龍陽木也南方赤炁二亨也禮也火德生數二柔也血也經曰丹砂流汞父陰

火也陽木生陰火離為陽中之陰陰為中女則離女以震木為父是木為火侶其生數二與三同為一五也為砂中汞也為我也為鼎也紫陽云金鼎欲留朱裏汞是也西方白炁七利也義也金德生數四雌也液也經曰雌陰赭黃金陰金也北方黑氣五貞也智也水德生數一雄也氣也經曰雄陽翠玄水陽水也陰金生陽水故為陰中之陽為中男則男以兌金為母是金與水同處其生數一與四同為一五也為水中金也為彼也器也紫陽云玉池先下水中銀是也中央黃炁一已也神也土

德生數五戊也信也老子曰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是也戊己一合成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謂金丹凝結也是之謂三五一也是之謂鼎器也三五一總合而成九數以還東方青氣之元數九是之謂九還大丹也

口四八兩寸釋

四與八合十二。又加兩足一十四。十四者是天上月之初圓月圓爲純陽以其陽純方能生一陽之金精于鼎之內也口與唇爲金氣相背之門戶是謂鼎之口鼎之唇也是謂二七一十四也是之謂

七返之妙義也世人不明仙翁紗節藏妙中之妙有言外之意其九口與唇二字直欲求鼎器之尺寸者爲知金液大丹以乾坤爲鼎器欲此量金丹鼎器之尺寸若是以量乾坤也臣不知將何丈尺比量乾坤將不知從何下手而比量也彼烏知煉丹法象以天地爲爐以陰陽爲火此謂之爐火即知人身一小天地以身爲爐精炁爲火却非五金八石之爐火鼎器者也

長尺二厚薄均

尺二者一年十二月也長者年年有十二月也厚

太過薄不及也修行人要知每年有十二月月月有金水相生之時鼎器厚則有望遠之嫌鼎器薄則有衰弱之患均者所以調之攝之調攝者審之候之也故先哲以一年七十二候攢簇於一日一時之內有六候則一候有三符止用一符之速是謂符候厚薄均調攝不差一髮方許煉大丹也

腹齊三坐垂溫

腹者丹鼎之內室也齊者與月齊光也三者必皆初三日也坐者待也垂者至也溫者陽炁動也何謂與月齊光蓋天上月號曰太陰每月初三日晡生一陽之光于庚申之上以象震卦震者微陽乘二陰也丹鼎亦然人間之鼎器號曰少陰亦每月初三之夕生一陽之炁于壬癸之鄉以象復卦復者一陽伏五陰也何謂坐垂溫修行者已得鼎器遇其初三之夕必坐而候之待其火炁垂至不寒不燥而溫然此其陽炁欲動急可煉丹也

陰在上陽下奔

陰乃器中之水陽乃鼎中之火水上火下水火既濟陰上陽下地天泰也紫陽云饒他為主我為賓是也

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十善調勻

首行武火煉已之時也尾行武火溫養之日也中間卻行一符之文火以煉丹也始七十積已之功最難為也終三旬者言溫養之際尤當慎也七十又三旬并二百六總三百六十乃四九之圓數一周之日足也比三百六十日必七分之日煉已以三分之日溫養如以一年溫養則先三年煉已惟中間煉丹之文火止要半箇時也故謂善調勻其煉丹用半箇時中一符文火却不在七十與三旬并二百六之列學者當詳首尾始終四字則中間文在外而不相干也世人每見七十與三旬之語皆為三分文七分武豈悟丹經藏機不敢直吐者也若洞曉一符之頃為得丹之候則中間文自融會矣

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

地二生火天七成砂此陰火之成數是一七也天一生水地六成鉛此黃芽之合數是一七也以鉛火之數合兩七聚也兩七一十四也以此十四之鉛火會於鼎器之中其功輔翼於人而成丹也

瞻理腦定玄昇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

性情純一，却歸一。還本原，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
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
淨魄魂，得長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
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
此段淺近言，得藥之士，更無怠荒，刻刻時時不離，勤勤
付囑，句句明白，不必再釋，若丹已成，嬰兒漸大，不
妨行九載向上之功也。
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錄天圖，號真人。
此係丹成道備，行滿功成之事，然功高德重，則效
驗有不能盡述者，緣夫至道上天所寶，若根上智

勤行不怠，性命雙修，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德重功
高，一如樊贊之辭，謂仙君而號真人也。人人可以
作此大功德，成此大自在，勿以事難而自棄，勿以
緣淺而不為，老子張葛亦人爾，非天上落下，底釋
迦達磨亦人爾，非地下湧出，底堅心勇猛，事皆易
成，志士修行，深思勉力。

補塞遺脫章第三十四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汎濫而說，纖微未備，闊
畧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意
等齊，所趣不悖，故復作此，命五相類，則大易之情性，盡

矣。
乙 丁 己 辛 癸 五位相得
三木 二火 五土 四金 一水
甲 丙 戊 庚 壬 而各有合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
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逕路，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
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象彼仲冬節，竹木
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
用談，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覩，匡郭以消
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

此章補塞遺脫中，存口訣，隱而不露，學者到此，當
體變轉之意，況其戒云閉口不用談，又云言還自
敗傷，一舉便明其意遠矣，是書有大解脫，有大神
通，若得聞是書，蛇虎不能傷，得誦是書，疫癘不敢
作，得明是書，地獄不拘攝，得行是書，天堂自快樂，
是書在處，空中常有金光交射，虛室生白，人若見
之，延壽六六，供養信受，其福無邊，況堅修而勤行
乎。

自敘啓後章第三十五

會稽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

畧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晏然閑居乃撰斯文歌叙
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論務在順理宣耀精
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爲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
行之不繁引内養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
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長存配以伏食雄雌
設陳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俗所珍羅列三
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偶斯文
殆有其真礫硌可觀使予敷偽却被贅愆命參同契微
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
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而下遨遊人
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并柯葉萎黄
失其華榮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

上陽子乃重宣此義而説偈曰安穩可長生長生
無劫年大道難思議還丹妙變遷火煉金爲體上
弦水爲圓初伏十六兩蟾天上下弦常配以伏食
歸根而還原草木非同類金石皆棄捐審用親造
物世俗珍此鉛清浄得真脩慇懃斷自然聖賢
金經積功著結緣恭傳玄元娖太一大命精延刀圭
高峻峨負帝攝上玄泥丸耀神輝赫赤霞八騫天
羅舟玉京丹鳳迥蹁躚洞章振九都邪魔成自愆

嫩枝甘露飛錦敘陰真銓帝常衍元徹劫劫金口
宣揚佛法而一道積漢流河落七道天元通乾坤逆
用旋行道至于道奉名莫前萬遍不絃依象
生金運種民紅色界給經度太千金童散天華
女學道遙執經度吟光和旋雲回五嶽石動樂翁
四協較衛冥寂羽蓋太清浮霖煙泥涌龍翼
上登功許談備校紛繡金光煥萬天神齊九
陽盛洞妙高上仙

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參同契分章註卷下終

新鋟抱朴子內篇四卷外篇四卷

（晉）葛洪撰

明萬曆十二年慎懋官刻本

抱朴子內外篇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晉葛洪撰。洪有肘後備急方，已著錄。是編乃其乞爲句漏令後，退居羅浮山時所作。抱朴子者，洪所自號，因以名書也。自序謂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隋志載內篇二十一卷，音一卷，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入雜家。外篇下註曰：梁有五十一卷。舊唐志亦載內篇二十卷，入道家。外篇五十卷，入雜家。卷數已小不同。新唐志道家載內篇十卷，雜家載外篇二十卷，乃多寡迥殊。宋志則均入雜家，內篇作二十卷，與舊唐書同。外篇作五十卷，較舊唐書又少一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內篇二十卷，外篇十卷。內外篇之卷數與新唐書互異。陳振孫書錄解題但載內篇二十卷，而云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其紛紜錯互，有若亂絲。此本爲明烏程盧舜治以宋本及王府道藏二本參校，視他本較爲完整。所列篇數與洪自序卷數相符，知洪當時蓋以一篇爲一卷。以永樂大典所載互校，尚多丹砂法以下八篇，知爲足本矣。其書內篇論神仙吐納符籙尅治之術，純爲道家之言。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詞旨辨博，饒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黃老爲宗。故今併入之道家，不復區分焉。

抱朴子序

萬曆壬午仲秋予至杭與
吳桂軒游貽慶偶會懷山
泉矣翁岑樓先生贈續名
山記補山泉未備善繼述
其罕儷也孫去不再會允
懷昌護甲申秋仲朔爲嘗
小仟拟悟公子訪予寄書
倒號迎果岑樓先生書墓
懇留秉燭酌談又贈新刊
抱朴子丑問序予昔北游
燕市得抱朴子數業未全

也今幸全得所爲抱朴子
自序姓葛名洪字稚川祖
玄亦稱仙翁皆晉人後又
自序詳已至矣予何言但
岑樓先生家亦有者按抱
朴子內篇二十卷今俗四
卷嘉遁一卷至自序五十
二卷始全卷矣予如業儒
周知企誦習暇頗喜延生
之閱篇目不能不興起塵
外逸心但符籙類祝由科
黃白類爐火術惟金丹尚

原缺

如守中中者至不失本也
堯孔相傳一中養治其生
備嘗故時多大壽者王文
成夢呂企翁曰非仙之至
者不足為真傳非傳之至
者不足為真仙稚川真傳
之至乎殆真仙也足夏遊
遊葛嶺囊臨湖丹井為唐
甃開四竅而汲予汲飲滿
洌異常泉其年汲乾穢處
得石匣尾瓶瓶中丹廿丸
漁人吾之石匣不敢開井

氣即識隐投石匣泉隈初
得漁人年百餘躋葛井子
季元神不比宜葛仙翁壽
言志志郎神率家七世企
翁訓世安京人嘗溲省手
山參樓先生是刊廣壽世
何仁心之公引同躋長生
之域云
萬曆甲申中秋丙辰嘉郡
武原沂陽生王文祿拜撰
隴西郡閔九韋書

抱朴子題辭

晉葛洪撰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
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
事以爲神僊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爲藥而
服之卽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淸其
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
褻不可訓書有內外篇今所録者外篇也洪博聞深
洽江左絶倫爲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
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也使舍是而學六藝
夫孰禦之哉惜也（見百家類纂）

抱朴子題辭畢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
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
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
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
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
軌飾嫫毋之陋醜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
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
才所以躓閡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任斯人
所以斷絕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

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
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
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
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
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
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書粗
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
畧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
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所先舉耳世儒徒知服膺
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僊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

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不以合於世余
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
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
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
世好長生者有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哉葛洪稚
川謹序

新鋟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吳興郡山人愼懋官校

暢玄卷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眛
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
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
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滭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
或雰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
幽而下沉淩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
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
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佪旋四七匠成草昧
轡策靈機吹噓呾吸幽括沖默舒闡粲尉抑濁揚清
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
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
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艷采熚煌炳爛傷明
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
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
雖顧眄爲生殺之神器脣吻爲興亡之關鍵
綺榭俯臨乎雲漢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幬

雲龍丙毛陳於閑房金觴華以交馳淸絃嘈囋以齊
唱鄭舞紛紜以蜲蛇哀簫鳴於淩霞羽盖浮於漣漪
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
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焜
熀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
曲終則歎發讌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
之相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
者得之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
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
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逝景淩六

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
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
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虹
踐跚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
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
然之氣於蓬蓽之中繿縷帶索不以貿龍章之暐曄
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岫
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
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
蒼崖之間而萬物爲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爲

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荈漱泉而太牢
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
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
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
符契如闇而明如濁而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
委尸祝之廬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
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庸夫之
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
外物汩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
足以誘之焉稱頌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

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
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
緡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旦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
之餘棟撓餗覆傾溺不振盖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
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
韜藻棁奮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
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鵄之呼
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論僊卷第二

或問曰神僊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

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況列僊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僊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

抱朴子　卷之一　四

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攄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躋華轂易步趍鼎餗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不能削瓦石爲芒針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安得奇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

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自思抱朴子曰夫有本鈞而末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

抱朴子　卷之一　五

牁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獨怪僊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蠆爲蛉荇苓爲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鼉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嫗爲黿枝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

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僊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僊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況乎神僊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掩

藻廢偽去欲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鮮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僊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蹈炎飆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邛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覿其形

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僊何為汲汲使劉向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日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

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

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以為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是若人者不信神僊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僊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遜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

為不然也況於神僊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曾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為實錄劉向為漢世之名儒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僊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欒大為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

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僊事之難者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僊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僊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過則汩其和氣艷容伐其根荄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噆膚則坐不得安虱群攻則臥不

得寧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闔藏喘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泄耳仙法欲靜寂無為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囐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沲斬斷之刑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腯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

於前煎熬与樂音嘉靡飲仙法欲慱愛八荒視人如
已而人君萎弱攻昧取亂推亡淵地拓疆泯八社稷
驅合兵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廣野五嶺有血
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十万京觀
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
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祝其有益
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緊煩攻其膏肓人
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
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有
道之士為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吾
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饑殺絕
粮之餒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仲環堵之暎欲
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
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
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
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

不群之師而猶恨恨于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
遲遲以臻殂落日日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
能簡憂逐俗之集鼠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
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
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為
旬月之齋數日閑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
外損赫奕之學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
求神仙之幽漠豈不勸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
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欒大所知實自淺薄飢
渴榮貴冒于貨賄衒虛妄于苟且忘禍患於無為匠
匠小子之奸偽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軾
怒蛙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
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歿者比屋人主所
欲莫有不至[illegible]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
非敢為虛誕耳欒大若審有道者安得待煞乎夫有
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縗絰視金玉如土糞
覩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君丹楹
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
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
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

視一本作無

郫一本作鄣

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
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
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
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
君稱病死又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冠在焉按
僊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僊中士遊於名山謂
之地僊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僊今少君必尸解
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
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郫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比
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唯王莽引

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盜也相如因鼓
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
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
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酗醟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見
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便云古
无伯奇孝己也又神僊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
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
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覡在
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
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

一無為字

酒一作之

醟一本作酗

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
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
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
數為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
人尚不信天下之有鬼神況乎僊人居高處遠清濁
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
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為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
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眾方得其徵驗審
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僊
人不可便謂世間無僊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

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
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為物
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
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
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
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
田蚡子義掊燕簡蓐收之降于莘欒侯之止民家素
姜之說讖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林羅陽仕
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
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

有一本作為
知一本作解

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蟆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為古者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僊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僊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非荊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作金皆在神僊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

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僊傳自刪秦大史阮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蒭蕘之言或不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

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駏驉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卷第三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稟之自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僊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導引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

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栢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僊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為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粭潰金為漿入淵不沒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為獨不肯信僊之可

得乎但僊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僊道長生果不可得耳僊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内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况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久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

抱朴子　卷之三　十四

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披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為猨猨壽五百歲變為玃玃壽千歲蟾蜍壽三

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之倒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圃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支床至後死家人移

抱朴子　卷之三　十五

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僊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

乃怨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轉不復饑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度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覩一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

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猵鼉䵷皆能竟冬不食而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鴻鳥以正時帝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

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鳴鳩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僊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或曰審其神僊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烝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僊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轝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

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璚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僊者自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或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

錄一本作蓄

一本作役役於登天

化一本作為蛤一本作化蜃

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
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
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欲但遊
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
大神新僊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
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僊者或
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
為蛤雉之化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肥服輕煖通
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
衰延年久視坐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

抱朴子　卷之一　十八

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乃為貴
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
石為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
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
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
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
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僊無復住理
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為附人情者也或曰我等今
人不知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抱朴子曰此蓋愚
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

一本作福禍又作禍福

一本作關其之與否主根未

安一本作算

悟然以思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今如術家然
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
天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棊以定行軍之
興亡推九符而得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筭以究鬼神
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
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學之徒銳思於糟
粕不能得測其精微也夫懸栖之靡依而輪扁有不
傳之妙按蠲之薄術而但僊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
由於至精也況於神僊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茇良
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效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

抱朴子　卷之一　一九

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
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
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
今知僊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
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
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
無則天下之事亦鮮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
漏以啄木之護齲陶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蟹之化漆
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為殊紛然何可以意
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

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
免於死也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
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
所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松栢以延我短促之年命
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
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
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
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雞鴨之足異物之
益未可誣也若子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爲
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髮之疾耶夫水土不與

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
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
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兎絲萎川
蟹不歸而蛣敗桒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
悟矣金玉在於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鹵沾於肌
髓則脯腊爲之不爛况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
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僊方書似是而非
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
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
不効焉今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

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
而兎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魚龍瀺
灂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豈不得長生也史遷漢
書載欒大初見武帝令鬬棊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
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
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僊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
史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問曰爲道者
當先立功德審然否乎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鈐經
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
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僊者要當以

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求玄道無
益也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
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
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所稟本多則紀筭難盡而遲死
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死又云
人欲地僊當立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
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
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
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
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僊藥

微一本作徵

書一本作說

亦無益也若不服僊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僊亦可
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
昇天耳

金丹卷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
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
然則此二事蓋僊道之極也服此而不僊則古來無
僊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荊
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
素聞其名乃出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

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
未能悉解之也為寫蓄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
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為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
經唯以此為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
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
欲以行氣入室求僊作此道機經謂道畢於此復是
誤人之甚者也余間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
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
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僊人共遊者將太
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鮮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

一作魏本術者

今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僊人乃當曉之或
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
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
金丹僊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
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僊公又從元放受之凡
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
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僊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
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
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
書此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

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
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為之但有長歎耳有積
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
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粭則知漿荇之薄覩崑
崙則覺丘垤之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
小小方書然大藥卒難辦得當須且將御小藥以自
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為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
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
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
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

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傅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名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者其勤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悉意於無窮之異耳想見其說必自知

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酘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蓋凡草木燒之卽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僊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

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不爾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僊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眞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眞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

信結流俗哉蓋陽不能榮枯朽上知不能移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烏南夷得衮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盃觴以羹沸或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弦以弊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聞知覩大道之論而欠伸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

語之乎世人之常情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
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
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而天下果
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
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
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僊又云雖呼吸
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
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淸黃
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
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

抱朴子　卷之四　十六

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唼血爲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
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
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汙穢及
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則
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僊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
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煑之即焦
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誠長生之要非凡人所
當聞見也萬兆蠢蠢惟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
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
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戎鹽

鹵礜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
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僊又以玄膏丸
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
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
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
亦曰神符服之百日僊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
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
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與
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僊人玉女
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

抱朴子　卷之四　十七

服一刀圭百日僊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
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
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
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僊也鬼神來侍玉女至
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僊也又以汞合火之
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
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即鉛也）合
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僊也以
此丹如棗核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第九之丹
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僊童僊女來侍飛行輕

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僊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授其中三篇世無足傳常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僊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僊皆隸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

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殁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成藥以分與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棄字上一本有擲字

恣意一本作恣總

受一本作隨

天字下一本有宮字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棄之於多人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恣意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導引與屈伸也昇僊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爲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僊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受師本末列己

所知識之得僊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神丹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僊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僊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僊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僊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僊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僊

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僊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僊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僊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煇煌俱起神光五色即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僊遲也其轉數多藥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得僊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

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轉而各成五色五石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太乙禹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蹹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之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曝之三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塼

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三升和丹一斤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僊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於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割其血以和

一本作取伏丹

一本作烏

丸一本作丹

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岩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水之屬是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蔂汁及礬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煉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

尺百日絞柠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鬢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烏鷇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烏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丸內鵠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輙益壽千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內丹鶩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汙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

服之一作之服

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於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僊矣又李文丹法白素裹丹以竹汁煑之名紅泉再浮湯上蒸之和以玄水一合日服之一年僊矣又尹子丹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花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齒內一丸與硫黃和一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

丸日二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煴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匕攪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服之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煑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而火之百日成黃

金金或大剛者以猪膏煑之或大柔者以白梅煑之一
又王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黄末覆之薦之
内篇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
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
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之如小豆置盤中
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丹投
雄黄銅中火之成金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
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
硫黄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菊花
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一年得五

抱朴子　卷之一　三十四

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
法巴沙及汞内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
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
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又陳生丹法
用白蜜和丹内銅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期服之經
年不饑盡一劑壽百歲又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
服之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已往尚數十法
不可具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僊者也不減
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龍膏太乙
甸首中石氷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百

日成水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
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
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側東流水
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便僊若未欲去世且作
地水僊之士者但齋戒百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
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
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斷谷一年更服一
兩便飛昇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
銀一味合煑之三十日出以黄土甀盛以六一泥封
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僊此

抱朴子　卷之一　三十五

丹一刀圭粉水銀一觔便成銀又取此丹一觔置火
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
里以此丹金爲盤椀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
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金液和黄土内六
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黄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
皆化爲丹服之如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僊以此
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觔皆成
銀受金液經投金銀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
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
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

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僊藥之
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多若四方清通者可具若
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
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
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觔於今爲二
觔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
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
而得一劑可足八僊人用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
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
曰其次有小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

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煉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荊
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
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
如皮皆地僊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
然須長服不可缺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
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
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得其經者故凡作
道書者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
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
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作藥

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閒愚人得經過聞見之
則諸神便責作藥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
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
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
爾乃可作大藥雖成亦須齋戒不但初作時齋也鄭
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
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
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作福但能作
禍善試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
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

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彩者惡
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僊大藥乎是以古之道
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
按僊經可以精思合作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恆山
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
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綏山雲臺
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鱉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
山蓋竹山括蒼山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
僊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可
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

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與若會稽之東翁洲亶洲紵嶼洲及徐州之莘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往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余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

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損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不死矣

小丹法丹一斤擣篩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一丸分為小丸服之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僊勿妄傳也兩儀子小餌黃金法猪負革肪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一斤壽敝天地食

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至理卷第五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達於他事也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僊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說昔庚桑胼胝文字董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良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

玉膚感其目淸商沉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撓其神功
名聲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非
受命應儀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淸鑒於
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疏悼過隙之電者豈能棄交
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故夫
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
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
燭糜則火不居矣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
繁則靑靑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
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

抱朴子 卷之一 四十

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
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
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
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
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
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臘毒謐多言
之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
於玄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慔爲乎無
爲以全天理爾乃吐吸寶華浴神太淸外除五曜內
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

堂飛元始以鍊形咊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巍
澄泉於丹田引沉珠於五城瑶鼎俯爨藻禽仰鳴瓊
華挺穎天鹿吐瓔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房
霄芥彌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覆鱗乾宄召呼六丁
坐臥紫房咀吸金英聯翩秋逸朱華翠蓋玉晶珍常
滌漱霄炎治儀止渴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
輿而來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雷洞
徹非可致之寸晷夫得之者甚希而悶不成者至多
而獵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
果無其僊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

抱朴子 卷之一 四十一

多則火無寢耀之患龍泉以厤割常利斤斧以日用
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累
鏡不灼尾舟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
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𢩻易朽者也而燔之爲炭
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稽駑乾良馬以陟峻
早斃寒蟲以適己倍壽南林以處濕長茂接煞氣則
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
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人之受命
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
之方非徒温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

世人守近習隘以僊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夫愚人乃不肯信湯藥鍼艾况深於此者乎皆曰俞跗扁鵲秦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云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及貴如此之人令信神僊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聚於腑臟追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太子於既殞胡

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顱以理腦元化能刳腹以滌腸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况神僊之道何所不爲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導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枸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蓁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

者也又云有吳普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况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菀可以治欬逆萑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蓯蓉之補虛乏甘遂葶藶之逐痰癖栝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苨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爲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蓍問祟不肯信良醫之攻病反用巫史之紛若况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

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導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爲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甪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僊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僊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僊也又漢

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為之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行諸秘法何為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為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于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效多炁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群從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而伴侶皆使無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為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

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摝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輙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虫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足

棓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饑不病云吾始未之信也至於為之者甚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名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遠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

行一本作形

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則此固為良誅矣然
亦非至當之論彼有不死之方者吾所聞行然之法
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
為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
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
行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
昇天僊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
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僊者蓋各以其父
祖及見卜成者成僊昇天故也此則又有僊之一證
也

古信一本作信者

見一本作焉

微旨卷第六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自信殊途別
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
之細事浮沈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
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
言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
陰幽夜之地毫釐芒髮之物不以為難見苟所不逮
者雖日月麗天之炳燭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
焉帝子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僊經於神
人蹶埃塵以遣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

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
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為則大驗然
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
醨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
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
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
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僊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
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
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僊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
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

收一本作人

氣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碎肩之具貧無講夕
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訴[illegible]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
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
吳之算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答曰夫寸鮪泛迹濫
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蝎宛轉果核之
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
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
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
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哉令見我又將呼為
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為學之所致哉姑聊以

輞一作軸

字句字一本作是故二字

允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并信之哉若令家
戶有僊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
道成則蹋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
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
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
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僊矣
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
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
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
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

抱朴子　卷之一　四十八

之有也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
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
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僊主然事大費
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
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
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
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
知也蓋藉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喻之猶世主治
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喻之猶工匠之爲
車焉轅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

訣一作術

大要之一本有假字

夫爲道不在多也

不修交益之小術

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
孑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
則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
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
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
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
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訣者則曰唯導引可以
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
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
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眞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

抱朴子　卷之一　四十九

消工棄日而盡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
本性戇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
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
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
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以教之
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
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知之大事而
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
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
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是

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况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

抱朴子　卷之一　五二

醊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一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况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疏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

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刳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

抱朴子　卷之一　五三

迫脅尫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紿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咒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

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刼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取之者也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饑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之人以解之

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卻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

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

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緜邈嵯峩崎嶇和氣絪緼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祕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

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殲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問曰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僊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僊及祛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

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
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
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老有美色終其所稟
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
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荊山之下鼎湖之
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
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
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
故美爲之說亦不足盡信也玄素諭之水火水火煞
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

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
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
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
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終

新鍥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吳興郡山人愼懋官　校

塞難卷第七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
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
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
然無親無疏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僊
道好僊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
信僊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
易予奪非天所能臂猶金鐵之鑄於爐冶甕瓦之甄

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器械之利鈍甖甕之邪正
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
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
彼昊蒼所能匠成甚焉來之敢許也抱朴子答
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
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
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
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
包圖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
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

於一本作後

與不仙
於一本作娠

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
山林非有事焉魚鱉之托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
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
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虱生於我豈
我之所作故虱非我不生而我非虱之父母虱非我
之子孫蠛蠓之育於醯醋芝檽之產於木石蛣蝠之
滋於污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
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
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
老少痛癢之何故則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
抱朴子　卷之二　二
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閡則天亦
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大壽之
事果不在天地僊決非所爲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
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妍麗性理
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
陋尫殘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枝離劬蹇所得
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
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
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氣流形者
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

亦一本作乎以至
於一本作知
壹一本作盜

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
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
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
楊無春彫之悲矣然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
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
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欲不全功業不
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
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
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
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有疾子
抱朴子　卷之二　三
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蹻極惡而黃髮天之無
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言神僊
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
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
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
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
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上世之敦樸
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
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
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

出荊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經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而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専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顔同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禀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

抱朴子　卷之二　四

能挹酌清虛於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内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僊法耶怡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自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僊之人也夫栖栖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慷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　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

難中之易也夫棄交游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覩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法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衎巷忠貞盡於事君仰

抱朴子　卷之二　五

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脣爲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已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與吾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聞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壽之可延僊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談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　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

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群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効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下之有僊者意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肱戚則謂眾之所疑我獨能斷之機前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矣我謂無僊僊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拒之不信其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黠自累不肯規爲在乎極埒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

管窺之狹見而姑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其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僊爲虛言不亦敝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

故兩耳不相爲聽焉其僞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昭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僊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末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僊之不見信其來尚矣吳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

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戎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僊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釋滯卷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僊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

夫一本作專 鮮一本作辭
時一本作持
丈一本作大
閭一本作閻
殷一本作君
生穫一本作知衲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
曰夫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
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内寶
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
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
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恃才力
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
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
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甯封爲陶正方回爲閭
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

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
器於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
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
亦有心安靜默性惡喧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
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
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
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至神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
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
謂一言之善重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
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

國一本作剛
深一作奥
巳一作自 查一作暴
息一本作噎

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
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弘恩重
施矣今若按僊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
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
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
神僊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
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名師
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
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
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

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深者耳故行炁或
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
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
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
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
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
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
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
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
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

瘥一作差

炁一作恚

時也故曰僊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
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午後以至夜半
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
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
不得動起噓虵虺虵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
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虫所中雖不見其人遥
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
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
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
炁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强難閉又

當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不得溢或令人發咳故少
有能爲之者也余從祖僊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
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
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
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
之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
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絶陰
陽不交則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
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
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

閉一本作斷

欬一本作咳

以炁一本作以取

悉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
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
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
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
守交接之術以規神僊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
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黄老者蓋少許耳率多
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
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開悉其所
證據又不著明皆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
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

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
也雖欲博涉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
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
名爲道家之言輙便取集以至積箱盈筐盡心思索
其東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鱔魚雖加至
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
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
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
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僊猶臨
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水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

扣據一本作叔據 寶一作賢 一本云天下 事功一本作易世 藝一作床

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按據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為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徭役以殂歿為休息其去神僊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為窟藪不亦惜哉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僊之士不肯進仕皆修遁誰復佐事哉抱朴子曰昔聖主生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遁有道而遁世者夷伯所以為貴也軒轅之有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偓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衡門四老鳳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事功也周黨麟跱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志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為臺榭峻岫為大廈翠蘭為茵褥綠蘿為幃幙被褐代衮衣薇藿當嘉膳

抱朴子 卷之二 十二

乏一作才 人一作玄 一作出處之本有惟 幙一作幄

匪躬耕不以充饑匪妾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胸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僊之士獨潔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不為之虧大化不為之缺也況學僊之人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敘之歎[illegible]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捨親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司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處世之各有志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褊心下有稱意之至歡故[illegible]揚於罔極貪夫聞

抱朴子 卷之二 十三

風而惵悒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鵲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布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僊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瀁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危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僊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僊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

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在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僊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前篇矣予可謂竅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幾萬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剩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慧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上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攙搶尤矢旬始絳繹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子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郄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

徒爲是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下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蠒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閒狗蹄脩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胷旁口廩君起石而汎土船沙丘觸日而生群龍女媧地出杜宇天墮甓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丑倚枝二負抱桎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

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
填海交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脁吐烈磨泥
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
之劾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羌以虎景興鮮卑以乘
鱉強林邑以神録王庸蜀以流尸帝盬神聚來而蟲
飛纖目世變於荊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其振翅於
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
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
可皆復云無是事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
停肘水而控弦伯氏蹈危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

憑淵宋公刻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鵲之翩翩離朱
覿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
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
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
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僊不得僊亦無妨於
爲聖人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
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
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僊亦何怪也

道意卷第九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
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猶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
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
音聲乎窈冥之內獝狶犇走不能迹其朕兆乎
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
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
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
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況乃
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
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濫
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

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
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
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
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嗜
好之搖奪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
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
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
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腯沃酹醪醴撞金伐革
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
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

役用萬幾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
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
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
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群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
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
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
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銀
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
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
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

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
明主釋愆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
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
其曲佑未之有也夫慚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
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
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
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卻
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須傾竭府庫而不能
救叛逆之誅也孝武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
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鄉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

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醲信之非不
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
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
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
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忘
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
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痾
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
謂率皆妖偽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
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

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
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
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
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
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饑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劫剽
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
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
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
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
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

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賄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絶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饑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群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久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

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殷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

家一作家黑是寬

履危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厨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絶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

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

又昇耗或忘其子孫與先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僊非爲真死也夫神僊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僊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住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僊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寬弟子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滿不足

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罥以捕麞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主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罥中而去本主來於罥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

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㹠其目偶愈便殺㹠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

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

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餘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趍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勅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

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閒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為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為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知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横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胄蓄蓑笠者蓋以為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蓁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明本卷第十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夫以為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為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為謬夫遷之洽聞旁綜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酌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

世通儒謂為貨殖而班固之所論未可滋是也因議
紛紜不究道意訖其所謂難以折中夫所謂道■唯
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治世隆平則謂之
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
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
學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
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

抱朴子　卷之二　二十六

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
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
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內
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鮋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
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
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
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
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眾而深遠者
少少不勝眾其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譏班
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至於

彌一本作瀰
泄一本作世

革一本作達

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野
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鮮鷹隼屯飛而鸞
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覿班生多害何其宜也
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為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
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為暴物之災玉燭表
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妖穨雲
商羊戢其翼景星摛光而不垂革瘼癘不流禍亂不
作塹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
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
止處上而人不以為重居前而人不以為患號未發

抱朴子　卷之二　二十七

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
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騖而
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
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
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
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
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
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
眾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
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

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
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
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
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絶
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時
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誹毀之
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
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彌深玄淡
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
爲妖訛以神僊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群是以上

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
待旦覿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輪
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明
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
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鵷
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蕈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
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
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
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
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諠譁而合金丹

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
聞見明靈爲之不降僊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
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禍或有親舊之往
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
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
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
僊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
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
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
而得也然則黄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

源本儒之爲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
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
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
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遺貴杜遏
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
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
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
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
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爲也善自修
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絶禍於未

塊一作魁

遁一作遯

以一本作謂

起其施也普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覩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汙隆未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猱於林麓之間塊然流遁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荅曰摛華騁艷賢直所不尚攻蒙救惑晤昔之所饜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

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羣人之觸機非悲愍之心又聊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升僊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減於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駡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毋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聞淡泊之言譏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

首一作而

覩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駑以涉駒日一作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雖而欲企躡以包三光皷腹以奮雷靈不亦蔽乎蓋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鶴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秘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有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僊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

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僊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爲戚也犧腯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群以獨往吉光坼偶而多福哉

儒樂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天
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
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糧
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
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
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
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
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僊藥之上者丹砂次則
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
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

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飴
次則曾青次則松栢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
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一名純盧是也或名僊人杖
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
枸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莚門冬或名顛棘
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
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
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又遲
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駃於朮及黃精也入山便可
蒸若煑啖之取足可以斷穀及有力可餌之亦可作

及一作若

散幷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爲
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
其苗小異也眞百部苗似拔揳唯中以治欬及辟蝨
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
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
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兎竹一
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
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
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
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朮餌令人

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
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
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
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
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
石喜在高岫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
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
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
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至精及佩老
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

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
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從日下禹
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
方寸匕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
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
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
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
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
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
盤椀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蔕連綴之起二四寸有七

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
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
之得之擣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
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
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
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
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
石戶隨入偃蓋中良久輒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
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
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勁竹木端以承

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
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
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
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水山爲尤
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
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
也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
及未堅時飲之旣凝則應末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
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
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

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
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
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岳皆
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
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名硫丹者石之赤精蓋
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
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
太乙玉策及昌宇（宇一作字）內記不可具稱也木芝
者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
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

栝一作括

然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雜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栝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其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

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鍤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末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

一本無十八字　者字　枝一本作核

枝一作核

枝一作松

枝一作核

枝一作枝

御一作衛

盧子赤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十八丈有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僊不死也此輩復有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

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蔥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僊芝狀似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紫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御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

豹一本作貂

窠一本作巢

有脱字

十二枚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
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
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
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
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
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
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
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
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
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

之即僊矣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
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
不燃其毛不燋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
數千十或作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
起走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
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千歲燕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
而尾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
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
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
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有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

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七令人
昇僊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
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很日必
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日
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
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或作花一把以入山山
神喜必得之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
支干上下相生為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
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
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

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
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
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
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
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
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
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
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五雲之法或以
桂葱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
之為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為水或以蜜搜為

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挻以爲粉或以無顛草
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年老翁反成童
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
與僊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燋而五雲以内猛火中
經時終不燃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
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
也又向日看之晻晻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
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霤水若東流水露水
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
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僊去之

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僊
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
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無赤
光者不任以作僊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
以蒸煑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爲水乃凝之或
以玄胴腸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
物鍊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
三尸下瘢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
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
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志者鬼試人耳玉亦僊藥

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
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
身飛輕舉不但地僊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
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
以葱漿消之爲飴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
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霑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
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
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
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
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

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
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
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
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
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
合得珪璋環璧及校劍所用甚多欲餌治
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
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僊
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
龍膏鍊之然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

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之包彤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厨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

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柠（楮一作）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夬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

沅一作沉

有癩證

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爾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為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

來服之者略無効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子孫轉相注易其

乃是一本作定是

更一本作使

家乃賫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已晝
夜悲歎涕泣經月有僊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
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僊人以一
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
悅肌膚玉澤僊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
丐其方僊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
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
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
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見
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

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
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
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
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
地僊也余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
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
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
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
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
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

恒一本作袒

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
走入山饑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
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饑不渴冬不寒夏不
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二百許
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
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
成僊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
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朮遂不能饑數十年乃來
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
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

高岩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
因聞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
朮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長服
山精昔僊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僊各數百年乃
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
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
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又菖
蒲須得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
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
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

服之下接吾以諮鄭君至故也一段

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林
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
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
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
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瘢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
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
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怠於
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
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持耳或問服
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
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服養性之藥以食
後服之服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尺一作後　方用下接真丹二斤一段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己巳己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右就左　次舉右
右過左　左就右　右就左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有九跡小神方用食後服
之吾以諮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
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
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
藥力未行而被穀驅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

名一作明

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
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
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
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
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
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
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
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剋土土
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故也真丹三斤白蜜六
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

故也下接若合丹六藥一段　二十年作一

服一作獲

一本有汁

上一作水

有一作無

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
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內清酒中
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
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
彈丸一枚亦可一丸分為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
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
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僊勿妄
傳也兩餌銷黃金法猪負革方脂三斤醇苦酒一斗
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肪中百入百
出苦酒亦可餐一斤壽蔽天地餐半斤壽二千歲

五兩千二百歲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
神良勿傳人傳人藥不成不神也欲食去三尸藥當
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擣下醇苦酒三升淳漆
二升一本二升和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
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
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
畢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
光矣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終

新鍥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校

8 辯問卷第十二 十三同卷 守五

或問曰若僊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為之
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僊僊
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
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
陋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刪詩書撰河洛著
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烟席不暇煖
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

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水淘金登山採藥數息
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僊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
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
乃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
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云云之無限乎且
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
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
帝先治世而後登僊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
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
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僊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

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棊之無比
者則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棊聖之名
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于今
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
衡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
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
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倕狄機械之聖也附和
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
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荊軻聶政勇敢之
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

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
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意妄意而知
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旋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
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
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
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答之曰孔子門
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
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
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

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僊者獨不可謂之
爲得道之聖乎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謂爲
治世之聖乎聖既非一矣何以當貴使相兼乎按僊
經以爲諸得僊者皆其受命偶值神僊之氣自然所
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
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
也玉鈐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之
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
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
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僊又

有神僊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
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
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
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
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
是也苟不受神僊之命則必無好僊之心未有心不
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
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僊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僊
者甲雖多所覽識而或蔽於僊乙則多所不通而偏
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僊術

冰一作[illegible]

潭一本作澤

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為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右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自衒於俗士言我有僊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僊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絚登幢擲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

手扛千鈞足蹋驚飆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蓍龜之所背向門墻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過於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饑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冰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

蓍令一作其平

迫一作[illegible]

事耳亦安能無事不無邪既已著作興謨安上治民後欲使之無知僊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乎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乎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為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

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辯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語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厩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頹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遑遑席不暇温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道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郯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

宮一作館
術一作寶

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遂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僊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鱉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脈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為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浮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翻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

但不為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為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僊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官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為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為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僊之術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僊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

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使聖人不為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譬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為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惡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舉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釋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

海之富而不顧棄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悅篤醜之嫫母陳侯憐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人口無不悅甘而周文嗜不美之葅不以易太牢之滋味人耳無不喜樂而魏明好椎

千尺一作千丈

晝一本作畫

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
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僊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
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僊是責三
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極言卷第十三

或問曰古之僊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
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
家霜肩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
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
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

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
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
效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
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夫彀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旣濟井
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
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
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
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而長不測之淵
起於汀瀅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

旬一本作終

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
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
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
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
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
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
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
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
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
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荄之據未極而冰霜之

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巳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
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
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
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
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田雖沃
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
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
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
而遲焉而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
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禾之

秋一作林

桑一作罪

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僊者故問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

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休祥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僊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僊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僊者橋山之冢又何為乎抱朴子答曰按荊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

考作卷

迎之群臣追慕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僊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喬山山陵（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劍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為僊也言黃帝僊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開異塗務於禮教而神僊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欒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為之立廟利又古者盛德之人身去之後臣子刊其勳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

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僊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修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為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為死也黃石山（一作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大足君尙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

而各僊去況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僊傳亦
言彭祖是僊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
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
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
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為
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為見始
皇時已千歲矣非為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驁很最是
天下之不應信神僊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
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
惺悟信世間之必有僊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

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為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
不能得耳向使安期生所言無驗三日三夜之中足
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
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
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
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僊也或但知服草
藥而不知還年（一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
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內令疾
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
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為之作禍則妖

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
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
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
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為道而得僊者或年少為道而
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
淺傷淺則易救易救故得成僊也此雖年少而受氣
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僊
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
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
剝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免於枯瘁

者以其根荄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
生氣也人生之為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
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搖拔也濟之者鮮
壞之者眾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
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
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懣用力役
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臘脣
焦脈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
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為
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

壯一作壯　崖一作圻　使一作徒

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烟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烟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爲烟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爲已病以絶氣之日爲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不能使壯實之人也但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珠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人

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獨以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拒隙者頹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碗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

天一作人　谷一作玄

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僊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其非色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僊耳而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强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

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

紿一作給

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

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歃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自衒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

間一作閑

應僊者雖日見僊人成群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其有肯謂修為之所得哉苟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指以為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僊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

名加之以伏邪飾偽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其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瓊一作瑤花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為慨歎者也淩晷飈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謂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

一作世間

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譏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爲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

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胃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辯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

抱一作抱

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必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僊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懽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

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爲大常少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向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

取一作欲

子之禮及榮寵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一作効刷折遠方朝元功勞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迮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

抱朴子 卷之三 二十

索取陽爲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意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盡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僊道叔本年七十晧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僊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彫頹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地

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尚文辯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爲快故後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數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爲人開顯大趨向之指歸也其指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猥雜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

抱朴子 卷之三 二十一

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耳或但將合成藥以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之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僊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僊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餚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名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

其姑一作奇異　求明讀　勤一作事　一作雖良甚　疑有誤　之一作乃　卷一作不發

不要之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
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
能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其效終不悔悟自謂
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秘
術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
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勤不得其所也所謂適
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
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
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
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

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誕內抱貪濁惟利是
圖有所請爲輙強喑嗚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秘之深
而不可得之狀其有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
頃後故使學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
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爲之
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
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
之供養損妻子而不卹觸霜蹈冰淹年隨之而妨資
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其之末或懸之憒然體中實
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

銖一作畎　有誤

見此輩不少可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
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
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
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爲共稱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
之人虛生華譽歙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俱
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
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
皆受殃罰天網雖疏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
世人多逐空聲鮮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
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

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
以致富辨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
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仞之
壟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
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
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
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
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爲誑詐
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博涉已足
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面墻而立又

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
彼聲名之過已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
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
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
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
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妒善之心況於道
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傲然
函胷臆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之聞見已
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
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此亦如竊鍾振物鏗然

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聾瞽之
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
規財利患疾勝已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
吻爲刀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
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
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問下以進德修業日有
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數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
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
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
名而求受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

受一作守

虛一作處

[illegible]

敦一作技

之篤瘤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
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
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
言何其爲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
自衒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
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故也吾非苟爲此言誠有爲而
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庸人不忍見嬰
兒之投井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
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
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

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
死之効絶穀則積年不饑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
千里知人盛衰發沉祟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
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
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
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足以此法
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
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
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
鄙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見必死而就戮刑

債一作責

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厥灸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暫憂耳若誠知之而刖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為之况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見教不死之道亦何足為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耻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爇羞逃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為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債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但惜養疣疥而距忌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稀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其指切筆不覺鄙猶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欲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

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雜應卷第十五　守七

或曰敢問斷穀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止可省殽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及禹餘糧日再服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饑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

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為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斷穀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之中心若未絕俗委家嚴棲岫處者固不成遂斷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饑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饑練松柏及朮亦可以守中

寬一作莧　方一本作五　莊一本作應

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日服之乃不饑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十許種搗為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輙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須臾石柔而可

抱朴子　內卷之十五　二十八

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煑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為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煑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郗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饑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為

抱朴子　內卷之十五　二十九

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凡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畧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十不醉以此推之是為不食更令人耐寒耐暑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美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糵米及七八種藥令

之取一升輒內一水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
盡時而味常好不變依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
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
符水為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氣斷穀已三年觀其
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
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
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為欲虛曜奇恠招不
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為不啖羹飯耳至於飲
酒日中斗餘脯腊粘糒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
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

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目
堪半歲一歲而不壓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
春每行氣為人治病待病者之愈或百日或十日乃
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饑死也乃召取鏁
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
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
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饑也乃罷遣之按如
春言是為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
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
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

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先
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
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
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
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
之炁或服玄水（冰　作）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
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
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
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
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

文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
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鋒
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
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
惑星主之劒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
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視之或以五
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
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
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
極鑠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或傳玉札散

多一作御

大一作天

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
或以月蝕時刻三千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
所持之刃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秉
魁䆗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
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
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
人間無故而為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
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
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粕
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

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枢之壤
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泠之淵以過
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
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
巾解履文跋膽煎及而衣符子居蒙象一作人清液桂梗
六甲父母僻側之膠䭾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
或可為小兒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
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
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
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

及瘕一作病痛
發已

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
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用三服蕙苡子和用三五陰
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
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衣夏至日霹靂楔或以
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月所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
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
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
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
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
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閡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

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
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不得不有疹
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
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
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
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
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以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
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
大至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
卻病痛及病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

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佗所集金匱緑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付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俞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

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約驗籬陌之間顧眄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可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爲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前審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筭推三棋步九宮檢八

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訞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筴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七忽然如欲卧而聞人語之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僊或男或女或老或

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暐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

一作蕪丙散

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
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
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
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金樓玉堂白
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
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
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
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仙經中也見
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
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

百遍者水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
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
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
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鷰飛蛇屈鳥伸
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
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
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冶葶藶以附子葱
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
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外一作景召大火於南
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

隋一作宵

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
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見矣或以犬
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花散或以雞舌香黃
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
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及之道抱朴子曰
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
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腳及虎
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
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
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

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
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
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
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
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
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罡則能勝
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
而自進者漸乘罡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四十
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
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

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避之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為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四季一作六月）黄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黄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藥名也）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一作雀）文黄（一作星）散草玉酒黄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須子桃花符皆有良效者也

黄白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仙經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黄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受黄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同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辛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為趣欲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余若此欲以苟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為迂闊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饑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躄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為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為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

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砂爲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遺禾早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

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筩筩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輒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

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於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其爲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

即壞況黃白之變化乎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漿醬醋羹臛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反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惜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僊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

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僊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僊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苟能之何謂之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皆外

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僊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之亦與自然之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僊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僊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飧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砂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僊身

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
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
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
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
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錢
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為
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饑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
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
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擲
遂飛之悔故莫肯為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

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為也且夫不
得名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
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
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
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鄉齊之屬皆
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
能為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
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
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姹女
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

疑一作擬　求一作索　文一作大　豈肯之豈一作寧　些一作令　買一作家　擬一作綠

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犬
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盆覆盆釜
鬵大戟鬼箭天鉤則謂之鐵瓦之器也鉤一作鈎見用胡
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洛徐長卿則
謂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
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
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為耳劉向豈凡人哉
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
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
夾石者多少任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之如粉以牛

膽和之煑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
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
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
二寸以蚓螻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
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熅之三日
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
銅以為筩筩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熅之三十
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為筩又以盛丹砂水又以
馬通火熅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
分并汞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

漆一作柒　合　理一作涅

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筩口以漆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熅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內土甌中以炭鼓之

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一斤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即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鑑中加微火上令

釜一作瓮

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取加硝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為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筩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

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硝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擣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寸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為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筩居爐上銷鉛注大筩中沒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也方寸匕攪之即成黃金也欲

寸中二字一作長

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
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筩長九寸徑五
寸擣雄黃三斤蚓螻壤等分作合以為泥塗筩中使
徑三寸匱口四寸可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
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砂築上覆以蚓
螻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可
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
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為爐
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
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

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
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
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
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
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
地相畢以柠血朱草煑一丸柠作樗以拭目皆即見鬼
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
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塗一丸丹雞血塗一丸懸都
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
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

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
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
白犬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
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廚玉女
立至可供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
為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霑也以
紫莧煑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饑以慈石煑一丸
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
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含
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

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
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
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不可去也卒死未經
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
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
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
皆立太乙元女老子坐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
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十斤投市中然
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終

新鍥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吳興郡山人愼懋官　校　守九

登涉卷第十七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小（神）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岩（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州公城名録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犯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

戊己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眞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僊人及山中好神者故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一作盍）蹹及偶高（一作象）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郅（一作郅）伯夷者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群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爇其衣乃作燃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

之初作人[illegible]死而放火餘火恐死林是遂絕乃僅之
人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内文及五嶽真形圖所在召
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
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
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
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威之節佩老
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
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
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
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倔然前席未久則忽然

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
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
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一作六月卯
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丑
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
丙午丙辰已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
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
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
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為山
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

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虫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
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
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
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曆明
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
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
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恥擇善日不亦戇愚
哉又何令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不慎
入也按玉鈐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術
而不為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

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
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
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抄集其要以為囊中立成然不中
以筆傳令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
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
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
欲令百邪虎狼毒虫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
戶凡六癸為天藏六巳為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
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
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沉日月無光人鬼

不能見也又曰求僊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為青龍六乙為逢星六丙為明堂六丁為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一作二）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

後一作支

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鬭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下飛字一或作龍）即不敢為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以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間見使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

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爲柔茅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

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中卽以刀割所傷

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卽燋枯今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衞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戸因以物抑蛇

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以纏頭頸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卽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蜈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

厭之也又運日鳥及蠳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蠳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運日是鴆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蜈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蜈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蜈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綖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蜈蚣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

答曰中州高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影射其實水虫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暑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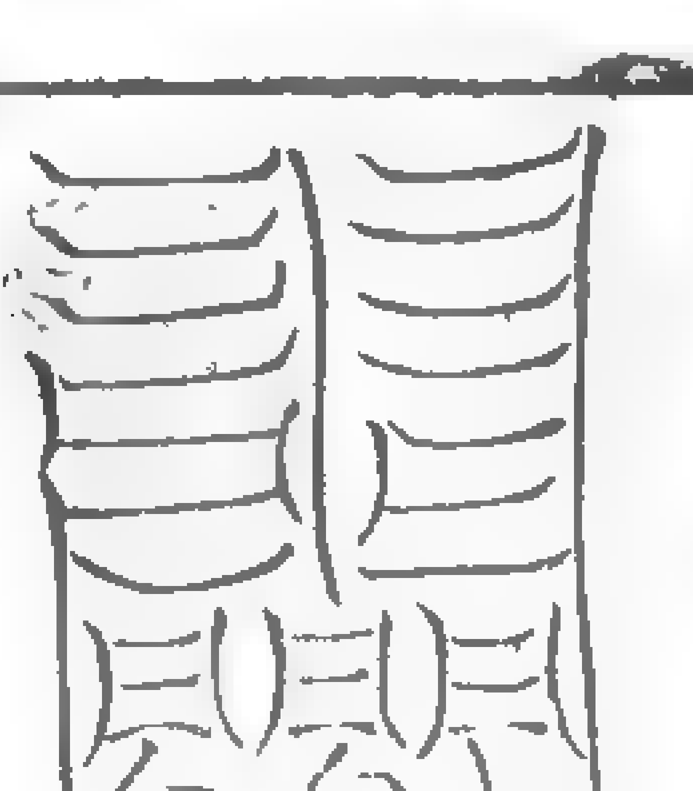
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虫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虫之地每還所住輙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虫墮地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苨丸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㕮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葛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虫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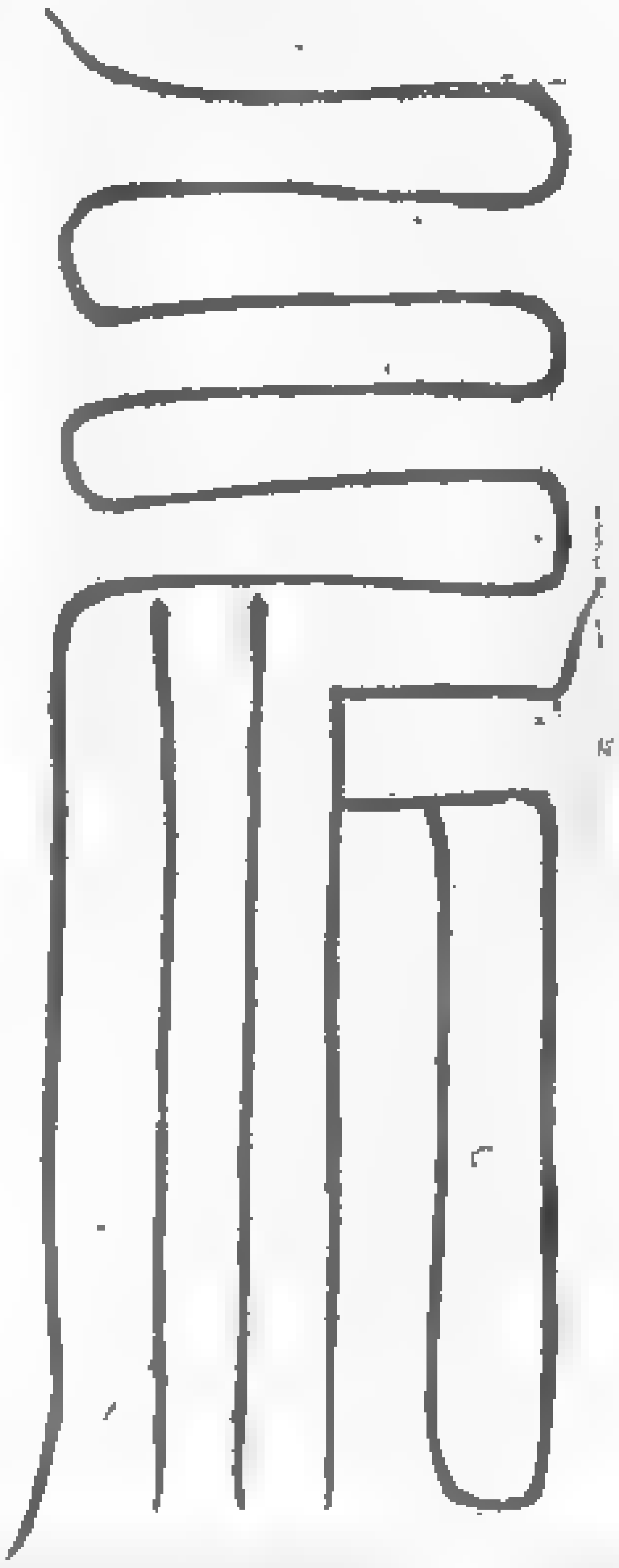
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庇岫不必有細縟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卧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卧冰上了不寒振

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札辟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术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或作子逢子逢向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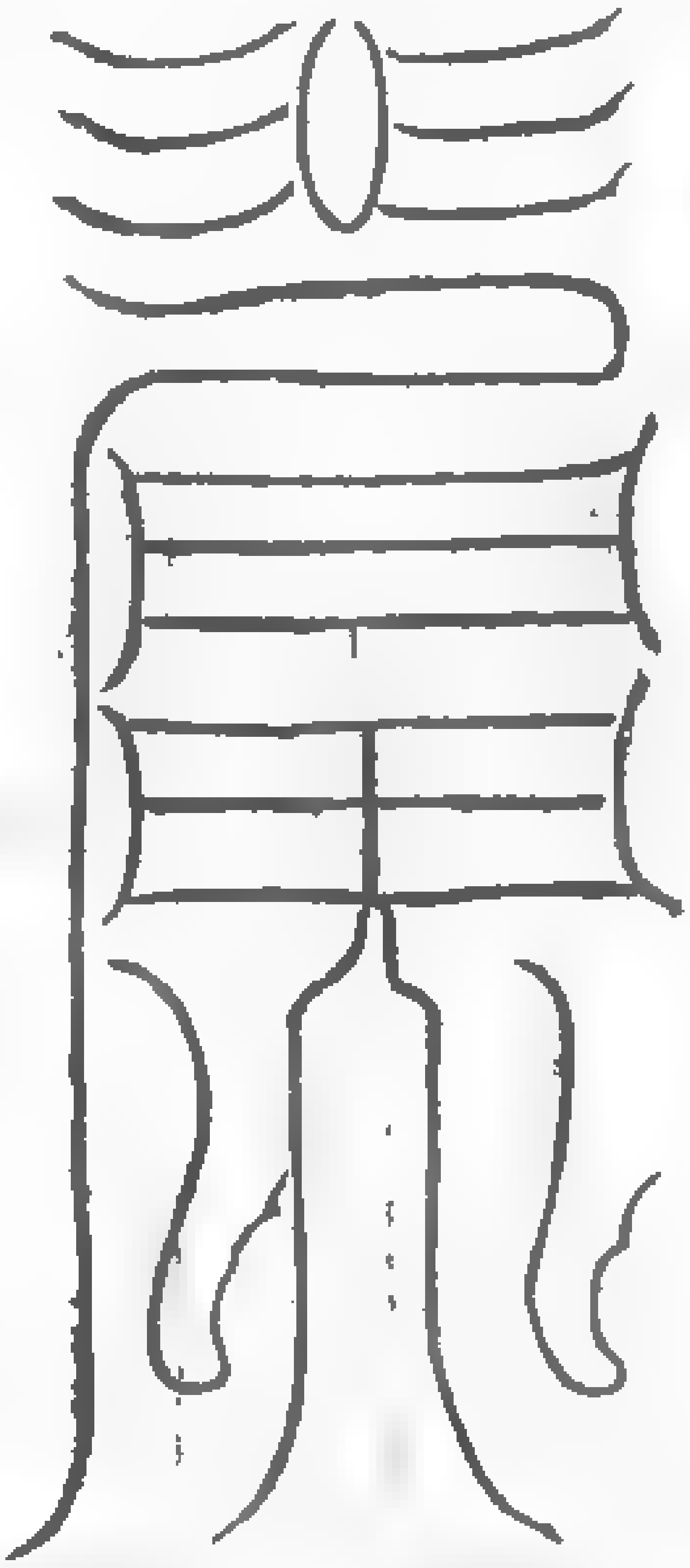
燒為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牝銅以為雌劍取牡銅以為雄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為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一作庭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却其次服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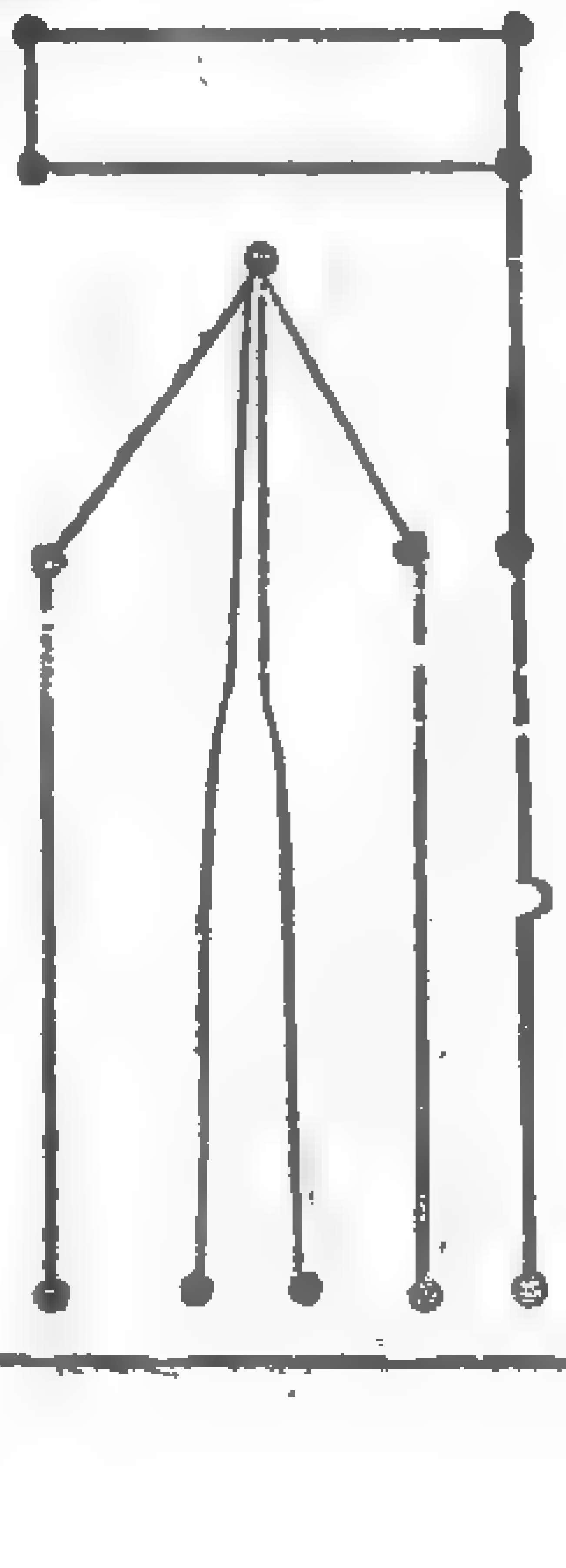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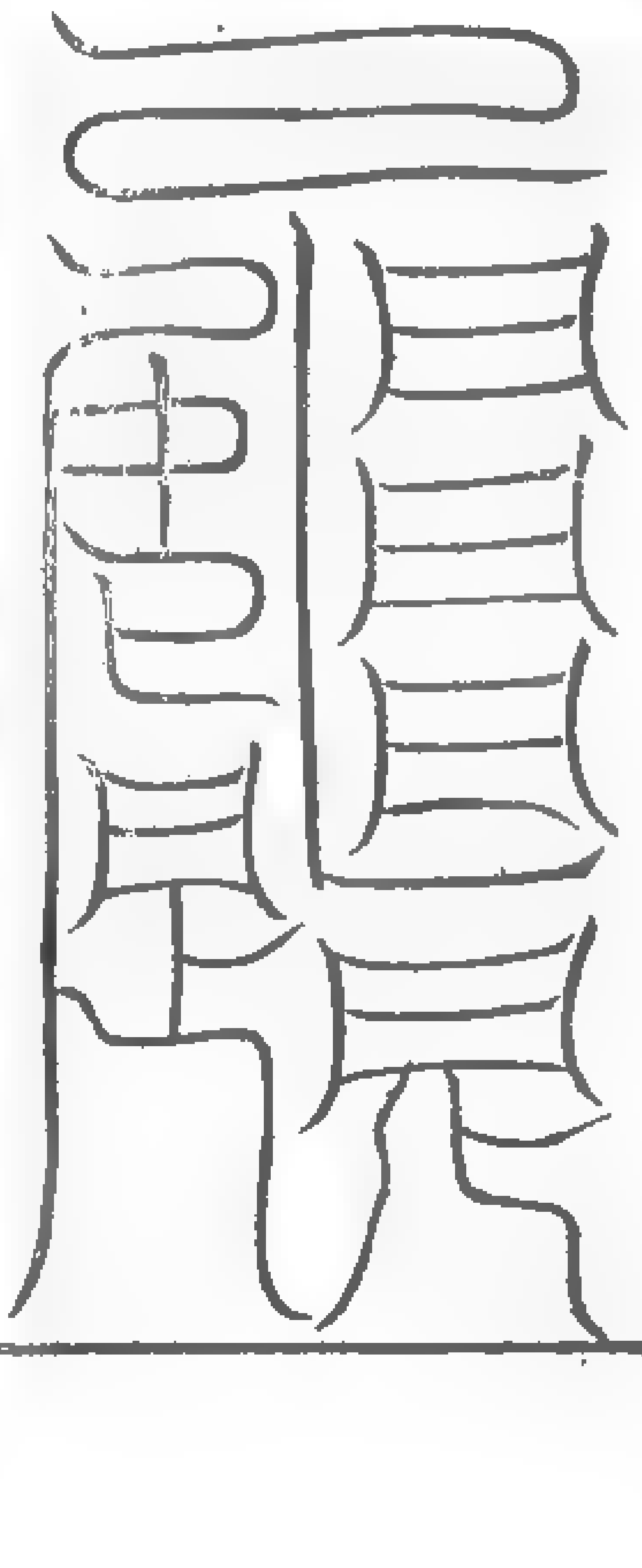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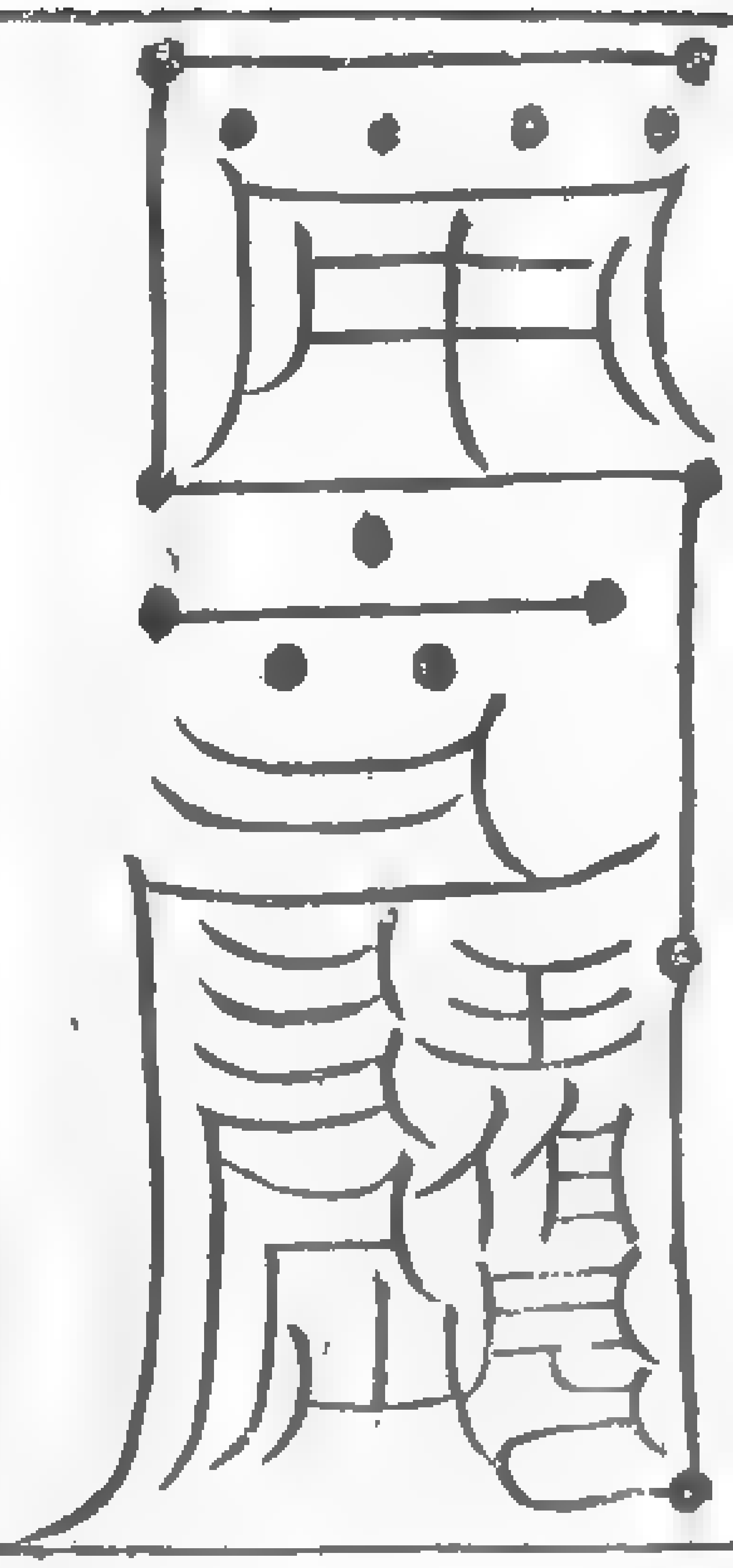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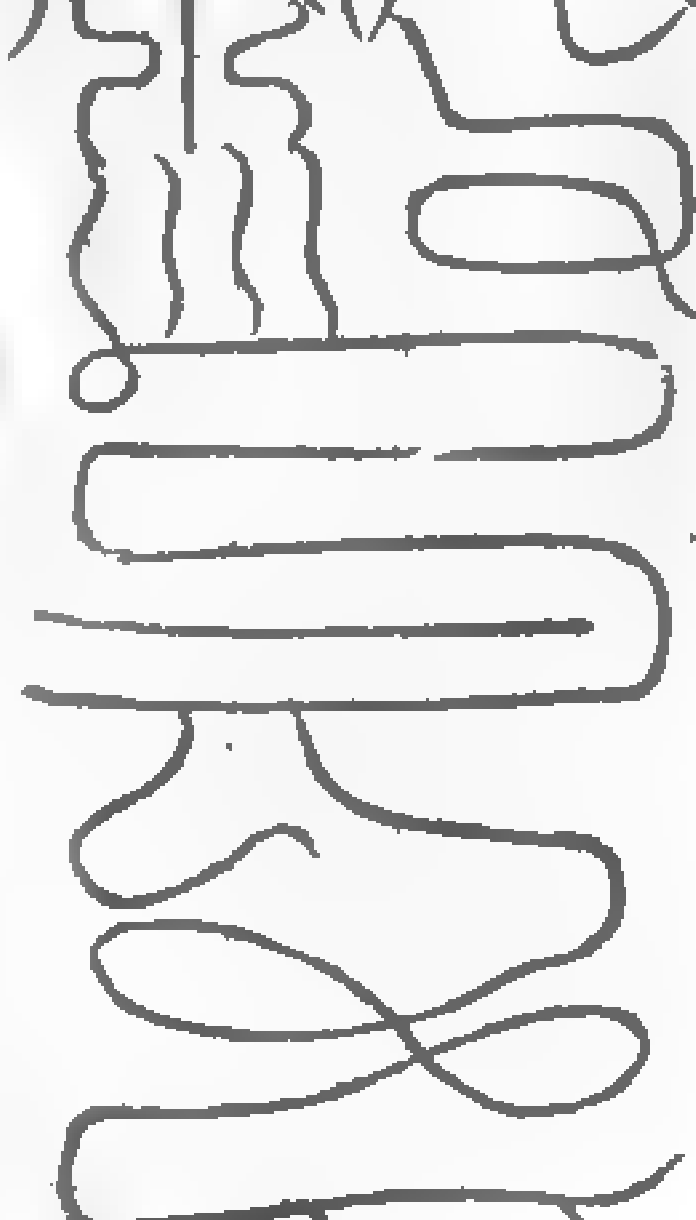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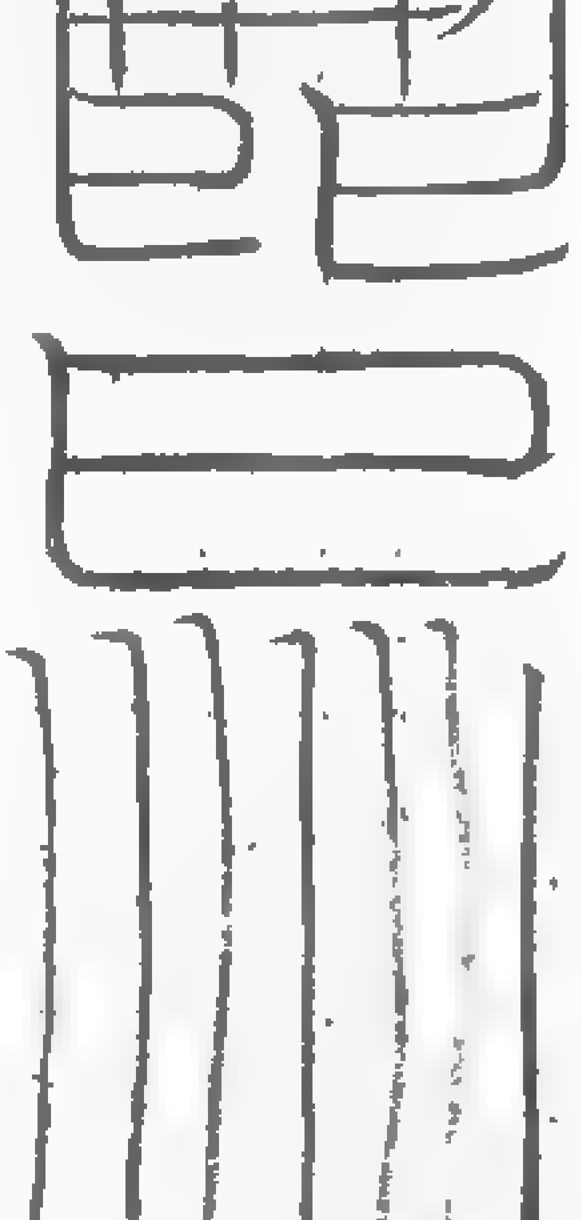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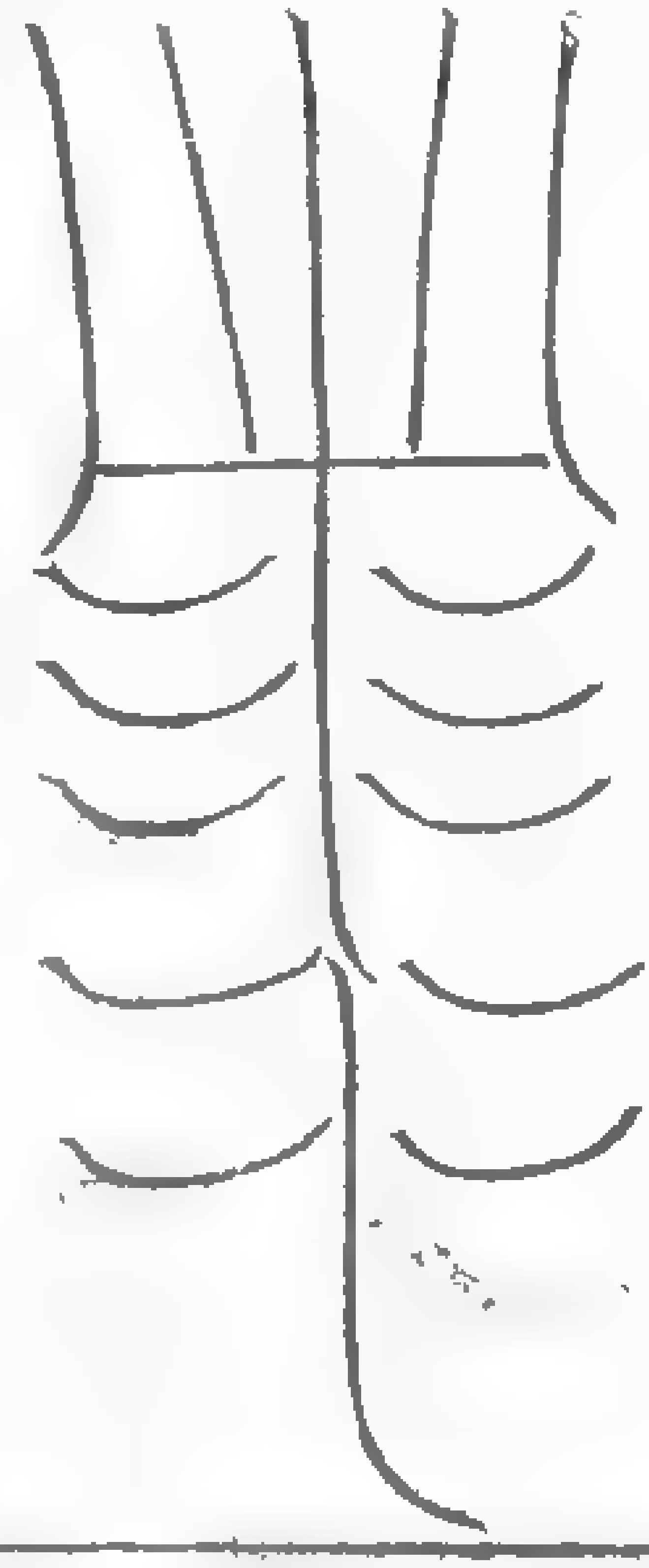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疑非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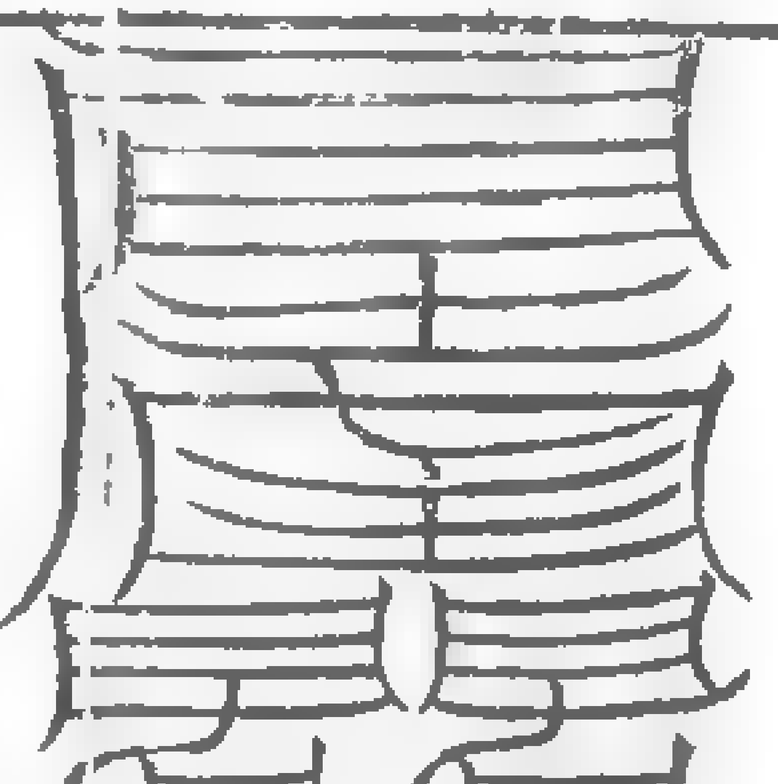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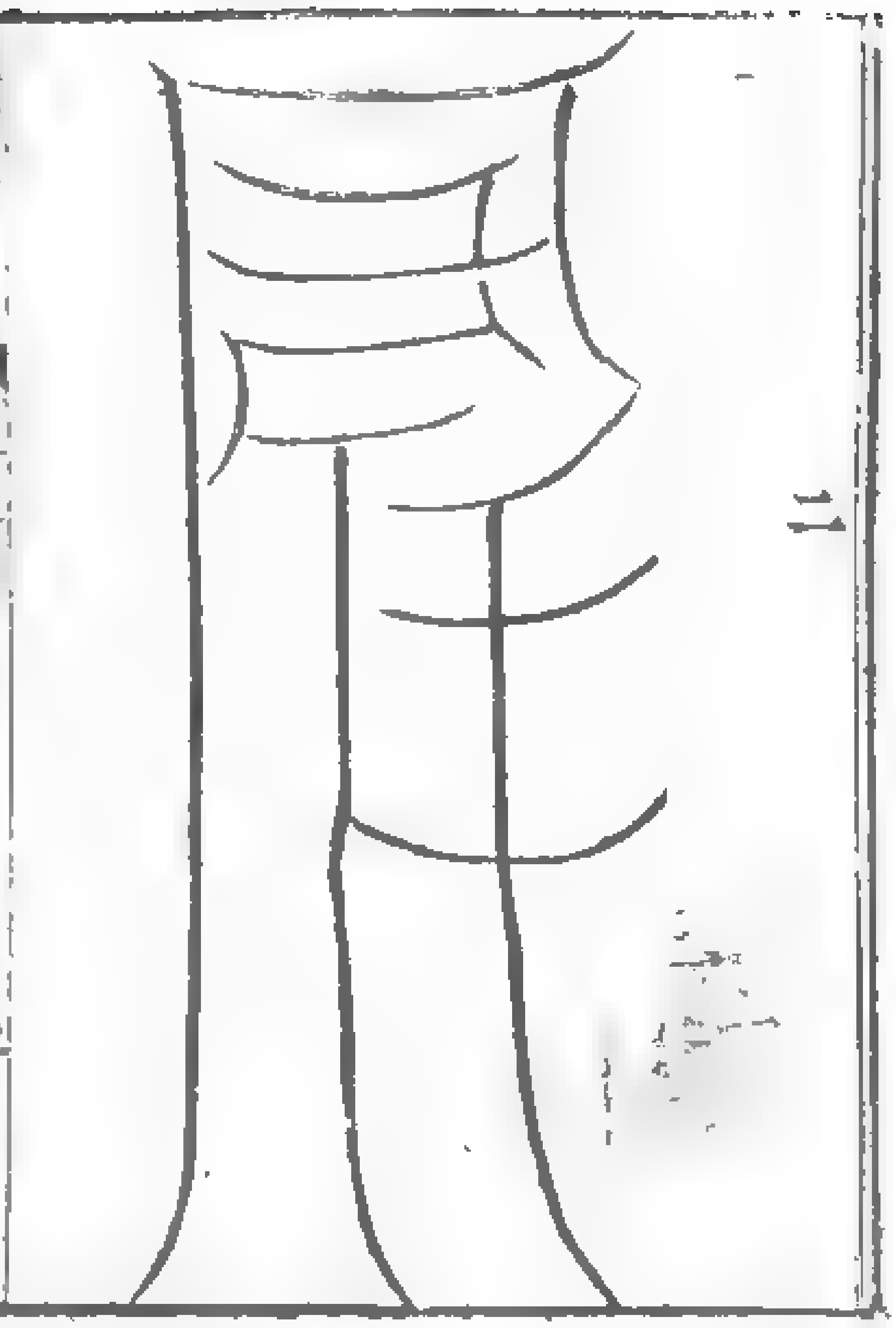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僊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秘也開山符以千歲蘽名山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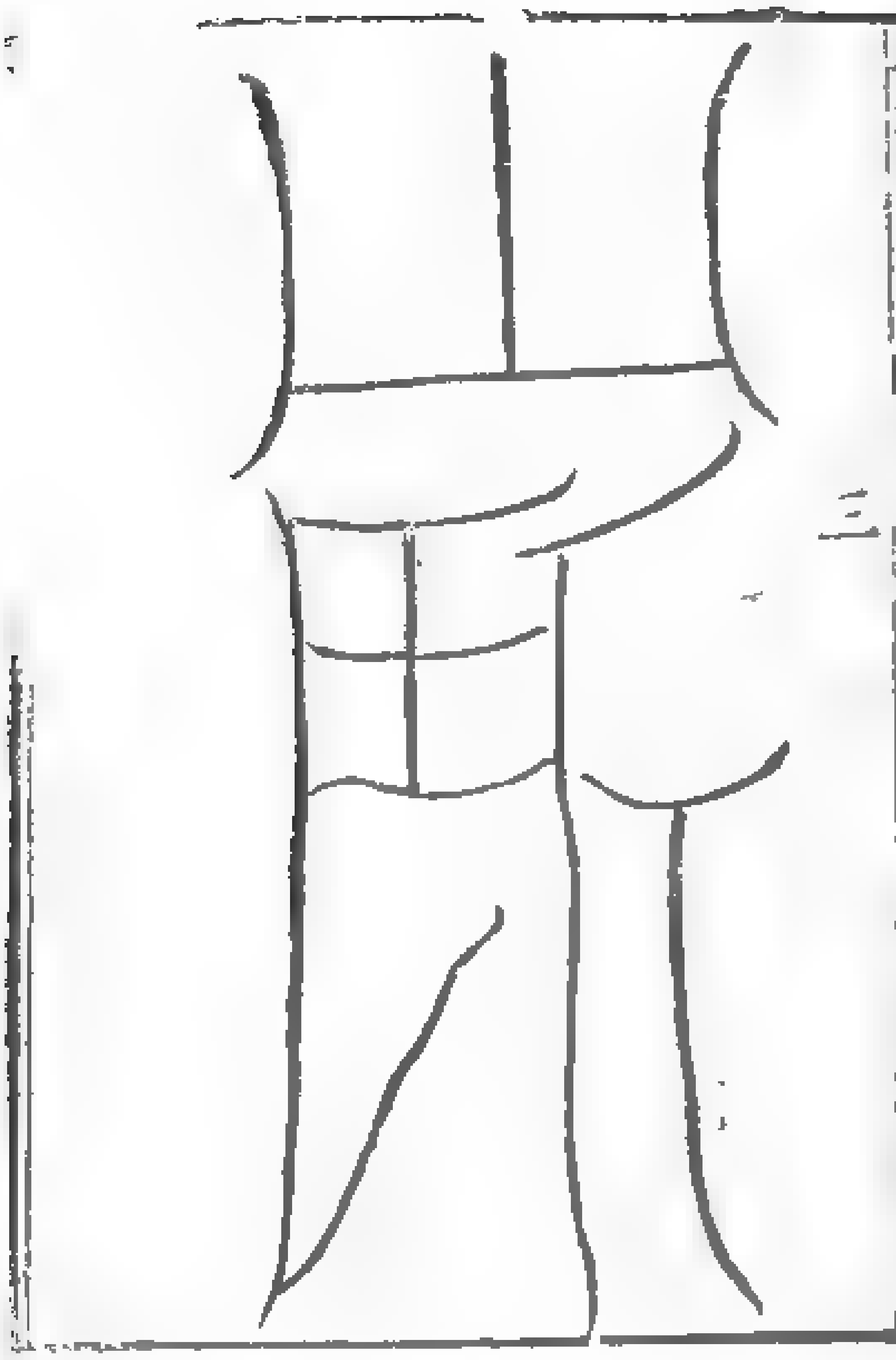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棗木心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

僊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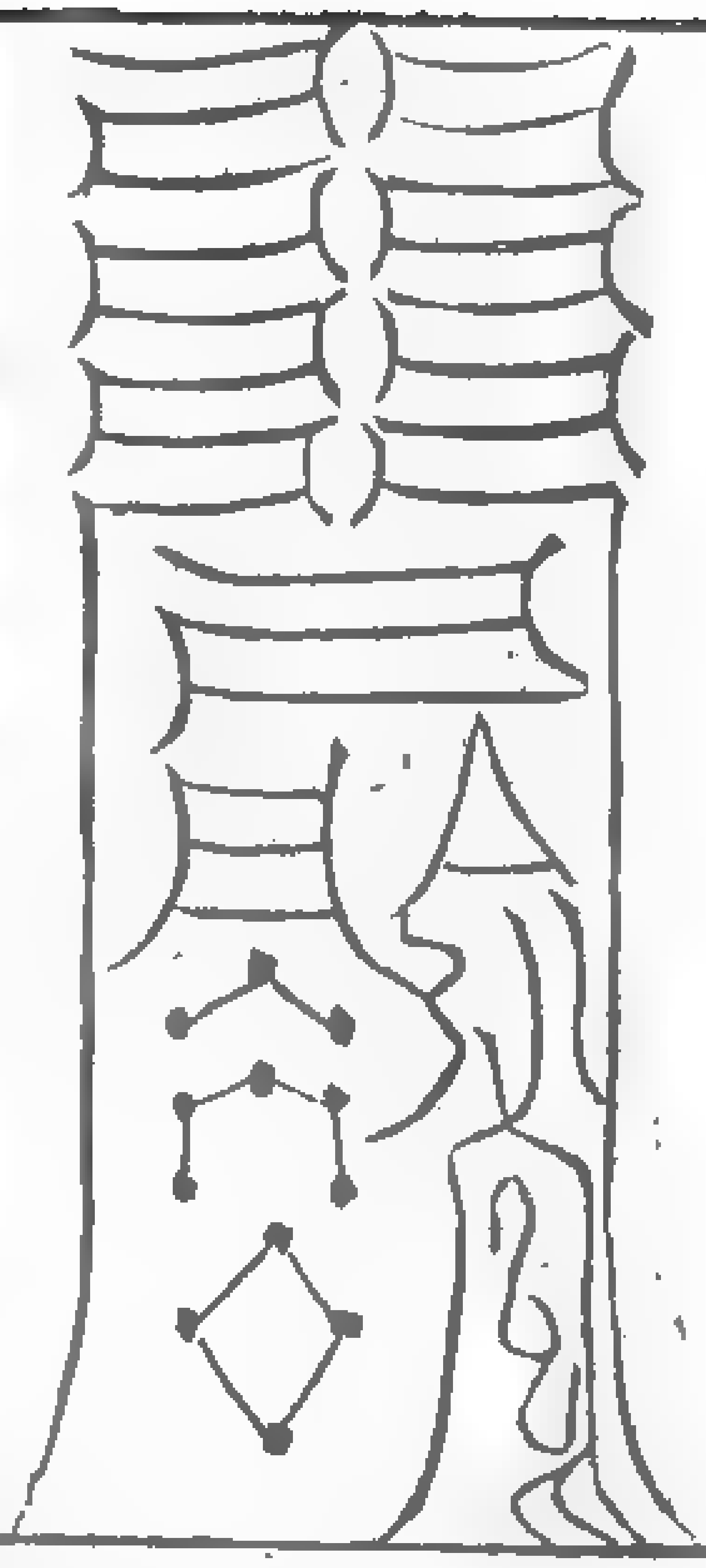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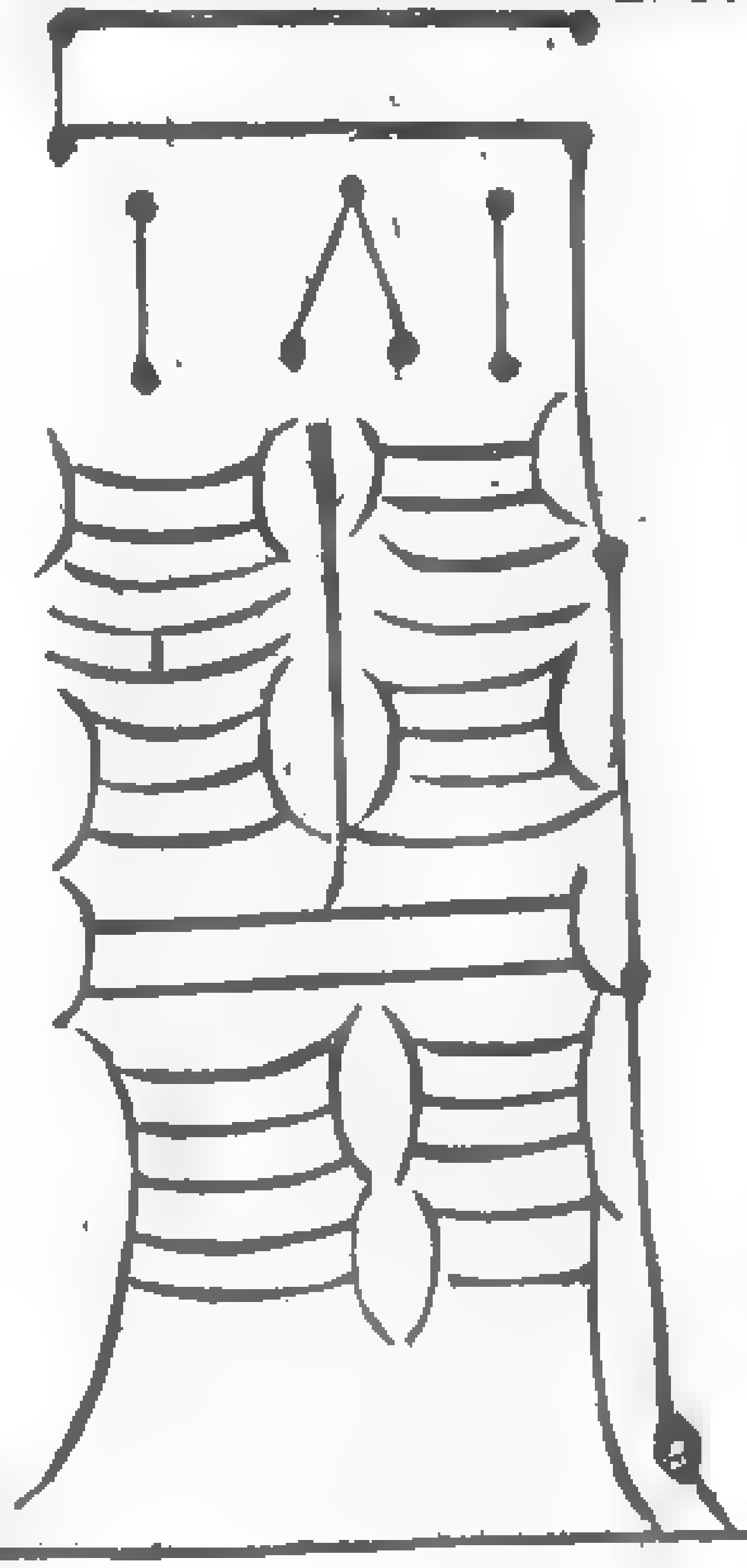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為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為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為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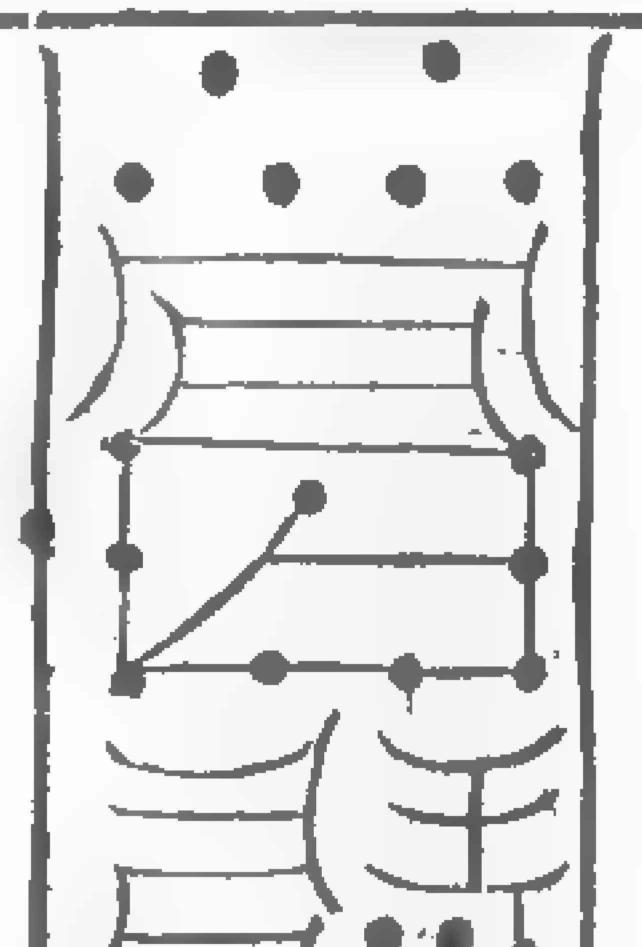
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為導毒藥為湯以此角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為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叉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為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輙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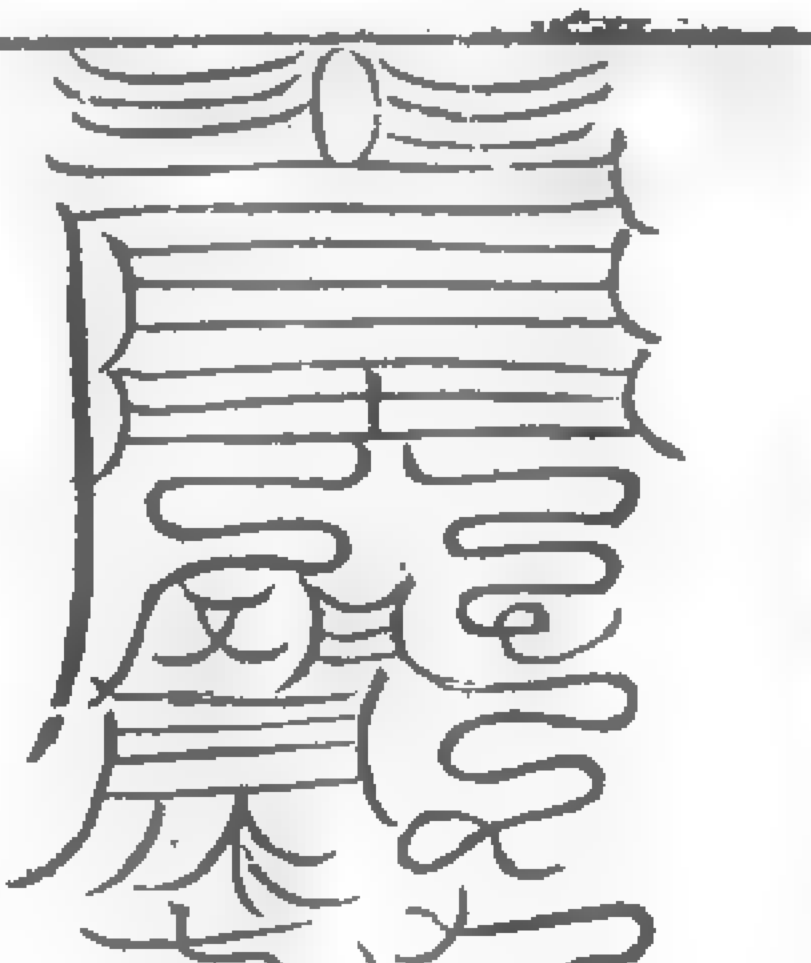
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僊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黿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為黿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昞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黿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黿浮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為朱鳥令長三（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恒

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步（一作七星虎步）及王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以絹朱書皆施
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地真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
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
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
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
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
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

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
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
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
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
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
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
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
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
也昔黄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
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靈之所登採

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
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
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記
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
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
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
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
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
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
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

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
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
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
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
少欲約食一乃留息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
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
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
大略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
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
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

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
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
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
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
之以白絹白銀為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
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
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
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
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迸若忽偶忘守一而為百鬼
所害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

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
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
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
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
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
不復値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
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
一名之為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
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
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
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
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
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
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
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
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
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
則能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
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
則自見其身中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

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
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而終成於久
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為也未成之間無不為也採
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
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
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
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
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
以思神守一卻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
敵乃可為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

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

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為鬼所冒犯或為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為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遐覽卷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壟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趍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名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于時雖充門人之洒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為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閒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

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饑又不見其所施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

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
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
精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
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
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
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
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
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尫羸不堪他勞
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
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雖道

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書
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
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
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
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
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
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
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
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敏邂
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

十二化經一無十字
七一作六
鶴鳴根
八寶一作入室

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
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
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
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
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地人三
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
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十二化經九變經老
君玉曆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
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
敬（節一作）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

經通明經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
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
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
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蹻經正機經平衡經飛
龜振經鹿盧蹻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七圖觀臥引圖
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
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
經王彌記臘成記六安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
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八寶經左右契玉曆經昇天儀
九奇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

巳天經

歷一作歷

氏一作氏

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
經丹壺臺一作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厨食經步
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雁
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
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氣一作經枕中黃白經五卷
白子白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涓
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時一作時候經神光一作仙經占方來
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元經黃庭經淵體
經大素經華蓋經行厨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
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闕記協龍子記闕一作關七卷九宮

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
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盧蹻經小僮經河洛內
記七卷舉形道通一作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
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
經枕中清記幼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網經召命
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
玉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
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
老僊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
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

丘一作兵

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
海敕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入溫氣疫病
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與
利宮宅宮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
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
食禁忌經立功益筭經道士奪筭律三卷移門子記
鬼丘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鄒公道要角里先生長
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
龍首經荊山記孔安儒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
僊卻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

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
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
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
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
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
九天符老經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
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蹻符消災符八卦
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
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曆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
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

令一作今

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
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
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
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
授令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
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
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
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
士但以鉤勾長短之間為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
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

符獨効者也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
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真
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為道士求長生志
在藥中耳符劍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
用之可以得僊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
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
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
便為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僊藥之
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
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

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僊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
僊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
委質為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
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
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
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為必先
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
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
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
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

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
可以變化起工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
及塚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
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
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裹竊內人冢中勿令
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己者必反自中
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
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
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
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岳真形圖能

辟兵凶逆人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僊去時鈔取其要以為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蹙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為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

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譜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僊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僊藥之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祛惑卷第二十 附別旨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荊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僊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槯水造長洲而伐木獨以

力劣為患豈以物少為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者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其所寶秘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太牢之饍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者

若一作年

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衒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為足事故也見達者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為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摽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若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為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偽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為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

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為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蓍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為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

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為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為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偽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為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楊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竟守事之餽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欒里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

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故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為虛言之不怍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為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鍾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煢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

尚莫不富貴大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
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為事吾嘗諫
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
可取次也餓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
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
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
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為兒童便
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
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
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

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一作三折今乃大悟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
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
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
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
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
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
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
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
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

危

遇一作遏

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惛耆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
一玉巵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
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
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此矣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
信天下有僊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
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
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
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
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遇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
其意為此積久家中患苦之生活衣食而不能有異

己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僊道成矣因走之
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
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饑凍辛苦人或識之而
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
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僊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
但為地僊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僊先達者當以漸
遷耳向者為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
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僊共博
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為此罪見責送吾付崑
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

肴一作字
去校呈巻兼誘親致書共問之

勤苦不可論說當十年乃得原會偓佺子王喬諸僊
來按行吾首請之並為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
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人問云從崑崙何以
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
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
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
李但為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
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
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悵然含悲又見崑
崙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

十二樓下有青龍白虎蜲蛇有餘里其中口牙皆
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殺象又有神獸名獅子
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
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
無頭子倒景君翁鹿公中黄先生與鹿門大夫張陽
字子淵使備玉闕日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
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
過唯僊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鷦鷯騰黄
吉光之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快僊府也恨吾不得
善周旋其上耳于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

鹿一作[illegible]

古一作知

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僊十年而歸家
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僊人來迎我
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
至而去地已絶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
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
昱真貴處也僊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饑
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
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
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厠三年吾何人
哉河東因號曼都為斥僊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

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
微茫欺誑顯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
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如
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
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練術數者以
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為論釋皆無疑滯故為遠
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耳後忽去不
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為白和於是遠近竟往
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
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

一本三字有增

雖一作為　壽一作

識一作藏

陳之舛複既往之糟粕斯謂逝者見之自拙而非足
也書者聖人之所保而非秘也而儒者為見有及以
尋其師究長生之道與人所異者不勤求足問者哉
然不可不精篩其真偽也余恐古抽祿誕頂身都白
和之不絕於世閱對事有得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
其善否矣又佛經云傳人目睹羅方皆洛中見之白
仲理者為余說其聽正方與此果是異人也
別言 附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異止出入之息可也有
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最口咽

秘卅干　卷下四　四二四

此氣令喉中鬱然有聲此非肺元氣是服麤氣也蠻
氣在腹與元氣不同蓋此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
氣雖至少而難散非有麤之出入也且呼吸循不欲
自聞況咽有聲矣又麤氣傷肺肺五臟之華蓋
氣下先至肺也況雖元氣不能麤而出入則無有待
氣生死之時咽外麤未於元氣臟中所以返
傷於人也夫人所方咽皆麤氣也可採物之氣飲
食之間也是氣只能麤虛致遲而已存之不
能益人之壽也不能使人頓衍何必禁閉也且用
氣之術閉麤氣也可以循由者既知海納虎斂轉氣

氣字下一本有二字

益旋知吸氣不及麤氣麤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出
也夫保氣者元氣也非吸麤二氣若服元氣蒲藏則
麤氣自除即自以麤氣運動不必須吸氣也夫休絕
者患其穀氣薰蒸五臟是以絕之今既修氣術則穀
氣自除縱一日九飡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不能
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
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臥
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
晨為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閉氣即其
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

秘卅干　卷下四　四二五　一百三五

引入然後口出吐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
而便以口吐則氣麤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
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
有聲如大引則聲大小引則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
導引療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
之則三官血凝實養生之大律袪疾之玄術矣

冰一本作氷

起一作赴

新鍥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吳興郡山人愼懋官　校

嘉遯卷第一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
良苦讓高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
含琳琅而不吐謐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
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於蓬戶絕軌躅於金張
之閭養浩然於幽人之仵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
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
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

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
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汩其神於是有赴勢公
子聞之慨然而歎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
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
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
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躑玄極攸叙㢧
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王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
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
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
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讚太極闡釋元本撒則木

槿怡顏如巧笑嘉感則偶象嚬顑而滂沲抑輕則鴻
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敗則肝膽為
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
冰條吐葩推高則峻極類淪𩓣則蕭池差峩疵清則
倚瞎外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庶物
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
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為先生不取
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
月無君皇皇如也雖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懸此黎
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

不須蕭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潜初飛五與時
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
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
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
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
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為六翮託豪傑為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
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
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
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

入一作任　疑誤　嘿一作大人一作日咸之谷一作疾變之令　逃一作定　時一作崢　體一作諮一作

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權角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縈則立斷之勁不顯騕褭蹀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乎貴與暗者同曰咸暝則離諸與瞽瞶不殊矣先生絜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愧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縄舒則木直正進則雅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入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蟄鼓咽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極招鬼之痾則無以効起人之絶伎不奬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游非忽浸之人也懷

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使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邾踦獨角之獸對揖連理之枝長旃霧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就能徂權乎陸沈故深顧先生不遂遯復哉於是懷氷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沖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躋踦於險途故傾隊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肩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附干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游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慄於卷舒乎以慾廣

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偕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番武爲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鳶不絓網罻不墜穽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証弟仲由投命而葅醢聶門伏劍以妻心聶政殘惠而屠葅荆卿絶䐈以報燕楚公合悲而受首皆下

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顧卿相之貴栢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眛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何河龍之睡而機明珠君量表之寵而冀無患晞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氷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

疵一作瘠

見一作擧

恐一作惡

投無以字

而來數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
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疵篤邪周成賢而信
管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縢以僅
免況能窮之主不世而一有不忱之譖無時而暫乏
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毀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
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淡淵
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
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賊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
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誣破夫
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五員所以懷忠而

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見所為寒
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厲當何伎獨是
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
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
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
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更亢悔而貪榮之欲不衰息
投犀而爭肆之情不遺亦猶恐溼而泳深淵憎影而
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
稟之所以生不可受金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
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

一作挹掉

衣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遁
迹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
身得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為何必須權而顯俟
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富甘卑者以不仕
為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
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亡枚是以戢鱗掩羽偃姬
壑林藪淵足以泛龍鱗駭乎滄海藜藿嘉於八
珍寒泉甘於醽醁躡屩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袞服橦
杞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豔於丹楹采椽珍
於刻桷登嵩岑為臺榭疏巖窟為華屋積篇章為敖

庾寳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損庸隸之所欲遊
九皋以含歡遣智慮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
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英風飛雲浮睎景九
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鵷與御鸞而伏櫪
回被繡於犧牛哉起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
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
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泉魚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
若運涉陽九鍾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
鳳蹤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

斯而不終日者處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咸與黑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凝乾穹以高[illegible]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擇則烟温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王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期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猗華之患害也務乎擧豹之養內未覩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皆敗以商臣凶之[illegible]則謂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潁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賤

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大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俟所以遺逸於丘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必復舉熠燿以助日月之閃揣藐燄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衒奏鑑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迷非時之巨嗤若徹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勳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政殊塗一致非損之民也劳

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翹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撑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樂鑣衡門者可非乎夫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奮希驥洗愛與進不擬擇焉

逸民卷第二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

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柏成之遐武穆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虞忘亂群之近愛避牛跡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蹈濡足之泥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雛鼠者不失騶虞之用必勝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鼇蛇之蝕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

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任人曰昔狂
狷華士意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況遁
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
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而
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
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
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陣之法變高上之士可
謂顛甲冑以完刃又無之浮沫以射走之儀又望求
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鱉
之池則神虬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所害

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
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
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
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
士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
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
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過以在朝
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
而溝澗之腐胔矣唐堯非不能治致許由巢父也虞
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

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
也晉平非不能吏期唐也然夫而卑之貴而重之豈
六君之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宜尊賢之
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
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烈隆退讓厲苟進之貪
夫惑輕薄之目昧錐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
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
齎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文之本趨
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士寧
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

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
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饑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
卑辭致之以為羽翼使敬德矜情惜其大者發黃鵠
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宜其
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
之殺狷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
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
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損勢利志無止足者
終莫能割此常然而慕彼退靜者也聞闕已降非少
人也而忠節遜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

夫使以下大字疑誤

兩下俱闕文

當一作爰

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
不能模其清苦四皓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
而不能効也凡民雖復咎嚮之危辱之使追狷華猶
必不肯乃當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
乎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
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
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肯無一人慕之其
避世也何獨應狷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此逃遁
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
罰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

抱朴子　卷之一　十二　外

出身武帝誅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
朝也其轍捷九有草創是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
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
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財莫
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至志味道讀宜
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
計術則賢於萬夫令大儒爲使不必切事肆之山
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驪
驥也則鐘鼎鑄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
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求咎聞風

而睎雲霓翫漣汀游濃滄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
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
己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爲常人所
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
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標足以激
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軺被犧牛之文繡
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
夫金鵝不以蓬椿易雪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貿滄
海之曠虎豹入廣厦而懷悲鴻鵠登嚮籠而含慼物
各有心安其所長莫秦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

抱朴子　卷之一　十二　外

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
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寧患所用亦何必棲魚而
沈鳥哉肅遊高蹈先聖之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
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
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
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
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居求
志先民加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
志辱身不降者明隱遁之爲高也不屑者知羈紲之
爲澇也聖人之清者孰剌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

然仗適榮孫卿所尚道義既必可輕王公而世人所
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
爲高士或有棄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
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顛毛之士何
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
然縱肆不爲時用嘆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
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輦尸鳩
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煦煦之和風者日
也耀華燈於闇夜給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
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

抱朴子　卷之一　十三　外

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
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淺校其巨細
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
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
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
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
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
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
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眩其神近人之
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

紐者其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抱酌於其所不
喜修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
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鑽之用抑靈
鳳爲鵝鶩之賓推黃鉞以適鉛鍊之持投華旗以入
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
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猶其所好未與易
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
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
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
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犯不掩豆菜肴糧養人

抱朴子　卷之一　一四　外

獲過下邀僞之讒樹塞反坫一歸玉食穰侯之富安
呂之眷則有僭上汙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
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縕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
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籌前獨
口布褐縕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喬之樂
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耶則修毫可以寄無窮何
假乎良始何須乎鍾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楊雲
不以致民盈世求人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
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
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

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玄虛空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谷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賓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物䕺獻共惟帝臣于本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碁魏之功今隱

者潔行蓬蓽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齊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

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捷為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為酉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吾超俗之理非容瑣所見矣

勗學卷第三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其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緲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

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而鈍者惺悟文梓干雲而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

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改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壤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鷙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饒貫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瀁

畜牲一作牲畜

悟一作思

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豭珥鳴蟬杖劍而見教白而無盛稱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歎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困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貪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

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事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砦而洽東肅諸萍

氣而占色味詢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
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
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
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
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
驥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鶠之翼也彼雖尋飛絕
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
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
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
習於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

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
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
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
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
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回
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
已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
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
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賾隱味道居
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

跡不隨衆以萍浮者蓋亦解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
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
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爲作愍俗者所
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頹思也夫寒暑
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
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掛敷九
陽之洪燀遐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
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櫜弓矢興辟
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
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

之駿騁跡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
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
其道俾聖世邈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
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
嘉穟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
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
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隕墜於雲霄之上殞
殯乎不測之下爲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卷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

反　作反

視肉一作營塞

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訛鈞者忘遊逸述大者不
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刻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
人鑄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
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沉淪
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
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
修業在位則以酬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
視肉游夏不乏矣亦有饑寒切已藜藿不給肥困風
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旦暮之急釋耒則
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

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鍔不經歐冶之門
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
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
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縕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
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燦蔚飾朱翠於楹棁積
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湎醽醁以沉醉行為會
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師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
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
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叔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
瞶哉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

瞶

燕剌以[illegible]

偕一作諧

齒於國子者已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
可以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
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
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
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
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脣
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婬疑象類似是而
非因機會以生無端借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
端萬緒巧弄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
安能見邪正之真偽且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

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
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
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
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以直道之上絞
之乎檢括之中懍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
以馭朽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葛豢道教
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剌
由窗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
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
精簡必收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

習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彊直者龔遂王吉者能朝
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爲証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
汚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決之末
世叟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
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爲無益乃反爲損故
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惟在於新
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
狗馬之勤鶩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及雕琢
之精麁校彈棊樗蒱之巧拙計漁獵相掊之勝負
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

論方餅之跡容褒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
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
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
肖以土階爲朴騃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
土山以准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
雲際之綺窓淫音噪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
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
沉淪於絃節之側或逐翠鶩之青霞或射勇禽於郊
坰馳輕足於峻崄之址兼僕隸於修目之下舉火而
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

舫於泥淤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漪縱櫂歌於
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罝罘
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飈於風草騁
逸騎於平原從盧鵲以噬狡獸飛輕鷂以鷙翔禽勁
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
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講會祖送廢貴要恩數之
客客接執贄之旅賓人間之務密勿枉橈是以雅正
相遂漸遠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
理自拔淪溺之中含敗德之峻塗履長世之大道者
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

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
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
競尚儒術撙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
正道也

君道卷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沉尊卑等威
於是乎著往聖　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
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
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
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知矣聰既聰於接來

矣而加之以自卑矣擭夾木以進善鈞絕絃以杜惡
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
直斤效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
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檢
齊以杜僭濫呼丘杜以違聯齊其與之也無判理之
宗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擿匡之以六藝範之以忠信
濬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泥抑激清流
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
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伊危顧命侻近以懷遠
修文以招攜卑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

之繁務則明罰勑法哀敬折獄淳化洽則匿瑕藏疾
五教在寬好惡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
疏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
無背源之勢若盤岳時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
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隧阨之不守則覺巖險之不
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彊楚屛戮劍閣自如而子陽赤
族岷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
外匪山河也足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
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
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

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範秋霜以肅物洲渚以
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以盡下不倩推功以勸將
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
也凝若閑風之潛衍而帝下不得以輕重朴為穷若
玄淵之萬仞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源流
不竭而自然之才力畢陳矣役之涯畔無外而彼斤
斯可限矣發號吐令則勍若震雷之激響而不爲邪
辯改其正盡法創制則炳若七耀麗天而不以愛惡
曲其情宏器遠量則蕩若滄雲之高結居成務則
確若嶽峙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

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偽不使一體撓於二端雖
能獨覽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
之饑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居祥之
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逆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不吝
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虛聰以普
諮諏躬以接踈路無擊壤之叟則若聞和音之作民
有不粒之匱則娛臨方丈之旨處飛閣之槪天則懼
役夫之勞疲茹柔靡之旨膾則憂黎庶之失所臨管
絃之宴樂則感遐樂之有過勝藻麗之美采則慮賦
歛之慘刻覩於助之麤褻准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

一一作似　世一作猶　迷一作遠　室　遐　虐雷一作心虐　迷一作遠

畢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
諮諏則念一時之失信聽玩則覺襃姒之致戎征伐
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逆情任
理不使賜夷有抱枉之魂鑒操形之杜伯悟人豕之
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
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魏綱而悅遠佞愛則慮神
竊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
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自甘之
進則疏夷狄容悅姑息則洗滌除桀子之諂視放
靡之仁鑒白龍以輕脫觀魚以節無厭防人遠之變

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遣
酒酤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鼃以勸勇瀬
螳螂以勵武聆虞會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
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寬如簧以謐可原之簽
拆菀蒲以廸探伯之美放舟姬以弭婉變之迷退子
瑕以杜餘桃之惑放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從
斯之煩以脊焦爛之費黜廉耻之陶冶明考試之准
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
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俯下以
納忠聞逆耳而不誅廣乞言於誹謗雖妄穢而不距

錢一作蝕　翅一作翹　□一作海

捴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遭劇孟明
有修來之效魏尚張敞立盈耻之績射鈎之賊臣著
匡合之弘勳緯綈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偽梟化
爲鸞鸑邪僞變成忠貞芳頴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
滓刻鈎載脊允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
事老更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傾
集婦嬪內辦虢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洽
乎邇而澤遍乎遠明哲宣力於彼蒸黔康讓畔於下
濩衛乃弼蔚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扇輪下帛以
抽乎園之俊與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戒牧

之多人及不齡之至醇張仁讓之閣杜華競之津斥
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
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緣修
柯左雅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
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覩之瑞灼中露淋
灑以霄墜嘉穀積穗而盈箱丹魁孫於神洲玄扈均於
廣□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謐條禾之暴物無飾時
之陰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
加冕紳所不暨轢皮服山棲河窟莫不含歡革面
或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貢首獎善

猶風靡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訢誠
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崩穨於圖極繫不
拔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
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
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僨債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而
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
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微雖日分旨暇
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璧於筆端武則
鈞鉻居額切推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
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乎大而務

抱朴子　卷之一　二十九　外

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闇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
儉深履冰之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
攬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
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
思進其長策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
端羽爵腐於甘醴絲竹疲於拚舞能以此招所任
賢亦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苦
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
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為政也或仁而
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

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頹危猶巢幕
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
小心翼翼者未足等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
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為賢擢才則以
近習者為前下宰列委之外后之秩事斷問決
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
所信仗則在於[illegible]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排退則從
審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誠而不考其實
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
矣或脅私以亂朝廷矣或慵弱以毀庶事矣或恒怯

抱朴子　卷之一　三十　外

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
效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竄無援之士或擯
而朝隱或沉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屏力莫由陵替之
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娛遊
眺是務崇樓觀而卑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illegible]
而淺恩信愛狗馬而忽寒蹇謂貴珠玉而賤智略
紈而給惠澤絕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
熱斥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
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踰騎
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閻聚食肉屠殺之物然則危

崚一作峻

亡不可以怨天徵禍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湯
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
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其聽毀譽左右得
失之衆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懷而不可以虛索
也毀積則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
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
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
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頹莫之扶也
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
堪命叛怨於下天怒於上因成盜全齊於帷牆姊呂

取有二於西都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
戈而飆駭雲栖集於白雉之上晧刃交於象魏之下
飛鋒內薄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選世之大賢擁
篲以廷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澤
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策而莫閑猶大廈既焚而灑水
於滄海洪潦陵室而造船於長洲矣夫棘棘之病不
可騎吝搆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悠欲修也上馭無策
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兩主緩步揖讓而自以爲過之
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息
匪荒或綏旒累外而不覺不痛不有辛癸之沒溺周

功一作材　細一作納　一本作變一本作燮

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臣節卷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變夷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脅
之元首方之股肱蓋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何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
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鎮也必

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
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
動也匪訓典弗據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
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
諸附己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設潔進思盡言以
設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慮庶事之不康也
俊躬豹忘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
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
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奮不顧一衛之銓則
平懷而無彼此儀肅公之宇宙英旅陳之書可追周

一作委紱一作紱絕 處諫一作褒諫 致有賊 言諍字 道一作徑 更作字 覆一作覆

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弦之節儉仇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絕矣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後由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背夙虎踪有如湯鑊之在側也令德者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宜力四方則以吉甫爲軌儀送往視君則竭忠貞而不廻搏噬于紀則若鷹鸇之鷙爲雀若豺猛場則恭魏絳李牧之高蹤若棗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爲國況儇習以迷上乘義背者城祀而無懼況黷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述吾參器能卷舒

勳皋陶后稷亦何人哉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祉俸祿之處厚也績不茂則寵命之爰高也雖信思顯天人敎贊異盈居讓乃終有慶衆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褒重鍾鼎而悔吝亦必遂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聚斂雖繆而謟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敗政令色取悦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飾非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求不身商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惡鄙舍正卽邪違眞偕僞親覽傾覆不改其轍鮮

衍某一作某字 一無數字 一作離一作罥

禍之集匪降自天也抱朴子曰臣爲股肱則手足也猶水魚執不得離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種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實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抱朴子曰臣職分則給統廣則多滯非貴擬之壯不可以舉無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獨與之局韓侯所以罪侯得之與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絶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含之則彝倫斁委之而無其人雖有無之可也非此器也宜凡付引轅若載

重勝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傾而禍逮及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以未開而先傷攝官可不堪劈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抱盈也

良規卷第七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罥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陟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霣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

撻一作撻

一者作故

者自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綝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收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其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之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徒乃受

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寶之亦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尺氏切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眾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疆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緝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而請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

俞一作諭

之一作去

改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是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奚異夫為人子而舉其所生指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伯俞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人雖享三牲擇定表者不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其前論而將之惡其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乎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疏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

為賢此乃相勸為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為後患及尚持發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為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除弱伎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

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況淪飽肆困於詭辯方論湯
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
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
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悖者加夫立刻銘之端於斧
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革命於隆弘
實暴集無甚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芥麥濟者
之資曰於雲日之酒鐵者之取飽於鬱門潛聰也而
觀筆者皆其褒之以爲美或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
使人於恒而未恍者也或諫余以此爲傷聖人必見
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

抱朴子　卷之八　二十七　葛洪外

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
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
慮乎常言哉

時難卷第八

抱朴子曰藂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
必安者須時時之否者也夫姦內之徒所不逮權
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
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
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
巧辭以搆家似假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
孫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
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
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
疎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
韓非罹害之刑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表盎之中晁
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
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
勳之臣曠代而一有蹈來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
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
巖間傅說之偶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遐世之材委

抱朴子　卷之八　二十八　葛洪外

擁篆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
少矣

官理卷第九

抱朴子曰騄駬之駿逸迹由造父之御也馬援之序
百揆猶虞庭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平揖讓而頌
聲作若乃或捉之乘駑駘驂鞍乎之臨三仁欲長驅騖
則繼以忌轅詰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
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
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
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

不能相受矣髫孺背千金而逐蛺蜨越人棄八珍而甘鼁黽卽患不賞好蠢病不識要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背衛靈聽聖言而數鶩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務正卷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廈凌霄賴群榱之積輪曲輳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

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繫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貴賢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上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衆

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途而棄騏驥哉夫校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也勤夙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傅說呂尙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勳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於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湎于酣樂

聞淫聲則驚聽見豔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於此二事豎遊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星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謀而棄良醫棟梲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饑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擇循而委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卷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曰不容而強容之者必喪才非匹而委使之者見輕抱

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撫柏事實賴二
十五老臻乎惠虔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已者
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醼酒
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
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秕政外無侵削人之云殁
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
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無而用之帝
業克成故疾步累趍未若託乘乎逸足善飛遂之未
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彀而可以摧堅達遠大舟

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
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
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
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卷第十二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
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
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基猶
在元冠之銳况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
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損惜
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鑒之則地必不侵矣
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明上旅束帛於窮巷揚
濯羽於林藪飛輕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
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者務
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
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旅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
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御痺而坐不
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定王受笞

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
亦弁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
也

用刑卷第十四　眞六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
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
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
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胄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
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廟堂也
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

去一作閑 動一作觀　疑有誤字

害之加仁無慘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
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
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
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
烈若廢和鵲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
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
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羲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
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
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
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殭尸涿

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
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
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
康猶斷四百輟死者多大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
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凌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
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
風翔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
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蠕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
無嚴則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
杜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

不可犯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
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絕此則姦回
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
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曼
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
必酷也觀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
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
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
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
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

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
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
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
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不必皆勇
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聯所
斬以之則莫不奮擊故投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
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
衞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玩峻而
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
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

踐一作覽

原利慄之蕤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穽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碏之割愛以滅親嘉文之忍情以斬顏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羣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鵠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飇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抱朴子 卷之一 四十五 外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脅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堅冰由來漸矣或求數於海濵或捐心乎浮爽衎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既實禍於當已也或人曰刑辟之興肇存叔世立人之道雖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楊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

指一作放

首一作咎

從疑從

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穆然矣故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治者齊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之播潤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附之以成均洽之以庠序化上而與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決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羣后野無犯禮之軌躅上可以虛無建華可以來格何必賞罰可以爲罔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

抱朴子 卷之一 四五 外

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變策而乘奔馬於險塗含柁櫓而泛虛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鼂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上以來載馳載驅當其弊也吏欺民而冠盜公行競鉗不足以懲無聊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閑之柝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

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撫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大吳
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亂湯之弊非識因
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緣
天而射五步擐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移却寒之
裘以御鬱隆之暑距之解綿胝之撥捕其爲憤慨甚
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
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而若強暴撿容操繩而
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瘕疾之大言盲
之近急何異焦猴之渴切身而逆掊滄海於萬里之
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

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
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
赦其罪所謂土拌尾哉無救飢饑者也道家之言高
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
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
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有
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掊
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
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闃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
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

以廢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
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
斬毋力賞罰無赦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
世罔法無文人主苟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
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
沉之於漢或流之於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
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
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
群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
降及叔季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

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
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南征百越暴
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
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
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
由嚴刑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其刑乃增
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
能令慝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綱絕網紊得罪于天用
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殺人存
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大癡疫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

若雖圍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履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刻明上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鸇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雉(他計切)由之芟蕪薉(於吠切)慶賞不僭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進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

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過作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於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摽戒也多并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駮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隅未賓逸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用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爲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 校

審舉卷第十五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騄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竝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賚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

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橈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頹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棼絲引用駑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沉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兔罝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

待價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鴟屯飛則鸞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眾善而舉則不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闒茸為伍清節羞入飾偽之黨或任非謬則群賢括囊蒙則而邪相引內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待機止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苟幹長材而能勝己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

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
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沉滯
詰屈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
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閹
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
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
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
書察孝行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
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
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

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
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
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為下傚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
談親容桑梓議上中正吏部並為魁儈各責其估清
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
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
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
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
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濘之中
而狡猾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

辨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沉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
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
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也斯誠有漢
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
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彼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
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玩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樂之正音腠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
有年姿聲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值不足以貌
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
抱朴子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

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嫌
其聰明不為利欲動不為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
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
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
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
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罪對之姦當
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
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
得過故若受賕[illegible]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
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

汙一作汚

精一作發

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
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
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賊汙爲
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
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
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
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
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
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
况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

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
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
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
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
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
得闇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
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
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
條其秀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
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

疑有誤字

疑有誤

大興於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
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
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
之所恥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
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
御朴而不足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
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
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
欲貢舉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抱朴子曰今普天
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

不可使往往而有異况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
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
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
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
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
國也昔吳王初基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
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
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
猶愛人以禮况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今有
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

生一作主　素一作易　夷一作吏　疑有誤字　一無聆字

逐以蒞虛名詭責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鏡之滴足以
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
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
萬之一耳至於寧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
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
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
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舉有意於學者而後素無自
然之好且肯復空自勤苦執羅捕爲諸生遂行尋師
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
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

譬猶售章甫於夷越衒[illegible]蛇於華夏矣今若遐邇一
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慎其禮將
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抱朴子曰才學之士
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和靈之世
樂吏不先以財貨便安塞關主者則雖諸經無不解
於問無不對猶見枉誣使不得選矣常追恨于時執
在不重爲之防除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
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
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
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門塞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

禁其交關出入毋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
托之路塞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
已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不
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四科亦有明律法
令及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
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
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
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
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
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

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交際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而不心揚雲
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
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
遲之舊好或簡蔑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
德或不遐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
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
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
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

代其躡職與共世窮之與遺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庭翕然諂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可也則慎悴劇於喪病之逮己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聽彼云云馳騖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偏徇高友以結朋

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巇崄獨立者為澀吝疏拙以奴顏婢膝者為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掠見奇士則坐踞細緩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牧豕不辨為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雖赫奕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

多有下意怡顏偷合將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其不友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乎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己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孑然隻跱失其名輩結儔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能物同塵之高義乎

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裴務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為縛作不載之賁不懸之鵬不飄之蘭夫士亦損於夜光之寶翳天之大舍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鮮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遭不足貴非之無傷者譬如蔭朽樹之破笮也

彼尚不能自止其顛墜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
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
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蚊蚋流
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
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為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
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哆生無請言死無託
孤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
默諾殊塗或博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
處今也離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
可得乎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

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處
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
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
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
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為盡不
中交也余於為蓋者寡而生累者眾知人之明上聖
所難而欲力屬近才篤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
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在
末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
鷦鷯之巢未為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

一無契字　知一作要

其世一作其術

使一作術

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
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
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
禀訥騃加之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棋博弈皆
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為殊不喜嘲
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躭之而余悉闕焉故
親交所以尤遂也加以拔直好吐忠薦藥石所集甘
心者尠又欲勉之以禮閑諫之以馳競止其樗蒲
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
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

如此而不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時拙於用大乎
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
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
可不詳擇乎為可臨觴拊抃抵手須臾獲多其發而
必其合皆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
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
棄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
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
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
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尊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五霸立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友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孑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瀁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檃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必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鈞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

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譽肯專而地之衞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後致交道可貴也然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毀消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惆歎或睚（五懈切）眥而不思遂令無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曰敢問全交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若

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祥之悔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皇綱不振在公之義替紛錯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身撙卑禮度夫

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碩者其功多莫不飛輪無策星言假稱門戶輪者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乘勢之口罪非分之位於貴官之家或貪所欲遂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巳斷粒以刺玉食哉夫反之為非更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

備闕卷第十七

抱朴子曰騕褭（於交切駿馬也）能齧蘭筋以絕景而不能渡
水以乘深猛虎能以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蹈雲霧以
凌虛鴻鶤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鷄不能電騖於
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
必能無百行修簡書也能變五邇九者不能全小潔
經曲碎也患于上相之操也不能役冊揖以變陽
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産業端檢括淮陰良
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饑寒周勃社稷之骸也
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
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勳

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
能摛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犧象則松檟
不及一寸之筳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則
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
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妻牙責聰無
所售而兒師於文武將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於三
槐

擢才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
所識夫瞽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
不足相淩則使民與庸夫一概矣眼不見則美不入
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
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襄直連城薄
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
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人之良幹乃闇俗之罪人也往
者之介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業
信而徒重仞之墻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知近
不能實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己而薄之矣以
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亡乎乃有播埃塵
於白珪生瘡痏於玉肌訕疵僞同攻伐獨立曾參蒙

投杼之垢巢許獲穿窬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
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撥沉珠哉夫瑾瑤居肆
而不售刖乃驗於荊璞乎奇士和舟而見遺況乃潛
於畢藪乎孫臏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刖之韓非顯建
治積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
之于政忠臣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
璞而泣血贅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
賢愚愛憎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實合篤好之物猶
難[illegible]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邈人
豈能拔於無形致匠畏忠貞之害己體曲者忌繩墨

之長夜裸者惛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
虛[illegible]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是人號哭之處萬無一遇
固其宜矣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
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愚為
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
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
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
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滯於釣如競年之功不亦難
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
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徵也逸倫之才非

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虧其
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禮取
見舉於侏儒嗶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
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而剸節於流俗是
以和璞變為滯貨梁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鏽不得經
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任命卷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
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
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遂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扣權右之
圍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畝
畝於是趨勢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渊蘇起則玄雲
赴道化凝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
風之迹涓之則收不貲之賈歸之則超在天之界耀
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撫翼以翼揚則極紘
寺仍之途甚近而非往者鑣泥感之脚不能到也槿
枕之下至卑而不動者蚑蹀濞之蹤未之及也況乎
猿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崗根之枝安得效鶱以季
果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

再得者蟣蝨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
終六龍促轡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
順流而頹歎聆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
含英偉以邈俗鋭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蓄
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
簋之大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韓俗之墟
彌[illegible]甫於彼褒之域徒忘癖於翰林鋭意以窮神崇
瑰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
倦神勞堅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
於雕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地騣之珍哉夫龍

騏驥縶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莫用屠於鉛刃鯉鮪不居牛跡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作利見之途釋戶庭之獨絜覽二儀而遠齊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競鴛鷺於清晨不盤旋以詣夜收名器於崇高饗鍾鼎之慶祚指成一介之長拯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淵渃渺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逝者不能脫遂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恉流末者未若徑治元兆之未然已然者不逮原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

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殊情金實其重羽矜其輕偏隘者[illegible]於淳渥達妙者逍遙於玄清瀆滲納行潦而浮渤澥吞自用而不盈鯈鰋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杳餌者投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遐生誠攸有者瞻無兆而弗感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覺吝附倣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高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紫鍾不能莫和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否庚俟煙熅以修鳴騏騄不寄軌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違

也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釣父見逐於愚婦泥生來存於溺簀著龍猶切也弘式階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屩而紆長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孟君子攘臂以有待也韜德以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

貴之也能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罝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軺無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鷃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屏欲者無閑之至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狗萬金之貨以索百千之估多失斷斷千上毛我則未暇矣

名實卷第二十　　真八

門人問曰闇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本不物以其通者爲賢寨
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轟磕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
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
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聽不經妙而明不
遠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
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
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錢連以待賈者雖至珍而難
售鳴鼓以狗之者雖見蔽而易售此之材也則結根

抱朴子 卷之二 二十一 外

於嵩岱者雖竦蓋干仞垂陰萬畝而莫之知也揮椽
於埊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
有枯楊之瑚盬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是猶華名者
蹇蹄騰於雲霄失實賈者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
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賈犬
羊佻物偏獨行獸虎狼之資矣夫伎者鼓跉踔爲勁
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
矣抑之以風與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啖辭
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
行浮言絜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

也似直故多通焉且宜春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
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
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使人相汲引而柴正
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杞而負乘之群
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厄倉
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
並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
疾至於駑蹇矯首於坰埛華騮騄驥委棄乎林垌彼
巳尸祿邪倖殄瘁下凌上替寔此之由或蟲流而莫
欽或逆鱗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

抱朴子 卷之二 二十二 外

所援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
汲汲於擢奇遁逸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
於屠釣言審可施拙之於戎戎或舉於牛口之下而
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援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
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
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
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細觀
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
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
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散私立則主

粧一作之

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
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刑劓之猶未慊意
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
位超之猶未遑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
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嶷然特
[illegible]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絲天地器無元凱執御門
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耻脅肩以苟合樂饑陋巷
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
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
恨也力尚也安肯憂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欽垂天

之羽為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鸞鸖兒之下捨鴻
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鴟鳶而枉尺以直尋
哉且大賢之狀也至味拙為味也其淡膚然自足洎
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麼將不能用而不悶雖弃日
無棼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縕袍無卒歲
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吓散髮高枕守其所
有以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
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家猶姦權弗
接也俗說細殘不答也骨有所赴弗隨也貌恐而志
遠尚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鈴衡所不能測也浩乎

若滄海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
之富視彼佻竊若草莽也遜世之樂耻焉冠秋雲之
表遺俗之神絹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
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尚可聞而不可盡
也其所施手可見而不可論也故奇疾之者齊聲而
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塡決河升
水不能殄原火於是發鼓鼗雷霆之音鼗徒刀切鞞叙移
切恣咩韶音之響芳蕙及其鮑佩御玄鬯傾棄而
不羞醜路專灌于圓丘汗血驥放而垂耳跛蹇騁步
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負犂而不[illegible]

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循玄黎於涔瀅非夜光之
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形廬而不變非繁弱之不勁也
坐莫賞焉故瑊玏侯荊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
門而著陷堅之功飛兔待子頑而騰駿民值知己
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發百相驥騄不
服朱軒命世不獲賢勢則孰知其能摛符彩之耀騁
頓雲翻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衆績於百揆乎夫
其不遇亦得不雜猱於尾石鈞賤於朽木列巖於下
乘俾望於凡瑕哉嗟乎獲棘矢而望高手乎梁廣棄
疲駑而求纖靴於拘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

良才而欲弃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遐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清鑒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或謂勇力絶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退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由闒諳生而著於用兵衛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析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傾錯然而世人甚以為易經耳過目謂可精遇

餘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為自非明並日月聰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其難所損者亦多以矣無以一事關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無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覩由不庠則悟美玉之在山覩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鯨鯢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鬬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泣

闒一作闗

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騄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蒙曾之劍徐氏匕首雖未嘗擊其立斷無疑也駿子有不牛之容鸑鷟有凌鸞之貌井茂者上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聞號咷之始申童覺霸晏之巫臣旅負知將賈之陳平范丹所以絶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避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在也文王之拔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材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季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黄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孟敏於擔負成危

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許舒急乎聲氣朴明闇於眾層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宦遊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閫校始終於信效殊否之檢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簡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則非大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斃舟在耳大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

吹呴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
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
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
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蟣蝨之
音也唐呂舉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貴賤尊
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褊志行之汚隆惟帝難之況
庸人乎而吾子采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
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乎的恒不得為
工杖阿之殊申氏之手非不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
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

抱朴子　卷之二　二十七　外

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所
上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太所論皆為
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
不能紀且夫所貴貫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
乎吳坂之間探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
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乎尸
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衆市人之會皆觀
一槩無所眩或探其潛生之心討定其始終之事行
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末論必俟考其操蹈之
全毀觀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

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
皆能之何煩於擢哉

行品卷第二十二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
備體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銜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二過以韜韞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為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孝於
存亡保衰以揚名者孝人也於有生恤恕
已以救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雖而一節
者忠人也覩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抱朴子　卷之二　二八　外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節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
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於勞利者清人也篤
始終於寒暑經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
要歷成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蔚
有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
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鑒
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
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於

敦一作博

文一作聞
無一作危

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遷厚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窮居巢而推功雖處泰而茲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疑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援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貳有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賢人也銳匪

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摺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欣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踈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辨於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又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妄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求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

忘一作志

惡一作事

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思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虐人也飾邪說以沒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貌滑而假清者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摛細辭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詐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饒贍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illegible]與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

事而不建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任而自强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是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覩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値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illegible]務於

貪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恥學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弃肬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覩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枝淺斷短而多謬闇趍舍之臧否者衣（步木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嚚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注義以趍迅目禮刑而固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笑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尚豪如僕虜值業微而背惠者惡人

抱朴子　卷之三　三十二　外

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而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碎容觀矬悴容觀矬

陋塞氣蹐若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粲擊引譬喻淵涌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恪度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事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

抱朴子　卷之三　三十三　外

手勤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濶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毀士友不附品藻所遺

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也於奉上明以撫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温恭廉潔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篡則劇於高趙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

鵜鶘之與鴻鵠狐兎之與龍騶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嬀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碔砆音武音夫之亂瑾瑜鷂鸇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也唯帝難之知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鑒揣物思灼沉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棄商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綴也

弭訟卷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夫婦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說御授綏婿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夫喪既沒請命於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閱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

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雜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格世遺逮姦謀以絕流紛諍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況紛情僞因難問矣誠經國之永法至論之篤論也洪以不然不識至理造次承聞竊有疑焉夫婚姻之結義無過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棄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彌令狠恣之唯貴裨娉倍貧者

所憚也豈於財者則違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
助其裨𡚁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
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
於是將起令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忍之大
恨所謂愛其僦（子由切）覽之頰忘其凋頸之髀也夫買
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尠忍而不忿然矣況乎
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
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喻以同牢爲斷
固也爾則女氏雖受聘積年恒挾在意之處倚可數
奪必憤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

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應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
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
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目玩治容
心忘禮度賚累千金倩無所吝十倍逆婚猶所不憚
況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
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稍頌婣屋產以
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䀢（上許一切下此在解切）
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蹋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爭多
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
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

將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及死亡
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
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罪如此
庶於無訟者乎

8 酒誡卷第二十四　真九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姸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茝（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
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

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嚴隱括於性理不肆
神以遂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剸乎
隄防之備次其御性也過乎廄轡之乘奔故能內保
永年外免衆累也蓋饑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
不義之穀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
之榮貴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
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
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
惑之尠（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
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

海𧍮一作螺殼

月脘

恣冷鱃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
人是酣是湎湎滑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
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
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
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
及亂屢舞躚躚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女交切如沸如
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切獨笑或無對而談或
嘔吐几筵或值蹷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
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
波擾整肅者鹿蹢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

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禪聽以高交廣壯之儀設而
荒錯之疾發闒茸之性露而傲佷之態出精濁渾亂
殘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
之阪爲蟻封或登危蹋頹雖躓墜而不覺以呂梁之
淵爲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酖醟爲命切酖酒於妻子
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熾火烈於室廬措貨玩於
淵流遷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
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蘇煩而叛理
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
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爲詆詈以忠告爲侵己於是

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措漉
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矣責辱
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
計數深克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邑於須臾結百痾
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
之蹊智者所深防而愚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
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
料瀝當於小飲以稽遲爲輕己傾筐注於所敬殷勤
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皆之不盡然色𩕳音所由而發
也夫風經腑臟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

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
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
風憚痾則荒沉之咎衆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
疾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吸及其聞亂若存若
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嗤荒旦切天嘆俯
呼地隨則行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
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狄儀既
疏夫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
啣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斃腸以逃暑之飲
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喪子之亂攻趙

或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
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
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
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
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
申官司搜索收執榜（蒲行切撃也）狗者相辱制鞭而死者
太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
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
未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
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

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
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
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
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
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
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
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
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殺不
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樂樂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
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

粲楊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圉醉無所識而覇
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
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
以也內述詣艾外將葛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
言之安可譏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
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求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
而宜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
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
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之毒物乎夫使
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

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
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豈非
酒禍禍其安出是猛知（猶）獨甫之害衣而不知雲氣之
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飈風之所爲也千鍾
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
日才智至於形骸非能無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
之大也一日之饑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
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殺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
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難不
醉猶當（新）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

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使飲不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决疑之才何損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剖玄發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克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宜藥勢耳子圉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飛謬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

經緯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鈞流酒淵何補勝負緣公飲益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耶

疾謬卷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樗蒲彈棊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襦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騃（五駭切癡也）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飈（甫遙切）風嘲戲之談或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不深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其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鍒以刺瞂（鍒耳由切瞂扶廢切）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爲人也猶善於依因機會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爲人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媸其於宜絕豈唯

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陵私相訐（居謁切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汎族既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謔調以防禍萌也夫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豈遠辱之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遺體

遺一作遣

者也昔隋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雖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針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聽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蹤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忘瘵之疢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劍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沉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寸飆所以燔百尋

之室蟲蟻所以仆也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踧踖倘倘之如彼今人何其慣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智者之恥居危無切磋之益艮史懸僕無可咳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今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毀貽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蹈荊棘舍康衢而咽鉤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願世人改其撿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遺其

誇矜遇人諸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趨勝之門夫容黃祖之梏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眾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入也則逼之地耻於分全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搥撻嗚呼悲哉此亡古之里而不可踰推讓路勞無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盛操清則雖深自抑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非為見

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騎衍入疆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祖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為尚德貫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恧故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其逢虎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為豪小人徵之以為橫階亂靡有定實此之山也然敢為此者非必篤為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無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

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
黨成交廣道步高清論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
遂成鷹頭之繩廟垣之鼠所未及者作威作福以控
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已者則
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突蟲害稼至降霜則殄矣
佞雄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
事之不行傚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
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
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
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

抱朴子　卷之二　四十五　外

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可謂既矣
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
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危辱切力各之變
孔妻不容替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
之悔王孫不蘼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夫休其蠶織
之業廢其玄紞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
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
于行多將侍從暐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
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
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

杯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
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
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
曰輕薄之人迹側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
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
為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為滋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
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群遊不擇類奇上碩儀或
隔籬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携手連袂以遨
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
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

抱朴子　卷之二　四十六　外

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
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
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
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
骨骾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恭
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憒雜入室視妻促膝
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誂文君之
動心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子
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殺周滅陳亡咸由
無禮況匹庶乎詩言不由中則殷勤無益意得神至

則彤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為君子背之者為小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篲遏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

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之何以禁之余以為慨故常獲悄於斯黨而見謂為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則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未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皆背納逆耳之讜言而友其巢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眾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

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腳倒懸酒客酗醟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踒烏卧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逐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驁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

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於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誾誾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redacted]撥淼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劣終日

勸一作徵

剿一作勦

懼一作瞿

無及義之言徵夜無幾想之孟諛打甚逕貴於率任
大行不顧細禮率人不拘撿括觜傲縱逸謂之體道
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叙勸孒極黜以結
情欸以傾倚伸脚者爲姣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
田舍村騃以崽鎮抗指者爲剿令鮮倚以出言有章
者爲摺答狩突凡彼輕薄之徒雖須辭假屑結任流
更相推揚取逞遠易然率皆虚腐彼澤而懷空蕩蠹
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腹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
炙之事所謂傲狠明德即縱從睇目于貨財貪于飲
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

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
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
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恍惚自失
喑鳴倪佛蒙蒙然莫辨焉雖心覺面墻之困而外護
其短乏之病不肯謙巳強張大談曰稱稗故事盖是
然巷諸生章句之士吟味而向枯簡剛以守章巷
者所宜識不足以關吾徒也誠知不學少賴頑儒之
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迷而返者故誕者
無損於進趣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訶之有不畏
天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即無必躍然永洋而

東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桯村子外篇卷之二終

皷一本作桴　胥裕一本作　庠　夫　刑　一作基　一作改

新鋟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吳興郡山人愼懋官　校

譏惑卷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猩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蝡蠖達遠泉流蠢無以過焉非不能播焉夫唯無禮不厠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立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

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顛沛整儀於胥裕仲由臨命而結纓黍容暫廢陋慢以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靦然而禍敗之階也昔秉周禮齊兵不加魏式干木秦旅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旅之艱秦殺函而襲崤而無析柝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抵之故乎誠孰乎安可觸惰喪亂日久風頹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容成近人值正化之寖役庸民遵道網之絕紊網魚

棄舊一本作存其　有一作爾　嗤一作蚩

之去水若鳥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

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泄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宿藥

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帷帳內稱佳
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於喪
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
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
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病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
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毀瘠以不經旬時人難不
肖者莫不企及曰免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
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
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
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

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
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刺驕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
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免於盈溢之
過也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
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重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
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跡偃伊側立低眉
屈膝奉附權家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
泉壤便自軒昂式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

或蓄集管弦嘈囋後房遊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
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宜以求之差勖以數接
其情也直繩到臺捷不聽者耳託所謂愛而不敬
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嚴之道自尊重之
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
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
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
跨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
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娟容効上
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蠅夏蚋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

以細俗人徒觀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
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
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
非法不談而芊蓬不能動尚鈞之鑒錢侏儒不能看
重仞之弘麗因而嗤之謂爲凡愚夫非漢陳之人不
能料明珠於泥濘之中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
重崖之裏雞頸也毀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
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
聰明不足以相達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
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免蟲蟻損以

水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腳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躭蕩自穢得失財不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踟躕焉於是

隣女慕之因偽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穢而其氣臭不忍回顧莫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知弟子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遄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

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其後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知奔牙之莊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闒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數者其或俄然守正確爾不移不逢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而不數之吁乎莫解乃可爾邪君子雖使以亢亮方

格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此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拒容與不得合時且天罰自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疑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餔糟握泥剸足適屨削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損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鑒於傚乎禮之所棄俗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

之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經詭之資或倣傚虛名而將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而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直以貨富而當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欲而不妨其爲貴矣此速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頑論者不遇嫉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之附己爲之擬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非合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囑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

論所則寒暑驅策能駮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百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眾役以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財乃急於台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

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闕望見選或高人囑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望亦時有快者不爲蓋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勳精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與懽風績之不大恥知己之謬舉懃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目上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欲元指氣足在所可官知其有足賴上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今殘矣如此黎庶安得不困窮而離叛離散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

一本作挾人一本作熱

一本作擇家　漢

猶愈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飈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深張乎而棄斤兩者或令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饕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闇塞退懦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與不急而費人力者矣或有蔵養逋逃而行淩暴者矣或有不恥法令而受賕貨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圍棋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

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釁咎發聞寘于嚴誅戮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以追風以塊龍當雲雨安能輝耀於天衢哉若東國之釣出淵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令跛蹇厠騏騄於銜往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傾蹶不以駑蹇服於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昔足四五帝並鄰六哉

接疏卷第二十九

一作猶　以此易之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榆未後而金石之傷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有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蹭蹬而可鄙乎則毛生不肯乎趙矣若執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君擧大畧細不收不求故能取成定功成天平地治自稱新而棄數粒乃炊并瑕棄璧披毛索瘢哉

鈞世卷第三十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蟻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崐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窺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治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

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
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
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
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
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
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
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
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
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
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

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
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
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與古詩俱有義理
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
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
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宫室而奚斯路寢之
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
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
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
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

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黍之屬諸
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
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
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
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
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
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辯則書何故以難
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
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
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省煩卷第三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
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理爲貴但
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
重拜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
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
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
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悞不得其意而欲以爲
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
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

排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幽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文武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衾以為喪亂既平朝野無為王者所制同今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居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混淆復有疑滯其古而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

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蒞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損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曲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歷思考校例當有窮年竟不辭了治之勤苦次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

之雜首不立妨事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與未央矣長致煩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則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還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舊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

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尚博卷第三十二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於歸德雖難於舉趾而合於與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鞫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

猶見撰録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君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炙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後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圜堵於函夏之內近彌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驊騄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為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

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騃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

焉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

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鞟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

然而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快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閡於一途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騏騄徐驅顧眄凌雲汗血緩步

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已之不漸也若大馳騁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齔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貴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慢誣以爲爾未必爲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群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勦弦者諒有以而然乎

漢過卷第三十三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途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

邪殘人害意蹲踏背憎即聾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也苞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衆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氂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所膚莫戒贓文竊位之醜靡進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遺方回故例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遺恭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虞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餐偷容掩德蔽賢忌

合離一作合雜

有功而爲之疾清白而排之讒忠讜而陷之惡特立
而擯之柔媚者蒙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
豺狼而殲騶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亢不檢丸
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
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惠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
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猝突萍鷙驕
矜輕侻者謂之巍峨瑰傑嗜酒好色闒茸無疑者謂
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遠節
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
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上侮慢者謂

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
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懶看文書望
空下名者謂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
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
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
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
知來之妙蹙馬弄矟一矢之勇者謂之上將之
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
行高神清量遠不謟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
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

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
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闇騃徒若夙興夜寐退
食自公勞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氣俗吏於是
則背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跛蹇者奮飛以
擇木繁制者曲從而朋黨知者不肯吐其秘筭勇者
不爲致其果毅忠謇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
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蹐乎凌上替下盜賊多
有位者侮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
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歎無罪無辜閉門遇禍殺
煙起於蕭牆而飈焚稿於宇宙燧隙發於膚寸而波

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康惡湯池抗於一葦勁銳望
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麾於辰闕左袵掠
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莽秀乎玉階雲觀變爲狐
兎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煙燼於委灰生民
燋淪於洞火宗室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貶金石
絕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失第三十四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如前失之於彼不能
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轍睹枳首
之爭蔡而忘同身之禍笑蚿鼠之宴安不覺事異而

恧皆見競濟之所況而不知殊塗而均溺也余生於
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論之云吳之晚
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
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力
者躡青雲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
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鳳凰卷六翮於叢
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
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

抱朴子　外卷之三　二十二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illegible]以[illegible]
爲醜穢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群
烏爰止叱咤與雷霆同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郡
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黄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棁
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
豫擢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
營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賓不沐嘉言之候纖士
不家亦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
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侔太極粱肉餘於犬馬積
珍陳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

理之所或有不閑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
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饕
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
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頭而充奏劾之選不覺人
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攻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
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號不
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叩頭問之近任夫魚所能文似
是而非邈水而喜見鄉卯北維臨之以斧鉞之威誘
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銛鋒於原兕驃蹇以追
風非不忌重咏也非不悅美賞也蓋不可力無能禁

抱朴子　外卷之三　二十三

何所欲與之斜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赤舟
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紉狗而責盧鵲之效縛
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
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彍弩亡
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日夕疲
於綺縠而不以證獻言之耶而谷帛靡於不急而不
以賑戰士之乘饑心伸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
弘理益輕乎宗社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
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祿利不交諸侯
然心頗太平竊愛吳樣乃悉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

嘉

逢一作逢

騶一作騶

□門生曰蘋必寝耀黃精載起纘樞紐於太蔲列紫
宣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
洽於宇內重譯接武共樁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
承平宇文因循其易而五弦遥響南風不詠上不獲
恭己之道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潛虯蟠
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芽而不秀陰陽相沴寒
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鞫磕於龍潛之月
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王燭不照沉醴不涌劾揚多
暴翔生不遂豈其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愷不舉用
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彼得保下守靜忘欲

抱朴子　卷之三　二十三　外

於物蕭然澹濟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因而
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
戚容者間有伏死乎窮巷安肯衒沽以進趨揭其不
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
楊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雍門長白
混焉肘之管青驥蹇捀驅磧礫積於金匱瑾瑜委乎
溝洫匠石綱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
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士之化爲晉城南氏之變成
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子聞之曰二君
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

者

圃一作圃

甲一作成

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蕭狐無貴於直筆
賈誼將愛歲於過秦乎

守塉卷第三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潜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
瘠土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饑色
在顏或人難曰夫存禮於廩實脩術由乎貨豐高出
於有餘傲生乎不足故十一于美於詩人實貨首乎八
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前哲之居也
進則佀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治仕必伯王
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料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

抱朴子　卷之三　二十四　外

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穎之翼翼收千秬之千倉積
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侯服而玉食而先生
之宅此也亢陽□出谷飈塵重陰則滔天凌丘陸無
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林稗糲糟於國庾新鱻褒於
庖厨怡閾執待兔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謀吾恐首陽
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
何安然而弗憂也夫觀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
而不移蹤疲之常事豈飽者忘饑而失迷者易性
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或不識所謂大裘昇
非御寒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饑寒之具也胡不除夭衍

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贍乏乎潛居先生曰夫賢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聲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竈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墻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以一概杚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隮閶闔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遥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享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鵾鵬戾赤霄以高翔鶺鴒傲蓬林以鼓翼凌陰

殊塗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鯈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忽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孜孜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歧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塉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奢靡之門閑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王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懶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埆含安貧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懸鐘屢移而不貴畜魚豢深則逢畢方將墾九典之蕪薉播六德之嘉穀

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也爲務哉昔被衣以棄財止盜虞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塉以彌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滑目子以臭雛之甘呼鵷鳳擬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安貧卷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熾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

來一本作求

條有樂天先生者避地遐轉播流帆蓋始處昵於文
休來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
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遺衆逐令斯生沉滯衡
華閭術桑梒而常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問不知當
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倒武之陋巷窮繩樞之蓬屋進
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藿屢空而不謀夕於
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吕之才者不久
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饑寒達者貴乎
知變智者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伯越爲命世
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

五福詩美矜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鯈鮪來懸賞厚
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
麾旌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猗頓所以擬
封國之困也故下鄉餐而獲脫笞之辱漂母賞而蒙
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尋鋭思乎六經紹絕
根之實積纂不朽之虛名躐跪遇以干祿希術沽以
要榮冀西伯之方略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
遯全神而遺術何異圖書騏驥以代徒行之勞適彼
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緡於
修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世事無身

來一本作容

無一作在

後之功物無遠時之盛今海内瓜分英雄力競衆恭
滔天猾夏放命爲寇星馳以無路豺狼肆口而交爭
當途援袂以訟孤素士蒙塵以履從紹依稀之道而
治五霸之術碩生棄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者
進於莫巢之賞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
陟玉堂蹈方策者結世網而委泥濘背繁濃者危石
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棄林桐黨援多者儹騰鳳以
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鼈以沉泳夫丸巳不能遏彭蠡
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
石之儲出無束修之調徒含章如鳳龍被文如虎豹

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
可吊矣不況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塊貨於
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焦烈之遐武摩好爵於清時
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
黃老之所蚩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
斯則富矣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
舍旃焉如夫捿遲淵以願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
於險途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
惑雖復設之以台鼎之確爾而弗革也故肯憂貧而與
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可

以出下寶耕也可以免饑不識逐麋者不顧兔道遠者
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袁背乃吐奇也甯釣之
爲重衡飈不能移蕭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
侯扶搖而登蒼天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闕筋以
陟六方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
故于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肯離得之財故唐虞揖
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闘利則虛言而吾
子訊僕以泥舟夜夜於澗屋勸隨珠之彈雀探虎口
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肩髮之明
飛尋乾沒於難甚若乃焚輪傾岩木拔石飛陽侯山

峙洪濤崔巍輕艘靡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逮乃
悟遠者之見微也昔回蒨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
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
於懷璧豐狐召災以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藩盆之業
余以召賊之策進醨酒以獻酬非素奇之忠蓋大士
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
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酬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
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緘情夫藏
多者亡厚好譏者忌盈合夜光者速剖循翟車者必
傾過載者沈其舟然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

德所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綴
求寶長生之良方焉

仁明卷第三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具所見乃以諮
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
有仁而無明坤有仁而無明罪高之數不亦遠乎夫
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
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
蹤也蜎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
者於明然赴阬穽而無猜入罻羅而無

覺有仁無明故顛蹈趨禍而受失機潛景以易暗生
結株守以免梟穴選禾稼以伐毒烈制衣裳以皎裸
飾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振
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
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辨也夫心不
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
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
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
校覩觳觫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否則
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人之行可力爲而至鑿

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偽真神亂朱紫忍奪不分邪正不識不達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redacted]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戮親在禮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為純臣以利斷恩令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嘆仁為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

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戲聞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衰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先生方欲抑頻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耶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痠痛之時醫巫為貴與曰同辭雖論無有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為仁明之事布於方策且欲切理示大較精例舉一隅耳而子猶曰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歟非純仁所能企及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嘆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

斯則人人可為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皆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也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以為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亂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仁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為仁在於行行可力為而明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博喻卷第三十八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秀凌霄必起於

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
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
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
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絃無激矢
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
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閬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
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駿峻梲獨立

而衆禽之翻振
抱朴子曰水炭不衒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
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於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飈傾山而不能効力於秋毫火鑠金石
而不能耀烈以氾逕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
乘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
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鷃鷁不知鴻鵠之
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

抱朕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宜慈之良効於明試
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筲無殊並任則騄騏與駑駘
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景從伊呂繼發
晚而到早是以鵾鷄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鵷雛起
傾聘而淩蒼昊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椎柯碎葉者
蓝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
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害否殊金則事
異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白
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莊舄與秤則杜
卑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噲隷悒憤以疚其趙武
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
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
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

霍一作北

不能負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勢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墮杭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橈有天然之性是以火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嵩霍以重靄怡顏其叟以遁世得意

抱朴子曰運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若舊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餘艎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權之以北狄則沉溺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險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遄死之重

和一本作溫

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性之伍宛雖寄命而不得為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揉冰以遣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湯葭莩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為聾夫設高唱遠和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力下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離而不生覩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剖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刻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剸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屨斷長劍以赴短鞘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纖稷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算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栢木之凋列齊壤帶郭無
解黔敖之蒙袂然顏錦紈此之自出于倉廩籍於是
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器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存
推之緒得之末朕無假物之因是以貴見天地未是
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汆舟之魚不
能含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没世之
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變甲
胄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採擬之枸苦者所
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
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雞鶩龍鱗雜
厠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德世
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渫則泥濘滋積嘉穀不扶則荑莠
彌漫學而不思則疑閡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櫃飾儉之而不用則未知其
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胸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

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
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陰則醜姿翳矣朱漆致
飾錯塗炫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為
君子衆操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
競赴德宇廣則宅心者衆含瑕錄用則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
波沫淵之翳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
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
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蕤和納袁萬仞虛已則行潦
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煇則奇
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
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致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
貶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蔚藹
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減
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

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尠並全文雖其德者皆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鸞鳳以畜聲狗知言烏以智慧見羈瑾以符采剖犯三金以琦琓洽鑠蘭蓓以芬馨剪也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盂戲而反丹穴于禾數天倫之偉漆園悲彼犧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為之含牙千禽鋪宰鷙鳥為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産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狥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飈迅非徒驊騮騄驥立斷未獨沉閭干將足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illegible]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鵰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毫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忌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無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銛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跬形而不威君子彼得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遥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罩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求懷銤傷何必嚼蘆而慘慘畏寒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脂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瞽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逸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貫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姤勝己者而訃擧疾惡之賢是於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鷩駮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咻守之役吉光饑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應不以因匱貿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衮粲爛非只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殷四士授而佐命之勳著

抱朴子曰翠虯無翅而天飛螣蛇無足而電鶩蟹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鼻縣喑而與辯者同功

晉野聾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鑰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棊而經日識勝負不能撫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勳必有絕倫之器定傾之策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寧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飆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米輪華轂使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肉食萬鍾賢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剝翠為華翳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為一物之計未若棲翼於林薄擢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偶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眾短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鶴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蚯蟺知潛泉之所在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釤禾以討螟蟲伐木以殺蠹蝎食毒以中蠱氣徙舍以逃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顔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悦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緻飛鈞沉羅舉且抑而有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途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譽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霽肅則絺綌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值價高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圖其本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涌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莽之株紫芝芳莠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吾言居室則雁遂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罷蠡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麃馬變於蕭牆之裏

斲一本作斵

闘一作鬥

抱朴子曰荆卿未麦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憑怒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鋒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取容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貫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蚕織爲首稷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盻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以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斷之材咎繇面如蒙倛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儒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宋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求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者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

凍颸風蕩海不能使潜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
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碏以摛景沉閻盂勞須楚
砥以斂鋒騄駬待王孫而致遠令莫侯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翼鵷鶵餓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
室乘黃天鹿縶幽饑而不樂蒭秣於淈瀧之廐是以
綴螭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瑰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
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
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

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己以㣼物
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嚥餐茹薇
者美乎禹食伏策去幽者形如腒腊夜以待旦者勤
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
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
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己而殺韓非龐涓惡
不如而刑孫臏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
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
閻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腳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
日月挾蝕烏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
之濁峻山不害凌山之流疥借不可以棄爽吾奪田
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
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
凌於不霧之日聲雞兗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
龐驥還建艾時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

達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騄與蹇驢同矣失林而
君檻則猨狖與雞豚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
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
里之迹於縶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處卑之賢謂之
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揹茶如薺者必無識苦之口棄瓊拾礫者
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
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
敘彝倫而臻升平矣

脩疑誤

論一作倫

抱朴子曰違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怡悒於窮否寄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繁抑淵滯則遺慍悶之心振輝宸扆而無得意之色三仕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遭偶榮辱不可以才量脩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知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手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云隸當其行跪姿於廁蟖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群則彼龍屈誰爲其論

抱朴子曰四靈駢逸而爲隆平之符內人游道而爲

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驪騶迤於蓋實哉有用也之人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榮燭者不煩滄海扛鼎者不憂烏獲運蘄斧鹽不宜枉騏驥之腳碎瑣任安足爲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溝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短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聲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含其延露之精聲智士韜其獨見之遠謀也

抱朴子曰嶔玭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群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以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峨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漾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仲尼汎愛而與進

新鋟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吳興郡山人愼懋官　校

廣譬卷第三十九　四十同卷　志二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illegible]乎谷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凡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閒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寠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謁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借勁風以凌霄靈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俟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遺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決全能事不可畢無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絓於憑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虞舜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撙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戢施麟角鳳爪不必為關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瑤不以居濁而止潔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滄海者識池沼之褊枝九典乃覺墻面之篤談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遼之熱隙穴之中無蚺蝪之群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

覘虎豹之文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盌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鷙鳥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算既内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于將蒼蠅之犯龍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荄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於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全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帷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丘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荄而去繁柯敗源失本雖不枯竭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殊源五河分流赴畢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絲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飈謐氣則轉蓬山峙修綱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沉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虯降於玄霄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三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荄而枯葉合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虞以庇表臻太平齊桓以損紫止奢競

得而墜屋之過成露臺寢搆而玄默之風行也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響絕明者覩機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衆彊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佐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

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倂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使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所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睹上倒執干戈雖曰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纂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減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剌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

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讙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察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鶩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駛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

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秏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强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乎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眞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龍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虫綿駒吞聲則與瘖人爲群逸才沉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鯤鰍褻彝狎於淵渟猗蹇黜駿騄於坰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絖於泥滓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人之流摘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逮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得□之長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

必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本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昕丘日未移晷而周章九陔凌風躡雲不踰不閡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與哀超俗拔萃之德不得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燭不能使萬品呈形忘蓋勢利不能使芳風逸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蛟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韞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說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勲而凡夫劍爲蜩鷃之齊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用賞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策蹇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猗雖雕琢玄黄而不任凌風之舉猊狗雖飾以金翠而

毒之一作鴆之

清苦一作積善

一無下有字

不能躡景以頻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
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術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
下有聚死之虫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
注血漣如桑霍為戒厚矣范蹠之覆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illegible]炎之塵驚風
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荄貔虎[illegible]不能威敵
負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眾善之師也
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

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
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
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
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味進忘退所以
危我身也身聚蝎攻木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蜓所能招也飆風為虎
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
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
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屈辱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
應侯蹐苟於溺簀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
孤或笄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屈
伸者長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為銜鼠之宛天玄鷁之
潔饑不願為蛙蝍之穢飽是以輿蒬不納鄭陽之惠
魯參不羨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飇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

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命之歎伯氏衰期有斷絃
之憤知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
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雞不競擊於小鷄
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寘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感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
罾致者必亂[illegible]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大雲翔者不知沉孖之灣處貴者匙恕群
下之勞然根朽者華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
者堯舜不能特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
鮮託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鵔集騰首則爲
髡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黙然而吉凶昭晳於無形春蚓長譟
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智必巨鳴夥者信必
衰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旋盤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
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澆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
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燎撮壤不能遏祇

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
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
擯爍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雷之餘聲
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
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
竹栢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鋭猶
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員以居
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蹶徑以

栽一作珎

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輷轅而不能致音乎聾瞶之耳重光
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
款冬之華朱飈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
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撫琴危機撥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往觸
之而不猶闘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
之而不避故飛蜂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
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
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凝則翮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莊不
喻則實不結岸不峭則谷不盈尢有人安則韓白之
功不著民君纖執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
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與之欲多畏辱則惧毁之情急
若夫通精元一食象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
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汩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雜其
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瓢所校矣茫茫乎非跬
步所尋矣蟻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黄

遼邈而不與其瞻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
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
焚鑠萃任樂者翦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絶用以
適已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役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
瓌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
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寠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
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晦其質治

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將
琥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
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
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
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
之玷故愼施者未若防其微勤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
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得踈也猶昏
則不恕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弊風教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到危國而沉賤
故非求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曾列播忘宦
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維踈而不漏神聰
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僞足以惠和暢於九區
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因極之尊人爵無道德之貴故仲

尼雖匠夫而繫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竪不願
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尊而彌著
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
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摛耀羊公積
行黄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遅施後
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之至者不可求無涯
故洪濤之末不能漂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飄輕塵勁
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頹之落暉不能照山東之

抱朴子曰懸象鑑煇不可以比螢燭之質雖甚河
瀁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崇猶峻於丘垤
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
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救憂爲厚樂之本憚勞爲永
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爵
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蹈立之
夫河濵繫伐宿之民玉帛徙集於丁陂之區肅虞
及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
魚鱉聞九韶而深沉故衮藻之粲煥不能悦裸鄉之
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
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
忌於曲木之肆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
繁者惡高操之孤立猶貫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
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
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流惠降於佞幸用才由乎小惠

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
歡而欲有感之見恤猶炎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
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闔不亦晚乎

辭義卷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摛景非瑩磨之力
春華燦煥非漸染之采茝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
至真貴乎天然也武以斧說爲其辭以不常爲夫而
歷觀古今屬文之家鮮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
前言何也
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

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
閑澁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
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
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廈鬼神之
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
品或浩瀁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
功盖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於兼
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

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
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尟知忘味之九成雅頌
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
飄颻之細巧蔽於沉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
網羅乎玄黄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羇紲於籠罩之
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
有遠近駑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
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遯世途之凌夷通疏者之
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茝蕙不救
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

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
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
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骾迥弱也繁
華暐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沉微淪妙則儕玄淵之
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
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循本卷第四十一 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同卷 忘三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
儀之本也巍峨嶻嶭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

依一作飲

子之本也其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
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柢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
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雞僟虛譽
猶扛華干鼎以寒躍不崇朝而零瘁矣雞鶵大寶於
不料目惟應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穨形已
枯株於危陛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躋蹻忽之
如此羽翮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
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濶
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
也

應嘲卷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昇靈淵背俗
獨往邈爾藏然計決而猶豫不模於心術分定而世
累無係於胸間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
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今先生高尚勿
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
俗救生之論甚愛骨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
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
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

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
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瑚璉楚和不沽賈非
潛虬風雲不集餘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
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
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
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
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
賦不免於腳剥土梓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
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
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與見貴之道也

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為
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與為高若徒阿
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獨違醒迷補過者乎應
務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餘無取
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
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偽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
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
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
雷同之傾邪磋礱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
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

坪一作埤

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
微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
有足犬可為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
俗何異乎畫敖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
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簡領不能治危急
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鎋管青鑄
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
者丘不與易也

喻蔽卷第四十三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瑚璉以寡為貴磧礫以
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消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袠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
步武之黍稷也

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
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沉昧
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熌朗
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卑不
悟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涵括八荒

經言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包籠曠濶含受
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
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尺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
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
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
於度陵建木竦於都廣沉鯤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
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
流驊騮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
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
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荊華之

嶺九貧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焕而灼
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
大易而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
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
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
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
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
八音諧而蕭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猶順之財而
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
陋亦何別於瑣碎也音為知者珍書為識者傳瞽曠

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
之哉且夫江海之穢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
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
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
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
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
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著紙為書書者所以代言言
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
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
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

常郄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
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
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
始於原道俶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
為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饑若以所言不純而棄
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溼痺而刖足患荑莠而刈
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百家卷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
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所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淵海

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
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
海遂躓躓於泥濘之中而沉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
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
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
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
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爲
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
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
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

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精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
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惑詩賦瑣碎之
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
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文行卷第四十五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
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
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
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
略之宏促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

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
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
鋌不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不足以方其輕重而
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
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
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廄馬
千駟而騏驥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
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
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被六
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貴本不必便疵未必

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蚌石雲雨生於膚
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
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蝗怪
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
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
涯始自髫齓訖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
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
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
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
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鵲

之所合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正郭卷第四十六 四十七同卷　志四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大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温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在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

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推慕於亂世而務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以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躁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倉遑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傚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故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明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横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當仰慕齊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洿韜鱗括囊而乃自

西徂東席不暇温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衒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泪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遨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刑筴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軺車盈街載奏連軍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躋此者猶不得復厠高潔之條貫

及一作[illegible]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德一作

為秘丘之俊民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彼不
胡何之闇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
默之希竟無有為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為
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鴳之逐
鴻鵠焦螟之方雲鵬蹇驢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
謂有耀俗之才無固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及大用符
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
希榮利未得玄同之根輿九淵之潛靈也自衒自媒
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效尤師亞聖之器其
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

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
況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少矣然則名
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
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
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
侮於疆埸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
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
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
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
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有木之中梁柱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而終不舉之以播殖幾伐之以構梁棟奚肝於不粒
何救於露處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
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為一世之所式沒則遺
芳來播頌聲於後士未或詰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
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吾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名當付之於後
後之譏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生
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
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論上
於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歙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濁

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
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準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
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
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
方國崇私議以動眾關毀於朝廷其所欲則風騰雨
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
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為遂矣君子行道以匡君
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
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
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

躄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illegible]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illegible]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洪[illegible]將傾世務交游林宗[illegible]當撫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爾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臣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有爲之上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足以世聯名實而大亂落其

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聞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彈禰衡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何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修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自官大會衡時在坐忽望顧樓偃衰歎慨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聆歷視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無有八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摇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而無所顧忌乃亡走投荊州

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共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儀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卽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非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史佐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

欲殺之或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必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荊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父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得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為暗書之未有一字不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者可難言行輕人審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竊高蔡然修已駿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蔭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

梟鳴狐鴟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為之主任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命附越人無如何朽木鉛鋌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荊楚間中隱極皆此乃衡懵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也於戲才士可勿戒哉稚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予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釋然於指南授杖於折中乎

詰鮑卷第四十八　　志五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劍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為貴群生以得意為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鶡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軏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腳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

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眾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鱗群遊於園池饑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胸

去[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機心不生含餔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穽降及叔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紱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棼橑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矛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

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眾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巧匠一作匠世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棲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梗粱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蒞物良宰巧匠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之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

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醇醨猶混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大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覿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祥風振於九域甘露被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奔馳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使應爾乎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為知而不為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

勢之黨則私鬬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涌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闇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

抱朴子　卷之四　三十五　外

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檝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頼其後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穀糧絕而不饑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争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可以生鬬訟藜藿

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群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旰食延誹謗以攻過貢瞍屬之補察聽輿謠以爵省鑒覆尾而夕惕飂清風以埽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憝猶懼豺狼之當路咸變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獄而狂狡之莫變世之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横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

抱朴子　卷之四　三十六　外

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策而御奔馬棄檝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饑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

衆百奴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饑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顰顣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奸釁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懽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為大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為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謂

盜跖分財取少為廉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

處一作虛

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人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櫓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其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為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

以金玉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饑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群生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禼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灾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

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
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奇怪
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今聞唐堯之爲君也捐金於山
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泛
濫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鏞越海裂翡翠之
羽網瑇瑁於絕域搦丹青於嶓漢亦可知矣夫服章
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
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
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廚

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欲
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
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
則民饑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
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教蕃
宗胤祖廟承大祭供玄紞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
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民地理之數天下女數多於男
而以王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

一作摘金

泛一作謂

有脫誤

大一作似

帝王躬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耕耨
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什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
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
調薄役希民無饑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
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
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由於賦斂有節不足
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
穀之途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
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識釆擇之過限刺農桑
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賤顏爼與太半但使後宮佳

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
則事有失所卽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雁所
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疏猶漏可都無
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剩況又加之以收賦重
之以力役饑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罪於是乎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虱不餧使人智巧役用萬
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
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
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王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
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饑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

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
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邪鮑
生乃唯知饑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
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
待旦日昃旰食將何爲懼禍及此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上也王者所病在乎驕
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受
萬世之同讖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惕危夕惕廣
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求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
有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彝倫敘怠荒則姦

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
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於
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
地應若乃景星摛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
羲和之曜靈禽嗈喈於阿閣金象焜焜乎清沼此豈
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
平誑眩朝野覘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
然乎犬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
則知非徑寸之口故王莽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

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洽殊方化被無外也
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
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爲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
母之環以爲富也非儉膳而竭越裳之雉以充庖也
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爲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莫貌
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
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
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
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

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
景之不能鑠金石治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
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過暴客之變
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
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羅
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
鮑生欲棄甲胄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
胄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
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
之物雖無城池之國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雖刀之末愚民競蠶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蜩蟪之不均吳楚之反兵起乎一株之桑棄饑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遂則甫侯子產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刖剕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鯀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芻爨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違鎖人解孤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上爵息砕首以推賢敢問於時有君否耶又云田無廢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

田之曼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無其虛卒由君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隄渠開而斥鹵膏壤鄧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饒此豈無君之時乎

知止卷第四十九　志六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沖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與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騖依龍鳳以竦迹擬韜鋒於香餌之中悟覆車乎來軔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繳可謂善料微茫於形外覿堅冰於未霜徙斯曲突於方熾之火纚舟弭櫂於衝風之前暱九摺而深沉望密網而遐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豈晶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冲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興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精誠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兎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

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種之闇則識金象之貴者范公泛艘以絕景辟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盛田豫釋紱於漏盡匪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竇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轅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倡高算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躡高蹈厚猶不免聶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

蓋於天下黜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以及之不
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
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案而且安夫
名厚實禍莫大焉能修此術萬行一禍吉由人可
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厭納斯榮將速身禍枝
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鵷雛
徊翮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迹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
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為謀者猶宜使忠況自為策
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
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

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
進忘退斯之以乎夫策奔而不止者尠不傾墜凌波
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
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
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
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
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
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
累棊之際議治裂不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為愚豈
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沉滄波

[illegible]水被焚烘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棄慮
以存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
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乎靜與無為侶豈有斯患
乎又況乎揭日月以隱形猶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
夫循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遁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
此未慨升一上也吾聞無熾不滅無盈不損煥赫有
委灰之兆春草為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
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
頹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
傷性矣況乎其高概凌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

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負山道足躑躅兕虎之
至碎而為虀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
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虞擊瞪則怨深恨積若舍法
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恩喪敗君此
規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
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
於華第豔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
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
之節和音悅耳冶容媚心密宴繼集醽醁不撤仰登
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

漲濟朱羽葩旗飛緌陰雲鴻流輪引紛鯉逸珍不發而交集玩弄紛華不求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囋戈甲璀錯得意託於後乘嘉言盈于爵事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諂悅之言與口同辭于時眺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應者所不論也

窮達卷第五十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縶滯其有憾乎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滯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沉閭淬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琱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

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苟位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兕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焚金非歐冶不剸曜華俟發春而表豔棲鴻待衝飆而輕戾四岳不明揚則有鯀不登鮑叔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序穰苴賴平仲以超蹤[redacted]淮陰因滕公以鷹揚儁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蟠之孔明公琰[redacted]貞卧之與鄭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苟舉士也必附己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

遺短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嶽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東岡之釣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此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舛中乎有脩獨立疾非黨己勝己忍與素者乎悲夫邁俗之士不群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進用不騁於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

靡上之珍甕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筆而不
顏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
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
不改之齊通塞於一途付榮辱於自然者豈依悒悶
於知希與水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
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
矣

重言卷第五十一

抱朴子曰余有人玄泊先生者隱在志學固已窮覽
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

逵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為城池以機
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
筆俄而悟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荃
蹄之可棄道乎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委老氏多敗
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修翰彤管
含金懷玉抑謐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
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彤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
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泊
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己於將來豈能
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

一作吟

推撓一作推挽

見飢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筆將何
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
也夫玉之堅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
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奚由百
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疏況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
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
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
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
說誦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
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為不識

者吐清高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
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
枯氣乏椎抗抵掌斤斧缺壞而盤節不破勃然戰色
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喪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
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
說以俟識者矣

自敘卷第五十一 志七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
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
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

與徐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
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
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
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
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
侯比上書文為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兒行無軍名遂
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
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
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持
文辭不獲已受爵即第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

于今基兆石礎存焉文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
二君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吏煩役國
人何以為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
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
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
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文藝之高一時莫倫
有經國使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縣入為吏部
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
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
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

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
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
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都
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疆場天之所壞人不
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
至大中大夫歷位大中肥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
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奸迹不佃公田
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
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
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否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

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
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
失庭訓饑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
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
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
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
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鮮能
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
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
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

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
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
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
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棊
太乙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
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
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
益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
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
群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

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
而還每以歎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
損為乎無為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
日沮矣洪之為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
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襤縷而或不恥焉
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而修
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
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
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
尩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

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
蓽門而無趨從之所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
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
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荊棘叢於庭宇蓬莠
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忽近
而不恕其乏役也不曉謂以故初不修見官常至於
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
少披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
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爾不愧已而已亦何理於人
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

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闇至之密洪以為知人甚
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離無益有損雖
不能如朱公叔一旦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
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
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為傲物輕
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患近
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者之末每與
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
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
義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悟而已不致苦理使

詳字上一本有於字

一作指

以一作撮

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
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
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終救
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
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
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識者終不以片言半字
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
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
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
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為

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將
者凡時或齎酒殽候洪雖不倚匹亦不拒也後有以
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尚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
潔於肥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
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
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
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藪而饗
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
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
之業惚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

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己
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
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將老口不及人
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
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
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
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
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
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所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
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頗

設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
也竊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
褒貶與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
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為戒遂不復
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
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
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
求薦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
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
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

塈一作既

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僻乃
奔波亡走殆至身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
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於我者遽是乎
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
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爝之
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賁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
冰作亂六州之地村鎮業靡蓬匪黨循義軍大都督
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稍深令太
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
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

玩溢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
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摭得衆者洪即斬之以
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
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
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傷以救諸
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
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
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
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
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

城一作域

廣求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
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
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
譙國嵇君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為參軍雖
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
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為節將見邀用皆
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
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
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

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嬾而才至短以篤嬾而御
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
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
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得濟自
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以不
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
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
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
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誠欲以違
遠讙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

子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
聊復撰次以示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
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
夫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
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
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
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
更字輒自轉易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
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
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

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
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
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僊傳十卷又撰
高尚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
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
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
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
文帝典目自敘末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
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
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瓦

手搏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鬬雞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
不目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
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
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
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
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
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
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
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忿恚交集手足相及醜
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然不在大亦不在小多

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
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
之釁鬬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
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
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
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
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
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
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
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

聰文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足不急
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末之
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
戶二姜㒺未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為人
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
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琅琊王丞相
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
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
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
隨例就彼庶賓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

戶竊謂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
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
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廉
表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
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
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
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
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巾公之束帶
曷登牧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
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

下名字一行衍

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吉榮
末段何而渺嗟雖飛飈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
大期頗猶奔星之騰烟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
明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
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
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
形器雖沉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
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
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眾迕內無金張之援
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

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redacted]顯親垂名[redacted]不
計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
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字之差說未有甚於此書者也顧入史天啟抄本乃嘉
靖乙丑魯府板視此互有得失然彼善於此矣良
夏與事遂勘參訂所謂讀書思誤字亦一適耶
崇禎元年徐𤊹惠志於崑山張氏海日樓

真誥二十卷

（梁）陶弘景撰

明萬曆二十八年刻本

眞誥二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梁陶宏景撰。宏景有刀劍錄、已著錄。是書凡運象篇甄命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眞輔翼眞檢等七篇。其運象篇書末宏景敘錄又作運題象。前後必有一誤。然未詳孰是也。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蓋後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眞授受眞訣之事。朱子語錄云、眞誥甄命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佛敎中至鄙至陋者爲之。黃伯思東觀餘論則云、眞誥衆靈敎戒條、後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後人所附。然二氏之書、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間耳。固不必一一別是非、亦無庸一一辨眞僞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聳、似圖幾弔開。註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云弓、卽卷字、蓋從省文。眞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弓字、陶宗儀說郛蓋本於此。今皆作卷幾、亦非宏景之舊矣。

眞誥序

誥者告也書有湯誥洛誥諸篇孔安國云誥以大義告乎天下者是也經有緯緯者相經緯也其事皆足以輔翼乎經故言緯也眞誥之作其緯於經者乎其目自運象至於翼眞檢者凡七蓋有象乎緯能通乎緯必知誥矣陶君之意亦謂卦六十四道之玄也道德五千言玄之道也其餘賾玄之奧鈎玄之微能與易老貫者各形乎言各見乎事雖然事與言非玄矣其書所載往往出乎緯之所以輔經者予少耽黄老説捜索道家者

流幾千家殫精日月無能深鑿其鍵嘗接江西道士吳靜極言玄事靜曰誤矣余驚拜曰願學道靜曰讀易乎讀易足矣後乃以易悟所得者易也陶君固甚知道凡有啓於後學者其或自此始歟太乙宫高士玉京外臣易如剛告予以茅山栞眞誥欲叙其略昔者沈約遺陶君書深言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覽名書繹簡至理精微惟歎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有屬於誥者矣然陶君銘茅山曲林館廼云祈生訒命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是數語者全為誥設此翁

一銘猶足為山中無窮清風況書手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冬至日朝散大夫行祕書郎高似孫叙

萬曆庚子中秋日雲間王徵書

真誥卷之一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運象篇第一

蕚緑華詩

神嶽排霄起飛峰鬱千尋寥籠靈谷虛瓊林蔚蕭森ㄙ(此一字被墨濃黯不復可識正中一豎出山下似是羊字其人名權)生標美秀弱冠流清音棲情莊慧津超形象魏林揚彩朱門中內有邁俗心我與夫子族源冑同淵池宏宗分上業於今各異枝蘭金因好著三益方覺彌靜尋欣斯會雅綜彌齡祀誰云幽鑒難得之方寸裏翹想籠樊外俱為山巖士無令騰虛翰中隨驚風起遷化雖由人蕃羊未易擬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

蕚緑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ㄙㄙ(剪缺此兩字應是羊權字)自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過來耳云本姓ㄙ(又剪)

除此一字應是楊字贈㊉此此一字本是權字後人黜作此字詩一篇并
致火澣布手巾一枚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
乃太而異精好神女語㊎此本是草作權字後人黜作見字旬
乙上之君慎勿泄我泄我則彼此獲罪訪問此
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曾
為師母毒殺乳婦玄州以先罪未滅故令謫
降於臭濁以償其過與㊢此權字亦草作故似前體而不似黜耳
尸解藥今在湘東山本題此中寸此女已九百歲
矣尋此詮是降羊權權字道輿忱之少子後為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故欣亦修道

服食也此乃為楊君所書者當以其同姓亦可楊權相問因答其事所以為記之耳按升平三年是己未歲在乙丑前六年衆真並未降事
右三條楊君草書於紙上
南嶽夫人與弟子言書識如左弟子即楊君自稱也此衆真似是集於宮寢所以司命最有德而居主人故也夫人向楊說次第位號如此非降楊也將
東嶽上真卿司命君
東宮九微真人金闕上相青童大君
蓬萊右仙公賈寶安鄭人自此後皆是稱諸真人之字非其人名也

氏族亦見世道書傳中也
清虛小有天王王子登按青童高尊乃可不敢稱諱字此清虛是南嶽之師尚稱字獨不顯茅司命字亦為難詳也
桐柏真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
青蓋真人侍帝晨郭世幹衛人
戎山真人太極右仙公范伯華陶人
少室真人北臺郎劉千壽沛人
嶓冢真人左禁郎王道寧常山人
大梁真人魏顯仁長樂人

岷山真人陰友宗
陸渾真人太極監西郭幼度
九嶷山侯張上貴楚人
岱宗神侯領羅酆右禁司鮑元節東海人
華山仙伯秦叔隱馮翊人
葛衍真人周季通
陽洛真人領西歸傳淳于太玄西域人
潛山真伯趙祖陽涿郡人
勾曲真人定録右禁郎茅季偉

欝絶真人裴玄人
白水仙都朱交甫
三官保命司茅思和
太和真人山世遠
右二十三真人坐西起南向東行凡此位次乃是舊說或以西方爲上而後女真東向則以北爲上而今反北者當是以側近爲高真故也
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
北海六微玄清夫人
北漢七靈右夫人

太極中華右夫人
紫微左宮王夫人
滄浪雲林右英夫人按右英是紫微妹今反在後當位秉有升降耳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此即魏夫人也自說故不稱姓
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按有數號者並以多爲高西王母稱九靈既八靈宜在七靈前而今反在後者亦所未詳又受讀黃庭事云北嶽蔣夫人與今不同
上真東宮衛夫人
方丈臺昭靈李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
朱陵北絶臺上嬪管妃
北嶽上真山夫人
西漢夫人
長陵杜夫人
右十五女真東向坐北起南行此云事不論月日不知在何年既是長史名位設可以應前案衆真位號前云以爲高者今亦宜之數號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定録問云許長史欲云何尋道登荅懃修真誠之意定録又言昔有趙

叔臺王世卿亦言篤學而竟不如人意遂爲北明公府所引此是乙丑年六月也自此前有六月十三日定録授是紫元夫人事又已有一條又長史書紫芝山中事云又亂何月日在第四卷中自餘無先見者北明公府即鄷都宮中官屬也　昔扉廓天津採華赤丘是肆聲頴靈袂蒙塵華（裔）此二字是說似峯華依前事字少偏人發煥秀山高說延霄自謂玄響所振無往不豁既濯以靈波實望與物榮菴既未能暢業駢羅遊岫逐逸然後知悟言之際應玄至少於是佛音弗駕而旋偃靜葛臺夫玄刃無親流鑒遁

眞若以雲壁一往想齊獨邁俯自啓灑動應
潛逸始乃吾等並有欣慨耳往見況意相知
篤末書云伏覽聖記事跡淵妙金策素著青
録玄定遂跨塵俗逍遥紫陽何蕭蕭之清遠
眇眇之眞貴哉若能者矣請借來喻又云得
道之階錯厲精神靖躬信宿洗誠求矜如斯
得手結天維足浮靈網心遊太空目擊洞房
而言道已邇也然夤夜之間宜篤經營乃後
不待久日也若五情忩波三魂越忿於是三

眞舞劍黃闕揵關耳可不力之可不力之
六月二十二日夜鷄鳴喻書此紫陽旨也
右二條有長史寫
清靈眞人說寶神經云云 抄此修行事出在第二卷中不復兩載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云云 事亦在第二卷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
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
啓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乃見喻也 此楊君自記也

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衰故有咨請楊不欲指所託云諸人
又告云道士有耳重者云云 事亦在第二卷
右一條清靈眞人言
眞人告云櫛頭理髮欲得過多 事亦在第二卷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其夜初降者適入戶未坐自言今夕波聲如
雷弟子請問其故答云向見東海中大波耳 弟子者楊君自稱也
右南嶽夫人言

又告云汝憎血否答曰實憎之云血在路上
若汝憎之當那得行又答曰當避之耳又云
避之佳故不如目不見乃佳
右南嶽夫人言
自此後諸眞共語耳
又云寶神經是裴清靈錦囊中書侍者常所
帶者也裴昔從紫微夫人授此書也吾亦有
俱如此寫西宮中定本
問西宮所在答云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

也天眞珍文盡藏於此中
右南嶽夫人言
裴眞人又言此書與隱書同輩事要而即可
得用也一名七玄隱書右二十二日授在此
南嶽夫人見告云紫微左夫人王諱清娥字
愈意阿母第二十女也鎭羽野玄壟山主教
當得成眞人者
右一條先此一夕所授此一條前是二十日夜與紫陽所論同夕當復大罳有事後云殷亦下亦是之夕楊受又是愷况一事更疏在二十二日例中哉云死此一夕也

右從清靈來凡十二條有長史寫
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因下地
請問眞靈既身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
嘗自有所書故當是卑高迹邈未可見乎敢
諮於此願誨蒙昧夫人因令復坐即見授令
書此以答曰此楊君自述事也例多如此 夫沉景虛玄無
塗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縱流浪乘忽化遁
不滯者也此二行皆浮沈冥淪儵遷灼寂是

故放蕩無津遂任鼓風柂存乎虛舟而行耳
故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矣至於
書迹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曷注靡好外著
玄翰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藻斯坦形傳塵濁
苟騫露有骸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玷逸眞
之詠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
不許也今請陳爲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
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
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

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二皇
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
迹以爲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眞從易配別
本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也遂播之于三十
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其篇類異而用之
音典雖均蔚跡隔異矣校而論之八會之書
是書之至眞建文章之祖也雲篆明光是其
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三元八會之書皇
上太極高眞清仙之所用也雲篆明光之章

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世生造亂眞共作巧末趣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罥穢死迹耳夫眞仙之人曷爲棄本領之文迹手畫淫亂之下字耶夫得爲眞人者事事皆盡得眞也奚獨於凡末之麤術淫浮之弊作而當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遷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爲事者得眞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自反矣眞事皆邇者不復廢今已得之濁書

方又受學於上文而後重知眞書者也鬼道亦然但書字有小乖違耳且以靈筆眞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雖時當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陳書墨以顯示於字迹也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自復始來而作耳所以爾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緒又使吾等不有隱諱耳冥中自相參解矣內外自相關矣又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聽我等復爲世間常書也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將何趣兩爲煩濫耶此亦當闇其可否殆不足嫌想少暢豁於胷懷盡不自書之流分矣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授令書如左

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維霄綱足陟玉庭身升帝闕披寶歙青上論九玄之逸度下紀萬椿之大生遂竦景雷蕭千霞煥明眞言玄浪高譚玉清激朱脣之流薇運日氣之零零芝乃吐烽却煙彈金奏瑣鸞音倩黎鳳唱

嘉聲耳若但應景下旋廻靈塵埃參苹斃宇敖拂朝市來成眞才訓我弟子則玉振落響琳鐘內抑周目五濁契濶慾室神勞臭腥塡眞斂氣遂閉蘭音於中華之元退案金聲之劣劣而發耳夫神者言微於邇萬里必接奇韻雖觸鍩鑒無滯故眞理之既分聞遐則道高遐璞不肆瑩而致有卑微之聽也今子乃有心覺之至將致嫌似之思外觀流俗之對內有遲疑之悟乎不運事宜亦已邁也望所

營者道研咏者妙耳道妙既得高下之音必坦然矣此非所謀吾子加之至慮散蕩斯念宜慎之耳

右三條有楊書

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嶽夫人見授令書此先是二十二日夕有在別室共論講道紫微南嶽二夫人聲氣語音殊下不解其趣令故授書此以答所共講者之疑心也初來見授時色氣猶不平授畢可爾弟子唯覺色有不平都無他可道（此一條亦是楊君自記論）

南嶽夫人其夕語弟子言我明日當詣王屋山清虛宮令汝知之所至也

其夕又言海東桐柏山西頭適崩二百許丈

紫微王夫人云世人之思慮何得事事眞審耶可不事有答其心也南嶽夫人言戲之耳欲建豎之也瑩實之也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此是安妃降事之端記錄別爲一卷故更起年歲號首也）

紫微王夫人見降又與一神女俱來神女着雲錦襹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綠繡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青色黃色更相參差左帶玉佩佩亦如世間佩但幾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朗室內如日中映視雲母形也雲髮鬒（此服乃是人間羅字鬒髮貌也）鬒整頓絕倫作髻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着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一二寸許以盛書書當有十許卷也以白玉檢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眞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箱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許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香白即安香嬰女香也尚外）

（識）初來入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既入戶之始仍見告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論好也於是某即起立夫人曰可不須起但當共坐

自相向作禮耳夫人坐南向某其夕先坐承
牀下西向神女因見就同牀坐東向各以左
手作禮作禮畢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眞
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也太虛元君昔遣
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
上宮九華眞妃者也於是賜姓安名鬱嬪字
靈簫紫微夫人又問某世上曾見有此人不
某答曰靈尊高秀無以爲喻夫人因大笑於
爾如何某不復答紫清眞妃坐良久都不言

妃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
無核亦不作棗味有似於梨味耳妃先以一
枚見與次以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語
令各食之食之畢少久許時眞妃問某年幾
是何月生某登答言三十六庚寅歲九月生
也眞妃又曰君師南眞夫人司命秉權道高
妙備實良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圖今
日得叙因緣歡願於冥運之會依然有松蘿
之纏矣某乃稱名答曰沈湎下俗塵染其質

高卑雲邈無緣稟敬猥虧靈降欣踊罔極唯
蒙啓訓以祛其闇濟某元元宿夜所願也眞
妃曰君今語不得有謙飾謙飾之辭殊非事
宜又良久眞妃見告曰欲作一紙文相贈便
因君以筆運我鄙意當可爾乎某答奉命即
襞紙染筆登口見授作詩如左詩曰
雲闕豎空上瓊臺聳鬱羅紫宮乘綠景靈觀
藹嵯峨琅軒朱房內上德煥絳霞俯漱雲瓶
津仰掇碧柰花濯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遂

策景雲駕落龍轡玄阿振衣塵滓際褰裳步
濁波願爲山澤結剛柔順以和相攜雙清內
上眞道不邪紫微會良謀唱納享福多某書
訖取視之乃曰今以相贈以宣丹心勿云云
也若意中有不相解者自有微訪耳
紫微夫人曰我復因爾作一紙文以相曉者
以示善事耳某又襞紙染筆夫人見授詩云
二象內外泮玄氣果中分冥會不待駕所其
貴得眞南嶽鑄明金眇觀傾笈帢良德飛霞

照遂感靈霄人乘飆儔衾寢齊牢攜絳雲悟歎天人際數中自有緣上道誠不邪塵滓非所聞同目咸恒象高唱爲爾因書訖紫微夫人取視視畢曰以此贈爾今日於我爲因緣之主唱意之謀客矣紫微夫人又曰明日南嶽夫人當還我當與妃共迎之於雲陶間明日不還者乃復數日事又良久紫微夫人曰我去矣明日當復與眞妃俱來詣爾也覺下牀而失所在也眞妃少留在後而言曰冥情

未攄意氣未忘想君俱咏之耳明日當復來乃取某手而執之而自下牀未出戸之間忽然不見

六月二十六日夕衆眞來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眞妃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某師（已此則後云某者皆楊君自謂名也）

紫陽眞人

茅中君

淸靈眞人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劒都未曾見此人來多論金庭山中事與衆眞共言又有不可得解者揖敬紫微紫淸南眞三女眞餘人共言乎耳云是桐柏山眞人王子喬也都不與某語又前後初有眞人來見降者将皆自不卽與某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淸眞妃曰欲復煩明君之手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某又襞紙待授眞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虚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眞於龜臺受玉章於高上荷虎録於紫皇秉瓊鉞於天帝受書於上眞之妃以遊行玉淸也常數自手扉九羅足躡玄房霄形靈虛仰歘日根入宴七闕出轡雲輪攝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飛軒也非不能採擇上室訪搜紫童求王宮之良儔

偶高靈而爲雙接玄引奇友于帝郎矣直是
我推機任會應度歷數俯景塵沫麥龍下邁
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自因宿命相與
乃有匹會定名素契玉鄉齊理二慶攜鴈而
行匏爵分味醮衾結裳顧儔中饋內藏眞方
也推此而往巳定分冥簡青書上元是故善
鄙之心亦巳齊矣對景之好亦巳域矣得願
而遊歡兼昔旨豈不冥乎自然此復是二象
大宗內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褻無反澹凝

情虛刃靈刃七累遺任太素保眞啓玉單景
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清鬱輿流霄使鳳歌雲
路龍吟虎嘯天皇雙景遠升辰樓飛星擲光
日月映軀口吐冥煙眼激電光上寢瓊房流
行玉清手掣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
得道之頃爲當固盡內外理同金石情纏雙
好齊心幃幙耳爲必抱衾均牢有輕中之接
塵穢七神悲魂任魄乎蓋是委求氏族於明
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得志懷眞情巳如一

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此玄同掇絳實於
玉圃併採丹華於閬園分歓於紫川之水齊
濯於碧河之濵紫華毛帔日冕蓉冠逍遥上
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扉雲關仰漱金髓
咏歌玉玄浮空寢晏高會太晨四鈞朗唱香
母奏煙齊首偶觀攜帶交裙不亦樂乎不亦
得志乎明君其順運隨會妾必無辭且亦自
不得背實反冥苟任胷懷矣授畢復自取視
而言曰今以此書相詰庶豁其滯凝耳言畢

乃笑良久紫微夫人曰眞妃之辭盡矣論好
之緣著矣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玄運冥分
使之然耳南嶽夫人見授書曰冥期數感玄
運相適應分來聘新搆因緣此攜眞之善事
也蓋示有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巳不必
苟循世中之禁穢而行淫濁之下迹矣偶靈
妃以接景聘貴眞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
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絕之慮耳千神於是可
使試觀不得復陳矣眞旌必可尅往雲軿必

可俱駕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爲汝構及此意今遂如願益使我欣欣愼勿復疑矧於心留矣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清虚中言爾尚有疑正之心色氣小有(眼)(眼)[illegible]汝違此舉誤人不小眞妃有神虎內眞丹青玉文非爾所有者輩良才求寫故當不爲隱耳今日相攜何但文章而已將必乘景玉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微訪可否眞妃見夫人書言乃笑而言攜手雙臺娛歎良會景斬同機於此齊乎

眞誥卷之一終

眞誥卷之二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運象篇第二

清虚眞人授書曰黄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爲種子之一術耳非眞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罰者矣千萬之中誤有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愼言

濁生之下道壞眞霄之正氣也思懷淫慾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考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色觀謂之黄赤上道謂之隱書人之難曉乃至於此

紫微夫人授書曰夫黄書赤界雖長生之秘要實得生之下術也非上宮天眞流斬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懷於淫氣兼以行乎隱書者適足握

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玄挺亦不可得恃解謝亦不可得賴也要而言之貞則靈降專則神使矣

夫眞人之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名之爲夫婦不行夫婦之迹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苟有黃赤存於胷中眞人亦不可得見靈人亦不可得接徒劬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鷄鳴持南嶽夫人授書曰鷄既鳴矣論好之緣篤也

紫陽眞人授書曰太虛遠逸高卑同接體賢之義著之於冥運耳愼心係於黃赤之疑也

茅中君授書曰玄標觸景俯和塵藹玉振愆房清風逸邁可不朂之也

言畢諸眞人去眞妃少留在後曰又煩明君爲一辭也而授書曰

忘懷闃素暉心齊契方當敷親虔清宇德與流景合宜歡會理髮領秀伏度明君高尚靈映縱滯忘鄙耳言畢持手而下牀未至戶之間忽失所在

六月二十六日夜降八眞人

紫微左夫人一

紫清上宮九華眞妃二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三

紫陽眞人四

清靈眞人五

茅中君六

茅小君七

又有一人甚少整頓建芙蓉冠朱衣帶劍未曾見也意疑是桐柏山眞人王子喬多論金庭山中事言多有不可解者恭敬紫微上眞九華妃也皆禮揖稱下官此條重出前小異共爲前編書是楊君自記此華降事理之不出從此後是更類說長史事以示長史故此一片要本也

上眞云昨與叔申詣清虛宮校爲仙眞得失之事耳近頃除落四十七人都復上三人耳并復視爾輩之名簡如今住耳許其乃得在

伯札中(許某即長史名也故君璽呈啟不敢名耳)吾初不悟其如此益好也其洗心歎道宗注理盡心丹意竭如履氷火若久如此者眞人亦不得逃矣仙道亦不得隱矣但當杜絕其淫色之念吾等亦即可得見可疏示之此南嶽夫人言(此即是前二十四日所道明日當告王屋山事也)

中君曰伯舉在於下官耳大老子將復可念江東未見有如此而歎道者然勿恃伯而忘道也虛妄者德之病華衒者身之災滯者失之首恥者體之籥遣此四難然後始可以問道耳於是靈軫鳴轅日有彷彿也有淫慾之心勿以行上眞之道也昨見清虛宮正落除此輩人名而方又被考罰以度付三官推之可不慎乎

右南嶽夫人言

許長史愼臨尸弔喪年內耳示許仙侯如此(此小君言詋大笑)忝心既忘得亦不同鄙耻不除生籍不書許長史雖已䟽除當復曾除而復除

之(此[illegible])東卿司命甚知許長史之慈蕭小有天王昨問此人今何在修何道東卿答曰是我鄉里士也(鄉里者猶句曲與茅山同境耳非言本咸陽人也)內明眞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修上眞道也此語乃稱人意略有伯形也(此南嶽夫人言)

右從六月二十四日來凡二十四條並有楊書

蕭邈眞才內鏡外和曾參出丹田心同舟素系三遷來庇方頭(此四句是離合作思玄字即長史之字也)錄名太極金書東州褰裳七度駝凝洞樓內累既消魂魄亦柔守之不倦積之勿休五難既遣封伯作侯(七度飛步事也洞樓房事也)

右紫微王夫人所喻令示許長史

右一條有長史寫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云云(此事出在第二卷中)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

右一條有楊書

積精所感萬物盡應妙誠未匝則形華不盡

形華不盡則洞房之中難卽分明也吾昔受此法常向西北存之耳西北存如小爲易見可明示如此西北爲天地之奥内照之玄門也

六月二十七日紫陽所喻此二十七日衆眞復降其事亦應甚多並不出

右一條有長史寫

二君各有六僮裴君從者持青毛之節一僮帶繡囊周君從者持黄毛之節[illegible]

右二條是甲手書

六月二十九日九華眞妃授書曰

景應雙鬆雲會玄落龍秀五空採瓊閬臺長歌靈模煥啓玉扉眇矣遺事與世長辭霞軫絳波電赴紫標共攜清響之外同遊雲岫廣崖豈不善乎豈不樂哉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唯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决牖之術卽能徹洞萬靈眇察絶響可乎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内喪丹津損竭也妾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可乎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實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耄已及之妾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可乎此四道乃上清内書立驗之眞章也方欲獻示以補助君之明照耳授畢取以見與其口答唯唯乞請之也

六月二十九日夜桐柏眞人同來降復諭授令其書曰

夫八朗四極靈峰遼遐奇言吐穎瓊音餐振晨飛陵清玄氣赴霄體邁玉虚心遺覲鋒洮滯於眇羅之外凝和于寂波之表若此人者必能旋騰玄漢周灑眞庭矣三元可得而見絳名可得而立耳如其心併徭浪目擊色袂動與罔罟共啓靜與爭競之分者此乃適仙路邈求生日淵也子其愼之其書畢取視乃

以見與此前是與桐柏對說同一夕安妃授竟桐柏次授故云復改耳寫者如似猶是安妃教顯注之
六月三十日夜九華眞妃與紫微王夫人南
嶽夫人同降眞妃坐良久乃命侍女發檢囊
之中出二卷書以見付令寫之題如左
上清玉霞紫映内觀隱書
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玄經
右二卷名目此題本應是二九八會之書楊君既究識其字今作隸字顯出之耳

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
南嶽夫人
九華眞妃
紫陽
桐柏
清虛三眞人
茅二君同降良久某乃自陳於衆靈求安身
之術欲知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於
是眞妃乃笑良久見授書此曰

明君夷質虛閑秘搆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
宮可謂能珍寶藏奇幽眞内煥摽拂靈藹乘
數順生素德神園丹錄玉清與煙拔景冥鼓
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
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
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吳越鬼神之
君也妾將挺命凝觀憑華而生靈飛九天虛
音飆房因運四覺玄梯同象紫名太上清文
八景神映西暉德明内隸乃受書乘氣得爲

眞妃之任矣又當助君總括三霍綜御萬神
對命北帝制敕酆山又應相與攜袂靈房乘
煙七元嘉會希林内攄因緣也是故君姓於
楊我得爲安妾自發玄下造君自受書於西
宮從北策景乘軿東轅握旄秉鉞專制東蕃
三官奉習河山啓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
此之時實明君之至貴眞仙之盛觀也三官
中常有謠謡云楊安大君董眞命神正我等
之謂耳蓋聖皇之方駕於今有二十八年也

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詣上清西宮北朝玉皇三元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此自是君玉朗紫微金音虛領爲太極所旌乃玄德上挺不復用懃學劬勞陟足山川矣若爲精勗之者當小神清瑩鮮耳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世俗縈網貴賤之間涉塵塗之役在得失之津信非眞人所得經營乃自坦乎覲泰之用任乎遇否之頃耳見明君之逸誠欣然也覩明君之否誠慼顏也

此二感發於顏色之上也復未足以致遠悲抱長感矣至於內冥偶景併首玄好輕輪塵藹參形世室妄豈以傒累浮卑少時之滯而虧辱於當眞之定質耶夫陰陽有對否泰攴用二象既羅得失錯綜此皆往來之徑陌耳今人居風塵之休感者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考質也夫處無用於糞塗乃得眞之挺樸任凡庸以內觀乃靈仙之根始也蓋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有似載罪之舟車耳縈華矜世爭競徼時適足以誨衒要辱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罪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棲景名山咀嚼和氣潄濯清川欲遠此惡迹自求多福超豁絚聘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於縈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於泥濆寶玉投糞以招塵褻衣振血濁精虧眞玄通遠逸是其時也君若其不耐風火

之煙欲抱眞形於幽林者可且尋解劍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嘿之會隱顯之跡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冥數上感有命而交靈書玉臺眞契合景是以言單於辭心訖於筆妄豈獨歎於一人乎蓋示名分之判例也

書訖取以與其復曰君省此當少愈不

右從六月二十九日來凡十四條並楊君自記書

東卿大君昨四更初來見降侍從七人入戶

一人執紫旄節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絶靈幡
一人帶緑章囊三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鈴
乃年少於二弟二弟昨並倚立東卿命坐乃
坐耳良久言語委曲先昨神女來降意本疑
是王母女昨又來定是也南眞說云是阿母
第十三女王媚蘭字申林治滄浪山受書爲
雲林夫人此兩事並是七月五日夜略記後更復委曲重數在後如此則右英大人始以七月三日四日頓夕降也

右二條有楊自記

乙丑歲晉興寧三年七月四日夜司命東卿
君來降侍從七人入戸其一人執紫旄之節
其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絶靈幡一人帶緑章
囊其三人捧白牙箱箱中似書也其一人握
流金鈴侍人並朱衣司命君形甚少於二弟
着青錦繍帬紫毛帔巾芙蓉冠二弟並同來
倚立命坐乃坐耳言語良久七月六日夜司
命君又降良久喩書曰

若必範玄秉象清淨罕時遂拔群幽藻載翼
高棲感味上契淵渟嶽峙蕭寥玉篇翫賞神
生遺放俗戀調彈清靈澄景虛中五道發明
色絶化浪慾與澹弁空同冥衢無視無聽爾
乃遠齊妙眞重起玄覺明德內圓靈標外足
矣終能策雲軿以赴霄書司命之丹録耳若
精散萬念爲生不固死隨塵波心不眞合適
足勞身神於林(徂)謂應作徂字實有誤於來學也
其道微而易尋其道艱而難得乎亦令示許
長史此二條又有長史寫

許長史欲山居

宗道者貴無邪棲眞者安恬愉
至寂非弘順之主憎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
頻以領死耳意云爾不代謝奚必四時氣如
呼吸千齡如寄趙子可愛不信而未疑其心
亦已醢矣

司命君與南嶽夫人言

爲道者常淵澹以獨處每棲神以遊閑安飲
啄以自足無(斿)謂應作祈字眄於籠樊哀樂所以

長去天闕何由而臻者乎
禀志各有所宅資性咸有其韻豈可履逐物之邪蹤矯我之正業乎
何不肆天標之極縱適求眞之内娛從幽淨以熈心綏所託以棲意處東山以晦跡握玄筌於妙領保隨珠以含照遣五難於肖次耶此三條亦似是東卿言

七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授書曰

懃精者味玄之靈標也凝安者拘眞之寢余

矣子懃濮丹心競赴高嶺可謂務道之柄懃甚至也然道柔眞虛守澹交物安靜任棲神乃啓煥耳要而言之躁疾非盡理矣違之者亦取勞乎

與許玉斧

七月十五日夜清靈眞人授詩

企望人飛若感若成感不内接驕女遠屏三四縱横以入帝庭歷紀建號得爲太齡亦必秀映四司元卿翻然縱羽遂登上清此離合掾大名翽字

與許玉斧此夕又有中君授書與許卿答欲知洞天中之事今載在第四卷中

鳳巢高木素衣衫然此八字是作長史小名穆字也履順思眞凝心虛玄仍取此思字玄字即成長史字也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頹三八令明次行玄眞解駕偃息可誦洞篇瓊刃應數此瓊刃字即是掾小名玉斧也與外傳青錄文我同故云應數精心高棲隱嘿沈閑正氣不虧朮散除疾是爾所宜次服餌飯兼

穀勿違益髓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

寅獸白齒此四字即是云虎牙也亦能見機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此八字即是作翔字也太極植簡金名西華學服可否自應靈符理異契同神洞相求

定錄中候告道翔字是定錄告也

此並離合爲四人姓名各從所宜修行服御事尋辭意皆相貫次不知云何得爾人共說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欻迹尋此空中靈微音良有旨當用慎勿輕事事應神機保爾見太平

右右英吟此

茅定錄言良箴也可記之仙才不用心煩曲故能得也保命告

八月中彼人必東秀蹔看燒香必也保命所告

右從乙丑歲來凡十五條並有楊書

欽想風流託心靡景愧以忝昧鄙悉素彰思

自策勵沐浴陶治濟否之階幸垂眷逮耳許玄惶恐再拜長史大名謐字思玄今此直云玄惶忌未也諮賈先生此是長史關楊宜問紫陽說賈生遂等上知試校事故有此書賈郎以宜問命問命後所答云賈生近以此書求者也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右一條是長史自書本也

太元眞人以此書見與因授令書如左

若夫能耖邈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玄筌以藏領匿頴鏡於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顧眞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暐暐景曜採吸五靈遊躡九道登元濯形授思絕空人事無營閑存三氣研諸妙精故能廻日薄之年反爲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塞路但所守之不能勗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觸類與患天人之眄豈時漏哉所司賞於修業所試在於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託向亹亹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七月十六日此一條又有楊書省所諮有心哉子望對山嶺增懷遠想欣然稟向常見此意夫爲道者精則可矣有情不懃則無所能爲也懃而不專亦不能有成也要當令悉心消豁此後人黯作穢字不可復識疾閑散此亦似裏聊告長史爾何以不數看東山鬱望三秀徘徊華宇目擊林水平彼人往殆無所復益耳凡云三秀者皆謂三茅山之峯山頂爲秀故呼三秀也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

夫言者性命之全敗也信者得失之關揵也
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
性甚寬仁而所聞急而應物速者更違旨耳
火棗事未宜問也論火棗事在後
　右九華真妃言

　右從太元來凡五條並楊書
巒景落滄浪騰躍清海津絳煙亂太陽羽蓋
傾九天雲輿浮空洞儵忽風波間來尋冥中

友相攜侍帝晨王子協明德齊首招玉賢下
䀢八阿宮上寢希林顛漱此紫瓊腴方知穢
塗辛佳人將安在勲之乃得親
七月十八日夕雲林右英王夫人授詩此詩與長史人氣不及穢事
高興希林虛遐遊無貞方蕭條象數外有無
自冥同亹亹德韻和飄飄步太空盤桓任波
浪振鈴散風中內映七道觀可以得兼忘何
必反覆酬待此世文過玄心自宜悟嘿耳必

高聯
七月二十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令與許長
史
絳闕扉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霞羽晨
撫八風停蓋濯碧谿採秀月支峰咀嚼三靈
華吐吸九神芒椿數無絕紀協日積童蒙攜
袂明真館仰期无上皇北鈞唱羽人玉玄粲
賢衆云何波浪宇得失為我鍾引領豈庭內
開心擬穢衝習適榮辱域罕躡希林宮一靜

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右右英夫人所喻
　右從巒景來三篇並有長史寫
弱喪洞淺篤靈未盡倚伏與因雲梯未抗雖
有懷於進趣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
以清瀾凝浪於高韻志棲神乎太玄期紫庭
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蔚乎冥契也
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真味吐納與音可
謂縱誕德挺良為欽然矣然穢思不豁鄙悉

內固淫念不漸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況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政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斐弭群聽故克和也前塗①讙聽作攸字邈此比非一漏緒多端當恒戰窓苟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過之將何以遣之

右七月二十六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喻書見與勿答

右一條有長史寫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會振衣尋冥疇廻軒風塵際良德映靈暉穎根粲華蔚密言多儻福沖淨尚眞貴咸恒當象順攜手同衾帶何爲人事間日焉生患害

七月二十八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詩以與許長史後十二月長史答書云咸恒之喻卽是酬此詩也咸恒並出周易

右一篇有長史寫

清響散空神風灑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侯其人也欲以裴眞人本末示郄者可矣其必克諧不善誘之心亦內彰也裴亦何人哉郗愔小名方回裴眞人本末卽是清虛傳也今謂遇及七經之士故令示之

八月七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令與許長史

右一條楊書又有長史寫

守眞一篤者一年使頭不白禿髮更生夫內接兒孫以家業自羈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此亦道不專也行事亦無益矣夫眞才例多隱逸棲身林嶺之中遠人間而抱澹則必瓔顏而玄鬢也

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仁侯體未眞正穢念盈懷恐此物輩不肯來也苟眞誠未一道亦無私也亦不當試問

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也心中猶有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不審可剪荆棘出此樹單生其實幾好也

雖云問也其欲希之近也當爲君問主領者
三年更相問以卽日始
丑年（此二字長史後益上）八月七日夜雲林右英王
夫人口授答許長史
凝心虛形內觀洞房抱玄念神專守眞一者
則頭髮不白禿者更軫（軫字亦當作疹）未有以百思
纏胃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
凶之會身（扉）（凡作犀字者皆是犀音非犀扉之犀也）得失之門
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眞心固爲不篤抱

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
聞也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玄光靈
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
也
八月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答許長史
右六條有掾寫
擬駕東岑人停景招隱靜仁德乘波來俱會
三秀嶺靈芝信可食使爾無終永翰眞獻金
漿不待百丈井

八月十六日夕淸靈眞人授
右一篇有長史寫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
往也君絳宮中渠（細此當恐作渠字）能仰飛空同上上
雲玄之涯不道易聞而患不眞書易得而患
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眞仙比肩也我
亦無咎於不能爲者
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沽之哉意不往而求眞
似欲衒之也顧告

八月十七日夜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與許
長史（欲答心未寧辭之眞一也）
肇祖植德華條翁隊（隊即階也此亂許摩此隊字應作墜）頓足
懸車無早晚也但心堅注眞微密靈機則可
矣至於高逸長嶺寂冥林澤縱時事之難鄙
遺九親而味神實美舉也心苟不專衒念塡
胃雖躡閬山以遊步造圓壟以朝冥然亦必
敗也若必空空我自當相告有可動之時也
今且未可議耶

八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小茅口授與許長史

含仁守慈發拔幽愛單心慈誘棲神靈鏡者許長史其人也所恨在於應物速招眞急耳夫浩挺虛映乃可守雌巳求故當能守之守之蓋易恐亦宜無不可耶

八月十八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示許長史

右四條有楊書

穆奉被音告頻煩備至仰銜恩潤光華彌煥

披覽欣慶感荷罔極穆沈滯流俗豈忘拔迹輒巳誓之中心思爲階漸考室東山棲景林鑿此志必也此舉決也方當憑庇靈宗諮稟神規若此之心揆亦鑒之眞一之雌其道玄逺妙出秘領穆裓穢未蕩俗累未拔肖心滓濁精誠膚淺未敢預聞南眞哀矜去春使經師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八素九眞以漸修行不敢怡 御覽作怠字 懈九眞至須幽靜人事雜錯患在未專耳昔人學道尋師索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嶽無所不至契濶險試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坐衡室横爲衆眞所見採錄鑒戒繼至啓悟非一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行之難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徐須 此須字長史作儀 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速恩之隆也何限早晚命使願告敢不上答謹白 此長史答右英論一事書後寫之微儀長史寫故此本得存焉

眞誥卷之二

眞誥卷之三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運象篇第三

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郞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

聞呼一侍女名隱暉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束絡之題白玉檢曰太上章一檢曰太上文（此說檢上文亦同前九華也）夫人帶青玉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許

臨去授作一紙詩畢乃吟歌

雲墉帶天搆七氣煥神馮瓊扇啓晨鳴九音絳樞中紫霞興朱門香煙生綠窻四駕舞虎旂青軿擲玄空華蓋隨雲倒落鳳控六龍策景五嶽阿三素眄君房適闡滕穢氣萬濁蕩我胃臭物薰精神嚚塵互相衝明王皆摧爛何獨盛德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

八月二十二日夜靈照夫人授作此詩（此長史書作靈照夫人而楊君書多云照靈）

臨去吟曰心勿欲亂神勿淫役道易不順災重不逆永喪其眞遂棄我適復生許家不我方當復來爾勤之而已

右從北元來八條有長史寫

王子晉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爲王子喬靈王第三女名觀香自衆愛是宋姬子於子喬爲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外書作緱字）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觀香道成受書爲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眞夫人（此郞中狀王夫人也）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此似別有眉壽事今不存而掾書中有夢見人云我是王）

省詩之小妹疑此或當是相答也

右二條有楊書

駕欻敖八虛徊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我爲有待來故乃越滄浪

右英王夫人歌

乘飆遡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眄無待故當淨滄浪奚足勞執若越玄井

右紫微夫人答英歌

寫我金庭館解駕三秀畿夜芝披華鋒（[illegible]巘作峰字）呾嚼充長饑高唱無逍遙冬輿有待歌空同酬靈音無待將如何

右桐柏山眞人歌

朝遊鬱絕山夕偃高暉堂振轡步靈鋒（[illegible]巘作峰字）無近於滄浪玄井三仞際我馬無津梁儵欻九萬間八維巳相望有待非至無靈音有所衰

右清靈眞人歌

龍旂舞太虛飛輪五岳阿所在皆逍遙有感興冥歌無待愈有待相遇故得和滄浪奚足遼玄井不爲多鬱絕尋步間俱會四海羅豈若絕明外三刧方一過

右中候夫人歌

縱酒觀群惠儵忽四落周不覺所以然實非有待遊相遇皆歡樂不遇亦不憂縱影玄空中兩會自然疇

右昭靈李夫人歌

駕欻發西華無待有待間或眄五嶽峰或濯天河津釋輪尋虛舟所在皆纏綿芥子忽萬頃中有須彌山小大固無殊遠近同一緣彼作有待來我作無待親

右九華安妃歌

無待太无中有待太有際大小同一波遠近齊一會鳴絃玄霄顛吟嘯運八氣奚不酣靈液眄目娛九裔有無得玄運二待亦相蓋

右太虛南嶽眞人歌

偃息東華靜揚軿運八方俯眄丘垤間莫覺

五嶽崇靈阜齊淵泉大小互相從長短無少多大椿須臾終奚不委天順縱神任空同

右方諸青童君歌

控飆扇太虛八景飛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絕落冥玄心空同間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中有待無所營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賓會高唱二待奚足爭

命駕玉錦輪儛轡仰徘徊朝遊朱火宮夕宴夜光池浮景清霞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

遊有待輙見隨高會佳人寢二待互是非有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

右南極紫元夫人歌 按此諸歌詩並似初降語而嫌衆真多高唱上清童紫元太虛末嘗有雜降處恐或遺失耳有待之說並是皆右英事非安妃也

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空霄軿縱横儛紫蓋託靈方朱煙纏旌旄羽帔扇香風雷嘽猛獸攖雷吟奮玄龍鈎籟昆庭響金笙唱神鍾揉芝滄浪阿掇華八渟峰朱顏日愈新劫往方嬰童養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哀隕我白鬢翁長冥遺遐歎恨不早逸縱

九月三日夕雲林王夫人喻作令示許長史

停駕望舒移迴輪反滄浪未覩若人遊偶想安得康良因俟青春以叙中懷忘

右右英吟此再三

龜闕鬱巍巍墉臺絡月珠列坐九靈房叩璈吟太无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宴酣東華

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珮何鏗零俱指高晨寢相期象中冥

右紫微歌此二篇

超舉步絳霄飛飆北壟庭神華映仙臺圓曜隨風傾啓暉挹丹元扉景餐月精交袂雲林宇浩軫 胡應作皓鬢 還童嬰蕭蕭寄无宅是非豈能營陣上自擾競安可語養生

右玄龍紫微作

控晨浮紫煙八景觀泒流羽童捧瓊漿玉華
餞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萎蕤珠滄房煥東
霞紫造浮絳辰雙德秉道宗作鎮真伯蕃八
臺可眄目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視眇眇躡
景遷吐納洞領秀藏暉隱東山久安人事上
日也無虛閑豈若易翁質反此孩中顏

九月六日夕雲林喻作與許侯

解輪太霞上斂轡造紫丘手把八空炁縱身
雲中浮一眄造化剛再視索高疇道要旣已

足可以解千憂求真得真友不去復何求

九月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示許長史并
與同學（同學謂郗回也）

晨闕太霞構玉室起霄清領畧三奇觀浮景
翔絕冥丹空中有真金映育挺精八風鼓錦
被碧樹曜四靈華蓋廕蘭暉紫轡策綠軿結
信通神交觸類率天誠何事外象感須覩瑤
玉瓊

九月九日雲林右英夫人喻作

紫空朗明景玄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
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
辰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垓晏眄不必家借
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栖東秀養真收
太和

九月九日紫微夫人喻作因許示郗（郗猶是方回也）

二景秀巒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晨逍遙
任靈風鼓翮乘素飆竦眄瓊臺中綠蓋入協

晨青軿擲空同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
賓剖鳳腦漱酣飛蘂漿雲鈞廻曲寢千音何
琅琅錦旌召猛獸華幡正低昂香母折腰唱
紫煙排棟梁總轡高清闕解駕佳人房昔運
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眇玄涯感年隨積椿
崇形茸垢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
辱非已忘

九月十八日夜雲林右英夫人作喻曰吾
辭訖此

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內俯眄
朱火城東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氾三
燭流任自齊冥風纓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
攜(熾)〔習應作繳字〕女儛併衿匏瓜庭左徊青羽旗
華蓋隨雲傾晏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抱眞
栖太寂金姿愈日嬰豈似愆穢中慘慘無聊
生
九月二十五日夜雲林右英夫人授作
三轡抗紫軒傾雲東林阿

右英吟此道
右從騰躍來凡十三篇並有楊書又雜
有掾寫
遺滯悋賴窮行德不亦甚佳乎不患德之不
報所患種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則似乎福田
也萬事云云盡可觸類矣
十二月三日雲林右英夫人告
右一條有楊書又有一本小異
穆惶恐言仁愛之至猥惠新詩雲藻綺絡金
聲玉粲誠翰林之奇秀華錦之盛肆也義類
淵微仰覽無射珮之丹心奉以周旋功德淺
陋冥報已重福田之喻敢不自勵憑託嶶猷
情若山海動靜啓悟望垂矜錄許穆惶恐言
詣雲林右英夫人机前〔此即答遺滯悋書也有自是草存〕
青童大君常吟詠曰欲殖滅度根當拔生死
栽沈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虛眞人常吟詠曰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
馬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哀世莫識此但

是惜風火種罪天網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眞人王君常吟詠曰神爲度形舟薄岸
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載徘徊生死
輪但苦心猶豫
小有眞人王君常吟詠曰失道從死津三魂
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死死日已早悲哉苦痛
容根華已顛倒起就零落生焉知反枯老
以去月秋分日於瑤臺大會四君各吟此言
以和玄鈞廣韶之絃聲也〔十月告云去月如似是九月南秋分〕

必在八月則去月自爲通呼耳

十月十五日右英夫人說此令疏

右五條有掾書

四旍曜明空朱軒飛靈丘玉蓋蔭七景鼓翮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璈洞太無宴詠三辰宮唱嘯呼我儔不覺春已來豈知二景流佳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眞可靜巖中多自娛

十月十七日雲林夫人作與許侯

左把玉華蓋飛景躡七元三辰煥紫暉竦眄撫明眞變躡期須臾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際勲思上清文何事生横涂令爾感不專(陰)烏禁反(何)烏賀反此應作喑啞言其速也失去機不覺年歲分

十月十八日紫微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

北登玄眞闕攜手結高羅香煙散八景玄風鼓絳波仰超瑯園津俯眄霄陵阿玉簫雲上唱鳳鳴洞九遐乘氣浮太空焉爲躡山河金節命羽靈徵兵折萬魔齊挹二晨暉千椿方嬰牙喪眞投兢室不解可柰何

仰眄太霞宮金閣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皆朱瓊擲輪空同津總轡儛綠軿玉華飛雲蓋西妃運錦旌翻然濁塵涯倏忽佳人庭宿感應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霄晨共酣丹琳謌公侯徒眇眇安知眞人靈

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授亦應是右英授長史也

右二篇有楊書

車馬雖重爲路人所略推分任運有以招之不必悉也柸子誠小還爲童吏所偷故疾而惜之今冥鑒卽擒蓋所以懼惡而善者別矣今雖嘿然不言小人足知靈驗有訓在其中非直區區若此小小而不能坦也謹白

呈雲林右英夫人

十一月十九日此所答右英授事事今不存

穆惶恐言沈湶鄙俗流浪塵昧毘與年長愆隨日積幸遭玄運靈啓其會披散氛霧朗然

逵觀眞靈清秀並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無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顒顒傾注言不自暢穆惶恐言此亦是答右英詩不審的是何詩亦似不存

右二條長史自書本

靈谷秀瀾棠藏身栖巖京被褐均衮龍帶索齊玉鳴形磐幽遼裏擲神太霞庭霄上有陛賢空中有眞聲抑我曲晨飛案此綠軿輧下觀八度內俯歎風塵縈解脫遺波浪登此眇

眇清擾競三津竭奔馳割爾齡

十二月一日夜南嶽夫人作與許長史

飛輪高晨臺控轡玄壟隅手攜紫皇袂倏欻八風驅玉華翼綠幃青帬扇翠裾冠軒焕崔嵬珮玲帶月珠薄入風塵中塞鼻逃當塗臭腥彫我氣百痾令心殂何不飆然起蕭蕭步太虛

十二月一日夜方丈左臺昭靈李夫人作

與許玉斧

清晨揖絳霞總氣霄上遊徊軿躡曲波遂覩世人憂辭旨蔚然起不散三秀喁何若巡玄鄉撫璈爲爾娛君安有有際我願有中無

右英作此

駕景遊賢良促轡東圃下

右英吟此道

咀嚼玄句柔音蔚暢曲夾適宣辭喻摽朗欽欽之詠有由然也玄宗以安我其會矣

十二月十四日雲林夫人作與長史此所答長

史之詩今不存

右五篇有楊書

該清道難通幽妙逵許侯其人也方將曜靈方丘騰躍霞身飛九天作則羣眞師傅金闕撫極種人其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謂天秀標韻爲後民之圓匠也斧子乃潛晨密焕秀霄空上託心玄宅神栖八領心摽寂刃歸形太初志割姻親於內外寄幽會於隱觀矣雖自思入庇重岫頡翳雲暉故叛父也若

父愚可也交當同編雲札列名靈簡遲會相
遇何以陳之耶昔薛旅字季和往學眞道於
鍾山北阿經七試而不過卽長里薛公之弟
也不過者由淫妷失位㤅鄙內滯否性不迴
致敗其試耳然其人好慈和篤又心愛嘯音
鳳響及玄絃之彈是故虛唱凝神𡽹聲感𤣥
神不遂落由好嘯唱願鳳鳴之故矣長里先
生燕代人周武王時人也先生比乞之於太
上太上故使生繫(謂應作繫字)肇阿之陰運致欲

其該微釋滯於染練新暉速升虛之超長里
君之願也若由(謂應作猶字)從波不激淫㤅由(謂應作愈字)出雖百過試之故亦昔之薛旅耶師宗
相期拂飾盡性苟能其事我亦罕勞賢者之
舉此復宜詳密告由來宿命之始想有巳(應作以字)悟也燕氣內果外柔沈德樂景故其人聞
北風則心悲覩啓曜則懷泰思駿騄以慕騁
嘉柔順以變蔚彼人之心曷曾不爾乎此則
本鄉之風氣首丘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

諸矣如其雍(謂應作雍字)㤅秉欲丹絳不暢靈人
攜手而空反高友斂袂而廻晏神氣不聘其
宅寂通不鼓其目命矣夫固可悲耶(長里之弟本燕代人故此稱其谷氣以喻長史之心也)

十二月十六日夜右英告

右二篇有楊書

太元眞人
雲林右英王夫人
南嶽紫虛元君

九華眞妃
淸靈眞人
紫陽眞人
桐柏眞人
昭靈李夫人

右八人

十二月十七日夜

方諸宮東華上房靈妃歌曲
紫桂植瑤園朱華聲悽悽月宮生藥淵日中

有瓊池左拔貪靈曜右掣丹霞暉流金煥絳
庭八景絕煙廻綠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鳳
精童華顏琳腴充長肌控晨揖太素乘欻翔
玉階吐納六靈氣玉嬪把巾隨彈璈南雲扇
香風鼓錦披叩商百獸舞六天攝神威儵欻
億萬椿齡紀鬱巍巍小鮮未亨鼎言我巖下
悲按楊君記云東方赤氣中有言曰小鮮未亨鼎言我巖下悲當以此事諮啓司命故答稱此詩仍及後篇也
太微玄清左夫人北渟宮中歌曲

鬱藹非眞虛太无爲我館玄公豈有懷縈蒙
孤所難落鳳控紫霞矯轡登晨岸寂寂無濛
涯暉暉空中觀隱芝秀鳳丘逡巡瑤林畔龍
胎嬰爾形八瓊廻素旦環華繁玉宮綺葩凌
巖粲鵬扇絕億領撫翮扶霄翰西庭命長歌
雲璈乘虛彈八風纏綠宇藾煙豁然散靈童
擲流金太微啓璧案三元起折腰紫皇揮袂
讚朗朗扇景曜曄曄長庚煥超軿竦明刃下
盻使我惋顧哀地仙輩何爲栖林澗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眞人司命君書出
此詩云是青童宮中內房曲恒吟讚此和
神其夜衆眞降集唯有此書存餘悉不顯後丁卯年論挺一分事亦是十二月十七日恐偶同耳此前一事不應是卯年也
右三條有楊書
玄玄即排起注之曰
故玄玄以八風爲關籥天地爲隄防四海爲
甕盎九州爲粃糠積之以萬殊烝之以陰陽
其陶鑄也充隆炊累剛柔清濁象類不同呼

吸吐合
恭伯棨注之曰
九絕獸神禽也在乎鞶猛之中猾狡乎激奇
之際千年不足極其變萬殊不足適其內日
月不足照其眉八澤不足遊其足清雲爲單
九垓爲淺八紘爲小四極爲近變動無常恒
入之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太微之威神矣
此二條是釋神虎隱文中語不知何眞所告又無日月是掾手寫書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蔭彌綸每貽翰音恩

建纏綣旨諭有咸恒之順宗期則玄霄之會
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誥竊懼熠燿之近暉不
可參二景之遠麗疊彼之小宿難以厠七元
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
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
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
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奬也
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
滔悉所以喪基鄙滯所以伐德雖盧醫之貢

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喩也子張存聖教
於紳帶西董佩韋絃以自矯蓋以外戒内以
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懐藏之六腑奉
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
飆靜於淵谷方將逍遥東山考室龍林靈構
蕭蕭丘園沖深庭延雲駕之奇友堂列羽服
之上眞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
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
唯少鑒之君惶恐言 此長史答右英前七月二十八日喩詩世珍芬

右此一篇長史令乙寫 故交者并酬前書諭辭後事猶恐是十二月中

眞誥卷之三

眞誥卷之四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運象篇第四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況復求之於無涯耶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磐結紫芝映林夜光煥燭燕胎曜峯靈津肆顯衆眞羅吟人人往者皆得掇玄華而揖玉腴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駕絡慶雲矣未審子當力赴此二日暫遊山澤不將故以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以爲懈難者荅閣推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眞子不覩之不可謂罕彷彿矣所望在於不褰裳耳二日可不果何時能屈駕看金陵乎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定録君告許侯

豈能割目前之近滯慕難成之遠功耶若故棲情丘林憑託京畿者覲金陵以偶想將任意於吾子勿謂我無方從無以鑒矣心單則試不聘神苦則教不生賢者之舉可不察耶

保命君告

右二條楊書斯告實至言矣

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得道者以其能排却衆累直面而進於是百慶自淨衆務雲散該其優者不足爲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東山至時渠此應作詎字可不一力赴乎奉覽高命欣然無量始入此月公私艱掇未獲從心命此本是令蝕字後人改作命使到京往反計日還便沐浴躬詣朝拜不失此月若吉日未過願垂告敕又告賢者之舉復宜詳之昔未受上道之前有欲索側人意有稱說堪陶奬者受隱書之後此計都冥也此下有一字被鑿又齊行剪去後似復更有語此論賢者之舉似仍是前書上紙而復酬十一月二十九日告此告今不存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語不同又云正月龜山客來事如此復酬後定錄告亦可是右英書中兼有此語耳既不具存難用顯證

右二篇長史自書本

令慭者慭其事躭其玄微耳慎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書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遼乎濯秉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始爾今且當內忘

右紫微夫人道此言（此是紫微見長史答右英遺贊右之舉事故復酬此語也長史婦亡後更欲納妾而修七元家事最是所禁故屢有及之）

手筆何其落落盧醫之喻復有韋絃之功解凍爐門其肯乃佳當實心在此濟矣

定録告（此事中君見長史答右英書後賞讚之也）

心已至也不復須詣山也每空懷以向真躍誠以汎道者雖欲不教其可得乎瞻赴山澤乃更餘事耳要都無懷者實使人悒然今可停也

十二月一日夜定録告許侯（事此語復似酬列京不得來事事相關涉不可領）

正月二十七日將不能蹔詣欲營宅處耶龜山真人似當其日來未真至齋者自可無彷彿且欲令彼見我乎

正月十四日保命告（案此告極似有所勑非所以翻覆難解也）

從此正月起至後並是入丙寅年中事

右五條有楊書

鑾景登霄晨遊安滄浪宮絲雲繞丹霞靈藹散入空上真吟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籟虛節錯羽鐘交頸金庭內結我冥中朋俱挹玉醴津儵欻已嬰童云何當路蹲愆痾隨日崇

二月九日夜雲林作

晨遊太素宮控軿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採圓景華彈璈北寒臺七靈暉紫霞濟濟高仙舉紛紛塵中羅盤桓囂藹內愆累不當多

二月十六日右英作

玄清眇眇觀落景出東渟願得絕塵友蕭蕭罕世營

吟此再三

右三篇有楊書

靈人隱玄峯真神韜雲采玄唱非無期妙應

自有待豈謂虛空寂至韻故常在攜襟登羽
宫同宴廣寒裏借問朋人誰所存唯玉子卓
雲虛之駿抗翮於空同之上斯人矣豈不長
揖南面永謝千乘乎

紫微詩及詠此

駕風騁雲軿晨登太渟丘絳津連岑振清波
鼓浚流步空觀九緯八剛皆已遊蹔宴三金
秀來觀建志儔懃懈不相淹是以積百憂

二月三十日夜右英作

褰裳濟綠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寢宴
玄華宫信道苟淳篤何不栖東峯

紫微夫人歌此

陵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
雲中人

右英吟此

控景始暉津飛飇登上清雲臺鬱峩峩閶闔
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煙灑金庭綠蘂粲玄
峯紫華巖下生慶雲纏丹爐練玉飛八瓊晏

眄廣寒宫萬椿愈童嬰龍旂啓靈電虎旗徵
朱兵高眞迴九曜洞觀均潛明誰能步幽道
尋我無窮齡

紫微夫人作

紫闕構虛上玄館衝絕飇琳琅敷靈囿華生
結瓊瑶騁軿滄浪津八風激雲韶披羽扇北
騈握節鳴金簫鳳籟和千鍾西童歌晨朝心
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迴儛太空嶺六氣運
重幽我途豈能尋使爾不終彫

右英夫人作

騁轡紫微館鬱臺散景飇鸞唱華蓋間鳳鈞
導龍軺八狼攜絳旌素虎吹角簫雲勃寫靈
宫來適塵中囂解佇人寢同焉自相招尋
宗須臾頃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衰劫往豈
足遼眞眞乃相目莫令心徂瘁虛刀揮至空
鄙滯五神愁

右紫微作

朝啓東晨暉飛軿越滄淵山波振靑涯八風

扇玄煙迴眄易遷房有懷眞感人三金可遊
盤東岑宜永甄紛紛當塗中孰能步生津飄
飆八霞嶺徘徊飛晨葢紫軿騰太空驪眄九
虛外玉簫激景雲靈煙絕幽藹高仙宴太眞
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岳庭何事有待邁
四月十四日紫微夫人作
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眄六虛思與
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與誰投雲中騁瓊
輪何爲塵中趍

右同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
松柏生玄嶺鬱爲寒林桀繁葩盛嚴冰未肯
懼白雪亂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潔飛此逸轡
輪投彼遐人轍公侯可去來何爲不能絕
右右英作
神玉曜靈津七元煥神扉靈遷方寸裏一躍
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
眄憐彼晨景飛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四月二十三日夜紫微夫人作

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
扇綠軿上眞宴瓊臺邈爲地仙摽所期貴遠
邁故能秀頴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
事胡可豫使爾形氣銷
四月二十七日夜南嶽夫人作
右十二篇有楊書又雜掾寫
清淨願東山蔭景栖靈穴愔愔閑庭虛翳薈
青林密圓曜映南軒朱鳳扇幽室拱袂閑房
內相期啓妙術寥朗遠想玄蕭條神心逸
閏月三日夜右英作示許長史案晉曆丙寅年閏四月也

右有楊書又掾寫
縱心空同津總轡策朱軿佳人來何遲道德
何時成此吟道
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
不能來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此兩得及來並戲作吳音
右英吟此

右二篇有楊書

八途會無宗乘運觀囂羅化浮塵中際解衿有道家騁煙忽未傾攜真造靈阿虛景盤瓊軒玄鈞作鳳歌適路無軌滞神音併雲波齊德秀玉京何用世間多

授書畢又吟良久而復授令書此詩似不與書上相連也

坦夷觀天真去累縱衆情體寂廢機駟崇有則攝生焉得齊物子委運任所經

右中候夫人作

薄宴塵飈領代謝緣還歸奚識靈劫期顧眄令人悲

紫微夫人作

右三篇有掾書

林振須類感雲蔚待龍吟玄數自相求觸節皆有音飛軿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遐非無娛同詠理自欽悼此四羅内百憂常在心俱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極夫人作

登軿發東華扇欻儛太玄飛轡騰九萬八落亦已均蹔眄山水際窈窕靈岳間同風自齊氣道合理亦親龍芝永遐齡内觀攝天真東岑（謝應作岑字）可長淨何爲物所纏

六月二十三日夜中候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又掾寫

五月十二日中君喻書（此九字題卷外從此後並似是丁卯年中稜書此事皆論二詩旣分也）

阿映遂能絶志山林懃心道味淨神注精研澄虛鏡玄渟獨宴子栖偶眞乃翁道遠之疇匹姜伯真之徒也服炁挹液卒獲其益亦至事也昔又入在臨海赤山中赤山一名燒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者此數子始以晋建興元年渡江入東山中學道耳並與相見數人之業皆勝於映矣映遂師世龍授解東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顔反少極爲成道但恨其

所禀不饒不得高品之通耳於是司命敕吾
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署爲地仙時
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
白虎來於赤山中卽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
狀吾時禁(牙)謂明應作訝字 又乃馳啓司命司命卽
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
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
亦喪氣矣亦賴龔幼節李開林助映爲答對
亦幾至敗也自無此二人及其師王世龍亦

早惡矣魴(誥)謂明應作詰字之亦有實映答對亦可
可三官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
欲學道慕生上隷眞人玄心栖遐恭誠高靈
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遺陰德流根仁心
上逮乃可步眞索仙度名靑府耳云何父手
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玘之頭以
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綦等支解鈴下曹
表等水洸湯雲之尸火燒徐昻之骸絞殺桓
整剉割振噲酷害虐暴刑(攬)謂明應作濫字 四十有

三張皇訟冤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
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逭宿責
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隷眞氣父子一家
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陰
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歟太
上之曹使汝得名刋不死之紫錄耶汝其無
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强長嘯振褐撫髮爾
乃整氣扉口叱咤而答曰大道不親唯善是
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

龍髯之舉三苗丹野(逐)謂明應作涿字 鹿絳草豈妨
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
積仁著德陰和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
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
庶親營方藥懃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
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於阿手窮
垂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
百八人仁德不(喙)謂明應作隊字 後當鍾我等是以
功書上帝德刋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廕光

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録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舫等豁然而笑遵至而去矣此意雖復是世龍之助吾亦壯其辭也於是即得度名東宮當爲仙之中者然其身中自宿有陰罪未了處巳日就補復解謝太上行當受書署者也葢爾不復受考於三官巳定名於不死之録矣今巳移在竹葉山中或名此山爲葢竹山山之東面兩隴西上其

中有石井橋橋之北小道直入其間有六叢杉樹樹之左右三百步有小石深室室前有流泉水映與三人共止其中此辰年當自蹔出還人食詭亦欲蹔還鄉里山之近處令其家兄弟見之者也臨時自當令其弟知之所在乃又寄謝令弟子懃之若欲至竹葉山索映亦即得相見竹葉山東上石橋橋之北小道甚徑易勿從南山上山南道絶險竹葉山中仙人陳仲林許道居尹林子趙叔道此四人並以漢末來入此山叔道巳得爲下真人仲林大試適過行復去此是竹葉山中舊仙人也其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許映或名遠遊適來四年耳

右從五月十二日至此並楊書受旨本

納納長者蔚蔚內明撥于昔累非復故形變扇濞鍊得道之情和挹神心仰秀雲靈傾覩晨景德音蘭馨方及十載季瑋(謂瑋應作偉字)舉名每事勗焉勿復不精

太和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穆到丙子年爲十年矣時當七十二也到亥子年神化變鍊子年始餘十年

蕭條斧子和心凝靜道焉雖妙乘之亦整澄形丹空櫂標霄領其神以暉其光將頳霄貫侍辰(謂辰應作晨字)之高舉谷子之羅罪(此當作罪字)可謂秀落衆望縈渟之仙才又當懃進德修業淡然虛眄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玉斧祖司徒府辟掾不赴隱在本縣茅山五年此十六字榮弟後所注其公府辟似妄也

淵奇體道解幽達精虛中受物柔德順貞慈寬博採聞道必行逍遙飛步啓誠坦平策龍上造浮煙三清實真仙之領帥友長里之先生必當封牧種邑守伯仙京傳佐上德列書絳名

右說道許長史所得限分爾時護軍長史此六字亦榮弟所注

瑋灼清暉潛光翳真二景落鋒飛霞流纓於焉玉子採此雙辰遂翩上道允得妙門儀璘洞煥玉標玄金登名五宮懸書七元寔迭域之併羅爲上清之卿君是子內和感虛託真情專之所致亦南人雲軫之必駕三元景輦之攜遊也此云迭域即谷希子也與前司命所答谷子之羅駕事同

右說道許玉斧所得之分此前後一右字下說字出長史書云右清靈真人說云云而楊君書無此四字當是于時楊向長史口道是長君也

此是道成勲至受書之時初所舉定目之名也亦得道齋請之分限矣恃而替者得來必無從矣當共寶此

右五條有楊書長史寫兩本

保命告云許子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也所以養魂太陰藏魄于地四靈守精五老保藏復十六年殆覩我於東華矣既適潛暢莫覺不真許子即是掾也按張係師爲鎮南將軍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鄴東後四十四年至魏甘露四年遷水棺開見尸如生出著牀上坐舉麈尾覆面大笑咳又并仍其墳葬其外書事迹畧如此未審使解當用何法依如許掾似非劍杖也

右英告曰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黄徘徊仰咽金漿咀嚼玉粹者立便控景登空玄升太微也自世事乖玄斯業未就便當蹔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氣絕籥受精玄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童顏於九鍊之戸然後知神仙爲奇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

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迹道之隱也或有再酣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仇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橋領之墓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狄咽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入清泠之淵栢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諸如此比不可勝記微乎得道趣舍之迹

無常矣（右八紙南眞人夫說此諸仙人出著傳記而事迹有參差不同者）保命又云既適潛暢莫覺不眞如此之指非眞尸也

右四條有長史書

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視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要目光不毀無異生人亦尸解也頭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右一條甲手書寫

若其人蹔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既灰爛血沉脉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權息太神內閑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即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質成形乃勝於昔未死之容也眞人鍊形於太陰易貌於三官者此之謂也天帝曰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眞人趙成子死後五六年後人晚山

行見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藏自生如故液血纏裹於內紫包結絡於外

夫得道之士暫遊於太陰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録氣

右三條是長史抄寫九眞經後服五石腴事

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用靈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三官執之也有死而更生者有頭

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有未斂而失尸骸者有人形猶在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失形者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之際而謂之地下主者也

右一條是掾抄寫劒經後論尸解事

眞誥卷之四終

眞誥卷之五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甄命授第一

道授（此有長史掾各寫一本題目如此不知當是道家舊書爲降陽時說其事旨悉與眞經相符疑應是裴君所授所以爾者按說寶神經云道曰此後云我之所行南岳赤松子又房中之事惟裴君少時受行耳眞誥中有吾昔常恨此頻解之早耳此語亦似是清虛言故也）

君曰道者混然是生元炁元炁成然後有太極太極則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故道有大歸是爲素眞故非道無以成眞非眞無以成道道不成其素安可見乎是以爲大歸也見而謂之妙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性與道之體體好至道道使之然也（此說人體自然與道炁合所以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今以道教使性成眞則同於道矣）

君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爲上清眞人爲老君之師（此卽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也抱爲太極左眞人中央黃老君之師）

君曰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知長

生之要是以爲太極眞人

君曰太極有四眞人老君處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巾金精之巾行則扶華晨蓋乘三素之雲（此二條事出九眞中經即是論中央黄老君也黄老爲太虛眞人南岳赤君之師裴君所以崇其本始而陳其德位也）

君曰道有八素眞經太上之隱書也在世

君曰道有九眞中經老君之祕言也在世

君曰道有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

君曰道有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在世

君曰道有黄氣陽精藏天隱月

君曰道有三元布經道眞之圖

君曰道有黄素神方四十四訣

君曰道有黄書赤界長生之要（長史書本杜家剪除此一行）

君曰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

君曰道有青要紫書金根衆文

君曰道有玉清眞訣三九素語

君曰道有石精金光藏景録形在世

君曰道有丹景道精隱地八術

君曰道有白簡素籙得道之名

君曰道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燭

君曰此皆道之經也黄書（杜家增易此字爲煙方）世多有者然亦是祕道之事矣（天師取其名而布其化卑旨大略猶同但每增廣其法耳此所云黄書赤界三一經涓子所說黄赤内眞者并今世中天師所演也）

君曰仙道有飛步七元天綱之經在世

君曰仙道有七變神法七轉之經

君曰仙道有大洞眞經三十九篇在世

君曰仙道有大丹隱書八稟十決

君曰仙道有天關三圖七星移度

君曰仙道有九丹變化胎精中記

君曰仙道有九赤班符封山隆海

君曰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極隱芝

君曰仙道有五行祕符呼魂召魄

君曰仙道有曲素決辭以招六天之鬼在世

君曰仙道有黄水月華服之化而爲月

君曰仙道有徊水玉精服之化而爲日
君曰仙道有鏤剛樹子服之化而爲雲
君曰仙道有水陽青映服之化而爲石
君曰仙道有赤樹白子服之化而爲玉
君曰仙道有絳樹青實服之化而爲黃金
君曰仙道有琅玕華丹服之化爲飛龍
右此十七條在靈書紫文中並琅玕丹
之所變化也
君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鵠右在茅司

命傳中
君曰仙道有天皇象符以合元炁右在紫文中
君曰仙道有白羽紫蓋以遊五岳
君曰仙道有三皇內文以召天地神靈右此中雖
有而非眞本
君曰仙道有玉珮金鐺以登太極
君曰仙道有神虎之符以威六天
君曰仙道有流金之鈴以攝鬼神
君曰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

君曰仙道有金眞玉光以映天下
君曰仙道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
君曰仙道有飛行之羽以超虛躡空
君曰仙道有紫綃毛帔丹青飛帬
君曰仙道有白羽黑翮以翔八方
君曰仙道有翠羽華不金鈴青帶
君曰仙道有曲晨飛蓋御之體自飛在劍經中
君曰仙道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仙人
君曰仙道之妙皆有方也能盡此道便爲九

宮眞人不但登仙而已然道之多方各備則
可知矣此蓋能爲盡一條之道便得九宮眞人若各各備具則爲太極眞人矣
君曰令子既至心學道當以道授子耳然學
者皆有師我之所師南岳松子松子爲太虛
眞人左仙公谷希子爲右仙公昔太上以德
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於我以得仙我
之得道於松子今子欲學道彼必試子試而
不過是我之恥也今既語子以得道之方又
語汝以試觀之法於此試而不過者亦子之

愚也夫欲試之人皆意之所不悟情之所不及者而為之子慎之哉

君曰仙道十二試皆過而授此經此十二事大試也皆太極真人臨見之可不慎哉

君曰昔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嶓冢山積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卧其下偉道顏無變色心安體悅卧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此亦似是漢時人

君曰昔青烏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太極道君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為真人況俗意哉青烏公似是彭祖弟子也

君曰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無英守素真人之經其讀之者無不乘雲駕龍昔中央黃老君隱祕此經世不知之也子若知之祕而勿傳又昔周君兄弟三人並少而好道在於常

山中積九十七年精思無所不感忽然見老公頭首皓白三人知是大神乃叩頭流血涕淚交連悲喜自搏就之請道公乃出素書七卷以與誦之兄弟三人俱精讀之奄有一白鹿在山邊二弟放書觀之周君讀之不廢二弟還周君多其弟七過其二弟內意或云仙人化作白鹿呼周視之周君不應周君誦之萬過二弟誦得九千七百三十三過周君翻然飛仙二弟取書誦之石室忽有石爆成火燒去書二人遂不得仙今猶在常山中陸行五嶽也子慎之哉

君曰昔在莊伯微漢時人也少時好長生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見崑崙積二十一年後服食入中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授以金汋之方遂以得道猶是精感道應使之然也非此術之妙也

君曰真人隱其道妙而露其醜形或衣敗身

悴狀如癡人人欲學道作此試人卒不可識也不識則爲試不過汝恒當慎此也

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冪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君曰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

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爲南嶽眞人此有志之士也子其識之若有此試慎勿言不能也

君曰昔有黄觀子者亦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頭求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眞人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太洞眞經今補仙官爲太極左仙卿有至志者也非佛所能致是其中寸定矣此說與傳合其奉佛事亦同

君曰昔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學道在王屋山中積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毛伯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謝稚堅張兆期見之如此不敢服之並捐山而歸去後見伯道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請道與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數百歲今猶在山中遊行五嶽此人知神丹之得道而不悟試在其中故但陸仙耳無復登天冀也

謝稚堅有三處出一云與葛玄隨一云在鹿迹洞中一師是此未詳爲是一人當同姓名耳

君曰晉初有眞人郭聲子在洛市中作卜師時劉石張臧四姓並欲學道常自歎云不遇明師明師出而已不覺皆爲試不過皆無所得也常當慎此有異不覺便爲試不過也人有學道之心天網疎而不失皆並試人汝深思此意慎之也

君曰昔閻成子少好長生好學道四十餘年

後入荊山中積七十餘歲爲荊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眞人拜而求道而爲大蛇所噬殆至於死賴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後復爲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山中子當愼此之試恒存於師也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

君曰黃子陽者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

以度世（此六國時魏非漢後魏也）

君曰有劉奉林者是周時人學道在嵩高山積四百年三合神丹爲邪物所敗乃行徒入委羽之山能閉炁三日不息於今千餘年矣猶未升仙猶是試多不過道數未足故也此人但服黃連以得不死耳不能有所役使也

君曰昔高丘子殷人也亦好道入六景山積五百二十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朮後合鴻丹以得陸仙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升太清也今爲中嶽眞人（此說與劍經序亦略同）

君曰爲道當令三關恒調是根精固骨之道也三關者口爲心關足爲地關手爲人關調之三關三關調則五藏安五藏安則舉身無病昔趙叔期學道在王屋山中時時出民間聞有能卜者在市間中叔期往見之因語叔期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頭就請要訣因以一卷書與之是胎精中記拜受此書入山誦之後合神丹而升天此皆前事之徵者汝當識此言

（三關事與黃庭同並有說而無法）

君曰當存五神於體五神者謂兩手兩足頭是也頭想恒青兩手恒赤兩足恒白者則去仙近矣昔徐季道學道在鵠鳴山中亦時時出民間忽見一人着皮袴練褶拄桃枝杖逢季道季道不覺之數數非一季道乃悟而拜謝之因語季道曰欲學道者當巾天青咏大曆躡雙白徊二赤此五神之事也其語隱也

大曆三皇文是也此即太素五神事也別有經法

君曰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錯手着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間暖則心正矣常能行之佳昔有姜伯眞者學在猛山中行道採藥奄值仙人仙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仙道之貴而篤志學之而不知心不正之爲失因教之如此後遂得道定錄目許先生云姜伯眞之徒不知得此姜不

君曰常以夜半時去枕平卧握固放體氣調而微者身神具矣如有不具便速起燒香平坐閉目握固兩膝上心存體神使兩目中有白炁如雞子大在目前則復故也五日一行之此即二十四神中事也

君曰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法及行炁導引服藥無益也終不得道若至志感靈所存必至者亦不須草藥之益也若但知行房中導引行炁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若得金汋神丹不須其他術也立便仙矣若得大洞眞經者復不須金丹之道也讀之萬過畢便仙也房中之術導引行氣世自有經不復一二說之此謂徒服藥存修而交接之事不經亦不得長生非言都不爲者若都不爲止服藥皆能得仙經曰得道者皆隱穀蟲之法而見三尸之術夫穀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殺穀蟲自有別方得者祕之此即蘇傳中神丸方也其餘雜法皆不及此也

君曰人生有骨錄必有篤志道使之然若如青光先生谷希子南岳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徒皆爲太極眞人所友或爲太上天帝所念者與雲駕龍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自來也過此以下皆須篤志也案此諸人學道皆有事迹並經辛懃而云不學自得其義未了墨羽應是墨翟亦或是木羽也

君曰然則學道者有九患皆人之大病若審患病則仙不遠也患人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懃懃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人少而好道守固一心水火不能懼其

心榮華不能惑其志修眞抱素久則遇師不患無也如此則不須友而成亦不須感而動也此學仙之廣要言也汝當思此

君曰夫喜怒損志哀慼損性榮華惑德陰陽竭精皆學道之大忌仙法之所疾也雖還精胎息僅而補之內虛已徹猶非本眞莫若知而不爲爲而不散此仙之要道生之本業也

君曰欲得延年當洗面精心日出二丈正面向之口吐死炁鼻噏日精須鼻得嚏便止是爲炁通亦以補精復胎長生之方也

君曰食愼勿使多多則生病飽愼便臥臥則心蕩心蕩多失性食多生病生病則藥不行欲學道者愼此未服食時也

君曰式規之法使人目明久而徹視常以甲子之旬取東流清水合眞丹以洗目日向清明平旦二七過常行之佳（此事一出二十四神中彼謂之拂童向用庚午日中時也）

君曰欲爲道者目想日月耳響師聲口恒吐死氣取生炁體象五星行恒如跚空心存思長生愼笑節語常思其形要道也

君曰七五之法常當存之五者在身七者在經君曰世有下土惡强之鬼多作婦女以惑試人若有此者便閉炁思天關之中衡輔之星具身神正顏色定志意熟視其規中珠子濁不明者則鬼試也知鬼試則思七星在面前亦可在頭上以却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人也悟者便拜之不悟爲試不過若遇邪而謂眞人亦是不過之例也子愼之焉（邪正相亂此最試之難者）

君曰飲食不可卒斷但當漸減之耳十日令減一升則半年便斷矣斷穀自有方世多有者不復重說之世人之食桃檣以補身不知桃皮之勝也桃皮別自有方

君曰斷穀入山當煮食白石昔白石子者以石爲糧故世號曰白石生此至人也今爲東府左仙卿煮白石自有方也白石之方白石

生所造也又善太素傳所謂白石有精是爲白石生也（此方在世）

君曰太素傳者道書也學此應奉太上老君上清皇人此皓然虛映景中之道非仙之道也老子所謂谷神是也

君曰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諸始得道者皆詣陽臺陽臺是淸虛之宮也欲入山者此山難尚也下生鮑濟之水水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可長生（此山在河內沁水縣即濟水所出之源也）

君曰大洞者神州是也神州別有三山三山有七宮七宮有七變朝化爲金日中化爲銀暮化爲銅夜化爲光或化爲山或化爲水或化爲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七經有二十一玉童隨此書故曰大洞眞經讀之萬過便仙此仙道之至經也

君曰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太極爲太宮也諸仙人俱是九宮之官（遼）（謂應作僚字）耳至於眞人乃九宮之公卿大夫仙官有上下各有次秩仙有左右府而有左右公左右卿左右大夫左右御史也明大洞爲仙卿服金丹爲大夫服衆芝爲御史若得太極隱芝服之便爲左右仙公及眞人矣

君曰有尸解乃過者乃有數種並是仙之數也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也（此謂自然得尸解爲地下主者之類耳非云託化遯變之例也）

君曰陽丹九轉世人皆有此術不復說之（此謂房中之事耳陽或應作陰丹）

君曰在人間學生唯當服藥子不斷穀則大洞未可得聞斷穀之法世自有方

君曰吾欲說仙之妙論道之變化子必祕之愼議吾言也（當謂後一條事）

君曰昔有郭崇子者殷時人也彭眞人之弟子嘗兄弟四人俱行爲惡人所擊傷其左臂三弟大怒欲取治之崇子曰無用笑而各去此人後仕宦而崇子譽致之數數非一此人

乃往謝之而猶嚳不止其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乃自殺後祟子得道太極眞人以爲有殺人之過不得爲眞人此蓋爲善之過尚招其弊況爲惡乎今時事亦多有類此者故以爲戒

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將入常山中積七年入石室東北角有石匱此作之葉反音即是大篋也或可是石櫃季主出行則語之曰愼勿開此如此數數非一零子忽發視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來還乃遣之歸後復取之復使守一銅櫃又使勿發零子復發之如前見其家季主遣之遂不得道此事乃入不可思議之境然每當依此觸類愼之

積功滿千雖有過故得仙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二百者孫仙子無過又無功德藉先人功德便得仙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者可得富貴仙不可冀也此一條功過之標格也可不勉乎

右道授卷訖此

右一卷有長史書又掾書

眞誥卷之五終

眞誥卷之六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甄命篇第二

紫微夫人服朮叙此有掾書兩本雖曰朮叙其實多原大略甄論似乎人自書意也紫微才豐情縟動言富逸牽引始末窮超理外其後所譬深明黃赤之致矣

夫晨齊浩元洞冥幽始入烝靡渾靈關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二明鑒暉霄翳無待也攡

萌肇於未剖塞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眞觸類藏初爰可晒萬歲以爲夭顧嬰札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心研殊方之假外哉自形無得眞之具器無任眞之用者誠宜步天元之妙攝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覩晨景之逈照仰觀煙氣則靈雲纏虛俯眄六律則八風扇感太無發洞冥之嘯圓蹕有映空之暉於是紫霞靄秀波激岳穨浮煙籠象清景遁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

水火結隙林卉停偃百川閉塞洪電縱橫而呴沸雷震東西而折裂天屯見矣化爲陽九之災地否閉矣乃爲百六之會亢悔載窮於乾極覩羣龍獲示流血乎坤野爾乃吉凶互衝衆示災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冐嶮巇也行必輿尸涉於東北則喪朋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失其眞物乖我和遊竟萬端神鬼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爲心於是

太上眞人愍萬流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遂爾導達百變攝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彫折御六氣者定壽服靈芝者神逸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輿金簡玉札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眞暉合離歌其章則控晨太微用其道則揚輪九陔軒蓋於流霞之陣眷眄於文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飛揚絳液廻波龍胎隱鳴虎沫鳳腦雲琅玉霜

太極月醴三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
張乃披空同之上文煒燁元始之室瓊音琅
書發乎三玄之宮寶綬紆三元之賄蘂珮發
丹林之房上帝獻紫耕之重躍太眞錫流金
之火鈴神童啓轅九鳳齊鳴天籟駭虛晨鍾
零鐙竦身抑旌入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
方上造常陽之絶杪下寢倒景之蘭堂月妃
參駟日華照容靈姬抱衾香煙溢窻顧盻而
圓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

道蓋上尋靈之涂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
之用頓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王書大洞
眞經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隱玄者莫有
羣偶於此術矣復有體神精思寶鍊明堂朝
適六靈使五藏生華守閑元關內存九眞三
氣運液而灌漑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誠而蔬
禴者亦奚用東隣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雲
水桂术根黃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柏脂
實巨勝茯苓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

又俱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已者並未及
术勢之多驗乎且項以來殺氣薮天惡煙彌
景邪魔横起百疾雜臻或風寒關結或流腫
種痾不期而禍湊意外而病生者比目而來
集也夫术氣則式遏鬼津吐煙則鎮折邪節
强內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眞守精衛命養
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輸輕盈服其丸散則百
病瘳除五藏含液所以長遠視久而更明也
古人名之爲山精之赤山薑之精太上導仙

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
薑此之謂也我非謂諸物皆當滅术爲益也
且术氣之用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
御耳夫道雖內足猶畏外事之禍形有外克
者亦或中崩之弊張單偏致殆可鑒乎术一
可以長生永壽二可以却萬魔之枉疾我見
山林隱逸得服此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岳
矣人多書煩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撰服
术數方以悟寤尚若必信用庶無横暴之災

既及太平則四炁含融天緯存生災煙消滅五毒匿形二辰恒察萬物自成於是時任子所運而御亦無復夭傾也今所言术欲令有心取服過此災痾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此誠有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眞要也若以道交接解脫網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却災消患結精寶胎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常康敵人執嚮而不失六軍

長驅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嗚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度之法然有似騁氷車而涉乎炎州泛火舟以浪於溺津矣自非眞正亦失者萬萬或違戾天文讇害嫉妬靈根鬱塞否泰用隔犯誓愆明得罪三官或搆怨連禍王師傷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以竭而求之不已若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絶命於匈奴之刀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歎息於生生矣豈若守丹眞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津液而不虧閉幽術於命門餌靈术以頤生潄華泉於清川研玄妙之祕訣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栖于峯岫並金石而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不得而臣也遠風塵之五濁常清淨以期眞優哉悠哉聊樂我云（案此後應有术方相連而二本並無乃別有掾書一方似即是此法今撰取在第三卷中）

右一條有掾書兩本一黃牋一碧牋

方諸青童見告曰人爲道亦苦不爲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護身至死其苦無量心惱積罪生死不絶其苦難說況多不終其天年之老哉爲道亦苦者清淨存其眞守玄思其靈尋師軾軻履試數百勤心不墮用志堅審亦苦之至也視諸侯之位如過客視金玉之寶如礫石視紈綺如弊帛者始可謂能問道耳

方諸青童君曰人之爲道能拔愛欲之根者譬如掇懸珠一一掇之會有盡時稍去外惡會有盡時盡則得道矣又近喻牛負重行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蘇息道士視情慾甚於彼泥中直心念道可免衆苦亦得道矣謹案上相都無降受事唯有此一告及歌詩一首恐未必是楊君親所瞻奉受此也

西城王君告曰夫人離三惡道得爲人難也既得爲人去女爲男難也既得爲男六情四

體完具難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國難也既處中國值有道父母國君難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學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難也善心既發信道德長生者難也既信道德長生值太平壬辰之運爲難也可不勗哉三惡道者生不得作人得作鳥獸蟲畜之三惡也

太上問道人曰人命在幾日間或對曰在數日之間太上曰子未能爲道或對曰人命在飯食之間太上曰子去矣未謂爲道或對曰在呼吸之間太上曰善哉可謂爲道者矣吾昔聞此言今以告子子善學道庶可免此呼吸弟子雖去吾(數)舊刪應作校字皆猶差異也千萬里心存吾戒必得道矣研玉經寶書必得仙也處吾左側者意在邪行終不得道也人之爲道讀道經行道事者譬若食蜜過口皆甜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上字亦無降楊事有此及戒日月者事耳

太虛真人南岳赤君告曰人有衆惡而不自

悔頓止其心罪來歸己如川歸海日成深廣耳有惡知非悔過從善罪滅善積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氣恒生於此害氣重殃還在於彼此學道之行也

又告曰惡人害賢猶仰天而唾唾不汙天還汙己(刑)凡刑字皆應作形逆風揚塵塵不汙彼還灌其身道不可毀禍必滅己

太虛真人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

人千不如飯一學道者寒栖山林者益當以爲意（赤君亦無復別授事）

紫元夫人告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惠施難也豪富學道難也制命不死難也得見洞經難也生值壬辰後聖世難也

我昔問太上何縁得識宿命太上答曰道德無形知之無益要當守志行道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卽自見形斷六情守空淨亦見道之眞亦知宿命矣又曰念道行道信道遂得信

根其福無量也（[illegible]）

紫微夫人告曰爲道者譬彼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卽滅而明獨存學道存正愚癡卽滅而正常存也財色之於已也譬彼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以美口亦卽有截舌之患

玄清夫人告曰夫人係於妻子室宅之患甚於牢獄桎梏牢獄桎梏會有原赦而妻子情慾雖有虎口之禍（有此一與手寫本無此十九字恐是脫漏）已猶甘心投焉其罪無赦情累於人也猶執炬火

逆風行也愚者不釋炬火必燒手貪慾恚怒愚癡之毒（又闕此十五字於辭有不應闕貪嗔癡所謂三毒）處人身中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殆愚癡者火燒手之謂也爲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亦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不爲人所取不爲鬼神所遮又不腐敗吾保其入海矣人爲道不爲穢慾所惑不爲衆邪所誑精進不疑吾保其得道矣

南極夫人曰人從愛生憂憂生則有畏無愛

卽無憂無憂則無畏昔有一人夜誦經甚悲悲至意感忽有懷歸之哀太上眞人忽作凡人徑往問之子嘗彈琴耶答曰在家時嘗彈之眞人曰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答曰聲絶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如何答曰衆音和合入音妙奏矣眞人曰學道亦然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愛慾之大者莫大於色其罪無外其事無赦賴其有一若復有二普天之民莫能爲道者也夫學

道者行陰德莫大於施惠解救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矣

有人惡我者我不納惡惡自歸巳將禍而歸身中猶(景)蜀麗作影字嚮之隨形聲矣

右衆靈敎戒所言

按此三男眞二女眞並高眞之尊貴者降集甚希恐此是諸降者叙説其事猶如秋分日瓔臺四君吟耳非必親受楊君也

三見易遷再云再待要乃起東山屋舍且可

籬護之耳問其故未見答問衆靈云我或爾耶未詳此意欲識之此一條楊君自記是論長史事

數遊心山澤託景仙眞者靈氣將懸予之遠樂山神將欣予之向化是故百疾不能干百邪不得犯屢燒香左右者令人魂魄正而恒聞芳風之氣久久乃覺之耳覺之則入道入道則得仙得仙則成眞從前卷有待歌詩十篇接成來至此凡八十紙並更手界紙書後截半行書字即是楊書淨觀天地行此前當並有楊續書者後人更寫男眞之耳所以前脫三十四字楊所書今未知何事

靜觀天地念飛仙靜觀山川念飛仙靜觀萬物念覆載慈心常執心如此得道也人生者如幻化耳寄寓天地間少許時耳若攝氣營神苦辛注眞將得久道道成則同與天地共寓在太無中矣若洞虛體無則與太無共寄寓在寂寂中矣能洞寂者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死生之根易解乆長之年易尋尋之可得解之可乆

夫可久於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乆遊者納

氣也氣全則生存然後能養至養至則合眞然後能久登生氣之二域望養全之寂寂視萬物玄黃盡假寄耳豈可不歎之哉氣全則辟鬼邪養全則辟百害入軍不逢甲兵山行不觸虎兕此之謂矣

學道之心常如憶朝食未有不得之者也惜氣常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然面目亦有毁壞者猶氣亦有喪失要人之所惜常在於面目慮有犯穢次及四肢耳若使惜氣常爲

一身之先急吾少見其枯悴矣（案此所云氣蓋是房中構氣之氣非呼吸之氣）人隨俗要求華名譬若燒香衆人皆聞其芳然不知薰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絶是故高人晒而遠之遂爲清淨生之爲物譬日月天地此四象正與生生爲對失生則四象亦滅非四象之滅生滅之也若使常生則四象常存非四象之常存我能常生故也常生亦能生於無景何四象之足討哉災遘禍

生形壞氣亡起何等事耶似由多言而不守一多端而期苟免耳是以玄巢頽枝以墜落百勝喪於一敗矣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爲豎子致弊也（豎子致弊蓋爲膏肓之患不除借取晋景公之夢以爲則是別有小兒事也）

南嶽夫人所言

鴻鷺對南旅以遐扇揚翮在於十百之野彼鳥自謂足矣然鷃鳩歎其耿邈大鵬晒鴻舉之指（疑指應作咫字）尺耳苟安其安而是非自足故三鳥不相與議焉何譏之乎

紫微言

右八條並楊書

古之至人獨秉靈一之符玄覽委順之化明坦途而合變捫冥樞以齊物故自然之表則存之而不論域領之内則論之而不議矣昔玄風泯絶块氣彌氛弘猶淪喪澆僞滋起馳騁之徒楷眞於崖分之外躁競之羣饕利於形名之肆擅智生流蕩之患希求致矜伐之

累乖常適於所適離至當於非當矣名身孰親道家良鐵（疑鐵應作箴字）履淹者守一之至戒良可歎息

六月八日夜保命告許長史

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眞豈若守根淨冲栖研三神所以獨貫萬物而玄同鏡寂泯然與泥丸爲一而内外均福也可示虎牙

南嶽夫人言

促催進散不可令河上有事（散似是木散河上亦官也）

保命言

不修道德及學道無成則肇功之徒不相逮也自項未見有日進之人矣學志故自少也七世之德本鍾於學者若不學則非復所賴故以為戒徒攝上道而不慙者故下鬼耳下鬼謂下解主者鬼師耳不必是斷官之鬼也經中亦云如此在官無事夷眞內鍊紛錯不穢其聰明爭兢不交於胷心者此道士之在官也秀玄棲標者雖山河崩潰而不眄志道存眞者雖寒熱飢渴猶不護此一往之至也精散

入虛魂遊萬涂或因風以投閒或挾飆以結痾將一切撥之而勿耳矣昔之道非今道也靈覺苟殊百隟其如予何章聞之亦足以撿撲矣

右九條並楊書

夫眞者都無情慾之感男女之想也若丹白存於胷中則眞感不應靈女上尊不降矣縱有得者不過在於主者耳陰氣之接永不可以修至道也吾昔常恨此賴改之速耳所以眞道不可對求要言不可偶聽也有匹則不眞外併則眞假眞假之迹斷可見也

此一條應是裴君言其書

哭者亦趣死之音哀者乃朽骨之大患恐吾子未悟之相爲憂耳極哀者則淫氣相及來子雖善於耳爾曹當柰張者何

定録君所戒

右一條楊書後被割不盡

穆惶恐言逢遇玄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啓

悟胷心仁應纏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天然定理樂生惡亡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臨之制內以叙情外以順禮賢庶所守莫之虧也穆內雖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披褐山棲帶索獨往不得不叙順情禮允帖內外一旦違之旣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夫人之言宛而附情弘道長敎可謂遠矣輒當奉遵告敕使哀不至傷哭不過慟栖道任適不敢有違謹白此是答右英書本今闕所授事非謂前中君所告趣

死之音者而亦應相關涉也

右一條椽爲書

真誥卷之六

真誥卷之七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甄命授第三

體巳（此一字後人鑱益）標高運味玄咀眞呼引景曜凝靜六神煥領八明委順靈根寶鍊三度養液和魂假使衝風繁激將不能伐我之正性也絕飇勃譪焉能廻巳之淸淳耶爾乃空沖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至眞當使憂累靡于於玄宅哀念莫攖於絳津也淡泊眇觀顧景共歡於是至樂自歸零聞於兩耳雲璈虛彈乎空軒也口挹香風眼接三雲俯仰四運日得成眞視盻所涯皆巳合神矣夫眞人之得眞每從是而獲耳不眞而強眞亦於此而顚蹷也復使愆痾塡籍憂哀塞抱經營常累憑借外道和適聾聽求心俗老忽發哀音之今汙（此作奚胡音猶今小兒啼不止謂爲咳呱也）長悼死沒以悲逝必精滅神離三魂隕烝邪運空閒魄

告翢飅乘我虛陣造遘百祟何可握生道以奔於死房陶靈風而踐於尸室擲巳吉象投之凶穢乎巳聞高勝而故由豫屢覩明科而釋疑遂羅洿上章使臭𣿅隱書四極擊鼓三官尋銆誓信云何而忘太初於焉而遊神虎奮爪毒龍劾牙入方誠曠遏遏應作過字處而逃身謝之後方悟淸傺之可羡言者之不虛矣且哀聲亂眞于忤正炁明君胡不常處福鄉於此振衣而歸室乎正月十一日夜安妃告

此一條是寅年正月九華告楊君相譏譏之事故南眞後復有所論也楊書

眞人歸心於一正道炁標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則利貞兆此自然之感對初無假於兩際也夫惑生是非嫌遘疑似潛滯於中抱閒心裏外握察觀之炁內有緼結之哂遺初覺於建始乖玄梯而窗猜者有如此徒我見其敗未見其立矣蓋有懷而懼者豈獨一人哉二月三十日夜南嶽夫人告許長史可以示同炁而墮惑者此是授長史令說喻楊君勿疑九華之事也楊書

故望洪濤之曁天則知其不起乎洿池之中矣覩玄翰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也紫微言衆藻集而龍章成羣聲會而雲部諧辛酸備則嘉味和耳中候夫人答此二辭乃出抱朴子外篇博喻中後復有此例當是衆眞借取以譬而用之猶如所稱周易毛詩中語耳彼人何如梁伯鸞乎中候言彼人當是指長史也梁氏德狹也此子蕭條氣遠甚矣夫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振岑者必發板桐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似郤人也紫微答郤郎盛國以此罵太王也自

撿以下至板桐之源亦是博喻中語唯改夔作蔆萃彼愈北而聽明愈閑言本艾聽者貴於理道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與亡之迹矣逸驎逍遙於太荒之表故無羈絡之憂靈羽振翅於玄圃之峰以遺羅緼之患何其識吉凶哉保命仙人答此復是博喻而爲今語而改縶穿作羈落愛罻作靈羽羅作羅緼耳尋飛絕影之足而不能騁逸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得陟峻攀危彼子誠可才異也安能內攝哉輔機者欲仁人也德欲茂矣繁林鬱薈則羽族雲萃玄

淵浩汗則鱗羣競赴若其宅心者衆將何事於近(紫微言)

右八條楊書又有掾寫

有道者皆當深研靈奧栖心事外但思味勤篤糟粕餘物亦足自了耳(桐柏眞人言)夫清淨未若東山養眞未若幽林栖形景而虛上遠風塵之網纏於是榮辱之羅何足以羈至士耶

右二條楊書

夫金玉山積猶非我也胠篋之檐往矣猶非

已也榮晃之盛陳矣猶非貴也采艷之芬華矣猶非眞也能消而蕩之則淫丢之心亡也鄙滯之門閉矣尚眞之覺漸也千(謂應作阡字)陌之情見矣如其不爾四者皆成內賊之害外爲驪撓之患不去丢之不散無所復營措於其間矣亦無事趣當爾也(戒長史也此二字本失書亦應是右英夫人言也)爲道者實有勤苦斯人也可謂必得之矣

右二條長史掾書

夫學道者當得專道注眞情無散念撥奢侈保沖白寂然如密有所覩熙然如潛有所得專專似臨深谷戰戰如履於氷炭始得道之門耳猶未得道之室也所謂爲難者學道也所謂爲易者學道也寂玄沈味保和天眞注神栖靈躭研六府惜精閉牝無視無聽此道之易也即是不能行此者所以爲難許侯研之哉斧子瑩之哉(右右英所道令疏侯君勤其事者有懷論者多也)瑩(謂應作營字)之者禍敗積矣范帥言不知道詎

(應是鬼帥范彊矣)

右二條有掾書

昔因華氏累白書敬靈道高邈音響冥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墜矜逮不遺特蒙酬告雲華斐暢玉音粲發誘導恂恂啓悟丹至披覽欣欣五情悅懌某志好有年未獲ムム(鈌失二字別本作逯魁)恭黨幽晦始覩天日靈眞ム(此鈌失一字別本作微字疑非)請訓誨交湊尅已補過思釋鄙滯夙興勤惕悟寐自厲庶幾積誠卒獲微感玄運既

會奉覲有期㊣忽(疑長此一字)良爲ムム(缺失二字別本作延仰)生染迷俗沈溺塵昧不達上眞謂道盡此決欲習性以靜之損㊣ム(缺失一字四字朱書)以寶之非爲色欲㊣ム(缺失一字)多而患在難㊣ム(缺失一字)至於水火之戒氷炭之喻朗然照豁敬承清規務損之又損之㊣ム(謂應是以字)至於死灰也歎覺悟之不早恨知機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頗微思之觸類良追愧悚

昔憑賴華氏每輒奬勸願其有成得見陶冶而躭味華競蹈道不篤恒欲與共清閑使意盡言苦而已趣向不同容言難遇然喁喁之懷要欲獻其丹欵矣不審故可復有冀不(此二)(書長史答先因通華僑意似酬前事耳而又言用火之言此後今覺)

右二條ム書

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言云華僑漏泄天文妄說虛無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華僑之失道由華騎之佞亂破壞其志念華園華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試觀試遂不過僑於是得有死罪故名簡早削奪壽輸頭皮於水官也可密尋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誰者(此前並是)(酬問華氏事不知是子年丑年耳)

許朝者暴殺新野郡功曹張煥之又枉煞求龍馬此人皆看尋際會比告訴水官水官逼許斗使還其丘墳伺察家門當衰之子欲以塞對解遍示彼訟者耳是斗十月十日其應至矣君自受命當能治滅萬鬼羅制千神且欲視君之用手耳欲令無他者宜以此日詣斗基吒攝煥等制敕左官使更求考代震滅爭源也可勿宜此當言我假威於君矣不知君宜往試攝滅之耳滅鬼之迹事中甚應爾

六月十六日夜小君授書此(此令掾吾亡長史家蓋是家訟)(也許朝先爲有陽郡故得殺郡中人而此二條限)(人事不指淵動詰先生中當是門下)(也于爲仙品而樵受水官之遷者)(是之服中缺氣尙樞關步故也)

紙三百(酬鬼帥王延近報錄)(書以於宗會有功)油三斗(酬鬼帥)(使鬼帥先近)(與功曹使者令勢盛)(照鬼形使不得暴)青絹三十尺(酬鬼帥)(鎮近鬼說載)(有惡滅訟)(敵偶有功)銀叉三枚(酬鬼帥策衛近防護疾)(名招魂安神使冢訟不)

行有殊功

右四條詭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斧之形以夢告於虎牙使令夫婦明輸此四種詭以酬四帥之禽鬼者何以不復憶此可餘問（餘問謂令與同勿忽忽耳并使此四鬼帥本亦眞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爲鬼帥耳）既有酬詭後長爲已用心也所以夢假於玉斧之形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眞故也玉斧清淨藻潔久齋濯魄心近於仙故假象以通夢也通夢而猶不悟可謂信之不篤或悟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

夫詭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愼不可令人知外書云我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揚之水篇云我聞有命不可以告人當謂此也）

六月三十日夜小君授書密密示之

眞司科云有用力於百鬼聘帥御於天威者宜須此詭地下主者解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帥解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十年一進武解二百八十年一進武解一解之下者也夫心動於事慾兼味於清正華自以隨世而畏死以希仙者皆多作武解也（凡武解之中上皆之多有相類）宜服五飲丸去水注之氣可急合不但治疾而已亦以住白而有氣色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嶽夫人告（長史素患淡飲此來疾動故有此告五飲丸即是世中者耳）精合五飲丸當大得力且可自靜息乎（范安遠所）

右右語許長史無所憂不煩此詭可還之（右保命君）

（許侯矣勿憂翩阻之處且還之）

右右英夫人語

小君曰我二人吏兵恐宜詭謝獻以體上之密寶不爾小子後不肯復爲爾用力也許厚之徒也許犯子所賴在其弟許牙所賴在其父佳事不可忘也惡事不可忘也又爲寶密關達機密銀亦爲次寶也其今多情彌精耳後勿復數爾勞損其神

右小茅君受所言

許賤者戴石子之女也爲譬家薛世等所殺

又世殺賤抱小兒阿寧賤今在水官與兒相隨骸骨流漂亦訟在三官求對考今生人也寧見殺時頭先患瘡瘡流面目檢諸不見戴賤當是婦人名不顯

七月二日夜小君授書

其夕長史亦得夢此夢字也真書多如此

死生之機得失之會蓋更切耳何不遠存玄味躭虛摽流乎求之近應應愈賒也此亦入失之路耳想體尚高韻不細求之於毫末矣

七月二十六日夜紫微夫人授作令與許長史

右從小茅君來凡十八條楊書

七月二十七日禺中許主簿華僕當入靜中爾時無復所有爲防未然耳

近不得以疾篤告者我慎法之故且世人知未病之困必泄三官之禁則累加漏身增瘵絕疾今何乃用憂之甚耶名身誰親蓋宜思之

縱令以小代大如父何如大小俱來於母何如衰自巳身訟自家人耳三官自有成事憂惋亦無所解自非齊達於內外者將不得不懼悸

今月六日是赤孫絕日先處事耳今雖停放無所復畏然四師逆巳關之於都禁至日爲能遣尸殺使者看望之雖弗復慮矣至日父母將入靜中靜中疾發亦無若也我其日亦當視汝

右三事小茅君說

右三條厶書

八月六日父母將赤子入靜燒香北向陳乞於二君爾時自當有所見所見萬無所苦也其日中時當有前日碧衣介華衿人來在靜前立徘徊者小君也可就請乞也

八月六日中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長爾著紫皮袴褶將黃娥來此人是鬼帥王延也延自爲人作益爲將娥見人耳娥其日

或當被縛華書吏其日當內井上助主人耳日中當來須吏去也故宜力上諷注冢訟章於却氣毒之來往也三過如此考者匿矣夫散翳布考皆因人之不陳疾者懼焉則精胎內戰是故疢痾流發非唯一身而已今所以令上章者亦以過虎牙之盈縮耳

范中候所道如此范中候名邈即是撰南眞傳者

許厚當謝詭南眞夫人吏兵告大章如此

右小君

以小代大復請何爲當啓太上停之何如

右小君

牙亦爾耶勿怱怱演小子耳許牙何豫乎焉敢復相追爾娀與厚有水火之書吾近承南眞命推縛盡執也小鬼頭不制服豈足憂亦許長史用心之所尅也

右小君

許厚自是其丈人所責責亦至也責不以家事往來之賓經意意亦當得之也云何每爾此自家長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謝斗當必釋耳范帥頃者以其不詭乃欲不復豫事我不聽之今無爲也詭當一須疾愈送斗恒渴而飲不可飲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婦不經心亦不可不令知死丈人之責耶故宜以家事爲勤爲爾不已或能致之於丈人宇下受教耶

八月二十夜小君授書此使示斧

右十條楊書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煮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撿校使臭腥之氣薰染肴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眞人之星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許禱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盜烹之土地神言許長史教之使爾不言小人盜自爾也客毒之爾在宇下而不覺恐方有此此亦足以爲一病宜愼

八月六日夜茅小君授以與許長史

亦宜有辭詰南嶽夫人乞疾病得愈之意又
宜辭詰保命定錄二君辭吉當令如南嶽夫
人疾者自當告乞於玄師不爾不差
易遷昨來道此(別省)此二字題紙背
右四條楊書
男生許玉斧辭玉斧以尸濁肉人受聖慈淼
拔每賜敎誡實恩隆子孫常仰銜靈澤永賴
天廕玉斧以駑鈍頑下質性難訓雖夙夜自
厲患於愆失此夕夢悟尋思此意皆玉斧罪
責懸懼屏營無地自厝靈道高虛肉人未達
眞法唯執心守敬脩行寶祕而已或恐靈旨
高遠誠喻幾微玉斧頑闇不能該悟如此之
罪日月臻積違法犯誡亦當千萬神母仁宥
輒復原赦故今日憂惶深重肝膽破碎唯(哲)
謂庶作哲字骨思愆無補往過連陳啓煩多希請
非所兼以愧怖玉斧歸誠乞誓以今日更始
當洗濯心誠盟於天地靜守形骸軌承訓誨
乞原父穆兄虎牙小大罪考玉斧不修乞身

自受責原赦大小若神母遂見哀愍許玉斧
思愆補過舉家端筆受恩是永覩三光受命
更生謹辭此與是虎牙病時掾與南眞辭也掾自書本
虎牙愼不可復履淹及見人之新淹者三元
驚喪多喜殺人
八月二十四日南眞告
學道者常不能愼事尚自致百痾歸咎於神
靈當風臥濕反責他於失覆皆癡人也安可
以告玄妙哉

保命告牙
右二條有掾書
須臾自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前此
珪璋庸不識萬流捧解落儵欻頃寅客何必
人或云是誡誡別能改
右英晩而言曰見形之子守分業於儒墨栖
洸之客步玄辭而詠虛彼人自可晩曉耳
許伯兄弟復有心乎恐皮耳試復一悟忌其
徼路耳

九月二十八日茅保命告
可成與不極此舉
定錄君說此
違內負心三魂失眞眞旣錯散魄乘其間夫
爲道者當使內外鏡徹宮商相應靈感於中
神降於外信不虛也映昔亦如此諸人陶其
心令已消也夫須人陶而改者故下通耳所
以懃懃期不令在此近亦粗具
右小君言

世事非所期時運何足聞有道自當見中路
莫不煩吾欲因楊問便自知乃作此
右清靈言
有間於邪而邪烝爲之踊也非病也右安九
華語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
開門以捍猛敵
右紫微語
治自當差無苦
保命君言
何以至喪家
保命君言
欲服符飲水使卽愈不欲者當與
定錄君語
尋自差
保命君語
多有所道甚云云覲當乙二第七無慮也
此一行楊君與長史書語耳
戲言徻耳許長史勿笑此落廓不束高下失
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勿單用此愼示人愼

示人
一句保命告長史
右十四條ム書
衰年體羸多爲風寒所乘當深頤養晏此無
事上味玄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達心研內觀
屏彼萬累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
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懇靈空洞存心淡泊
纏綿亦弗能達也漁陽田豫曰人以老馳車

輪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以此喻老嗜好行來屑屑與年少為黨耳若
令能誓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疹
與年階可與心共議耶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有幹畧為幷州剌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與司馬宣王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年八十二卒引此語以動長史令去官也
藥四丸日服一
行來宜詳前後已累言之矣
右三條楊書

夢惡者明旦當啓太上一以正魂魄二以折
除不祥
右二條厶書
奉道之家當精治靜舍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
昃體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軀於風
塵役方寸於外物矣許長史既至此時始可
隱逸耶還親華陽之館修乎黃老之業北河
之命方旌遷擢之華亦顯豈不快哉今此疾

方愈也不足憂也雖爾慎接於紛紛之務經
緯人事之寒熱矣於今乃未可動脚動脚人
當言爾畏鬼北河之命即易遷所屬竇氏之言似有所疑者也此年
六月憂長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許家鬼注
小起雖爾無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為申陳
之右師晨許壓亦深以為意無所憂也去留
之會死生之事三官祕禁不宜外示今所以
道此者蓋以皮疑應作彼字人已闓至道於胷心
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罷方更相示
也

右夜苟中候言此故書以示
人家有疾病死喪衰厄光怪夢悟錢財減耗
可以禳厭唯應分解冢訟墓注為急不能解
釋禍方未已
右保命答許長史

真誥卷之七

真誥卷之八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甄命授第四

遊精閑象誠不可信然多勞多事多念多端所以損神喪眞擾競三關遂當以此害明德也故今許君之徒含景內魄若抑四者研虛注靈則仙可冀

定錄告

除治爾牀席左右令潔靜理護衣被者使有常人常燒香使泠然不雜也南嶽上眞當數看出內便料理起居可使草及木瓜耳手自先有風患是以令風氣之本至耳多云針灸佳益使人無憂此易遷令出民史也草及木瓜當是埋衣下人名耳可迎黃民來出民奴既欲來又云其月末左右當小小疾患迎來在此則疾患除也當部分護靜屋以爲急并欲得一室可棲息處今年欲取草當爲民奴留之草今年自有本命厄

非欲取也令其乞符自保而帶之臥牀後孤有懸風可安北面下一彰彰明晦作障字亦可以牀着近北壁下勿使虛懸晨夕當心存拜靜心存行道也身既有疾不能拜起故令心存不替斧有霍亂疾勿使冷食此兒常不大宜住此令自無他耳

右易遷一夕再來四更中獨來道此先初來又與保命俱此說在縣下所授今掾還山使黃民歸家也易遷卽掾母亡後得入易遷宮爾呼爲號前所呼亦皆是也

斧學道如穿井井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自當披其心正其行乃得見泉源耳有人說中候言如此可令知之李中候名遵卽撰邦二君傳者人學道譬如萬里行比造所在寒暑善惡草木水土無不經見也亦試在其中也頃數聞人道此始乃悟之耳彼君念想殊多渠渠明晦作詎字能成遂志不平昔時常多所恨始悟人難作而善不可失云學道者除禍責此審爾當懃

右易遷夫人所道

山嶽氣擾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慘於澤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微覺將類獸告其駭淚玄數纖兆而號咷徵乎治亂矣斯蓋山川之盈縮非人事之吉凶若墳附丘山誠與泝岫等波苟趣舍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謙非虛棲無以冥會是故死生之幾吉人不復豫苟思之無邪不爲禍害

五月十四日右英夫人答(孔)(?)後人臨作諱安字孔氏孔熙也云似是孔嚴兄弟長史父先爲嚴從兄避前餘都督是時沈充時既有因緣故得此也

虎項大號墓下事

自未得和神靜形俯順幽精者疾源或與年而積耶若未能用交睽之途者將奚促促於藥

定錄仙人答孔求乞藥方

想早蔑兄令注煙速消雖不辨妨於生者要欲得樞物時寧三泉使凶氣泯靜也

小兒疾方行當示

五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所言答(厶)一字被剪除疑猶是孔字所問疾患者

右從禮年來凡十九條並有掾書

遵懃心香火有情向藥故有言消磨之愈疾謂其將聞斯而請命耶仙真並呼藥爲消摩故稱消摩經也謂之亦能消疾也應南趍而北騁旣心口違矣夫揖讚以茹荼哂九成而悅北鄙者揖讚至此亦是抱朴博喻中語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當永爲吉人爰及母奴然所起是學而不思浚井不渫蓋肉人之小疵耳無乃此也今事結水禁猶有可申若許長史能於靜中若救之者則一門全矣亦是師主祭酒之宜請而爲德惠乎

五月二十日夜右英作與長史劉遵祖善譚論段淸向東亢稱之後一會譚論殊不今遂名之爲手叔子鶴於是失名劉遵心故爲修耳何不令其母服大遠志丸

七月七日夜紫微夫人告

卽啓可得疏方不良久答言世間自有可尋

索密用保命君問紫微曰此方用牛黃銀屑者非若是者小爲難合（此即今大鎮心丸也先以水銀摩銀屑使消故爲難合）

紫微答但領頭

右三條楊書

陸納兄弟清眞淳一有姜伯子之風知欲有遠志欣然其祖父有陰德當慶流七世知陸苟子自誓乞苦齋一年欲授經卿自（此二字後人寫非眞）更量之劉遵乃有好心早自知

保命答許長史（陸納兄名始並有德行堪名美士吳二陽郡太守苟子當是人小名不許是謐納爲苟書令太元二十年亡）虞昭爲其兄子（此二字後人寫易作）事文書牽連身被攝繫方未已殆欲無理賴其在世祖有功德且其家福德強章聞累疊皆被上御事已散尋蒙追遣之其病雖篤無所憂許侯爲之甚至密相示

保命答許長史

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憒憒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其罪目已定今臨命方欲修德以自濟免徒費千金之用不亦晚乎

保命答許長史（庾和字道季亮第二子也幼有才辯文義以平中爲丹陽尹表除諮依六十前事太和初爲領軍如此行造不似爲惡恐是罵飛修善故得申遂）

郗回父無辜戮人數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悒（悒可應作悅字）主恒訟訴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當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遠矣

大元眞人答許長史（[illegible]是初過江時擺僻所致不[illegible]職有[illegible]也驚年七十餘乃終[illegible]）

右從陸納來四條有甲手書

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棲眞攝生太玄植簡太素刊名金庭內曜玉華外瑩朱軒四駕嘯命衆精騁龍玄州飛雲浮冥必能上友逸臺之公下監御于太清矣

八月十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令因許長
史示郗
希遐遠矅冥響凝玄蕭浪上韻躭夢遯眞仰
飛霄霧俯散靈根飛步四覺內觀七緣者則
必有丹書秀簡帝房之錄玄聲八振棲身五
嶽於是濯胎朝元吐納六液從容三道誨此
景福上可以策軒空洞下可以反華變黑矣
若形羈榮羅鼓輪華囿乘波適物鳴簪風塵
外有謀道之名內有百憂來臻者適足勞天

年以聘思終歸骸於三官耳齊之不專徒悟
而無益可謂意不盡言乎
蓋行眞炁當吐三納四乘七吞九今吸之不
足躡之失序神漏泝源精亡胎擾雖休糧日
挹而莫知道與年喪矣欲階此渡也其未接
乎夫索長生者多津尋靈塗者千百何必用
氷爐以盛火趣償責於三官耶
右中君言因許長史示郗
紫微夫人云郗若得道乃當爲太清監也若

能聞要道而勤者當至此格若不專篤而守
迷行外舍道法者則都失也紫微前語與太元殊乖而如此所云當是迷不能勤乎要道司命顯其終跡故也
情不餘念者道乃來耳郗回猶未足以論至
道耶郗小君郗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
遇趙阜之厄而不言內慈自中玄感皇人故
令福逮於回使好仙也綜墓在東平淑英今
爲朱陵嬪數遊三上司命亦令聽政焉此二人當是回之曾祖也外書不顯郗瞿與薛春華至垂心於門宗

初不以生人爲事然訟者多但不能咸制之
耳每見諫考訴者甚懃至也時節宜祠之耶
此二人郗家之福鬼外書亦無此二人不知是何親郗雄與
閭屈女不相當負石之役于今未了喜擊犯
門宗心常殺絶此二人是郗家之禍鬼郗公鑒除此名不可識與殷武姬被考以燒殺朱奢李賤
以致災也其無後亦求代逮又與高豐相扇
甚助馬頭之訟石公未便可得佳恐不止耳
亦何趣欺其婦耶省來懃懃試爲掩正之亦

無此諸人

右保命答許長史

小君說言郗鑒今在三官爲劉季姜所訟爭三德事周馬頭在水官訟其壻引理甚苦郗朗伊香之二人今爲牙女子奇求此

范帥昨受江羅辭

郗相今爲大曹吏所逮其婦邢嬰桃受事未了方索代人於此家

此自是旁聽小君之言語耳不令書之爲自

疏識以示耳（此二十二字是楊君自記與長史）高齡反化晚而祭酒弱道氣不交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玄急行其禍奚不宗生生乎於我助之有緣其婦言亦急家事當須了之非他得豫

今六天之橫縱而太平之微薄靈不足以助順適足以招羣奸所以神光披越而邪乘正任矣高齡之無德久矣鬼訟之紛錯積矣許長史（黃氏翳作掾字）將欲理之耶若翻然奉張諱道者我當與其一符使服之如此必愈而寤（此[illegible]字也）矣不然往詣水官所謂嗚呼哀哉（張諱即天師名也楊不欲顯跡也）邪氣入體鬼填胸次其將廻惑於邪正必不能奉正一於平氣耶如此吾治疾之方殆不可得（正一平氣即天師祭酒之化也）彼往其子亦去何一身之永逝乎

八月十九日夜保命君密語許長史

家訟尤甚恐亦未已齡曾鑿敗古人碑銘之文以自顯焉陰賊於鬼神（幹[illegible]應作故字）善以自

標訴者誠多事以此爲首先

八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告

欲取謝奉補期門郎而今已有兼人北帝故權停之耳近差王允之兼行得代奉若服术酒可未便恭命也高者亦可服术其家冢訟亦爲紛紛术遏鬼炁故必無他耳

范中保言此（謝奉字弘道會稽人仕至吳郡丹陽尹吏部尚書王允之敦同學弟王舒子有智幹爲南中郎將江州遷衛將軍會稽[illegible]年[illegible]諡中侯高者即謝齡也期門郎[illegible]中宮而記中不見此職唯有修門耳）

從平凝來凡十四條有掾寫

夫觀物適任內順明靈託性命於高真委形氣於神攝者亦尅疆以永遐迴秋齡以保真今德匠既凝神仗信澄心密靜圓順廣敬固天祐焉然胤嗣不多或時彫落將猶靈關失緯潛機未鎮耳當今五氣滋曜常朗文昌之房三星結華每煥璇衡之內是以玄潤胎萌遂其流根矣我按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於玄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內鮮

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實結繁衆多矣公試可種竹於內北宇之外使美者遊其下焉爾乃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誕亦壽考徵著之興常守利貞此玄人之秘規行之者甚驗

六月二十三日中候夫人告公（孝武壬戌生此應是辛酉年而後又云上相座動後以臨陰極乃是後午未年此爲大驗）

靈草廕玄方仰感旋曜精洗洗（以草作言曼意詵詵字例毛詩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之義也）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紫微夫人作

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人（福和似是李夫人殿時小名也今晉書名俊容二子即孝武并弟道子也）

同夜中候告

右三條楊書又掾寫

德匠既凝玄範自天安危之事未宜問也公傾注甚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難論耳項天氣激逸陰景屢變太白解體於二辰之中慾勃於紫房之下王者惡焉天子有憂上相座

動令聊作讖密以相示（右此及讖有掾寫在條自記修事後共紙君與綜殷文今難解耳今前連相取又別疏西之出役之時維當道其辭揚君後自更措意皆是說晉代之事並有明徵也）

相欺豈妙道要吾知之天祕能

有術金之萬尋師疾逆除惡子

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驅寶

奇龍者墓可悲真間世復思宜

神應逆歷有數在茲基無不無

兵隆誰定帝紘室來之皇愼地

先卒皃必虧金紛異五亂德天
火數失期座當變見遠凶匠制
規三由匠足不慮憂危撥保封
寸莫其測源劉知向有明施者
三五瑞天之代隆換迭相運推
精氣神妙二參儀愼凡傳人賢
精氣神妙參二儀愼傳凡人賢者施封天制
地無不宜子能寶祕天知之吾道要妙豈相
期自有奇神先兵規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

迭換運相推明匠保德愼無思驅惡除逆疾
尋思萬金之術龍之熈隆數卒三失由皃莫
測其源劉向知有凶撥亂皇復基乘天命世
遂平夷制逆者誰必定期匠不足慮憂遠危
五世之間眞可悲慕歷有數帝座虧當見變
異紛紛來金室在玆枕麝香一具於頸間辟
水注之來絕惡夢矣常存三關佳也
右英告公（凡云公者皆簡文帝爲相王時也）
右一條楊書（五字朱書）

太元眞人告許長史（此後并眞說）我嘗見南陽樂
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
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
度世死登福堂練神受氣名賓帝錄遂得補
修門郎位亞仙次緣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
德流慶所陶若使其粗知有攝生之理兼得
太上一言之訣如此求道無往不舉矣
夫人所以不盡年壽中多夭過涉世者或遭
刀兵之難致榮祿不終祚胤不長志道之人

雖有一生之心鑽求匪懈徒復遭遇眞文躭
玄精微慕尚者衆得升騰者稀經非不妙靈
豈無感愚愚相隨安知修眞之本營神養性
鎭守之法世人積小以來形中傷犯者多帝
一不治百神驚散考試萬端所謂荒城之内
荆棘生焉無妙術以自導修道以求仙貪榮
慕貴多垂成而敗皆由喪眞犯氣愚瞽罔昧
豈識此機耶致奪年滅筭萬事不成以此求
生去生遠矣虛自苦耳太上有玄機之道煥

落七神枕中之要此道微乎妙哉初不傳於下挺愚俗之人有此道者帝一治於玄宮萬神守備與天同心接訣謹而修之登山越海萬試不干修仙升度所欲從心斯豈虛言耶卿父子玄機邈世理妙接眞故可縈淳之仙才而爲衆眞所稱非吾獨所稱舉故當與卿同編仙錄無復理外之嫌亦已諮啓卿故令知乃心

受用金龍玉魚此不可闕所以爾者詰太上前昭靈亦當粗具近所寫神虎符意嫌不精可更書爲善卿前所道相王事頃而郗回亦知有好心但所得少耳自當保其天年也

見謝所作傳未易功乃能序述聖迹賞解作奇此是天發其心昨亦已見司命君大以爲佳冥中自當報之有緣其子孫若知醮靈岳所天眞降應必也豈虛言哉謝家一門唐承之世緐林蔚然甚可欣也安石先對所鍾如何具如近而不足宣

眞人西城王君答許侯

右四條別一手書陸修靜後於東陽所得不與諸經同雜事僞陋不類眞旨疑是後人所作樂子長非受五符者唐承郎列紀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眞誥卷之八

眞誥卷之九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釋

協昌期第一

經曰行事時北向執隱書而爲之者謂始學眞妙未涉微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玄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既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爲皆向北也夫一切北向自爲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類不足復問邪此答長史論飛步經中北向執書意也

太上眞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綱當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謂始上綱便頓住呼名字呼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煩重難常但可按舊而行耳昔欒沙公北里子長陵老人皆按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爲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憚險難哉所期唯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賈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事心盡懃至而後漸懈縱有亦似車之將故而百節緩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足蹇夫學者之所患而爲得者之所笑皆如此輩事耳苟能心研內鏡者是爲感發乎神將有靈人發子之蒙攜辰景之輿矣此答諸步五星法也經圖唯吉隨綱往還又有一法云越綱蹈星令卽是訣此事也發戒之言實爲切至五星圖布常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歲星位在東按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横無常不如北斗列象恒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星之所在也此答諸施安五星圖也經中無吉訣所以宜問

三八景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爲之也若外身幽巖屏絶人事內念神關攝眞納氣將可平旦頓存三八景二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行耳事不得

常爲益自薄西城王君桐柏上眞皆按此道也按苞玄玉籙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爲太平民亦不得爲後聖之臣（此答諸二十四神經中修存之意亦是祕訣右此四訣事令有長史所寫本不知此因楊諸何眞若非東卿則紫微南眞也）

太上眞人撰所施行秘要（此長史寫本有題如此此猶是衆眞授說經中所可修用還童反白諸要事令長史施行之耳非玫事一卷經也）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所謂山川通氣常盈不沒

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畢又順手摩髮(而)（詔閒據作如字）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脉不浮外

右一條出丹景經中卷（此經未出世是下眞品目）

大洞眞經精景按摩篇曰臥起當平炁正坐先叉兩手乃度以掩項後因仰面視上舉項使項與兩手爭爲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能久行之不死不病畢又屈動身體申手四極反張側掣宣搖百關爲之各三此當口訣（此運動應有次第法用故須口訣蓋亦龜經鳥伸之術也）臥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使圓匝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項若理櫛之無數也良久摩兩手以治面目久行之使人目明而邪氣不干形體不垢(膩)（此應作賾字）生穢也都畢乃咽液二十過以導內液

右一條出大洞精景經上卷（亦未出世非二品目）

消魔上靈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嗽漏咽液亦無數須臾不寧之痾自卽除也當時亦當覺體中寬軟也

右一條出消魔上靈叙中（亦未出世非二品目應是知在第七卷中事）

右前三條不顯誰之所授

消魔經上篇曰耳欲得數按抑其左右亦令無數令人聰徹所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又曰鼻亦欲得按其左右唯令數令人炁平所

謂濯溉中嶽名書帝籙

右此二條法方丈臺昭靈李夫人出用此云消魔上篇亦應同是前限

太上籙渟發華經上按摩法常以生氣時咽液二七過畢按體所痛處向王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眞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疾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強畢又咽液二七過常如此則無疾又當急按所痛處二十一過

右一條滄浪雲林宮右英王夫人所出籙渟經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丹字紫書三五順行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藏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了也此經中眞品目

石景赤字經曰常能以手掩口鼻臨目微炁久許時手中生液追以摩面目常行之使人體香此經非三品目

紫度炎光內視中方曰常欲閉目而臥安身微氣使如臥狀令傍人不覺也乃內視遠聽四方令我耳目注萬里之外久行之亦自見萬里之外事精心爲之乃見百萬里之外事也又耳中亦恒聞金玉之音絲竹之聲此妙法也四方者總其言耳當先起一方而內注視聽初爲之實無彷彿久久誠自入妙此經下眞品目

太上天關三經曰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兩眥閉炁爲之炁通輒止吐而復始恒行之眼能洞觀此經下眞品目云天關三圖疑闕圖字

右四條玄師所教用玄師卽南眞夫人此四經並未出世

清靈眞人說寶神經長史寫一本亦題如此此皆是前一事之目耳其後並衆眞雜說標題有前後之異僞是眞誥之似令人皆別呼寶神經寶神經豈得下數耶此唯是一片鈔耳

夫注心道眞玄想靈人冥冥者亦具監其意也若外難未披假詠兼存實復未能迴西楡之年還發玄童矣苟就玄篤也志之勲也縱

令牙凋而皺頂生素華者我道能變之爲嬰在須臾之間耳但問志之何如爾老少之學無所在也吾往即其人也說此諸事皆是令告長史也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聰爲事主也且耳目是尋眞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辦也今鈔徑相示可施用也此謂寶神經中要徑之事故云鈔徑

道曰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摩兩目權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

摩唯令數無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始上行入髮際中口傍咽液多少無數也如此常行目自清明一年可夜書亦可於人中密爲之勿語其狀

眉後小穴中爲上元六合之府主化生眼暉和瑩精光長珠徹童保鍊目神是眞人坐起之上道一名曰眞人常居內經眞誥曰子欲夜書當修常居矣眞人所以能旁觀四達使八霞照朗者實常居之數明也

目下權上是決明保室歸嬰至道以手旋耳行者採明映之術也旋於是理開血散皺兆不生目華玄照和精神盈矣夫人之將老鮮不先始於耳目也又老形之兆亦發始於目際之左右也以手乘額上內存赤子日月雙明上元歡喜三九始眉數畢乃止此謂手朝三元固腦堅髮之道也頭四面以兩手乘之順髮就結唯令多也於是頭血流散風濕不凝

都畢以手按目四眥二九過覺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得見百靈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諸雜事並甚有節度悉以別撰在登眞隱訣中今不可備皆注釋懃而行之使手不離而乃佳已成眞人猶不廢也欲行此道皆盟金爲誓金之多少在人盡誠而設耳不徒爾苟行而已眞官曰欲聞起居金爲盟書謂非其人而不傳授也此道出太上寶神經中此經初不下傳於世也當來爲眞人者時有得者反白之要事盡於此

盟信既定無科謂受此宜用金鐶二雙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紫敘是承裴君說寶神經畢仍復更接喻寶神事如此則裴所說亦同此夕

夜臥覺常更叩齒九通咽液九過畢以手按鼻之邊左右上下數十過微咒曰太上四明九門發精耳目玄徹通眞達靈天中玄臺流炁調平驕女雲儀眼童英明華聰晃朗百度眇清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自生天臺鬱素柱梁不傾七魄澡鍊三魂安寧赤子攜景輒與我并有敢掩我耳目太上當摧以流鈴萬凶消滅所願必成日月守門心藏五星眞皇所祝群響敬聽

臥覺輒按祝如此勿失一臥也眞道雖成如我輩故常行之也但不復臥自坐爲之耳此太上寶神經中祝辭上道也令人耳目聰明強識豁朗鼻中調平不垂津洟四響八徹面有童顏制魂錄魄却辟千魔七孔分流色如素華眞人起居之妙道也所以名起居者常行之故也畢又咽液九過摩拭面目令少熱以爲常每欲數也與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啓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仍見喻也此楊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損故特諮請楊不欲指斥詆云諸人耳

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不可不愼此蓋指戒長史也

右一條清靈言

櫛頭理髮欲得多過通流血氣散風濕也數易櫛更番用之也亦可不須解髮也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太極綠經曰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始而微祝曰

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左爲隱月右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

常數易櫛櫛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

櫛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

右一條安九華所告令施用此二條皆駐白止落之事亦是令答示長史也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延和天眞入山淵之谷塡天山之源則虛靈可見萬鬼滅身所謂仰和天眞俯按山源也華蓋一名華庭也天眞是兩眉之間眉之角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也華庭在兩眉之下是徹視之津梁天眞是引靈之上房旦

中暮恒咽液三九過急以手三九陰按之以爲常令致靈徹視杜遏萬邪之道也一日三過行耳紫微夫人言人有卒病垂死者世中凡醫唯知針人中不知針山源谷中此太罕也本注從此注起是楊按長史書也按而祝曰開通天庭使我長生徹視萬里魂魄返嬰滅鬼却魔來致千靈上升太上與日合并得補眞人列象玄名楚莊公時此即春秋時楚莊王也市長宋來子恒洒掃一市久時有一乞食公入市經日乞恒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眞家眞人無那隱又以滅百魔恒歌此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故未解其歌耳乃遂師此乞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今在中嶽乞食公者西嶽眞人馮延壽也周宣王時史官也手爲天馬鼻下爲山源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楊按書訖此

雲林王夫人曰仙眞之道以耳目爲主淫色則目闇廣愛則耳閉此二病從中來而外奔

也非復有他矣今令人聰明益易耳但不爲之者行之難欲得上通徹映旁觀鬼神當洗心絕念放棄流淫所謂嚴其始矣夜臥先急閉目東向以手大指後掌各左右按拭目就耳門使兩掌俱交會於項中三九過存目中當有紫青絳三色氣出目前此是內按三素雲以灌合童子也陰祝曰眼童三雲兩目眞君英明注精開通清神太玄雲儀靈驕翩翩保利雙闕啓徹九門百節應響朝液泥丸身

升玉宮列爲上眞凡四十八字祝畢咽液五十過畢乃開目以爲常坐起可行之不必夜也要以生炁時一年許耳目便精明久爲之徹視千里羅映神靈聽於絶響者也此亦眞仙之高道不但明目開耳而已

夫欲學道者皆當不欲令人知見所聞每事盡爾太上宮中歌曰手把八雲氣英明守二童太眞握明鏡鑒合日月鋒雲儀拂高闕開括泥丸宮萬響入百關驕女坐玄房愈行愈

鮮盛英靈自爾通此歌正言耳目之經也我滄浪方丈仙人常實而爲也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經中傳行以青金爲誓然後乃施行耳

右此並是右英夫人受令告長史也又用盟信操有青帛令亦宜依準立條乃得受傳耳謂青可二十尺金鐶二雙此四明玉經三品元巨也

閉炁拜靜百鬼畏憚功曹可見與語謂久行之耳

七月二日南嶽夫人喻

燒香時勿反顧忤眞炁致邪應也

入靜戸先前使人通達上聞

臨食上勿道死事洗澡時常存六丁令入所向如願理髮欲向王地旣櫛髮之初而微咒曰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右爲隱月左爲日根六合淸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此一條猶是安妃所說無異但不知何者前後耳按以日月推此則是後也

右四條南嶽夫人喻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可見與語謂能精心久行之耳泰淸家有正一平炁今此炁載拜靜衆事必應是泰淸經恐脱炁字也

又曰燒香時勿反顧反顧則忤眞炁使致邪應也

又曰入靜戸先前右足著前後進左足令與右足齊畢乃趍行如故使人陳啓通達上聞

又曰臨食上勿道死事勿露食物來衆邪炁

又曰數澡洗每至甲子當沐不爾當以幾月旦使人通靈浴不患數患人不能耳蕩鍊尸臭而眞炁來入

右玄師所敕使施用右六條與前所說大同小異者是受旨是

衆各記今更并記寫此并益後二條以示長史也

右十條並長史寫

服仙藥常向本命服畢勿道死喪凶事犯胎傷神徒服無益

東卿司命君此一條本在受明堂玄眞法後

右一條楊書

太上九變十化易新經曰若履淹穢及諸不靜處當洗澡浴與解形以除之

其法用竹葉十兩桃皮削取白四兩以清水一斛二㪷於釜中煮之令一沸出適寒溫以浴形卽萬淹消除也既以除淹又辟濕痺瘡癢之疾且竹虛素而內白桃卽却邪而折穢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濁也天人下遊既反未曾不用此水以自蕩也至於世間符水祝漱外舍之近術皆莫比於此方也若浴者益佳但不用此水以沐耳鍊尸之素槳正宜以浴耳眞奇秘也下眞品目有九化十變疑此目是例言也

紫微王夫人所敕用

右一條長史寫

受洞訣施行太丹隱書存三元洞房者常月月朝太素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日三月七日四月六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夜於寢靜之室北向六再拜訖稽首跪曰謹啓太上太道高虛玉晨太素紫宮八靈三元君中央黃老無英白元太帝五老高眞上仙太極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謹以吉日之夜天關九開之間上聞太上玉皇眞君乞得長生世上壽無億年時乘黃晨綠蓋龍轅上詣紫庭役使萬神侍衛四明畢勿令人知也

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時

此一條掾寫

太上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

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霄琳房四眄天下有志節遠遊之心者子至其日平旦日出時北向再拜亦可於靜中也自陳本懷所願畢因咽液三十六過長史寫

東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諸東華臺四望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又掾寫

右紫虛元君所出右此三事並上學隱朝之法其經並不顯切故南眞出之亦是令長史遵用也

右三條有長史掾共書同在一紙上

常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夜於寢室存思洞中訣事而獨處不眠者吉也其夕衛經玉童玉女將太極典禁眞人來於空中而察子也是其夜常燒香精苦有如所待者也坐臥存思或讀書念眞在意爲之唯不可以其夕施他事非求道之方耳若兼慎於其日益善匪唯守夜矣受洞訣之始常當修此好以爲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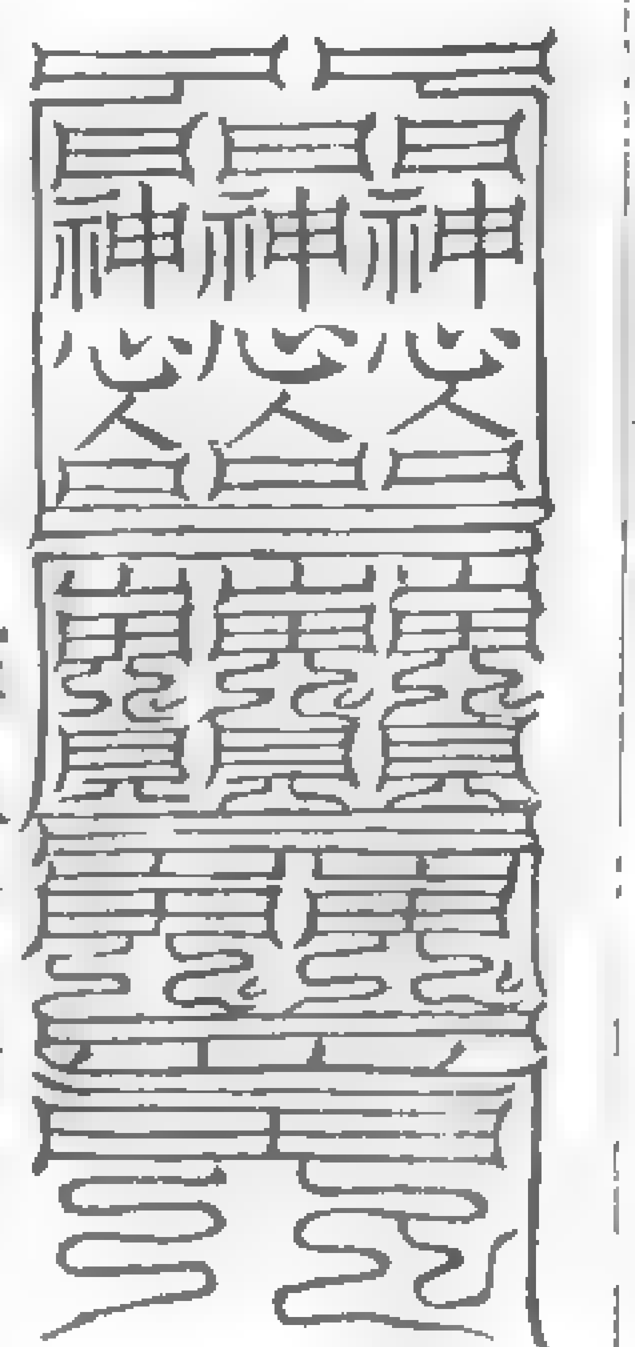
數遇惡夢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厭消之方也若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過琢齒二七遍微祝曰大洞眞玄張鍊三魂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受心節度速啓太上三元君向遇不祥之夢是七魄遊尸來協萬邪之源急召桃康護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眞皆守體門黃闕神師紫戶將軍把鉞搖鈴消滅惡津反凶成吉生死無緣畢若又臥必護吉應而造爲惡夢之氣則

受閉於三關之下也三年之後唯神感吉應乃有夢也夢皆如見將來之明審也略無復惡占不祥之想矣長史作惡字皆酉下心其掾與亞下心亦同但無西方金惡之心剛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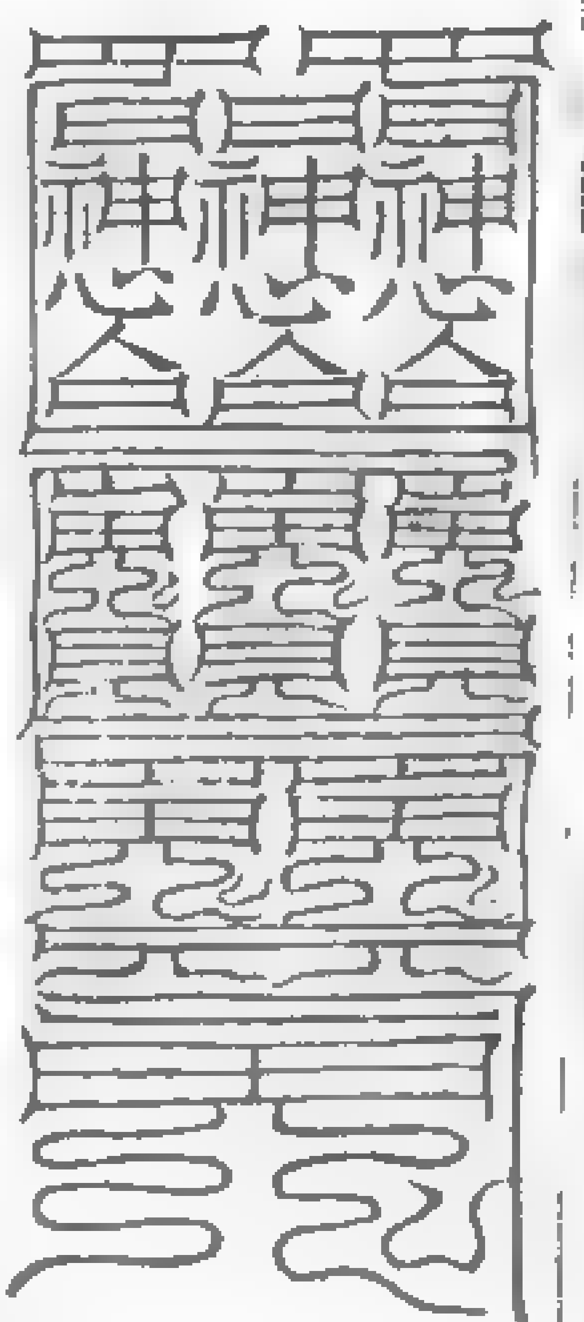
若夜遇善夢吉應好夢而心中自以爲佳則吉感也臥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遍而微呪曰太上高精三帝丹靈絳宮明徹吉感告情三元柔魄天皇授經所向諧合飛仙上淸常與玉眞俱會紫庭畢此大洞秘訣以傳於

始涉津流者矣右此三事亦是洞房太丹家事與經亦未顯世今世中經乃控有其事皆增損不同

右三條有長史寫



此符摹長史畫



此符摹掾畫

已上符本朱畫

明堂內經開心辟妄符王君撰用開日旦向王朱書再拜服之祝曰五神開心徹聽絕音三魂攝精盡守丹心使我勿妄五藏遠尋拜畢祝祝畢乃服服畢咽液五過叩齒五通勿令人見兩妄字謂皆應作忘若不用開日以月旦月十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驗秘術也

右符及此三條有長史掾寫兩本掾朱書

東卿司命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玄真上經清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晝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環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黃色

有白光十芒存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若不修存之時令日月還住面明堂中日居左月居右令二景與目童合炁相通也此道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六丁奉侍天兵衛護此上眞道也太上玄眞經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聞玉佩金璫之道耳季偉昔長齋三年始誠竭單思乃能得之於是神光映身然後受書耳此玄眞之道要而不煩吾常寶秘藏之囊肘故以相示有慎密者也明堂玄

眞自有經經亦少耳大都口訣正如此而行
之偉昔亦不得經但按此而行始乃得經耳
爾欲得可就偉取玉佩隱書非偉所見耳
夜行及冥臥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明堂中
須臾百邪自滅山居恒爾此爲佳右此是說玄眞經存之法其大經在茅傳中

右三條楊書

太虛眞人南嶽赤君內法曰以月五日夜半
時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也使照一心之

內與日共光相合會畢當覺心暖霞暉映驗
良久乃祝曰大明育精內鍊丹心光暉合映
神眞來尋畢咽液九過到十五日二十五日
二十九日復作如上使人開明聽察百關鮮
徹面有玉光體有金澤行之十五年太一遣
寶車來迎上登太霄行之務欲數不必此數
日作也

右一條出太上消魔經中此經亦未出世

右一條長史寫

東華眞人服日月之象上法
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朗
徹五藏生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
之道㊐㊊眞此兩字是摹本朱書

右書日月象法亦可圖書日也

右此二法不審是何眞所受

右一條楊書

漢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長丈六項生圓光
飛在殿前欣然悅之遍問朝廷通人傅毅對

曰臣聞天竺國有得道者號曰佛傳聞能飛
行身有白光殆其神乎帝乃悟即遣使者張
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
氏國採寫佛經四十二章祕蘭臺石室第十
四即時起洛陽城西門外道北立佛寺又於
南宮清涼臺作佛形像及鬼子母圖帝感非
常先造壽陵亦於殿上作佛象是時國豐民
安遠夷慕化願爲臣妾佛像來中國始自明
帝時耳此說粗與外書同而長安中似久已有佛裴君即是其事且佛法乃與天

竺國實而月氏無有與此爲異今既欲說小方諸奉佛故先宜叙此也按張騫非前漢者或姓名同耳傳毅字仲武見漢書秦景王遵等不顯此寺名白馬寺明帝乃葬顯節陵此云壽陵者漢諸帝在位時皆預造壽陵猶今世人作壽冢并陵名也外書記亦云遣侍中張堪或云郎中張倩並往天竺寫致經象并沙門來至又恐今此說未必是眞受猶可楊君疏舊語耳但眞經誥中自由有論及佛事也方諸正四方故謂之方諸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百里上高九千丈有長明太山夜月高丘各周廻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間耳但草木多茂蔚而華實多蕎粲饒不死草甘泉水所在有之飲食者不死青君宮在東華山上方二百里中盡天仙上眞宮室也金玉瓊瑤雜爲棟宇又有玄寒山山上別爲外宮宮室周二百里中方諸東西面又各有小方諸去大方諸三千里小方諸亦方面各三百里周廻一千二百里亦各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獸輩大方諸對會稽之東南小看去會稽岸七萬里東北看則有湯谷建木鄉又去方諸六萬里方諸是乙地湯谷是甲地則自寅至辰十萬里方五隅七言之邪角十四萬里故去會稽七萬里也大方諸之西小方諸上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圖以金玉鏤之或有高百丈者數十㊀曾謂應作層字樓也其上人盡孝順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之以飛行按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此不同依如二弟子雖奉佛道不作此丘形服世人謂在家菩薩耳大方諸之東小方諸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漿洴青君畜積天寶之器物盡在於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飲此酒漿身作金玉色澤常多吹九靈簫以自娛樂能吹簫者聞四十里簫有三十孔竹長二三尺九簫同唱百獸抃儛鳳凰數十來至和簫聲

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眞高仙太極公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道爲眞猶故服之霍山赤城亦爲司命之府唯太元眞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甫在西方韓衆在南方餘三十一司命皆在東華青童爲太司命總統故也楊君亦云東軫執事不知當在第幾位耳直存心中有象大如錢在心中赤色又存日有九芒從心中上

出喉至齒間而芒（此字儳非眞）徊還胃中如此良久臨目存（此字儳非眞）見心胃中分明乃吐氣漱液三十九過止一日三爲之行之一年疾病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必得道行日中無影辟百鬼千惡災氣恒存日在心月在泥丸中夜服月華如服日法存月十芒白色從腦中下入喉芒亦不出齒間而廻入胃

右此方諸眞人法出大智慧經上中篇常能用之保見太平（此即寶慧是消魔智慧七篇之限也）

右南極夫人所告

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之道謂省易可得旨行無中廢絶者也除身三尸百疾千惡鍊䰟制魄之道也日月常照形中則鬼無藏形青君今故行之吾則其人也今以告子子脫可密示有心者耳行此道亦不妨行寶書所服日月法也兼行益善善也仙人一日一夕行千事初不覺勞明勲道之至生不可失矣（寶書即謂紫文所明者）

右西城王君告（此並告楊君令以示諸許也）

爲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堋的操志入山唯往勿疑乃獲至眞

玄清告（按南極西城玄清二高眞未當有餘降受唯戒及詩各一條耳不審此當是何時所諭）

右八條並楊書

行此四道按玉玄上法一年便聲視聽自可勲之琴之無疑（中君此事失前紙不知是何法也）

太極眞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來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月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

右二條某書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鍊恒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亂一十一年夕一過不得萬過一悉應爲七或爲八字不爾夕則三過耳）

存五星當謹按八素以王星爲始存以生氣

時若不王星先出者故宜不先存王也至於視星入室任意耳唯以懃感爲上耳亦不必須都見星然後速通也視之亦審耳

清靈君告

存思要法當覺目視五星於方面並乘芒而下行我然後依王星下而存王星但吞咽一芒畢又當鎮星下又存鎮星頁久總五星各一芒使俱入口而咽之如鎮星星過數也此事異法經中無此說

若頓存五星自當依常法不心存對星下也依此言則後是單修法也

六月一日夜青靈眞人言右四條楊書青當爲清也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玄炎飈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右英云珠圓會暉韜綠凝日霞煥明赤童秉靈玄炎散光飈象欝清此日之勢也神之威也此說按紫文曰日魂事義旨不正可領

右二條某書

扶晨始暉生紫雲映玄阿煥洞圓光蔚晃朗濯耀羅眇眇靈景元森灑空清華九天館玉賓金房煙霄歌

右大洞眞經中篇今鈔數行今洞經亦有此四句

外國呼日爲濯耀羅方諸眞人呼日爲圓羅曜夢見此濯耀羅者日之應也紫雲中人者胎宮神也玄眞之道矣日德蔭澤長生之象

紫雲罔晨魂魄安也身康神寧從此始矣離四通已星意氣安和此楊君自眞長史書語耳

右英疏大洞眞經言以釋夢濯耀羅之義也如別此所自語也長史夢事不顯

右四條楊書

眞誥卷之九

眞誥卷之十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協昌期第二

微誠因理感積精洞幽眞斐斐乘雲綵靈像憑紫煙耿耿濯圓羅佛佛駕飛輪玄翰啓曚昧顧景思自新（長史既闕啓告賦詩一篇本主之此郎翻譯發之旨也長史自書凡眞書及古書作彷彿字皆作彷彿字也跳是彷彿也此字巳下至也字並朱書）

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恒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炁白氣赤氣各如綖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爲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旦旦爲之臨目施行視日益佳其法鮮而其事甚驗許侯可爲之矣（范郎是華陽中監也事在第四卷）

右一條楊書

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授含眞臺女眞張微子服霧之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卧任巳先閉目内視彷彿使如見五藏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爲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纏繞在面上鬱然因入口内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液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琁屈五色洞天神煙含啓金石華眞藹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術者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也

右一條楊書又掾寫

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存臍中有黃氣三氣俱生如雲氣覆身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内外如一旦行至向中乃止於是服氣一百二十都畢道正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尤禁六畜肉五辛之味當别寢處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

初存出氣如小豆漸大衝天三炁纏煙繞身
共同成一混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景以
煉一身一身之裏五藏照徹此亦要道也
右二條有掾寫并右三事在論華陽第
四卷中今又重鈔可修事出此耳其本
文猶在彼卷
太極眞人敕酆臺北帝使告三（此三字被後人篆八字復）
篆官制神滅鬼靈符盛以重紫之囊係之頭
上入穢淹脱也（此九字又被墨乃不可都識而非人所書字）衛符

有三天直使者二人凶鬼萬邪有干佩符者
即死（此下復有十字亦被墨不可復識）男女各佩一已別題
之
小君今書此符相與佩之在玉馬經上一名
北帝書（此下又有符而有一符無題恐是此玉馬經中符未當用之不敢為定）
一雄黃　二雌黃　三鉛黃
右三黃華先投朱砂一熟研之於器中次投
雄黃熟研之次投雌黃熟研之次投鉛黃合
研之良久成也（以明清者為研之）言一者以意爲之一
分之品量多少也（此是論作三黃色以畫符法眞符多用此）
右三條楊書
合藥當令精不精者不自咎反責方之不驗
若是人可謂咎乎可使鈔方合耳
可用昌蒲五兩所以用十兩末知道門戶之
人耳可用茱萸根皮二兩紫雲芝英三兩
此用君口訣（此是論合初神丸事其方在劍經中所以撰故受）
（此訣其人告良定之）
右一條ム書

成治朮一斛清水潔洗令盛訖乃細擣爲屑
以清水二斛合煮令爛以絹囊盛絞取汁置
銅器中湯上蒸之內白蜜一㪷大乾棗去核
熟細擣令皮肉和會取一㪷又內朮蜜之中
絞令相得如餔狀日食如彈丸三四枚一時
百病除二時萬害不傷三時面有光澤四時
耳目聰明三年顏如女子神仙不死
又法成朮一斛水盛洗洗乃乾乾乃細擣爲
屑大棗四㪷去核乃擣令和合清酒五㪷會

於銅器中煎攪使成餌狀日服如李子三丸
百病不能傷而面如童子而耐寒凍
又法朮散五斤伏苓爽三沸搗取散五斤右
二物合和更搗三千杵盛以密器旦服五合
百災百毒百疫不能犯面童而壯健久服能
飛越峰谷耳聰目明矣此三方有掾寫似是紫微夫人所授總术敘後者
鍊麻腴法清水三斛麻腴一斛雄白二斤合
三物會煎之以木蓋蓋上勿令腴煙散出取

一斛止內酒中服之亦可單服此一方有長史寫乃別出四藥母方中而世之方今又加葱白二斤
太極眞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
如刺三日欲飲飲既足一斛氣乃絕絕即是
死也既歛失尸所在但餘衣在耳是爲白日
解帶之仙若知藥名者不復心痛但飲足一
斛仍絕也既絕已自覺所遺尸者在地也臨
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軿輿共來載之也欲
停者當心痛三日節與飲耳其方亦可舉家
用雲霞衣九兩是其首此一條不知出何處事即應是白鬚散也世未見方
右一條厶書
齋者不宜雜不齋者而相混並未體正道後
宜改之
上道之高神虎經是也自非傳授者皆不得
令其見所寫之紙也此又一未體矣
南眞云寫神虎文不精則萬物不爲已用心
將徒勞耳得紙更留心謹寫燒香先者寫上

書當恒燒香文之左右亦初不能令專使煙
清恒也精誠務在匪懈求道唯取於不倦耳
此又近於替乎
夫得道者常恨於不早聞受失道者常恨於
不精懃何謂精耶專篤其事也何謂懃耶恭
繕其業也既加之以檢慎守之以取感者則
去眞近矣爾其營之勿忘也此前五條並似上告楊君
受書則師乃耻之耶眞心既有不盡獲考者
非一人子往師蘇林守一當先齋受戒能得

此度世幾未可量也

九華眞妃言守五斗內一是眞一之上也皆地眞人法也

上黨王眞京兆孟君司馬季主皆先授於此道而始矣

魯女生邯鄲張君今皆在中嶽及華山正守此一亦可得漸階上道而進復爲不難也五斗內一涓子內法昔所授於峨嵋臺中本其外守一玄一之屬莫有逮其蹤者也

小君言（五斗眞一即今蘇傳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

中君曰良懃不休吾當與其流珠眞此亦中眞之上道也（流珠亦九宮家事其經未出世此前五條並似令告牙也）

又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梯也遂之者眞去改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柔遲而盡精潔之理如此幾乎道者也（此語似令告掾）

小茅君云丹砂雄黃雌黃家家皆有之至於無一人合藥者也皆如傳國璽印父傳子子傳孫耳好道而不專疲志而不固華名鍾於胷心榮味交於外視萬萬皆是也適足疲我三官之司矣（此語似令告牙）

可令許斧數沐浴濯其水疾之氣也消其積考之瘕也亦致眞之階

右紫陽眞人言

沐浴不數魄之性也違魄返眞是練其濁穢自亡矣

右紫微夫人言

上道法衣巾不假人不同器皿者車服牀寢

不共之也所以遏穢垢之津路防其邪風之往來耳此甚易行而更以爲難所爲信道不篤欲飛反沈者也心邁何必言哉其自當知所爲（此三條以令告長史）

右南岳夫人語

右十六條並楊書又雜掾寫

人臥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炁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高謂三尺已上也）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

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爲不成所作不
立一身亦爾當數洗沐澡潔不爾無冀盛字是淨
義中國本無淨字故作盛也諸經中通如此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亦不立使人病是
體未眞故青童亦云一言一事泄減一筭如此可不愼之此二條本在鄷宮記
中楊書又掾書

大洞眞經高上內章遏邪大祝上法曰每當
經危險之路鬼廟之間意中諸有疑難之處
心將有微忌敕所經履者乃當先反舌內向
咽液三過畢以左手第二第三指躡兩鼻孔
下人中之本鼻中隔孔之內際也三十六過
即手急按勿舉指計數也鼻中隔之際名曰
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
一名魂臺也躡畢因叩齒七通畢又進手心
以掩鼻於是臨目乃微祝曰朱鳥淩天神威
內張山源四鎭鬼井逃亡神池吐氣邪根伏
藏魂臺四明瓊房零琅玉眞巍峩坐鎭明堂
手暐紫霞頭建神光執詠洞經三十九章中
有辟邪龍虎截岳斬埋猛獸奔牛銜刀吞鑲
揭山攫天神雀毒龍六領吐火啖鬼之王雷
豬雷父掣星流橫梟礚駭灼逆風橫行天禽
羅陳皆在我傍吐火萬丈以除不祥羣精啓
道封落山鄉千神百靈併手叩額澤尉捧燈
爲我燒香所在所經萬神奉迎畢又叩齒三
通乃開目除去左手
手按山源則鬼神閉門手薄神池則邪根散
分手臨魂臺則玉眞守關於是感激靈根天
獸來衛千精震伏莫干我炁此自然之理使

忽爾而然也
鼻下山源是一身之武津眞邪之通府不眞
者所以生邪氣爲眞者所以遏萬邪在我運
攝之耳故吉凶兆焉
明堂中亦一身之文池死生之形宅存其神
可以聆乎內觀廢其道所以致乎朽爛故由
我御順其術而死生悔吝定焉
右一條出大洞眞經高上首章此一條不審誰授有

長史寫此經亦未出世也

夜行常當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以漱液祝說益善

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為害欲卧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

名紂絶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恬照罪炁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邪之氣如此凡二過也此一法出酆都記今鈔相隨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靈太上浩凶長顱巨獸手把帝鍾素梟三晨嚴駕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四目老翁天丁力士威南禦凶天騶激戾威北衝鋒三十萬兵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却不祥敢有小鬼欲來見狀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骸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

畢四言輙一琢齒以為節也若冥夜白日得祝為恒祝也鬼有三被此祝者眼精目爛而

身即死矣此上神祝皆斬鬼之司名北帝祕其道若世人得此法恒能行之便不死之道也男女大小皆可行之

此所謂北帝之神祝煞鬼之良法鬼三被此法皆自死矣常亦畏聞此言矣因病行此立愈叩齒當臨目存見五藏㋰此中一字揚本穿壞不可識掾亦行闕無具五神自然存也酆都中祕此祝法今寄及之耳不可泄非有道者共祕之乎

右五條楊書又掾寫楊書北帝祝是口
喛時書極多僞謬改易
風病之所生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是故
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痺風痺之重者舉
體不授輕者半身成失手足也若常夢在東
北及西北經接故居或見靈牀處所者正欲
與冢相接耳墓之東北爲徵絕命西北爲九
启此皆冢訟之凶地若見亡者於其間益其
驗也

若每遇此夢者卧覺當正向上三琢齒而祝
之曰太元上玄九都紫天理魂護命高素真
人我佩上法受教太玄長生久視神飛體仙
冢墓永安鬼訟塞姦魂魄和悅惡氣不煙遊
魅罔象敢干我神北帝呵制收氣入淵得錄
上皇謹奏玉晨如此者再祝祝又三叩齒則
不復夢冢墓及家死鬼也此北帝祕祝也有
心好事者皆可行之若經常得惡夢不祥者
皆可按此法於是鬼氣滅也邪鬼散形也此應

令以授長史也作前婚獨上巳今去東北徵絕命是爲不同又九启之名墓書無注
手臂不授者流風毒氣在脉中結附痺骨使
之然耳宜針灸針灸則愈又宜按北帝曲折
之祝若行之百過疾亦消除也先以一手徐
徐按摩臂良久畢乃臨目內視咽液三過叩
齒三通正心微祝曰太上四玄五華六庭三
魂七魄天關地精神符榮衛天胎上明四肢
百神九節萬靈受錄玉晨刊書玉城玉女侍
身玉童護命永齊二景飛仙上淸長與日月

年俱後傾超騰昇仙得整太平流風結痾注
鬼五飛魍魎冢氣陰氣相徊陵我四肢干我
盛衰太上天丁龍虎曜威斬鬼不祥風邪即
摧考注匿訟百毒隱非使我復常日月同暉
考注見犯北辰收摧如有干試干明上威畢
此亦以告長史也長史極多惡夢恒有冢注炁又患飲癖及兩手不理故每授諸法并針灸在後
若弟子有心者按摩疾處皆用此法但
不復令臨目內視咽液琢齒耳
昔唐覽者居林慮山中爲鬼所擊舉身不授

似如綿囊有道人教按摩此法皆即除也此北帝曲折之法諸疾有曲折者用此法皆佳不但風痺不授而已也唐覽無別所出不知何世人也酆都北帝有此數法亦參於高仙家用也又有曲折經藏著西明公處周文王爲酆都西明公也鄭子眞則康成之孫也今在陽翟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脚不授積年其晚用針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鄭玄唯有一兒爲賊所害有遺腹子名小同耳既不入山又復不病脚此子眞又非谷口者進退乖異莫辯質據

唐覽今在華陽得虹丹法合服得不死前來至此並是保命告

十三過針三過灸無不愈左手勝右手也少陽左肘手脉內纏故宜十三過針乃得理內脉入少陽也灸氣得溫浮上臂血得風痺故宜三過灸乃得補定流津使筋屬不滯也灸手幽闕及風絃并五津凡三處急要也當待佳日我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右中候夫人言手幽闕風絃五津凡三處假側圖及諸灸經並無此穴名

夫風考之行也皆因衰氣之間隟耳體有虧縮故病來侵之也若今差愈誠能省周旋之役者必風痾除也今當爲攝制冢注之氣爾既小佳亦可上冢訟章我當爲關奏之也於是注氣絕矣

昔鄧雲山停當得道頓兩手不授吾使人語之令灸風徊曲津兩處耳六七日間便得作五禽按摩也若針力訖當語所灸處又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昔趙公成兩脚曳

不能起旦夕常心存拜太上如此三十年太上眞人賜公成流明檀桓散一劑即能起行後遂得道今在鵠鳴山下夫存拜及心行道之時皆燒香左右如欲行事狀也此謂內研太玄心行靈業棲息三宮偃逸神府者矣

右保命言風徊曲津二處灸經亦無此穴冢訟章不見有眞本鄧雲山趙公成並無別顯出也

夜臥覺存日象在疾手中握之使日光赤芒從臂中逆至肘腋間良久日芒忽變成火燒

臂使臂內外通匝洞徹良久畢乃陰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氣分流光煥曜濯液凝魂神光散景蕩穢鍊煙洞徹風氣百邪燔然使得長生四肢完全注害考鬼收付北辰畢存思良久放身自忘

右保命說此云案消魔上袐祝法此說本出世落猶是智慧七卷限者未審小君亦安得見之

右入條並掾書寫

昨具以墓事請問荀侯荀侯云極陰積沍久經墳塋遂使地官激注冢靈沈滯風邪之興恒繼此而作然衝氣欲散作考漸歇鎮塞之宜未爲急也不如通婦墓之井以潤乎易遷之塗救渴惠乎路人陰惠流於四衢植棠棣於龍川散松楊以固標此其所利耶荀侯即應是荀中侯也當即長史如下後所告范幼沖漢時尚書郎（厶）缺失一字解地理乃以冢宅爲意魏末得來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龍秉氣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殆神仙之丘窟鍊形之所

歸乃上吉冢也其言如此此猶是前所說二氣之范幽也四靈雖同墓去而形相貿辯又以朱鳥爲上玄亦所未詳也積善慕德慈心在物兼修長存之方洞守形中之寶者雖有此墓爲以示始終之觀耳至於神全得會槩鏡玄開亦何時求爲朽物不復生出耶此墓之人斯可謂應運矣此並論長史婦所葬墓事

辛玄子所言辛玄子事在第五卷中

右三條楊書

夫欲建吉冢之法去塊後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玄辟非華蓋宮王氣神青龍秉氣趙子都冢墓百忌害氣之神盡來屬之能制五土之精轉禍爲福侯王之冢招搖欲隱起九尺以石方圓三尺上玄辟非題其文埋之土三尺也世間愚人徒復千條萬章誰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敗非神非聖難可明也必能審此術子孫無復冢墓之患能知墳墓之法千

禁萬忌一皆厭之必反凶為吉能得此法永為吉冢不足宣也此一紙異手書青紙依如此法亦為可解其九步九尺西不云十未三尺者是九尺入冢裏正取中心爲數也但辟非是朱鳥羽云冢後若儀冢甲向朱鳥在西南家庚向朱鳥在東此所不論耳

虎嘯八垂

貞三尺題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侯甲乙年如干歲生值清真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寧沖虛辟斥諸禁

忌不得妄為害氣當令子孫昌熾文詠九功武備七德世世貴王與天地無窮一如土下九天律令貞三天猶是方貞方台六之法六甲皆等如印形也趙公明令于二百官儀乃以爲盟罡之名九功七德事出左傳

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諸不足者一以填文厭之無不厭伏反凶為吉皿行下彼割餘一字知其當是此字後行又被剪語卸未盡也從貞三尺來別一紙復是異人迹

不與前同而但書青紙色乃方小異疑此並寫并真跡[illegible]巳[illegible]後人因以造法耳

上清真人馮延壽口訣前云是楚國人此五人也[illegible]之號自不妨上清之目也此後[illegible]來見寫書類其事旨不爭真法故[illegible]末於卷

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昔有道士王仲甫者少乃有意好事神仙恒吸引二景餐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一十八年白日升天後南嶽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云子所以不得升度者以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靈津未溢雖復接景餐霞故未為身益仲甫遂因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一十八年亦白日升天今在玄州受書為中嶽真人領九玄之司于今在也此給別有事受仲甫父子無餘別顯也

夫學生之夫必叀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填滿玄精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

景耳若數行交接漏泄施寫者則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玄挺玉籙金書太極者將亦不可解於非生乎在昔先師常誡於斯事云學生之人一接則傾一年之藥勢二接則傾二年之藥勢過三以往則所傾之藥都亡於身矣是以眞仙之士常愼於此以爲生生之大忌（此事彌會象經之旨）

夫學道唯欲嘿然養神閉氣使極吐氣使微又不得言語大呼喚令人神氣勞損如此以學皆非養生也

凡存神光行眞仙之事者又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已之物諸是巾褐履屐之具皆使鮮盛三魂七魄或栖其中亦爲五神之烝忌汚沾故也

又八節之日皆當齋盛謀諸善事以營於道之方也愼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爲重罪也

右三條亦與經事相符

凡研味至道及讀誦神經者十言二十言中輙當一二過舐脣咽液百言五十言中輙兩三過叩齒以會神靈克和血氣使靈液凝滿帝一欣宅所謂沖氣不勞啓血不泄也（此別一法經中未見其事也）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此皆爲損液漏津使喉腦大竭是以眞人道士常吐納咽味以和六液

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遣諸可欲

凡五卯之日常當齋入室東向心拜存神念烝期感神明亦適意所陳恒如此者玉女降侍（此三條與經語亦互相同者也）

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齒三通心存再拜而微呪曰太一鎭生三烝合眞室胎上景毋玄父元生我五藏攝我精神下灌玉液上朝泥丸夕錬七魄朝和三魂右命玉華左嘯

金晨命我神仙役靈使神常保利津飛行十天祝畢又心拜四方叩齒三通咽液三過此名爲太上祝生隱朝胎元之道常能行之令魂魄保守長生神仙未見此經法

凡入室燒香皆當對席心拜叩齒陰祝隨意所陳唯使精專必獲靈感此亦朝靜之例也

凡人常存思識己之形極使髣髴對在我前使面上恒有日月之光洞照一形使日在左月在右去面前令九寸存畢乃琢齒三通微

祝曰元胎上真雙景二玄右拘七魄左拘三魂令我神明與形常存祝畢又叩齒三七過咽液七過此名爲帝君鍊形拘魂制魄之道使人精明神仙長生不死若不得祝者亦可單存之耳道授乃有識形而未見此祝法

又學道之士當先檢制魂魄消滅尸鬼常以月晦朔之日庚申甲寅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埃正席而坐得不眠者益善以真朱筆點左目眥下以雄黃筆點右鼻下令小半入谷裏也點畢先叩齒三通微祝曰上景飛纏朱黃散煙炁攝虛邪尸穢沈泯和魂鍊魄合體大神令我不死萬壽永全聰明徹視長享利津祝畢又琢齒三通咽液三過并右手第二指躡右鼻孔下左手第二指躡左目下各七過當盡陰案之勿舉手也於是都畢按此二處是七魄遊尸之門戶鈘精賊邪之津梁矣故受朱黃之精塞尸鬼之路引二景之薰過淫亂之炁也此太極上法常能行之則魂

魄和柔尸穢散絕長生神仙通炁徹視行之三年色念都泯矣此頗似太靈真人法可兼修用之

凡上清叩齒咽液法皆各有方先後有次不得亂雜使真靈混錯也

夫叩齒以命神咽炁以和真納和因六液以運入制神須鳴鼓而行列矣

凡存修上法禮祝之時皆先叩齒上下相叩勿左右也一呼一吸令得三叩爲善須禮祝畢更又叩齒乃得咽諸炁液耳此名爲呼神

和眞以求升仙者也吾屢見僞俗之人或誤定經文先後雜亂無有次緒用以爲益良可悲也此亦同五神經中意旨

右本卷訖此

養性禁忌口訣復有此諸條亦未見眞書而似是二許抄事皆仙人條用小訣有助於施行故並撰錄

黃仙君口訣服食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猪肝犬頭肉至忌都絕爲上道士自不可食猪犬肉而交房中令藥力不行又討食一斤

損筭百日子其愼之此彭祖弟子撰傳者

青牛道士口訣暮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即封君達也出神仙傳五岳序

沈羲口訣服神藥勿向北方大忌亥子日不可唾亡精失氣減損年命藥勢如土沈出神仙傳

呂恭口訣入山之日未至山百步先却行百步反足乃登山山精不犯人衆邪伏走百毒藏匿呂出神仙傳

欒巴口訣行經山及諸靈廟祠問存口中有眞人字赤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攝精丈人著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百邪諸赤靈丈人受斬死衆精却千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鬼之法即欒豫章也出列經神仙傳虎豹符及後漢書

東海小童口訣道士求仙勿與女子交一交而傾一年之藥力若無所服而行房內減筭

三十年此上相青童君之別號也

東陵聖母口訣學道愼勿言有多爲山神百精所試夜臥閉目存眼童子在泥丸中令內視身神長生升天劉京亦用此術出神仙傳今爲海神之宗劉京漢末人出飛步經後

女仙程偉妻口訣服食勿食血物食血物使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程偉爲漢期門郎其婦知房事見葛洪內篇也

鳳綱口訣道士有疾閉目內視心使生火以

燒身身盡存之使精如彷彿疾病即愈是痛處存其火秘驗出神仙傳能釀百草花以起死者

陳安世口訣道士結頭理髮及飲食施履屐枕褥勿令非道士者見其理髮千其飲食動其履屐用其枕褥彼俗尸魄形中之鬼來侵我神也所以道士棲山林而幽身者皆欲遠茲囂穢絕放人間之業是恐外物凡百犯其性命也秘之陳出神仙傳

李少君口訣道士求仙不欲見死人尸損神

壞氣之極人君師父親愛不得已而臨之耳所以道士去世不事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存是無友也唯父母師主不得不臨喪致感極之哀不丢性命之傷耳苟以此故而傷是以無傷之也吾其秘之故口傳焉漢武臣出神仙傳

女仙人劉綱妻口訣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是其日當入室不可見女子六尸亂則藏血擾潰飛越三魂失守神彫氣逝積以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塞遏淫泆而已將以安女宫女宫在申男宫在寅寅申相刑刑殺相加是日男女三尸出於目珠瞳之中女尸招男男尸招女禍害往來丧神虧正雖人不自覺而形露巳損由三尸戰於眼中流血於泥丸也子至其日雖至寵之女子親愛之令婦固不可相對我先師但修此道而仙矣復不及至親無心者矣子其慎之矣綱妻出神仙傳又虎丸豹符中凡此雜事皆與真經相符並可按而施用也

真誥卷之十終

眞誥卷之十一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音釋

稽神樞第一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
保命君所說此言按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已前甲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望世遊踐莫有知其處者
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爲句容里過江一百五十里訪索即得
凡此後紫書大字者並掾

君傳所記此傳既從寫錄之者稱今諸抄取諸說山事共相證顯按山形宛曲東西廻故曰句曲因從山嶺分界南北爲句容東受命鬱岡事句容既立爲縣故其里不復存生曲阿之延陵在延陵之左右今山去不在中間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
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
此蓋于稱茅之金陵并地肺之金陵矣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水直對此山東西左右正自如此也
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窗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途九源四方交達眞洞仙館也
此論洞天中諸所通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眞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清虛是王屋洞天名言華陽與此並相貫通也
山形似巳故以句曲爲名焉
今登中茅玄嶺背後望諸峯龍盤紆曲轉以大茅爲首東行北轉又折西行北轉又折東北行至大橫反復南北狀如左書巳字之形
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災癘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識此悟從誰所感發耶
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圖十餘卷存此語亦是示長史言括感悟乃從楊君宣說吾之所啓發矣

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其地必得度世見太平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又河書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謂也
後既稱河圖即是前篇要元篇語與上壇字異其理猶同此蓋指論今陵所謂一片地能如此耳其餘處未必有此免耳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河圖遙察故書記運會之時方來之定名耳至於金陵之號已二百餘

年矣尋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始皇過江厭氣乃改爲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
猶呼爲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爲之義熙九年移治鬬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
此乃是江東之金陵耳傳所言一百餘年者是吳孫權使人採金也居伏龍山因名金陵自
然嚮會所以數河圖之逆兆也句曲山秦時名爲句金之壇
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
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
爲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合爲句曲之
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
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鵠各集山之三

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乃復因鵠
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
君三山焉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
異名也三茅山隱嶁相屬皆句曲山一名耳
時人因事而諭今故有枝條數十作別名舊
不爾也今以在南最高者爲大茅山中央有二峯連岑並以近後最高者爲中
茅山近北一岑孤峰上有聚石者爲小茅山大茅中茅間名長阿東出通延陵句曲河西
出延句容觀就以爲連石積金山馬嶺相帶狀如隸形其中茅小茅間名小阿東西出亦
如此有一小馬嶺相連自小茅山後去便有宙十餘口一方嵎大橫良常諸山靡迤相屬垂

至破罡瀆句大茅南復有苦山竹吳山方山從此疊障連于吳興諸山至于羅浮窮於南
海也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敕郡縣採句曲之
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
輸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爲金
陵之墟名也河圖已得之於昔可謂絕妙今大
茅山南有數深坑大坎訶傳呼之爲金井當是孫權時所鑿掘也今此山近東諸處往
亦往往有金沙云兵射仍屯居伏龍今是其舍設有嘗小近西有遺墟昔乃名术以墟今是
只遶遠十數里至大茅有吳墟村以號石乃欲相似而復不闕金陵長史宅西北近
長小岡下乃耕有故破瓦器焦赤土甚多疑是人居處既經耕墾基域不復存而了無

井亦恐如長史井壇沒耳又小茅大橫不見採金處大茅金井若是後不應頻如此遠居
二三發殘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
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
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沽耳水色白都不學
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
液之所溉耶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
行當相示定錄君受作密令爾許侯北邙山在洛陽北數里北谷關郎北臺闕
也土色黃黑而肥腴鳳門即長安北門也今所發今陵地並無土種殖及住止鑿井者乃
是無知察亦爲眞靈愛護不使輕行居焉吾有傳紀者即是三茅傳也按長史甲子年書

云未見傳紀則愛此書時或在癸丑年中也傳中亦稱良土耳美居之度並故以此而顯言也地處少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既知其要覩其形勢便朗朗也故不曲示耳保命君告按傳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頃恐是其大根所至至於實錄正當十餘頃耳高平者是可住處中有當登其地依說覩望自可領畧粗知其處若為仙宜虔世及種民者無患不自然得至若其非分德攜手築室必當諸方不立趣使移去耳悠悠凡猥勿承此強欲居之也金陵之左右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汧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

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也按今呼為柳谷汧者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而西南流至述墟首入大汧陽谷汧者今無復其名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汧西流南指亦會道墟自又父老云陽谷汧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數川注合為一汧出山直西行北轉方會大汧論兩汧相交之內郎是此地大畧東出不得極正故兼以左右為言但今之所云谷不知郎是昔號不雖有耆老相承傳譯敦失兼汧源廻異不必可指的為據也上古名此山為崗山孔子福地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為崗者亦金壇之質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今按

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云本名鬱崗山山郎在今所謂伏龍之東世又呼伏龍地為死蛇崗亦粗有彷彿又見其長而高孟呼為長隱隱音於觀切其言可隱障也出崗山雖多細石亦可居耳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甚有可住處義興蔣負芻等今並立田舍於崗下近去太史宅四五里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子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彷徉耳右弼王王真人喚令密示許侯此即桐柏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為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將白起擊趙於長平一日坑殺四十萬人古來兵傷莫復酷此故易引之為喻斯蓋所謂兵病不往洪波不

登矣既帶近弼天神真限衛故能令三災不干

右前來至此五條楊書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週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傳中所載至第十天并及鄷都五嶽八海神仙遠方夷狄之洞既非此限並不獲曉出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此當是至太山頂為言也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墌

猶有原阜壠偃上蓋正平也句云高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則是中央高四邊漸下今云上蓋正平是言其頂平無凹凸處耳非直去如削也亦可是登壠阜之上見於天爲下耳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按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小不同蓋猶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暗今大天崖畔了不得窮此小天崖際始可捫摸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柏枝[illegible]山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不[illegible]中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又以石塞之當其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正應在今所[illegible]也柏枝乃有兩三洞口[illegible]三門精齋尋之自可見[illegible]南[illegible]大開而內已破塞當[illegible]有鬼[illegible]來而[illegible]仙人出入都不[illegible]五門皆然[illegible]此[illegible]者爲[illegible]山[illegible]外入[illegible]入故耳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令得往來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蓊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也世人採藥往往誤入諸洞中皆如此不便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中如左元放之徒是所不論然得入者鮮出亦恐不肯復說之耳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間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

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家矣今按此[illegible]良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盤石在嶺上以覆埳處李斯刻書璧其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蒼川勒

銘素壁若掘即可得始皇所歷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從此登望之吉宮定錄其具君嘆以告長史參偽本去處紙所失恐非起端語符將聲時在三茅不得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男真人無所論敘矣撰傳所登顧是登山時但云一隻爲異或建志二字雙璧之書亦如禹山所刻符篆耶今小茅於其處亦可見口若不疾自不小也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至西百二十里

從峽中度上會稽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山李斯請書而還過諸山川遂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群官饗從駕始皇歎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已往良爲常也爾乃群臣並稱壽嗚曰良爲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鐘萬聲齊唱洞駭山澤讚樂吉兆大小咸善乃攺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良常之意從此而名檢外書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出遊雲夢丹陽浙江上會稽祭夏禹望南海亥石紀功還過吳渡江乘並北海至

邪至于平原得病七月[illegible]來驟山如此之時皆朱有遺[illegible]是從[illegible]達上攻句容江夾路何通[illegible]詣句所以止佳山北邊[illegible]且於時故未驗此山之君[illegible]適是望山設所以[illegible]王璧也大號從主人名由[illegible]君以漢成常明咲黃書云台下良常此[illegible]成欒也又檢始皇發[illegible]杰此應夏月中如外不發良令[illegible]乃是一十六年中月遣亥之月[illegible]出將是至雲夢早不羅卿是三十八年秋崩也未作秦曆不能得定癸丑是何月中此引更詣正之　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此七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章邑賫黃金百鎰銅鐘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君王莽制金爲貨名鎰

形如錢無孔重一兩直錢一千百鎰則百兩也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此三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吳倫賫金五十斤獻之於三君令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埳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此則今小茅山嶺石上最高處是也此之事不驗其咬中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敕郡縣修守丹陽句曲真人之廟故三君初得道乘白鵠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之所時驗問共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鵠廟[illegible]數乳之時或聞言語或於山中見白鵠在嶺中負樂聲於是競各供飾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爲祝逮山西諸村各各逆廟大茅西爲吳墟廟中茅後山上爲述墟廟並歲事鼓舞同乎血祀蓋巳爲西明所司

并復眞仙條屬矣

中茅山玄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千斤於此山深二丈許埳上四面有小盤石鎭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小平處可堪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流水東南近下有一泉溜內有近下亦有小水處嶺南隱居住處近山上今有泉冬夏無窮而水色不甚淸東耳平處可住東西唯當近澗左右爲好左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所請以合爐火九華丹

右楊書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爲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爲屋室靜舍乃佳此數處亦任意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中茅之前大茅之後下麓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館此館呼爲名今所住處是也此壇絕絕石石形甚環奇多穿穴側今壇西從下深乃有無底處裏又有響中在其巧之響久之乃有此云多金物亦當是久未有仙人受之處西南有大石壁聳而可開內有有入數丈後小不復容人乃聳嶮有風在數去便又有一處泉冬夏淸流即下唧呼有者罷口又有一勇泉水勢乃駛上者冬溫而夏冷今正對還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得出大水大旱未嘗增減色小白而甘美手弱嘗注無窮但恨在山西自不得東來耳亦別開決作東流用之又渡此嶺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掌甚可合丹即後一所菌大山之首也正患去路近車聲人行便是第一欠開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聲人往吹一相處方當思爲其宜茅山住上道居今所住及南洞口長史宅處乃極好所只遺且此亦一山通無屋墝毒蛇有青蚶人不紀物是亦甚少自古來未嘗有人山居不可過谷皆少渴病山德實谷不到險害居往來無賁冬夏常鬱如東閒諸山耳自嚮往來宮成秀於形望大好山出好木并藥縈絕宜松於有太無人雖不合自生今亦分布處壇之早

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

青童君曾乘獨飆飛輪之車過按行有洞天之山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爲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爲天市盤石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非但句曲而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宮之中央窻上也句曲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

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以填洞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飆飛輪之車逼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鎮陰宮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盤石爲仙人市壇是其欲少有彷彿而不了了也青童飆輪之迹今故分明

（句曲之山諸記說今悉分明唯一大石
壇石未知的何所在以論迹向[illegible]
尋正應大茅左右而識行不見其異處或恐
爲上來[illegible]定所不論耳按保命趙承[illegible]壇）

（長史書[illegible]至此則亦應在小處長見雲氣
出山人[illegible]先是大茅[illegible]此或當高而陰故也
夫[illegible]人常[illegible]大[illegible]名飆右服名款履
山頂故指來其右[illegible]大茅嶺上向東行有
路[illegible]山平治乃如人足通[illegible]撒相傳皆呼
此[illegible]輪迹乃無埋及石壇未顯金寶亦
難[illegible]又疑[illegible]天中央玄[illegible]之上不應乃
近南門[illegible]恐作中茅門邑人老亦不復知
仙人市壇處自[illegible]來此山七八年尚未得
窮[illegible]門而况[illegible]之徒令其究竟之邪所
以來行[illegible]履者患[illegible]良侶可同登涉之艱
獨行又[illegible]號是以遂爾淹稽常所恨此
日方[illegible]狀遊處當
[illegible]開所見耳）

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穴口餘小穿如盃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盤石亦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

（此則是東門[illegible]
當乃可知處所矣致疑索入耳前傳云
出山至[illegible]計十二四里許今此云三里
[illegible]門者是近山下已滿南門勢又[illegible]
門便[illegible]下數里乃得至宮耳入口便
此爲內光出照不
必關外日者也）

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填穴口但精

齋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覿乎左慈復何人耶

（此即南岳之[illegible]
校[illegible]石[illegible]小穴[illegible]
難卒分別必須精感得[illegible]入云一日
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illegible]日恐二
十入日諸[illegible]記之宮故也
成仙人[illegible]易於[illegible]所以三月[illegible]
洞長史雖[illegible]分[illegible]形識[illegible]
此語是欲相[illegible]耳長史後[illegible]作此意
酬之
也）

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眞王君太虛眞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

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即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災見太平聖君 按中君書云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郎請十二月二日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屢有正月中耳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略無來者唯三月十八日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市之衆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深誠密契願覲神真者乎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此輩紛擾終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之思無因得果矣唯隱居所住中巖禁斷[illegible]年得無遊雜既去洞隔薄人自不御至於此也 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

司命初過江立宅於此[illegible]自蕩[illegible]貞對[illegible] 今[illegible]垂之爲言如是[illegible]在上[illegible] [illegible]大積之西今文老相傳言如是[illegible] 隱在長史宅後大積之西今文[illegible]傳[illegible] 大茅之西北平地[illegible]樹間名下薄[illegible]是 司命君故宅[illegible]至[illegible]多見[illegible]故物以 [illegible]往此處[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君[illegible]則宜 言中茅之西不應遠[illegible]良常大都真人[illegible]自 人[illegible]遇所引處便言耳音時山下遠近[illegible] 處[illegible]林[illegible]九天[illegible]處不可[illegible]郎今 [illegible]九達山中亦皆[illegible]路[illegible] [illegible]不復可[illegible]乃[illegible]大久如此[illegible]六十年 [illegible]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累石如竈形竈間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 [illegible]處今亦[illegible]但[illegible]復[illegible]寄生[illegible]樹耳

亦帶北洞流水其左右並近大路所以言淺即今猶過坑復門往也 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 今此中以去多荒蕪漸近村墟並不足復居昔時言去聚小近往來處易又近洞口所以憂及之耳外靜舍當以[illegible]游賓從怒上并自往修行之所蓋知是欲相近之急也頤居士所撰本以此中向近所標精舍地一篇令[illegible]墟書者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前耳此後長史答書道西北地危仍欠菌山不翻金鄉至室語明知本別受之也 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採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住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 今人

不復識菌山名[illegible]山其形當如菌[illegible]亦[illegible]之[illegible]形如[illegible]大[illegible]後[illegible] 金[illegible]子獨秀如博山鑪[illegible]又近 積金山恐此或當是郁令多石及樹大[illegible]金之所在[illegible]處亦難可[illegible] 所不[illegible]精錄之事亦指此山前[illegible] [illegible]大至[illegible]形勢 [illegible]講[illegible]當更[illegible]迹耳 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 字古鼎 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 [illegible]安息石[illegible]所 [illegible]遠近[illegible]感 [illegible]也今最高處乃多石[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井[illegible]復[illegible]木累石[illegible]中[illegible] 有小[illegible]風所倒[illegible]來帝王[illegible]鼎[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去[illegible]足[illegible]三才能[illegible]

穴與□氣□□□□變□□□□□從
爲云銅狩山之銅以作之諸有川大之山皆
爾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
口處乃佳當小危不安耳今近南大洞口有好亦水而多石小有
出入便乎此世有來居之者唯宋初有女道
士徐漂女爲廣州刺史陸徽所供養在洞口
前住積年亡女弟子姓宋爲人高潔□□能
于年老而亡仍葬山南宋女弟子潘又襲
住于今尚在元巖中有數男人復來其前而
居之齊初乃教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
爲崇元開置堂宇廂廊殊爲方副常有七八
道士皆資俸力自二十許年遠近男女互來
依約周流數甲解舍十餘坊而學上道者甚
衆今亦諸修靈寶齋及章符亦尚已近有一女人
來居□口左勤於灑掃自稱□□吏頗作巫師占
上多淫濫假託此術亦處處有之大茅東西亦

有潤水有晉末得道者任敦住處合藥竈
猶存今在近嶽數人居之又有朱法永近小
山上使騎
蹤所之矣良常山對穴口東䙶小山之嶺其
上有埋銅數千斤以盤石塡其上漢時其山
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千
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今此山具
存耳知其錢銅處縱有彷彿亦不識尋䙶此
山明地高下墩瀾不似經墟村住處恐歲代
久遠勢迹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
乖異故也
書此乙丑所受則長史往年書是甲子年中
璞答云直置書於述墟朱家靜中則非周
華僑楊君三月一日書云今當埿赤石田日
述之也

爲往來之階亦竟不就爭也復云豈可遐蕩
坐觀存沒哉此道自決冰眞之精誠也心不
在我不可責人使必成之也赤石田今中茅
西十許里有大
塘食獨水久廢不修隱居今更築治爲田十
餘頃長史昔思欲遏此道因作田之時得數
處迎望山而遇旱塘壞竟
不果所以此書幾之耳都不齋而有書云
齋戒也此亦有令明謝奏不可
忘文動靜必皆關啓矣八月八日書
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
温顏耳聆玉音此語爲求道之甚急也得近
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

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司命常住大霍之赤
城此間唯有府曹耳具位有可畏故不宜共
作繁鬧二君雖同居華陽而宮府各異不得
向紙凡書奏不如口啓
於此可具鑒其儀格耳吾等已自相知之厚
薄書疏亦甚爲班班欲停之如何此是長史輕賤置書
於他家靜中而去恐方將人到又致糧上眞
靈愼密故有此語欲戒誡其心事耳長史後
答此言亦
爲巧便此書疏愼示俗人脫有見者搖壞
靈山爾之罪大也恐俗人貪貨之徒知此金
寶處堪能鑿掘興事由宜
泄此罪眞爲不輕非但爾時教戒
亦傳貽與窮將來諸子咸共秘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

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
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艮常來凡二十一條並有掾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此乃應是墟字所由來皆作墟字即今之山西村名也聞耆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
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
答今故在此山非爲從去此山洞庭之西門
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
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

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
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
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作故得撰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稿語也包公是鮑靚句容人悉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家示傳記是乙丑年初矣告小
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
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
之別光爲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
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官屬正二仙
君兄弟復有地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爲直
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
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宮
不二人爲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
處愚昧冒啓懼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有當復是別曖今更事問并洞中事定錄又答術後也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
由於此也今之孜孜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
靈所置唯助令彌窑耳豈有搖犯理耶此故
爲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
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爲意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住事

有竟無所立也不審玄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
不及願告顓頊大王故號玄帝外書亦爾長史就致疑問耳此答亦復有答右後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
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爲
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存遲速之間不敢悒
遲有如此教示所不速求所闕何以懼切以祭求勤勤引勸告大茅山
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
見啓悟喜稟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
吉日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寔鑒照此道南面之東

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告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勗之
言恩念下逮益令欣慕傳上亦載此事告良常西南
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
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
舊宇高棲之所托患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
量求處臨時告悟傳上亦載此事茅陸灃没難可必審故更乞告示也
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竈寄生樹
如曲蓋爲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
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愚意本自欲立

內外靜舍輒當疇量在宜亦不聞立此外靜事而今有一累石
塼壓然相傳乃言掾於此壇化遐也每往拜祝輒感歎纏心告菌山至佳
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竊有
合金液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修學日
進後而事可得密者臨時啓質中君書云吾昔臨去埋金
不遁可命長史此答誤耳告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在山
獨高處入土八尺許此帝王之所
器疏示後生益增悳厲承下亦可以立靜舍
感儁告悟告昔屈氏埋銅及錢此通非所擬

向也聞此遠事世代變易能不悲歎昔初拜
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迹虛此猶是前村徐洮家
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便承此而
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愚心鄙近亦以
肉人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
聽得蒙省察辭與事違悚息而已長史玄挺動靜悉微
脣辭所向便已關奏蒙報或是得暢君所傳者徐洮家今猶存後所云徐偶郎應是況後
所以知井宅處亦云其相曾爲長史門生也昔占赤石田利近山
下爲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

塘壞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爲息懷今
方居山下故當修懇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
安耳此田就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霜仰禮拜乃佳而言去洞口遠當是通去
北洞口遠耳此田雖貧瘠水旱隨微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墾之不今塘尚決補築當
用數百夫別可疏田十許頃賢居館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當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跡
蒹爲百姓之惠也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疏
之與所以運達意旨既蒙眷逮親奉覲對司
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復
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此蓋不欲停之辭故引以

見於理極好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喁喁爲欲知之葛既鄉人所以及問此條亦右答在後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黠治用白牋次第如此歲乙丑此一行本題紙背

眞誥卷之十一

眞誥卷之十二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稽神樞第二

昔思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畏衰頹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恒願眞人稟受要訣仰接容景親奉徽音夫勤未上徹精未廣發眞要之聘未可豫及也後漢書云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跨邁世迹超登淸虛何玄標之邈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己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未書云厠聞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閬圃東遊玄洲不爲邈絕求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爲言貫于心良可啓矣恭佼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眞是以雲車靈轅相適猶遐昔會軫華僑依此而言則知華僑先亦蒙眞降矣蓋應會敖世事有出嘿涂不必靜苟有分無志申公

所病遇至不爲㲠水始俛是以古咭有云逢時不邁山客抃粲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淸全矣於焉騁逸松期回輪紫淸靈觀四響玄音合唱玉振雲奏不謀而和可謂祕道藏珍眞畢之上挺也子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illegible]

[illegible]

玄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顓頊父居弱水之鄉項身陶七河

之津是爲玄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塡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玄帝也此後並中君答前所問四條皆以關上紙也說顓頊與五符語正同五符唯無理鼎一事耳鮑靚靚及妹並是其七

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爲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今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爲兄弟耳根胄雖異德蔭者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靚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子七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賑死之仁拯饑之德故今雲蔭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好尚仙眞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會

非徒爾而得之者矣此書蔣先生撰事未校所以論及子珂功業也鄧亦通神而敎尚房中之事故云攝帝後用於君太玄陰生符爲太淸了解之法當是王者之最爲要矣祿運事乃如此問關令人之意當是由從然問葛玄玄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僊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葛玄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寶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左慈今在

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
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仰尋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尋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橋谿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而仙第猶下者並是不聞三品高業故也許先生所以興歎句曲有五門
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即得得
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知宮室
所作闊狹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
疏亦復泰盡邪勤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

爾又當先呈啓司命司命令答道宮室之委
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自是司命之別宮吾
人亦不得爲洞臺之正主也按後所論諸官僚人物當是已爲啓司命乃具得受說之耳右定錄後書答長史爾時說此後玄帝來凡五條並楊書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眞總括吳越之萬神
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玄道李叔
升言城生傳道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玄
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
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

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也受
學至勤並得眞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
此所謂地眞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津而往
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
不慎乎此四人雖司命之察試學道者所以長史有書與要賈自呈之令司命答之猶在上卷此諸人名位又賢戰周威王時應是六國時趙然王也立可東卿司命君也凡有其名矣東宮無正殿中將軍或應中郎將也此紫陽眞
人六月二十日受
右一條有掾寫

七月十五日夜茅中君受書與許卿與長史此後當爲上一篇左卿玄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
自分必能鵬飛辰阿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攜
嚮秀眞可謂邈乎其奇落絕之䙾也於是洞
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鼓草無瓊金
之流鄕雖渟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之夾
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絓卿司之至念紆蘭
眞以盼汜邪然鑒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興
詠事外迹亦並帀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

善建重離之明以期於必詣之會皓清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厭頻下風矣弘之而已（此是受前書後一月因復受此猶論答欲見何等事所以有後說也善建重離之明如似持翹倩錄文而長史名字不相應既已稱與玄仲自在邊刃前則是別當有義況也）

右一條楊書

定錄宮寮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保侯禁保侯職主領應爲種民者（今所宮白二君以下

假次此三歲爲大矣）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昔用韓崇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

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逼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

最年七十四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瑋玄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爲左理中監（[illegible]）云王瑋玄是楚莊王時侍郎受術於玉君（若是春秋時楚莊王者侍郎之官不似古職可[illegible]）（楚三人無[illegible]）右理中監準職如司馬今有劉翊字子翔者居之翊本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

大富常周窮困爲事好行陰德密惠陳留張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不示名字即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人矣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巳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乃能隨我去不翊於是叩頭自搏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洞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爲定錄右理中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于斟字叔顯王試有道者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爲典柄執法郎[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illegible]云北河司命須關無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唐人少爲郡幹佐未弱冠到太學受業明經術災異曉爲交阯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

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華宮中節度桃俊字翁仲者也（漢書無此事今家在錢唐[illegible]之[illegible]故墳壙甚然苗裔猶存鄉近時吏[illegible]所之[illegible]人不敢侵毀之者知是得仙可命家錢唐杜徵士亭京產先與隱居共奉詠以[illegible]述[illegible]在集中幼平亦無所顯出）張激子當爲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袁隗艱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

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强梁鍊桂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禁保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illegible]）

修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家爲修所授之按張奉範兄弟乃當避地[illegible]役表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二乃疑也山圖公子出列仙傳事在洞中事皆一二君所說如此[illegible]所道中侯夫人（[illegible]）我聞易遷中人竇氏言云北河司命禁保侯似有所擬想當審爾（[illegible]）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耳明晨侍郎周

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家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少好道服伏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illegible]）明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

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爲侍郎耳（朱寓沛人桓靈時入後同黨人之例李膺杜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

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术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柏眞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留圉人少爲書生[illegible]）

（[illegible]）餘數人不能一二道之例皆取平貞正直體隱神清郎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illegible]）

右保命君所道（此當是接中候[illegible]）

童初府上師用劉文饒文饒者弘農劉寬也少好道曾舉漢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後爲司徒太尉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任重責大恒憂心如醉且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臥於閤內又不得菜旣醒乃罵之爲死狗罵畢即束帶來入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耳顧見哀恕寛用心仁愛觸類如此矣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鑪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師上矦主始學道者（後漢書云[illegible]）

（[illegible]）

華陽中事當更示爾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看洞中時或有龜山府共集高會眞仙之日寧可暫登伏龍之鄉以禮拜於靈岫邪可示許矦令

知之（[illegible]）昔

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跪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矣如是用心精誠之至也枯木尚能生紫華濯甘津況三秀之靈阿五芝所播植而不能數恭山岫洗拔滓穢者良可悲也世人所以

（[illegible]）每不得如意者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豈異邪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illegible]公不如是此丈人邪）昔有一人數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見在中嶽得道（[illegible]河伯[illegible]當是兩[illegible]邪）左慈初來亦勤心數拜禮靈山五年許乃得深進內外東西宮耳（前云三月便得進與此大殊恐以深進為異也）學道當

如山世遠去人事如清虛真人步深幽當如周紫陽何有不得道邪（[illegible]）建志當令勤研神令虛所為所作當令密（[illegible]）右定錄君所道使疏（[illegible]）又夫望林者豈不想易遷之若人羨彼子之濯景邪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illegible]）

右南嶽夫人言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illegible]）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illegible]）施淑女山陽人施續女也（[illegible]）鄭天生鄧芝母也（[illegible]）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問並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

舍眞臺皆宮名也計今在易遷館東廂中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恊辰夫人者九宮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書恊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其岷山丹服得仙（黃瓊江夏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空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字文疆和帝時爲尚書令致爲子餘人瓊子琬亦從太尉爲李傕所殺夫人應知也蓋未必是九品人或稱女或稱嫡或稱孫盡名各以人名爲者而言之非必用其六方當所及也）舍眞臺是女人已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前云八十三人）

（上云易遷中舍眞人所資此宮似應遷錄乃得是入也）此二宮盡女子之宮也又有童初蕭閑堂二宮以處男子之學也（其男女名氏又出後女之定案路標墳路者也）計與數人共止最於鄧伯苗母相親愛餘亦厚耳（鄧伯苗母夫人也）設牀待靈誠孝子之長想也計亦已爲其兒作惠益也計前與爾杯布殆相與爲贈當往洞室之際耳仙官有禁不得道實故假以他惠也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設牀寢令精氣之往有所棲者也可密諸其兒道如此（此令俟採此其事皆有指趣不容顯注之）

從定錄官寮來凡三十一條並有掾寫

注之一卷相隨

眞誥卷之十二

真誥卷之十三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稽神樞第三

地下主者復有三等鬼帥之號復有三等並是世有功德積行所鍾或身求長生步道所及或子弟善行庸播祖禰或諷明洞玄化流昆祖洞玄即大洞玄經讀之萬遍七祖已下並得鍊質南宮受化胎仙非今世所謂洞玄靈寶經也夫求之者非一而獲之者多途矣要

由世積陰行然後皆此廣生矣鬼帥武解主者文解俱仙之始也度名東華簡刊上帝不隸酆宮不受制三官之府也又別云心勤於事欲棄跡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亦多作文武解主者其一等地下主者散在外舍閑停無業不受九宮教制不聞練化之業雖俱在洞天而是主者之下者此自按四明法一百四十年依格得一進耳一進始得步仙階給仙人之使令也依錫經主者大有品秩遷轉年限睽促懸殊此等數之目異於品名反以多為貴如此階秩矣其二等地下主者便徑得行仙階級仙人百四十年進補管禁位管禁之位如世間散吏者也此格即地下主者之中條也李東等今在第一等中李東曲阿人乃領戶為祭酒今猶有其章本亦承用鮑南海法東方乃凡劣而心行清直故得為最下主者使是許家常所使未用元年先生年二十三就其受六甲陰陽行厨符既相關悉卿復及之耳其第三等地下主者之高者便得出入仙人之堂寢遊行神州之鄉出館易遷童初二府入晏東華上臺受學化形濯景易氣十二年氣攝神魂十五年神束藏魄

三十年棺中骨還附神氣四十年平復如生人還遊人間五十年位補仙官六十年得遊廣寒百年得入昆盈之宮此即主者之上者仙人之從容矣

張姜子等先在第二等中亦始得入易遷耳鬼帥之位次亦如此矣主者之位亦不限男女按此年限得棺中之骨便得出生世中亦往往有此啟發隱適難已遠量始入不可思議之境耳易遷童初二宮是男女之堂館也其中間靜東海青童君一年再遊校此諸宮觀見羣輩也年一

再遊似依傳中日而前書云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便是不必復有定期也趙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趙素臺是趙熙女漢時爲幽州刺史有濟窮人於河中救王惠等於族誅行陰德數十事故其身得詣朱陵兒子今並得在洞天中也熙恒出入在定錄府素臺數微服遊行道巷盼山澤以自足矣趙熙漢書不顯微服遊行蓋謂在洞天中耳不應乃出世中也易遷中有高業而蕭條者有寶瓊英韓太華劉春龍王進賢李

奚子郭叔香此數人並天姿彎秀澄上耿邈才及擬勝儀觀駭衆此則主者之高者仙官之可才其次及得張善子董鄧伯苗毋有善行故後來人多宗茈之寶瓊英者寶武妹也其七世祖有名峙者以藏枯骨爲業以活死爲事故祚及於英身矣寶武字游平寶融玄孫時則應是融但也武亦以財物散施天下貧乏靈帝時爲大將軍與陳蕃俱被誅其母産武并産一蛇蛇出即走上南山至母死無何而來哀泣良久又去亦所以爲異但未解俱承七世之慶兄璣而妹當仙非道家之北斗也鬼官別有北斗君

以司生殺爾按孫皓敗將張紫軍人楷學兵死已三日且忽起大呼云至北斗門下見人縛梯來因是驚誤爾日曉梯戳死如此即應是第四宮也今第五第六宮不驗所主者恐是考責之府也鬼官之太帝者北帝君也治第一天宮中總主諸六天宮餘四天宮其四明公各在其中治雖云各治一宮又不顯各在何宮宮既並列復不得依位作四方言之尋其入次第高下則第二宮名爲西明公治第二宮東明公台第四宮北斗君台及次第次北也二天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爲三官三官如今刑名之職主諸考謫常以眞仙司命兼以總

御之也並統仙府共司生死之任也大斷制皆由仙官道家常呼三官者是此也而消魔經云岱宗又有左火宮右水宮又女官六名二官並主考罰令二茅君通掌之大君爲都統保命爲司察矣所以隸生官者以爲天下人不盡皆死其中雖得眞仙則非北帝所並又有鑑而神化反質者知此皆典其仙家綜錄故可命之殺道有統之也鬼官北斗君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晨玉君府耳天上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以精象但鬼職取與關壞是以仰承大上之曹也未必盡徑來也別更一二密可示爾同氣令知斗處幽閒之泰也

道業可不勗哉此二人外書並不顯後漢有李雲亦爲白馬令以直言忤旨見令示司氣者謂以告長史掾也七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君告報前受長史司馬諸人雖定錄所告而應是初說涓中事是丑年十一月今此說辭人乃宜繼後反爲七月後不應是寅年進退孫難詳從地下主者來凡十四條並有掾寫共一卷也含眞臺洞天中皆有非獨此也此一臺偏屬太元府隷司命耳其中有女眞二人總之其一女眞是張微子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女也微子好道因得尸解法而來入此亦先在易遷中微子常服霧氣自云霧氣是

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也久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自言受此法於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文期青童之妹也微子曾精思於寢靜誠心感靈故文期降之授以服霧之道也服霧之道授微子微子亦時以教諸學在含眞易遷中者我昔嘗得此方乃佳可施用者也

服霧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臥任已先閉目內視髣髴如見五臟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爲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繞纏在面上鬱然因又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唾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宛留五色洞天神烟合啓金石華眞藹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特乘六雲和攝我身上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術者爾可行此法邪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此服霧法已別抄出事在第三篇中今猶疑存此與本文相隨也

其一女眞是傅禮和禮和是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北地人其家奉佛精進女常旦夕灑掃佛前勤勤祝誓心願仙化神靈監其此心亦得來此久處易遷今始得爲含眞臺主也常服五星氣以得道禮和善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

右定錄君言張傅二人外書不顯或應各在家譜中

右一條有楊書又掾寫

王衍爲晉武帝尚書令其女字進賢爲愍懷

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石勒畧進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今在華陽宮洞內易遷之中六出時年二十二三許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陰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晉書云王衍長女名景風貌美賈后爲弟謐娶之少女名惠風以配愍懷太子退之如此則不甚美也永嘉五年六月王彌劉曜石勒破洛陽欲逼妃妃拔刀曰我太尉公之女皇太子之妃有死而已終不爲逆虜所辱遂見害家人收葬於城西洛水之北追謚曰貞定妃與此說小異

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恒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氣白氣赤氣各如綖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爲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爲之臨目施行覩日亦佳其法雖鮮其事甚驗許侯可爲之此法亦以重抄書在第三篇修有事中范監者即其人也昔得爲童初監今在華陽中又別云會爲漢尚書郎善解地理以家宅爲意此亦在第三篇右三條並楊書河內李整昔受守一法并洞房得道初在洛陽山近來入華陽中又主諸考祟民間之事整往爲常道鄉公傅受道入山時巳年六十不知李作何位亦應是臨職常道鄉公魏元帝大弟也罡山東北有穴通大句曲南之方山之南穴姜伯真數在此山上取石腦石腦在方

山北穴下繁陽子昔亦取服此罡山猶是大横山故後云掾恒與方山五人往來但不知有路通何天中不審繁陽子即鹿迹洞中爲當地此北岉山中亦有此物北未詳岉山在何處今句曲北鹿迹山西有名岉角山似當是其處也石腦故如石但小斑色而輭耳所在有之服此時時使人發熱又使人不渴李整昔未入山時得風痺疾久久乃愈耳此人先多房內事殆不同今者疾之輕薄也石腦今大茅東亦有形狀圓小如曾青而質色似鍾乳赤下乃鍛白赭有瘡瘢何必輒服之乃熱爲石亦似鍾乳也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此則有真

及司命所生之處也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illegible]良常山有熒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萬年[illegible]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隱泉之水正紫色[illegible]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水飲之除腹中三蟲與隱泉水同味云是玉砂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以此爲異矣

[illegible]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伏龍地植李彌滿其地展先生今爲九宮內右司保其常向人說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憶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illegible]後有郭四朝又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災厲[illegible]

時有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又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爲姜巴者是矣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illegible]此二人並已得仙今在蓬萊爲左卿今南鄭諸姜則叔茂之後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飆輪宴我句曲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太賓亦有才藝善

鼓琴昔教糜長生孫廣田廣田即孫登也獨絃能彈而成八音眞奇事也[illegible]叔茂種五辛菜常賣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邪[illegible]今舍前有塘乃郭四朝所造也高其牆岸蓋水得深但歷代久遠塘牆頹下耳[illegible]

（未解舍前之意恐長史於彼復立田業又有說在後）四朝常乘小船游
戲其中每叩船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
青葱玄鳥藏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檝乘神波
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丘林中（晨風謂上風
清玉晨之風非毛詩所謂鴥彼晨風之鳥也）浪神九垓外研道遂
金眞哉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
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惠孰盡汝車輪（女寵不弊
腐男愛不盡輪朝生蜉蝣也以喻人之在世易發浮歇耳）遊空落飛飆靈
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翮扇

天津養藹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棃漿
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玄垓九垓皆八極之外九天之頂名
地襲登木星房名玄朔東陽之垓故若士語盧敖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矣）駕
欻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
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開闔幽冥戶、
靈變玄迹滅（四朝爲玉臺執蓋郎故云高皇齊龍輪）定錄言

右十二條掾寫共一篇

四朝燕國人也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
兄也眞法其司三官者六百年無違坐超遷
之四朝職滿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
郎中間又闕無人後以思和代四朝也山下
居民今猶呼一平澤地爲郭千者是四朝之
姓尚存於民口也四朝往曾使人種植於此
地也年年四朝每行皆過詣此山以造思和
遊看原阜（此是茅傳中言也按如此說郭千此是種植處非居止也住處則長
史宅果應是矣今璩檟旣預決木不復甚停人昔以爲田耳然其地千間小葦猶自成趣
可得汎舟而歌但無人能追蹤遠世可歎如何後云此四朝年年行過遊看是上補去後
從復覽茨舊居所以數宴良常眷盼朝好）張玄賓者定襄人也魏

武帝時曾舉茂才歸鄉里事師西河薊公服
术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眞人樊子明
於少室授以遯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中
今來華陽内爲理禁伯理禁伯主諸水雨官
也此人善能論空無乃談士常執本無理云
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
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無焉無無
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
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

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其
所論端據如此桐柏諸靈亦不能折也自云
昔曾詰蓬萊宋晨生晨生者蓬萊左公也與
其論無粗得人意過此巳去尚未能本有安
能本無邪與餘人論空無天下中皆無人焉
其高氣秉理如此東卿君紫微玄清亦莫得
而干也理禁伯官亦保命之監國也（[illegible]）

（[illegible]又作監[illegible]）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
學鄴鄲張先生先生得道之人耳晚在中嶽
授玉佩金鐺經於范丘林丘林乃是漢樓船
將軍衛行道婦也學道得仙遂授行抱日月
之道又服九靈明鏡華遂得仙昔亦來在華
陽內為保命丞河圖云吳楚得有得見太平
者其常語人云此語不虛此驗不及（如此諸學者何）
（[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存明鏡非世間常法也受范丘
林口訣云善嘯（[illegible]）嘯如百鳥雜鳴或如風激衆

林或如伐鼓之音時在天市壇上奮然北向
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或冥霧
飆合或零雨其濛矣保命有四丞此一人主
為暴雨水及領五芝金玉草若欲致洪雨者
將可辭詣之也（又理禁伯亦主[illegible]若有所宜[illegible]也）其一丞
是咸陽樂長治東卿司命君鄉里人也為小
君所舉用漢桓帝中書郎晚從中嶽李先生
受道行七元法得仙（[illegible]去一百餘年[illegible]）一人
是孟君入室弟子鄭雉正者孟君所屬用（王君）

（京兆人或云為孟君先生不知何名[illegible]傳所載是[illegible]人去[illegible]李八百者也）其一人是西山唐房（[illegible]）
樂長治主災害鄭雉正主
考注唐公房主生死趙威伯主仙籍并記學
道者并暴雨水靈芝之草（[illegible]宮[illegible]非[illegible]在[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其下則有四[illegible]事在第二篇中）
定錄道此
右此有掾寫依紙墨亦言前篇而中間
有此失缺此行後又割恐別復有事並
遺落深可恨惜耳

杜契者字廣平京兆杜陵人建安之初來渡江東依孫策入會稽嘗從之後爲孫權作立信校尉黃武二年漸學道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玄白術隱居大茅山之東面也守玄白者能隱形亦數見身出此市里契與徐宗度晏賢生合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時得入洞耳或自採伐貨易衣糧於虛曲而人自不知之耳猶琰者即白羊公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中也[illegible]

[illegible]徐宗度晉陵人作孫皓左典軍呂悌司馬受風谷先生氣禁道故得契俱晏賢生是步陟外甥即宗度之弟子也

契弟子二人一人孫賁孫女寒華也少時客與契通情後學道受介琰法又以法受寒華寒華初去時先叛入建安依邵武長張毅毅即契通親故得免脫事平乃歸茅山耳寒華行玄白法而有少容今當俱處也玄白道忌房室自契受道不得行此[illegible]其弟一子是陳世京世京孫休時侍郎少好道數入佛寺中與契鄉里故晚又授法契初將寒華入建安之時時亦同舉實賴世京濟其客計焉此數子今處茅山之外非常在洞中之客也亦時得入耳亦數至長史舍屋間遊戲然多在大茅之間[illegible]

[illegible]世京今服朮澤瀉寒華無所服[illegible]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臍中有黃氣三氣俱仙如雲以覆身上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此旦行之至日向中乃止於是服氣百二十過都畢道止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所謂知白守黑求死不得知黑守白萬邪消却尤食六

畜肉及五辛之菜當別寢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

此道與守一相似但如為徑要以滅之耳忌房室甚於守一守一之忌在於節之耳初存氣出如小豆漸大衝天三氣纏煙繞身共同成一混沌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景以鍊一身一身之裏五臟照徹此亦要道也此數人並已三百餘年正玄白之力也並是不死之學者未及於仙道（玄白事已[illegible]於別[illegible]篇[illegible]用中[illegible]於[illegible]）

（安妃[illegible]十[illegible]年[illegible]十六[illegible]人又說[illegible]一[illegible]長[illegible]）

若欲守玄白者當與其經經亦少許耳自可兼行以除萬邪却千害行之三十年匿身隱形日行五百里（一名[illegible]中景玄白[illegible]）

八月十四日夜保命仙君告（此告[illegible]）

（[illegible]）牙守一竟未起別寢邪（自守一[illegible]忽然）

（[illegible]及此也）淳景騶廣林暖暖東霞升晨風舞六煙敎變入道騰五嶽何必秀名山亦足凌嬌手攝洞阜棲心潛中與吐納胎

精烝玄白誰能勝右杜廣平恒喜歌吟此今疏相示

右定錄君道此（此亦與[illegible]同夜告）

從杜來九條並有掾寫共一篇

峩峩岑山幽巖嶺芳阜阜先生乘和來翔散髮頹頹躬耕陵堽三餐自足不期裹糧玉迹東映鳳響西彰公侯招之凌風振裳處不矜嘿出不希揚被褐容與杖策顉頏（此一[illegible]）

（[illegible]）

（所作而不知[illegible]義是誥）近所摽靜舍地此金鄉之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赤子賢者乃得居此鄉爾子孫事秘之不可輕泄（[illegible]）

（[illegible]故也）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名雷平山周時有雷氏養龍來在此山後有姜叔茂田翁亦居焉其山北有柳汧水或

名曰田公泉以其人曾居此山取此水故也

雷平山在小茅北基址相連曰公泉今具在左右甚多永柳樹故名柳汧此泉即前所云見衣不用灰者長史宅昔毀之後無人的知處至宋初長史景王植大妃奉養道士姓荣為立道士廨於雷平西北即是今北廨也後又有句容山其王文請後為此廨主見傳否知許昔老公此宅其書稱事舊許大長七年有新蓋宅只公儀云其宅組代事許長史村傳識此宅只在今新前鳥舒村處源及似帶有齋堂前井存丁亭草葵無文工邪又除亭頁果得磚井上巳映滿仍捏治更加營累今右好永水色小白或是所云似氣明外永而此於是審知是故宅從來容廢無教居者宅云金紹至室便為代傳之宵頭矣共兩北宮君長樸連曰呼為長隱者也

雷平山之東北有山俗人呼

為大橫山其實名鬱岡山也名山記云所謂岡山者也下有泉水昔李明於此下合神丹而升玄洲水邊今猶有處所此山正東面有古時越騶王冢

本墓宅後人踏作冢此山今建定甚長後公古入合出增是三李經言在方隅沒故其小近南大臺人發巨者甚近或漸無沒故也越騶王是字毀匹世孫初不肯立逃入菁山穴越人宜之後於吳從還會稽以呂宮王十一年為諸咎所役越人又殺諸咎不知得逸來若此或當在陪與處故也今墓視木見指的墳系有知有衣入處有

右定錄君言

右三條有掾寫

華陽中玉碣文在童初府西向一云四面其文曰解帶被褐尋生理活養存三亦洞我玉文領理八老二十四真不眠內視微氣綿綿把錄太素玄之又玄神道在今子來乃臻

易遷云鄧夫人語之解此則得仙此仙之要言易遷不解此許侯可解注之

易遷即長史夫人妻也鄧夫人即鄧芝之孫也此本文乃經可讚解訪許之道中事但下模者解其意知之欲令長史解釋亦或兼以嘆之耳

右一條有其書

隱居今所安經昭靈臺前欲立小石碣子刻書華陽頌十五篇皆讚述此山洞內外事庶以標誠靈府永垂遠世而未辦作石今且載其文於此曰

河篇徵往冊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序兩金標地英　右樞域

宅無乃生有在有則還空靈構不待匠虛形自成功　右質象

總神列三府分途交五便陰暉迎夜晢晨精
望曉懸　右形位
南峯秀玄鼎北嶺橫泰璧表裏玉沙津周回
隱輪迹　右標貫
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川土懐北邙色井洌
鳳門泉　右區別
郭千峙流岸姜巴亘遠蹤廟貌或畤爨別宅
乃恒恭　右迹號
吳居非知地越家詎隱遷樹蓋徙低蔭石竈

未嘗煙　右類附
果林欝餘榛蔬園蔓遺辛榮芝可燭夜田泉
常瀞塵　右物軌
降轡龜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含真館高會
蕭閑宮　右遊集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絃有逸調空談
無與論　右才英
標金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巳沖念飛華
當畛心　右學稟

方嵎遊瓊刃華陽棲隱居重離儻或似七元
乃扶胥　右挺契
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世將賔
來聖庭　右機萌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靈迹何顯晦冥途
自相知　右業運
刋石玄窻上顯誠曲階門動靜顩矜錄不負
保舉恩　右誠期
右此十五首下各兩字是其一篇中意篇

中字字皆有義旨後之人自以篇中事求
之

真誥卷之十三終

真誥卷之十四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稽神樞第四

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臺洞有兩口見於山外也與華陽通號爲別宇幽館矣得道者處焉此山去大茅山可一十許里西南八七里有一洞口見外近時有人入見一青蛇在洞中因吳呼爲青龍洞山近上及此西兩面亦並有洞穴洞不知何者是此兩口耳山上又有泉水冬夏不竭山[redacted]所以號爲四平及方山也其多南鴻今藏金山宊[redacted]此樹皆能高大館中亦有道士所須爲藥也其中先止者有張祖常劉平阿呂子華蔡天生龍伯高並處于方臺矣

張祖常者彭城人也吳時從北來得入此室祖常託形墮車而死故隱身幽館而修守一之業師事上黨鮑察者漢司徒鮑宣五世孫也察受道於王君鮑宣漢司隸校尉爲王莽所害宣子永永子昱昱子某

劉平阿者無名姓名姓不示人也漢末爲九江平阿長故以爲號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巳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託形履幘而來居此室常服日月晨炁顔色如玉似年三十許人二君何容不知其本名既示不欲復說之耳蔵孟之本旅乃亦已陳之在後矣

呂子華者山陽人也陰君弟子巳服虹丹之液而未讀内經來從東卿受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隱方臺爲樂不願造于仙位也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爲嘯父賣雜香於野外以自業贍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伯少女從天生市香天生知是異人再拜上一檐香少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獲仙託形爲杖隱存方臺少女今猶往來之也天生師之

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胎炁之法又常服青飢方

託形醉亾隱處方臺師定錄君也伯高名述京兆人漢建武中爲山都長擢至零陵太守馬援征南日遺兄子嚴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劉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雷平山之東北艮常山之東南其間有燕口山三小山相隅故也一名曰方隅山下古人曾合九鼎丹於此間也幽人在此時心樂居焉今常遊此方隅山下亦有洞室名曰方源館亦有二口常見外也常有此五人爲旅其山即是大横西南別有一墩壠相聚今人不復有子其名者前人季明合丹即是此矣幽人者孫去世發不欲聚名故號爲南人此是木受事且亭周館修業也山今亦有兩小口五人爲旅即向之四平山者既去來相通故時共遊處也所以楊君夢錄云向從四平山來也右六條是手新寫應是何合皆所告也

鹿迹山中有絶洞絶洞者纔有一二畝空地無所通達故爲絶洞洞室四面皆有青白石亦以自然光明如絲舊作織字如此張形下正平自有石牀石塌曲夾長短障隔分別有如刻成亦整盛也東北有小口纔劣容人入入二三百步乃得洞室初入口甚急愈入愈寛大也口外南面有三積石積石下有泝索即可得也亦或以一小石掩宂口宂口大小俱如華陽三便門便門亦用小石塞其口自非清齋久絜索不可得鹿跡洞子亦爾不受穢氣故也此山今屬南徐州界正對芧山北望見之亦有道士住鹿跡在石上故仍以爲名洞口處乃可如而其嚴絜亦无人敢觸冒者此云如華陽三便門則南洞北洞本天開餘東西及東南皆是塞矣

鹿跡華山中及洞主有謝稚堅王伯遼繁陽子號名耳是漢越騎校尉何苗叔達也進之同母弟少好道曾居河東繁山之南服食故自號爲繁陽子中君答長史問葛玄云在蓋竹山亘與謝稚堅相隨今推堅乃在此不知爲去來往還爲當兩人同姓名也後漢書云何苗是何進異母弟爲車騎將軍黨對關勢進被害術苗今朱雀闕下與進將吳匡戰死破斬蓮中又破棺出尸支解之既非故爲兵解去不知耶遂得來居此其母亦被刑苗既非進同生宮仕復異具苗而字達於義不類恐別是一弟不必是名苗戰死者耳又有馮良馮良南陽冠軍軍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迎督郵自耻無志因毀車煞牛裂敗衣幘遂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

家中謂巳死十五年乃還整修志節抗操厲
恪州郡禮辟不就詔特徵賢良高第半道委
之還家時三公爭讓位於良遂不降就年六
十七乃棄世東渡入山今在鹿跡洞中後漢安帝時人也漢書所載事亦畧同又有郎宗者字仲綏北海安
丘人少仕宦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炁
後一旦有暴風經窻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
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徵宗
宗恥以占事就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華山
下服胡麻九得道今在洞中後漢書載郎宗事云理京房易善心算風角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對策爲諸儒表侯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日月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徵書到夜懸印綬於縣庭而遁去遂終身不仕子顗字雅元事父業研精學徒常數伯人順帝陽嘉二年徵詣闕上書十一事拜郎中還家後爲司隸孫禮所害其餘其王叔明鮑元治尹益婦之徒復
二十餘人並在北山不能復一二記之也此
數人是絕洞諸山之主耳此絕洞仙人亦思
得學道者欲與之共處於洞室困時无其人

耳此洞既无所通達正是地仙棲處必非三十六天之限也道喪由簪良
可哀矣寫家辱人哉簪者謂人貪仕宦衣冠坐此不得務道家室本寄寓耳此洞中乃是永宅爲戀戀不去實足辱敗人矣此亦諷誘於長史耳
右保命君告
右三條楊書
范師云三官有獄官不名廷尉名大理李豐
今爲大理都餘一守鈌以擬王附子不以與
許虎也守職如今獄之三官也李豐字安國攸字宣國馮翊人李義子本寒微有才志遂事魏爲尚書僕射尉與夏侯玄謀廢晉景王事泄召來令人以刀鐶築腰殺之大理當爲大理郎古之獄官前漢洎魏特廷尉亦名大理此職是仙官也王附子是王厶之小名許虎郎虎牙也
鮑靚因吾屬長史鼠子輩既爾可語郡守令
得反映亦屬吾其家比衰欲非可奈何可寫
存之耶鼠子恐是鮑靚小名鮑爲南海郡仍解化兒輩未得歸都所以屬之鮑郎許先生之所也
右二條有楊書
武當山道士戴孟者乃姓燕名濟字仲微漢
明帝末時人也夫爲養生者皆隱其名字藏

其所生之時故易姓爲戴託官於武帝耳而
此人少好道德不仕於世矣少孤養母母喪
行服葬服闋遂入華陽山服朮食大黃及黃
精種雲母雄黃丹砂芝草受法於清靈眞人
即裴冀州之弟子也得不死之道裴眞人授
其玉珮金鐺經并石精金光符遂能輕身健
行周旋名山日行七百里多所經涉猶未得
成仙人也戴乃授行玉珮金鐺而止不死而已未得神仙於理爲小難詳後又云玄眞亦其鈔要行之者神仙不死又與本經不同及石精金光符既不爲劒用則止是解化一符單服者此符主隱遯不云健行也種五品芝世亦有法

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晩又有山世遠
者此諸人往來與之遊爲昔居武當今來大
霍欲從司命君受書故未許焉山已得爲太和眞人則黨居在南陽太和山矣餘三人不見別顯出也
戴公拍腹有十數卷書是太微黃書耳此人
即謝允之師也按金相傳太微黃書第八篇有目錄云凡有八卷唯此一篇卷出世今戴公乃有十許篇亦爲不同拍腹之義謂恒以繫腰也其外傳事亦同此謝允字道通歷陽人小時爲人所畧賣往東陽後告官被誣在烏傷獄事將欲入死夜有老公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去來於是得免咸康中至襄陽入武當山見戴孟孟即先來獄中者因是受道又出仕作歷陽新豐西道三縣所在多神驗年七十餘猶不老後乃告終也
黃衣童子者即玉珮金鐺之官耳云坐上常
有一人共坐聽者應是聽勝不明狀也即太極眞人時
往來也按說如此似答問黃衣童意亦可是年時既及弟因此而訪其事
受行玉珮金鐺經自然致太極眞人詺云服
九靈日月華得降我太極之家此之謂也玄
眞之法亦其鈔要也行之者神仙不死
裴眞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

餘者學仙道[illegible]作[illegible]字翁子劉顯林辛仲甫趙子常
周眞人有十五人弟子四人解佛法入室弟子王瑋達李建道泉法堅
桐栢有二十五人弟子八人學佛入室弟子子弘智竺法靈鄭文成陳元子此當畧舉標勝者耳辛泉于竺皆似胡姓也當是學佛弟子也
右八條有掾寫共一篇相連
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王玄甫受服青精
石飯吞日丹景之法用思洞房已來積三十
四年乃內見五藏冥中夜書以今年正月五

日太常遺羽車見迎伯元玄甫以其日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北玄圃臺受書位爲中嶽眞人（伯元吳人玄甫沛人）

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回並晉武帝時人授仙人管成子蒸丹餌朮法俱服得延年健行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道行已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骨輕健色如童子以今年二月十三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升天今在玄州受書爲高仙眞人張石生爲東源伯

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冶明期二人禮正以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澤瀉柏實丸乃共同止巖中後俱授西城王君虹景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砂之難得俱出廣州爲沙門是滕含爲刺史時也遂得內外洞徹眼明身輕一日行五百里又兼守一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升天今在方諸飈室俱爲上仙（滕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爲廣州刺史此得仙乙丑歲十二年是爲前服丹已三十二年猶更出査也）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以今年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軿白日升天今在玄州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兵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眞炁今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卽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雲臺（大胡亂者是劉淵劉聰時也石勒爲小胡）

剡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來度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炁法又受師左君守玄中之道內見五藏徹視法如此七八十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莫知也

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今年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別去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東華

海中有狼五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吳時來隱此山兼行雲炁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太帝遣迎即日乘雲升天今在陽谷山中狼五山在海中對白章岸今直呼爲狼山

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吳末入山服菊花及朮餌後遇西歸子從乞度世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今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臺赤水山云在鄮縣南十里從補谿口入三百里山正赤週迴五十里高千餘丈如此則應是臨海永嘉東北名赤巖者也許先生所住赤山一名燒山即此

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人今年有得道而升天者人名如別年年月月皆有去者如此不可悉紀今爲疏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樂上升仙而長在五嶽名山者乃亦不可稱數或爲仙官使掌名山者亦復有數千

九月二十日夜清靈疏出清靈謂是裴清靈也此九月即應是乙丑歲即疏其年中得道者

右八條有掾寫共一卷相隨

吳睦者長安人也少爲縣吏掌局枉尅民人民人訟之法應入死睦登委叛遠遁山林餓

經日行至石室遇見孫先生在室中隱學左右種黍及胡麻室中恒盈食睦至乞食經月不去孫先生知是叛人初不問之與食料理及誦經講道說及禍福睦聞之與是心開意悟因叩頭自搏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首事實求得改往遂留石室爲先生掃除驅使經四十年後先生受其道俱採藥服食胡麻精修經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升天

朱𢓜者陳留人也爲人無道專作劫盜後入

發覺收掩狂得逸出遠他境至汝南少室山中見馮先生隱學云後三年乃受其眞仙留山服食修道三十八年後入東阮山中壽百四十七歲仙人降將入大有山洞中成眞人

郭靜者潁川人也少孤無父母兄弟窮苦依棲無所年十六縣召爲吏後得罪仍逃伏經二月日不出遇見鄭先生救度一切以法勸化之靜遂隨鄭負擔驅使經七年不敢懈怠遂受其導引之要餌服山朮茯苓得壽三百

歲後於天維山赤松子降受其二人眞道今在大有洞中爲眞人

范伯慈者桂陽人也家本事俗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勞病頓臥牀蓆經年迎師解事費用家資漸盡病故不愈聞大道清約無所用於是意變聞泯散作道士精進理病多驗乃棄俗事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云云後詣陸玩之受眞內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樂於世遂辭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

洞眞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篇經後服還丹白日昇天今爲玄一眞人所注云云處是抄事人不能併取非本關也有四條有人於東間鈔得云是眞書而不知誰跡亦無所受者而辭旨有用故紀續之又此四人各有所明一則臨吏二則凶劫三則孤煢四是事俗並世間萬運遂能得道足知心之所造非關善惡者也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寧鮑叔陽太原王養伯潁川劉瑋惠岱郡段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

際託形枕席爲代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讃末曰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眞誥云季主咽虹液而頭足異處劍經注云吞刀圭而蟲流今東卿云託形枕席爲代己之像似當是作録形靈丸兵解去也漢史既不顯其終无以別其事也

廣寧鮑叔陽者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

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而卒死於厠溷間今墓在遼東薊城之北山漢高置燕郡以薊屬燕當是未分時也

太原王養伯者漢高呂后攝政時中常侍中瑯瑘王探也少服澤瀉與留侯張良俱採藥於終南山而養伯不反遂師事季主前漢中常侍不用閹人中郎并侍郎之官或是後別爲此位耳

潁川劉瑋惠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後事季主晚服日月炁爲入室弟子道成晚歸

鄉里託形杖履身死桑樹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

岱郡段季正本隱士也不聞有所服御晚乃從季主學道行度泰州溺水拘得尸而塟川邊今南鄭秦川是也此人亦季主入室弟子季此四人並是用靈丸難解之道

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法育也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此理亦欲難詳季主讀玉

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令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此如所跡眞奇事也不知果云何耳此亦行楊君自記與長史不知之辭或云別有以季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也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本末東卿見答令疏如別爲以上呈願不怪之省訖付火此楊君與長史書今有華漢問君寧記季主事殊君未見別眞手書傳依此語則爲非也此前似有按語今闕失一行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與前者畧同然東卿復兼有注解

注解近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耳聊及季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注解注解非世間所聞亦自不掌其旨也若更聞如季主比者自當密白此亦楊君與長史書也既是論季主事故仍以相次不復出置下卷長史撰眞仙傳欲以季主家在前所以楊君爲請問本末也司命所主二經並未出世也

右十條有楊書

范安遠適云湛子不事齊齊師伐之春秋傳曰湛无禮也此則左傳上事耳湛字作譚字音譚國名也莊王十二年爲齊桓

所滅不知何故述此似有所指也

莊子師長桑公子授其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上補太極闈編郎（長桑卽是扁鵲師事見魏傳及史記世人苟知莊生如此者其書彌足可重矣）

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眞焉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三千之限旣此人而不預七十二者明夫子之天以仙爲教矣壺公卽費長房之師尊軍火符世猶有文存）

右三條有楊書

九疑眞人韓偉遠昔受於中嶽宋德玄德玄者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數變形爲鳥獸得玄靈之道今在嵩高偉遠久隨之乃得受法行之道成今處九疑山其女子有郭芍藥趙愛兒王曾連等並受此方法而得道者復數十人或遊玄州或

處東華方諸臺今見居也南嶽夫人言此云郭芍藥漢度遼將軍東平郭騫女也少好道篤誠眞人因授其六甲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漁陽趙該姊也好道得尸解後又受此符王曾連者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伯綱女也亦學道一旦忽委聟李子期入陸渾山中眞人授此法子期者司州魏人淸河王傅也其常言此婦狂走云一旦失所在（此事乃出靈飛六甲經中長史抄出之）

漢大將軍霍光有典衣奴子名還車伺見二星得年六百歲今猶在焉（此事出方諸洞房經後長史抄出按漢書云青龍元年幷州刺史畢軌送漢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者光祿小妻明友妻是光祿前妻女如依此妻便非霍矣）

吞琅玕之華而方營丘墓者衍門子高丘子洪涯先生是也衍門子墓在漁陽潞縣（幽州漁陽右潞縣上亦有潞縣衍門卽羨門也）高丘子墓在中山閒喜縣（中山有安喜縣聞喜乃屬河東）洪涯先生墓在武威姑臧縣（涼州記作姑臧縣）此三郡縣人並云上古死人之

空塚矣而不知高丘子時以尸解入六景山後服金液之末又受服琅玕華於中山方復託死乃入玄州受書爲中嶽眞人于今在也衍門子今在蒙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洪涯先生今爲青城眞人

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者先師王西城及趙伯玄劉子先是也王君昔用劍解非龍胎諸丹恐瓊精即是由是耳服金丹而告終者臧延甫張子房墨狄子是也挹九轉而尸臭吞刀圭而蟲流司

馬季主甯仲君燕昭王王子晉是也甯亦用劍解當是此吞刀圭者非九轉也司馬季主亦以靈丸作矢解故右英云頭足異處燕昭學仙而不見別號景純云元靈丹則爲失究其事矣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方墓乎汲郡此則穆天子傳所載見南王母時也夏禹詣鍾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眞而猶葬於會稽此事亦出五符中茅傳又云受行玄眞之法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即服之而方死葬蒼梧之野此諸

君並已龍奔靈阿鳳鼓雲池矣而猶尸解託死者欲斷以生死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豈同腐骸太陰以肉餇螻蟻者哉直欲遏違世之夫塞俗人之顧望也古來英聖之王唯未見堯舜及湯得道及見官之迹耳至於青精先生彭鏗鳳綱南山四皓淮南八公並以服上藥不至一劑自欲出處嘿語肥遁山林以遊仙爲樂以升虛爲感非不能登天也弗爲之耳此諸君自展轉五嶽改名易貌不復作尸解之絕也鏗即彭祖名也壽精

亦出彭傳及王君傳飢飯方中鳳綱并諸仙人各有別顯軒轅自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爲之視火參鑪鼎成而軒轅疾崩葬喬山五百年後山崩空室無尸唯寶劍赤舃在耳一旦又失所在也列仙傳云御龍攀髯及子晉馭鵠並爲不同亦可是化後更出而爲之也玉子者帝告也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崩營塚在渤海山夏中衰時有發王子墓者室中無所有唯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嘷之聲人遂無敢近者

後亦失所在也 帝佶則堯父外書作嚳字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唯見一劍在室人適欲取視忽飛入天中也欒巴昔作兵解去入林慮山中積十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鵠鳴赤石山中 漢書云巴爲桂陽豫章太守後下獄死當由仍是用靈丸解云也亦出神仙傳中

右此三條皆出掾寫劍經中經非可輕見旣是誥諸仙人事迹隱居謹抄出以相輔類耳

至人焉在朖曜南辰含靈萬世乘景上旋化成三道日月爲隣賓玄賓師號曰元人變成三老友帝之先安知至人不有來遊觀化兆間混俗爲儔釋羽洸鈴安此南堣豈將好兆淙俗久留 七聖玄紀中云赤君下教變迹作沙門與六弟子俱皆顯姓名也 爲世淙俗不適生期赤怪潛駭三柱爲災賢者南遊三嶽是之玄君來行人其誰知 赤怪則熒惑星也三柱者五車星中三柱也陟變反 在元炁爲元君在玄宮爲玄師在南辰爲南極老人在太虛爲太虛眞人在南嶽爲赤松子此乃天帝四眞人之師太一之友 此四條是長史抄出不審本是何經書中事並是說南嶽赤君下教之旨師友之目小異諸經

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重周廻八百餘里四面視之如一在會稽東海際一頭亞在海中金庭有不死之鄉在桐栢之中方圓四十里上有黃雲覆之樹則蘇玡琳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經丹水而南行有洞交會從中過行三千餘里則得 此山今在剡及臨海數縣之境亞海中者今呼括蒼在寧海北鄞縣南金庭則前右弼所稱者北地在山外猶如金壇而靈奇過之今人无正知此處聞採捻人時有遇入之者鳴唤甚多自可尋求然旣得已居吳安能復覓茲所以息心桐栢眞人之官自是洞天内耳

紫微夫人言

右一條某書

八渟山高五千里周帀七千里與滄浪方山相連此其下有碧水之海山上有乘林眞人鬱池玄宮東王公所鎭處也此山是琳瑯衆玉青華絳實飛間之金所生出矣在滄浪山

之東北蓬萊山之東南此即扶桑太帝所居也方山即方丈山也海中山名多載在五嶽序中耳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西南有陽長大山山周廻各一千四百里高七百里其山多眞仙之人所居處焉此二山是陽九百六曆數之標揭也百六之運將至則陽長水竭陰成水架矣陽九之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水架矣頃者是陰成山水際已高九千丈矣百六之來無復久時陰成水際出山高則是高乃應云陽九而言百六似是嶔言亦可是水起際如此高并先水退際爾但水性平又并滿瀬二山相去不遠未解那得頓孤懸如此

右二條有長史寫

未至廟第一高山西頭龍尾北汧洪水一所發地長六丈餘廣五丈入土六尺水流勢揵地二百餘步去路三里對廟後第二高山西頭汧洪水一所發地長四丈餘廣三尺餘入土四尺水勢揵地三百餘步去路二里近廟後汧膓一所洪水發地長五丈餘廣四丈餘入地二尺餘水勢流入汧中去廟一百五十步

右蔣山北凡三處發洪水流勢西北行此三條是異迹既不梵眞手未審是非又不知此發洪當是何時事山南乃經有發處以積石塞之世呼爲蔣侯飲馬洪而山後不見有此或當是洪來期運之時乎

眞誥卷之十四

眞誥卷之十五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闡幽微第一

羅酆山在北方癸地此癸地未必以六合爲言當是於中國指向也則當至於幽州遼東之北北海之中不知去岸幾萬里耳山高二千六百里周迴三萬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周迴一萬五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宮洞中有六宮輒周迴千里是爲六天鬼神之宮也周迴一萬五千五百爲宮周迴一千里者三百二十五所今此六宮止得六所爾其餘空者尚三百一十九所計不容頓耳恐所言交互外漏處也山上爲外宮洞中爲內宮制度等耳此山既非人跡所及故當上可以得立容不知山復有幾洞門也

第一宮名爲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以周迴論之周迴中直東西有三千七百五十里今一宮周迴千里是經二百五十里六宮若併列合居千五百里耳其兩邊各餘二十餘里南北有殊遠悉悉當爲藩屏故也不爾莫測所以也

第二宮名爲泰煞諒事宗天宮

第三宮名爲明晨耐犯武城天宮

第四宮名爲恬昭罪氣天宮

第五宮名爲宗靈七非天宮

第六宮名爲敢司連宛屢天宮此六天宮名皆應秘音乃粗可依解自不容輕說

凡六天宮是爲鬼神六天之治也洞中六天宮亦同名相像如一也此即應是北酆鬼王決斷罪人住處其神即應是經呼爲閻羅王所住處也其王即今北大帝也但不知五道大神當是何者爾凡生生之類其死莫不隷之至於地獄所在盡有不盡一處泰山河海亦各有所司山外宮當是其所統轄司主所領文簿洞中內宮是住止處也又多有之處也今書家說有人死而復生者

並云初死之時行詣官府考署或如城闕檢課文書忽見此處是至山上外宮中爲知其母尋往泰山所置處亦不覺入洞中恐是鬼神迭相不使告見實事耳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爲害欲卧時常北向祝之三遍微其音也前云宮名今云門名是爲門亦同宮名宮直是虛號門則有揀選百鬼皆見而人今亦知之故所以畏伏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之宮名故得長生敢有犯者太上當斬汝形此云下統六天者不爲六天所統也不但吾自所部領乃太上令吾主之故復以爲威猶如郡縣官爵有

阶非白版之例也第一宮名紂絶陰天宮以次東行
第二宮名此二字楊君書縏紙下如此接寫不孰詳乃作七字今世中諸本皆
作第七此誤爾宮唯有六豈容是有七恥此呪復說以次東行四字者是欲令鬼畢耻吾
知其次第位例也從此以次訖六宮止乃咏齒六下
乃卧辟諸鬼邪之氣此一處呪訖六咏齒畢又呪如此亡過乃卧耳
此上已重抄在第三爲修事中耳人初死皆先詣紂絶陰天
宮中受事或有先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不
必便徑先詣第一天要受事之日罪考吉凶
之日當來詣此第一天宮耳此宮是北帝所治故後悉應關

由猶如今州縣之獄初雖各有號漆終應送臺定其刑書泰煞諒事宗天
宮諸煞鬼是第二天也卒死暴亡又經於此
此宮當得專主收煞也其卒死暴亡及文書未正或姓名相同者所以先來詣之也
賢人聖人去世先經明晨第三天宮受事後云
四明公各治一宮不知此泰煞明晨兩宮當是何公所居暴亡及賢聖雖先暫經亦猶應
詣紂絶爲正也禍福吉凶續命罪害由恬昭第四天
宮鬼官北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是後籍先身之
功罪乎然武以至忠而亡必復入仙品矣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
也漢二帥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利宿世有功

德利今亦在南宮受化廣利爲漢武名將伐大宛時所殺殘殊不
少以先世功德遂能消之韓氏字安國家福逮不應關李相扶夫妻既同像恐人脫致嫌
是以復標別言之亦或由因結致此也劉春龍者漢宗正劉奉
先之女奉先漢某帝時爲宗正李奚子者李忠之祖母
也忠晉初東平太守忠祖父田舍人耳而多
行陰德常大雪寒凍而不覆積稻常露穀於
園庭恒恐鳥雀饑死其用心如此李忠亦不顯亦自甚知此
說則妻復似是緣夫之功而夫身反不見有所累亦難可詳言王進賢王衍
女也事詳在後郭叔香者王脩母王脩字叔治北海人爲魏武郎

中令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不知是郭誰女也其童初府有王少
道范叔勝李伯山皆童初府之標者少道漢
時人王逖兒也漢時山陽太守范叔勝北地
人也魏文帝黃門郎李伯山李冲父也冲漢
時爲白馬令行陰德或積世有道中行所鍾
此二府仙人皆一進再進得入此項梁城作
酆宮誦曰
紂絶標帝晨諒事遘重阿炎如霄中煙勃若
景曜華武陽帶神鋒恬昭吞青河閶闔臨丹

井雲門鬱差襄七非通奇蓋運宛亦數魔六
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
誦有二萬言今略道六天之宮名抄出之耳
夜中亦可微讀之亦云辟鬼邪
前第三宮名武城今云武陽或當是有兩名也蘇韶傳云鬼之聖者有項梁城賢者有吳季子但不知項是何世人也或恐是項羽之叔項梁而不應聖於季子也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異大色味如菱亦以上獻仙官
後又有敍重思事既是異日所說兩出自非嫌石榴子郎世之安石榴也

真誥　卷之十五　五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
炎帝神農氏造耕稼嘗百藥其聖功不滅軒轅顓頊無德為鬼帝又黃帝所伐大庭氏稱炎帝恐當是此非神農也又外書云神農牛首今佛家作地獄中主煞者亦牛首復致疑焉四明公升擢既有年限太帝位殊方應加崇極此雖已二千餘年或恐如世中帝王不轉而公輔屢遷也
武王發今為鬼官北斗君
文王之子周武王也姓姬名發伐殷紂而為天子即位二年崩禮云年九十三竹書云年四十五按後云四明公並得昇仙皆為不道北斗君既所隸王晨亦應預同遷品耳
夏啓為東明公領斗君師
禹之子也姒姓竹書云即位二十九年七十八自崩殂後至今已卯歲允二千四百二十五年按司命說格在位二千四百年得上補九宮如此則宋元徽四年去矣
文王為西明公領北帝師
文王名昌禮云年九十七亡是父子並得稱聖德而不免官鬼雖為敍殘之過亦當是不學仙道故也
邵公奭為南明公
邵公名奭文王庶子食采於邵封於燕謚按周公部公太公以佐命誅紂公在不破而公有聖德仙鬼之中並無顯出太公執旂秉鉞威罰故深乃鼓治多山部公悉流昔常翻得鬼職亦復難了詳言各條其根本業分故也酆都姓有六宮所居文王文子奭處其二明周德之崇深矣
吳季札為北明公
吳王壽夢之少子闔閭之叔父太伯之後也亦雖然讓國居于延陵今季子冢是也雖有仁賢之德乃亞于先聖亦有殊絕事此諸公前後參差當是道時代離用人也自夏啓已來二千餘年方得遷改乃十倍於此下主者之數明仙家品例故為貴妙

真誥　卷之十五　六

四明公復有賓友四人然此四公後並當升仙階也四明主領四方鬼
賓友四人其事在後又發後定錄告云邵奭為東明公行上補九宮右保此乃仙階之證而與前不同且啓尚未去邵理不得仙恐此耳誤云邵耳既云東明公則應猶是啓也其疑事別在後也
西明郎十六人主天下房廟鬼之血食
此郎亦應是隸西明公房廟血食是受今呂職者非謂精邪所階也

周顗爲鬼官司命帥今以鄧岳程遐二人代
以其多事故也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仕晉過江位至尚書僕射元帝永昌元年王敦南下遣收於石頭南門被害年五十四追贈光祿開府謚康侯鄧岳字伯山陳郡人討郭默有功成寧朔爲平南將軍廣州刺史於州病亡辛玄子後云鄧岳爲謝幼輿司馬此當是已遷也程遐代郡人爲石勒謀臣妹爲勒妻官至右僕射開府代郡公勒死爲石虎所殺也
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爲治馬融事不當被黜
守泰山泰山君近請爲司馬已被可賈誼洛陽漢文帝時爲梁孝王傅憂憤嘔血而死後云荀顗爲泰山君用曹洪爲司馬今當代曹也馬融字季長扶風人也博學有才理鄭玄之師也仕後漢爲南郡太守嘗被劾毀人忤梁冀被徙朔方於路自刺不死後赦還拜議郎延熹九年病亡年八十九融别傳復小異此耳

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郗鑒一門有二亭長
輒有四修門郎一天門凡八修門郎也門郎
爲天門亭長下官此是北帝門也後漢云主南北門籥一宮有二天門也蘇韶傳云修門郎有八人乃言顏淵卜商今見居職恐此不然周撫字道和潯陽柴桑人周魴子也先爲王敦將東下從都亭敗與鄧岳俱走西陽蠻中赦被殺赦出又爲將討蘇峻後伐蜀平李勢封建成公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乃三十年年興寧三年病亡贈征西將軍謚襄公郗鑒字道徽高平人郗愔父也永昌元年率諸亦民來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臧洪代隗囂又及江東後討平王敦封高平公又爲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鎮廣陵復鎮徐州蘇峻平拜司空改封南昌公鎮京北城咸康五年病亡年七十一也贈太宰謚文成公也
一人是王波新補此亦正是南門爾其餘四明公四宮門亦應大有並不顯出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慷慨有節義漢末洪舉義兵誅董卓後爲青州及東郡太守背袁紹紹攻圍食盡城破乃害之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有才德爲衆所附前漢末據隴西自稱于建武元年光武伐之憤恚發病兼餒遂亡王波渤海人也晉尚書金史有才能投石虎爲中書監被殺
紀瞻本爲撫河將軍司馬今爲北天修門郎

代田録瞻與虞潭更直一日守天門北天猶應是北帝門也紀瞻字思遠丹陽句容人初仕吳爲中郎將吳平還洛察秀才累遷爲會稽太守遷侍中尚書僕射驃騎將軍泰寧二年病亡年七十二贈開謚穆侯田録魏武帝時爲程昱參軍後爲河間太守反叛爲關衆所破罷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郎虞翻孫也位至衛將軍右光祿開府武昌侯咸陽八年病亡年七十贈光祿謚孝烈侯也
魏劒領廬山侯劒字君思會稽人仕晉成穆公世司徒左長史丹陽尹至左民尚書平壽侯永和七年病亡矣
領和從遼東戍還有事已散北帝當用爲執
蓋郎蓋郎范明遷補典柄侯領和字君孝吳郡人少孤有志

操仕晉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吏部尚書領軍司尚書僕射尚書令永和七年薨年六十四贈侍中司徒謚穆公外書不顯范明唯前冀有范汪友恐非是此人又諸說許先生者稱與柄俊周魴主者吏者嚴白虎子魚與柄俊猶應是與柄呼之脫到爾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周處父也仕吳爲鄱陽太守甚有威惠嚴白虎者吳郡人也以孫策時入山聚衆策討之乃散奔餘杭死弟名輿亦身往策爲輿會乃戰刺殺之爾

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此有入人事在後衆浩字淵源陳留長平人東帝建元初爲揚州刺史永和六年中軍將軍都督五州北伐姚襄敗還爲桓温所廢徙東陽永和十二年以憂亡善能談論故與何晏對也晏字平叔何進孫善言玄理位至侍中尚書黨曹爽爲司馬宣王所誅

温太眞爲監海開國伯治東海近取杜預爲長史位比大將軍長史温嶠字太眞太原祁人仕晉爲江左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下平蘇峻仍封驃騎將軍開府封始安郡公咸和四年薨年四十二贈太尉謚曰忠武公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智注春秋生晉起家尚書郎位至都督荆州鎮襄陽伐吳有功封當陽侯太康五年還洛於鄧縣病亡年六十三贈征南大將軍謚成侯

何次道始從北帝内禁御史得還朱火宮受化以其多施惠之功故也此次道名充廬江人仕至尚書令驃騎將軍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崇奉佛多施惠之功德爲善

事以永和二年正月戊寅薨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文穆公按如此皆鬼職雖位非仙品明公承德得受化朱宮尸居仙品者此當是深功厚德之所致也

魏武帝爲北君太傅此北君則北斗君周武王也此君別各有賓友恐北君不置此職當以太傅定天下之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英雄撥亂定天下封魏王加九錫謚魏武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亡年六十六此年十月魏文帝受禪追贈太祖武皇帝也

其餘多不能復一二蓋鬼神之事不足示於世也荀公言也荀公則是荀彧冥以設之此言命多不如此也是不信且鬼神故究知之但論由也故人多不信然隨其冥宮故各有所述致疑設或以爲失爾之此事一說所說及後王晚之事揄揚之則稍應是乙丑年也

人臥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鬼者陰物多因觸以肆其氣或附人畜或依器物或託飲食然後得其長耳皆有人病在地臥於蒜中乃見鬼於壁穿下以手爲管而吹之此則是鬼吹之事也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潔盛則受靈炁不盛則受故炁故炁之亂人室宇者所爲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耳當洗沐澡潔不爾无冀矣故炁皆謂鬼炁罹爾不了之炁此皆由承人亦恐即炁所生道豈可譏也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事亦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眞故也眞誥吸多此底云一言一書乃藏算豈但疾病而已所謂仙者心實學有趣說之邪群魔何察有如影響也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内景經一過乃瞑使人魂魄自制練但行此道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合萬過也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此四條并是可承用事已列在第爲中孟先生即應是京兆杜君及蠻界鄧承者若篇有西嶽蔣夫人今又云北岳未當有兩人爲是誤也

夜行常琢齒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以漱液祝說亦善即叩齒朗神存故鬼邪不得干犯修上道者日夜淨恒有此事所以並得受生故

昔鮑助者濟北人也助既學外書不顯都不學道亦不知法術年四十餘忽得面風氣口目不正炁入口而兩齒上下恒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乃過寒過大氷墮長壽河中死耳北帝中間亦比遣煞鬼及日遊地殃使取之而此數煞鬼終不敢近助鬼官問其故天煞答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常行叩齒鳴打天鼓以警身中諸神神不敢散鬼氣不得入是以无有緣趣得煞之耳以此論之若助不行氷渡河亦可出千歲壽不啻也當是遇大寒凍步行氷上口噤不能復叩齒是故鬼因溺著河中耳患風病而齒自叩動者猶尚辟死卻煞鬼矣何患道士眞叩齒鳴天鼓具身神耶云當今鄧叩齒說人矣少以此而言人亦爲天定炁一叩皆是天鼓要者修道相動安人

此承乃何容不得永年工患有時聲各用各鬼盡所欺耕故錯耳之覺也凡諸鬼爲是乃能亦康錯乃尽虛疏祭多依此勝陽邪

酆都山上樹木水澤如世間但稻米粒幾大味如菱其餘四穀不爾但名稻爲重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靈炁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祀神禾鬱乎浩京巨穗横我玄臺爰有明祥帝者以熙此之謂矣此說酆都宮事仍復及重思亦可說人有問者不答何恭當之義當知是亦所云餘本山官故也又鬼年限足應受餘生亦復先便有何事矣杜瓊字伯瑜爲人

也博學有才思注韓詩兼明數術造記魏尚代漢仕劉聰時爲鴻臚太常與應十二年亡年八十餘耳

侍帝晨有八人徐庶麗德爰愉李廣王嘉何晏解結殷浩並如世之侍中李廣漢武驃騎將軍征匈奴時騎被吏譴責慨自刎而死王嘉蜀郡人平帝時爲郎中至王莽乃棄官還鄉不肯臣公述伏劍而死徐庶字元直潁川人爲諸葛亮於劉備後魏武虜其母乃歸魏仕至中丞明帝太和中病亡麗德字令明南安人隨張鎮南降魏武拜立義將軍屯樊城爲關羽所害謚壯侯迎喪葬鄴身首如生爰愉字世都濮陽人有才辯多術藝事晉武辟司徒魏舒府位至侍中中書令監解結字稚連濟南人係弟也一仕晉黃門侍郎中丞與豫州刺史尚書遊王倫時爲孫秀所害也何殷二人以注在前前所說唯道二人今當是更請問乃悉具顯之

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大帝官隸耳選用亦同侍帝晨之號仙官亦有俱是侍中位也此言選用並同不知止取名位當品才識兼論功德邪此諸人才位亦不相類恐幽途所詮別當有以耳

又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尚書也戴淵公孫度劉封郭嘉今見在職封者是玄德之養子此職應以太帝領像如今散曹尚書耳戴淵字若思廣陵人也仕晉歷位至護軍尚書僕射驃騎將軍與周顗俱爲王敦所害贈光祿謚簡侯公孫度字叔濟遼東人淵之祖也初爲遼東太守建安中遂僭號稱王建天子儀傳國子康至孫淵破司馬宣王所殺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劉備未有兒養爲息性剛猛有氣力武藝後建節度陽死此異族爲嗣亦是仍得襲姓也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魏武謀臣爲軍謀祭酒病亡年三十八謚貞侯也

玄德今爲北河侯與韓遂對統令屬仙官仙官又有北河司命禁假侯亦司三官中事乃隸東華官保命君領之此則是北河侯必是相統屬矣劉備字玄德涿郡人初起義兵後遂據蜀稱帝號三年病亡年六十三謚昭烈皇帝導子將河爲三國之主魏武孫策今位任皆高劉此職雖小而隸仙官其優劣或可得相匹也韓遂字文約金城人漢末阻兵構亂西上建安二十五年魏武伐之奔金城之內爲其將麴演等所害乃驍雄而未免寇難乃得與劉備對任殊爲不類兼隸仙官益復超邈也

又有大禁晨二人如今尚書令漢光武及孫文臺二人居之光武劉秀字文叔高祖九代孫起兵討王莽赤眉平定天下即位三十三年病亡年六十三孫堅字文臺吳郡人策父也袁術表爲破虜將軍豫州刺史討董卓後伐劉表初平二年爲表將軍黃祖部下人所射亡年三十七堅雖忠烈而位微今與天子同職亦似韓遂之匹玄德也

又有中禁晨如今之中書令監有二人顏懷

楊彪二人居之懷字思季彪字文先者顏悰字思季未德此人楊彪字文先弘農人爲司空楊修父也值董卓悖亂扶濟獻帝東西危苦備經三司至魏文黃初六年乃亡年八十四

許長史父今爲彈方侯彈方侯有二人各司南北許長史爲南彈方侯劉贊爲司馬鮑勛爲北彈方侯韋遵爲司馬亦各主南北門籥許領威南兵千人鮑勛領威北兵千人大都備門主收執而已如今世有羽林監威南威北兵如道家天丁力士甲卒之例也二禁晨及南北

彈方侯亦應並是北帝官屬也受此語時未必不呼許名恐是楊自不疏之耳北帝既所謂威南威北郎謂此兵當是驍勇者也許氏事具在別篇北劉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好讀兵書慷慨有大志擊黃巾賊傷足一脚屈遂自割筋得伸後爲左護軍與孫峻征淮南未至病困爲魏將蔣班所道被害年七十三鮑勛字叔業鮑宣九世孫郎鮑信子也清白有高節漢建安中爲中庶子黃門郎魏文帝御史中丞數諫諍忤旨左遷治書執法後被誅韋遵字公艷吳人郎韋昭之孫也博學有文才善書仕晉成穆之世爲尚書左民郎中書黃門侍郎代王逸少爲臨川郡守以母憂亡年六十四也

孫策爲東明公賓友孫堅長子字伯符漢末嗣父領衆先制江東乃欲定中國拜討逆將軍封吳侯臨過丁輕獵爲仇客所射瘡發而亡年二十六弟權代任

後追謚長沙桓王策初從東出祭道七千吉後後照鏡見之驚怒叫故瘡潰而死尋項羽之英傑逾於孫遠矣俱是不得王而獨不顯出乃歷世相傳云爲吳興卞山王常居郡聽上故太守不敢上上者輒死亦別爲立廟呼爲霸王也

真誥卷之十五終

真誥卷之十六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闡幽微第二

漢高祖為南明公賓友（劉邦字季沛郡豐人起自布衣伐秦平項創漢之基即位十二年崩年六十二）

晉宣帝為西明公賓友（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魏世為大將軍太傅嘉平三年薨年七十三謚宣文侯晉武受禪追謚高祖宣皇帝）

荀彧為北明公賓友（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 [illegible] 漢為尚書令侍中 [illegible] 議魏武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年五十謚敬侯追贈太尉 [illegible]）

其中宿運先世有陰德惠救者乃時有徑補仙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乃為稱量處分耳大都行陰德多恤窮厄例皆速詣南宮為仙（在世行陰功密德好道信仙者既有淺深輕重故其受報亦不得皆同有即身地仙不死者有託形尸解去者有既終得入洞宮受學者有先詣朱火宮練形者有先為地下主者乃進品者有先經鬼官乃遷化者有身不得去功及子孫令學道乃拔度者諸如此例高下數十品不可以一概求之）

庾元規為北太帝中衛大將軍取郭長翔為長史以華歆為司馬此所謂軍公者也領鬼兵數千人（辛玄子所說與此大異恐是受有前後或能遂被遷換故耳庾亮字元規潁川人咸和中為征西將軍江荊豫三州刺史鎮武昌咸康六年於鎮薨年五十二 [illegible] 太尉謚文康公 [illegible] 漢之 [illegible] 於此得病而亡 [illegible] 郭翔字長翔 [illegible] 人少有高志庾欲引為上佐不肯就 [illegible] 其兒靈語云更公作鎮東大將軍 [illegible] 之東統十萬兵取吾為司馬 [illegible] 仁祖選官以為參軍未足將大 [illegible] 尉是以拘遏王長豫為長史委以軍事 [illegible] 商爾又云王丞相為尚書令大 [illegible] 按如此諸說 [illegible] 為長史 [illegible]）

[illegible] 西將軍乃 [illegible] 魏 [illegible] 相印王導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平原人 [illegible] 武帝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太尉封 [illegible] 侯太和五年以年七十 [illegible] 謚敬侯

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為司馬唐固為長史（孔融字文舉魯人孔子二十代孫漢末名士為北海太守後為曹公所害 張繡武威人 [illegible] 漢末 [illegible] 起兵 [illegible] 降 [illegible] 謚定侯 唐固字子正丹陽人 [illegible] 四年為尚書僕射 [illegible] 年七十 [illegible]）

陶侃為西河侯亦領兵數千近求滕含自代

猶未許侃以徐寧爲長史寧坐收北關叛將

不擒免官當以蔡謨代寧陶侃字士衡先自丹陽人遷居鄱陽後徙廬江而屬潯陽柴桑治世累經征討大有功位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荆江二州刺史長沙公咸和九年還長沙入於樊谿年七十六贈大司馬謚桓公庾亮代之而郭長翔云靈語云當公正有罪謫未得敘引又字胡云陶公以後少時遣先奮死傳致與長兒相傳云公謝良連與吏公相言語天上事始知故令郎知于時吏猶存後三四年而人喙合子並南陽西鄂人永和中爲平南將軍實州刺史於州病亡謚敬侯陶以其自代資付實是奇悉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美之祖也初桓彝舉與吏亮爲護軍切貴稱爲舜岱清上後仕至上員吏部郎冠軍江州刺陽管侯美之字少時嘗來彩見自稱我是汝祖裁其謂禱

後並如言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克子也位至揚州刺史又授司徒不受永和十二年卒亡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文穆公尋此不論鬼將亦是鬼鬼不能相制由如人也人皆非自然威攝仙眞猶尚提節持鈐以勅此輩而况其間類乎

四鎮皆領鬼兵萬人中官領兵不過數千四鎮有泰山君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四官各領萬人四鎮非正是四方今此處並在中國迴遝不過數千里耳他方復應大有所以後言數百處也

何曾爲南巴侯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何夔子也性豪侈而博學孝悌初仕魏世稍遷尚書征北將軍司徒封朗陵侯晉太尉太保太宰朗陵公太始四年十年八十餘謚曰元公

曹仁爲盧龍公曹仁字子孝魏武從弟雄勇紀世善弓馬數從征伐有功位至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大將軍封陳侯黃初四年病亡年五十六謚曰忠侯也

劉陶爲東越大將軍漢魏晉皆有二劉陶後漢者字子奇潁川人也靈帝侍中尚書令後繫獄閉氣而死魏世者字季治濟南人劉韡之子也才辯無行曹爽用爲選部郎後出平原太守爲王誅之晉初名字正輿沛國人永嘉中爲揚州刺史此二人不知何者是東越大將軍以意言之多是正輿耳

荀顗爲太山君荀顗字景倩彧第四子也傳學有詞理佐命晉世起家爲

黃門郎遷尚書僕射司空太尉太傅太始十年亡年七十謚曰康公蔡謨傳云劉亢才爲太山公欲反北帝已誅滅之孔才節劉敗也又勞顧爲東章太守夢被召作太山府君克曰侵以不知此二仙與君復各是異職否耳又云有太山令

領一萬兵鎮處亦有數百處也領數千兵鎮處亦有數百處更相統隸耳皆有長史司馬王文度鎮廣陵忽見卒來召作征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云我今已作此官辛云此是天上職耳須臾去尋迎至而亡失天地間事理乃不可限以留聽而尋之此迷聖中都是有三部皆相關類也上則仙中則人下則鬼人善者得爲仙仙之謫者更爲人人惡者更爲鬼鬼福者復爲人鬼法人人法仙循還往來觸類相同正是隱顯小小之隔耳達者監

之便无變所關

荀顗取顧衆爲太山將軍用曹洪爲司馬桓範爲長史顧衆字長始吳郡人顧悌孫秘子也仕晉丹陽尹領軍尚書僕射永和二年以年七十二追贈特進諡靖侯曹洪字子廉魏武從弟家大富而儉將數征伐爲驃騎將軍封樂成侯太和六年病亡桓範字元則沛國人有才學籌策仕魏世位至太司農黨曹爽被誅也

王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逸少右軍之受職不欲呼楊君名所以諱其字且三少即王曠元孃之子有風才善書後爲會稽大守永和十一年去郡告靈不復仕先逸少主丹燒頌有慕道至昇平五年辛酉書人年五十九今乙丑年說云五年則以後被繫禍繫之事檢迹未見其咎恐以患撼告靈爲諸耳

蔣濟爲南山伯領二千兵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仕漢魏歷仕至大尉從宣王誅曹爽其年亡諡景侯爲領軍時有其婦夢亡兒爲太山伍伯求轉太廟西孫阿爲太山令孫阿乞轉在好處齊節爲之阿下即以後又夢云已轉錄事民如此例冠宮職位雖略同生時實殘而大有符敎皆因德業之優劣功過之輕重更品其叙不復行全依其本甚耳

王廙爲部鬼將軍廙字世將瑯琊人脩齡父也多才藝攻書善屬文解音聲位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年四十七病亡贈驃騎諡康侯也

此有識位者粗相識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之如此散者無限數也此皆後段所設叙猶是荀中候所以止道或不稱姓而顧復云姓恐以分別周頭也所說人多是近世當亡代謝參差萊易曉識者矣三代乃遠兩漢魏晉實有一陵才名人如劉向董仲舒揚雄張衡蔡邕鄭玄王弼阮籍之儔並不空散數術有如管郭亦無標迹故當多不二宮頭得於仙家驄任矣前論帝王中亦不均婕文音武受命之主而不敢及言魏武晉宣孫權虞與劉備同亦不載道策此並當啟爲之基功高樂推故也其纖體等文之君都無所出矣

右以前後兩過受事皆是楊君受旨書多儩治又掾更寫兩本悉無異並各成

一卷相隨始末訖此耳

許肇今爲東明公右帥晨帥晨之任如世間中書監許肇字子阮即長史七代祖師徒號也繼有賑救之功而非陰德故來業文化錄德以後葉方使上拔然後爲九宮之仁可此師保之宮四明亦並應有之

邵奭爲東明公云行上補九宮右保公前云部爲南明公今乃是東岳非名叢之誤三東南之元既當遷擢既必應是人啟中君綴云郎用方可是有計常之爾故不限其年月耳

右七月十六日夜定錄君所告

此二條別受不關鄷記部

辛玄子自叙并詩（此下易陰字行尤不知當是何字也）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漢明帝時諫議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辛隱字恭恭檢外書未得）（此位業按諸辛舊開隴豪族前漢有辛慶忌後漢有辛繕並高直之士辛毗是其七世孫則隱是毗之八世祖位一百四五十年中而已八世嫌其太促耳）玄子少好道遵奉法戒至心苦行日中菜食錬形守精不遘外物州府辟聘一無降就遊山林棄世風塵志願憑子晉於緱岑侶陵陽於步玄故改名爲玄子而自字延期矣不圖先世之多

愆殃流子孫結釁刊於帝簡運沱逮於後昆享年不永遂没命於長梁之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酆都北帝愍我道心告勑司命傳檄三官攝取形骸還魂復眞使我顯胎位爲靈神於今二百餘年矣（弱水致命事同王邪之女恐即此形骸皆不復得生此是反質胎神耳雖有道心而無道業故不得便居仙品也）近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爲仙而大帝今且見差領東海侯代庚生又見選補禁元中郎將爲吳越鬼神之司王事靡盬斯亦勞矣

若夫冠晨佩青蕭條羽袂鳴録仙階轉輧瓊室者雖實素心而卒日也恨未便得與玄眞併羅同晏現墉察鈞韶之遺音掇靈芝乎幽峰振翠衣於九霄儛玄翮於十方耳方當攝御群鬼領理是非處衆穢之中聞聲交於邪魔之紛紜事與道德爲闊眼與肝眞爲疎孰比熙寂於玄境逍遥於太初哉夫同聲偕合物亦類分相聞邈矣係景委積是以名書上清丹録玄薩有道之氣與靈合德託體高輝

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叙推情之至也其辭曰（揚君既爲吳越司命董統鬼神玄子職隸方應相關故先造以陳情也尋鬼書既異不應是自運筆亦當口受寫之耳）

疇昔入冥鄉順駕應靈招神隨空無散炁與慶雲消形非明玉質玄匠安能彫蹀足吟幽唱仰首誑鳴條林室有逸歡絶此軒外交遺景附圓曜嘉音何寥寥（此篇叙事迹之本志也）

寂通寄與感玄炁攝動音高輪雖參差萬仞故來尋蕭蕭研道子合神契靈衿委順浪世

化心摽竅寃林同期理外遊相與靜東岑此篇申情寄之來緣也

命駕廣鬱阿逸跡超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亦無常悟言有无際相與會濠梁目擊玄解了鬼神理自忘此篇論人鬼之幽致也

玄子云魏時辛毗字佐治是七世之孫也漢建武一年從隴西徙居頴川陽翟縣毗仕魏世使持節大將軍司馬宣王軍師衛尉封侯毗子名敞爲河內太守太常卿所說並與魏書同也

玄子云庾生者晉庾太尉也北帝往用爲撫東將軍後又轉爲東海侯令又用爲酆臺侍帝晨右禁監近取馮懷爲司馬侍帝晨如今世侍中右禁監如世右衞將軍而甚重如說與前大異當是後遷侍中領衛便是勝中懷將軍也帝晨與司馬此是右禁之職耳馬衛字祖思長樂人晉成帝時爲太常散騎常侍卒追贈金紫光祿階也左禁監是謝幼輿以鄧岳爲司馬此即往左衛將軍也幼輿名鯤即謝安伯謝尚之父也爲王敦長史豫章郡太守年五十三病亡贈太常諡康侯鄧岳已在前而云代周顗爲司馬即耳

郄南昌公先爲北帝南朱陽大門靈關侯後又轉爲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爭免官今始當復職也高明司直如世尚書僕射前云郄爲南門亭長亭長恐即靈關之職既以司撫代敢得轉司直而郄長翔靈語亦云郄公甚屈爲天門亭長舊選常用州征一千石未有三公作也如此所以得速遷劉慶孫名輿中山人劉越石之兄也才識辯贍爲東海王越長史永嘉中病指疽而亡年四十七贈驃騎將軍諡眞侯也

何次道今在南宮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南獄中此人在世施惠之功甚多故早得返

形前荀公說何始得還朱火今言已受書則玄子所受後成在後耳

周伯仁近見用爲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世太傅之官也坐選鄧攸不平左降爲中護中護軍少傅周本司命帥當得遷代而遷此官也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仕晉爲太子洗馬吏部郎河東太守爲石勒所没後得還江東爲吳郡太守吏部尚書自咸和元年病亡贈光祿攸從胡叛還時乃棄其已兒自携亡弟之子來渡江遂自無兒絕後嗣謝安數曰天道無知令鄧伯道無兒

右辛玄子所言說冥中事亦多矣今粗書其麤者耳不復一二具說此記雖玄子所受而雜有揚君

之辭也楊書不存今有掾寫本耳此紙後又被剪缺恐事亦未必盡

夫至忠至孝之人既終皆受書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從此漸進得補仙官一百四十年聽一試進也此地下主者亦即是洞中所記李更等者非別鬼官復為主者也一百四十年一進便入第二等給仙人使乃得稍受道教耳至孝者能感激鬼神使百鳥山獸巡其墳埏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藏煞身以激其君者也比干今在戎山李善今在少室有得此變鍊者甚多

舉此二人為標耳比干剖心可為至忠至於孝子感靈者亦復不少而今止舉李善殊似不類當李善之地乃可涉忠而非孝述也恐以其能存李元後徽使獲繼嗣因此以成其孝功所乃論耳若程嬰齊孫祚曰亦塞在孝品矣李善字次遜本南陽育陽李元家奴廣建武中元家人之死盡而巨富唯盡一孤兒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復共欲煞之而分其才善乃寄負續祖逃瑕丘山中哺養乳乃為生計至十歲餘出告縣令鍾離意意於是表薦悉收其群奴煞之而立續祖為家光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遷日南九真太守其事迹正是如此而鍾離傳所說少復有異耳

夫有上聖之德既終皆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補三官之五帝或為東西南北明公以治鬼神復一千四百年乃得遊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也以年限言之是聖德更不及忠孝也計此終後凡二千四百年乃得入仙階益知前應是夏啟非召公明矣季子亡後至晉興寧始八百八十計未滿千歲不知那已為明公耶鄧都中所記都无頓說五帝者恐此如北帝之例復有五耶所以後言英雄者為五帝上相而北帝有秦皇矣又蘇韶傳云楊雄張衡等為五帝楊張既非上聖爵位亦卑不應得與炎帝為儔復當或有小五帝不論耳楊張之事亦或不然也

夫有蕭邈之才有絕眾之望養其浩然不營榮貴者既終受三官書為善爽之鬼四百年乃得為地下主者從此以進以三百年為一階此事是高士逸民之品也從主者以去是入仙階不復為鬼官耳

夫有至貞至廉之才者既終受書為三官清鬼二百八十年乃得為地下主者從此以漸得進補仙官以二百八十年為一階耳此格復此小勝高士而年數倍於忠孝故知忠孝貞廉為行之最耳

夫至廉者不食非已之食不衣非已之布帛王陽有似也此日應以夷齊為標高士中亦多此例而今乃舉王揚當年淳德自然非故為皎潔者也王陽先漢人也

夫至貞者紛華不能散其正萬乘不能激其名操也男言之務光之行有似矣女言之宋金漂女是也貞者非止不濡於色亦是悅乎榮利也務光辭湯讓而負石投河宋女恐是子胥所逢浣沙於瀨水之陽者後既投金以報之故謂之金漂漂字或應作漂字耳

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或易世鍊化改氏更生者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既終當遺腳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也男留左女留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

乃得進受地仙之道矣臨終之日視其形如生人之肉脫死之時尸不斑直足指不青手足不皺者謂之先有德行自然得尸解者也此是先世有陰功密德不拘於迹者既非已身所辦故以一骨歸三官也此骨恐是質形之骨非人行之骨既被遺落當復重生之耳火煞論仙鬼中諸人在世有刳腹刎頸支體分裂死者永自不關後形其神先以離出故令形可得而毀傷殘初不斷神矣而世或有見鬼身不全者蓋是尸魄託骸者耳非其大神本經之主也尸解之說復有多條已抄記在第三篇中耳

右此五條皆積行獲仙不學而得但爲階級之難造道用年歲耳要自得度名方諸不復承受三官之號令矣此雖五條而有七事事中復有輕重非至志者亦不辨得此例也今預在學道之品微微小業便可與之比肩況乃眞妙者乎由是言之可不自督耳

諸有英雄之才彌羅四海誅暴整亂拓平九州建號帝王臣妾四海者既終受書於三官四輔或爲五帝上相或爲四明分賓友以助治百鬼綜理死生者此等自奉屬於三官永無進仙之冀坐煞伐積酷害生死多故也謂宮

中諸人職皆是矣疑荀彧一人清秀整潔非跋扈虛害唯以謀謨智策佐魏武耳乃得爲賓友與漢高等比生恐當別有旨趣凡在世有才識藝解爲一時所稱者既沒並即隨才受其職位不必執其在生之小罪先充諸考謫也若過爲非理是所不論若悠悠宂散不辯異人者罪無大小悉當安之

秦始皇今爲北帝上相劉季今爲南明公賓友有其人甚多略示其標的耳此是舉建號帝王者之宗耳北帝之右上相亦當如四明之有賓友也

齊桓公今爲三官都禁郎主生死之簡錄晉文公今爲水官司命其楚嚴公趙簡子之徒

數百人今猶散息於三官府未見任也此等名位自是三官之寮耳无豫眞仙家事矣五霸亦一時之雄齊桓晉文處職並要楚嚴公郎莊王也箭子雖非霸限亦擅命專制所夢天帝使射能之事以是北帝之府矣紛紀序稱燕昭亦得仙燕昭六國時英主逐不隱於三宮乃知錬丹獨從亦爲殊拔也從論忠考巳來至此並出掾寫翻經中束卿司命所說卯是是神事謹抄出繼此以桐誥發自三代巳來賢聖及英推者爲仙鬼中不見殷冐偶公孔子閭閭勾踐春秋時諸劉相大夫及伍子孫孫此白起王蘇下至韓信項羽韓或入伍品而仙家不靈之如桀紂王荐董卓等出疗邑甚恐不得補職傑也而異域有昌頗餘顛石堪后勤諸驗像亦郄不預及言之耳

眞誥卷之十六

眞誥卷之十七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握眞輔第一

蕭寂華門研神保形和魂夷丞守養神闕者豈可以與夫坐華屋擊鐘鼓饗五鼎艷綺紈者同日而論之哉大羅之與籠樊俱一物耳是以古之高人皆去彼而取此矣老氏寧悶悶不察察而況我之鄙夫未知此一篇是何書中語既有道之辭故聊以抄出是兩手書耳

玄玄郎排起注之曰故玄玄以八風爲橐籥天地爲隄防四海爲壅墍九州爲稗穗積之以萬殊蒸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充隆吹累剛柔清濁彖類不同呼吸含吐恭柏榮注之曰九絕獸神禽也罔起此在乎群麗擘揞乎激奇之際終年不足以極其變萬殊不足以適其內日月不足以曜其目八澤不足以遊其足青雲爲卑九垓爲淺八紘爲小四極爲近

以此變動無常恒入芥子之内玉晨之玉寶太微之威神矣玄玄即排起洞彈恭柏榮並是神虎隱文彈神詩中句如令再注之乃取楊柑玄弇篇中語更小增損易奪之故當是理符義會可得然也夫心與治遊乎太和唯唐虞能克其任矣神與化蕩乎無境唯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爲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逢蒙不能以爲妙耶此一篇亦是玄爲論中語不知此復以何所明譬耳猶如引抱朴外篇傳喻中語也凡有異處皆以朱書爲別如此也若夫奇神儵詭恢譎無方陰陽之所換肓川澤之所函藏則羲和浴日於甘淵烏飛司景於扶桑江妃登湄而解珮二女御風於瀟湘潛蛟龍戰於玄泉畜丘喪馬於淮陽靈洲海運於南極東山遷集於帝鄉騂騮抗轡於巨龜江使感夢於宋王是以洞庭雖廣濟之不容刀盧龍雖峻越之不崇朝嶓山懸嶺絕闊千仞束馬綿竹則安樂歸晉遼海決滃橫帶天渠公孫不兢則其凶忽請若夫飛壺白馬郎壘天山三江之混九河之源尚曷足語哉

吾子飛軒結駟駕聘林薄徒聞山河之實魏國所以未究夫吳起一言而武侯心作也此二條是庾闡揚都賦中語也凡四條並具手書之小度青紙乃古而拙此既與眞書相連故並存録相隨載之也揚君秦始皇作長安渭水橫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漢時橋北置都水令丞領徒千五百人署屬京兆董卓壞之魏武帝更作廣三丈今橋是也夫鍾瑞物也當金氏之世有六鍾將心見乎晉朝五霸諸侯厥德過之故六鐘嘉瑞耳北寝耳事吳子孫也孫皓寧與唱唱乎此注下四十八字戴民手所安蓋是戴義羲十二年霍山崩出六鍾故欲附會宋祖輒並此辭而不知事類大乖退可忿笑秦爲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坐萬人庭中可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殺於宜春宮宮在城南三里二世葬其傍司馬相如所云墓蕪穢而不修者是也秦斂天下兵器鑄以爲銅人十二置此十四字廿一行行前魚爛餘十在令足令成字如此、之諸宮漢時皆在長安

董卓壞以爲錢餘二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魏明帝欲徙詣洛載至霸城重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貿前有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諸侯以爲郡縣正法律均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迹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所書也（缺知秦字）廟中鍾簴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魏明帝徙二枚詣洛故尚方南銅駝巷中是也

漢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銅鍾在長安夏侯征西欲徙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門裏道南其西者是平陵鍾東者杜陵鍾也（此從少始皇陵一事）

鴻門在始皇陵北十餘里漢書云張良解厄於鴻門者也

秦王（魏是楚王作秦王誤耳）項籍以沛公爲漢王都漢中而分關中爲三秦章邯爲雍王都大丘今槐里是也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今萬年縣是也董翳爲翟王都高奴高奴縣在咸陽西北今省

高祖自漢中北出襲三秦皆平之漢書云乘釁而還席卷三秦者也此三縣今皆有都邑故處也（此後少十五六條事當是失也）

杜陵宣帝陵也宣帝少依許氏在杜縣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曰樂遊廟因苑爲名也徙關東名族四十五姓以陪杜陵司馬相如弔二世云臨曲江之隑洲謂曲池也（此一條增損語小異不解那得始此）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録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爾抄其中事

東方有赤氣之內有詠言曰小鮮未亨鼎言我巖下悲（此是東華宮中歌詩之辭）

整控啓素鄉河靈已前驅（此兩句是掙中詩中之辭）

風伯不搖條神虎所挾扶十一月二十四日倏忽之間聞洞房中云在丹幞帳中有如人聲讀書如此（此是存洞房之真事并前條並楊所自記所感聞之事也）

得書知洗心謝過甚叙虛心相行復來張生

頓首

覺題云許君

近知來有北行事恨不面今致黃長命縷一
枚後復果不張生頓首

覺題云楊君

夢見一人似女子着烏毛衣賫此二短折封
書來發讀覺見憶昔有此語而猶多有所忘
又夢後燒香當進前室此在北部夢見張天師書信云張生者即張鎮是人今號亦長史故不欲顯之又見系師老子內經皆稱臣生鎮名恐此亦可是系師書耳

興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楊君夢見一人著
朱衣籠冠手持二版懷中又有二版召許玉
斧出版皆青爲字云召作侍中須臾玉斧出
楊仍指此是郎玉斧自說我應十三年今
便見召未解儀體向人答若爾可作剌玉斧
作屬道未解儀典方習厲之言須十三年向
玉斧揖而去此緣書半紙是口受寫楊君所夢故猶內楊事中侍中之位所謂侍帝晨者也版青爲字即青籙白簡也

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時夢與許玉斧俱座不
知是何處也良久見南嶽夫人與紫陽眞人
周君俱來坐一牀因見玉斧與眞人周君語
曰昔聞先生有守一法願乞以見授周君曰
寡人先師蘇君往曾見向言曰以眞問仙不
亦迂乎僕請舉此言以相與矣玉斧曰情淺
區區貪慕道德故欲乞守一法爾言未絕周
君又言曰昔所不以道相受者直以吳倉之
交而有限隔耳周是汝陰人漢太尉勃七世孫故云倉人也君乃

眞人也且已大有所禀將用守一何爲耶言
訖豁然而覺竟不知在何處此夢甚分明故
記之

四月九日戊寅夜鼓四夢北行登高山迷淪
不寤至明日日出四五丈乃覺覺憶登山半
日許至頂上大有宮室數千間鬱鬱不可名
山四面皆有大水而不知是何處某因仰天
天中見一白龍身長數十丈東向飛行空中
光彩耀天因又見東面有白衣好女子亦於

空中行西向就白龍徑入龍口中須臾復出三入三出乃止又還其右邊向其而又覺其左邊有一老翁著繡衣裳芙蓉冠拄赤九節杖而立俱視其白龍其問公何等女子徑入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烝以鍊形也此人似方相隸爲官也其又問翁何人來登此宇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此蓬萊山吾治此上府君故來乃得相見我耳其又問公曰此龍可乘否公答曰此龍當

以待眞人張誘世居慶安許玉斧丁瑋寧也其又問一龍而四人共乘耶公曰此侍晨帝官龍也譬如世軺車朱鳥更一日乘以上直也須臾閒公呼此四賢未來之閒其與公及此女以數席共坐山上俱北向望海水及白龍并有設酒食酒中如后榴子合食之柈亦如世閒柈柈中鮭也覺又久許四人並東來共乘一新犢車青牛青油重車上來到並揖此公及其並共語語畢公見語曰向所道四

人此則是也覺張誘世年可五十后慶安甚童蒙年可十三四許玉斧年如今日所見丁瑋寧年可三十四五許並著好單衣垂幘履版惟慶安著空頂幘公又曰玉斧府君師友也其曰不然公又曰張誘世常山人公弟子也后慶安汲郡人鉤翼夫人弟子也才均德敵並人士也公因語四人言君並可各作一篇詩以見府君老子亦願聞文筆之美言也於是公各付一青紙及筆各一以與四人四

人卽取曰但恐倉卒耳於是后慶安先作詩其文曰

靈山造太霞豎巖絶霄峰紫煙散神州乘飆駕白龍相攜四賓人東朝桑林公廣休年雖前所烝何棠棠寔未下路讓惟年以相崇

次張誘世作詩其文曰

北遊太漠外來登蓬萊闕紫雲遘靈宮香煙何鬱鬱美哉樂廣休久在論道位羅駢眞人坐齊觀白龍邁離式四人用何時共解帶有

懷披襟友欣欣高晨會
次許玉斧作詩其文曰
遊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遥觀蓬萊閒巘巘衝霄寘紫芝被絳巖四階植琳璃紛紛靈華散晃晃煥神庭從容七覺外任我攝天生自足方寸裏何用白龍榮
丁瑋寧作詩其文曰
玄山構滄浪金房映靈軒洛公挺奇尚從容有無間形沈北寒宇三神棲九天同寮相率笑蓬萊公呼此廣休前明公將何以却此少往推我高勝年弱冠后慶安未肯崇尊賢卿

年翰
四人作詩畢並以呈公公讀畢而笑曰此詩各表其才性也后生有逸才而輕邁張生體和而難解許生廣慎而多疑丁生率隱而發遲夫輕邁則真悉薄難解則道不悟多疑則思無神發遲則得靈稽所謂殊途者也若能各返其迷悟其所悟不當速也府君弟子所謂管轄請論有疑疑則無神者矣
言詩畢各起共下山下山之頃又見此女子乘白龍而北去某與諸人步行南下至山下而各各別去公曰復二十年當共會於七業宮遊此地也於是豁然乃悟汗流終日不能飲食初下半山見許主簿來上相逢於夾石之間公語主簿曰汝何來遲吾為汝置四升酒在山上坐處可往飲之而還逐我主簿即去上山須臾見還行甚疾未至山下相及

公曰美酒不答云猶恨酸公曰此太平家酒治人腸也彥曰欲得長生飲太平何酸之有耶故是野家兒也守一慎勿失後當用汝輔翼君於是共至山下各別某末將主簿及玉斧東去公還上山其三人西去五十步公又遣一信見告云許牙某府君某答云在意
到十日夜某先具疏此夢上白諸真道得此異夢分明如不眠不審是何等願告之意唯紫微夫人見答云爾真悉內感靈求萬方神

表八玄形與魂翔此實著云云之象事顯幽冥
非虛構也如洛公語也可容示斧子等勿廣
宣露靈中旨也非小事哉深慎衆眞並笑清
靈曰以冥通冥也心感洞照南嶽君之力也又此一夢事後束間寫得既不自見本不知誰書所摸尋處是楊君又當書此以呈長史故云某耳又此四月或卯是乙丑年亦可是寅年耳
十月二十三日夜夢在一大山上有人見告
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相向皆柏
林龍鬚席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許長史著

葛幧單衣白袷坐東面西向復有三人皆錦
衣平上幘其一人自稱曰我趙叔臺父昔見
汝於吳下矣定録告云昔趙叔臺王世卿亦言篤學竟不知入道為北明公所引聞是叙此人之子亦不知是何時人耳吾坐北面南向許長
史伏坐上因引筆作書乃沈吟思惟良久書
畢即見示曰此書可通否耶書曰日月之道
虔晟再拜今奉佳晝酒盃盤一具於南方來
年六月可以入郭遺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
之期求我於大木之日矣晟猶見成吾漢時亦有人名此

有學之而不得者未有不學而得之者也信
哉斯言右長史寫青紙上因以見示意中云作此書欲以刻名也
登難之曰郭是何義長史答曰是洞中似郭
非冢墓之郭也又難曰何以爲虔又答曰虔
者敬之始下有文字敬之文耳又難曰何以
爲晟答曰晟者日下成侍日成而月得耳三
錦衣人同讚曰幸哉幸哉學不可欺往來至
道之時此一條楊自記所夢事不知是何年云六月入郭未測斯徵也此是半

行敬眞除丑寮是拆難名耳
許先生前潛景逸世隱光九霄冥神洞觀願
光靈府幸甚幸甚平昔周旋纏綿盟誓超羣
先覺獨造方外先生年乃大楊君二十歲先生初入東山時楊始年十六絶迹時年十九如此明揚小便好道也
自隔聹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涕先言隕伏
想玄宮融和所莅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滓翳
六天攝威消滅魔氣願使真正之信流行三
元玄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頻煩想夢

所見贈惠手跡爲信既感宾逼銘得之後儵
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
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即疏記所夢容呈（此先生被試後楊君因書與之也一書麻紙極好此是寫本所以得存耳）
義頓首頓首陰寒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未
得覲傾企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公第三女昨來委瘵旦來小可猶未出
外解羣情反側動靜馳白
項瘦癟可畏而猶未歇益以深憂

給事許府君侯（此六字折紙背題）
義白二吏事近即因謝主簿屬鄭西曹鄭西
曹亦以即處聽但事未盡過耳事過便列上
也自已以爲意此段陳冑王戎之徒實破的
也謹白（此書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劉家昨
夜去使人惻惻似中後定也義明日早與主
簿至墓上省之也晚或復覲楊義頓首頓首
先昨亦得車問想當不審且以悗怛之自非

研玄寶精有凌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長
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上也）
義白奉賜絹使以充老母夏衣誠感西伯養
老之惠然義受遇過泰榮流分外徒銜職恩
眷無以仰酬至於絹帛之錫非復所當小小
供養猶足以自供耳謹付還願深見亮義白
義白此間故爲清淨既無塵埃且小掾住處
亦佳但義尋還不得久共同耳尋更白義白（此二條共紙書又似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
慰此覲返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得主簿書云野中異事郗書別答奉覲
乙二謹白（此書無題恐失下紙）
義頓首頓首旦白反不散風燥奉告承安和
行奉勤白書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雲芝之法不得付此信徃義別當自齎謹
白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青尋楊與長史書上紙重頓首下紙及剝題並名白又自稱名云尊體於儀式不正可解既非接隸意又乖師資法正）

當是作貴賤推敬長少謂揖遜侍者之跡卽其是也都不見長史與楊書既是經語亦不應致輕此並應時制宜不可必以爲惟

義頓首頓首吉日攸慶未覲廷情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義燒香始訖正爾當暫還家靜中晚乃親展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野中未復近問然華新婦已當佳也惟猶懸心奉覲乙二義白承今日穫稻昨已遣陳伋經紀食飲守視之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應在山廨中答書十月五日也

義白得書訖有答教事脫忘送適欲遣承會得告今封付別當抄寫正本以呈也不審竟得服制蟲丸未若脫未就事者當以入年爲始耶義前所得分者卽服日日爲常不正聞有他異唯覺初時作六七日聞頭腦中熱腹中校沸耳其餘無他想或漸有理謹白

義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釋小掾獨處彼方甚當悒悒義比日追懷眷想不可言上下頃粗可承行垂念謹白

義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闋爾項在東山所得手筆及所聞本末往當以呈比展乃宣義白

義白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反側義白

義白五色紙故在小郎處不令失也謹白

義白明日當東山主簿云當同行復有解厨事小郎又無馬義卽日答公教明日當先恩共相併載致理耳不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此間草易於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數日事也謹白右此前五書並是在縣答長史書或是單疏或失上紙也

義白許東與昨中後見顧主人猶小設亦不覺久垂當去張泓續至其時日猶可也奉告云扶闕入門甚爲異事由義不能節適酒食量宜遣寳伏用悚息願復察恕謹白此事在都答書長史當在護軍府中時

義白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叙真當可覩乃益味玄之徒有以獎勸伏以慨然義聞似

當多此比類暮當倒筊尋料得者遣送謹白
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
石耳願勿以見人（此當是裒石方式是五公晚去楊書自此後並從掾去世後事不知誰領録得存當事黃民就其伯聞得也）
義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
傳如爲清約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讃如別
謹呈洞房先進經已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
一作已白恐忘之謹又白（今所有紅牋紙書者即是此也）
義白承昨雨不得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

晴暫覲乃宜義白（此二書似失上紙並是在都時答）
義頓首頓首晴猶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
此復親展反命不備楊義頓首頓首長史許
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背）
義白季主學業幽玄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巻
之上首耶東卿君大歎季主之爲人又羨委
羽之高沖矣承撰集粗畢極當可覩未覩華
翰預已欣歎奉覲一二謹白（所書東卿論季主事本別書青紙與此不相隨今在第四篇中）

所撰要當令得七十二人不審已得幾人若
人少者亦當思啓冥中求其類例也然造一
段作且當徐徐未可便出也亦欲自繕寫一
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棲乃希心於此者也
義白
義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劉向
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
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此陳留耆舊也此一書首尾具而不見題當是函封也）

義白別紙事覺憶有此乃至佳可上著傳中
也輒待保降當咨呈求姓字亦又當見東卿
此月内都當令成畢也動靜以白（此又失上紙書語是初送神仙傳答也保降者須保命君來也又注此并書並似在縣下時非京都也）
仙傳猶未得治益要當代東卿至乃委曲耳
昨日更委曲再三讀之故爲名作益以慨然
符待曠當畫之別白
義白傳未得書上王生所以爾者欲以見東
卿東卿近來倉卒不得啓此須後至乃呈尊

處已別有一本不審可留此處本否義又欲
更有所上所上者畢乃頓以奉還也謹白長史
此仙傳遂不顯世不解那得如此恐楊以呈司命不許真事宜行因隱絕之也
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為已設坐於易遷戶中
未聊白方隅幽人即謂掾也令設虛坐於其母戶中耳
信還須牛明日食竟遣送右此書失上紙亦應是函封在縣下
特
義頓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旦宣通心中此是
得力深慰馳情願善將和無復感動義項公

私匆匆是故替覲小閤奉展楊義頓首頓首
承二紀有患懸情近得師子書都不道病此
必輕微耳小晴遺信參之謹白
承居生往可念義乃識之項者甚多暴卒亦無
題此似都下書
義頓首頓首奉告見所䟽夢并上章本末尋
省反覆夢既是注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
飃飃尋散滅耳比行奉覲楊義頓首頓首
別䟽願不以示人諸所屈曲奉覲一二

尊所䟽夢當可解爾然大要是注氣之作也
義白
義近連亦夢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無他
耳亦欲不復信夢悟故不上白耳尊疹患未
和多當是注炁小動所以爾耳上章根具亦
當足滅之謹白
義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
逼左道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
此物期之甲申也諸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

自掾去後楊多有諸感通事長史既恒念憶故楊每及之也世中多不愜信尚無所以不欲備說爾來已經太元九年元嘉二十一年兩甲申矣不知此所期謂在何時謂丁亥數周之甲申乎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連動懸
情灼灼想當偶爾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
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
心鎮之耳尋復平承楊義頓首頓首
承紀謁者還欣之尊已相見問其委曲邪謹
白

自小掾去世後略無月不作十數夢見之又於睡卧之際亦形見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爾然不信既著遠近所嗤不敢復言之也見告今具道夢聊復以白願不怪忤若尊意爲此爲罔罔者願見還當即以付火此書無題亦不是函封掾恒有來共詑詑以睡夢耳于時諸遊貴或聞楊降辭信者多所請問不信者則興謗毀故有此言以屏之

眞誥卷之十七

眞誥卷之十八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握眞輔第二

三月十九日夜夢小掾來在此靜中坐良久自說小茅山三會水處極可看戲向從四平山中來路上見叔父持火炬滿手欲以作變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語此物乃化爲風先生知之不小掾又曰方山大有侯叔草異佳葉乃大昨乃大取近乃失去布裋裓欲就先生乞此衣掾兩應生叔並早亡不知此當是謂者方山即四平山所謂遊處方源帝與楊佐等為方山既拜為詣又乞復試身在山中者欲從衣食故云林處乎亦伐薪冥擇而見今所上之士乎斯匪此復不知歸設錢乃是不耳乃此耳

小掾又曰今塋處不吉斷墓脉多所云云右十六日夕所夢此則所書皆六以白者如此具穆亦還塋舊塋雖曰虛家猶須吉地

右與長史書今所見眞手者訖此

厶厶啟事少一行又闕失上一行字情兼無以喻懷尋省來告

粗承同之僕尋往相見近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給事安和郎長史也以十九日南州二十二日當還功曹已入昨相見慰懷功曹掾庶長兄小名䖍者也方尓悠悠未卒歸也將琴絃之陰德乎聊當一笑琴絃事出彭素經房中之術也此即日無他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大司馬剋二十六發也第七似不從征公是簡文爲司徒也大司馬是桓温也鎮在姑孰將北伐慕容第七似是掾叔小名顗伯若爲尚書郎于時是太和四年己巳歲三月中書也乃遠送米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遠研玄鏡

澄聲上音在深林之中遐人事之跡使此物之來卒無緣也於今逢耳誠理盡備矣洞齋郎大洞齋去今有真書小訣如此則掾是傳行上品七卷耳想所寫已了校當令熟秋冬之間其經當復示也不知是何經明年掾便遐化也故服飢不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詣玄水之處逍遥也僕此月必往叙其不久南燭冬乃不彫春時色味彌好既呼爲飢則是掾合服否和者所以定錄云炎服飢飯兼穀無違但一劑千枇其事不同耳自不知玄水在何處也

亦不煩屬李李疾病未攝事承田已爲勞意敕語陳暉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誠小小不暫勞君意者則事去矣

給事云南州還當并急四月半間欲至東山想無差錯矣比更告茶一簿真吉行下云茶一簿未正可解當爲寄與掾也茶則是茗掾患淡飲所須兼亦以少寐也

六日不見君常恐鄙悋之心已生矣君未復能眉眉中出於風塵之間耶右八條掾書並是在都送還山與掾失上紙此書與弟子灼然作君僕用古體也

承給事體氣如故且甚延悚念侍省惶懼辭正爾燒香入靜且啓夜當根陳情事使盡丹苦之理動靜別白尋更承問此少上紙似在縣下答虎牙道長史病事

糊連給事前後書上啓神母因書小掾并呈前後答神母云小掾截留給事書唯餘此見還此亦是虎牙是掾去後事也神母應是南真夫人右楊君在此所寫外書及自記夢事并與答長史兩掾諸書疏及有存錄者記此又別有紀事酬答真人書已在前篇中

長史書暮臥先存斗星在所臥席上

暮臥存星之時皆先陰呪星名然後存耳祝畢乃存星安臥其中也然後密叩齒祝九星之精右二條長史抄修洞房事

見斧云酉年學戌年當歸戌年道炁當行天下云從戌年當受法此一條是掾去後所記掾記是庚午年去此戌年即應癸酉甲戌年受法者是就其眞人受經二斧之道十一年成眞故定錄云後十六年乃覩我於東華者也

經云主諸關鏡聰明始此黃庭經中語九月十七日

已一百九十過

二十一日合二百過
二十六日
十月一日
八日
十一日
十五日
十七日
二十日
二十三日
三十日
十一月二日
六日
十月三日昔旣甚一月
十三日

九月二十六日夜始此前後間中細字注者皆眞手也自別復一紙既有兩九月便是一年中事其間亦恐多有零落不存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二十日
十四日
四百過十二月二十五日
正月十三日
正月二十六日
二月已四百二日三十過
已四百四十過

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七日足十三夜
長谷十月黃寧見
出日入月昭陽門
十一月六日旦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十四日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右此是長史自讀黃庭過數也朱墨雜書者
是因修用時遇得筆便題記之耳云長谷出
日等亦是經中語當是讀至此句忽有事應
起故疏誌處也
大洞眞玄張鍊三魂出惡夢祝
太上高精三帝丹靈出善夢祝此二條事本經並應出大丹中今以抄出別已在篇五篇中
太都天錄顯於玄宮出紫文仙相
左目童子出五神經

仙者心學出二十四神經也
先閉炁二十四息出紫文玄關事
行之十八年亦是玄關事
大帝玄書玄關符事
徒行事而不知神名還精而不知服此符亦玄關事
魄唯得飲何水月精出紫文拘魄祝云
吾是天目出飛步經祝三啄齒太元上玄夢塚墓祝今在第三篇

魄唯聽飲月黃日丹紫文制魄祝
沐浴祝太上高眞出九眞經傳祝制蟲丸出蘇君傳
李道思和從是記讀二茅君字疑作道字是誤耳
玉簡青錄高閣刻石出空常祝語石精玉馬照知
鬼形是空常祝語
蒼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崑崙山下有黃水名曰日月水飲者得仙此二條未知何出未見其事
告王君使傳知眞者告青童使傳成眞者夫

知眞者謂知眞而得眞成眞者謂勤求而獲
眞者耳出消魔經序凡此諸當皆是略記其旨自以備忘耳
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六
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
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
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右老子拔白日此是太清外術事似長史抄用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
月壬子六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

甲辰十月丁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

右上帝煞害日不可請乞百事無宜（此諸日皆是隨月支干衝破凶日也可以類求之亦恐非眞受雖百事無宜而常所修行或值諸吉恐不可闕也）

所謂靜室者一曰茅屋二曰方溜室三曰環堵制屋之法用四柱三桁二梁取同種材屋東西首長一丈九尺成中一丈二尺二頭各餘三尺後溜餘三尺五寸前南溜餘三尺棟去地九尺六寸二邊桁去地七尺二寸東南開戶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四寸用材爲戶扇務令茂密無使有隙南面開牖名曰通光長一尺七寸高一尺五寸在室中坐令平眉中有板牀高一尺二寸長九尺六寸廣六尺五寸薦席隨時寒暑又隨月建周旋轉首壁墻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此法在名山大澤無人之野不宜人間入室春秋四時皆有法然此蓋本道相承道家之一事耳不足爲異也粗要知是以及（道機作靜室法與此異恐是別有告受者而不知審的今存想入室亦可依之或云應有經也）

以正月十五日尚書省中直乞夢非常皆靈仙眞像多所道其子孫慶以閏月二日夕又夢仙靈共會吾請乞佳應又見有厶（鈌失一字）非常好以月半中忽見九老先生乘軺引從詣吾相見欣然云連在宣城四十日始還問吾消息云今至蕪湖二十三日當還還當省吾得見之欣然（此是作餘姚還爲尚書郎時也）

以閏月四日夕夢綵物如旛形皆舒著席上或如畫或如錦繡文字煥炳如言可解而不可解愈舒愈更奇異云是楊舍人物時亦不見楊君也意言當寫取云須能畫人整頓所未常見當有十許旛（太和八年閏十月而楊君年二十三簡文始爲司徒恐未爲舍人亦恐是後年諸閏耳）

十一月十二日夢棺器露有木

十二月十八日左右夢以鐵釵刺玄武（此玄武恐是所言墓之玄武也非所存龜蛇者也）

二十一日夢見天子天子當年十六七許在

殿上（此應康帝時不知是何年）重復夢見在一處懸崟自
放落下岐危遥見劉升遠與語從此當廻還
廻還道難得一紐以手巾穿之見吾城扶助
吾遂得廻旋（右六條並長史自記夢事）
十月九日詭上厨五人旨南山治（此長史自記事旨應作指謂指誓雷平宅埒金也）
牙請夫人詭當用雙金環汝
無吾當具交以謝恩也
厚若有金貫便以奉夫人云以謝吏兵華功
曹至意密語新（婦）（脫婦字）令知密之密之若無

便可以二雙金環奉詭勿忝勿忝若欲得體
上所寶玩者爲好（華功曹似是華僑而後又云暘意旨恐是非也厚似是虎牙婦也）
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詭其夕即有詔
云吾二人吏兵若無功詭後小子不復爲人
使楊意旨中謂可用釵小君即言釵所以導
達開通自可用也新婦有金釵即可用可停
貫也先請夫人次請二靈汝疇量之汝索鐶
如一日疏新婦銀釵亦可用良無便當用鐶

吾停汝辭須詭當詭辭繼其下也不復別作
（此書即涉前事也）
得佳清閑云敕汝修内經是保命汝不答漠
漠不當爾然此非常意皆發自冥妙當作本
末答當奉行此意口又無言爲不可也（内經或應是黄庭不爾即應是洞房中法爾）
陶休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撿陶諳長史婦親屬不見名休者）
斧白米已當向盡汝餉之（此是供染爲青餅者）

遷告云汝當小不佳防之（遷是楊遷夫人也右此七條並長史與虎牙書）
右許長史在世抄記紀中事目及夢并
與兒書有存錄者訖此其與眞靈書已
別在前卷中
先生自寄神烝投景東林沐浴閒丘爭我同
心每東瞻滄海歎逝之迅西盼雲涯哀輿内
發髣髴故鄉鬱何壘壘將欲身返歸塗但矯
足自抑耳於是靜心一思逸憑靈虛登巖崎

嶇引領仰玄冥志扉上遊雲竦眞始覺形非我質遂亡軀遂神矣涙心飆外世路永絶足樂幽林外難一塞建志不倦精誠無廢遂遇明師見受奇術清講新妙玉音洞密吐納平顔鍊魂保骨沖氣夷泯無復内外也此則王世龍等所受服玉液清法也

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晩也反滯性之不早矣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眞君已嘗說之矣崇頹成覆救濟之功天地不能渝也謂應作踰

守世則是定錄所說被試事也

聞弟遠造上法上清諸道也偶眞重幽雲林降也心觀靈元謝過去也炁陶太素五辟事也登七闕之巍峩飛天埋也味三辰以積遷日月五星虛落霄表精朗九玄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聞也亦由下挺冥淺末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明於斯而用矣道親於勤神歸精感丹心待眞招之須臾若念慮百端狹以營道雖騁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

吾昔聞之在前重論排遣諸試難事得爲爾前過也七考之福旣以播之於後子何功業當復延及長史父子也因運乘易不亦速耶幾成而敗自已而作試校千端因邪而生耳想善加苦心勞形勤諸功德萬物云云亦何益哉斧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高乎歎獨絶超邁也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眞在於此舉也吾方棲神岫室蔭形深林采汧谷之幽芝掇丹草以成眞矣成眞之辭小爲夸激昔約道成當還詭信

雖未都通微粗有髣髴亦欲暫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畧臨書增懷怏謝從曾祖本名映改名遠遊此十字榮弟注右一條先生被試後因事長史于時應已在蓋竹山定錄云辰年當暫出還入食說則此應是丙寅丁卯年中事也

掾泰和元年八月服六甲符此靈飛六甲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太歲在丁卯正月行廻元道此是謝過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二月中行空常此飛步別法

泰和二年四月服青牙此青牙始生法世未見經

泰和二年七月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右五條共一片紙記）

存日月在泥丸法泰和二年六月行（前云七月而此云六月字當亦并誤者此即服日月芒法）

泰和三年五月行夯二景道（此則儀存之法雖已有此事未見大經又二條又別一片紙朱書不與前事相連也）

二月三日夜厶厶（脫失兩字應似是名）夢鄭白夫人道之交有內密而外疏者鄭之區區今即是也當與嶒姑俱來（鄭者鄭之弱也與楊遂夫人爲族故夢於彖以結其真津曾姑未測是誰交夢亦應是三二年二月中也）

四月二十七日夜半夢見一女子著上下青綾衣與吾相見自稱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也相見時似如在山林之間云明日可暫出西門外有犢車白牛皮巾裹僕御頭者是我車也後別相詣於貴解因口喻作詩如別

乘炁涉淥津採藥中山巔披心煥靈想蕭蕩無悟言願與盛德遊驂駟騁因緣榮塵何足尋疾激君清玄苟能攝妙觀吐納可長年（王眉壽之小妹阿中侯夫人也掾既未接真故假夢以通旨而有榮塵之句又恐非掾矣）

泰和元年六月五日夕夢忽聞天上有金石鍾鼓之音仍仰看見彩雲如虹氣狀奕奕彌漫天上從東直西趣意中謂是女靈行或呼爲元君忽復如從路上行飆然已過玉斧又將主簿追望唯見輦輿後從朱衣人皆廻還見禮路邊有一人白衣似卜師因見語云君體羸不堪事可專修所行勿雜他事若不專君當得病君不見信者自當得夢此人自稱姓滕（主簿即兄虎牙也）

七月向末玉斧夢身體飛揚豁然入一屋下累牀南向坐自謂是合日揚光頭迴五辰之道（此語出消魔經大上之辭焉）見一人在東而立手舒卷書看見如畫圖像山岳狀下輙有書說亦與執書人語良久

八月三日夕夢忽有一人弊衣長形容從一小兒來如徇簫（簫作嘯音謂如今徇簫賣物人也）坐與玉斧語乃說上道事斧仍驚愕更危坐須臾將進

內戶大論上道顧小兒莫令人見我外鼓斧
問樂耶(謂鈞天廣樂上清之曲也)云不來欲得可取之爾
君自當得鈞樂因問鈞樂幾人答曰十人一
鈞大法乃至於萬不知道至十萬仍覺復眠
又夢見卷書見玉斧書先舒惟見後是王君
事似四輔傳盡共在上多論王君學道時見
語學道歷年事自可須二三年間邪意甚敬
此人未得拜便覺末見主簿亦在坐
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夢得一帙有四小
卷書云是神母書或云是傳皆以青細布爲
帙帙兩頭紅色書皆是素時先生亦在間又
爲玉斧書此傳上篇於戶外壁碑方素上其
字似符或如獸像帙布亦不正似布謹記(先生郎楊君也)
泰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夕玉斧夢行見天
上白雲彌滿纏合甚下而不高仰望雲間時
有空處狀如山穴東行數步覺東北有大道
便順道行得一深室或如石室白炁從室中

出又似水鬱勃來冠玉斧身時急坐亦不恐
向炁忽散見室裏有牀席器物殊整潔意中
自謂是靈人所住止處仍向室拜叩頭訖請
乞室內有一穴玉斧復從此前進穴內甚急
小不得前意復更欲進忽見一人在室外語
玉斧未可進尋當得前乃向此人再拜揖而
退又見送至道上說玉斧應受書之言極殷
勤委曲當勤存南眞夫人使三人送玉斧令
通板橋初出又見犢車中有二露頭年少與
向人言笑未至所住便覺欣願靈悟如夢之
告謹以記之(右七條並掾自疏記夢事于時區區之心亦與隱居今日何異)
三月八日拜疏玉斧言鄭恨還奉敕尊猶患
飲痛不除違遠竦息陰膈願令餐食無恙即
日此蒙恩牙近至此便西願早至謹及啓疏
玉斧再拜
玉斧言尊欲得六甲符似在句容牙處斧都
不以書來山中願就牙器中料謹啓(此六甲符非靈飛也當是在右玄錄也)

玉斧言承近三日會流盃尊亦作詩後信願寄還謹啓

鹽茗卽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啓恒須茗及檳榔亦是多痰飲意故云可數沐浴霍亂之疲也此書體垂小異今世呼父爲尊於理乃好昔時儀多如此也

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言漸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願飲漸覺除違遠燋竦悤假願行出卽日此蒙恩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有檳榔願賜今暫倩徐沈出至便反謹啓

四月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徐沈啓願卽至漸熱不審尊體康和飲漸覺除違遠戀竦牙如常揆時得出斧粗蒙恩謹及馮令史啓疏玉斧再拜揆是庶長兒也

四月二十一日拜疏玉斧言陰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覺蒙恩陳輝來尊今日當至斧近齋唯尊來餘人難相見願道路安穩小史在戶內使不欲經遠或淹謹及陳輝啓疏玉斧再拜此亦呼與常侍在閤外人近淹而已小史當是其名而猶進小兒於室內使者貴勝人自不能躬親猥碎也

玉斧言揆牙亦得暫還此安穩謹啓

四月二十三日拜疏玉斧言奉敕昨夜至慰馳竦熱願尊體餐食無恙未得侍見戀慕旦陳滕啓疏願已至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楊舍人弟病委頓爲懸耿想行當佳謹啓前楊書云老母今此云弟唯兩字顯耳其餘親族皆莫之聞

四月二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奉敕慰竦息陰悉願尊體無恙飲覺除違燋竦謹及啓疏

玉斧再拜

玉斧言錢卽與田主此間都無復窖付一升餘華新婦欲得少許願分之亦長在中謹啓山家貧儉亦殊爲契闊華新婦卽斧妻也

五月四日拜疏玉斧言節至增感思濕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猶未除違遠竦灼服散微得飲水猶是得益願彼大小無恙尊五日當下願必果謹遣扶南啓疏玉斧再拜

王斧言陳鹿至尊賜脯及蒸恩即至帝都已還東甚得ムムムム失四字謹啓從二十三日來凡三書長史並似在縣下家中時也

玉斧言承舍人下恐過句容未進此湛家穀猶未熟今遣朱生出參願尊即令生反得穀願爲都作米此無可舂者若至便當就合恐藥草燥得米下船乃可採草謹啓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甑相宜又上稻應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少一行十許字謹啓此求米及大釜皆是作飯所須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長史在都下

右八條掾在山與答父書于時長史在都及縣下也

右此並掾在世間所記事及書有存錄者訖此又有與真靈辭具在前篇

真誥卷之十八

真誥卷之十九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翼真檢第一

真誥敘録

真誥運題象第一此卷並立辭表意發詠暢旨論冥數感對自相酬奉造事相會分爲四卷

真誥甄命授第二此卷並詮導行學誡厲愆怠兼曉諭分挺炳發禍福分爲四卷

真誥協昌期第三此卷並明修行條領服御節度以會用爲宜隨事顯法分爲一卷

真誥稽神樞第四此卷並區貫山水宣敘洞宅測真仙位業理所領分爲四卷

真誥闡幽微第五此卷並鬼神宮府官司氏族明形識不滅善惡無遺分爲二卷

真誥握真輔第六此卷是三君在世自所記錄及書疏往來非真誥之例分爲二卷

真誥翼真檢第七此卷是標明真緒證質玄原悉隱居所述非真誥之例分爲二卷

右真誥一蘊其十六卷是真人所誥四卷是在世記述

仰尋道經上清上品事極高真之業佛經妙法蓮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象體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璇璣七政

以齊八方故也隱居所製登眞隱訣亦爲七貫今述此眞誥復成七日五七之數物理備矣

夫眞人之旨不同世目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爲題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言故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

眞誥者眞人口授之誥也猶如佛經皆言佛說而顧玄平謂爲眞迹當言眞人之手書迹也亦可言眞人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書爲言眞人不得爲隸字若以事迹爲目則此迹不在眞人爾且書此之時未得稱眞旣於義無肯故不宜爲號

南嶽夫人傳載青錄文云歲在甲子朔日辛亥先農饗旦甲寅羽水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

謹推按晉曆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正月一日辛亥朔（曆忌可祀先農）四日甲寅羽水（正月中炁羽即）前也起者興也安者寧也故迂隱其稱耳如此則興寧二年正月南眞已降授楊君諸經也今檢眞授中有年月最先者惟三年乙丑歲六月二十一日定錄所問從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

又按中候夫人告云令種竹比宇以致繼嗣又云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壽此是簡文爲相王時以無兒所請於是李夫人生孝武及會稽王（福和應是李夫人稱名也子時猶在甲歲）孝武崩時年三十五則是壬戌年生又在甲子前二歲如此衆眞降楊已久矣

又定錄以乙丑年六月喻書與長史云曾得往年三月八日書此亦應是癸亥甲子年中也

又按萼綠華以升平三年降即是乙未歲又在甲子前五年此降雖非楊君楊君已知見而記之也又按乙丑歲安妃謂楊君曰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雲駕龍北朝上清則應以

太元十一年丙戌去世如此二十許載辭事不少今之所存畧有數年尋檢首尾百不遺一又按衆真未降楊之前已令華僑通傳音意於長史華既漏妄被黜故復使楊令授而華時文迹都不出世又按二許雖玄挺高秀而質撓世迹故未得接真今所授之事多是為許立辭悉楊授旨疏以示許爾唯安妃數條是楊自所記録今人見題目云某日某月某君吸許長史及掾某皆謂是二許親承音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許書者並是別寫楊所示者耳

又按掾自記云泰和三年行其道二録是二年受自三年後無復有疏長史正書既不工所繕寫蓋少今一事乃有兩三本皆是二許重寫悉無異同然楊諸書記都無重本明知唯在掾間者于今頗存而楊間自有杳然莫測自楊去後六七年中長史間迹亦悉不顯

又按今所詮綜年月唯乙丑歲事最多其丙寅丁卯各數條而已且第一卷猶可領畧次第其餘卷日月前後參差不盡得序

又按凡所注日月其受多不書年今正率其先後以為次第事有斷絶亦不必皆得又本無年月及不注某受者並不可知依先關之

又按真授說餘人好惡者皆是長史因楊請問故各有所荅並寄在許間于時其人未必悉知

又按併衿接景陽安亦灼然顯說凡所與有待無待諸詩及辭喻諷旨皆是雲林應降嬪

儷侯事義並亦表著而南真自是訓授之師紫微則下教之匠並不關儔結之例但中候昭靈亦似別有所在既事未一時故不正的的耳其餘男真或陪從所引或職司所任至如二君最為領據之主今人讀此辭事若不悟斯理者永不領其旨故畧標大意宜共密之

又按二許應修經業既未得接真無由見經

故南眞先以授楊然後使傳傳則成師所以長史與右英書云南眞哀矜去春使經師見授洞房云云而二許以世典爲隔未崇禮敬楊亦不敢自處旣違眞科故告云受經則師乃耻之耶然則南眞是玄中之師故楊及長史皆謂爲玄師又云疾者當啓告於玄師不爾不差而長史與右英及衆眞書亦稱惶恐言者此同於師儀爾實非師也

又按楊書中有草行多儳黵者皆是受旨時書旣忽遽貴畧後更追憶前語隨復增損之也有謹正好書者是更復重起以示長史耳

又按三君手書今旣不摹則混寫無由分別故各注條下若有未見眞手不知是何君書者注云某書又有四五異手書未辨爲同時使寫爲後人更寫旣無姓名不證眞僞今並撰錄注其條下以甲乙丙丁各甄別之

又按書字中有異手增損儳改多是許丞及丞子所爲或招引名稱或取會當時並多浮

妄而顧皆不能辨從而取之今旣非摹書恐漸致亂或並隨字注銘若是眞手自治不復顯別

又按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郄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抑故也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迨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跡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今有以顯悟爾

又按三君手書作字有異今世者有龜龍虛華顯服寫辭闕關之例三君同爾其楊飛掾飛楊我掾我楊靈長史靈掾靈楊眞長史眞楊師掾師楊惡長史惡此其自相爲異者又鬼魔字皆作摩淨潔皆作盛潔盛貯皆作請貯凡大畧如此亦不可備記恐後人以世手傳寫必隨世改動

故標示其例令相承謹按爾此諸同異悉已
具載在登眞隱訣中
又按三君書字有不得體者於理乃應治易
要宜全其本跡不可從實闇改則澆流散亂
不復固眞今並各朱郭疑字而注其下
又按三君多書荆州白牋歲月積久或首尾
零落或魚爛缺失前人糊擒不能悉相連補
並先抄取書字因毀除碎敗所缺之處非復
眞手雖他人充題事由先言今並從實綴錄

不復分析又按三君書有全卷者唯道授二
許寫酆都宮記是楊及掾書並有首尾完具
事亦相類其餘或五紙三紙一紙一片悉後
人糊連相隨非本家次比今並挑扱取其年
月事類相貫不復依如先卷
又按衆眞辭旨皆有義趣或詩或戒互相酬
配而顧所撰眞迹枝分類別各爲部卷致語
用乖越不復可領今並還依本事并日月紙
墨相承貫者以爲詮次

又按起居寶神及明堂夢祝述敘諸法十有
餘條乃多是抄經而無正首尾猶如日芒日
象玄白服霧之屬而顧獨不撰用致令遺逸
今並詮錄各從其例
又按有未見眞本復不測有無流傳所記舛
駁不類者未敢便頓省除皆且注所疑之意
各於條下
又按所載洞宮及諸山仙人氏族並欲以外
書詳注出其根宗恐大致顯泄仰忤冥軌唯
有異同疑昧者畧標言之其酆宮鬼官乃可
隨宜顯說

又按此書所起以眞降爲先然後衆事繼述
眞降之顯在乎九華而顧撰最致末卷
又先生事迹未近眞階尚不宜預在此部而
顧遂載王右軍父子書傳並於事爲非今以
安記第一省除許傳別充外書神仙之例唯
先生成仙之後與弟書一篇留在下卷
又長史書卽是問華陽事華陽事仍是答長

史書强分爲兩部於事相失今依旨還爲貫次又顧所記二許年月殊自違僻今謹依眞受檢求又以許家譜參校注名異同在此卷後

又按三君書迹有非疏眞受或寫世間典籍兼自記夢事及相聞尺牘皆不宜雜在眞誥品中旣寶重筆墨今並撰録共爲第六一卷顧所遺者復有數條亦依例載上

又眞誥中凡有紫書大字者皆隱居別抄取

三君手書經中雜事各相配類共爲證明諸經旣非聊爾可見便於例致隔今同出在此則易得尋究又此六篇中有朱書細字者悉隱居所注以爲誌別其墨書細字猶是本文

眞經始末

伏尋上清眞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眞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某并弟三息上計掾某某二許又更起寫修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掾寫眞受四十餘卷多楊書瑯琊王郎簡文帝在東府爲相王時也長史掾立宅在小茅後雷平山西北掾於宅治寫修用以泰和五年隱化長史以泰元元年又去掾子黃民時年十七乃收集所寫經符秘籙歷歲于時亦有數卷散出在諸親通間今句容所得者是也元興三年京畿紛亂黃民乃奉經入剡長史父昔爲剡縣令甚有

德惠長史大兄亦又在剡居是故投憩焉爲東闡馬朗家所供養朗一名濕公朗同堂弟名罕共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祖父亦有名稱多加宗敬錢塘杜道鞠即居士京產之父道業富盛數相招致于時諸人並未知尋閱經法止禀奉而已至義熈中魯國孔默崇信道教爲晉安太守罷職還至錢瑭聞有許郎先人得道經書具存乃往詣許許不與相見孔膝行稽顙積有旬月兼獻奉殷勤用情甚至許不獲已始乃傳之

孔令令晉安郡吏王興繕寫(興善有心尚又能書畫故以委之)孔還都唯寶録而已竟未修用元嘉中復爲廣州刺史及亡後其子㬥先休先才學敏贍竊取看覽見大洞眞經說云誦之萬遍則能得仙大致譏誚殊謂不然以爲仙道必須丹藥鍊形乃可超舉豈有空積聲詠以致羽服兼有諸道人助毀其法或謂不宜蓄此因一時焚蕩無復子遺(此當是眞意不欲使流傳於外世故也後㬥先等復與范曄謀逆族誅也)王興先爲孔寫輒復私繕一通

後將還東修學始濟浙江便遇風淪漂唯有黄庭一篇得存興乃自加切責仍住剡山稍就讀誦山靈郎火燒其屋又於露壇研詠俄頃驟雨紙墨霑壞逈數遂不得畢興深知罪譴杜絶人倫唯書曆日貿糧以續炁命其子道泰爲晉安船官督資産豐富數來拜獻兼以二奴奉給興一無留納而終乎剡山於是孔王所寫眞經二本前後皆滅遂不行世(此當是興先不師受妄竊寫用所致如此也)

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數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於是詣許丞求受上經丞不相允王凍露霜雪幾至性命許感其誠到遂復授之王得經欣躍退還尋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難以顯泄乃竊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以備其録并增重詭信崇貴其道凡五十餘篇趍競之徒聞其豐博互來宗禀傳寫既廣枝葉繁雜新舊渾淆未易甄別自非已見

眞經實難證辨(其點綴手本頗有漏出即今猶存又朱先生僧摽學曾諸公伯玉語云天下才情人故自絶羣吾與王靈期同船發都至頓破崗埭竟便作得兩卷上經實自可訝自靈期已前上經已往往舛雜弘農楊洗隆安和四年庚子歲於海陵再遇隱盈上經二十餘篇有數卷非眞其云尋經已來一十二年此則楊君去後便以動作故靈寶經中得取以相糅非都是靈期造製但所造製者自多耳)今世中相傳流布京師及江東數郡畧無人不有但江外尚未多爾(此當是道法寔宣丕眞妙不可廣布故令王造行之意也)王旣獨擅新奇舉世崇奉遂託云眞授非復先本許見卷秦華廣詭信豐厚門徒殷盛金帛

克積亦復莫測其然乃鄙閉自有之書而更
就王求寫於是合迹俱宣同聲相讚故致許
王齊轡眞僞比蹤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後又
有荣買者亦從許受得此十數卷頗兼眞本
分張傳受其迹不復具存荣買善行下道之教於上經不甚流
傳也馬朗既見許所傳王經卷目增多復欲更
受營理詭信克日當度忽夢見有一玉梡從
天來下墜地破碎覺而發疑云此經當在天
爲寶下地不復堪用於是便停論馬朗雖不修學而寶奉

精至夢既不凡解之又甚分應是得道人元嘉六年許丞欲移歸
錢塘乃封其先眞經一厨子且付馬朗淨室
之中語朗云此經並是先靈之迹唯須我自
來取縱有書信愼勿與之乃分持經傳及雜
書十數卷自隨來至杜家停數月疾患慮恐
不差遣人取經朗既惜書兼執先旨近親受
教敕豈敢輕付遂不與信我而許便過世所
賫者因留杜間卽今世上諸經書悉是也許
丞長子榮弟迎喪還鄉服闋後上剡就馬求

經馬善料理不與其經許既慙戢不復苦索
仍停剡住因又以靈期之經教授唱言並寫
眞本又皆注經後云某年某月某眞人授許
遠遊于時世人多知先生服食入山得道而不究長史父子事迹故也人亦
初無疑悟者經涉數年中唯就馬得兩三卷
眞經頗亦宣泄今王惠朗諸人所得者是也元嘉十二年
仍於剡亡因葬白山榮弟在剡大縱淫侈都不以經學爲意所以何
公在馬家悏得摹寫馬朗馬罕敬事經寶有過君父恒
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常侍直香火灑

掃拂拭每有神光靈炁見於室宇朗妻頗能
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
馬家遂致富盛資産巨萬年老命終朗子洪
洪弟眞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
廢之爾此當是經運應出所致也
山陰何道敬志向專素頗工書畫少遊剡山
爲馬家所供侍經書法事皆以委之見此符
跡炳煥異於世文以元嘉十一年稍就摹寫
馬罕既在別宅兼令何爲起數篇所以二録

合本仍留罕間何後多換取真書出還剡東墅青壇山住乃記說真經之事可有兩三紙但何性鄙滯不能精修高業後多致散失猶餘數卷今在其女弟子始豐後堂山張玉景間何常以彭素爲事質又野朴頗居士聞其得經故往詣尋請正遇見荷鋤外還頗謂是奴僕因問何公在否何答不知於是還棄永不相見顧留停累日請苦備至遂不接之時人咸以何鄙恥不除而失知人之會也何既分將經去又泄說其意馬朗忿恨乃洋銅灌厨籥約敕家人不得復開大明七年三吳饑饉剡縣得孰樓居

士惠明者先以在剡乃復攜女師鹽官鍾義山眷屬數人就食此境樓既善於章符五行宿命亦皆開解馬洪又復宗事出入堂靜備覩經厨先已見何所記意甚貪樂而有鑰嚴固觀覽無方景和元年乃出都令嘉興殳季真啓敕封取景和既猖狂樓謂上經不可出世乃料簡取真經真傳及雜受十餘篇乃留置鍾間唯以豁落符及真受二十許小篇并何公所摹二録等將至都殳即以呈景和於華林暫開仍以付後堂道士秦始初殳乃啓將出私解

陸修靜南下立崇虛館又取在館陸亡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下都及徐亡仍在陸兄子瓌文間此中有三君所書真受後人糊連裝會分爲二十四篇建元三年敕董仲民往廬山營功德董欲求袖異徐因分楊書一篇爲兩篇與董還上高帝高帝以付五經典書戴慶戴慶出外仍將自隨徐因亡後弟子李果之又取一篇及豁以去所餘惟二十一篇悉以還封昭臺也

樓從都還仍住剡就鍾求先所留真經鍾不

以還之乃就起寫久久方得數篇既與馬洪爲恨移歸東陽長山馬後遂來潛取而誤得他經樓中時似復有所零落今猶應一兩篇在其二卷已還封昭臺

真誥卷之十九終

眞誥卷之二十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翼眞檢第二

孔璪賤時杜居士京產將諸經書往剡南墅大墟住始與顧歡戚景玄朱僧摽等數人共相料視顧先已寫在樓間經粗識眞書於是分別選出凡有經傳四五卷眞受七八篇今猶在杜家其經二眞並眞受已還封昭臺宋大明末有戴法興兄延興作剡縣

亦妬道及吳興天目山諸玄秀並覲得寫杜經樓從弟道濟及法眞鍾興女傳光並得寫樓鍾習經亦互相通涉雖各摹符而殊多舛略唯加意點畫色骨潤澤取好了無復規矩鋒勢寫經又多序謬至庾午岳隱居入東陽道許晚學者厭効爲精山陰潘文盛錢塘杜高士義興蔣弘素句容許靈眞並是能者時人今知摹二王法書而永不悟摹眞經經正起人隱居手爾亦不必皆須郭塡但一筆就畫勢力殆不異眞至於符無大小故宜皆應郭塡也泰始四年終於剡移還始寧岇山馬智晚爲衆僧所說改事佛法悉以道經數十卷送與鍾皆是何公先爲其父寫者亦有王靈期雜經唯四五篇幷眞受六七篇是眞手不關樓所得者其經二卷此眞受等悉已還封昭臺鍾亡後所餘止一篋在兄女及戚景玄處

昔有陳雷者東陽人是許長史門附謹敬有心長史常使典看經書頗加訓授其亦摸有所寫兼得長史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義熙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託迹暫死化遁而去雷有孫名其號爲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菁山道士樊仙

亦頗就得所寫經書但步圖猶在其處今所服用即是其本自此前凡諸經書在處者其篇數並別有目錄若止零牒一兩篇者今復顯題卷目如後

楊書靈寶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粲間泰始其年葛以示陸先生陸既敷述眞文赤書人鳥五符等教授施行已廣不欲復顯出奇迹因以絹物與葛請取甚加隱閉顧公聞而苦求一看遂不令見唯以傳東陽孫遊嶽及女

弟子梅令文陸亡亦隨還廬山徐叔摽後將出徐亡乃在陸環文間已還封昭臺

楊書王君傳一卷本在句容葛永眞間中又在王文清家後屬茅山道士葛景仙已還封昭臺

掾書飛步經一卷本在句容嚴虬家大明七年饑荒少糧其里王文清以錢食與嚴求得之因在王家已還封昭臺

掾書西嶽公禁山符楊書中黃制虎豹符凡二短卷本上虞吳曇拔所得許丞一瓠𤬪雜

道書吳以此二卷與褚先生伯玉伯玉居南霍遊行諸山恒帶自隨褚亡留在弟子朱僧摽間後褚弟五弟之孫名仲儼又就朱取之已還封昭臺吳曇拔者上虞民麤人頗有才致故爲道士許丞以一瓠𤬪書皆三君小小要目雜訣以與之其後事佛出家悉分散乞人都盡後又罷佛還俗遂留宕而終諸書訣亡失莫識所在

掾書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并廻元隱道經一卷及八素陰陽歌一卷並東陽章靈民先出都遇得之章于時未識眞書唯言是道家常經而已歸東陽以示顧顧不即向道仍留之分廻元爲二卷章後既知方就求得今在章間其二景歌一卷章巳與孫公已還封昭臺章云手將又有出素金眞金華等數卷魚爛穿壞既未悟其眞手不知揄錄惟寫取文字而已經本悉埋藏之也

掾書所佩列紀黃素書一短卷本許丞以與弟子蘇道會道會以授上虞何法仁法仁以傳朱僧摽僧摽以奉鍾法師樓居士見而求取今猶應在樓間

掾抄魏傳中黃庭經并復眞授數紙先在剡山王惠朗間王亡後今應是其女弟子及同學章靈民處

永興有一姓解家者昔亦經供養許郎又得小小雜書後菁山女道士樊妙羅因緣得其楊書酆宮事一卷樊亡在其女弟子沈偶間沈又以與四明山孔總已還封昭臺解家所餘今絕蹤迹又聞山陰及錢塘數家皆有古經恐脫雜眞書從來遂未獲尋檢想好學挺分之

子可殷勤求之脫有所得見使一覩則瓔𥕞辨矣又魏夫人小息遐爲會稽時携夫人中箱去衣并有經書自隨供養後仍留山陰于今尚在未獲尋求之

眞胄世譜此是今日仰述故可稱眞胄

謹按許長史六世祖名光字少張即司徒許敬之第五子也靈帝時見訓及訓子相並黨附閹人貴盛光懼患及以中平二年乙丑歲來渡江居丹陽之句容縣都鄉吉楊里後值吳初事爲光祿勳今許光祿墓是也則肇時

猶居汝南平輿顏云句容子阿謬矣

眞誥云長史七世祖肇字子阿有振惠之功今檢譜七世祖名敬字鴻卿後漢安帝時爲光祿順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名字與眞誥不同未詳所以舛異安帝永初二年三年大饑斗米二千文人相食若所救活四百八人必應在此時也應劭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如此非唯陰德遠流後胤交自陽功著世所以年永身安位至台鼎

子訓孫相並爲三公光來過江奕世丕承遂至神仙蜀司徒許靖字文休是長史六世族祖漢徵士許劭字子將是五世族祖吳丞相許晏字孝然四世族祖並同承十一世祖光武時許交州後交州子名聖卿許姓本出炎帝時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敬王十五年爲鄭所滅徙居山陽昌邑因國爲姓至交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

敬父名專公府掾

敬第五子名光字少張尚書郎鉅鹿太守少府卿過江值吳初爲光祿勳妻戴氏同葬今句容安城里墓爲剏造之始縣人傳呼云許光祿墓今墳碑顯然並甲向

光第二子名闕字季優有才學吳尚書郎長水校尉妻戴氏同葬墓次

闕第三子名休字文烈優游道素高尚其氣州辟別駕不就前妻晉陵華氏後妻同縣葛氏侍中葛相女同葬墓次

休長子名尚字元甫有才學令聞吳鳳凰三年爲中書郎年五十七妻同郡陶氏郎荊州刺史陶濬女同葬墓次

尚第三子名副字仲先庶生即長史之父也淳和美懿州郡所稱爲晉元帝安東叅軍又

征北參軍帶下邳太守後爲寧朔將軍與孔
坦討沈充封西城縣侯出爲剡令有風化與
謝奕兄弟周旋值蘇峻亂又攜親族往剡事
平還拜奉車都尉年七十七亡前妻晉陵華氏名轉御史
中丞華琦妹也後妻應氏名來子兗陵大守應彥徽女同葬縣北大墓也
副有八男第一奮一名守字孝方庶生有文
武才望出繼叔父朝爲何次道參軍後爲所
後弟夷吾所譖康帝誅之年三十六妻王氏同葬縣
北大墓有曾孫薈之位至三府

第二炤字行明正生承嫡襲封通濟有當世
局度亦爲何次道參軍南臺侍御史淮陵太
守年七十一亡妻劳氏別葬晉東合留村
第三群字太和正生明爽有才幹爲虞譚參
軍年四十四亡妻歷陽邵氏同葬縣北大墓
第四邁即先生也
第五某即長史也並同正生別記在後
第六茂玄庶生早亡母姓陳也
第七礭字義玄小名翩伯庶生母姓朱也出後伯

父捷梗槩有大度好學出爲桓溫楊州從事
謝安衛軍參軍隨謝玄討符堅有功封都鄉
侯尚書蒼部駕部郎正員郎通直常侍後患
風不能言隆安二年亡年七十妻宣城紀氏同葬縣北大
墓
第八靈寶庶生早亡母亦姓陳
副有四女長女名姜正生早亡第二女名娥皇正生出適同郡建康令黃演第
三女名脩容庶生母姓張出適安国令晉陵弘升第四女名暉容與礭同生出適同郡紀
詮也

副弟名朝字楊先勇猛以氣俠聞歷爲襄陽
新野南陽潯陽太守後與甘卓謀討王敦事
覺卓死朝自裁年五十三還葬縣北大墓妻葛悌女抱朴姊也初養奮後自生夷吾高子並又亡無後
先生名邁字叔玄小名映清虛懷道遐棲世
外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
乃修在三之敬按手書授六甲陰陽符云永
昌元年年二十三歲則是永康元年庚申歲
生也而譜云永和四年秋絕迹於臨安西山

年四十八此則永寧元年辛酉生爲少一年今以自記爲正絕迹時年四十九矣娶吳郡孫宏字彥逵女郎驃騎秀之孫旣離好無子歸宗先生得道事迹在第二卷中定録所喻被試事已具載焉

長史名謐字思玄一名穆正生少知名儒雅清素博學有才章簡文皇帝久埀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導蔡謨臨川辟從事不赴選補太學博士出爲

餘姚令入爲尚書郎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雖外混俗務而內修真學密授教記遵行上道挺分所得乃爲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治仙佐治助聖牧民按泰和二年丁卯歲司命所告云丙子年當去時年七十二此則永興二年乙丑生太元元年去也而譜云孝武寧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此爲泰安二年癸亥生爲多二年今以真爲正顧云寧康元年七十二又非也

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興寧中亡即入易遷宫受學同葬縣西北二里舊墓

長史三男一女長男名甽小名揆庚生郡功曹妻劉氏少子名鳳遊郡主簿鳳遊子道伏字明之明之少子静泰字元寶爲海平縣令久居會稽禹井山頗遵承家法傳受經書皆摹寫而已静泰妻同郡葛氏唯有一子名靈真戊午生今猶在會稽亦敦尚道業善能符書自長史後唯有此六世孫一人而已

中男名聯字元暉少名虎牙正生敦厚信向郡主簿功曹謝安爲護軍又引爲功曹除永康令衛尉丞晉康太守不之官又爲輔國司馬安帝元興三年於家去世年六十八則成帝咸康三年丁酉歲生也顧云咸和二年生亦大謬妻晉陵華琦孫名子容同葬江乘界新安里中子赤孫字玄真篤實和隱郡主簿功曹年七十四亡有四子及孫並早亡今無後也

小男名翽字道翔小名玉斧正生幼有珪璋

標挺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
清秀瑩潔糠粃塵務居雷平山下修業勤精
恒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告
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館中常去來四平方
臺故眞誥云幽人在世時心常樂居焉又楊
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爲巳
設坐於易遷戸中未亡後十六年當度往東
華受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譜云年三十
而不記去歲按二錄泰和二年丁卯時年二

十七則是咸寧七年辛卯生也顧云咸和六年生又云司徒辟掾皆爲非實自泰和三年巳後無復蹤迹依譜
年三十即是庚午年去世又眞誥云從張鎭南之夜解而未審張解之法耆老傳云掾乃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此壇今猶存歷然則是故求隱化早絕世塵也事別在第二卷中　妻建康令黃
演女即姑娥皇之子名敬儀生黃民乃遣還
家後離絕又出適宛陵令戴耆之長史
一女名素薰庶生出適越騎校尉晉陵華瑛
子名廣

掾子黃民字玄文升平五年辛酉生時掾年
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蠻叅軍
臨沮令宋元嘉六年亡年六十九妻西陽令
葛萬安女萬安是抱朴子第二兄孫也
黃民長子榮第一名頵之宋元嘉十二年亡
不知年幾有女名道育隆安元年丁酉生宋
孝建元元年甲午歲於剡任埭山亡世謂之許大娘臥尸石壙不殯常有芳香之氣
黃民小子名慶宋泰始五年巳酉歲亦於剡

任埭山亡不知年幾有女名神兒一名瓊輝
元嘉六年巳巳生齊永明四年丙寅歲亡世謂許小娘東關道士多有識者
右所承長史後如此今唯有掾玄孫靈眞
而巳
楊君名羲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本
似是吳人來居句容眞降時猶有母及弟君
爲人潔白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少好學讀
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幼有通靈之鑒與

先生長史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長史
薦之相王用爲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
不復見有迹出（顧云是簡文師或云博士楊乃小簡文十歲皆恐非實也）
按眞誥云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又云苦
不奈風火可修劒解之道作告終之術如此
恐以早逝不必丙戌也得眞職任略如九華
所言當輔佐東華爲司命之任董司吳越神
靈人鬼一皆關攝之楊先以永和五年巳酉
歲受中黃制虎豹符六年庚戌又就魏夫人

長子劉璞受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
年乙丑歲衆眞降㕦年三十六眞降之所無
正定處或在京都或在家舍或在山館山館
猶是雷平山許長史廨楊恒數來就掾非自
山居也

右楊君事大略如此須傳出更記

按眞誥中有云鳳巢高木素衣衫然者配況
長史名也曾參出田云云者離合長史字也
許仙侯許卿者得眞位也給事常侍者在世
官也

有云許朝者即長史叔南陽也

有云寅獸白齒者是虎牙也亦直云寅獸者
亦云寅客亦云許虎許牙也許主簿者牙位
也華新婦者牙妻也似云名厚即所謂許厚
華侯華書吏者牙婦弟也

有云瓊刃者譬訓掾小名也即青錄所載若
鋒者矣金望人飛云云者卽離合掾官名也

有云許玭子似是掾小名也

有云易遷夫人及斗者即掾母陶科也

有云勿憂嗣伯之詭者即長史第小名也

有云來子雖善於爾者即長史後母也

有云當奈張者何者即長史父妾也

有云黃娥者即長史娥掾婦母也出適黃家
故曰黃娥本名娥皇

有云演小子耳者即娥皇壻黃演也

有云赤孫者即虎牙兒也

登升者三人（先生長史掾也）

度世者五人虎牙黃民榮弟大娘小娘尋虎牙云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必是度世之限其餘無迹顯出黃民傳奉經業道靑亡有異徵恐或預例其二人亦可更在後世子孫若必以七世爲限則靈眞之子寔鍾斯慶

長史婦陶威女雖入易遷恐此自承陶家福耳不必關許氏五人之數也

有云李東者許家常所使祭酒先生亦師之家在曲阿東受天師吉陽治左領神祭酒

華僑者晉陵冠族世事俗禱僑初頗通神鬼常夢共同饗醊每爾輒静寐不覺醒則醉吐

狼藉俗神恒使其舉才用人前後十數若有稽違便坐之爲譴僑忿患遂入道於鬼事得息漸漸眞仙來游始亦止是夢積年乃夜半形見裴淸靈周紫陽至皆使通傳旨意於長史而僑性輕躁多漏說冥旨被責仍以楊君代之僑後爲江城縣令家因居焉今江乘諸華皆其苗裔也華與許氏有婚親故長史書與裴君服勤相請也若如前篇中有保命所告則僑被罪也今世中周紫陽傳即是僑所造故與眞誥爲相連也

眞誥卷之二十

讀華陽真誥有述

世人學仙苦不勤空慕服食思飛騰逢壺弱水渺無津何能羽化遊金庭楊許夙業應上升真嘆誥誠集衆靈祥光雜沓降雲軿玄挺高秀雖素成猶特道法尤諄前溯七世祖德敷瓊丹虎牙繼後塵身膺好爵無淄磷澡心守淡棲玄冥魏輪下迎侍帝晨楊君時接群真口受妙旨傳會須九華執手聽冥情雲妃對景入夢清手排九羅飛霄形琭若服霧法具陳抱真守一志勿分青簡綠字登姓名童初易遷為友賓天宮洞府達四根統攝神鬼職業循亦有蕭散儔幽人古聖帝王及賢臣至忠至孝至廉貞並登仙階列四明斗君鬼帥何彬彬三官考注功罪明復如人間有升沉巍巍仙伯位列卿思玄品地乃絕倫三千行滿歸玉京夢寐感遇通精誠隱居紀錄傳至今微言密諦視勿輕七編一函補道經有能究之啟玄扃屏削萬慮驅三彭華陽洞口聽松聲八百豈止為地行哀哉塵勞混種腥凋淺猶喪誰相提撫卷太息心怦營

戊子春三月從石君蕓飛借讀既過述此以識　螺溪李肇亨